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臧仲伦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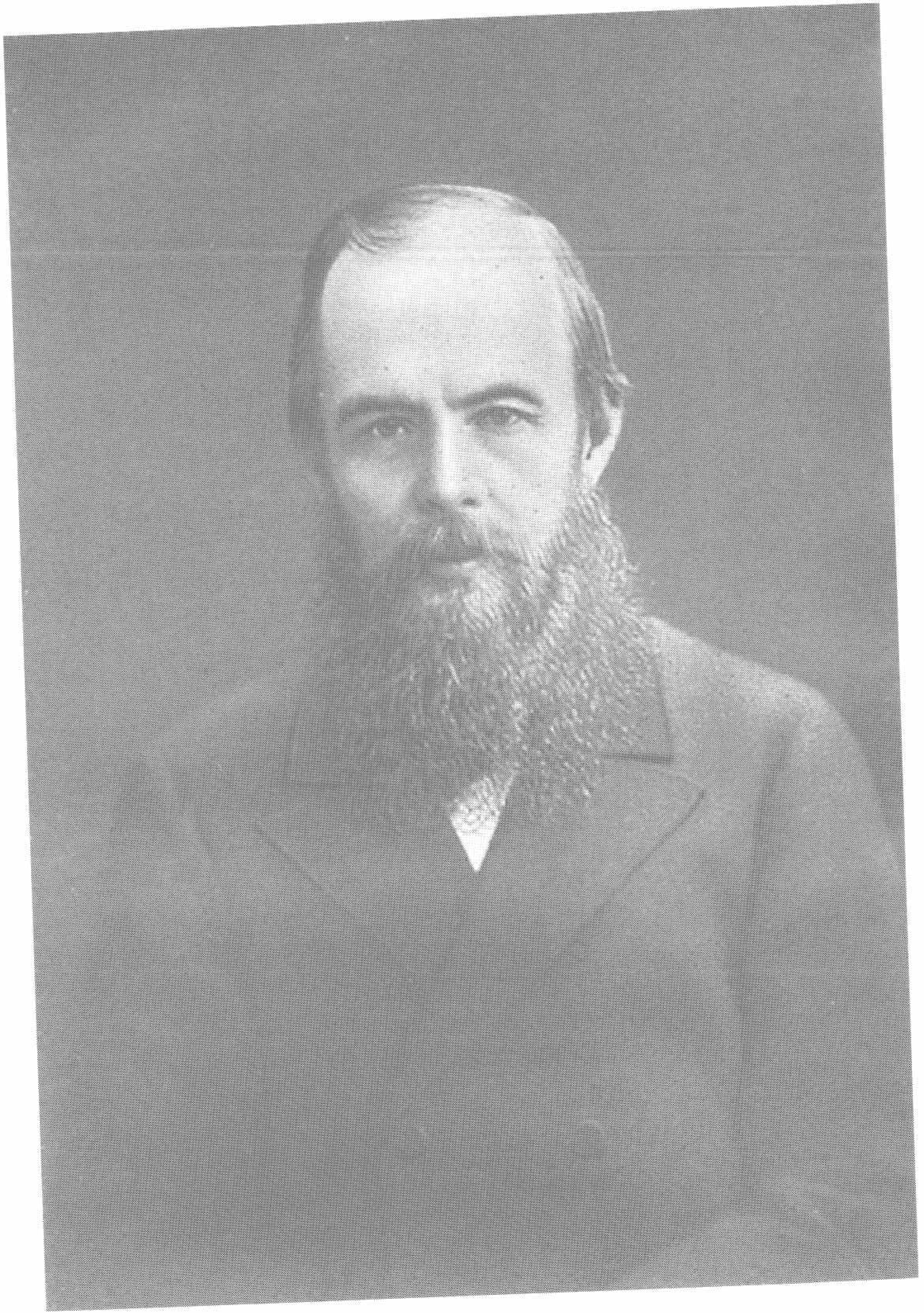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34-7439-0
9 787543 474390 >
定价 71.00 元（上、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臧仲伦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9



阿廖沙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　П.伯克列夫斯基作　1883)

目　录

第三部

卷七　阿廖沙

一　腐臭 …………………………………… (519)

二　乘虚而入 ……………………………… (535)

三　一颗葱头 ……………………………… (543)

四　加利利的迦拿 ………………………… (567)

卷八　米佳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 (574)

二　密探 …………………………………… (588)

三　金矿 …………………………………… (597)

四　黑暗中 ………………………………… (613)

五　突然的决定 …………………………… (620)

六　我来啦！ ……………………………… (642)

七　过去的和无可争议的老相好 ………… (652)

八　梦魇 …………………………………… (676)

卷九　预审

一　佩尔霍京官运亨通的起点 …………… (697)

二　报警 ……………………………………………… (705)
三　灵魂磨难。第一次磨难 ……………………… (714)
四　第二次磨难 …………………………………… (725)
五　第三次磨难 …………………………………… (735)
六　检察官逮住了米佳 …………………………… (750)
七　米佳的大秘密。旁人的冷嘲热讽 …………… (760)
八　证人的证言。娃娃 …………………………… (775)
九　带走了米佳 …………………………………… (787)

第四部

卷十　孩子们
一　科利亚·克拉索特金 ………………………… (795)
二　两个小朋友 …………………………………… (802)
三　小同学 ………………………………………… (809)
四　茹奇卡 ………………………………………… (820)
五　伊柳沙的病榻旁 ……………………………… (830)
六　早熟 …………………………………………… (851)
七　伊柳沙 ………………………………………… (862)
卷十一　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一　在格鲁申卡家 ………………………………… (869)
二　足疾 …………………………………………… (881)
三　小魔鬼 ………………………………………… (895)
四　赞美诗与秘密 ………………………………… (904)
五　不是你，不是你！ …………………………… (924)
六　与斯梅尔佳科夫首次晤谈 …………………… (933)
七　再访斯梅尔佳科夫 …………………………… (945)
八　与斯梅尔佳科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谈 … (958)

九　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 (978)
十　“这是他说的!” …………………………… (1009)

卷十二　法庭错判

一　决定命运的一天 ………………………… (1017)
二　危险的证人 ……………………………… (1026)
三　医学鉴定和一磅核桃 …………………… (1038)
四　幸运向米佳微笑 ………………………… (1045)
五　风云突变 ………………………………… (1057)
六　检察官的演说。人物述评 ……………… (1070)
七　历史概述 ………………………………… (1084)
八　斯梅尔佳科夫专论 ……………………… (1091)
九　心理的急遽变化。奔驰的三套马车。检察官演说的结尾 …………………………… (1104)
十　辩护人的演说。棍有两头，事有两说 ……… (1119)
十一　没有钱。也没有抢劫 ………………… (1124)
十二　而且也没有杀人 ……………………… (1133)
十三　信口雌黄、巧舌如簧的辩护人 ……… (1143)
十四　乡下人固执己见，我行我素 ………… (1154)

尾声

一　营救米佳的方案 ………………………… (1167)
二　虚假一时成真 …………………………… (1173)
三　伊柳舍奇卡的葬礼。石头旁的演说 …… (1183)

附录　1879年12月30日为资助圣彼得堡大学学生而举办的文学朗诵会上，在朗诵“宗教大法官”前的开场白 …………… (1197)

题解 /臧仲伦 ……………………………………………… （1199）

第三部

卷七 阿廖沙

一 腐 臭[1]

苦行修士司祭佐西玛神父已经圆寂，他的遗体已穿戴好，准备按规定的仪规下葬[2]。大家知道，修士和苦行修士死后是不许洗涤的。圣礼大全上说："修士中如果有人去见主，执事（即被指定干这事的修士）应用温水擦拭其遗体，先用海绵（指天然海绵）在死者的前额、前胸、手足和膝盖处画十字，此外一仍其旧。"上述规定均由派西神父亲自为死者一一照办。擦身后又给他穿上修士服，盖上法衣；为此，又按规定把法衣剪开少许，以便叠成十字状。又给他戴上了斗式修士帽，帽上

---

① 本章篇名，以及上苍对人间事漠不关心的总的气氛，似源于俄国诗人费·伊·丘特切夫的诗《棺材已经放进了墓穴……》(1836)："棺材已经放进了墓穴，/一切都麇集在周围……/人们在窃窃私语，屏住呼吸，/一阵阵腐臭压迫着胸部……"

②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由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送给他的《修士殡葬细则》（摘要）（该细则现藏莫斯科列宁图书馆）。

缀有一枚八角十字架[1]。修士帽是虚戴的，死者的脸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黑纱。他的两手抱着一帧救世主圣像。大家就把他以这种形状在天明前入殓了（棺材是过去早就预备好的）。灵柩打算就停放在修道室里（即长老生前接见僧俗人等的外面的大屋），停放一整天。因为死者的教职是苦行修士司祭，所以修士司祭和修士助祭应为他念诵的不是诗篇，而是福音书。祭祷仪式一结束，约瑟神父就开始诵读福音书；派西神父则自告奋勇，随后由他接着诵经，念诵一整天和一整夜，而现在他跟隐修区方丈一起都很忙，而且他心事重重，因为修道院的修士以及成群结队从修道院客堂和从城里赶来的俗家信徒中突然出现了某种不寻常的现象，出现了某种闻所未闻、甚至“不应有”的骚动和急切的期待，而且，这一现象愈演愈烈。隐修区方丈和派西神父做出种种努力，尽量使忙乱骚动的人群安静下来。天色大亮时，从城里又络绎不绝地赶来一些人，这些人甚至带着自己的病人，尤其是有病的孩子一齐赶来——仿佛特意赶来等候这一时刻，分明指望长老会立刻显灵，出现包治百病的现象，而且根据他们的信仰，这种显灵将会立刻出现[2]。由此可见，敝县已经有口皆碑，还在长老生前，就已经认定他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大圣徒了。而且纷至沓来的人群远非只是老百姓。信徒们的这种强烈期待表现得那么迫切、那么露骨，甚至迫不及待，近乎强求，在派西神父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诱惑，虽然这情况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但实际上却超出了他的预料。当派西神父遇见那些神情激动的修士时，甚至申斥他们：“如此急切地盼望显灵，乃是一种轻浮之举，只有世俗之人才会出现这

① 指四端缀有尖形花饰的十字架。
② 据圣徒传称，圣徒圆寂后将会显灵，包治百病。

种情绪，吾等实不相宜。”但是他的话大家听不进去，派西神父也不安地看出了这点，甚至连他自己（如果实话实说的话），虽然他也对那种过于迫不及待的企盼感到愤慨，认为这样想、这样做未免失之轻率，有违出家人的虚静之道，但是他在私心深处期待的几乎与那些骚动的人群一样，这是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的。然而，他遇到有些人时，心里仍旧特别不愉快，而且根据某种预感，这些人的出现还激起他心中的很大怀疑。他不无反感地（他立刻责备自己不应该这样）发现，拥挤在死者修道室里的人群中，比如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拉基京，一个是从奥勃多尔斯克来的那个远方修士，这人至今仍住在修道院里。派西神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认为他俩形迹可疑——虽然形迹可疑的并不止他俩。在所有骚动的人中要算那个奥勃多尔斯克的修士最忙了，事事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在到处问长问短，到处侧耳倾听，到处鬼鬼祟祟地与人窃窃私语。他的面部表情是那么迫不及待，好像对于巴望出现的事过了这么久尚未出现感到恼火似的。至于那个拉基京，后来才弄清楚，他之所以这么早出现在隐修区，乃是受了霍赫拉科娃太太之托。这位心肠虽好，但遇事没有主见的女人，因为自己不可能获准进入隐修区，因此刚一醒来，一听说长老已经圆寂，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立刻打发拉基京替她到隐修区去，拜托他留神观察一切，并立刻用书面向她报告，大约每隔半小时向她报告一次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她认为拉基京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奉上帝的年轻人——此人颇善交际，只要他看到某人对他有一点好处，就会曲意逢迎，毛遂自荐，出现在此公面前。这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前来朝圣的人群中有许多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隐修区的坟墓旁。这些坟墓遍布整个隐修区，但密集度最高的则在教堂四周。派西神父巡视隐修区时忽然想起了阿

廖沙，他几乎从头天夜里起就没看见他。刚一想起他，他就立刻在隐修区院墙旁一个最为偏僻的地方发现了他，他坐在一名去世已久，以自己的功德著称的修士的墓碑上[①]。他的坐姿是背对隐修区，面对院墙，仿佛躲在墓碑后面似的。派西神父走上前去，看到他用两手捂着脸在哭，虽然是啜泣，但是，样子极痛苦，哭得全身都在抽搐。派西神父在他身旁站了片刻。

“得了，亲爱的孩子，得了，朋友，”他终于动情地说，“你怎么啦？要高兴，不要哭哭啼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他毕生中大欢喜的日子吗？此时此刻他在哪里，你只要想想这点就可以了！”

阿廖沙的眼像小孩一样哭肿了，他松开手，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就立刻扭转身子，伸出手来重新捂住了脸。

“也许，这样也无不可，”派西神父若有所思地说，“想哭就哭吧，是基督把这些眼泪赐给你的。‘你的感人至深的眼泪可以使心灵得到休息，使你那可爱的心得到愉悦’。”他又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便离开了阿廖沙，边走边慈爱地想着他。不过他是快步走开的，因为看到阿廖沙的模样，他感到他自己说不定也会哭出来。然而时间在一点点过去，修道院的礼拜和对死者的祭祷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派西神父又替换下了灵柩旁的约瑟神父，又接替他开始诵读福音书。但是还没过下午三点，就发生了我还在上一卷终了时就已提到的那事。这事太出乎我们意料了，这事与普遍的企盼太背道而驰了。我再说一遍，关于这事的详情细节和令人内心纷乱的传说，时至今日，

---

① 西方的墓碑都是横放在地上的，而不是像我国那样矗立在墓前。

在

敝县城乡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说到这里，我个人还要再补充一句：想到这件令人内心纷扰和迷惑不解的事，我就有点恶心，其实这事十分无聊，也十分自然，本来大可不必在我讲的这个故事里提到它，要不是这事十分强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尽管还是未来的主人公阿廖沙的心灵的话。这事在他心灵上形成了一种类似转折的剧变，震撼了他的理智，也彻底巩固了他的理智，从此终生不渝，奔向既定的目标。

现在言归正传。还在天亮前，长老的遗体就穿戴好了，而且已经入殓，抬到了过去做接待室用的外面的大房间，就在这时，在灵柩旁守灵的人中便油然产生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把屋里的窗户打开？但是对这个问题（是一个人捎带着偶尔提出来的）无人理会，也几乎未加注意——即使在一旁守灵的人中有人注意到了，那也只是腹诽，这样一位圆寂的高僧大德，尸体会腐烂并发出臭味，简直太荒唐了，对于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的信仰不坚和鲁莽轻率，甚至值得怜悯（如果不是报以嘲笑的话）。因为大家企盼出现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可是正午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某种情况，起初进进出出的人只是默默无语地在心里打鼓，甚至每个人都分明害怕把自己刚刚产生的想法说出来，告诉旁人，但是快到下午三点的时候，这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和确凿无疑了，因而这消息便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整个隐修区和所有的朝圣者——晋谒隐修区的全体访客，而且又立刻传进修道院，使修道院的全体修士不胜惊讶，最后，事隔不久，又传到城里，使城里所有的人无论信教与否全都骚动起来。不信教的人欢喜雀跃，至于信教的人中，甚至也不乏比不信教的人本身还要高兴的人，因为“有人就喜欢高僧大德身败名裂”，正如已故长老在他的一篇开示录中所说的那样。问题

在于棺材里逐渐发出一股腐臭，而且这腐臭越来越惹人注目[①]，快到下午三点的时候，简直暴露无遗，已经太明显了，而且逐渐浓烈。这事发生以后，甚至修士中也立即出现了一种放肆而又无礼的骚扰，换了另一种情况，这甚至是不可能的，在敝县修道院的整个历史中，就我们记忆所及，已经许久都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形了。在后来，甚至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我们某些明理的修士在回想起这一天的来龙去脉时，对于这场骚扰在那天居然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也不胜惊讶，甚至感到后怕。因为这情形过去也曾屡见不鲜：也常有一些身体力行、潜心修炼、有目共睹的高僧大德，一贯敬畏上帝的长老圆寂，当时从他们简陋的棺木里，自然也像所有的死人一样发出过腐臭，但这情形出现后并没有引起骚扰，甚至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不安。当然，敝县也有过一些古时圆寂的高僧大德（修道院至今犹生动地保存着对于他们的回忆），据传，他们的遗骸并未出现腐烂，这对修道院的众修士产生了一种感慨万千和神秘的影响，并作为某种美丽奇妙的传说保存在大家的记忆中，也作为一种预兆，只要有上帝的旨意，时间一到，他们的陵寝定将获得更大的荣耀。这类圆寂的长老中，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活到一百零五岁的约伯长老。他是一位著名的苦行者，严守戒

---

① 作者在1879年9月16日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曾对小说中的这一情节做过以下说明："我描写的发生在修道院里的类似的引起大家惊惶的事，有一回也曾发生在圣山，在《帕尔费尼修士云游记》中曾以令人感动的天真简要地叙述过。"在作家的小说草稿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注意。由于菲拉列特发臭。"菲拉列特（1782—1867），是莫斯科的都主教，他去世时因为尸体发臭曾引起人们的众多议论。请看当时的一首讽刺诗："您听到城里的传说了？／死者是个密探、官员和大将军，／现在论资历跃升为圣徒，／虽然尸体有点儿臭味……"

律、持斋修行、决不妄语。他在很久以前，还在本世纪初就圆寂了。所有初次前来朝圣的人都怀着特别的、异常的敬意前往瞻仰他的坟茔，瞻仰时，总有人神秘地提到某种伟大的希望(也就是今天早晨派西神父遇见阿廖沙坐在他的墓碑上的那座墓)。除了这位很久以前圆寂的长老以外，人们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位较近圆寂的大神父、苦行修士司祭瓦尔索诺菲长老——也就是佐西玛神父接替他担任长老职位的那位长老，他生前，所有到修道院来朝圣的人都认为他简直是一个疯修士。据传，这两位长老躺在自己的棺材里简直像活人一样，而且下葬时一点没有腐烂，甚至有人说在棺材里他们的脸似乎容光焕发，变得更清澈明亮了。有人甚至坚持说，从他俩的遗体上可以明显地闻到一股清香。尽管这些回忆令人印象殊深，但毕竟很难解释佐西玛长老的棺材旁何以会产生如此轻率莽撞、如此荒唐而又充满恶意的现象的直接原因。至于鄙人，鄙人认为这里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还有多种不同的同时发生影响的原因。比如说，这类原因中就有对长老制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花样翻新。这想法在修道院的许多修士的头脑里还深深隐藏着。其次，当然也是最主要的，乃是对于死者始终保持圣洁的一种忌妒，死者的神圣地位还在他身前就已牢固树立了，要提出异议似属不许。因为虽然已故长老吸引了众多信徒，但他之所以有吸引力与其说用奇迹，不如说用爱，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爱戴他的圈子，然而正由于此，甚至正因为如此，也就产生了不少对他心怀忌妒的人，随之而来的则是，不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世俗的在家人中，也产生了一些或明或暗死命反对他的人。比如说，他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可是有人却在想："大家凭什么认为他是圣徒?"仅仅这一个问题，由于日复一日地重复出现，终于产生了一连串难以化

解的敌意。我也想，正因为有许多人嗅到了他的尸体发出的腐臭，而且还这么快（因为他去世还不到一天），所以许多人才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同样，在忠于长老而且至今十分爱戴他的人中，也立刻出现了一些人几乎感到他们本人受到了这事的愚弄，因而很生气。下面就是发生这事的来龙去脉。

腐烂现象刚一露头，从走进死者修道室的修士们的脸上就看得出来，他们到这里来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走进来，稍站片刻，便赶紧出去向三五成群守候在外面的人证实传闻非虚。守候在外面的人中，有些人悲哀地点点头，但是另一些人甚至都不想掩饰他们狠毒的目光里明显流露出来的那股高兴劲儿。居然谁也不再谴责他们，谁也不出来仗义执言，这情形简直令人费解，因为矢忠于已故长老的人在修道院里毕竟是多数；但是主这一次显然让少数人暂时占了上风。很快，一些俗家的信徒，多半是有知识的访客，也探头探脑地开始走进修道室。平民百姓进来的很少，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挤在隐修区的大门口。无疑，正是在三点以后，俗家的来访者之所以纷至沓来，正是由于那个引起骚扰的消息甚嚣尘上的缘故。这一天，有些人也许根本不会来，也没打算要来，现在却特意赶了来，其中有几位还是身居要津的大人物。不过，大家在表面上还算循规蹈矩，至于派西神父，他板着脸，仍旧坚定而又逐字逐句地大声念诵着福音书，好像根本就没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似的，其实他早就发觉情况有异。但是连他也开始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起先声音极低，但是渐渐变得坚定和放肆起来。“这表明上帝的论断与人间的论断南辕而北辙！”派西神父突然听见有人说道。最先说这话的是一名俗家人，本城的一名官吏，此人已经上了点年纪，素以虔信著称，其实他大声说出来的不过是重复修士们窃窃私语时反复叨咕的一句话罢了。他们早就说

出了这句大失所望的话，最糟糕的是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显露出某种额手称庆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然而很快连最起码的礼貌也不讲了，倒好像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有不遵守礼貌的权利似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有些修士说道，起初还似乎不无惋惜之意，“遗体不大而枯瘦，皮包着骨头，这气味是从哪来的呢?”“这说明上帝故意要有所启示，”另一些人急忙补充道，而且他们的意见立刻便无可争议地被人接受了，因为他们的话别有所指，如果说有臭味是自然的，就像任何一个去世的凡夫俗子一样，那也毕竟应当发生得晚一些，起码得过一昼夜，不应当这么明显，这么匆忙，而“这位竟抢到造化前面去了”，可见这事无他，肯定是上帝别有所指的启示，想借此指点迷津。这一论断令人吃惊，也难予反驳。死者生前最喜欢的掌管藏经楼的修士司祭，忠实厚道的约瑟神父，开始驳斥那些恶语中伤者，说什么“并不是到处都是这样的”，高僧大德的遗体不腐烂并不是正教的什么教条，而只是一种看法，即使在最信奉东正教的地方，例如圣山，对于出现腐臭也决不会大惊失色，在那里，肉体的不腐烂并不认为是主赐荣耀予得道高僧的主要标志，而要看他们的骨头颜色[①]，即当他们的遗骸已在地下埋葬多年，甚至在地下已经腐烂，“如果发现骨头发黄，像蜡一样，这才是主赐荣耀于已故高僧的主要标志；如果不是发黄，而是发黑，那就说明主并未

① 帕尔费尼曾讲到圣山有一个习俗，去世三年后必须把死者的遗骨挖出来：“死者的遗骨常常会变得发黄和发亮，就像蜡制的或橄榄油似的，非但没有异味，有时候还会发出一种清香，这样的人就被承认为上帝喜欢的人……还有些人的遗骨变成了白色，腐烂后呈粉末状，这些人就被认为受到了上帝的恩宠。还有些人的骨头变黑，有些还发臭，那这些人就被认为是罪人。”

赐予他这样的荣耀——这是圣山的情况，而圣山乃是自古以来东正教保存得完美无损和最光辉圣洁的伟大圣地。”约瑟神父最后说道。但是这位处处忍让的神父的这席话犹如耳旁风，并未起到开导作用，甚至还引起某些人的反唇相讥：“这全是卖弄学问和标新立异，不必听他信口雌黄。”修士们暗自认定。“我们这里还是老规矩，现在出的新花样还少吗，全去模仿？”另一些人补充道。“我们这里得道的神父并不比他们那儿少。他们受土耳其人统治，把一切都忘了①。他们那里连东正教也早已变得浑浊，变得不纯了，他们连钟也没有了。”最爱嘲弄人的人在一旁打边鼓。约瑟神父伤心地走开了，况且他自己表达这一意见时也不太坚决，好像他自己也将信将疑似的。但是他又惊慌地看到某种非常不成体统的情况逐渐露出了苗头，甚至公然违抗的情形也逐渐抬头。紧随约瑟神父之后，一些深明事理的人也慢慢地哑口无言了。也不知怎么都凑到了一块，所有过去深爱已故长老而且心悦诚服地赞同建立长老制的人，也突然变得非常害怕什么似的，彼此相遇时，只敢胆怯地偷觑一下对方的脸。而那些把长老制认为是花样翻新而加以反对的人，则高傲地昂起了头。“已故的瓦尔索诺菲长老不仅没有臭味，甚至还发出一股清香，”他们幸灾乐祸地提醒道，“但是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份殊荣，并不是靠长老制，而是靠他本人的规行矩步，为人师表。”紧接这些闲言碎语之后，有人干脆把脏水泼到刚刚圆寂的长老头上，有的妄加非议，有的公然谴责：

---

① 指拜占庭帝国时期在土耳其统治下的某些教堂没有钟。帕尔费尼说：“确实……教堂处在土耳其人的奴役下，背着沉重的枷锁……教堂里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圆屋顶，既没有晨钟暮鼓，也没有圣像……”但是在圣山，“每一所修道院里都有专用的钟楼，什么时候敲钟都行：土耳其人并不禁止。”

“他的开示是没有道理的；说什么生命是极大的快乐，而不是含泪的逆来顺受。”最没脑子的人中有一个人这样说。“他的信仰是赶时髦，不承认地狱里有真的火。”另一些更没脑子的人附和道。“持斋也不严格，爱吃甜食，喝茶还加樱桃酱，他可喜欢喝茶啦，全是太太们给他送来的。一个苦修士能够慢条斯理地品茶吗?”有些忌妒心重的人说道。“神气活现地坐着，”一些最幸灾乐祸的人恶狠狠提醒大家，“自以为是圣徒，大家向他下拜，他也受之无愧。”“还滥行忏悔礼。”反对长老制最激烈的人恶意地悄声补充道，而且说这话的竟是一些资格最老、礼拜上帝最古板的修士。他们都是一些真正的持斋者和决不妄语者，在死者生前始终缄默不语，但是现在却忽然大放厥词，这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的话对修炼尚未定型的年轻修士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个奥勃多尔斯克来客，从圣西尔韦斯特尔修道院来挂单的小修士听这话时最用心，他长吁短叹，频频点头。“可不是吗，看来费拉蓬特神父昨天讲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他暗自想道，就在这时费拉蓬特神父不期而至；他的出现更加剧了人心的浮动。

我已经在前面提到，他很少从位于养蜂场的，供他修道的木头小屋里出来，甚至连教堂也很久都没进去了，大家都把他看成疯修士，对他听之任之，并没有用人人都应遵守的教规来约束他。但是说实在的，大家听任他为所欲为，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对这样一位日夜祈祷上帝（连睡着了也跪着）、严格持斋、决不妄语的苦修士，如果他本人不愿服从，硬要用人人都应遵守的教规来给他添麻烦，也有点不近人情。“他的道行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他实行的又是最艰苦的修行，较之教规所定更艰苦卓绝，”若如此，修士们一定会这么说，“至于说他不常去教堂，那也无非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该什么时候去，

他自有他自己的一定之规。”正因为有可能引起这一类怨言和不满，所以大家才没去惊动费拉蓬特神父。费拉蓬特神父非常不喜欢佐西玛长老，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有人说：“这表明上帝的论断与人间的论断南辕而北辙，他都抢到造化前面去了。”——这话现在也突然传到了小修道室他的耳朵里。不言而喻，首先跑去向他报告这一消息的肯定是那个从奥勃多尔斯克来此挂单的客人，也就是昨天曾去拜访过他，后来又胆战心惊地离开他的那个人。我也提到派西神父坚定而又不为外界所动地站在灵柩旁念经，虽然修道室外发生的事他听不见，也看不见，但是他心里还是正确无误地料到了一切主要的情况，因为他对周围的人了解得很透。他倒是没有惶恐不安，他在等着瞧，看还可能发生什么事，他并不害怕，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场骚动到底会闹出什么结果，他心里对这结局已洞若观火。这时过道屋里突然发生了一阵非同寻常的明显有违院规的喧哗声，他听到这声音后吃了一惊。房门忽然洞开，门口出现了费拉蓬特神父。在他身后，甚至从修道室里也看得清清楚楚，台阶下面，拥挤着许多随他前来的修士，其中还有不少是俗家弟子。然而随同他前来的人并没有进屋，也没有登上台阶，但是，他们驻足不前，等着瞧费拉蓬特接下去会说什么和做什么，因为他们预感到，甚至不无恐惧地预感到（尽管他们已经够无礼和够放肆的了）来者不善。费拉蓬特神父站在门口，举起双手，从他的右臂下可以看到那个由奥勃多尔斯克来挂单的客人的犀利而又好奇的小眼睛。他太好奇了，因此，唯有他情不自禁地跟在费拉蓬特神父之后跑上了台阶。除他以外，其他人一听到房门砰然打开，猛地吓了一跳，反而推推搡搡地往后倒退了几步。费拉蓬特神父高举起双手，忽地喝道：

“统统滚蛋，一扫而光！”他说罢便立刻依次向修道室的四

面八方——四面墙和四个角落，用手画起了十字。随同费拉蓬特神父前来的人立刻明白了他这样做究竟要干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费拉蓬特神父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来都这样，不把妖魔鬼怪统统赶走，他决不坐下，也决不说一句话。

“撒旦，滚出去，撒旦，滚出去！”他每画一次十字就重复一遍，“统统滚蛋，一扫而光！”他又大喝道。他穿着自己的粗布法衣，腰间系了根草绳。他那裸露的胸脯上长满白毛，从粗麻布衬衫下不时露出来。他的双脚完全赤裸着。每当他挥动两手，他在法衣下戴着的沉重镣铐便开始颤动和铿锵作响。派西神父中断了诵经，迈步向前，站到他面前，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你因何而来，好神父？因何不守院规？因何妄语惑众？”他终于说道，正颜厉色地看着他。

“你问我到这里来干啥？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的信仰坚定吗？”费拉蓬特神父装疯卖傻地叫道，“我来驱赶你们的客人，驱赶不信基督的魔鬼。我看，我不在这里，已经恶鬼成群，我要用桦树扫把把他们扫出去。”

“你要驱赶妖魔鬼怪，说不定，你正在为虎作伥，”派西神父无所畏惧地继续道，“谁能说自己：‘我是圣洁的’？你敢说吗，神父？”

“我坏，我并不圣洁。我决不会正襟危坐，也决不会让人当偶像崇拜！”费拉蓬特神父又雷鸣般吼道，“眼下，人们正在糟践神圣的信仰。这位死者，你们的圣徒，”他转过身来，面向人群，用手指着棺材，“他否认有魔鬼，他把魔鬼给的泻药给人吃。所以你们这里鬼魅成群，就像墙角里的蜘蛛。可眼下他自己也发臭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主对我们的伟大启示。”

佐西玛神父在世时，有一回，也的确发生过这种事。有名

修士开始不断梦见魔鬼，到后来，他醒着的时候，魔鬼也常常出现在他眼前。他怕极了，就把这事告诉了长老，长老便劝他不断向上帝祷告和严格持斋。但是当他这样做也不见效时，长老便劝他一面不要放弃斋戒和祈祷，一面又让他服一种药。当时许多人都迷惑不解，彼此窃窃私语，频频摇头——其中最激烈的则是费拉蓬特神父——某些恶意中伤者当时便立刻跑去把长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告诉了费拉蓬特。

“你出去，神父！”派西神父命令道，“人不应该说三道四，应由上帝做出论断。也许，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启示，无论你我，也无论任何人都理解不了。你出去，神父，不要妄语惑众！”他又执拗地重复道。

“他不肯照苦行戒律持斋，因此就出现了主给我们的启示。这很明显，隐瞒是罪过！”这个难以理喻的狂信者一到发起蛮来就不肯善罢甘休。“看见糖果就馋得要命，都是太太们装在口袋里送给他的，喝茶还要加糖和果酱，宁可牺牲肚皮，把肚皮里塞满甜食，脑子里则装满傲慢的想法……因此才遭到这种耻辱……”

“神父，你的话太过分了！”派西神父也提高了嗓门，“我赞叹你的持斋和苦修，但是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倒像是俗家的浮浪子弟由于年少气盛说的话。你出去，神父，我命令你。”最后派西神父厉声喝道。

“我会出去的！”费拉蓬特神父说，似乎有点尴尬，但仍凶相毕露，“你们是有学问的人！你们因为见多识广看不起我的渺小卑微。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识字不多，可是在这里连知道的也忘光了，我虽然是小人物，可是有主亲自保护，不让我受到你们这些大学问家的蛊惑……”

派西神父站在他身旁，坚决要他出去。费拉蓬特神父沉默少顷，突然举起右手的手掌贴在脸颊上，两眼望着已故长老的灵柩，拉长了声音说道：

“明天一早，人们将在他身旁唱崇高的赞美诗《乐于助人和保护他人》，一旦我死了，就只会唱短小的颂歌《人生多么甜蜜》①。”他含泪而又遗憾地说道，“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这地方真没意思！”他忽然像疯子似的大叫，挥动了一下胳膊，很快转过身子，急匆匆地跑下了门前的台阶。守候在下面的人群开始动摇了；有的立刻随他而去，但是有的则迟疑不决，因为修道室的门依旧敞开着，而派西神父跟在费拉蓬特神父之后也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面观望。但是怒气冲冲的老人还是不肯善罢甘休：他走了二十来步，突然转过身子面向落日，高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打了他一闷棍似的——大叫一声，便轰然倒地：

“我主胜利啦！基督战胜了落日！”他趴在地上，向太阳举起双手，发狂般大叫，接着便像小孩一样放声大哭，浑身发抖，泪如雨下，叉开双手，趴在地上。大家立刻向他奔过去，发出一片长吁短叹，并与他同声一哭……大家好像发狂似的。

“这下看清楚啦：谁是圣徒，谁是高僧！”传出一片大呼小叫，已经无所顾忌，“谁应该当长老。”另一些人恶狠狠地补充道。

“他才不会当长老哩……他肯定坚辞不干……他才不会给这个可诅咒的花样翻新效劳呢……他才不会仿效他们干的蠢事

---

① 修士和苦行修士的遗体从修道室抬进教堂，再在祭祷后由教堂移灵墓地时，唱颂歌“人生多么甜蜜……”如死者是修士司祭，则唱赞美诗“乐于助人和保护他人……”——作者注

呢。”另一些人立刻接口道，很难想象这事到底会闹出什么结局，但这时钟声恰好响了，召唤大家去做祈祷。大家忽地画起了十字。费拉蓬特神父也爬起来，画了个十字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修道室走去，仍在大呼小叫，但已经完全听不清他到底在叫什么了。有人尾随他走去，人数极少，大多数人则渐渐散开，赶去祈祷了。派西神父把诵经这事交给约瑟神父后，走下了台阶。他是不会因为听到狂信者的发狂般的呼喊而动摇的，但是他的心忽然闷闷不乐，为某件事特别烦恼，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他停下脚步，蓦地问自己：“我的这种闷闷不乐，甚至灰心丧气，究竟因为什么呢？”于是他立刻惊奇地发现，他之所以发生这种突如其来的闷闷不乐，大概是由于一个小而又小的特别的原因：问题在于，在方才拥挤在修道室门口的人群里，在那一堆骚动的人群里，他无意中发现了阿廖沙，而且他记得，他看到他后，便立刻在自己心里似乎感到某种痛楚。“难道这个年轻人如今在我心里占有那么大的分量吗？”他忽然惊讶地问自己。这时，阿廖沙刚好从他身边走过，似乎正在急匆匆地走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又不是走向教堂方向。他俩的目光相遇了。阿廖沙急忙把眼睛移开，低下了头，看着地面，派西神父仅从这个年轻人的外表就看出他心里此刻正在发生怎样激烈的变化。

“难道你也受到了诱惑？”派西神父突然感慨万千地说，“难道你也跟那些信仰不坚的人一样！”他又伤心地加了一句。

阿廖沙停下了脚步，似乎捉摸不定地瞅了派西神父一眼，但是又急速移开眼睛，又低下了头，看着地面。他侧身站着，并不转过脸去看向他问话的人。派西神父注意地观察着他。

“你急着要上哪儿？正在打钟做礼拜呢。”他又问了一句，但是，阿廖沙又避而不答。

“难道你要离开隐修区吗？怎么不请假，不请求许可呢？”

阿廖沙忽地苦笑了一下，古里古怪，非常古怪地抬起眼睛瞥了一眼正在向他问话的派西神父——派西神父是他过去的师父，他的心灵和理智的过去的主宰，他敬爱的长老临终时把他托付给他的神父。他仍像方才那样避而不答，挥了下手，甚至连礼貌也不讲，便向大门口快步走去，径自出了隐修区。

“你还会回来的！”派西神父用伤心而又惊异的目光目送着他，悄声道。

二 乘虚而入

派西神父断定他的“可爱的孩子”一定会再回来，当然没有错，甚至也许（虽然不是一清二楚，但毕竟洞察幽微）他已看清了阿廖沙内心的真相。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坦白承认，现在要把我这部小说中我如此喜爱而又如此年轻的主人公一生中的这一奇特而又难以捉摸的时刻的真正意义明白无误地说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十分为难。对于派西神父向阿廖沙尖锐地提出的那个悲哀的问题“难道你也跟那些信仰不坚的人一样吗？”当然我可以替阿廖沙坚定地回答：“不，他跟那些信仰不坚的人不一样。”非但如此，而且适得其反：他的内心骚乱正因为他笃信上帝。但是他的内心骚乱毕竟有过，毕竟发生过，甚至还十分痛苦，直到后来，已经过了许多年之后，阿廖沙仍旧把这悲哀的一天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艰难和最不幸的一天，如果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难道他内心的全部苦闷，他内心的惊恐，仅仅因为他的长老的遗体不但没有能够立刻显灵，包治百病，反而过早地出现腐烂而产生的吗？”对此，我倒可以毫不

犹豫地回答："是的，真是这样。"不过我要请求读者先别急于嘲笑我的这个年轻人的纯洁的心。至于我自己，我不仅无意替他请求大家原谅，也无意比如说用他年纪轻，或者因为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等等，等等来原谅他的纯朴的信仰，替他辩护，甚至恰好相反，我要坚决申明，我对他的天性感到由衷的敬重。毫无疑问，换了别的年轻人，处事谨慎，万事不动心，要爱也爱得不热烈，像温吞水一样，这种人虽然聪明，万无一失，但就年龄来说，却过于少年老成了（因此也显得过分庸俗了），我要说，这样的年轻人也许可以避免我的这个年轻人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某些情况下，有的人虽然容易冲动，即使这冲动是非理性的，但是这冲动毕竟产生于爱（因为爱之太甚），说真的，这比根本不会冲动的人，我倒觉得更可敬些。而青年时代尤其是这样，因为一个少年老成、万事三思而行的人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也就不值钱了——这便是拙见！"但是，"说到这里，一些重理性的人也许会喊起来："总不能让每个年轻人都相信这种偏见吧，您那个年轻人对其他人不足为训。"我对此的回答依然是："是的，我的这个年轻人信仰上帝，神圣而又不可动摇地信仰上帝，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意替他请求大家原谅。"

要知道：我虽然做了上述申明（也许过于匆忙了），说什么我无意替我的主人公解释、道歉和辩白，但是我又看到，为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我在下面要讲的故事，对某些事说明一下还是必要的。我要说明的是：这事与长老是否显灵无关。并不是他迫不及待地、轻率地等待长老显灵。当时阿廖沙之希望长老显灵并不是为了显示某种信念的胜利（如作如是想，那就差矣），也不是为了过去先入为主的某种思想能够尽快战胜其他思想——噢不，完全不是的：这里，在这一切之中，对他来说

首当其冲和占第一位的是形象，仅仅是形象——他敬爱的长老的形象，他无限崇敬的那位得道高僧的形象。问题就在这里，当时和在过去的整整一年中藏匿在他年轻而又纯洁的心灵中的对于“一切人和事”的整个的爱，有时候，起码在他内心最冲动的时候，似乎主要集中到了（也许，这样做甚至是不对的）一个人身上——他那现在业已圆寂的长老身上。不错，此人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个无可争议的理想，以至他的全部青春活力以及这种青春活力的整个追求，已经不能不完全倾注到这一理想身上，而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忘怀“一切人和事”的地步。（后来他自己也回想起来，在这艰难的一天，他竟完全忘记了前一天他还如此关切和思念的他的大哥德米特里；也忘记了把那二百卢布拿去给伊柳舍奇卡的父亲，也是在前一天他还曾十分热心地打算去做这件事。）然而他需要的倒也不是长老显灵，他需要的仅仅是“上帝的公道”，按照他的信念，这公道被破坏了，因而使他的心受到突如其来的残酷的伤害。这一“公道”在阿廖沙的企盼中，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他所崇敬的他过去的师父立刻显灵的形式，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但是，要知道，修道院里所有的人，甚至阿廖沙对他们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些人，譬如派西神父，也作如是想，他们也在这么企盼，因此阿廖沙不曾有过半点怀疑便使自己的幻想披上了与大家一样的外衣。再说，他在修道院里生活了整整一年；他心中早已有了这样的心态；他的心也早已养成做这样企盼的习惯。但是他渴望的是公道，公道，而不仅仅是显灵。谁承想这个人按照他的期望理应受到至高无上的推崇，高于普天下所有的人，但是他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反而突然威信扫地，受尽侮辱！为什么？谁在评论是非功过？谁竟会做出这样的裁决——正是这些问题立刻使他那颗涉世未深、像处女般纯洁的

心感到痛苦。他不能不感到深受侮辱，甚至怀着满腔悲愤，眼看这位道行最高的高僧竟然受到那帮浅薄无知、远比他站得低的僧俗人等的嘲笑和挖苦。就算根本没有显灵，就算毫无神奇的现象出现，人们希望出现的事并没有立刻实现，但是干吗要出现这种名誉扫地，干吗要任人侮辱，干吗会发生这种匆忙的、正如那些心怀恶意的修士所说“抢到造化前面去了”的腐烂呢？干吗会出现这种刚才他们同费拉蓬特神父一起得意扬扬地引申出来的这个所谓“启示”呢？而且他们凭什么相信他们有权做出这样的引申呢？神意何在？天理何在?“在最需要的时刻”,神为何要隐匿自己的神意(阿廖沙想),仿佛他自己愿意使自己听命于盲目、哑默而又毫无怜悯之心的自然法则似的？

这就是阿廖沙的心在流血的原因，当然，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里首当其冲的是形象，世界上他最敬爱的那个人的形象，这形象“横遭侮辱”，这形象“扫地以尽”！就算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上述怨言是浅薄的和冒失的，但是我还是要第三次重申（我要预先申明，我这样做或许也是浅薄的）：我很高兴我的这个年轻人在这时候并不显得十分有理智，因为一个人只要不蠢，总会有理智的时刻，可是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在这年轻人的心里尚未出现爱，那这爱什么时候才会降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想避而不谈某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出现这种现象仅有一刹那工夫，但这毕竟是在阿廖沙的一个不幸而又迷茫的时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个新出现的、一掠而过的某件事，就是现在阿廖沙不断萦回脑际，由昨天同二哥伊万谈话而触发的某种痛苦的印象，而且正是在此时此刻。噢，倒不是说他灵魂中那些基本、自发的信仰有什么东西已经动摇。虽然他忽然埋怨起了上帝，但他是爱自己的上帝的，而且毫不动摇地信仰上帝。但是一想起他昨天同二哥伊万

的谈话，某种模糊的，但是痛苦而又有害的印象现在又重新在他心中蠢蠢欲动，而且愈来愈强烈地向外涌现。当暮色渐浓的时候，拉基京穿过松树林由隐修区向修道院走去，他忽然发现阿廖沙一动不动地趴在一棵大树下，好像睡着了。他走过去，叫了他一声。

“阿列克谢，你在这儿？难道你……”他惊奇地说，但是他的话没说完又咽了回去。他想说的是：“难道你也心慌意乱到这种地步了？”阿廖沙没抬起头来看他，但是拉基京从他的某个动作看得出来，他听见了他的话，而且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

“你倒是怎么啦？”他继续大惊小怪地问道，但是这惊讶已开始被他脸上的微笑所代替，而这微笑却越来越带有一种嘲弄的神情。

“我说，我找你已经找了两个多小时啦。你突然从那儿不翼而飞。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你一本正经地在发什么傻？你倒是抬起头来看看我呀……”

阿廖沙抬起了头，背靠树干坐了起来。他没有哭，但是他的面容充满痛苦，而且目光中流露出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看着拉基京，而是看着一旁。

“我说，你的脸色全变了。你过去那种无人不知的温良敦厚一点也没了。莫非你在生什么人的气？有人惹你不高兴了？”

“别烦我了！”阿廖沙忽然说道，疲惫地挥了挥手，仍像先前那样不看他。

“嗬，我们都变成这样了！完全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又叫又嚷起来了。这难道是上帝的天使吗！我说阿廖沙，你使我太惊奇了，你知道这个吗，我是说真心话。我在这里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有教养的人……”

阿廖沙终于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但是有点心不在焉，好像听不大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难道就因为你那老头发臭了吗？难道你当真相信他会显灵吗？”拉基京不胜感慨地说，他又变得似乎出自真心地大惊小怪起来。

“我过去相信，现在也相信，我愿意相信，将来也相信，你还要什么！”阿廖沙愤怒地叫道。

“我一无所求，亲爱的。呸，真见鬼，这事现在连十三岁的小学生都不相信。不过话又说回来，活见鬼……那么，你现在正对自己的上帝大生其气，起来造反啰：因为没有给你加官晋爵，过节没有给你发勋章！唉，你们这帮人哪！”

阿廖沙微微眯起眼睛，久久地看着拉基京，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突然一亮……但并不是因为对拉基京感到恼怒。

“我并没有起来造我的上帝的反，我只是‘不接受他创造的这世界’。”阿廖沙突然发出一声苦笑。

“什么不接受他创造的这世界？”拉基京对他的回答寻思片刻，“你胡说什么呀？”

阿廖沙不答。

“好啦，别废话啦，现在谈正经事：你今天吃饭了吗？”

“不记得了……好像吃过了。”

“看你那脸色，真该垫补点东西，点点饥了。瞧着你都叫人心疼。你一夜没睡，我听见你们在屋里商量事了。后来又是这一堆麻烦和窝火的事儿……大概，你顶多啃过一小块圣饼吧。我兜里倒有根香肠，方才我从城里到这里来的时候，顺手拿了根，以备不时之需，不过这香肠你是不会……”

“香肠也吃。”

“嘿！你还真有两下！那么说，彻底造反了，动真格儿的

了！我说老弟，这事可不能等闲视之。上我那儿去……现在我想喝口伏特加，真累坏了。喝伏特加恐怕你还没这胆量吧……要不，你也来点？”

“伏特加也喝。”

“嚯！太妙啦，小老弟！”拉基京惊奇地看了看他，“豁出去了，管它是伏特加还是香肠，反正这事干得痛快，干得好，机不可失，走！”

阿廖沙默默地从地上爬起来，跟着拉基京走了。

“要是这事给你二哥万涅奇卡[①] 看见了，准会大吃一惊！顺便说说，今天上午你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坐车到莫斯科去了，你知道这事吗？”

“知道。”阿廖沙无所谓地说道。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他大哥德米特里的身影，但只是倏忽一闪，显然使他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一件刻不容缓、应该立即去办的要紧事，一件责无旁贷而又可怕的义务，但是联想到这些，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也没有往他心里去，这事立刻又从他的脑海里飞走了，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后来，过了很久，阿廖沙还一再想起此事。

“你二哥万涅奇卡有一回提到我，说我是个‘无才无德的自由主义大草包’。你有一次也忍不住说我这人‘不走正道’……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现在倒要看看你俩的才能和你俩究竟规矩到什么程度（拉基京说最后这句话时已经是在自言自语，声音很小了）。啐，我说！”他又开始大声道，“咱们绕过修道院，走小道直接进城……嗯。我倒想顺道去看看霍赫拉科娃太太。你想想：我写了封信，向她描写了这里发

① 伊万的小名。

生的一切，不承想她刹那间就给回了信，用铅笔写的（这位太太最爱写信了），信上说：‘她万万没有想到像佐西玛神父这样一位可敬的长老竟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要知道她就是这么写的：‘举动’！她也恼火了；唉，你们这些人哪！且慢！”他又突然叫道，猛地停住脚步，一把抓住阿廖沙的肩膀，让他停下来。

“我说阿廖什卡，”他试探地盯着阿廖沙的眼睛，灵机一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觉得这想法妙不可言，虽然他表面在笑，但是又分明害怕把这新的突如其来的想法公开说出来，因为他还始终信不过阿廖沙现在所处的这种对他来说妙不可言，但毕竟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情绪。“阿廖什卡，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好上哪儿？”他终于胆怯而又谄媚地说出了口。

“上哪儿都行……随便。”

“咱们去看格鲁申卡怎么样？去不去？”拉基京终于既胆怯又满怀期望地说道，甚至紧张得浑身发起抖来。

“好哇，就去看格鲁申卡。”阿廖沙平静地立刻回答道，简直太出乎拉基京的意料了，阿廖沙居然会这么痛快，这么平静地就答应了，他差点没有惊讶得向后倒退。

“是——是吗！……太好啦！”他惊奇得差点叫出来，但是他突然紧紧挽住阿廖沙的胳膊，急忙把他带上小道，一边走还一边担心，阿廖沙可别改变主意。他俩默默地走着，拉基京甚至怕开口。

“她一定会很开心，非常开心的……”他喃喃道，但欲言又止。他之所以拉阿廖沙去找格鲁申卡，根本不是为了让格鲁申卡开心；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对他没有好处的事他是无论如何不做的。他现在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报复，亲眼看到“这个正人君子丢人现眼”，以及阿廖沙可能发生的“堕

落”，“由圣徒堕落成罪人”，对个中乐趣他已预先感到了陶醉，第二，他这样做还有某种对他非常有利的物质目的。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可见，机会来啦，”他心中快乐而又恶狠狠地想道，“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乘虚而入，因为出现这样的机会，对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三 一颗葱头

格鲁申卡住在城里最繁华的闹市，挨近大堂广场，住在一位名叫莫罗佐娃的商人的寡妻家里，向她租下了院子里的一座不大的木头厢房。莫罗佐娃太太的房子很大，是座砖瓦房，两层，年代久远，其貌不扬，大屋里孤零零地住着老板娘，是个老妇人，身边只有两个侄女，都是老处女，而且都上了岁数。她并不需要把自家院子里的厢房租出去，但是大家知道，她之所以让格鲁申卡作为房客住进来（还在大约四年前），完全是为了讨好格鲁申卡的公开保护人——她的亲戚萨姆索诺夫。有人说，这老头儿爱吃醋，他之所以让自己的“相好”住进莫罗佐娃太太家，起先是想让老太太盯着她点儿，让她监视新房客的一举一动。但是很快就发现并不需要盯着格鲁申卡，以至后来莫罗佐娃甚至跟格鲁申卡难得见面，最后就压根儿不监视，不惹她讨厌了。诚然，自从这老头把这位十八岁的少女，这位羞怯、苗条、纤弱、爱沉思和郁郁寡欢的小妞从省城送进这座大宅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而且从那时起，斗转星移，又过去了很长时间。然而，敝县县城对这位少女的身世仍知之甚少，而且众说纷纭；直到最近，也不见得有人知道得更多，尽

管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对这位“大美人”感兴趣——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这四年中竟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绝色美女”。不过有流言说，在她还是十七岁的少女时就被人骗了，这人好像是个什么军官，接着就把她立刻抛弃了。据说，这军官走后又在什么地方结了婚，而格鲁申卡则陷于耻辱和一贫如洗中。不过，有人说，虽然格鲁申卡的确是被她那个老头儿从贫困中收留的，但是她出身于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似乎是神职人员，是某个候补助祭或者诸如此类人的女儿。谁承想，四年之中，一个多情而又失足、可怜兮兮的孤女，竟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艳若桃李、体态丰盈的俄罗斯美女，一个性格大胆、果断、高傲而又无耻、放肆的女人，精于理财，爱搂钱，既小气又谨慎，有人说她已经想方设法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积攒下了一笔小小的资本。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深信不疑：想接近格鲁申卡很难，除了她的保护人那个老头儿以外，在这四年中，还没一个人敢夸口得到了她的青睐。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因为，为了博得她的青睐，已经争先恐后地出现过不少猎艳者，尤其在最近两年。但是一切尝试都属枉然，而有些寻花问柳者，由于遭到这个性格刚烈的年轻尤物的嘲讽和反抗，不得不知难而退，甚至还落得了个可笑而又可耻的下场。人们还知道，这个年轻女人，尤其在最近一年，竟放手做起了所谓“不择手段的买卖”，而在这方面她简直成了行家里手，神通广大，因此到后来许多人送了她一个雅号，管她叫地道的犹太佬。她倒并不放债，但是大家知道，比如说，有段时间她倒确曾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合伙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购过期票，每一卢布给十戈比，然后再拿其中的某些期票用原来的十戈比换回一卢布。萨姆索诺夫有病，最近一年来两腿浮肿，已经不能走路，他是个鳏夫，对他的几个业已

成年的儿子专制得像个暴君，他腰缠万贯，却一毛不拔，毫不通融，然而到头来却落到他的被保护人要他怎样就怎样，而起先，正如当时一些爱嚼舌头的人所说，他对她严加管束，百般虐待，既不让她吃好的，也不让她穿好的。但是格鲁申卡非但自己解放了自己，而且还赢得了他的无限信任，使他相信她对他忠贞不贰。这老头儿是个很会做生意的人（现在早已作古），还有一种惹人注目的性格，主要是爱钱如命和一毛不拔，尽管格鲁申卡征服了他，他离开她没法活（比如说，最近两年就是这样），但是他仍旧舍不得分给她一笔数目较大的财产，即使她威胁要跟他一刀两断，他也不为所动。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还是给了她一笔小小的财产，这事传出去以后，大家吃惊不小。他在分给她约莫八千卢布的时候，这样对她说："你是个精明的女人，这钱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头里：除了每年的生活费照付以外，直到我死，你休想从我手里得到半文钱，我在遗嘱里也不会再给你任何东西。"他还真是说到做到：他死后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他的儿子和他们的妻儿（他生前一直对他的几个儿子呼来喝去，视同奴仆），至于格鲁申卡，他在遗嘱里压根儿就没提。这一切是大家以后才知道的。不过他对格鲁申卡如何利用这笔"私房钱"却帮了不少忙，出了不少主意，指点了她不少"门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起初由于做一件偶然的"不择手段的买卖"，同格鲁申卡联络上了，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竟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甚至好像失去了理智。当时，行将就木的老头儿萨姆索诺夫知道这事后都笑破了肚皮。有意思的是格鲁申卡同她那个老头儿相好以来，似乎一直对他推心置腹，完全公开，她在世上能这样对待的大概只有他一个人。直到最近出现了也突然向格鲁申卡求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老头儿

才停止了笑。有一天，他反倒一本正经地劝格鲁申卡："要是在父子两人中挑一个，你还是挑老头儿好，不过有个条件，要让这老浑蛋一定娶你，而在这以前，必须先划一笔财产给你。至于跟那个大尉，你就别跟他好啦，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那个老色鬼对格鲁申卡说的原话，这老东西当时就预感到自己死期已近，果然在说了这话后过了五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我还要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敝县县城，虽然已经有许多人知道卡拉马佐夫父子为争夺格鲁申卡闹的这出荒唐的争风吃醋的丑剧，但是她对他们父子俩关系的真义，却很少有人懂得。就连格鲁申卡的两名女仆（已在发生下文将要谈到的惨案以后），后来也在法庭上供称，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之所以接待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仅仅是出于害怕，因为他似乎"曾经威胁说要杀死她"。她有两名女仆，一名是很老的厨娘，还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常常生病，几乎是聋子，另一名是厨娘的孙女，是个年约二十岁的年轻而又十分麻利的姑娘，她是格鲁申卡的侍女。格鲁申卡的日子过得很俭省，屋内的陈设也根本谈不上豪华。她住的那座厢房，一共才三个房间，屋内的家具都是借女房东的，有一堂古老的红木家具，款式也是20年代的。当拉基京和阿廖沙走进她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可是室内还没点灯。格鲁申卡本人躺在客厅里，躺在一张仿红木靠背的又大又粗笨的长沙发上，上面蒙的皮子早就磨出了破洞。她头下枕着两个从她床上搬来的鸭绒枕头。她一动不动地挺直了身子，两手枕在脑后，仰面躺着。她已经打扮齐整，穿着黑色的绸衣绸裙，头上扎着一根跟她十分般配的轻盈的花边头饰；肩膀上披着一块带花边的三角头巾，头巾上别着一枚很大的金别针；似乎在等什么人。她的确在等一个人，她躺着，似乎闷闷不乐而又迫不及待，面色略显苍白，嘴唇和眼睛火红

火红的，右脚尖在不耐烦地敲打着沙发的扶手。拉基京和阿廖沙刚一出现，就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骚乱：从外屋就能听见格鲁申卡从长沙发上一骨碌爬起来，突然惊惶地叫道："谁？"但是那名侍女迎了出来，立刻回答女主人道：

"不是他，是另外两个人，不要紧的。"

"她倒是怎么啦？"拉基京喃喃道，拉着阿廖沙的手走进了客厅。格鲁申卡站在沙发旁，似乎仍处在恐惧之中。一绺浓密的深褐色发辫从头饰下散落下来，落到她的右肩上，但是她没发觉，也未予整理，只顾眼睁睁地盯着来客，竭力辨认他俩到底是谁。

"啊，是你呀，拉基特卡[①]？你差点把我吓了一跳。你这是跟哪位呀？跟你同来的这位是谁呀？主啊，你竟把他领来了！"她看清阿廖沙后惊呼道。

"先叫下人拿几支蜡烛来！"拉基京说，摆出一副熟不拘礼的随便模样，好像他是这家的亲朋好友，甚至有权对下人发号施令似的。

"拿蜡烛……当然得拿蜡烛……费尼娅，给他拿支蜡烛来……唉，你偏在这时候把他领来了！"她用头指了指阿廖沙，又一次惊呼道，接着又扭头照了照镜子，伸出两手，开始迅速把散落的发辫塞进头饰。她似乎不满意。

"难道我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拉基京霎时间几乎没好气地问。

"拉基特卡，你吓了我一跳，就因为这事。"格鲁申卡面带微笑，扭头对阿廖沙说，"你不要怕我，亲爱的阿廖沙，见到你，我高兴极了，你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我没料到。至于

---

① 拉基京的小名。

你，拉基特卡，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米佳闯进来了呢。要知道，我方才骗了他，硬要他保证相信我的话，可是我却扯了个弥天大谎。我告诉他，我要去找我那老头儿库兹马·库兹米奇，要去一晚上，跟他一起算账，算到半夜。要知道，我每星期都要去他那儿算账，一算就是一晚上。锁上门：他打算盘，我记账——他只信得过我一个人。米佳还真信了，以为我在那儿，其实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在等一个消息。费尼娅怎么会放你们进来的呢？费尼娅，费尼娅！快跑，到大门口去，开开门，看看周围，大尉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说不定，他躲起来了，正在暗中窥视，我怕死了！"

"什么人也没有，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刚才，我四周都看过了，还贴近门缝看了半天，我自己也吓得直打哆嗦。"

"百叶窗关上了没有，费尼娅？还是把窗帘放下来的好，这就对啦！"她亲自动手把厚重的窗帘放了下来，"要不他看见灯光会冲进来的。阿廖沙，我今天怕的就是你大哥米佳。"格鲁申卡大声道，虽然很惊慌，但又似乎很高兴。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怕米坚卡呀？"拉基京问，"好像，你跟他在一起并不是畏畏缩缩的呀，他一向是听你的笛声跳舞的。"

"跟你说吧，我在等一个消息，一个非常宝贵的消息，因此现在根本不应当让米坚卡来。再说他也不会相信（这，我感觉得出来）我当真去找库兹马·库兹米奇了。他现在想必躲在那儿，躲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房后的花园里，在守着我。他要是躲那儿，就不会上这儿来，这样就好啦！要知道，我还当真到库兹马·库兹米奇那儿匆匆去了一趟。是米佳送我去的，我说我要在那里待到半夜，我还请他无论如何半夜来一趟，送

我回家。他乖乖地走了，我在老头儿那儿坐了约莫十分钟，又跑回家了，嚯，我那个怕呀———一路小跑，就怕碰上他。”

“那你打扮好了要上哪儿呢？瞧你戴着这顶多有意思的包发帽?”

“你自己才有意思呢，拉基京！跟你说吧，我正在等一个重要消息。这消息一来，我就跳起身来，远走高飞，离开这里，无影无踪。我这身打扮就为这做准备的。”

“远走高飞，上哪儿?”

“晓得多，老得快。”

“瞧，多稀罕。满脸喜气洋洋……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打扮得花枝招展，倒像是要去参加舞会似的。”拉基京浑身上下打量着她。

“什么舞会不舞会的，你懂什么呀。”

“就你懂?”

“我见过舞会。前年，库兹马·库兹米奇给儿子娶亲，我一直在上面的敞廊上看热闹。拉基特卡，我怎么净顾着跟你聊天了呢，倒把这么一位白马王子晾在了一边。真是贵客！阿廖沙，宝贝儿，我瞧着你都不敢相信，主啊，你怎么会上我这里来呢！说实话，我连想都没敢想啊，过去我从来就不敢相信你会上我这儿来。虽然如今已不是那年月了，看到你，我都高兴死啦！坐到沙发上来，就坐这儿，对了，你是我的一弯新月。真的，我好像还没回过味来似的……哎呀，你呀你呀，拉基特卡，你要是昨儿个或者前儿个领他来就好啦！……不过就这样我也很高兴。也许现在来，赶在这时候，而不是前儿个来，更好……”

她欢快地紧挨着阿廖沙坐到沙发上，欢天喜地地看着他。她真的很高兴，她说这话并没有撒谎。她两眼放光，嘴在笑，

但笑得很厚道、很快活。阿廖沙甚至没料到她脸上会出现这样善良的表情……直到昨天，他很少遇见她，一想到她就觉得害怕，而她昨天针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那种恶毒而又狡诈的乖戾行为，更使他感到十分可怕和震惊，而现在忽然看到她完全出乎意料地变成了另一个人，感到非常惊奇，尽管他自顾不暇，自己伤心都伤心不过来，他的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地停在她身上。她的举止和风度好像全变了，也是从昨天起，彻底变好了：在她说话的声音里几乎完全没有了昨天那种甜腻腻的味道，也没有了那种温柔甜蜜的矫揉造作之态……一切都很单纯而淳朴，她的一举一动也显得十分轻快、爽朗，而又充满信任，但这时她显得很激动。

“主啊，今天这些事全赶到一块了，全实现了，真的。”她又娓娓而谈，“我见到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阿廖沙，我自己也说不清。你问我，我也说不清。”

“你会不知道你为什么高兴？”拉基京冷笑道，“过去，你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老缠着我：把他领来，把他领来，你是有目的的。”

“过去我另有目的，现在那种想法过去了，不是那时候了。我想款待一下二位，真的。我现在的心变好了，拉基特卡。你也坐，拉基特卡，干吗老站着？难道你已经坐下了？敢情，拉基图什卡[①] 是不会忘掉自己的。阿廖沙，你瞧他那模样，现在坐在我们对面，在生闷气哩：为什么我不先请他坐，而是先请你坐。我的这位拉基特卡心眼儿小，心眼儿小极了！”格鲁申卡笑道，“别生气啦，拉基特卡，今天我心情好。阿廖舍奇

① 拉基京的爱称。

卡①，你干吗闷闷不乐地坐着呀，见了我害怕?”她带着愉快的嘲笑望了一眼他的眼睛。

“他心里不痛快。没给他加官晋爵。”拉基京用低哑的嗓音说道。

“什么加官晋爵?”

“他的长老臭啦。”

“怎么臭啦?你胡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混账话是不是!闭嘴，蠢货。阿廖沙，让我坐在你的大腿上好吗，就这样!”她突然一纵身，笑吟吟地坐上了他的大腿，就像一只爱跟人亲热的小猫，她用右手温柔地搂住他的脖子。“我一定要让你快活起来，我的虔信上帝的孩子!哦，你当真让我坐在你的大腿上吗?你不生气吗?你只要发话，我就跳下来。”

阿廖沙不言语。他坐着，动也不敢动，他听见了她说的:“你只要发话，我就跳下来”，但是他没回答，好像变得麻木了似的。但是他心里想的并不像那个比如说在一旁色眯眯地冷眼旁观的拉基京可能希望看到和可能想象的那样。他内心的巨大伤痛吞没了他心中可能产生的一切感觉，要是这一刻他神清气爽，稍一考虑，他就会看到他现在正穿着最坚固的铠甲，足以抵御任何诱惑和勾引。话又说回来，尽管他现在处于这种意识模糊和无所想、无所思的状态，尽管他心中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不由得对他心中产生的这一奇怪的新感觉感到惊奇:这个女人，这个“可怕”的女人，不仅现在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使他感到害怕(如果说他过去也曾想过女人的话，那他一想到女人就会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相反，这个他最怕的女人，这个坐在他大腿上、搂着他的女人，现在却突然

① 阿廖沙的昵称。

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过去意想不到的异样的感觉，某种异乎寻常的、异常强烈而又襟怀坦然的对这女人的好奇的感觉，但对这一切已经毫无恐惧之感，已经没有一丝一毫他过去感到的恐惧——这便是使他不由得感到惊奇的最主要之点。

“你们就别废话了，”拉基京叫道，“最好拿点香槟酒来，你欠了债，你自己清楚！”

“还真欠了债。要知道，阿廖沙，我答应过他，如果他把你领来，我要先请他喝香槟酒。快拿香槟酒来，我也陪你们喝！费尼娅，费尼娅，快给我们拿香槟酒来，就是米佳留下的那瓶，快跑。我虽然省吃俭用，可酒我还请得起，不是请你，拉基特卡，你是老‘蘑菇’了，他可是白马王子！虽然我现在的心事不在这上面，但是豁出去了，我要陪你们一醉方休，我要发酒疯！”

“你刚才说时候不时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消息’？可以问问吗？要不，是秘密？”拉基京好奇地插嘴道，极力装出一副他根本没注意人家一再给他碰的钉子。

“唉，倒也不是什么秘密，不说你也知道，”格鲁申卡突然心事重重地说道，把头转向拉基京，身子略微离开了点阿廖沙，虽然仍旧坐在他大腿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脖子，“那军官来了，拉基京，我那军官来了！”

“我也听说他来了，难道离得很近了？”

“现在他在莫克罗耶，他从那儿会派人送信来，我方才就收到他的一封信，他自己这么写的。现在我就坐在这里等他来信。”

“原来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在莫克罗耶呢？”

“说来话长，再说，你就别打破沙锅问到底啦。”

“现在拿米坚卡怎么办呢——哎呀，哎呀！他是不是知道这事呢？”

“什么知道！压根儿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非杀死我不可。现在我根本不怕他，现在我才不怕他那刀子呢。拉基特卡，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别跟我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了，他把我整个的心都揉碎了。这时候，关于这个，我什么也不愿意想。现在我只能想阿廖舍奇卡，看着阿廖舍奇卡……你耻笑我吧，宝贝儿，你要快活起来，笑我这股欢天喜地的傻模样……瞧，他笑啦，笑啦！瞧他那样儿多可爱呀。要知道，阿廖沙，我一直以为你因为前天的事，因为那位小姐在生我的气哩……不过发生这样的事儿，倒也好。这事呀，说好也好，说坏也坏。”格鲁申卡突然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在她的讪笑中突然掠过一丝儿残酷。“米佳告诉我，说她大喊大叫：‘应该用鞭子抽她！’我前天的确把她气得够戗。她叫我去，想旗开得胜，用巧克力堵住我的嘴……不，发生这样的事也好嘛。”她又发出一声冷笑，“我一直在提心吊胆，就怕你生气……”

“还真是这样，”拉基京突然大惊小怪地插嘴道，“阿廖沙，她还当真怕你，怕你这小鸡儿。”

“拉基特卡，对于你，他才是只小鸡儿，真的……因为你这人没良心，没错！要知道，我是打心眼里爱他，真的！阿廖沙，你相信我打心眼里爱你吗？”

“哎呀，真没羞！阿列克谢，她在向你求爱哩！”

“那有什么，我就爱他嘛！”

“那么军官呢？从莫克罗耶来的宝贵消息呢？”

“那是一回事，这是另一回事。”

“真是娘儿们见识！”

“你别惹我生气，拉基特卡，”格鲁申卡热烈地接茬道，

“那是一回事，这是另一回事。我爱阿廖沙爱得不一样。没错，阿廖沙，以前我曾经打过你的坏主意。要知道，我这人生性下贱，性子又野，唔，可是换了个时候，阿廖沙，我常常看着你就像看着我的良心。老在想：‘我这人这么坏，他一定看不起我。’前天从那位小姐那儿跑回家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早就注意到你了，阿廖沙，米佳也知道，我告诉过他。这事米佳就懂。你信不信，有时候，真的，我瞧着你就觉得无地自容，为我整个儿的人感到羞耻……我是怎么开始这么想你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不记得了……”

费尼娅进来了，把托盘放到桌上，托盘上有一只打开的酒瓶和三只倒满了酒的酒杯。

“香槟酒拿来啦！”拉基京叫道，“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你太兴奋了，兴奋得有点把握不住自己了。只要干上一杯，你就会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哎呀，她们连这点事也做不好。”他加了一句，打量着香槟酒。“老太太在厨房里就把酒给倒好了，而且没塞塞子就把瓶子给拿来了，也没加冰块。得了，就这样凑合着喝吧。”

他走到桌旁，拿起酒杯，一气喝干了，又给自己倒上了第二杯。

“喝香槟酒可不是常常碰得到的，”他舔着嘴唇说道，“来，阿廖沙，端起酒杯，露一手给她看看。咱们为什么事干杯呢？为天堂的大门吧？格鲁莎[1]，端起酒杯，你也来为天堂的大门干一杯。”

“什么天堂的大门？”

她端起了酒杯。阿廖沙也端起自己的酒杯，呷了一小口，

① 阿格拉费娜的小名，格鲁申卡是昵称。

把酒杯又放了下来。

“不，还是不喝好！”他淡淡一笑。

“还吹哩！”拉基京叫道。

“既然这样，我也不喝了，”格鲁申卡接茬道，“我也不想喝。拉基特卡，你把这瓶全喝了吧。阿廖沙喝，我就陪他喝。”

“亲热得也太肉麻了吧！”拉基京逗他们道，“自己都坐到人家大腿上了！就算他心里不好受吧，你有什么？他起来造他的上帝的反了，连香肠也打算吃啦……”

“怎么回事？”

“今天他的长老，那个圣徒，佐西玛长老死啦。”

“那么说，佐西玛长老死啦！”格鲁申卡叫道，“主啊，我倒是怎么啦，我现在怎么能坐在他大腿上呢！”她突然害怕地责骂自己，霎时从大腿上跳了下来，坐到沙发上。阿廖沙长时间地、惊讶地望着她，他脸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拉基京，”他突然大声而又坚定地说道，“你就别戏弄我了，说什么我起来造上帝的反了。我不想生你的气，因此你也应该和善些。我失去了你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敬爱的人，因此你现在没有资格论断我。最好你还是看看她吧！你看到她是怎么体谅我？我到这里来原以为会遇到一颗邪恶的心——我自己也曾这样向往，因为我这人很卑鄙，很坏，可是我却找到了一个真心待我的姐姐，一个我十分敬爱的人——一颗充满了爱的心……她能立刻体谅我……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说你哩。你立刻使我的心康复了。”

阿廖沙的嘴唇开始发抖，呼吸也局促起来。他说到这里打住了。

“倒像她救了你似的！”拉基京恶意嘲笑道，“其实她是想一口吃了你，你知道吗？”

“且慢，拉基特卡！”格鲁申卡蓦地站了起来，“你俩都别说话。现在我要把一切全说出来：阿廖沙，你也别说话，因为听到你的这席话，我简直无地自容，因为我是个坏女人，并不善良——我真是这样的。至于你，拉基特卡，我之所以不让你说话，是因为你满嘴胡吣。我是有过这种下流的想法的，想把他一口吞下去，可现在你这是胡说，现在根本不是那回事……但愿以后我再也听不到你说这种话，拉基特卡！”格鲁申卡说这话时显得异常激动。

“我看你俩都疯了！”拉基京低声咕哝道，惊讶地打量着他俩，“活像两个疯子，倒像我进了疯人院似的。双方都变得软绵绵的，马上要哭出来了！”

“我真想哭，真想放声大哭！”格鲁申卡说，“他管我叫姐姐，我从今以后永远忘不了他说的这话！不过，我说拉基特卡，我虽然是个坏女人，可是我终究还施舍过一颗葱头。”

“怎么施舍过一颗葱头？哎呀，真见鬼，这俩人真疯了！”

拉基京看到他俩这么兴高采烈感到很奇怪，同时又窝着一肚子气，虽然他不难想象，这俩人在足以使他俩的心灵受到震撼的一切问题上都不谋而合，而生活中这情形是不常见的。但是，拉基京虽然对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很敏感，一点就通，可是他在理解他人的情感上却十分迟钝——这部分是因为他年轻，涉世未深，另一部分也由于他这人太自私了。

“你知道吗，阿廖舍奇卡，”格鲁申卡突然对他神经质地大笑道，“我这是对拉基特卡才自卖自夸地说什么施舍过一颗葱头，可是对你我就不敢吹牛了。我所以要告诉你这事，是因为我另有用意。这不过是一则寓言罢了，但这是一则很好的寓言，这则寓言还是我小时候从马特廖娜，也就是现在给我当厨娘的那个马特廖娜那里听来的。要知道，这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哪，有一个坏透了的女人，她死了。她生前没做过一件好事。鬼把她抓了去，推进了火湖。可是她的保护天使却站在那里想：我总得想出一件她做过的好事告诉上帝才对。他终于想出来了，他告诉上帝说：她在菜园子里拔出一颗葱头，施舍给了一个要饭的女人。于是上帝回答他道：那你就拿这颗葱头，伸进火湖，让她抓住，拉她上来，如果你把她拉出了火湖，就让她进天堂，如果葱头断了，那就让这女人还待在她现在待的地方吧。天使听罢就跑去找这女人，把葱头伸给她，他说：给你，女人，你抓住了，我拉你上来，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拉她上来，已经差点把整个身子都拉上来了，可是火湖中的其他罪人，一看到有人拉她上去，就一齐过来拉住她，希望跟她一起也能把他们拉上岸。可是这女人坏透了，她就用两脚踹他们：“拉的是我，不是你们，这是我的葱头，不是你们的。”她刚说完这话，葱头就断了。女人掉进了火湖，直到今天还在燃烧。天使只好含泪走开了。’[①] 这则寓言就是这样。阿廖沙，这则寓言我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就是这坏女人。我曾经对拉基特卡吹嘘说我曾施舍过一颗葱头，可是对你我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我一辈子总共才施舍了一颗葱头，我总共才做过这么一件好事。因此你千万别夸我，阿廖沙，认为我是好人，我坏，坏透了，你一夸我，我就臊得慌。唉，我干脆全说出来吧。听我说，阿廖沙：我非常想把你引诱到我身边来，因此我死气白赖地缠住拉基特卡，如果他能把你领到我家来，我答应给他二十五卢布，等等。拉基特卡，你等一下！”她快步走到桌旁，

---

① 参看作者 1879 年 9 月 16 日写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我特别请你仔细校阅《一颗葱头》这故事，这一宝贵资料是我从一名农妇口中记录下来的……”

拉开抽屉，拿出钱包，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

“别废话了！扯什么淡！”感到尴尬的拉基京叫道。

“拉基特卡，我欠你的，你收下，你自己提出来的，总不至于不要吧！”说罢便把钞票甩给了他。

“还能不要，”拉基京用粗嗓门说道，显然很尴尬，但又大模大样地把满面羞惭掩饰了过去，“这钱还正来得是时候，傻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聪明人得到好处。”

“你现在别说话了，拉基特卡，现在我要说的话都不是说给你听的。坐到这边来，闭上嘴，尽管你不喜欢我们，但是请你免开尊口。”

“我干吗要喜欢你们？”拉基京并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反唇相讥道。他已经把那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塞进了口袋，可是当着阿廖沙的面，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本来打算过后再拿这报酬的，这样阿廖沙就不会知道，现在他倒有点恼羞成怒了。在此以前，尽管他碰了格鲁申卡不少钉子，他还是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别跟她顶撞，因为看得出来，她还是有点支配他的本领的。可是现在他也发怒了：

“爱一个人，总得有爱他的理由吧，可是你俩对我做了些什么呢？”

“你应当像阿廖沙那样，爱一个人，并不因为什么。”

“他凭什么爱你呢？他对你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使你这么着迷呢？”

格鲁申卡站在房间中央，说得很热烈，在她的声音里已经可以听出歇斯底里开始发作的味道。

“你住口，拉基特卡，我们的事你懂个屁！以后不许你对我你呀你的说话，我不许你这么放肆，你哪来的这大胆子，真是的！给我坐到一边去，你，就跟我的用人一样，不许你开

口。而现在，阿廖沙，我要把我心里的话统统告诉你，就告诉你一个人，让你看到我是怎样一个畜生！这话我是说给你听的。我曾经想把你给毁了，阿廖沙，这是大实话，我完全拿定了主意；甚至花钱收买了拉基特卡，让他把你领来。我出于什么动机想这样做呢？阿廖沙，你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你对我不理不睬地走了过去——低下了眼睛，可是在此以前我的两眼一直盯着你，看了你一百遍，逢人便打听你。你的容貌已经留在了我的心坎里。我想：'他瞧不起我，连瞅都不愿意瞅我。'到后来我竟产生了一种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感情：我怎么竟怕这个毛孩子呢？我非把他一口吃了不可，我要嘲笑他。我气坏了。你信不信：这里还没一个人敢说，敢想，他能够来打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坏主意；我身边只有一个老头儿，我被他拴住了，我卖给了他，撒旦让我委身于他，但是除此以外再没一个人敢打我的坏主意。但是我看到你以后就下定决心：非一口吃了他不可，吃了他，再嘲笑他。你瞧，我是一条多么凶恶的母狗，而你还管我叫姐姐！瞧，现在那个欺负过我的冤家又来了，我现在就在坐等他的消息。你知道，那个欺负过我的冤家曾经在我心上占有什么地位吗？五年前，库兹马把我领到了这里——我经常一个人坐着，躲着大家，怕人家看见我，听到我说话，我又瘦又小又傻，只会哭，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老在想：'我那个冤家现在在哪里呢？想必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耻笑我吧，我想，只要我有朝一日能够看到他，遇见他，我非报复他不可！'半夜，在黑暗里，我趴在枕头上失声痛哭，思前想后，故意撕碎自己的心，用怨恨来排遣我的满腔悲愤：'我非报复他，我非狠狠地报复他不可！'我就这样常常在黑暗中大叫。可是我又突然想到，我根本奈何他不得，他现在肯定在耻笑我，也许，他压根儿就把我给忘了，根

本不记得了，于是我就从床上滚到地板上，流着无可奈何的眼泪，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哭到天明。清早起来，我比狗还凶狠，恨不得把整个世界一口吞下去。后来，你猜怎么着：我开始攒钱，变得十分冷酷，人也发胖了——你以为我肯定变聪明了是不是？根本没那么回事，普天之下，谁也看不见，谁也不知道，只要黑夜一降临，我就像五年前的那个小姑娘一样，总是躺在床上，咬牙切齿，彻夜啼哭。我想：‘我非报复他，我非报复他不可。’这一切你都听见了吧？那现在你对我又怎么理解呢：一个月以前，我忽然收到了这封信：他要来，他的妻子死了，他想见见我。当时我激动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主啊，我突然想：只要他一来，向我吹声口哨，叫我去，我就会像只做了错事、挨了打的小狗一样乖乖地爬到他身边去！我这么想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我是不是犯贱呢？我要不要跑去见他呢？’在整整这一个月里，我自己都恨自己太没出息了，甚至还不如五年前。阿廖沙，你现在瞅见了吧，我是一个多么疯狂、多么不要命的女人哪，我把心里的话都倒给你了！我找米佳只是想解解闷，为的是不跑到那个人身边去。住口，拉基特卡，你没资格对我指手画脚，这些话不是说给你听的。方才，你们来之前，我就一直躺在这里，在等，在想，在决定我的整个命运，我不说，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不，阿廖沙，请你告诉你那位小姐，请她千万不要为前天的事生气！……我不说，全世界没一个人会知道现在我心里的滋味，也不可能知道……所以，我也许今天会带把刀子上那去，这，我还没拿定主意……”

格鲁申卡在说出这一番“伤心”话以后，就忍不住用手捂着脸，一头扎到放在沙发上的枕头里，跟个小小孩儿似的号啕大哭起来。阿廖沙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拉基京跟前。

“米沙，”他说，“请不要生气。她对你说了些气话，但是你不要生气。你听到她刚才说的话了吗？不能对一个人的心求全责备，应该宽宏大量……”

阿廖沙说这话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控制不了自己。因为他心里有话，所以就对拉基京说了。要是没有拉基京，他就会一个人长吁短叹。但是拉基京嘲弄地看了看他，阿廖沙蓦地打住。

“这是你那位长老不久前给你的心里装上了子弹，因此现在你又用你的长老做子弹向我放了一枪，阿廖申卡[1]，你是个小神痴。”拉基京露出一丝似有深仇大恨的微笑说道。

“别笑，拉基京，不要取笑，不要随便议论已故的人，他比尘世间所有的人都站得高！”阿廖沙带着哭声叫道，“我不是作为你的一名法官站出来说话的，我自己也不过是一名渺小的被告。我在她面前又算老几呢？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自我毁灭，因此我才对自己说：‘随它去吧，随它去吧！’——这都是因为我生性软弱，而她经历了五年的苦难，有个人刚一跑来向她说了句真心话——她就宽恕了一切，忘记了一切，哭了！她那个冤家回来了，叫她去，她就宽恕了他的一切，欢天喜地地急着要去看他，她不会带刀子去的，不会的！不，我决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米沙，但是我是不会这样的！今天，方才，我上了一堂课……她站得比我们高，因为她心里有爱……你过去听她说过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吗？不，你没听说过；你要是听说了，你早就什么都明白了……而前天受到委屈的另一个女人，但愿也能宽恕她！她要是知道了这一切，一定会宽恕的……而她一定会知道的……这颗心还在痛定思痛，应当体谅它……这颗心里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

---

① 与阿廖沙一样，同为阿列克谢的小名。

阿廖沙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因为他喘不过气来了。拉基京尽管对他深恶痛绝，也十分惊奇地看着他。他从来不曾料到一向十分文静的阿廖沙会发表这样的长篇宏论。

“竟出了一位辩护人！难道你爱上她啦？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咱们这位吃斋念经的人还当真爱上了你，你把他征服啦！”拉基京无耻地放声大笑，叫道。

格鲁申卡从枕头上抬起头，她因为刚哭过，脸变得突然有点儿肿，这时她脸上开始闪烁出一丝感动的笑，她看了看他。

“阿廖沙，别理他，我的小天使，你瞧他这德行，居然跟他说话。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她对拉基京说道，“因为我刚才骂了你，我本来想请你原谅的，现在又不想了。阿廖沙，到我身边来，坐这儿，”她带着快乐的笑容招手让他过去，“就这样，就坐这儿，请你告诉我（她抓住他的一只手，笑吟吟地看着他的脸）——请你告诉我：我到底要不要爱那个人呢？我是说我那个负心郎，我要不要爱他呢？你们来之前，我一直躺在这里，躺在黑暗里，我一直在审问自己的心：我要不要爱他呢？阿廖沙，请你解决一下我心头的这一疑团，时间到了，你怎么定我就怎么办。我要不要饶恕他？”

“你不是已经饶恕他了吗？”阿廖沙笑着说。

“我已经饶恕他了，这话说的也是。”格鲁申卡若有所思地说，“我这颗心呀真犯贱！为我这颗犯贱的心干杯！”她突然从桌上拿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便举起酒杯，使劲摔到地板上。酒杯被摔得粉碎，发出叮零当啷的声音。在她的微笑中掠过一丝冷酷。

“要知道，说不定我还没饶恕他呢。”她有点严厉地说道，垂下眼睛，盯着地面，仿佛在自言自语。“说不定，我这颗心只是打算饶恕他。我还要跟我的心做一番较量。你知道吗，阿

廖沙，我五年来流了多少眼泪呀，我简直爱上了我的眼泪……说不定，我爱的根本不是他，我爱的只是我的受人糟蹋！”

“我才不愿意做他那样的人哩！”拉基京低声嘟囔道。

“你也做不了，拉基特卡，你永远也做不了像他那样的人。你只配给我缝鞋，拉基特卡，你只配让我用来做这种事，你永远也不配见到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定他也不配见到我……”

“他也不配？那你干吗打扮得这么漂亮呢？”拉基京挖苦道。

“你不要用打扮不打扮来挖苦我，拉基特卡，你还不知道我的整个的心！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把我这身衣服扯下来，现在就扯，马上就扯。”她扬声道，“你不知道我这身打扮是为了什么，拉基特卡！说不定，我会走出去对他说：‘我现在这模样，你倒是见过吗？’要知道，他甩掉我的时候，我才十七岁，又瘦又小、像个痨病鬼似的，动不动就哭。我要坐到他身边，勾引他，让他浑身跟着了火似的。我要对他说：‘你见过我现在这模样吗？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吧，亲爱的先生，到嘴的肥肉丢了，流你的哈喇子去吧！’——说不定，我这身打扮就是为的这个，拉基特卡。”格鲁申卡发出一串狞笑。“我是一个疯狂的女人，狠毒的女人。我要把我这身衣服扯下来，毁了我的面容，毁了我的美貌，烧伤我的脸，用刀划破，去讨饭[①]。只要我愿意，我现在哪也不去，谁也不找，只要我愿意，明天我就把库兹马给我的一切，把他所有的钱全还给他，我要出去

---

① 似与圣徒传中的情节类同。如：在《圣女马斯特里季娅传》中就讲到，有一个青年爱上了她，她每次去教堂，他就对她悄悄地说情话，引诱她。有一回，这位圣女派女奴去把他叫了来。那青年闻言大喜，如约前来，马斯特里季娅就问他，她身上的什么东西使他着迷呢？答曰：眼睛。于是这圣女就立刻把自己的眼睛戳瞎了。

打一辈子工，干零活！……你以为我办不到吗，拉基特卡，你以为我不敢这样做吗？就办得到，就办得到，我立刻就能办到，你们不要把我惹火了……我要把那家伙撵走，我要对他嗤之以鼻，他不配见我！”

最后几句话她是歇斯底里地喊出来的，但说到最后又忍不住用手捂住脸，扑到枕头上，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全身发抖。拉基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该走啦，”他说，“时间不早了，进不了修道院啦。”

格鲁申卡霍地从座位上跳起来。

“阿廖沙，难道你要走吗！”她既伤心又吃惊地叫道，“现在你拿我怎么办呢：你把我整个人都唤醒了，使我痛不欲生，现在又让我一个人留下，又是这漫漫长夜！”

“他总不能在你这里留宿吧？他要是愿意，让他留下来好啦！我一个人走也可以嘛！”拉基京刻薄地嘲笑道。

“住口，你这居心险恶的人，”格鲁申卡向他狂怒地叫道，“你就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像他这次来对我说的那样。”

“他到底对你说什么啦？”拉基京没好气地狺狺然问道。

“我不知道，也不晓得，我也一点不明白他到底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是他说到了我心坎上，他把我的心都翻了个过儿……他是头一个可怜我的人，唯有他可怜我，真的！我的小天使，你过去为什么不来呢。”她蓦地发狂似的跪倒在他面前。“我一辈子都在等像你这样的人，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个人跑来宽恕我的。我相信总会有人爱上我这个坏女人的，不单是为了做那见不得人的事！……”

“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呢？”阿廖沙感动地微笑着回答道，

他向她弯过身，温柔地拿起她的一只手。“我给了你一颗葱头，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葱头，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哪！……”

说罢，他自己也哭了。就在这时过道屋里突然传来了响声，有人跑进了外屋；格鲁申卡仿佛十分恐惧地跳了起来。费尼娅又喊又叫地跑了进来。

“东家，好东家，送信的人骑马来了！”她快活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一辆跑长途的马车从莫克罗耶来接您了。马车夫是季莫费，赶的是一辆三套马车，说话就换马……信，信，东家，给您信！”

她手里拿着一封信，她在连声喊叫的时候一直在空中挥个不停。格鲁申卡从她手里把信一把抢了过来，凑到蜡烛前。这不过是一张便条，就几行字，她匆匆一瞥就看完了。

“他一声吆喝！”她叫道，满脸煞白，一缕病态的苦笑把她的脸都扭歪了，“一声口哨！过来，小母狗！”

但是仅一刹那间她似乎犹疑不决；蓦地，血冲上了她的脑袋，像火一般燃红了她的面颊。

“我去！”她忽地叫道，“我那五年的岁月呀！再见啦，二位！再见，阿廖沙，这是命里注定的……走吧，走吧，现在大家都离开我，走开，别让我再看见你们！……格鲁申卡要飞去过新生活啦……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请多包涵，拉基特卡。也许我此去是死路一条！嚯！倒像喝醉了酒似的！”

她忽地撇下他们，跑进自己卧室。

“哼，她现在哪儿顾得上咱们哪！”拉基京狺狺然道，“咱们走吧，要不，这娘儿们说不定又会大喊大叫起来，这些哭哭啼啼又叫又嚷的，让我腻味透了……”

阿廖沙让人机械地领了出去。院子里停着一辆跑长途的四

轮马车，在卸套，有人举着灯笼，在忙前忙后。有人把三匹新马牵进敞开的大门。但是，阿廖沙和拉基京刚一走下台阶，格鲁申卡卧室的窗户忽地打开，她用清脆的嗓音向阿廖沙身后叫道：

"阿廖舍奇卡，向你大哥米坚卡问好，告诉他，如果我这个坏女人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请他多多包涵。同时请转告他，就说是我说的：'一个无耻小人得到了格鲁申卡，而不是你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你还要给他再加上一句，就说格鲁申卡爱过他一小时，总共才一小时——让他从今以后一辈子都要记住这一小时，你就说，格鲁申卡让你一辈子记住！……"

她说到最后已泣不成声。窗户砰地关上了。

"哼，哼！"拉基京笑呵呵地、含糊不清地说道，"把你大哥米坚卡给宰了，还要他一辈子记住。真是吃人不吐骨头！"

阿廖沙什么话都没回答，好像没听见似的；他在拉基京身旁快步走着，仿佛大步流星地赶去有什么急事；仿佛神不守舍，机械地走着。拉基京仿佛突然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似的，仿佛有人用手指捅了一下他的新伤口；方才他让格鲁申卡亲近阿廖沙，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适得其反，完全不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那种情形。

"她那军官是个波兰人，"他按捺住心头的懊恼又说道，"再说，他现在根本就不是军官，他在西伯利亚的海关当差，在靠近中国的某个边界上，大概是个弱不禁风的波兰佬。听说还丢了差使。现在他听到格鲁申卡攒了一笔钱，因此就回来了——这就是个中的全部奥妙。"

阿廖沙又好像没听见似的。拉基京按捺不住：

"怎么，你使这个有罪的女人改邪归正了？"他对阿廖沙狞

笑道，“你使这个荡妇走上正道了？赶走了七个鬼，是不是[①]？我们方才巴望能够显灵，这不是显灵啦！”

“别说啦，拉基京。”阿廖沙满心痛苦地接口道。

“刚才我拿了她二十五卢布，你现在肯定‘小看我’了吧？你在想，出卖了真正的朋友。要知道，你不是基督，我也不是犹大[②]。”

“唉，拉基京，请相信我，我都把这事忘了，”阿廖沙懊恼地说，“是你刚才自己引的头……”

但是拉基京却大为光火。

“让鬼把你们一个个统统抓了去吧！”他忽然吼道，“见鬼，我干吗跟你一块儿鬼混！从今以后，我跟你一刀两断。我一个人走了，你走你的路。”

他说罢便扭身进了另一条街，把阿廖沙独自留在黑暗里。阿廖沙出了城，越过旷野，向修道院走去。

四 加利利的迦拿[③]

阿廖沙走到隐修区时，按修道院的规矩已经很晚了；看门

---

① 参看《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16 章，第 9 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②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6 章，第 14～15 节、第 46～50 节。拉基京出卖阿廖沙，与犹大为了三十块钱出卖基督如出一辙。

③ 是加利利的一座小城，据圣经记载，耶稣曾在这里把水变成酒，行了第一个神迹。(参看《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2 章，第 1～11节)

人放他走另一条路进了隐修区。已经打过九点——这对大家是个惶惶不安的一天，现在正是大家休憩安睡的时刻。阿廖沙怯生生地推开房门，走进长老现在停灵的他原先的修道室。除了派西神父独自在棺材旁念诵福音书和那名年轻的见习修士波尔费里，因为听昨夜谈话熬了一宿未睡，今天又忙乱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加上他年轻，在另一间屋里的地板上睡熟了以外，修道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派西神父虽然听见阿廖沙进来，但是他并没有朝他那方向抬起头来，连看也没看，阿廖沙转身走到房门右侧的角落里，双膝下跪，开始祈祷。他思绪万千，但又杂乱无绪，没有一个感觉特别突出，特别明显，相反，此起彼伏，像走马灯似的静静地、不快不慢地打着转儿。但是他心里甜滋滋的，而且说来也怪，阿廖沙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他又看到了面前这具灵柩，以及四周都遮盖好了的他的无比珍贵的死者，但是他心里却没有了今天早上那种愁肠百结，凄凄惨惨切切。他一进来就跪倒在灵柩前，似在朝拜一件圣物，但是在他的脑海和心田却洋溢着一片欢乐。修道室的一扇窗户已被打开，空气清新，略有寒意。阿廖沙想："既然下决心打开窗户，可见气味更大了。"但是就连不久前还使他感到如此可怕、如此丢人的腐臭这一想法，现在也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使他感到苦闷和悲愤了。他开始静静地祈祷，但是很快他自己也感觉到，他的祈祷几乎是机械式的。他心里闪过一些支离破碎的想法，像星星一样闪亮，但是一亮又灭了，换上了另一些星星，但是他心里却笼罩着某种既完整又坚定又不由得使人感到满足的东西，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有时他也开始热烈祈祷，他非常想感谢上帝和爱上帝……但是，他刚开始祈祷，又忽然想到别的东西上去了，他陷入沉思，忘记了祈祷，也忘记了打断他祈祷的思绪。他想听听派西神父在念诵什么，但是他

太困了，渐渐打起盹来……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派西神父念诵道，“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①

“娶亲？娶……什么亲……”这想法像旋风似的闪过阿廖沙的脑海，“她也很幸福……去赴席了……不，她没有带刀子，没有带刀子……这不过是一句‘伤心’话……唔……伤心话是情有可原的，一定的。伤心话可以使人的心得到慰藉……没有它，人们的伤心事就未免太沉重了。拉基京钻进了死胡同。只要拉基京老想着人家对不起他，就会永远钻牛角尖……而路……光辉灿烂的康庄大道，而且路的尽头是灿烂的太阳……啊？……他在念什么？”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阿廖沙听到派西神父在念诵。

“哎呀，对了，我把这段话听漏了，我不想漏掉，我喜欢这段话：这事发生在加利利的迦拿，头一个神迹……啊，这是神迹，啊，这是可爱的神迹！基督在初次行神迹的时候，遇到的不是伤心事，而是人们的欢乐，他给人们增添了快乐……‘谁爱人也必爱人的欢乐……’这是故世的长老时刻念叨的一句话，这也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之一……米佳说，没有欢乐就活不下去……是的，米佳……凡是真实的和美的，永远是宽宏大量、慈悲为怀的——这又是他说过的一句话……”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做什么……创造欢乐，创造某些穷人的欢乐，非常穷的

① 由此及以下引文均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章，第1～10节。

穷人……既然娶亲的筵席连酒也不够，当然是穷人……历史学家们说，在革尼撒勒湖附近及其周围地区，居住着当时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最贫穷的居民[1]……也在那里的另一个伟人（他的母亲）的伟大的心知道，他的降临人世，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他那伟大而又令人闻之胆寒的功德，他的心也能体会到那些愚昧无知而又心地单纯的人的憨厚淳朴的欢乐，他们亲切地请他参加他们贫寒的婚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莞尔一笑（一定是温顺地向她微微一笑）……可不吗，难道他降临人世是为了在贫寒的婚宴上使人酒足饭饱吗？但是他应她的请求做了……啊，他又在念诵了。"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房间变大了……啊，对了……这不是办喜事，举行婚宴吗……对了，那当然。瞧，贺客如云，瞧，新婚夫妇入席了，大家欢欢喜喜，还有……那个精明的管筵席的人上哪儿去啦？但是，这是谁呀？谁呀？房间又变大了……谁站起来了？怎么搞的……他

---

① 这里所说的历史学家，可能是指《耶稣传》（1863）的作者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勒南，他在这本书里说，耶稣传道的地方常是当时最贫困的地区。

也在这儿？他不是躺在棺材里吗？但是他也在这儿……站起来了，看见了我，走过来了……主啊！……”

是的，他，一个干瘪老头儿，脸上满是细密的皱纹，向他走来了，走来了，欢欢喜喜，安详地笑着。棺材已不翼而飞，他依旧穿着昨天穿的那身衣服，也就是客人来了，他跟他们坐在一起时穿的那身衣服。脸色开朗，两眼炯炯有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见他也来赴席了，他也应邀来参加在加利利的迦拿举行的娶亲的筵席了……

“亲爱的，我也受到了邀请，既然邀请了，我就来了。”他身旁有个低低的声音说道，“干吗要躲到这里来呢，都看不见你了……你也过来，到我们这边来吧。”

这是他的声音，佐西玛长老的声音……他既然在叫我，怎么会不是他呢？长老用一只手扶起阿廖沙，于是他站了起来。

“让咱们开怀畅饮，”那个干瘪老头儿继续道，“咱们喝新舀出来的酒，这是新的大欢喜的酒；你瞧，高朋满座，多热闹？你瞧，新郎和新娘，你瞧，那个精明的管筵席的人，他在尝那个新舀出来的酒。你干吗看着我，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我施舍了一颗葱头，所以我就来吃喜酒了。这里有许多人也只是施舍了一颗葱头，一颗小小的葱头……咱们的事怎样？你是一个文静的、厚道的孩子，你今天做得很好，给一个饥饿的女人施舍了一颗葱头。开始吧，亲爱的，开始自己的事业吧，我的温文尔雅的、厚道的孩子！……你看见咱们的太阳了吗，你看见他了吗？”

“我害怕……我不敢看……”阿廖沙悄声道。

“不要怕他。他的伟大使我们敬畏，他的崇高使我们恐惧，但是他大慈大悲，他出于爱同我们类似，并与我们一起欢聚，为了不使贺客扫兴，他把水变成了酒，在等待新的客人，不断

地邀请新客人前来，与他同赴永恒。瞧，又拿来新酒了，瞧，他们抱来了酒坛……”

阿廖沙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他的心感到充实，充实到痛苦，欢乐的眼泪从他的心中冲决出来……他伸出双手，大叫一声，醒了……

眼前又是那个灵柩，又是那个打开的窗户，又是静静地、庄严地、慢条斯理地在念诵福音书。但是阿廖沙已经不去听在念诵什么了。说来奇怪，他本来是跪着睡的，可现在却两腿站着，突然，他好像冲过去似的，三脚两步，迈着坚定的快步，一直走到灵柩跟前。甚至肩膀碰着了派西神父也没有察觉。派西神父的眼睛片刻间离开了书本，他抬起头，看了看他，又立刻把眼睛移开了，他明白这年轻人心里大概发生了什么奇异的事。阿廖沙望着灵柩大约有半分钟，望着那个在棺材里盖着尸布、一动不动、挺直了四肢的死者，死者胸前放着圣像，头戴缀有八角十字架的修士帽。他刚才还听见他说话的声音，这声音还在他耳边回响。他又侧耳倾听，他还在等候发出声音……但是蓦地一转身走出了修道室。

他并没有在台阶上停步，而是迅速走了下来。他那充满欢乐的心，渴望得到能够自由舒展的广阔空间。他头上笼罩着一片广袤无垠的太空，静静的繁星在天空闪烁。从天顶直到天边，还不很清晰的银河似乎幻化成了两道。空气清新、万籁俱寂的夜，覆盖着大地，大堂的白色尖塔和金色圆顶仿佛镶嵌在蓝宝石一般的天空中，在闪亮。屋旁花坛里姹紫嫣红的秋花睡着了，守候着天明。大地的静谧与天上的静谧融成了一片，人间的秘密与星空的秘密彼此沟通……阿廖沙站着，极目四望，突然像被齐根砍倒似的匍匐在地。

他不知道因为什么要拥抱大地，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可遏

制地想要亲吻大地，把它亲吻个遍，但是他亲吻大地时却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而且发狂般起誓要爱它，永生永世地爱它。他心中荡漾着这样一句话："用你的欢乐的眼泪洒遍大地，要爱你的眼泪……"他哭什么呢？噢，他甚至是在内心的一片欢欣中哭泣，他在哭从无边的太空向他闪耀的点点繁星，而且他"对自己的这一狂态并不害羞"。仿佛沟通上帝创造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众多线索一下子集中到了他的心中，他的心因"与彼岸世界相沟通"而整个儿欢呼雀跃。他盼望能够宽恕所有的人，为了一切而请求上帝宽恕，噢！不是替自己，而是替所有的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而"别人也会替我请求宽恕的"，这话又在他心中回响。但是他每一瞬间都清晰而又仿佛看得见、摸得着地感觉到某种像太空一样坚定不移的东西从天而降，深入到他的心房。仿佛冥冥中有一种道在他的脑海里生了根——而且终生不渝，以至永远。他匍匐在地时还是个软弱的青年，可站起来时已是一个终生不渝的坚强战士了，而且这是在他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突然意识到和感觉到这点的。而且阿廖沙以后将永生永世，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时刻。"这时大概有谁造访了我的心。"他后来说，而且对他自己说的话坚信不疑……

三天后，他离开了修道院，他这样做也是遵从长老的遗言，长老曾吩咐他"还俗，到红尘中去待一段时间"。

卷八 米 佳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格鲁申卡在插翅飞向新生活的时候，曾“叮嘱”阿廖沙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转达她的最后问候，并让他永远记住她曾经爱过他的那一小时，但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却对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时正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忙乱中。最近两天，他正处在一种非同寻常的境地，正如他后来所说，当时真可能得脑炎。头天上午，阿廖沙到处找他也没能找到，二弟伊万当天想同他在饭馆里见见面也未能办到。他寄居的那套小房间的房东遵照他的嘱咐隐瞒了他的行踪。而他本人这两天简直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他在“同自己的命运搏斗，想拯救自己”，他甚至还因为一件急事急匆匆地赶出城去好几小时，尽管离城去他觉得十分可怕，就离开一小会儿，但这时却无人监视格鲁申卡。这一切是后来才以十分详尽的案卷的形式弄清楚的，现在我们仅限于具体说一说他一生中这可怕的两天中发生的最必要的事，紧接着便突然爆

发了那件可怕的惨案，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格鲁申卡虽然真心真意地爱过他一小时，这不假，不过，与此同时，她有时候折磨起他来确也十分狠心和残酷。主要是他怎么也猜不透她的心思；无论来软的还是来硬的都没法套出她的真心话：她软硬不吃，只会惹她发火，压根儿不理他——对于这点，当时，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当时怀疑得非常正确：她正处于某种内心斗争中，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在考虑某件事，但又总下不了决心，因此他常常不无道理地、心怀鬼胎地揣测，有时她想必恨透了他和他那炽烈的爱。当时的情况也许正是如此，但是格鲁申卡到底因为什么烦恼呢，他还是闹不明白。就他本人来说，使他苦恼不堪的整个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二者："二者择一：不是他米佳，就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说到这里，必须顺便说明一个过硬的事实：他坚信，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肯定会向格鲁申卡提出（如果不是已经提出的话）他要正式娶她，而且他一分钟也不相信，这个老色鬼会指望仅用三千卢布就敷衍了事。米佳深知格鲁申卡和她的性格，所以才得出这个结论。因此他有时才会觉得，格鲁申卡的全部痛苦和犹疑不定，无非是因为她在他们两人中不知道到底挑谁好了，他们两人中到底哪一个对她更有利。至于那军官，也就是格鲁申卡一生中的那个冤家即将回来的事，说来也怪，在那些天里他连想都没想过，可是格鲁申卡却在异常激动和畏惧地等候着他的到来。诚然，最近几天来，关于这事，格鲁申卡对他讳莫如深。但是，早在一个月前，她就收到她过去的这个冤家的信，他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这事也是她亲口告诉他的，而且他对信的内容也多少知道一些。当时，格鲁申卡正在气头上，就把这信给他看了，但是，令她惊奇的是，他对这封信毫不在乎。很难说清楚这是因为什么：也许因为他为了这个

女人与他的生父明争暗斗，这事太丑恶，也太可怕了，因而感到心情抑郁，他简直想象不出（起码在当时）对于他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危险的了。至于那个销声匿迹达五年之久，又忽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老相好，他甚至根本不相信，至于说他很快就要来，他就更不信了。再说，给米坚卡看的这“军官”的第一封信，关于这个新情敌要来的事说得非常不确定：这信写得含含糊糊，充满了华丽的词藻和多愁善感的词语。应当指出的是，那一回，格鲁申卡把信末的最后几行词捂住了，正是在这几行字里才比较明确地说到他要回来的事。再说，米坚卡后来想起来，他当时在格鲁申卡的脸上看到她对这封西伯利亚来信流露出某种下意识的高傲的轻蔑①。从此格鲁申卡关于她与这个新情敌进一步联络的所有情况便对米坚卡只字不提。因而，他慢慢地也就把这军官的事完全忘了。他想到的只是，不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也不管事情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他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日益临近的彻底冲突已经迫在眉睫，肯定会先于其他一切而获得解决。他心里直打鼓，每时每刻都在等待格鲁申卡的裁决，但是他始终相信，这肯定会突如其来地，心血来潮般地发生。她会突然对他说：“娶我吧，我永远是你的。”于是就一了百了：他就会带上她，立刻带她到天涯海角。噢，他会把她立刻带走，而且要尽可能，尽可能走得远远的，即使不是带到天边，也要带到俄国的边远地区，随便找个地方，在那里跟她结婚，住下来，incognito②，无论是这儿，

---

① 据俄国学者考证，这里意在讽刺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亚·伊·奥多耶夫斯基给普希金的酬答诗（普希金曾写过一封致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的著名的诗《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

② 拉丁文：隐姓埋名。

也无论是那儿和在任何地方，使任何人都对他俩一无所知。到那时候，噢，到那时候就会立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关于这个不同于过去的、焕然一新的、“立志行善”（一定，一定要立志行善）的生活，他朝思暮想得都快要发疯了。他渴望这种复活和新生。他自暴自弃从而愈陷愈深的这个丑恶的深渊，把他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他也跟在这种情况下的许多人一样，坚信只有换个地方才能重新做人：只要不是原来那些人，只要不是原来那个环境，只要能够远走他乡，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一切就会复活，一切就会获得新生！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日夜为之陶醉的未来。

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第一种解决办法，圆满的解决办法。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会出现另一种可怕的结局。万一她对他说：“你走吧，刚才我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已经拿定了主意，我这就嫁给他，不要你了。”于是那时候……但是那时候……可是米佳也不知道那时候他该怎么办，直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这倒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也没有深思熟虑的犯罪念头。他只是监视、侦察和苦恼，但心向往之的始终是自己命运的第一种圆满的结局。甚至出现任何别的想法，他也挥手不予理睬。但是这时候又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痛苦，这完全是个新问题和不相干的问题，但是正是这问题最要命和最无法解决了。

说具体点，万一她对他说：“我是你的了，带我走吧！”那，他怎么带她走呢？他哪来的路费，哪来的钱呢？这么多年，他的收入全靠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施舍，这钱曾经源源不断，可是刚好到这时候全部透支完了。当然，格鲁申卡有钱，但是在这方面米佳突然变得骄傲起来：他要用自己的钱带她远走高飞，用自己的钱跟她一起开始过新生活，而不是花她

的钱；他甚至没法想象他会向她拿钱，而且一想到这点他就痛苦，非但痛苦，而且恶心。关于这点，我在这里就不详谈了，也不做分析，只想指明他此时的心态就是这样。也可能因为他曾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钱窃为己有，因此他的良心感到一种隐痛，由这隐痛而间接地、似乎无意识地产生了这样的心态："我在一个女人面前是小人，又立刻在另一个女人面前成了小人。"他当时想，后来他自己也这么承认，"要是让格鲁申卡知道了，她才不会要我这样一个卑鄙小人呢。"因此，到哪去凑这笔经费呢？到哪去弄这笔要命的钱呢？否则，就会一切完蛋，什么事也办不成，"唯一的原因就因为没钱，啊，丢人哪！"

我要先交代几句：这话也对，说不定他也知道上哪能弄到这笔钱，说不定他也知道这钱现在存哪儿。但是更详细的情况，这回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以后一切会不言自明的；但是使他进退两难的主要还在这儿，虽然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还是想指出这点；要拿到这笔存在某处的钱，而且要理直气壮地拿到它，就必须把那三千卢布先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否则我就成了扒手，我就成了卑鄙小人，而我是不愿意做一个卑鄙小人来开始新生活的。"米佳这样认定，因此，他决心甚至把整个世界翻个过儿，如果有此必要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必须首先把那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他下定这一决心的举足轻重的过程，可以说，仅仅发生在他有生之年的最近几小时，也就是在两天前的那个傍晚，即格鲁申卡侮辱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之后，他在路上最后一次遇到阿廖沙的时候；当时阿廖沙告诉了他这件事，他承认自己是卑鄙小人，还让阿廖沙把这句话转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如果能使她的心头多少舒服些的话。"当时，即那天夜里，他跟三弟分手

以后，他在狂怒中感到，不如铤而走险，哪怕“杀人越货，但是欠卡佳的钱必须还清”。“我宁可面对那个被我谋财害命的人，面对所有的人，说我是个杀人犯和贼，我宁可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也决不能让卡佳将来有权说，我非但对她变了心，还偷了她的钱，而且还利用她的这笔钱与格鲁申卡远走高飞，去过立志行善的生活！这，我受不了！”米佳咬牙切齿地这样想，有时候他真觉得弄到最后他非得脑炎不可。但是他目前还只是思想斗争……

说来也怪：这时他下定这个决心，除了绝望以外，看来，一筹莫展；因为像他这样的穷光蛋一下子上哪去弄这么一大笔钱呢？然而那时他却一直心存希望，他一定会弄到这三千卢布的，他指望它会自动跑来，自己飞到他手里来，甚至于，哪怕从天上掉下来。但是，那些像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样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一笔遗产的人，一辈子只会花钱和随意挥霍，至于怎么才能挣到钱，却一窍不通，倒也会常常这样异想天开。自从前天他和阿廖沙分手以后，他脑海里就立即掀起一股想入非非的旋风，把他所有的想法全搞乱了。他这样想的结果是，他竟采取了一个最最离奇的行动。是的，这类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正是最不可能和最异想天开的事，在他们看来，才是最可能实现的。他蓦地打定主意去找格鲁申卡的保护人——商人萨姆索诺夫，他要向他提出一个“计划”，并以这“计划”做抵押从他手里一下子弄到他所寻求的那笔款子；用生意眼看，他对自己的“计划”毫不怀疑，拿不准的只是萨姆索诺夫对他的这一非同寻常的行径到底怎么看，如果他不肯仅仅从生意方面来看问题的话。米佳虽然跟这商人有一面之交，但跟他不熟，甚至都跟他没说过话。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早就认定，这老色鬼眼下都快咽气了，如果格鲁申卡想从此规

规矩矩地过日子，嫁给一个“靠得住的男人”，此刻他根本不会反对也说不定。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还求之不得呢，只要有合适的对象，甚至还乐意玉成。不知他听到了什么传言，还是从格鲁申卡的某些话语里听来的，他认定这老家伙宁可格鲁申卡嫁给他，而不是下嫁给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也许，本书的许多读者会觉得，可以说吧，指望从女方的保护人手里娶得自己的新娘，还想得到他的帮助，就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方面来说，头脑也未免太简单，太低三下四了。我能说的只有在米佳心目中，格鲁申卡的过去已经彻底过去了。他抱着无限的同情来看这过去，并且以他的全部火一般的热情认为，只要格鲁申卡对他说她爱他，愿意嫁给他，那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全新的格鲁申卡，而与她一起，也会立刻出现一个全新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而且没有任何毛病，只知一味行善：他俩将相互宽恕，从此改弦更张，过全新的生活。至于这个库兹马·萨姆索诺夫，他认为他不过是格鲁申卡过去那一段业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生活中曾经对她的生活产生过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人，而且她从来没有爱过他，最主要的是这人已成“明日黄花”，已经一了百了，因此现在他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再说，米佳现在甚至不能把他当做人，因为城里面人人皆知，他只是一个有病的衰老的废物，与格鲁申卡保持着一种可以说仅仅是父女关系，至于过去那种暧昧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而且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俩这样几乎已有一年之久。不管怎么说吧，米佳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憨厚老实，因为尽管他有许多毛病，他还是一个非常憨厚老实的人。正因为他憨厚老实，顺便说说，他竟一本正经地深信这个老家伙库兹马，在快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肯定会对他过去与格鲁申卡的关系感到真诚的忏悔，因此，她现在再没有比这个无害的老头儿更忠实的

保护人和更忠实的朋友了。

米佳那天跟阿廖沙在旷野里谈话之后，几乎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便来到萨姆索诺夫家，并让下人禀报他有事求见。这是一幢阴森森的老房子，很宽敞，二层楼，院子里盖有附属建筑物和厢房。底层住着萨姆索诺夫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眷、他的一位年迈的姐姐和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厢房里则住着他的两名伙计，其中一名也拉家带口，子女众多。他的儿孙和伙计们全挤在各自的住房里，但是二楼却由老家伙一人独占，甚至不让伺候他的女儿与他同住，因此，她只好在规定的时间和没有定规的呼唤时，一次次地从楼下跑到楼上，尽管她早就害有气喘病。这二楼由许多又大又华丽的房间组成，室内全是商人式的旧式家具，四周靠墙单调地摆着一长排笨重的圈椅和红木椅，顶上挂着蒙上套子的水晶吊灯，壁间则镶嵌着一面面阴森森的大镜子。所有这些房间全是空的，没有人住，因为有病，老头儿硬要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挤在一间靠边的他的小卧室里，平时伺候他的是一个用头巾包着头发的年老的女仆和一名老坐在前室长木箱上的“小鬼”。老头儿因为腿肿已经几乎完全不能行走了，只能偶尔从自己坐的皮椅子上站起来，由那个老太太架着他的两只胳膊，扶着他在房间里走一两个来回。他甚至对这老太婆也老板着脸，不爱说话。当下人向他禀报“大尉”来访的时候，他立刻吩咐说他不见客。但是米佳坚持求见，因此下人又再次进去禀报。库兹马·库兹米奇详细询问了那名小厮：这人是什么长相？有没有喝醉酒？有没有胡闹捣乱？他得到的答复是他是“清醒的，但是不肯走”。老人又吩咐说他不见客。米佳早就预料到他会来这一手，特意随身带了纸笔，于是他就在一小张纸片上清楚地写了一行字：“有要事求见，与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有密切

关系”——他写罢便让那小厮送进去给那老人。老人想了想，便让那小厮先把客人领进客厅，并让老太太下楼吩咐他的小儿子立刻上来。这小儿子足有两俄尺十二俄寸高①，力大无穷，不蓄胡须，一身德国人打扮（萨姆索诺夫自己则穿着俄式长大褂，蓄着大胡子②），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来了。他们在父亲面前全都战战兢兢。父亲请这个大汉来倒不是怕“大尉”，他决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让他来是以防万一，多半为了有个见证。他在儿子和那名小厮的陪同下，儿子则搀扶着他的胳膊，终于颤巍巍地走进了客厅。不难想到，他也感到某种相当强烈的好奇心。米佳在那里等候的客厅，是一间很大的、阴森森的、使人感到沉闷和压抑的房间，上下两排窗户，上方有敞廊，墙壁是“仿大理石”的，顶上挂有三架很大的水晶吊灯，全蒙着套子。米佳坐在房门旁的一把小椅子上，焦躁地等候着，不知是祸是福。当老人在对面的入口处出现，离米佳的椅子尚有约莫十俄丈远时，米佳就猛地跳将起来，迈着军人的步伐，大踏步向他迎了过去。米佳穿戴齐整，上衣扣得整整齐齐，手拿圆筒礼帽，戴着黑手套，跟三天前他在修道院、在长老处，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和两兄弟举行家庭会晤时的穿戴一模一样。老人站着，傲慢而又严厉地等着他③，这时米佳一下子感到，当他走过去时，老人已经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近来，库兹马·库兹米奇的脸肿得非常厉害，这也使米佳吃了一惊：本来就很厚的下嘴唇现在看去就像是一块耷拉下

① 二俄尺十二俄寸约等于一百九十五厘米。
② 旧时，俄国人蓄须，德国人不蓄须。
③ 据作者夫人说，萨姆索诺夫的外表是照当时的彼得堡富商阿隆金的样子摹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66年住在他办的一家公寓里（市民小街一侧的木匠胡同，现为司库街5号）。

来的烙饼。他神气活现地对客人默默地行了个礼，向他指了指长沙发旁的圈椅，他自己则在儿子的搀扶下，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慢慢地坐到米佳对面的长沙发上，米佳看到他既痛苦又费力，心里立刻感到后悔，悔不该为自己现在这点小事来打扰这么一位重要人物。

“先生，您找在下有何贵干?”老人坐下后终于慢吞吞地、一字一句地问道，神态严峻而又不失礼貌。

米佳哆嗦了一下，差点跳起来，但又坐下了。接着便立刻开始大声说起话来，他说得既快而又神经质，手舞足蹈，简直像发狂似的。看得出来，这人已经走投无路，万念俱灰，正在寻找最后的出路，如果找不到，倒不如立刻投河自尽算了。这一切大概刹那间就被萨姆索诺夫这老东西看在眼里了，虽然他依旧不动声色，像木头人一样冷冷冰冰。

“最尊贵的库兹马·库兹米奇，您大概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我和家父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发生争吵的事吧，在我生母去世之后，他趁火打劫，把她留给我的遗产全部独吞了……因为全城人已经在七嘴八舌地谈论此事……因为这里的人就爱七嘴八舌地议论不应该议论的事……此外，您也可能听格鲁申卡说过……对不起：应当说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听我万分尊敬的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过[①]……”米佳这样开始道，刚开口就结结巴巴起来。但是我们并不准备逐字逐句地复述他的原话，而只想说个大概。他说，事情在于他米佳还在三个月以前就故意（他正是用“故意”二字，而不是说“特意”）去向一位省城的律师，“向一位

① 格鲁申卡是阿格拉费娜的小名。直接称呼人家的小名似嫌过于随便。

名律师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科尔涅普洛多夫咨询过，库兹马·库兹米奇，您大概听说过这个人吧？大脑门，几乎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也认识您……对您极口称誉……”米佳又一次结结巴巴起来。但是他的结巴并没有使他住口，他立刻跳过这段不说，滔滔不绝地继续说下面的。他说，这位科尔涅普洛多夫先生详细询问了，并且仔仔细细地看了米佳所能提供的全部文件（关于文件云云，米佳说得很含混，急匆匆地一带而过）后说，契尔马什尼亚村理应属于他米佳，因为这是他母亲的遗产，关于该村的归属问题，的确可以打官司，把这老浑蛋打个措手不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门都是关着的，这空子该怎么钻，司法界是知道的。”一句话，甚至可以指望让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再拿出大约六千卢布来，甚至拿七千也说不定，因为契尔马什尼亚说到底至少总值两万五吧，甚至两万八也说不定，“三万，三万，库兹马·库兹米奇，您想想，我从这心狠手毒的人身上连一万七也没拿到！……”他说，我米佳当时悔不该把这事给撂下了，因为我不会打官司，可到这里来以后又被这老家伙的反诉弄得傻了眼（说到这里，米佳又语无伦次起来，又来了个急转弯，跳了过去），他说：因此，最尊贵的库兹马·库兹米奇，您是否愿意收下我对于这个恶棍的一切权利，只要您先付给我三千卢布就成……您绝对不会吃亏的，对此我可以用人格担保，用人格担保，恰恰相反，您可以用三千赚到六千或者七千……最要紧的是“甚至今天”就能把这事给了了。“以后我可以去找公证人，给您，怎么说呢，或者随便干什么吧……一句话，干什么我都同意，我可以立您要我立的一切字据，一切我都可以签字……其实，只要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立一个字据，立此存照，只要可以这样做就行，最好今天上午……您只要把那三千卢布先给我就成……因为在咱们

这座小城里哪个资本家能敌得过您哪……这样您就救了我，不让我……一句话，您就救了我这可怜的人，为了一件最最高尚的事，为了一件至高无上的事……因为我对一个女人抱有最最高尚的感情，您对这个女人知之甚深，而且您对她像父亲一样关怀备至。如果您不是像父亲一样对她关怀备至，我也就不会来找您了。而且，也不妨这么说吧，这里有三个人顶上牛了，因为命运是十分可怕的东西，库兹马·库兹米奇，要承认现实！因为早就该把您排除在外了，那就只剩下两个人在顶牛啦，正如我刚才所说，这话也许说得不恰当，但是我不是搞文学的。就是说其中一人是我，另一人是那浑蛋。现在请您选择吧：要我，还是要那个浑蛋？现在一切都捏在您手里了——三个人的命运和两种选择……对不起，我说乱了，但是您会懂的……我从您那可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您懂了……如果您不懂，我今天就去跳河，肯定！”

米佳用这“肯定”二字中断了他那荒谬的演说，他说罢就从座位上跳起来，等候对他这一愚蠢的建议做出答复。说到最后那句话时，他忽然失望地感到一切都吹了，主要是他乱说一气，说了一大堆废话。“说来奇怪，到这儿来的时候还觉得一切很好，可现在却觉得全是胡说八道！”他那大失所望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样的想法。当他说话的时候，老人一直端坐在那里，注视着他，目光里一副冷酷的表情。然而，让他等了约莫一分钟以后，库兹马·库兹米奇终于用坚定而又闷闷不乐的声调说道：

“对不起，我们不做这样的买卖。”

米佳突然感到两腿发软。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库兹马·库兹米奇。”他脸色苍白地苦笑着，喃喃道，“您说，我现在岂不是完蛋了吗？”

“对不起，先生……”

米佳一直站着，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突然发现老人的脸上有块肌肉动了一下。他打了个哆嗦。

“您要明白，先生，我们做这种生意是不合适的，”老人慢条斯理地说道，“打官司，请律师，非要了我的命不可！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倒有个人，您可以去找他试试……”

“我的上帝，这人是谁！您让我又活过来了，库兹马·库兹米奇。”米佳忽地嘟嘟囔囔地叫道。

“这人不是本地人，再说他现在也不在这里。他原来是农民，现在做木材生意，外号叫密探。他想买你们那个契尔马什尼亚的一座小树林，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已经谈了一年了，在价钱上老谈不拢，这事您也许听说过。现在他刚好又来了，现在住在伊利英村的神父家，离犍牛驿大约十二俄里，在伊利英村。关于这桩买卖，即买林子的事，他给我来过几封信，他想听听我的意见。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本人也想去找他。因此，如果您抢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头里，把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事向密探提出来，说不定，他……”

“这主意太妙了！”米佳兴高采烈地打断道，“正是他，正是对他有利！他在讨价还价，向他要高价，而现在正是这片地产的文据要给他，哈哈哈！”米佳突然发出一长串短促的干笑，笑得完全出乎意料，笑得连萨姆索诺夫的脑袋也哆嗦了一下。

“我该怎么谢您呢，库兹马·库兹米奇。”米佳热情地说。

“甭谢，您哪。”萨姆索诺夫低下了头。

“但是您知道不知道，您救了我的命，噢，我有一个预感，是这预感让我来找您的……那好，我就去找那个牧师！”

“不必言谢，您哪。”

“我要赶紧去，插翅飞去。您身体不好，打扰您了。我一

辈子忘不了您，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对您这么说的，库兹马·库兹米奇，是一个俄——俄罗斯人！”

“没错，您哪。”

米佳抓住老人的手，本来想摇晃两下，但是在老人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道凶光。米佳缩回了手，但是他又立刻自责多疑。“他这是累啦……”这想法在他脑海里一闪。

“为了她，为了她，库兹马·库兹米奇！您明白吗，这是为了她呀！”他突然嚷了一嗓子，嚷得全客厅都听见了，接着一鞠躬，就匆匆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大步流星地向出口走去。他高兴得浑身哆嗦。“本来一切快要完蛋了，突然一个保护神从天而降，救了我的命，”他脑海里倏忽闪过，“既然像这老头儿这样的生意人（真是一个高尚至极的老者，多气派！）给我指点迷津，那……那，当然，这是十拿九稳的。现在我就飞去。半夜前赶回来，半夜里赶回来，到那时事情就胜券在握。难道这老头儿还会拿我打哈哈吗？”米佳在回家的路上，不胜感慨地想道，当然，他也不会有别的想法，即，要么这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出的精明的主意——他深知个中奥秘，也深知这密探（这绰号还真怪！）的底细，要么——要么就是这老头儿拿他打哈哈！唉！这后一个想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后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当整个惨案已经发生之后，萨姆索诺夫老人自己也笑眯眯地承认，他当时是拿大尉打哈哈。这是一个居心险恶、对人冷酷和以戏弄他人为乐的人，再加上一种对他人的病态的憎恶。究竟是因为大尉那副欢天喜地的模样呢，还是因为这个“挥金如土的浪荡子”竟然愚蠢地以为他萨姆索诺夫会上他的当，相信他那荒唐的“计划”呢，还是因格鲁申卡而引发的醋意（这“荒唐鬼”正是为了她才来向他兜售这个荒唐的赚钱“计划”的）——我不知道当时究竟是什么促使这老人这么

做的，但是当米佳站在他面前，感到两腿发软，无可奈何地惊呼他“完了”的时候——这时，老人无比恶毒地看了看他，便起意要拿他打个哈哈。当米佳出去以后，库兹马·库兹米奇恨得牙痒痒的，让儿子向下人发话，以后再也不许让这穷光蛋进来，连院子也不让进，要不然……

他没有把那威胁的话说完，连经常看到他发怒的儿子，也吓得打了个哆嗦。过了整整一小时后，老人甚至恨得浑身发抖，傍晚他病倒了，让下人去请“郎中”。

二　密　　探

总之，必须“快马加鞭”，可是他分文全无，连雇马车的钱也没有，就是说，他还有两枚二十戈比硬币，这就是他以往如许年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所留下的一切，一切！但是他家里还有一块早就不走了的旧的银怀表。他拿起这块银表就去找在市场上开小铺的犹太钟表匠。这钟表匠给了他六卢布，买下了他这块表。“真没料到他能给这么多！”米佳喜不自胜地叫道(他依然处在兴高采烈中)，拿起给他的六卢布，拔脚就往回跑。到家后，他又向房东借了三个卢布凑了凑数。房东很喜欢他，虽然他就剩下这几个钱了，还是很乐意地借给了他。米佳因为心里高兴就立刻向他们公开了自己的秘密，说他的成败在此一举，还告诉他们（自然是急匆匆地告诉他们的），他刚才向萨姆索诺夫提出的几乎整个“计划”，然后又讲了萨姆索诺夫的决策，自己对未来的希望，等等，等等。就是在此以前，房东家也知道他的许多秘密，因此一直把他当自己人看待，认为这老爷没一点儿架子。米佳就这样凑了九个卢布，派人去雇

了一辆到犍牛驿的驿车。但是这样一来，就使人记住了并且显露出有这样一件事，即“在某某事发生的前一天中午，米佳身无分文，他为了弄钱曾卖了一块表，又向房东借了三个卢布，而且这一切都有见证。”

我预先把这事点出来，以后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米佳马不停蹄地赶往犍牛驿时，虽然容光焕发，喜形于色，满以为“所有这些事”终于有了眉目，可以一了百了了，然而他又怔忡不安地担心：现在他不在，格鲁申卡会怎样呢？如果恰好就在今天她终于拿定主意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咋办？因此他才对她不辞而别，还关照房东不管什么人来找他，绝对不能告诉他们他的去向。“一定，一定要在今天傍晚前赶回来，”他风尘仆仆地在车上颠簸的时候，一再自言自语道，“干脆把这密探也拽到这里来得了……在这里办一应手续……”米佳提心吊胆地这样幻想着，但是，呜呼，他的幻想命中注定绝不可能按照他的“计划”实现。

第一，他从犍牛驿出发，走上村间小道时，为时已晚。这段小道不是十二俄里，而是十八俄里。第二，伊利英村的神父到邻村去了，他没碰到。当米佳仍旧坐原来的马车（马已累得够戗）出发到邻村去，终于在那里找到他以后，黑夜差不多已经降临了。这神父表面看去是个胆小怕事而又很和气的人，立刻向他解释说，这密探起先倒是住在他家，但是现在他到苏霍伊村去了，今天就留宿在那边看林人的木屋里，因为他也在那儿做木材生意。米佳使劲求他马上领他去找那密探，“因为这样无异于救他一命”，起初，神父有点犹豫，不过还是同意了陪他去苏霍伊村，显然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但是偏赶上神父劝他还是“走”去的好，因为总共只有一俄里“多一丁点儿”。

不用说，米佳同意了，于是便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以致可怜的神父只好跟在他后面一路小跑。他人还不老，但十分小心谨慎。米佳立刻也跟他谈起了自己的“计划”，他热烈而又神经质地想请他出出主意，怎样跟密探打交道，就这样说了一路。神父注意地听着，却很少出主意。对米佳的问题他只是搪塞：“不知道，噢，我真不知道，我哪知道这事呢”，等等。当米佳讲到他跟父亲的遗产纠纷时，神父甚至害怕起来，因为他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关系密切，事事都得听他的。然而神父却惊奇地问他，他为什么管这个做生意的农民戈尔斯特金叫密探呢，他热心地告诫米佳，虽然此人的确叫密探，但是决不能当着他的面叫他密探，因为他听了这名字会非常生气的，因此一定要管他叫戈尔斯特金，“要不然，您跟他什么事也谈不成，他都不待见您。”神父最后道。米佳仓促间感到颇惊奇，他解释说，这是萨姆索诺夫这样叫他的。一听到这情况，神父立刻把这话岔开了，如果他当时能把自己的猜想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说说，那就好啦。他当时猜想：既然是萨姆索诺夫本人让他来找这庄稼人的（而且管他叫密探），会不会因为什么事存心跟他打哈哈，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呢？但是米佳没工夫考虑“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他迈开大步，急匆匆地往前赶路，直到走到苏霍伊村以后才明白过来，他们不是走了一俄里，也不是一俄里半，而是足足走了三俄里；这使他感到很懊恼，但也只好认了。他们走进一座木屋。神父认识的那个看林人，住在这木屋的那半边，而另一半，比较干净的那一半，隔着一间过道屋，则由戈尔斯特金住着。他们走进这半边的干净木屋，点亮了蜡烛。屋里的炉火烧得正旺。在一张松木桌上放着一只已经熄灭了的茶炊，桌上还放着茶盘，一个喝光了的罗姆酒瓶，还有一瓶没有完全喝光的伏特加酒，以及吃剩下来的

一点白面包。那客人正伸直两腿躺在一张长板凳上，把外衣团成一团枕在头下，正在鼾声大作，呼呼大睡。米佳一时没了主意。“当然应该叫醒他：我的事太重要了，我匆匆赶来，今天还要急着赶回去呢。”米佳焦躁起来；但是神父和看林人却默默地站在一旁，不发表意见。米佳走过去，开始亲自叫醒他，他使劲叫他，摇他，可是睡着了的那人就是叫不醒。“他醉了，”米佳认定，“但是，主啊，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他忽然十分不耐烦地拽那睡着的人的两手和两腿，摇晃他的脑袋，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长凳上，费了老大劲之后也仅仅做到使那人跟牛似的吼了两声，接着便骂起人来，虽然吐字不清。

“不，您最好还是等一等，”神父终于开口道，“他分明醒不了嘛。”

“喝了一整天。”看林人插话道。

“上帝！”米佳叫了起来，“你们不知道我有多要紧的事，我现在是多么进退两难哪！”

“您不如等一等，等天亮了再说。”神父重复道。

“等到天亮？您就发发慈悲吧，这是不可能的！”他在绝望中差点没再次冲过去叫醒那醉汉，但是他立刻又打消了这念头，明白这完全是白费力气。神父一言不发，睡眼惺忪的看林人则阴沉着脸。

“现实多么爱跟人恶作剧呀！”米佳一筹莫展地说道。他的脸上汗如雨下。神父趁此机会便入情入理地说道：“即使把睡着的人叫醒了，既然这人喝醉了，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话，而您的事很要紧，不如留到天亮了再说……”米佳摊开两手，只好同意。

“神父，我要点着蜡烛在这里坐等，捕捉机会。他一醒，

我就跟他谈……蜡烛钱我会给你的，”他对守林人说，“住宿费也一样，你记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就成了。不过，神父，对于您，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您睡哪儿？”

“不，我得回家，您哪。我可以骑他的马，我能走到家。”他指了指守林人，“那，再见啦，您哪，祝您万事如意。”

于是就这么定了。神父骑着马走了，很高兴终于脱身了，但是仍旧惶惶然摇了摇头，在寻思：明天要不要赶在头里把这件令人蹊跷的事先报告他的恩人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呢，“要不然，万一让他老人家知道了，他会发脾气，断绝给我的恩典的。”守林人则挠了挠后脑勺，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木屋，米佳则坐在长凳上，正如他所说，在捕捉机会。一种深沉的苦恼像浓雾一样笼罩着他的心。一种深沉而又可怕的苦恼！他坐着，在想，但是一筹莫展。蜡烛结起了烛花，蛐蛐在叫，炉火熊熊的屋子里，又闷又热，令人难受。他眼前突然呈现出那座花园，花园后的小路，父亲家的那扇门被神秘地推开了，格鲁申卡匆匆地跑进了门……他从长凳上一跃而起。

“悲剧！”他咬牙切齿地说，机械地走到睡着了的那人跟前，开始看他的脸。这是个枯瘦的庄稼人，年纪还不老，一张长长的椭圆形的脸，褐色的鬈发，一把又细又长的红褐色胡子，穿着印花布衬衫和黑色的坎肩，坎肩口袋里还露出一截银怀表的表链。米佳十分憎恨地打量着这人的嘴脸，不知为什么他尤其恨他居然长着一头鬈发。最令人气恼而又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有刻不容缓的急事找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撇下了这么多的事情，累得要死，可是这个寄生虫，“我现在的整个命运都握在他手心里，他却像没事人似的鼾声大作，好像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似的。”“噢，真是命运在恶作剧！”米佳感慨道，猛然，他又完全忘乎所以地冲上前去叫醒那醉汉。他发狂

似的叫他，拽他，推他，甚至打他，但是折腾了约莫五分钟，又是毫无所获，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死了这条心，回到自己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太蠢，太蠢！”米佳不胜感慨，“而且……这一切多么不光彩呀！”他不知为什么又突然加了一句。他的脑袋开始剧痛，“要不就算了？一走了之。”他脑海里倏忽一闪，“不，等到天亮后再说吧。我偏留下，偏不走！要不，我到这里来干吗？再说没车没马，想走也走不了，现在怎么离开这里呢，噢，荒唐！”

然而，他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已经不记得他怎么打起盹来了，忽然坐在那里睡着了。他大概睡了两小时，或者更多一点。由于头疼得让人受不了，难受得想叫起来，他醒了。他的太阳穴在跳，头顶在疼；他醒来后，好久都未能完全清醒，不明白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终于明白，屋里因为烧得太热，出现了可怕的煤气中毒，说不定他会因此死去。可是那醉汉却仍旧躺在那里呼呼大睡；蜡烛流了一桌子油，都快熄灭了。米佳喊起来，跌跌撞撞地穿过过道屋，冲进看林人那边的木屋。看林人很快醒了过来，但是他听到另半拉木屋里出现了煤气中毒，虽然他也去张罗安排了一番，但却把这事看得无所谓，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使米佳觉得又好气又奇怪。

“但是他死了，他死了……那时候……那时候怎么办？”米佳大惊小怪地向他嚷道。

房门敞开了，窗户打开了，烟囱也打开了，米佳从过道屋里拎来一桶水，先把自己的头浸湿了，然后又找来一块破布，浸到水里，敷在密探的脑袋上。看林人依旧对这件事漠然处之，他打开窗户后黑着脸说：“这样就行了”，说罢又去睡觉

了，给米佳留下了一盏点着的马灯。米佳照料那个中了煤气的醉鬼，折腾了约莫半小时，一直在用湿布给他敷脑袋，已经一本正经地打算整夜不睡了，但是他实在太累了，就坐下来一小会儿打算喘口气，闭了一会儿眼睛，接着便立刻在长凳上无意识地把两腿伸直，像死人一般睡着了。

他醒来时已经非常晚了，约莫上午九点左右。太阳明亮地照进了木屋的两扇小窗。昨天那个长着一头鬈发的汉子坐在长凳上，已经穿上了长外衣。他面前已经放着一只新茶炊和一大瓶新酒。昨天那只旧瓶已经喝光，新酒瓶已经倒空了一大半。米佳一跃而起，霎时间明白了，这该死的汉子又喝醉了，而且醉得一塌糊涂，已经没治了。他睁大两眼看了他一会儿。那汉子则默默地、狡猾地看了看他，带着一种气人的镇静，甚至像米佳感觉的那样，还带着一副瞧不起人的傲慢。他急忙冲到他跟前。

“对不起，您知道吗……我……您大概听到这里的看林人说了，也就是住在那边木屋里的那个看林人：我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中尉[①]，老卡拉马佐夫的儿子，也就是您想买他的林子的那个老卡拉马佐夫……”

“你这是瞎掰嘛！”那汉子突然坚定、沉着而又一清二楚地说道。

“我怎么瞎掰了？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您总认识吧？”

“什么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我一概不认识。”那汉子好像舌头有点转动不灵似的说道。

---

①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正式军衔应是中尉（诚如他自己所说）。人家叫他“大尉”是抬举他，把他的军衔往高里说。这点人情世故，恐怕中外相通，古今相同。

“林子，您向他买林子的那主儿；您就醒醒吧。是伊利英村的神父保罗陪我到这里来的……您曾经给萨姆索诺夫写过信，是他让我来找您的……”米佳急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瞎——瞎掰！”密探又一清二楚地说道。

米佳的两条腿都冷了。

“您就行行好吧，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您可能喝醉了。您总还能够说话，能够听懂吧……要不然……要不然我就莫名其妙了！”

“你是油漆匠！”

“您就行行好吧，我是卡拉马佐夫，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我有一条建议想找您谈谈……一条财路……极其有利可图……正是有关买林子的事。”

那汉子神气活现地摸了摸胡子。

“不，你承包了，却坑苦了我。你这坏蛋！”

“我敢向您保证，您弄错了！”米佳绝望地搓着手，那汉子一直摸着胡子，突然狡黠地眯起了眼睛。

“不，你倒是给我明明白白地指出来，给我指出一条允许坑蒙拐骗的法律来，你听见啦！你是坏蛋，你明白这理儿吗？”

米佳只好灰心丧气地打了退堂鼓，突然，正如他后来所说，仿佛“有什么东西向他头部猛击了一下。霎时间他的脑子豁然开朗”，仿佛“点了一盏明灯，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他呆呆地站在那儿，感到莫名其妙，他这人总还算聪明吧，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蠢事，陷进这样的冒险举动，几乎白花了整整一昼夜工夫，还照料这密探，给他敷湿布……“可这人是醉鬼，烂醉如泥，而且还会玩命似的喝一礼拜——还在这里等什么呢？要是萨姆索诺夫让我到这里来是存心捣乱，咋办？要是她……

那咋办？噢，上帝，我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啊！……”

那汉子仍旧坐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他。要是换了另一种情况，米佳一怒之下也许真会杀了这混账东西，但是他现在浑身跟散了架似的。他慢慢地走到长凳旁，拿起自己的大衣，默默地穿上了它，走出了木屋。在另一边的木屋里，他没有找到看林人，没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十戈比零钱，放在桌上，作为住宿、蜡烛和打扰他的费用。他走出木屋后看到周围净是森林，再没别的了。他信步走去，连出了木屋应当朝哪拐——往右或是往左，他都不记得了；昨夜，他跟神父匆匆赶到这里来的时候，没注意路。他对任何人，甚至对萨姆索诺夫都不存在任何报复心理。他沿着林间的羊肠小道无意识地，惘然若失地走着，“脑袋里一片空白”，根本不在意他往哪走。他突然感到身心交瘁，如果对面来个孩子，也能把他打倒。然而他还是凑凑合合地走出了森林：突然他眼前呈现出一片收割后的光秃秃的田野，一望无际：“四周是一片绝望和死路！”他一边不断地往前走啊，走啊，一边在心里念叨。

过路人救了他：一辆出租马车拉着一位老商人在村间土路上奔驰，当他们走到他跟前的时候，米佳向他们问了路，原来他们也是到犍牛驿去的。他们交谈后，便让米佳坐上马车，把他顺路捎了去。过了约莫三小时，他们终于到了。米佳在犍牛驿立刻雇了辆进城的驿车，之后，他忽然感到饿得慌。趁车夫套车的工夫，人家给他煎了几个鸡蛋。他霎时就把鸡蛋吃光了，还吃了一大块面包，吃了一根找出来的腊肠，喝了三杯伏特加酒。他点了点饥以后，人精神了许多，心里又豁然开朗了。他坐车在大路上飞奔，催促着车夫，突然又做起了新的已是“毋庸置疑”的计划，怎么在今天傍晚前弄到“这笔该死的钱”。“你想想，你倒是想想嘛，为了这区区三千卢布竟会毁了

人的一生！”他鄙夷不屑地感叹道。“今天非解决不可！”要不是他在不断思念格鲁申卡和担心她会出什么事，他说不定又会是开开心心的了。但是一想到她，就像有把尖刀在时时刻刻捅他的心窝。他们终于到了，米佳立刻飞也似的跑去找格鲁申卡。

三 金 矿

米佳这次去看她，正是格鲁申卡提心吊胆地告诉拉基京的那一次。当时她正在等一封“急件”，她很高兴米佳昨天和今天都没来，她希望上帝保佑，在她动身以前，千万不要来，可是他却突然来了。往下的情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了把他打发走，她霎时就说服了他，请他陪她到库兹马·萨姆索诺夫家去，似乎她亟需到他家去“算账”，于是米佳立刻把她送去了，格鲁申卡在库兹马家的大门口跟他分手时，要他答应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一定来接她，以便送她回家。米佳对于这安排也感到很高兴：“她既然坐在库兹马家，说明她就不会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只要她不说谎。”他又立刻补上了这句话。但是在他看来，她大概没有说谎。他是这样一类爱吃醋的男人，只要跟心爱的女人一分开，就会立刻想入非非，只有上帝知道他会想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她怎么样啦，她对他怎么“变心”啦，等等，但是，当他胆战心惊、伤心欲绝，已经深信不疑，认定她已经对他变了心，但是重又跑到她身边以后，一眼看到这女人喜笑颜开、和蔼可亲的脸——又立刻精神抖擞，一团疑云也就立刻烟消云散了，于是便既高兴又惭愧地骂自己是醋坛子。他把格鲁申卡送去之后，就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噢，

他今天还有许许多多事要急着去办！但是起码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过得快点跟斯梅尔佳科夫打听一下，昨晚那里有没有出什么事，她总不至于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吧，真要命！”这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所以他还没来得及跑回自己房间，心里就七上八下，那股醋劲儿又上来了。

醋劲！“奥瑟罗并非爱吃醋，他是轻信，”普希金说①，仅仅这一见解就足以证明我们这位伟大诗人看问题异常深刻。奥瑟罗之所以心碎，他的整个世界观之所以出现混乱，无非是因为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奥瑟罗决不会躲起来，在暗中监视、窥探：他对人是轻信的。相反，必须费尽力气去启发他，推动他，挑逗他，才能使他想到妻子可能变心的事情上去。真正的醋坛子却不是这样。简直难以想象，一个爱吃醋的人竟能丝毫不受良心谴责地去干种种可耻的勾当和道德败坏的事，倒不是说这都是些庸俗和灵魂肮脏的人。相反，有些人具有高尚的心灵，纯洁的爱情，而且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同时他又可以躲到桌子底下，收买一些卑鄙已极的小人，心安理得地去干种种暗中监视和窃听之类极端卑鄙恶劣的勾当。奥瑟罗决不能容忍变心——倒不是不能原谅，而是不能容忍——虽然他心地宽厚，具有一颗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可是真正的醋坛子就不是这样了：简直难以想象，有些爱吃醋的人又多么容易既往不咎，这是所有女人都知道的。一个爱吃醋的人非常快（不用说，是在大吵了一场之后）就能，就会宽恕比如说已经几乎被

① 普希金曾在19世纪30年代写的一篇随想录中说：“奥瑟罗生性并非爱吃醋——相反，他很轻信。伏尔泰是懂得这点的……”（见《普希金全集》，俄文版，第12卷，1949年，第157页）按：奥瑟罗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1604）的主人公。

证实了的背叛，已经被他亲眼看到的拥抱和亲吻，比如说，只要他同时能够多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而且他的情敌从这一刻起就将远走他乡，浪迹天涯，要不就是他将亲自把她带走，远走高飞，到这个可怕的情敌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去。不用说，这种既往不咎只是暂时的，因为即使这个情敌当真销声匿迹了，可是到了明天，他又会向壁虚构出另一个情敌，又开始对这“新情敌”吃起醋来。看来，这种必须时刻窥探的爱情又有什么味道呢？这种必须使劲提防的爱情又有什么价值呢？但是真正的醋坛子对此是永远不会明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说真格的，他们中间也常常有甚至心灵高尚的人。颇有意思的事还有，这些心灵高尚的人站在一间斗室里，在偷听和监视，虽然“他的高尚的心”清楚地懂得他自愿去干的这种事是非常可耻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起码他躲在斗室里的那一刻，他永远不会感到于心有愧。米佳一看到格鲁申卡，醋劲就烟消云散，而且片刻之间就会变得十分轻信，也十分高尚，甚至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从前居然会有这么不好的感情。这无非说明，在他对这个女人的爱情里包藏着某种比他自己所想的要高尚得多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情爱，并不仅仅是他曾向阿廖沙谈及的单一的“身体的曲线”。但是回过头来，只要一不看见格鲁申卡，米佳又疑神疑鬼起来，怀疑她是否又犯贱，又诡计多端地变了心。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竟没感到一丝一毫的良心谴责。

总之，他心中的醋劲又发作了。无论如何，必须赶快。第一件事，必须暂时先挪借哪怕一小笔钱来。昨天那九卢布几乎全部花在那趟出门上了，而身无分文不用说是寸步难行的。但是，他方才坐在马车上琢磨自己的新计划时，便想好了上哪去暂时挪借一下。他有两支上好的决斗用的手枪，带有子弹，他

之所以至今没把它抵押出去，无非因为在他所有的东西里他最喜欢这两支手枪了。他在京都饭店早就跟一个年轻官员有点头之交，而且在这饭馆里他不知怎么还听说，这个单身而又手头非常阔绰的官员酷爱武器，专买手枪、左轮枪和短剑，然后挂在自家的墙壁上，供朋友观赏，以资炫耀，他很懂行，能头头是道地给人讲解手枪的型号，怎么装子弹，怎么射击，等等。米佳毫不犹豫地便动身去找他，向他提出用那两支手枪做抵押先借十个卢布。那官员高兴地劝他把这两支手枪干脆卖给他得了，但是米佳不肯割爱，于是那人借给了他十个卢布，并声称他无论如何不要任何利息。他俩分手的时候已是好朋友了。米佳行色匆匆，急忙赶往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房后他惯去的那座凉亭，以便快点把斯梅尔佳科夫叫出来。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另一件事，即我在下面将要讲到的某件怪事发生以前的三小时或四小时，米佳身无分文，他还用心爱的东西做抵押向人借了十个卢布，可是突然之间，过了三小时，他手头又有了几千卢布……不过这是后话，现在言之过早。

在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邻居）家，他听到了一个使他异常震惊和不知如何是好的消息：斯梅尔佳科夫病了。听说他摔下了地窖，接着便得了羊痫风，请来了大夫，以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对他的关注等等；他还饶有兴趣地听到他二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已经在今天早晨乘车去莫斯科了。“他想必先我一步途经犍牛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想，但是斯梅尔佳科夫的病却使他感到异常不安。“现在怎么办呢，谁来替我监视她的行踪，谁来替我通风报信呢？”他紧逼着盘问那两个女人：昨晚她俩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她俩很清楚他要打听什么，一再告诉他昨晚毫无动静：谁也没来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在这里过的夜，“一切

都平安无事”。米佳沉吟片刻。毫无疑问，今天也必须戒备，但是在哪戒备呢：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还是在萨姆索诺夫家的大门口呢？他决定两边都去，一切视情况而定，而现在，现在……问题在于他现在有个计划，方才他在马车里想好的一个新计划，一个已经十拿九稳的计划，执行这一计划现在已经不能再拖了。米佳决定牺牲一小时来做这件事：“一小时解决一切，把一切打听清楚，然后，先上萨姆索诺夫家去，问清楚格鲁申卡是不是在那里，接着就立马回到这里，十一点以前守在这里，然后再到萨姆索诺夫家去接她，送她回家。”他决定就这么办。

他飞快地跑回家，稍事梳洗，刷干净衣服，穿戴好后，便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去了。可叹的是，他的计划就在于此。他打定主意要向这位太太借三千卢布。主要是他忽然灵机一动，信心十足地认为，她决不会拒绝他。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把握，为什么他不早到这儿来，到这个，可以说吧，同类人这里来，而要先去找萨姆索诺夫这个气质迥异的人呢？他甚至不知道该跟这种人怎么说话，但是问题在于，最近一个月来，他跟霍赫拉科娃太太几乎完全视同陌路，即使过去，他跟她也不甚熟稔，再说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她根本不想见他。一开始，这位太太就恨透了他，究其因，无非是因为他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未婚夫，而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希望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干脆把他给甩了，嫁给“可亲可爱、举止优雅、像骑士般有教养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而米佳的作风，她简直恨透了。米佳甚至还取笑她，有一次还说她，说什么这位太太“活泼放肆到了毫无教养的地步”。今天上午，在马车里，他忽然心血来潮，想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她既然不愿意我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且不愿意到了这种程度

（他知道几乎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那她现在为什么不干脆借给我三千卢布，让我撇下卡佳，用这笔钱永远离开这里呢？这些养尊处优的上流社会太太，如果一心想要得到什么，只要能够如愿以偿，她们是什么也不吝惜的。再说她又非常有钱。”米佳暗自思忖。至于说到这计划本身，则跟过去一模一样，即以自己对契尔马什尼亚的产权做交换，但是已不能像昨天向萨姆索诺夫提出时那样从生意上着眼，也不能像昨天引诱萨姆索诺夫那样来引诱这位太太，似乎用这三千卢布可以捞到加倍的好处，捞到六千卢布或七千卢布，而只是简简单单地作为借款的高尚的保证。米佳对这个新想法越想越来劲，简直到了欢天喜地的地步，每逢他有什么心血来潮的事，每逢他做出什么突如其来的新决定，他一向都这样。每逢他有什么新想法，他就跟着了迷似的全力以赴。但是当他踏上霍赫拉科娃太太家的台阶之后，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背上不寒而栗：直到这一秒钟他才完全意识到，而且已经像数学般清楚地意识到，这已经是他最后一线希望了，如果这事告吹，他在这世上就走投无路了，“除非为了这三千卢布去杀人，去抢劫，此外别无他法……”当他拉门铃的时候，正好七点半。

起先，事情似乎颇有希望：他刚通名报姓，有事求见，女主人就非常快地接见了他。“倒像早在等候我似的，”这想法在米佳的脑海里倏忽一闪，然而，当下人刚把他领进客厅，女主人就忽地几乎跑了出来，并向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她正在恭候大驾……

“我正在等候尊驾光临。要知道，我根本不敢指望您会光临寒舍，您说是不是，然而我却在恭候大驾，您对我的这种直觉一定会感到惊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可是我今天一上午都充满了信心，今天，您一定会光临寒舍。”

“这的确令人惊奇，太太，”米佳说道，笨手笨脚地坐了下来，“但是……我此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中的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对我非常重要，太太，对我一个人，我急于……”

“我知道，您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倒不是什么预感，也不是倒行逆施地在寻求什么显灵，（关于佐西玛长老的事您听说了吗？）这是十拿九稳的：您不能不来，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您不能不来，这是十拿九稳的。”

“实事求是，太太，就是这理儿！不过，请允许我谈谈……”

“就应该实事求是嘛，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现在举双手赞成实事求是，关于显灵云云，我已经吃够了苦头。您听说佐西玛长老死了吗？”

“没有，太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米佳感到有点诧异。他脑海里掠过了阿廖沙的面容。

“就在今天凌晨，您想想……”

“太太，”米佳打断道，“我现在能想的只有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如果您不拉我一把，一切都会完蛋的，而且我头一个完蛋。请原谅我用词粗俗，因为我心急火燎，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知道，我知道您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全知道，您也不可能有另一种心情，反正不管您说什么，我早就统统知道了。我早就考虑过您的命运了，我一直在注视您的命运，研究您的命运……噢，请相信我，我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心理医生，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太太，如果您是个富有经验的医生的话，那我也是个富

有经验的病人嘛，”米佳勉强说了句客套话，“我预感到，既然您这样关注我的命运，您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使我不致毁灭，但是为了做到这点，请允许我向您谈谈我冒昧前来向您提出的一个计划……还有我想求您答应的一件事情……我此来，太太……”

“别说啦，这全是次要的。至于要我帮忙，我一向乐于助人，您也不是头一个，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大概听说我有个表妹别利梅索娃太太了吧，从前她丈夫也是要毁啦，完蛋啦，正像您刚才一针见血地说的那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怎么办呢，我指点他去养马，现在他发啦。您懂得养马吗，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我一窍不通，太太——哎呀，太太，我一窍不通！”米佳神经质地、不耐烦地叫道，甚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太太，我只求您听我把话说完，只求您给我两分钟时间，让我随便谈谈，让我先向您和盘托出，谈谈我带到这里来的整个计划。再说我需要抢时间，我有非常急的急事！……”米佳歇斯底里地叫道，他觉得她马上又要开口说话了，希望能压过她的声音。“我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找您的……我已经彻彻底底走投无路了，想向您借三千卢布，但是有可靠的，十分可靠的抵押，太太，有绝对可靠的保证！只要您允许我讲下去……”

“这事您就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吧！”霍赫拉科娃太太也向他挥挥手，不让他说下去，“反正不管您说什么，我早就统统知道啦，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您想借一笔钱，您需要三千卢布，但是我要给您更多，多得数不清，我一定救您于水火之中，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但是您必须听从我的指点！”

米佳又从座位上跳起来。

“太太，难道您当真这么大慈大悲吗!”他异常动情地叫了起来，“主啊，您救了我。太太，您是在救一个即将横死枪下的人……我对您真是感激不尽……”

“我要给您的是比三千卢布多，多得没边儿，没边儿!”霍赫拉科娃太太叫道，喜气洋洋地看着米佳兴高采烈的样子。

“多得没边儿？但是我不要这么多呀。只有这要我命的三千卢布才是我必需的，我此来是以无限感激之情向您对这笔借款提供保证，并向您提出一个计划，这计划是……”

“别说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说到做到。”霍赫拉科娃太太打断道，显得既乐善好施又得意扬扬。“我答应救您就一定救您。我一定像救别利梅索夫一样救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对金矿有何高见?”

“太太，您说金矿！我从来没有想过金矿。”

“可是我倒替您想过！我抱着这个目的注意您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每当您从一旁走过，我都看着您，看了一百次了，我对自己反复念叨：这可是一个刚强有力的人，这种人应当上金矿。我甚至研究过您走路的姿势，认定：这人准能找到许许多多金矿。”

“根据走路的姿势就能断定，太太?”米佳微笑道。

“那有什么，就是根据走路的姿势嘛。怎么，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难道您能否认可以根据走路的姿势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吗？自然科学也证实了这个道理。噢，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现在赞成实事求是了。从今天起，从修道院里发生了那件事起（这事太伤我的心了），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张实事求是的人了，我要投身去做实际工作。我的病好了。

够了！正如屠格涅夫所说[①]。”

“但是，太太，您这么慷慨解囊，答应借给我的那三千卢布……”

“少不了您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霍赫拉科娃太太立刻打断道，“这三千卢布等于已经放在您口袋里了，而且不是三千，而是三百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最短时间内。我要对您说出您的想法：您一定会找到金矿，赚到几百万卢布，然后回来，成为一个大人物，推动我们，使我们一心向善[②]。难道能把一切的发财机会统统让给犹太佬吗？您要盖大楼，办各种企业。您要救济穷人，穷人就会祝福您。如今是铁路时代，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现在我国的财政拮据，那时候财政部就会知道您，而且离不开您。我国的卢布贬值使我夜不能寐[③]，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人们对我在这方面知之甚少……”

“太太，太太！”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带着不安的预感，又打断她的话道，“我也许会非常非常乐意听从您的忠告，您的聪明的忠告，太太，我说不定会到那儿……会到金矿去

---

① 《够了》是屠格涅夫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全名为《够了。摘自一位已故艺术家的手记》(1865)。作者在这里对屠格涅夫进行了调侃。“够了”是这篇小说的主旨，小说开宗明义就说：“‘够了！’我对自己说，这时，我已倦于攀登峻岭，两条腿载着我往下滑，滑向寂静的小溪边；‘够了！’我再说一遍……‘够了！’我说第三遍……”（戴启篁　译）。此外，作者在《群魔》中也曾对屠格涅夫的这部作品做过讽刺性模拟。

② 据俄国学者研究，霍赫拉科娃太太建议米佳到西伯利亚去开金矿，然后回来为大家谋福利——这一想法，来自法国作家乔治·桑的小说《莫普拉》(1837)。

③ 19世纪70年代，俄国因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军费开支，经济情况恶化，卢布一再贬值。

的……然后再回来跟您详谈这事……甚至会多次回来……但是现在这三千卢布，您如此慷慨答应的这三千卢布……噢，如果今天能到手，那我就有救了……就是说，您知道吗，我现在连一小时，连一小时这点时间也耽搁不起呀……”

“别说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别说了！”霍赫拉科娃太太固执地打断道，“现在的问题是：您到底去不去金矿，您是不是彻底拿定了主意，您要给我一个铁板钉钉的回答。”

“去，太太，以后去……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但是现在……”

“请稍候！”霍赫拉科娃太太叫道，说罢便跳起来，跑到一张有无数抽屉的非常气派的办公桌前，好像急匆匆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拉开一个又一个的抽屉。

“三千卢布！”米佳想道，压住了心跳，“而且说给就给，不写任何文书，不要借据……噢，多大方！这女人真太好了，只要不这么唠叨就成……”

“找到了！”霍赫拉科娃太太回到米佳身边，高兴地叫道，“我找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银圣像，用带子系着，也就是有时同贴身十字架挂在一起的那种圣像。

“这是从基辅请来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她虔诚地继续道，“从大殉道者瓦尔瓦拉的圣尸上请下来的。[①] 让我亲自挂到您的脖子上，并用它来祝福您走上新生活，建立新功德。”

她还当真把圣像套上了他的脖子，还要帮他塞进去。米佳

① 瓦尔瓦拉（约 3—4 世纪）的干尸于 7 世纪初移灵基辅。这位圣徒被认为是火灾和航海遇难者的保护神。

非常尴尬地弯下腰来配合她，最后总算把圣像穿过领带和衬衫领子塞了进去，挂到胸前。

“现在您可以走了！”霍赫拉科娃太太说，庄严地又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太太，我十分感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的……这片情意了，但是……您不知道现在时间对于我有多么宝贵！……我希望您慷慨解囊借给我的那笔款子……噢，太太，您的心肠那么好，您对我的慷慨大方又那么令人感动，”米佳突然精神振奋地说道，“那么就请您允许我向您公开一件事……不过，这事您早已经知道了……我爱上了这里的一个人……我对卡佳……我想说的是我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变了心，噢，我对她实在残忍，实在可耻，但是我在这里爱上了另一个……另一个女人，太太，您也许瞧不起这女人，因为您一切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就是撇不下她，就是撇不下呀，因此现在这三千卢布……”

“您要撇下一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霍赫拉科娃太太口气十分坚定地打断他道，“要撇下一切，尤其是女人。您的奋斗目标是金矿，至于女人，根本就无需带去。以后，等到您腰缠万贯，衣锦荣归之后，再在最高的上流社会给自己找个心上人。这应当是个知书识理、不存偏见的现代女性。到那时候，现在还刚刚提出的妇女问题也正好迎刃而解，就会出现新的女性……”

“太太，您扯哪儿去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差点没有双手抱拳地求她。

“我说的话一点没离谱，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说的正是您亟待解决、梦寐以求的问题，只是您自己不知道罢了。我一点不反对现在提出的妇女问题，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妇女的发展以及最近的将来妇女在政治上起的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我也有女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外人在这方面对我也知之甚少。我已经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给谢德林。这位作家在妇女的使命问题上对我做了许多指点，因此我去年给他写了一封匿名信，就两行字：‘我要拥抱您，我要亲吻您，我的作家，为了现代的女性，务请再接再厉。’下面的署名是：‘母亲’①。我本来想署名‘现代母亲’，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就署‘母亲’二字算了：更具精神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再说‘现代’二字容易使他们想起《现代人》② ——由于现今的检查制度，这回忆对于他们实在有点痛苦……哎呀，我的上帝，您怎么啦？”

“太太，”米佳终于跳起来，在她面前合十当胸，无可奈何地央求道，“太太，您真让我啼笑皆非，如果一再拖延您那么慷慨大方地……”

“那您就哭吧，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那您就哭吧！哭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因为您将要走上这样一条路！哭一哭可以使您感到轻松些，然后再回来，那时候您就会欢天喜地了。您会特意从西伯利亚快马加鞭地赶回来看我，以便同我分享快乐……”

“但是请您也让我，”米佳突然吼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作家谢德林的论战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一直继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这里说的霍赫拉科娃太太写给谢德林的信，颇似 1876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过的一位匿名女士写给他的信。因为这里提到了谢德林的名字，曾引起谢德林在《祖国纪事》上反唇相讥。

② 《现代人》是 1836 年由普希金创办的杂志，1847 年后，先后由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和谢德林主办。1866 年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被迫停刊。

求您了，请告诉我，今天我能不能拿到您答应的那笔款子？如果不能，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钱？”

“什么款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就是您慷慨地……答应借给我的三千卢布呀哇……”

“三千？您说卢布？哎呀，不，我没有三千卢布。”霍赫拉科娃太太既镇静又诧异地说道。米佳惊呆了……

“那您怎么……刚才……您说……您甚至说，这钱等于已经放在我口袋里了呢……”

“哎呀，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就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金矿……没错，我答应给您比三千卢布还多，多得没边儿，我现在全想起来了，但是我说的只是金矿啊。”

“那钱呢，那三千卢布呢？”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腾地升起一股无名火，叫道。

“噢，如果您指的是钱，那我没钱。我现在身无分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现在正好跟我的管家在干仗，前几天，我自己还跟米乌索夫借了五百卢布呢。不，不，我没钱。而且，您知道吗，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即使有钱，我也不能借给您。第一，我从来不借钱给任何人。借钱给别人无异于挑起彼此不和。至于您，我更不能借钱给您了，因为我爱您，所以不能借给您钱，为了救您，所以不能借钱给您，因为您现在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金矿，金矿，金矿！……”

“噢，见鬼！……”米佳突然吼叫起来，用足力气猛击了一下桌子。

“哎——哎呀！”霍赫拉科娃吓得大叫起来，飞也似的躲到客厅的另一头。

米佳啐了口唾沫，快步走出了屋子，出了大门，走到大街

上，走进一片黑暗！他像疯子似的走着，捶打着自己的胸脯，也就是两天前的晚上，在大道上，在黑暗中，他同阿廖沙最后一次见面时捶打自己胸脯的那地方。他捶打胸脯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借此表示什么呢——这暂时还是个秘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他当时甚至向阿廖沙也没公开这秘密，但是这秘密却包含着对他来说远甚于奇耻大辱的东西，包含着彻底完蛋和自杀；他已经横下一条心，如果他弄不到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那三千卢布，并以此来除去自己胸脯上，“胸脯上的那个地方”，他所承受的压迫着他良心的奇耻大辱的话，他就自杀。这一切我以后自会向读者彻底解释清楚的，但是现在，在他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之后，这个体力上如此强壮的男人，才离开霍赫拉科娃家走了没几步，就突然跟个小小孩儿似的泪下如雨。他走着，忘乎所以地用手背擦着眼泪。他就这样走到了广场，突然感到他全身碰到了一样东西。发出了一个小老太婆的尖声号叫，他差点没把她撞倒在地。

“主啊，差点没把我撞死！你怎么跌跌撞撞的，真是个愣头青！”

“怎么，是您？”米佳在黑暗中看清了那小老太婆的脸，叫道。这就是伺候库兹马·萨姆索诺夫的那个年老的女用人，昨天米佳就曾经十分注意她。

“可您到底是谁呀，老爷？”那小老太婆完全换了一种声音说道，“黑灯瞎火的，我认不出您哪。”

“您不是住在库兹马·库兹米奇家，伺候他老人家的吗？”

“没错，老爷，刚才我跑去找普罗霍雷奇来着……我怎么认不出您来了呢？”

“告诉我，大妈，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还在你

们家吗？"米佳迫不及待地问道，"方才是我亲自陪她去的。"

"她来过，老爷，来过，坐了一会儿就走啦。"

"怎么？走啦？"米佳叫了起来，"什么时候走的？"

"说话就走啦，在我们那儿就待了一小会儿。给库兹马·库兹米奇讲了个故事，把他逗笑了就一溜烟儿地走啦。"

"瞎说，该死的东西！"米佳大喝一声。

"哎——哎呀！"小老太婆叫道，但是米佳转身就不见了；他撒腿就往莫罗佐娃家跑去。这时，格鲁申卡正向莫克罗耶疾驰而去，离她动身还不到一刻钟。费尼娅跟她奶奶（厨娘马特廖娜）正在厨房里，"大尉"冷不防跑了进去。费尼娅看到后就拼命喊起来。

"你喊？"米佳吼道，"她在哪儿？"但是还没让吓傻了的费尼娅回答一个字，他就霍地扑翻身躯跪倒在她脚下：

"费尼娅，看在主基督的分上，告诉我她上哪儿啦？"

"老爷，我什么也不知道，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什么也不知道，打死我，我也不知道，"费尼娅赌神罚咒地说，"您方才不是跟她一块出去的吗……"

"她回来了！……"

"亲爱的，她没回来，我用上帝的名义起誓，她没回来！"

"胡说，"米佳叫起来，"看你吓成这样，我就知道她上哪儿了！……"

他撒腿就往外跑。吓坏了的费尼娅很高兴，居然让她很轻易地对付过去了，但是她很清楚，他只是没工夫罢了，要不然的话，她准没好果子吃。但是他跑出去时有一件十分出人意料的举动，终究使费尼娅和马特廖娜老太婆吃了一惊：桌上放着一只铜研钵，研钵里有个不大的铜杵，一共才四分之一俄尺长。米佳跑出去时，一只手已经拉开了门，另一只手忽地顺手

抄走了研钵里的铜杵，塞进了一侧的衣兜，就这样拿着铜杵跑了。

“啊，主啊，他要杀人！”费尼娅举起双手一拍。

四　黑　暗　中

他跑哪儿去了呢？明摆着：“除非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儿，她还能上哪儿？离开萨姆索诺夫以后，她就直接跑去找他了，现在这已经一清二楚。整个阴谋，全部骗局，如今昭然若揭……”这一切像旋风般掠过他的脑海。他没有跑到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的院子里去：“用不着去那儿，根本用不着……千万不要去惊动她们……她们会立刻跑去通风报信，出卖我的……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肯定是同谋，斯梅尔佳科夫也是，也是，全被收买了！”他心里另有打算：他穿过胡同，绕了一个大圈，绕过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私宅，跑过德米特罗夫大街，然后跨过一座小桥，一直跑到房后的一条背静的小胡同里，这里空空荡荡，一边是用篱笆隔开的邻居的菜园子，另一边是一堵结实的高墙，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花园四面围住。他立刻看中了一个地方，据说，这里似乎就是那臭丫头利扎韦塔从前翻墙进去的地方。“既然她能爬过去，我怎么会爬不过去呢？”天知道他脑子里为什么会闪过这个想法。果然，他纵身一跃，一下子就用手抓住了围墙顶端，然后使劲引体向上，一下子爬了上去，骑到墙头上。在这附近的花园里有座小澡堂，但是从围墙上还看得见正房里亮着灯的窗户。“果然不出所料，老家伙的卧室里亮着灯，她在里边！”于是他就从围墙上跳下去，进了花园，虽然他明知道格里戈里有病，

说不定斯梅尔佳科夫也当真病了，决不会有人听到他进来，但他还是本能地躲了起来，在原地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但是到处是一片死寂，仿佛存心安排好了似的。万籁俱寂，连一丝风也没有。

“只有寂静在细声低语[①],”不知为什么这行诗在他脑子里倏忽闪过，“只要没人听见我翻墙就行，大概没人听见。”他稍站片刻后便轻手轻脚地穿过花园，走过草地；绕过树木和花丛，走了很久，每走一步都蹑手蹑脚，每走一步都侧耳倾听有没有发出声响。大约走了五分钟，他终于渐渐走到那扇亮着光的窗子。他记得，在窗外，紧挨着窗，长着两丛高大茂密的接骨木和琼花。正房左侧通花园的门上锁了；他从一旁走过时曾特意仔细地查看过。他终于走到花丛，躲到花丛后面。他屏住呼吸。“现在应少安毋躁，”他想，“如果他们听到我的脚步声，现在正在侧耳倾听的话，那就让他们放心，以为听错了……不过，千万别咳嗽，别打喷嚏……”

他静候了大约两分钟，但是他的心在猛跳，有这么一小会儿工夫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行，这心跳停不下来，”他想，“再等下去我会受不了的。”他站在花丛后面的阴影里；花丛的前半部分被窗里射出的灯光照得很亮。“琼花，果子，多红的果子呀！”他悄声道，也不知道说这干吗。他悄悄地、一步一步地、蹑手蹑脚地走近窗前，踮起了脚尖。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整个小卧室都呈现在他眼前，有如托在手掌上一样。这是一个不大的小房间，中间横着一座红色的小屏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把它称之为“中国屏风”。“中国屏风，”米

① 源出普希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原文为“仿佛是——寂静在细声低语”。

佳的脑海里倏忽一闪，“格鲁申卡就躲在这屏风后面。”他开始打量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他穿着一身带条纹的新的绸睡袍，这睡袍米佳还从来不曾见他穿过，腰间还束着一条带穗的丝带。在睡袍的领子下可以看到清洁而又十分讲究的内衣，质地细密的缀有金袖扣的荷兰衬衫。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头上扎着阿廖沙曾经见过的同样的红色绷带。“衣冠楚楚，”米佳想。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站在窗子近旁，似乎在沉思，忽然，他仰起头，稍稍侧耳倾听了一下，因为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便走到桌旁，从长颈瓶里倒了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接着便深深叹了口气，又站了一会儿，心不在焉地走到窗间的穿衣镜前，伸出右手，把扎在脑门上的红色绷带略微掀起了点，开始端详还未消退的青伤和化脓的伤口。“他一个人，”米佳想，“八成只有一个人。”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从镜旁走开，突然向窗户转过身子，向窗外望了一眼。米佳霎时躲进了阴影。

“说不定她就躲在他的屏风后面，也许已经睡了。”他的心像挨了针扎似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离开了窗子。“他这是在向窗外张望，可见她没来，否则他向黑暗里张望什么？……可见，他心急火燎，不耐烦了……”米佳又立刻蹿过去，开始向窗户里张望。老人已经坐在小桌前，显然在发愁了。最后他支起胳膊，用右手托着腮帮子。米佳睁大两眼注视着里面。

“一个人，一个人！”他又反复说，“如果她在里面，他就是另一副神态了。”说来也怪：她不在这里，他心里反倒陡地升起一股奇怪的无名懊恼似的。“倒不是因为她不在里面，”米佳回过味来，又立刻自己回答自己，“而是拿不准她到底在不在里面。”据米佳后来回忆，当时他脑子非常清楚，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抓住了每一根线索。但是因为不知道和拿不定主意，他心里感到十分苦恼，而且这苦恼飞速发展，变得越来越

强烈了。“她到底在不在里面呢?”他心里愤愤然，像开了锅似的。这时，他忽然拿定主意，伸出手，轻轻敲了敲窗户框。他敲了老人与斯梅尔佳科夫约定的暗号：头两下较慢，后三下较快：笃笃笃——这暗号表示：“格鲁申卡来了”。老人打了个哆嗦，仰起头，迅速跳起来，冲到窗口。米佳一个箭步，躲进了阴影。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打开窗户，把整个脑袋都探了出来。

“格鲁申卡，你来啦？是你吗?”他声音有点发抖地悄声道，“你在哪儿，宝贝，小天使，你在哪儿呢?”他非常激动，气喘吁吁。

“一个人!”米佳认定。

“你到底在哪儿呢?”老人又叫道，把脑袋向外伸得更长了，连肩膀也伸出了窗户，他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快上这儿来；我预备了一件小小的礼物，来呀，我拿给你看！……”

“他这是指那个装有三千卢布的大信封。”米佳脑海里倏忽一闪。

“到底在哪儿呀？……难道在门口吗？我马上开门……”

老人差点全身都探出了窗口，他向右边，有花园门的那一边张望，极力想看清黑暗里的人影。再过一秒钟，等不到格鲁申卡的回答，他肯定会跑出来开门。米佳从一侧看着，一动不动，老人那使他十分厌恶的整个侧影，他那下垂的整个喉结，他那在甜蜜的期待中笑眯眯的鹰钩鼻，他那嘴唇，这一切都被从左面由屋里斜射出来的灯光照得一清二楚。一阵可怕的狂怒在米佳心中陡地升起：“这就是他，他的情敌，他的折磨者，折磨了他一生的人!”这时一种陡地升起的、突如其来的、必欲报仇雪恨而后快的狂怒。四天前，他在凉亭里跟阿廖沙谈话时，阿廖沙问他：“你怎么能说你要杀死父亲呢?”——那时他就预感到他可能产生这样的狂怒。

“我也不知道，真不知道，”他当时说，“也许我不会杀死他，可是杀死他也说不定。就怕那时候他那副嘴脸会突然使我深恶痛绝。我恨他那喉结，恨他那鼻子，恨他那眼睛，恨他那无耻的嘲笑。我对他感到一种极端的人身厌恶。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按捺不住……”

这种极端的人身厌恶愈来愈强烈，强烈到叫人受不了。米佳已经失去了自制，蓦地从兜里掏出铜杵……

正如米佳后来所说，“当时上帝守护着我”：正好就在那时候，卧病在床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醒了。那天傍晚时分，他对自己的病做了某种治疗，这种治疗法斯梅尔佳科夫曾告诉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即在他妻子的帮助下用伏特加酒再兑上一些用祖传秘方炮制的极浓的药酒擦遍全身，然后把剩下的酒一口气喝下去，喝的时候应由他妻子替他念诵“某种祷告”，然后再躺下睡觉。这酒，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也喝了，但是因为她不会喝酒，所以倒在她丈夫身旁，一下子就沉睡不醒。但是偏不凑巧，半夜里，格里戈里蓦地醒了，他想了片刻，虽然又立刻感到腰间剧痛，但还是在床上坐了起来。接着他又寻思了一件什么事，下了床，匆匆穿好衣服。也许是因为他居然睡着了，他感到内疚：“在这样危险的时刻”，宅子里居然无人巡夜。因犯羊痫风而病倒在床的斯梅尔佳科夫则毫无动静地躺在另一间小屋里。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没有动弹。“这女人醉得趴下了。”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瞅了她一眼后想，接着便哼哼哧哧地走到屋外的台阶上。当然，他也只是想从台阶上看一眼罢了，因为他还无力走动，腰和右腿疼得叫他受不了，但偏巧他忽地想起，花园的栅栏门他晚上没上锁。他是一个办事十分认真和极其精细的人，严格遵守定下的规矩和多年养成的习惯。他一瘸一拐，疼得浑身抽筋似的走下台阶，

向花园走去。果然不出所料，园门洞开。他无意识地走进了花园：也许，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什么，也可能他听到了什么声音，但是向左一看，看到老爷屋里的窗子开着，窗口已经空无一人，没人从窗里向外张望。“为什么开着呢，现在又不是夏天！”格里戈里想，突然，就在这一瞬间，花园里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在他的正前方开始闪动。在他前面大约四十步，好像有个人在黑暗中跑了过去，有个人影在飞快地移动。“主啊！”格里戈里说，他忘乎所以，也忘了腰疼，拔腿就去拦截那个跑过去的人。他抄了近路，他显然比那个跑着的人对这花园更熟悉；那人向澡堂跑去，跑过澡堂，就直奔围墙……格里戈里紧盯着他，拼命跑，紧追不舍。他跑到围墙跟前时正赶上那逃跑的人在翻墙。格里戈里情不自禁地大吼一声，扑上去用两手抓住了他的一条腿。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预感没有骗他。他认出了这个人，就是他，那个“弑父的恶棍”！

“你这弑父的凶手！”老人大喝一声，声音大得周围全听见了，但是他刚喊了这一声，就忽然跟遭到雷击似的摔倒在地。米佳又翻身下来，跳进花园，向那个被打倒的人弯下身去。米佳的手里还拿着铜杵，他随手把它扔进了草丛。那铜杵就掉在离格里戈里两步远的地方，但是并没有掉进草丛里，而是落在花园小径上，落到一个十分显眼的地方。他察看着那个躺在他面前的人，看了几秒钟。老人的脑袋上满是鲜血；米佳伸出手去摸他的脑袋。他后来记得很清楚，当时他非常想“弄清楚”他把老人的脑壳砸开了没有，还是仅仅用铜杵猛击他的头部把他“打晕过去”了。但是血流如注，哗哗地流得很厉害，霎时间一股热血涌上来，把米佳发抖的手指染红了。他记得，他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块新的白手帕（这是他去霍赫拉科娃家时带在

身边，备而不用的)，把他按在老人的脑袋上，毫无意义地去使劲擦老人头上和脸上的血。但是，整块手帕也霎时被血浸透了。“主啊，我这是干吗呢?”米佳忽地醒悟过来，“既然砸开了，现在怎么弄得清呢……再说现在还不是全一样!”他忽然无望地加了一句，“打死了就打死了吧……这是老头儿自找的，你就躺着吧!”他大声说，忽地翻身上了墙，跳进胡同，撒腿就跑。浸透了血的手帕被他揉成一团，抓在右手的手心里，他边跑边把手帕塞进外衣里侧的口袋。他拼命跑，在城里的大街上只有少数几个行人在黑暗中碰到他，以后他们还记得，这天夜里，他们遇到了一个狂奔的人。他又飞跑到莫罗佐娃家。方才，他刚走，费尼娅就立刻跑去找看门的用人头儿纳扎尔·伊万诺维奇，用“基督上帝”的名义恳求他，请他“无论今天或者明天，再也别放大尉进来”。纳扎尔·伊万诺维奇听完她的话后满口应承，但是偏巧这时候太太忽然叫他，他上楼去见太太了，半道上，他遇到了他的侄子（这是一个刚从农村来的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便吩咐他先在院子里待会儿，但是忘了向他交代大尉的事。米佳跑到大门口，敲了敲门。小伙子霎时认出了他：米佳不止一次地给过他小费。他立刻给他开了门，放他进去了，还笑容满面地急忙巴结地告诉他“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不在家，您哪。”

“她在哪儿，普罗霍尔?”米佳猛地停下来。

“方才走了。走了约莫两小时了，坐季莫费的车，去莫克罗耶了。”

“去干吗?”米佳叫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您哪。去找一个什么军官，有个人打那儿叫她去，还派来了马车……”

米佳撇下他，像疯了似的跑进去找费尼娅。

五　突然的决定

费尼娅正同她奶奶坐在厨房里，两人正准备上床睡觉。她俩满心指望纳扎尔·伊万诺维奇会替她俩挡驾，因此也没从里面插上门。米佳跑了进来，向费尼娅扑过去，紧紧掐住她的喉咙。

“快说，她在哪儿？现在她在莫克罗耶跟谁在一起？”他发狂般怒吼道。

两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

“哎呀，我说，哎呀，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马上告诉您，什么也不瞒您。”吓得要死的费尼娅像放连珠炮似的叫道，“她到莫克罗耶找那军官去了。”

“找什么军官？”米佳吼道。

“从前那个军官，就是那个老相好，五年前甩了她，跑了的。”费尼娅仍旧像放连珠炮似的说道。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放开了掐住她喉咙的手。他面色苍白，像死人般站在她面前，默默无语，但是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他猛地全明白了，她刚说半句话，他就一下子全明白了，彻彻底底地全明白了，他明白了一切。当然，在这工夫，可怜的费尼娅根本顾不上去看他到底明白了没有。她还跟他跑进来时一样坐在木箱上，眼下仍旧坐在那里，全身发抖，两手伸向前方，仿佛想要自卫似的，而且保持着这种姿势一直呆坐不动。她瞪大了两只吓坏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而当时他恰好两手沾满了鲜血。当他拼命跑来的时候，半道上，可能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门，擦了擦脸上的汗，因此脑门上，右边的

腮帮上留下了蹭上去的血迹。看来，费尼娅马上就会发作歇斯底里，老厨娘则跳起来，像疯子一样直勾勾地看着他，几乎魂飞魄散，失去知觉。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站了片刻，突然顺势跌坐在费尼娅身旁的椅子上。

他坐在那里倒不是在想什么，而是仿佛吓傻了。但是，一切都明如白昼：这军官——他知道，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是格鲁申卡自己告诉他的，他也知道一个月前他来过一封信。这么说，一直到这个新出现的人最近到来之前，这事极端保密，一直瞒着他，而且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了，而他压根儿就没理会这个人！但是，他怎么会，怎么会没想到他呢？为什么当时他竟忘掉了这军官呢？他怎么会刚一听说就立刻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呢？这就是问题了，这问题像怪物似的赫然呈现在他面前。他注视着这个怪物简直吓呆了，吓得毛骨悚然，浑身冰冷。

但是他忽然像个文文静静而又亲亲热热的小孩似的，低声而又温柔地跟费尼娅说起话来，好像完全忘记了他刚才把她吓得那么胆战心惊，那么欺负过她和折磨过她似的。他突然用一种异乎寻常的，而且在他目前的处境下甚至令人惊奇的精细开始询问费尼娅。而费尼娅虽然异样地瞅着他那满是血污的手，但也同样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甘心效劳和急巴巴的样子回答着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甚至好像急于要向他把“一切真相和盘托出”似的。渐渐地，她甚至高高兴兴地开始向他讲述一切细节，而且根本无意折磨他，而是仿佛打心眼里急于尽力为他效劳似的。她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今天发生的一切，先是拉基京和阿廖沙来访，她费尼娅给他们在外面把门，后来女主人就坐上马车走了，临走前，她还在窗口向阿廖沙嚷嚷，让阿廖沙向米坚卡问好，让他“永远记住她曾经爱过他一小时”。

米坚卡听到向他问好后，忽地苦笑了一下，他那苍白的面颊上升起一片红晕。费尼娅同时还告诉他（她由于好奇心驱使，已经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了）：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那手怎么啦，满是血！”

“是的，”米佳随口答道，心不在焉地望了望自己的手，立刻又忘记了手和费尼娅提的那个问题。他又陷入沉默之中。从他跑进来的时候算起，已经过去了约莫二十分钟。他方才的惊惧已经过去，但是他分明被一种新的不可动摇的决心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从座位上霍地站起，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

“老爷，您到底出了什么事呀？”费尼娅又指着他的手说，充满了同情，倒像在他的不幸中，她现在是他最亲近的人似的。

米佳又望了望自己的手。

“这是血，费尼娅，”他说，以一种异样的表情望着她，“这是人的血，上帝啊，干吗要流血呢！但是……费尼娅……这里有一堵墙（他望着她，倒像在给她猜哑谜似的），一堵很高的围墙，看去很可怕，但是……明天一大早，等‘太阳喷薄而出’，米坚卡就会从这堵围墙上翻过去……费尼娅，你不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围墙，不过也没什么……反正一样，明天你就会听说和明白一切的……现在就再见啦！我不会去妨碍他们的，我走开，我会走开的。祝你快快活活地活下去，我的宝贝……爱了我一小时，那就请你永远记住米坚卡·卡拉马佐夫吧……要知道，她一直管我叫米坚卡，记得吗？”

他说完这话就突然走出了厨房。而费尼娅看见他走了。倒更害怕了，几乎比他方才跑进来，向她扑过去的时候更害怕。

过了整整十分钟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就跑进去拜访那个年轻官员彼得·伊里奇·佩尔霍京，也就是不久前他向他

抵押过手枪的那个佩尔霍京。已经八点半了，彼得·伊里奇在家喝过茶以后，刚刚重新穿上外衣，准备到京都饭店去打台球。他刚要出门的时候，被米佳逮住了。佩尔霍京看见他和他那蹭满了血的脸，不由得叫起来：

“主啊！您倒是怎么啦？”

“是这么回事，”米佳迅速道，“我是来赎我的手枪的，钱也给您带来了。不胜感谢之至。我有急事，彼得·伊里奇，请快点。”

彼得·伊里奇越看越奇怪：他突然看清米佳手里攥了一大把钞票，主要是他攥着这么一大把钱就进来了，要知道，任何人都不会这么攥着这钱进来的：他把所有的钞票都攥在手心里，好像给人看似的，把右手笔直地伸向前面。在前厅遇见米佳的这官员的一名小厮后来说，他进前厅的时候手里也攥着钱，可见在大街上，他也是右手攥着钱，把手伸在前面走路的。这钱全是一百卢布的花票子，他用满是血污的手攥着。后来某些感兴趣的人问起到底有多少钱，彼得·伊里奇称，当时用眼睛很难看清楚，可能是两千，也可能是三千，但是有一大沓，“厚厚的”一沓。至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本人，他后来也供称，“当时他似乎非常心慌意乱，但是并没有喝醉，而是好像有点兴高采烈，非常心不在焉，然而与此同时又似乎很专心，仿佛在想什么，思前想后，总也拿不定主意。我当时心里急，回答问话时很生硬，很怪，有些瞬间又似乎根本没什么伤脑筋的事，甚至很快活。”

“您到底怎么啦，您现在到底怎么啦？”彼得·伊里奇奇怪地打量着客人，又叫道，“您怎么会弄得浑身是血呢，摔了一跤还是怎么的，您瞧瞧！”

他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拉到镜子跟前。米佳看到自己蹭

满血的脸，打了个哆嗦，愤怒地皱起了眉头。

“唉，见鬼！怎么弄成这样，”他愤愤然嘟囔道，迅速把钞票从右手转到左手，像抽风似的从口袋里拽出一块手帕。但是手帕上也满是血（他就是用这块手帕给格里戈里擦头上和脸上的血的）：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白的，这手帕不仅开始干了，而且还结成一团，打不开。米佳把它恶狠狠地甩到地板上。

“唉，见鬼！您这里有没有什么破布哇……擦擦……”

“那么说您只是蹭上了血，而不是受伤？还不如先洗干净了再说。”彼得·伊里奇答道，“这里有洗手盆，我给您倒水。”

“洗手盆？这好……不过我把这放哪儿呢？”他处在某种十分奇怪的困惑中，向彼得·伊里奇指了指那一沓一百卢布的钞票，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他，倒像应当由他来决定他应该把自己的钱放到哪里去似的。

“塞进口袋，要不就放在这里的桌上，丢不了。”

“塞进口袋？对，塞进口袋。这好……不，您知道吗，这都无关紧要！”他叫道，好像突然不再心不在焉了，“您知道吗：咱俩先把这事给了了，我说的是手枪，您先把手枪还我，这是还您的钱……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而时间，时间又很紧……”

他说罢就从那一沓里抽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递给那官员。

“我可是找不开呀，”那人说，“你没零钱吗？”

“没有，”米佳说，又看了看那沓钞票，接着又好像对自己说的话没把握似的，又用手指翻了翻上面的两三张钞票，“没有，全一样。”他加了一句，又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彼得·伊里奇。

“您这是打哪儿发的这财呀？”那官员问，“等等，我让我

那小厮到普洛特尼科夫那儿跑一趟。他们打烊晚——看能不能兑开。喂，米沙！”他向前厅喊了一声。

“上普洛特尼科夫的铺子去一趟[①] ——这事太妙了！”米佳也叫道，好像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米沙，”他转身向跑进来的小厮说，“我说，你快跑到普洛特尼科夫那儿去一趟，告诉他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问他们好，一会儿他将亲自前来……听着，听着：让他们在他来之前预备好香槟酒，预备这么三打，而且要跟上回到莫克罗耶去那样装好……当时我要了四打，”他突然向彼得·伊里奇说，“他们都知道，你放心，米沙，”他又回头对那小厮说，“你听着：让他们预备好奶酪、斯特拉斯堡馅饼、熏鱼、火腿、鱼子，还有一切，只要他们铺子里有的东西，统统给我预备好了，就照一百卢布或者一百二十卢布预备，像上回那样……你听着：让他们别忘了甜食、糖果、梨，两个或者三个西瓜，要不就四个——哦不，西瓜有一个就够了，还有巧克力、水果糖、牛奶糖——总之我上次到莫克罗耶去带的一切，至于香槟酒，照三百卢布买……总之这回要跟上回一模一样。你要记住了，米沙，如果你是米沙的话……他不是叫米沙吗？”他又转过身去问彼得·伊里奇。

“且慢，”彼得·伊里奇打断道，不安地听着他那一连串的吩咐，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您最好还是自己去一趟，说说清楚，他会说错的。”

“会说错，我看哪，他肯定会说错！哎呀，米沙，托你去办这样的事，我本来想亲亲你……你要是不说错，给你十卢

---

① 据作者女儿回忆，旧鲁萨的商人普洛特尼科夫，是“父亲喜爱的供应商……”他夫人也对此写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讲到旧鲁萨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普洛特尼科夫的食品杂货店，他本人也喜欢到这家店去买熟食和甜食。”

布，快跑……香槟，最要紧的是要带香槟酒，还有白兰地，红的白的都要，一切都跟上回一样……他们知道上回都带了些什么。”

“您听我说嘛！”彼得·伊里奇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他道，“我说，不如让他跑去先换一下零钱，同时关照他们别打烊，然后您再去亲自跟他们说清楚……把您的钞票给他。快跑，米沙，快去快回！”彼得·伊里奇可能是故意轰米沙走的，因为米沙站在客人面前，一直瞪大了两眼，盯着他那满是血的脸和血迹斑斑的手，手里还攥着一大把钱，手指在发抖，他就这么站着，又惊奇又害怕地张大了嘴，米佳吩咐他的话，他大概没听懂几句。

“好，现在咱们去洗脸。”彼得·伊里奇板着脸说道，“把钱放桌上或者塞进口袋……就这样，走吧。把上衣脱了。”

他接着便帮他脱上衣，又突然惊叫道：

“瞧，您的上衣也满是血！”

“这……这不是上衣。就袖口上有一点儿……也就在这儿，放手帕的地方。从口袋里渗出来的。我在费尼娅那儿坐在手帕上，血就渗出来了。”米佳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推心置腹的神态立刻解释道。彼得·伊里奇皱着眉头听完了他的解释。

“您做了什么荒唐事；大概跟什么人打架了吧！”他嘀咕道。

他俩开始洗脸。彼得·伊里奇拿着水罐给他倒水。米佳手忙脚乱，也没往手上好好抹肥皂。（彼得·伊里奇后来想起来，他的手在发抖。）彼得·伊里奇立刻让他多抹点肥皂，多搓一搓。这时他仿佛在发号施令，指挥米佳似的，而且越往后，命令的口气越明显。顺便说说，这年轻人可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主儿。

“瞧，指甲下面也没洗干净；好，现在使劲擦脸，这儿：太阳穴，耳朵旁……您准备穿着这件衬衫出去吗？您这是要去哪儿呀？瞧，右边袖子的翻袖上满是血。”

“是的，满是血。”米佳说，打量着衬衫的翻袖。

“那，把内衣换了吧。”

“没工夫。我不妨这样，您瞧……”米佳仍旧推心置腹地继续道，他已经用毛巾在擦干脸和手，穿上了外衣，“我可以把袖口挽进去，上衣挡着不就看不见了……您瞧！”

“现在您倒说说，您在哪儿荒唐了？该不是跟什么人打架了吧？是不是跟上回一样，又在饭馆里闯祸了？是不是又是跟那个大尉，又跟上回那样打他了，把他拽到大街上？”彼得·伊里奇责备似的回忆道，“又把什么人给打了，要不就给打死了？”

“胡扯！”米佳道。

“怎么胡扯？”

“别提了。”米佳说，突然发出一声苦笑。“刚才我在广场上把一个老太婆给撞趴下了。”

“撞趴下了？老太婆？”

“趴下的是老头儿！”米佳叫道，直视着彼得·伊里奇的脸，一边笑，一边喊，好像对方是聋子。

“唉，活见鬼，一会儿老头儿，一会儿老太婆……把什么人给打死了，是不是？”

“言归于好了。扭成一团——又言归于好了。在一个地方。又友好地分手了。一个傻瓜……他原谅了我……现在大概原谅了……要是站起来了，他肯定不会原谅，”米佳忽然使了个眼色，“不过您知道，让他见鬼去吧，听见了吗，彼得·伊里奇，让他见鬼去吧，别提他了！我眼下不想提他！”米佳毅然道。

"我的意思是说，何苦呢，您跟什么人都扯到一块儿……像上回那样，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就跟那个上尉[①]干上了……刚打完架，现在又要赶去寻欢作乐——瞧您这脾气。三打香槟酒——哪儿要得了这么多呀？"

"棒极了！现在快把手枪给我。真的，我没时间。本来想跟您好好聊聊，亲爱的，可是没时间。再说也没必要，要谈也晚啦。啊！钱呢？我把钱搁哪儿啦？"他叫起来，开始用两手摸口袋。

"放桌上啦……自个儿放的……不在那边放着吗？忘啦？您手里的钱哪，简直视同粪土。这是您的手枪。奇怪，方才五点来钟的时候，您还用它们押了十卢布，可现在，瞧您有多少，好几千。恐怕有两千或者三千吧？"

"没准有三千。"米佳笑道，边说边把钱塞进一侧的裤兜。

"这样会弄丢的。您家开了金矿是不是？"

"矿？金矿！"米佳使劲大叫，接着又放声大笑。"佩尔霍京，您愿意去金矿吗？只要您肯去，这里有位太太会立刻慷慨解囊，给您三千卢布，我就曾得到过她的慷慨施舍，她就这么喜爱金矿！您认识霍赫拉科娃太太吗？"

"不认识，听说过，但是没见过。难道是她给了您三千卢布？她竟这么慷慨？"彼得·伊里奇不信任地望着他。

"明天，等太阳喷薄而出，等永远年轻的福波斯[②]赞颂着上帝，飞上天空，您明天就去找她，找霍赫拉科娃太太，您可以亲自问她：她是不是慷慨解囊，给了我三千卢布？您可以去

① 伊柳沙的爸爸斯涅吉廖夫，他的军衔应是上尉，前面称他是"大尉"，出于把人往高里恭维的同样的心理。

② 在希腊文中意思是"光辉灿烂的"，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另一个名字。

问嘛。”

“我不知道您俩是什么关系……既然您说得这么肯定，那就真给了……可是您那爪子一抓到钱，您就不会去西伯利亚了，就会快马加鞭……您现在到底要上哪儿呀?”

“上莫克罗耶。”

“上莫克罗耶？现在已经半夜了呀!”

“马斯特留克什么都有，马斯特留克又变得一无所有![1]”米佳突然说道。

“怎么一无所有？兜里揣着好几千卢布，怎么会一无所有呢?”

“我不是说这几千卢布。让这钱见鬼去吧！我是说女人的怪脾气：

女人最容易受骗上当，
朝三暮四又淫荡。[2]

我同意攸利赛斯[3] 的话，这话是他说的。”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喝醉了，是不是?”

“不是喝醉了，而是更糟。”

“我精神上醉了，彼得·伊里奇，精神上醉了，这就够啦，

---

① 源自俄罗斯古代民歌《马斯特留克·捷姆留科维奇》：“马斯特留克躺着，昏迷不醒，/没有感到有人剥了他的猪猡，——/马斯特留克什么都有，马斯特留克又/一无所有……”

② 引自费·伊·丘特切夫的译诗（译自席勒）《葬后宴》（1851）中俄底修斯的话。

③ 即俄底修斯，罗马神话中称他为攸利赛斯。

够啦……”

“您这要干吗呢，往手枪里装弹药？”

“往手枪里装弹药。”

米佳果然在打开手枪盒以后，拧开了火药筒，仔仔细细地装上了火药，把它塞紧了。接着又拿起一粒子弹，在把子弹压进去以前，用两个手指把它举起来，凑近蜡烛。

“您瞅子弹干吗？”彼得·伊里奇既不安又好奇地注视着他。

“不干吗。想象一下。如果你想把这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脑壳，那你装手枪的时候要不要先看看子弹呢？”

“干吗看它？”

“它要打进我的脑壳，先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不是蛮有意思的吗……话又说回来，这是胡扯，心血来潮，胡扯一气，现在完了。”他装上子弹，用垫圈压紧以后又加了一句，“彼得·伊里奇，亲爱的，这是胡扯，全是胡扯，你不知道这胡扯有多荒唐！现在请你给我一小张纸。”

“给，给您纸。”

“不，要光洁的，干净的，可以写字的，这就对啦。”接着米佳从桌上拿起笔，写了两行字，折成四折，揣进坎肩的口袋。他把手枪又放回了盒子。接着他又看了看彼得·伊里奇，长长地、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

“现在走吧。”他说。

“上哪儿？不，且慢……您大概想去把子弹打进自己的脑壳吧……”彼得·伊里奇不安地说。

“什么子弹不子弹，全是扯淡！我想活，我热爱生命！你要懂得这点。我爱一头金色鬈发的福波斯和他的灼热的光芒……亲爱的彼得·伊里奇，你会及时引退吗？”

“怎么及时引退？”

“给人家让路。给可爱的人和可憎的人让路。而且要让可憎的人变成可爱的人——给人家让路就应该这么让法！并且对他们说：上帝保佑你们，你们走吧，打我身边走过去吧，而我……”

“而您？”

“不说了，咱们走吧。”

“真的，我得找个人说说这事，”彼得·伊里奇望着他，“不让您上那儿去。现在您到莫克罗耶去干吗？”

“那里有个女人，女人，这，你总够了吧，彼得·伊里奇，算啦！”

“听我说，您虽然很野，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向很喜欢您……所以我才不放心。”

“谢谢你，好兄弟。你说我野。蛮子，蛮子！我总是一个劲儿地给自己叨叨：蛮子！啊，对了，米沙来了，我倒把他给忘了。”

米沙拿着一沓零钱气咻咻地跑了进来，他禀告说，在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里“全忙活开了”，又是搬瓶子，又是装鱼和茶叶——一切都会立刻准备好的。米佳拿起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扔给了米沙。

“不许胡来！”彼得·伊里奇叫道，“在我家不许这样，再说这是胡闹，先把您的钱藏好，放这儿，干吗乱花钱？明天会用得着的，要不，又要来找我借十个卢布了。您干吗净往裤兜里塞呀？哎呀，您会弄丢的！”

“我说好朋友，咱俩一块去莫克罗耶好吗？”

“我去那儿干吗？”

“我说，你愿不愿意让我立刻打开一瓶，咱俩先为生活干一杯！我想先干一杯，尤其要跟你先干一杯。我从来没跟你在

一起喝过酒，对不？”

“也许吧，上饭馆喝可以，咱们走，刚才我也想上那儿去。”

“没工夫上饭馆了，要不到普洛特尼科夫家铺子后面的房间里喝去。要不要我现在给你猜个谜。”

“猜吧。”

米佳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刚才写的那张纸条，打开后给他看。上面用粗大的笔迹清楚地写道：

我要为我的整个一生狠狠地惩罚自己，惩罚我整个的一生。

“真的，我一定得找个人说说这事，现在就去说。”彼得·伊里奇读完字条后说道。

“来不及啦，亲爱的，咱们去干一杯吧，走！”

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与彼得·伊里奇几乎仅一楼之隔，坐落在街角。这是敝城最大的食品杂货店，是一家富商所开，而且这店非常不错。京城里随便哪家商店有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叶利谢耶夫兄弟公司出品”的酒、水果、雪茄、茶叶、白糖、咖啡等一应食品，这里全有。经常有三名伙计坐堂，两名小厮负责送货。尽管敝地一蹶不振，地主们纷纷迁离，生意萧条，可是食品业却依然红火，甚至年复一年地更兴隆了：因为这些东西不愁没买主。铺子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米佳光临。他们记得很清楚，就在三四个星期前，他也是这样一下子买了几百卢布的各种食品和酒，而且付的都是现金（当然，要赊账，他们是什么也不会给的），他们记得，那回也跟这一回一样，他手里攥着一大沓花票子，挥金如土，既不还价，也不想想，他也不愿意想，他要这么多食品、酒以及其他等等有什么

用？后来全城人都在沸沸扬扬地说，当时，他跟格鲁申卡一起去莫克罗耶，“一夜之间，再加上第二天，一下子就花掉了三千卢布，纵酒作乐后回到城里已一文不名，身上光光的，跟他娘生下他时一模一样。”当时，他还把一大群茨冈人（那时候他们正好流浪到我们这里）给找来了，据说，这些茨冈人两天之内从他这个酩酊大醉的人身上偷走了数不清的钱，喝掉了数不清的名酒佳酿。有人笑话米佳说，他在莫克罗耶请那些粗鲁的庄稼汉喝香槟酒，请那些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吃糖果和斯特拉斯堡馅饼。在敝城，尤其在饭馆里，还有人笑话米佳当时曾公开承认（当面笑话他是有点危险的），他搞了那么一场“瞎胡闹”，从格鲁申卡那里得到的不过是“让他亲了亲她的脚，其他一概不许”。

当米佳和彼得·伊里奇走到这家铺子门口的时候，看见一辆三套马车已经停在门口，车上铺着毯子，挂着大小不一的铃铛，车夫安德烈正在恭候米佳光临。铺子里几乎把一大箱食品完全“配齐”了，专等米佳一到就钉箱、装车。彼得·伊里奇感到很惊讶。

“你哪儿来的时间把三套马车都给准备好啦？”他问米佳。

“我上你那儿去的时候，碰到了安德烈，就让他把马车直接赶过来，赶到铺子跟前。不必浪费时间！上回是让季莫费赶的车，可现如今季莫费‘嘘嘘嘘’，抢在我头里把一名女魔法师拉走了。安德烈，咱们是不是太晚了点？”

“他们最多比咱早到一小时，也许还没这么快，顶多超前一小时！”安德烈急忙答道，“是我打点季莫费走的，我知道他们怎么个走法。他们的走法哪儿比得了咱哪，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他们哪儿比得了咱哪。他们连一小时都早到不了！”安德烈热烈地打断他的话道。安德烈还不能算老车夫，这小伙

子一头红褐色头发，瘦瘦的个儿，穿着腰间打褶的长外衣，左臂上搭着件厚呢上衣。

“要是只差一小时，赏你五十卢布酒钱。”

“一小时，咱担保，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哼，他们连半小时也早到不了，甭说一小时了！”

米佳虽然忙忙碌碌地张罗着，但是说话和吩咐伙计的样儿却有点儿怪，而且前言不搭后语。说了前面，忘了后面。彼得·伊里奇认为有必要插一手，帮帮他的忙。

“照四百卢布，不能少于四百卢布，跟上回一模一样。”米佳指挥道，“四打香槟，一瓶不能少。”

“你干吗要这么多呢？这又何必呢？慢！”彼得·伊里奇吼道，“这木箱干什么用？装什么了？难道四百卢布的东西全在里边了？”

正在忙前忙后的伙计们，立刻甜言蜜语地向他解释，这不过是第一只木箱，里面总共才半打香槟酒和“多种必须先上的食品”，冷菜呀，糖果呀，法国水果糖呀，等等。至于主要的“食品”，将跟上回一样单独装车，用专车随后立即送到，也是用三套马车，准时赶到，“最多比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晚到一小时。”

“不许超过一小时，不许超过一小时。要尽可能多地装上法国水果糖和牛奶糖；那里的小妞就爱吃这玩意儿。”米佳热烈坚持道。

“牛奶糖依你。你要四打香槟酒干什么呀？一打就够了。”彼得·伊里奇几乎发火了。他开始跟他们讨价还价，要他们开账单，简直没完没了。但是吵来吵去，也只挽回了一百卢布。最后讲定，所买一应食品最多不超过三百卢布。

“啊，见你们的鬼去吧！”彼得·伊里奇蓦地大彻大悟地叫

了起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是飞来横财，他爱怎么挥霍都行！”

“过来，爱省钱的主，过来，别生气啦！”米佳把他硬拽到铺子后面的房间。“这里马上会有人给咱俩送酒来，咱俩一醉方休。哎呀，彼得·伊里奇，咱们一块儿去吧，因为你这人挺可爱，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米佳在一张小桌前的藤椅上坐下，小桌上铺着一块十分肮脏的桌布。彼得·伊里奇只好在他对面勉强坐了下来，眨眼间就拿来了香槟。伙计们又问，两位老爷要不要来点牡蛎，“上好的牡蛎，刚运到的”。

“去他妈的牡蛎，我不吃，什么也不要。”彼得·伊里奇几乎恶狠狠地抢白道。

“没工夫吃牡蛎，”米佳说，“再说也没胃口。我说朋友，”他突然动情地说道，“我一向不喜欢这种没规没矩的样子。”

“谁喜欢这个！三打酒给那些乡巴佬喝，对不起，谁听了都冒火。”

“我不是说这事。我是说做人的规矩，我一向没规没矩，没做人的规矩……但是……这一切都一了百了啦，无须伤心。晚啦，见鬼去吧！我一辈子都没规没矩，该懂点规矩啦。我在说俏皮话，是不是？”

“你在说胡话，不是说俏皮话。”

赞美世上至高无上的神，
赞美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

“这诗是发自我内心的话，不是诗，而是泪……我自己做的……不过不是在揪住上尉胡子的时候。”

“你怎么忽然想到他呀?”

“我怎么忽然想到他? 扯淡! 一切都快要一了百了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一了也就百了了。”

“说真格的，我老想到你那两把手枪。”

“这手枪也是扯淡! 喝酒吧，别瞎想啦。我爱生命，我太爱生命了，因为太爱，都显得卑鄙了。够啦! 为生命，亲爱的，为生命干杯，我建议为生命干杯! 为什么我对自己感到满意呢? 我卑鄙，但是我对自己还是感到满意的。然而，正因为我卑鄙而又自满，所以我又感到痛苦。我感谢造物主，我随时准备感谢上帝和他的造物，但是……必须消灭一只臭虫，不让它到处横行，残害别人的生命……为生命干杯，好兄弟! 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的呢! 什么也没有! 为生命，为一位女皇中的女皇干杯。”

“为生活[①] 干杯，行啊，也为你那女皇干杯。”

两人各干了一杯。米佳虽然异常兴奋和心不在焉，但总让人觉得有点忧伤。倒好像他有什么难以克服的沉重的心事似的。

“米沙……刚才进来的是你家的那个米沙吧? 米沙，宝贝，米沙，过来，给我把这杯酒喝了，为金发的、明天的福波斯干杯……”

“你干吗要让他喝呢!”彼得·伊里奇恼怒地喝道。

“对不起，没什么，我愿意。”

“哎——哎呀!”

---

① 俄语中，生命与生活为同一个词。米佳准备狂饮作乐以后开枪自杀，所以他要为生命干杯。彼得·伊里奇则理解为他要尽情地享受生活，所以说为生活干杯。

米沙干了一杯，鞠了个躬就跑出去了。

“他会牢牢记住这个的。”米佳说，“我喜欢女人，女人！什么是女人呢？人间的女皇！我感到忧伤，忧伤，彼得·伊里奇。记得哈姆雷特说过的话吗：‘我十分忧伤，我十分忧伤，霍拉旭……啊，可怜的郁里克！[1]’我说不定就是这个郁里克，然后变成一具骷髅。”

彼得·伊里奇听着，没吱声，米佳也相对默然。

“你们这是只什么狗？”他看见屋角里有一只漂亮的、黑眼睛小哈叭狗，忽然心不在焉地问一名伙计。

“这是敝店老板娘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哈叭狗，”那名伙计回答道，“她方才带了来，忘在我们这里了。必须给她送回去。”

“我也见过这样一只……在部队里……”米佳若有所思地说，“不过那只狗一条后腿断了……彼得·伊里奇，我想顺便问问你：你这辈子有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

“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不，不过随便问问罢了。比如说，从什么人的口袋里掏过别人的东西没有？我不是说公款，公款人人拿，你当然也一样……”

“见鬼去吧。”

“我是说别人的东西：直接从口袋里掏，从钱袋里拿，有没有？”

“有一回，我偷过我母亲二十戈比，当时才九岁，从桌上

---

① 引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 5 幕，第 1 场（引文与原著略有出入）。这是哈姆雷特在坟场上手捧国王过去的小丑郁里克的骷髅，悲叹人生无常时说的话。

偷的。悄悄拿了，攥在手心里。”

“结果怎样呢？”

“什么事也没有。藏了三天，感到可耻，自己承认了，交了出去。”

“结果怎样呢？”

“自然，挨打了。你问这干吗，你就没偷过？”

“偷过。”米佳狡狯地使了个眼色。

“偷什么了？”彼得·伊里奇感到好奇起来。

“偷了母亲二十戈比，当时才九岁，过了三天又交出去了。”米佳说完这话，蓦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应该赶紧动身了吧？”安德烈突然在店门口叫道。

“准备好了？走！”米佳忙乱起来。“还有最后一句话[①]……马上给安德烈一杯伏特加，喝了就上路！除了伏特加以外，再给他一杯白兰地！这盒子（装手枪的）放在我座位底下。再见，彼得·伊里奇，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请多包涵。”

“你不是明天就回来吗？”

“一准回来。”

“现在能请您结一下账吗？”伙计赶过来问。

“啊，对了，结账！一定！”

---

① 引自普希金的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皮缅长老的独白。引文与原著略有出入，并省去后面的一句话——“我的编年史就写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关于普希金的演说中，曾对普希金所塑造的这一伟大的俄国修士兼历史学家的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关于这一典型，“可以写一大本书来指出他的全部重要性和全部意义。”

他又从兜里掏出那沓钞票，取出三张花票子，扔在柜台上，然后急忙走出店门。大家全跟着他鱼贯而出，鞠躬道别，祝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安德烈因为刚喝了一杯白兰地，清了清嗓子，纵身跳上了车座。但是米佳刚要上车，突然在他面前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了费尼娅。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来，大呼小叫地十指交叉，合十当胸，扑通一声跪倒在他脚下：

“老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亲爱的，您可别伤害咱东家呀！是我把一切全告诉您的！……也别伤害他，要知道，他是东家的老相好！现在他要娶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所以才从西伯利亚赶了回来……老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别毁了别人的一生啊！”

“啧啧啧，原来是这么回事！哼，你现在准备到那儿去闯祸！”彼得·伊里奇自言自语地嘟囔道，“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怎么会不明白呢。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如果你还想做个人的话，赶紧把手枪还我，”他向米佳大声喝道，“听见啦，德米特里！”

“手枪？别忙，亲爱的，上路以后，我就把它扔到水坑里。”米佳答道，“费尼娅，你起来，别趴在我面前。米佳不会伤害人的，从今以后，我这傻瓜蛋决不伤害任何人。还有件事，费尼娅，”他已经坐好了，对她喝道，“方才我委屈了你，请你原谅我，饶恕我，原谅我这个卑鄙小人……如果你不肯原谅，也无所谓！因为现在已经一切都无所谓了！走吧，安德烈，快，飞跑！”

安德烈动身了，铃铛响了起来。

“再见，彼得·伊里奇！我的最后一滴眼泪留给你！……”

“没喝醉，却满嘴胡吣！”彼得·伊里奇瞧着他渐渐远去，想道。他本来打算留下来看着他们装车，把其余的食品和酒装

上三套马车，因为他预感到他们准会欺骗米佳，以次充好，以少充多，但是蓦地，他自己也生起自己的气来，啐了口唾沫，动身到饭馆里去打台球了。

“浑，尽管是个好人……”他一路上自言自语地嘟囔，“关于这个劳什子军官，格鲁申卡的‘老相好’，我倒听说过。唔，要是他来了，那……哎呀，那两把手枪！啊，见鬼，我是他什么人，是他叔叔[①]吗？随他们去吧！再说也不会出什么事。就是嗓门大，此外就没什么了。吃饱喝足，大打出手，打完了又言归于好。难道这些人能有什么大出息吗？说什么‘我要及时引退’，‘我要狠狠地惩罚自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醉鬼在饭馆里上千次地这么嚷嚷。不过，他现在没喝醉呀。‘精神上醉了’——这类无耻的人就爱附庸风雅。难道我是他叔叔吗？他不可能没打架，满脸是血。到底跟谁呢？我到饭馆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手帕上也全是血……呸，见鬼，撂在我地板上了……管它呢！”

他心情非常恶劣地来到饭馆，立刻跟人打起了台球。打完一盘球后他的心情也就好了。又打了第二盘，突然跟一位球友谈到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又有钱了，大约有三千，他亲眼看见的，而且他现在又到莫克罗耶去跟格鲁申卡花天酒地去了。这话几乎让旁边听的人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好奇。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毫无嬉笑之意，而且似乎严肃得出奇。甚至连球也不打了。

“三千？他打哪儿来的这三千？”

大家进一步追问。大家对于这钱是霍赫拉科娃给他的这一

---

① 原指贵族家庭中负责照管小孩的男仆，或指寄宿学校中负责照看学生的校役。

说法颇为怀疑。

“我说，该不会抢了他老头儿的钱吧？”

“三千！好像有点蹊跷。”

“他曾经公开吹嘘要杀死他父亲，这里的人都听见了。当时还正是提到了三千不三千的……”

这些话彼得·伊里奇听在耳朵里，忽然对大家的盘问待答不理的。关于米佳脸上和手上的血，他只字未提，而他到这里来的时候，本来是想说的。又打起了第三盘，渐渐地、渐渐地，议论米佳的谈话也就停止了；但是打完第三盘后，彼得·伊里奇不想再打了，放下球杆后，他并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去吃晚饭，而是离开了这家饭馆。他走到广场后犹疑不决，甚至对自己都感到奇怪。他突然想明白了，他原来想立刻到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了一句没边没影的话就去夜闯民宅，把人家吵醒，非闹出大笑话来不可。呸，见鬼，我是他们家的叔叔吗，真是的？”

他心情十分恶劣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猛地想起了费尼娅：“唉，见鬼，方才就该问问她嘛，”他懊恼地想道，“这不全知道了。”他心中忽然燃起一种十分焦虑和执拗的愿望，想去跟她谈谈，了解一下情况，因此他走到半道又陡地转身向格鲁申卡寄居的莫罗佐娃家走去。走到大门口，他敲了敲门，在半夜的一片寂静中发出的敲门声又仿佛使他猛地清醒了，使他感到恼火。再说无人应门，屋里的人全睡死了。“非在这里闹出大笑话不可！”他心中不无痛苦地想道，他本来应该义无反顾地扭头就跑，可是他又突然敲起门来，而且用足了力气。敲门声响得全街都听见了。“我非敲到底不可，非敲到她们出来开门不可！”他嘟囔道。他每敲一声就怨天恨地地对自己大发脾气，但与此同时敲门的声音却更猛烈了。

六 我 来 啦!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飞奔在大道上。到莫克罗耶有二十余俄里，但是安德烈的三套马车跑得飞快，仅花一小时零一刻就能赶到目的地。马车快速地飞奔似乎突然使米佳来了精神。空气新鲜而凉爽，晴朗的天空繁星闪烁，星星很大。这就是那个夜晚，也许就在这同一时刻，阿廖沙正匍匐在地，“在发狂般起誓，要永生永世热爱这片土地”。但是米佳心中却是一片骚乱，心里乱极了，虽然现在有许许多多事在折磨着他的心，但是眼下他义无反顾，心向往之的只是急着赶到她身边去，到他的女皇那里去，现在，他飞也似的赶到她那里去，为的就是最后一次看她一眼。我要说的只有一点：他的心甚至一分钟也没有提出过争议。如果我说，这个爱吃醋的人对这个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新人，新的情敌，对这个“军官”竟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醋意的话，恐怕人们未必会相信拙见。要是换了任何别的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他肯定会立刻大发醋劲，说不定会重新血染他那可怕的双手，可是对于这一个，对于这个“她的头一个情人”，现在，他坐在三套马车上飞速奔驰的时候，不仅没有感到忌妒和恨，甚至都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敌意——当然，眼下还没见到他。“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是她和他的权利；这是她的初恋，五年来她始终没有忘记他：这说明，在这五年中她爱的只有他，而我，我干吗要在这里横插一杠子呢？我在这里又算老几呢？让开吧，米佳，给人家让路！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即使现在没有这军官，一切也已经完了，即使他压根儿不来，反正一切也已经全完了……”

只要他还能够考虑问题，他庶几乎就会用这一套话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但是当时他已经不能考虑问题了。他现在的全部决心是他未加考虑后产生的，产生于刹那之间，方才在费尼娅那里，她刚一开口，他就立刻感到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且连同它的全部后果统统接受下来。尽管他已下定决心，但是他心里毕竟很乱，乱到令他痛苦的程度；尽管已经下定决心，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太多的往事压在他心头，折磨着他。在有些瞬间，他也感到奇怪：他不是白纸黑字自己给自己做了判决吗："我要狠狠地惩罚自己"；而且这张纸就装在他身边的口袋里，准备好了；手枪也装上了子弹，他不是已经决定明天他将怎样迎接"金发的福波斯"的第一道炽烈的阳光吗？然而他心里仍旧放不下过去种种，放不下种种往事和折磨着他的一切，他痛苦地感觉到了这点，每念及此，他就感到一片绝望，啮咬着他的心。在到这儿的路上，有一刹那，他忽然想让安德烈停车，从车上跳下去，掏出已经装上子弹的手枪，一了百了，不要再等到天亮了。但是这一刹那就像一小粒火花一样稍纵即逝，三套车仍在飞奔，"吞噬着空间"，随着越来越接近目的地，他又想起了她，而且就想到她一个人，而且这思念越来越强烈地攫住他的心，把其他一切可怕的幻影都从他心头赶走了。噢，他多么想再看她一眼哪，哪怕只是匆匆一瞥，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呢！"她现在同他在一起，我只想看看她现在同他，同他的老相好在一起的情形，我想做到的仅此而已。"而且他胸中还从来没有对这个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女人涌现过这么强烈的爱，还从来没有涌起过这么多新的、他过去从未体验过的、连他自己也不曾料到过的感情，一种温柔到了熏香祈祷，甘愿在她面前自行销声匿迹的感情。"我将销声匿迹！"他忽然在一种勃发的歇斯底里的狂喜中说道。

他们已经风驰电掣般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了。米佳默然无语，安德烈虽然是个爱说话的小伙子，也没开口说过一句话，好像怕开口似的，只是一味快马加鞭地赶着自己的“瘦猴”，赶着他那三匹虽然精瘦但却健步如飞的枣红马。这时米佳忽地非常不安地惊呼：

“安德烈！要是他们都睡了，咋办？”

他忽然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在这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这点。

“也可能上床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米佳痛苦地皱起了眉头：可不吗，他……情深谊长地……飞也似的赶去又干吗呢……他们倒好，睡了，她也睡了，也许就睡在一块儿……他陡地怒从心上起。

“快赶，安德烈，快，安德烈，快！”他发狂般叫道。

“没睡也说不定。”安德烈沉吟片刻后说道，“上回，季莫费告诉我，那里来了许多人，可热闹了……”

“驿站上？”

“不是驿站，是在普拉斯图诺夫的车马店，这也可以说是一家私人驿站。”

“我知道。那你怎么说有许多人呢？哪儿来的许多人？都是些什么人？”米佳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很担心，因此恶狠狠地问道。

“是季莫费告诉我的，全是老爷：有两位是城里来的，是什么人——我说不清，季莫费只告诉我是城里来的，有两位是本地的老爷，还有两位好像是从外地来的，说不定还有什么人，我没详细问他。他说，他们在玩牌。”

“玩牌？”

“可不就是，既然玩上了牌，现在恐怕还睡不了。现在大

概还不到十一点，决不会超过十一点。”

“快赶，安德烈，快。”米佳又神经质地叫起来。

“我想问您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安德烈沉吟片刻后开口道，“能不惹您生气就好，我怕，老爷。”

“你要说什么？”

“方才费多西娅·马尔科芙娜向您下跪，求您别伤害她的女主人，也别伤害别的人……因此，老爷，我拉您上那儿去……请原谅我，老爷，这话我可是凭良心说的呀，没准说得很蠢。”

米佳忽地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你是不是赶车的？是不是赶车的？”他狂怒地叫起来。

“是赶车的呀……”

“你懂得应该给别人让路吗？一个赶车的，假如不肯给任何人让路，说什么我的车来了，轧死活该，这赶车的还算什么人！不，赶车的，不能轧死人！不能把人轧死；不能把人命当儿戏；要是伤害了别人的性命，就应当惩罚自己……只要是伤害了，只要是杀害了别人的性命，就应当狠狠地惩罚自己，就应当走开。”

米佳说这些话时就像发作了很厉害的歇斯底里。安德烈对老爷的这番话虽然感到很奇怪，但还是接过他的话茬说下去。

“这话在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老爷，您这话在理：不能轧死人，也不能虐待人，也不能虐待任何畜生，因为任何畜生也是上帝创造的，马也一样，因为有人就爱平白无故地虐待马，我们这些赶车的也一样……有人就像个愣头儿青似的，硬往前闯，往你身上硬闯。”

“想下地狱？”米佳忽地打断道，接着便突如其来地发出一串短促的笑。“安德烈，你是个老实人，”他又紧紧抓住他的两只肩膀，“你说，依你看，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会不会下

地狱？”

“不知道，亲爱的，得看您自己，所以您才在我们这儿。要知道，老爷，上帝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他才从十字架上下来，直接走进地狱，把那些受折磨的罪人统统放了出来。于是地狱就叹起气来，以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就是说罪人）到它那里去了。因此主就对地狱说：‘你别叹气，地狱，因为从今以后将会有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帝王将相、主审官和大财主到你这里来，而且会挤得满满的，就像自古以来出现过的情形一样，直到我再次降临人世①。’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确说过这话……”

“民间传说，太妙了！抽一下左边的马，安德烈！”

“您瞧，老爷，地狱就是为他们预备的，”安德烈抽了一下左边的马，“而您，老爷，您就跟小孩一样……我们都这么认为……虽然您爱发火，老爷，这没错，但是因为您为人厚道，主会饶恕您的。”

“那你呢，你会饶恕我吗，安德烈？”

“我干吗要饶恕您呢，您又没对我怎么样。”

“不，替大家，你一个人替大家，就现在，马上，在路上，你能够替大家饶恕我吗？你是个普通老百姓，你说呀！”

“哎呀，老爷！我这趟拉您心里还真害怕，您的话多怪呀……”

但是米佳没听清。他在发狂地祈祷上帝，古怪地念念有词。

---

① 关于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后巡视地狱，释放地狱中罪人的故事，源出当时的伪经。至于基督与地狱的对话，则来自民间故事和一些宗教诗，作者只是去掉了原诗的反教会结尾，增加了社会内容。

“主啊，收下我吧，尽管我一直无法无天，但是不要审判我。请你别审判我就放我过去吧……请你不要审判我，因为我自己已经给自己定了罪，请你不要审判我，因为我爱你，主！虽然我卑劣，但是我爱你：即使你让我下地狱，我也爱你，而且我要在那里高呼，我永远永远地爱你……但是也请你让我爱到底……就在这里，现在，让我爱到底，直到你炽烈的阳光升起，总共才五小时……因为我爱我心中的女皇。我爱，我不能不爱。你对我整个的人一目了然。我赶到那里去以后，就跪倒在她面前，对她说：你离我而去，你做得对。再见，忘掉你的牺牲品吧，永远不要内疚，不要自责！”

“莫克罗耶！”安德烈用鞭梢指着前方，一声吆喝。

透过朦胧的夜色，蓦地看到前面有一大片黑压压的建筑物。莫克罗耶村有两千居民，但这时全村都已入睡，只在某些地方还有稀稀落落的几点灯火在黑暗中闪亮。

“快，快，安德烈，我来啦！”米佳好像害热病似的大呼小叫。

“没睡！”安德烈用鞭梢指着普拉斯图诺夫的车马店，这家客店就在村头，临街的六扇窗户灯火通明。

“没睡！”米佳快乐地接茬道，“把声音搞大点，安德烈，快马加鞭，响起铃铛，车声隆隆地赶近前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人来了！我来了！我来啦！”米佳狂呼。

安德烈赶着筋疲力尽的三套马迅跑，果然车声隆隆地驶抵一座高台阶，然后勒住了跑得浑身大汗淋漓、累得半死的马。米佳跳下车，这时店老板恰好当真想去睡觉了，一听门外车声隆隆，他感到好奇，便跑到台阶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来了。

“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是你呀？”

店老板弯下腰，定睛一看，立刻飞也似的跑下台阶，一副

喜出望外的巴结样子，冲到客人面前。

“老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咱又看见您了不是？”

这个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是一条结实而又健壮的汉子，中等个儿，面孔微胖，神态严峻，这人很难伺候，尤其是对待莫克罗耶的农民，但是他有一种本领，一嗅到有利可图，就会马上鉴貌辨色，立刻换上一副巴结的面孔。他穿着一身俄国式服装，穿着斜领衬衫和紧腰长外衣，他很有几分钱财，但孜孜不倦地幻想爬得更高。半数以上的庄稼人都掌握在他的魔掌中，所有的人都债台高筑，欠了他一身债。他租下地主的土地，自己也购置田产，可是却让农民替他耕种，用来抵债，可是这债永远也还不清。他已鳏居，有四个成年的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守寡，带着两个不大点儿的小孩（他的外孙）住在他家，替他干活，像名帮佣的女仆。另一个老实巴交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小官吏，一名供职多年而得到提升的小录事，在这家车马店一个房间的墙壁上，可以看到这家家族成员的各种小照，其中就有这名小官吏的照片，身穿制服，佩有文官肩章。两名小女儿，每逢教堂节日[①] 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做客，总是穿上缝制时髦的天蓝色或绿色裙子，后面箍得紧紧的，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但是第二天早晨，就得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手持桦树条扎的笤帚打扫房间，倒泔水，以及客人走后清扫垃圾。尽管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已经家私盈千，他还是十分喜欢宰客，向到这儿来花天酒地的客人敲竹杠，他记得，不到一个月前，仅仅一昼夜，他就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他跟格鲁申卡花天酒地的时候）身上捞到了如果不是足足三百卢布的话，起码也有二百多卢布，现在他欢天喜地地迎接他，单凭

---

① 指圣徒的节日或与该教堂有关的其他节日。

快马加鞭，坐车来到他的台阶旁的是米佳，他就嗅出又能捞一大把了。

“老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咱又能伺候您了不是？”

“慢，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米佳开口道，“首先，最要紧的：她在哪儿？”

“您是问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店老板锐利地注视着米佳的脸，立刻明白了，“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呀……”

“跟谁在一起，跟谁？”

“外地来的客人，您哪……一名当官的，想必是波兰人，从口音听得出来，就是他派马车从这里去接她的；另一名是他的同伴，要不就是同路的，谁闹得清呢；都穿便服……”

“怎么，花天酒地了，是大财主？”

“什么花天酒地呀！这主顾不点大，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不点大？嗯，那其他人呢？”

“有两位是城里来的老爷……从切尔尼回来，就留这儿了。还有位年轻人，大概是米乌索夫先生的亲戚，不过叫什么我忘了……另一位您大概认识：地主马克西莫夫，他说他到你们那边的修道院朝圣去了，后来就跟米乌索夫先生那位年轻的亲戚一起来了……”

“就这些人？”

“就这些人。”

“慢，你先闭嘴，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现在你给我说最主要的：她干吗了？怎么样？”

“她刚来，正陪他们坐着。”

“她快活吗？笑吗？”

“不，好像不大笑……甚至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在给那个年轻人梳头。”

“给那个波兰人，军官？”

“他哪儿是什么年轻人哪，而且也根本不是军官；不，老爷，不是给他，而是给米乌索夫的外甥，给这年轻人……偏巧把他的名字给忘了。”

“卡尔加诺夫？”

“正是卡尔加诺夫。”

“好，我自己会拿主意的。他们在玩牌？”

“玩过，现在不玩了，喝完茶，当官的又要了杯露酒。”

“慢，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慢着，老伙计，我自己会拿主意的。现在你回答最主要的问题：有没有茨冈人？”

“茨冈人现在压根儿没影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给衙门里的人赶走了，犹太佬这里倒有，会弹洋琴和拉小提琴，住在圣诞村，现在去叫他们来都成。准来。”

“派人叫去，快去叫！”米佳叫了起来，“像上回那样，把那些小妞们也叫起来，尤其是玛丽亚，斯捷潘妮达，还有阿里娜。让她们凑个歌队，给二百卢布！”

“出这么多钱，我可以把全村人都叫起来，尽管他们现在全上床睡觉了。不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老爷，这里的乡巴佬，还有小妞们，值得您这么大的恩典吗？他们这么低微和粗鲁，值得给这么一大笔钱吗！这帮乡巴佬哪配抽雪茄烟呀，可是你竟给他们抽了。这帮强盗身上全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而那帮小妞，不管是谁，全长满了虱子。还不如我把自己的女儿叫起来呢，你甭花一文钱，不用说给这么多钱了，哪怕现在她们刚躺下，我也要用脚踢她们的后背，把她们踢醒，给您唱歌。上回您还请这帮乡巴佬喝香槟酒哩，哎呀呀！”

如果说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想替米佳省钱，那是瞎掰：上回，他自己就从他那里偷偷藏起了半打香槟酒，又在桌子底下捡了一张一百卢布钞票，攥在手心里。而且这钞票一直攥在他手心里，根本没交出来。

“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上回我在这里花了不止一千。记得吗？”

“花啦，亲爱的，怎么能不记得呢，没准有三千卢布留咱这儿啦。”

“好，我现在又带这么多来了，瞧。”

他说罢就掏出他那沓钞票，一直伸到店老板的鼻子跟前。

“现在你拉长耳朵听着：再过一小时，酒就来了，还有小菜、馅饼和糖果——这些东西一来，你就立刻替我统统送到上面去。安德烈车上的这只木箱也立刻给我送上去，打开后就立刻上香槟……而最要紧的是把那些小妞叫来，小妞，尤其一定要把玛丽亚叫来……”

他向马车转过身去，从座位下拽出那只装手枪的盒子。

“结账，安德烈，你收下！给你十五卢布车钱，还有五十卢布酒钱……谢谢你的深情厚意……请记住卡拉马佐夫老爷！”

“我怕，老爷……”安德烈不敢拿，“赏我五卢布小费就够了，多了我不要。请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作证。请原谅我说的这蠢话……”

“怕什么，”米佳用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既然这样，见你的鬼去吧！”他叫道，扔给他五个卢布。“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现在你领我悄悄进去，让我先用眼睛瞅他们大伙儿一眼，别让他们发现我。他们在哪儿，在蓝屋？”

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担心地看了看米佳，但是立刻乖乖地执行了他的要求：小心翼翼地把他领进过道屋，自己先走进第

一个大房间，也就是跟坐着客人那屋相邻的大房间，从屋里拿出蜡烛，然后把米佳悄悄地领了进去，把他安置在一个黝黑的角落，让他从那里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清在一起闲聊的那些人，而他们却看不见他。但是米佳看的时间不长，再说他也不可能细看：一看见她，他的心就怦怦直跳，两眼模糊。她坐在桌旁的安乐椅里，挨着她坐在长沙发上的，是一个长得挺好看，而且还十分年轻的卡尔加诺夫；她握住他的手，似乎在笑，而卡尔加诺夫则两眼不看她，似乎在大声说话，似乎很懊恼，在跟隔着一张桌子、坐在格鲁申卡对面的马克西莫夫说话。马克西莫夫则在哈哈大笑，也不知道笑什么。那人就坐在长沙发上，而在长沙发近旁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则坐着另一个陌生人。那个懒洋洋地坐在长沙发上的人抽着烟斗，米佳仅依稀看到那人胖胖的，脸庞大大的，个子嘛，想必不很高，似乎在对什么事发脾气。米佳觉得，他的同伴，另一个陌生人，似乎是个非常高的大高个儿；但是除此以外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他喘不过气来了。他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了，他把手枪盒放在五斗柜上，呼吸急促，身体冰冷，径直向蓝屋那帮正在闲聊的人走去。

“哎呀！”格鲁申卡第一个发现他，在惊恐中发出一声尖叫。

七 过去的和无可争议的老相好

米佳大步流星地走到桌子紧跟前。

“诸位，”他大声地，几乎喊叫似的开口道，但是每句话都说得结结巴巴，“我……我没什么！甭害怕，”他不胜感慨地说，“要知道，我没什么，真没什么，”他突然向格鲁申卡转过

身来，格鲁申卡吓得在安乐椅上向卡尔加诺夫那边侧过了身子，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我也来了。我就待到天亮。诸位，我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能跟你们待到天亮吗？天一亮我就走，最后一次，就在这屋里，行吗？”

最后这句话，他是对那个叼着烟斗坐在长沙发上的胖胖的主儿说的。那人神气活现地从嘴上取下烟斗，俨乎其然地说道：

“先生，我们在这里是私人聚会。有其他房间。”

“是您哪，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怎么也来了？”卡尔加诺夫突然搭腔道，“请坐，跟我们坐一块儿，您好！”

“您好，亲爱的人……金不换的好人！我一向尊重您……”米佳快乐地急忙回答，而且立刻把自己的手越过桌子向他伸了过去。

“哎呀，您握得好疼啊！把我的手指骨都握断了。”卡尔加诺夫笑道。

“他握手一向这样，一向都这样！”格鲁申卡满面笑容，快活地接茬道。但是她的神态还有点怯生生的，她从米佳的神态看出来，他决不会来寻衅闹事，因此她感到十分好奇，不过还是不安地注视着他。他脸上有某种使她十分吃惊的东西，她完全没料到他会在这时候进来，而且会这么开口。

“您好，先生。”左边的地主马克西莫夫也甜兮兮地向他问好。米佳立刻向他冲过去：

“您好，您也在这里呀，看到您也在这里，我很高兴！诸位，诸位，我……”他又转身向那位叼着烟斗的波兰人说道，显然把他当成了这里的主角。“我飞也似的跑来……我想把我的最后一天和最后一小时在这屋里度过，在这间……我曾经……对我的女皇……奉若神明的屋子！……对不起，波兰先

生！”他发狂般叫道，“我飞也似的跑来，是发了誓的……噢，别怕，这是我的最后一夜！波兰先生，咱俩来喝杯和好酒！酒一会儿就拿来……我带来了这个……”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掏出了他那沓钞票。“对不起，波兰先生！我想来点音乐、喧闹和大轰大嗡，上回有过的都要……但是虫子，那条不必要的虫子①，将会在地上爬过去，这虫子也不会有！我要在我的最后一夜追忆我那欢乐的一天！……”

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有许许多多话要说，但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仅仅是些奇怪的长吁短叹。那个波兰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着他那沓钞票，看着格鲁申卡，分明感到莫名其妙。

“假如我的妞王允许……”那人开口道。

“什么‘妞王’不‘妞王’的，你是说女王吧？”格鲁申卡蓦地打断他的话道，“您的话总让我觉得好笑，坐呀，米佳，你说什么呀？你别吓唬我，劳驾。你不会吓唬我吧，不会吧？如果你不吓唬我，我就欢迎你……”

“我，我会吓唬你？”米佳高举起双手，忽地叫道，“噢，你们从一旁走过去吧，我不会妨碍你们的！……”他忽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地，当然，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扑到一把椅子上，两手紧抱椅背，好像拥抱椅子似的，扭过头，面向对面的墙壁，泪如雨下。

“你又来了，又来了，你这人哪！”格鲁申卡责备似的叫起来，“他过去来看我也总是这样——突然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有一回也这样哭起来，现在是第二回了——真没羞！你干吗哭呢？真有什么倒也好说！”她突然谜一般加

---

① 喻折磨人、令人痛苦不安的心绪。

了一句，有点恼怒地强调着自己说的话。

“我……我不哭了……嗯，诸位好！”他在椅子上霎时转过身来，忽地笑了，但他的笑不是断断续续的、木然的笑，而是一种神经质的、浑身颤动的、听不见的、长长的笑。

“你瞧，又来了……好啦，要开开心心，开开心心的！”格鲁申卡连声劝他，“看见你来了，我很高兴，米佳，我非常高兴，你听见了吗？我希望他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她命令式地说道，她这话似乎是对大家说的，其实分明是对坐在沙发上的那人说的。“我要，我要这样！他走我也走，就这么回事！”她突然两眼闪光，加了一句。

“我的女皇的话就是法律。”那波兰人优雅地亲吻了一下格鲁申卡的手，说道，“请这位先生赏光加入我们一伙！”他非常客气地对米佳说。米佳又跳起来，分明又想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但结果却说了别的。

“咱俩干一杯，波兰先生！”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代替了演说。大家全乐了。

“主啊！我还以为他又要说话了呢。”格鲁申卡神经质地叫道，“我说米佳，”她执拗地加了一句，“你别再蹦来蹦去的，至于你带来了香槟酒，那太好了。我也想喝，我最讨厌露酒了。最好不过的是你也赶来了，要不真闷得慌……你又来一醉方休了，是不是？把钱藏进口袋！你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米佳手里还攥着那沓钞票，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特别是那两个波兰人，他不好意思地迅速把钱塞进口袋。他脸红了。就在这时，店老板用托盘端着一瓶打开瓶塞的香槟酒和几只玻璃杯走了进来。米佳抓起酒瓶，但一时慌了手脚，忘了该拿这酒瓶做什么了。卡尔加诺夫从他手里接过酒瓶，替他倒了酒。

"再来，再来一瓶！"米佳向店老板喝道，但是他忘了同那个波兰人碰杯了（他曾那么郑重其事地邀请波兰人跟他干一杯好酒），也不劝任何人同饮，突然自己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喝罢，他的整个脸忽然全变了。他进门时那种郑重其事而又悲壮的表情已经一扫而空，他脸上蓦地显出赤子般的神态。他整个人仿佛忽地变得谦让和低三下四起来。他怯怯地、快乐地望着大家，不时神经质地嘿嘿笑着，就像一只犯了错误的小狗，现在主人又喜欢它了，又让它进来了，因而感恩戴德似的。他好像已经忘记了一切，兴高采烈地望着大家，带着一种童稚的笑容。他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格鲁申卡，端过自己的椅子，紧挨着她坐的那张安乐椅。渐渐地，他也看清了那两个波兰人，虽然还不十分明白个中就里。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的那副派头，他讲话时的那波兰口音，主要是他那烟斗，使他产生了很深的印象。"那有什么，他抽烟，这很好嘛。"米佳寻思。这波兰人年近四十，脸上皮肉松弛，长着一个非常小的小鼻子，鼻子底下有两撇染了色的、厚颜无耻的、又尖又细的小胡子，——这一切暂时也没有使米佳感到一丝一毫的问题。甚至在西伯利亚做的十分蹩脚的假发，以及十分难看地向前梳的鬓角，也没有使米佳大惊小怪："既然是假发，那就应当是这样嘛，"他继续傻呵呵地寻思。靠墙坐着的另一个波兰人比较年轻些，他放肆而又挑衅地望着大家，默默地听着大家说话，脸上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态，他给米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仍旧是他那长得很高的个子，与那坐在沙发上的波兰人显得非常不协调。"如果站起来，肯定有两俄尺十一俄寸高①，"这想法在米佳脑子里一闪而过。他还想到，这高个儿波兰人大概是坐在沙

① 约合一百九十厘米。

发上的那个波兰人的朋友和跟班，就跟“他的贴身保镖”一样，叼着烟斗的那个波兰人肯定能指挥那个高个波兰人。但是就连这一切米佳也觉得好极了，无可争议。小狗身上的任何争风吃醋的劲儿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格鲁申卡和她的有些话令人莫测高深，他还一点不明白个中奥妙；他只明白一点，因而使他的整个心房都万分激动：她又跟他很亲热了，她“原谅”了他，并且让他坐在她身边。他看见她端起酒杯呷了口酒，就高兴得心花怒放。但是大家都沉默不语却似乎使他蓦地吃了一惊，他开始左顾右盼地、期待地看着大家：“诸位，我们干吗净坐着，你们干吗不开口说话呀？”他那喜笑颜开的眼神似乎在问。

“瞧他净信口开河，惹得我们笑个不停。”卡尔加诺夫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指着马克西莫夫，突然开口道。

“信口开河？”他发出短促而又木然的笑声，也笑了，似乎对什么事感到很开心似的，“哈哈！”

“是啊。您想，他硬说，20 年代，咱们的骑兵全娶波兰女人为妻；这难道不是满口胡吣吗？”

“娶波兰女人为妻？”米佳又接口道，他已经变得欢天喜地了。

卡尔加诺夫很清楚米佳跟格鲁申卡的关系，关于那个波兰人他也猜到了几分，但是对这一切他并不十分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马克西莫夫。他同马克西莫夫到这儿来是偶然的，他在这里的车马店遇见这两个波兰人也是生平第一次。至于格鲁申卡，他过去就认识，有一回甚至还跟什么人到她家去过；当时她并不喜欢他。在这里她却非常亲热地时不时地看着他；米佳来之前甚至还爱抚过他，但是他却似乎坐怀不乱，无动于衷。这是个年轻人，年纪大约不超

过二十，穿得很讲究，小白脸，十分清秀，长着一头漂亮而又浓密的淡褐色头发。但在这张漂亮的小脸蛋上却长着一双很美丽的淡蓝色眼睛，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聪明，有时还显得很深沉，甚至与他的年龄不相称，尽管这年轻人有时说起话来，看上去完全像个孩子，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好意思。一般说来，他这人很特别，甚至很任性，虽然待人一向和颜悦色。有时他的脸部表情还会表现出一种一动不动的固执状态：他看着您，听您说话，而他自己却似乎在全神贯注地幻想着自己的事，一会儿无精打采，懒洋洋的，一会儿又会忽然无谓地激动起来。

“你们想想，我带着他到处跑已经四天了。”他有点懒洋洋地拉长了声音继续道，但丝毫没有花花公子习气，而且十分自然。“记得吗，自从令弟把他推下马车，他跌跌撞撞地差点儿摔倒那时起，我就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就把他带回了乡下，可现在他净胡说八道，因此跟他在一起都让人觉得害臊。我现在要把他送回去……”

“这位先生没见过波兰女人，净说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叼烟斗的那波兰人对马克西莫夫说。

叼烟斗的波兰人俄语说得并不坏，至少要比他表现出来的好得多。他说俄国话故意拿腔拿调，装出一副波兰腔。

“要知道，我自己娶的就是波兰女人，您哪。”马克西莫夫嬉皮笑脸地回答道。

“那么，您难道当过骑兵？要知道，您刚才说的可是骑兵呀。难道您当过骑兵？”卡尔加诺夫立刻插嘴道。

“对了，没错，难道他当过骑兵？哈哈！”米佳叫道，兴味盎然地听着大家说话，只要谁开口说话，他就转过脸去，用他那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他，倒像他想从每个人那里听到天知道什

么有趣的事情似的。

“不是的，您哪，您听我说嘛，”马克西莫夫向他转过脸去，“我是说那些漂亮的……波兰小姐……跟我们的枪骑兵跳完马祖卡舞以后，就一屁股坐到他大腿上，像只小猫似的……像只小白猫似的，您哪……而她的波兰爹和波兰娘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她们去，您哪……到第二天，这枪骑兵就登门求亲……就这样……去求亲了，嘿嘿！”马克西莫夫说话结束时发出一声嘿嘿。

“这先生是骗子！”坐在椅子上那高个波兰人狺狺然骂道，说罢跷起了二郎腿。引起米佳注意的只有他那硕大无朋的油毡靴和又厚又脏的靴底。总之，这两个波兰人穿得油渍麻花，真够叫人恶心的。

“好嘛，竟骂起人家骗子来了！他凭什么骂人？”格鲁申卡忽然发起火来。

“阿格里皮娜小姐，这先生在波兰看到的是女用人，而不是波兰的大家闺秀。”叼烟斗的波兰人对格鲁申卡说。

“也可以这么说吧！”坐在椅子上的那高个儿波兰人鄙夷不屑地说道。

“又没碴找碴了！让人家说下去嘛！人家说话，打什么岔？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开心嘛。”格鲁申卡顶撞道。

“我没打岔呀，小姐，”戴假发的波兰人别有用心地说道。两眼紧盯着看了一会儿格鲁申卡，神气活现地闭上了嘴，然后又抽起自己的烟斗。

“不，不，波兰先生这话说得对，”卡尔加诺夫又激动起来，倒像天知道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因为他没去过波兰，他怎么能说波兰的事呢？您不是在波兰结的婚吧，不是吧？”

“不是的，您哪，是在斯摩棱斯克省，您哪。不过那枪骑兵是在这以前把她带走的，我是说我老婆，我未来的老婆，跟她一起带出来的还有她妈、她婶，还有一位亲戚连同她那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这可是从波兰本土带来的，从本土……后来他让给我了。他是我们团的一名中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起初，他自己也想娶她，可是没娶成，因为她是瘸子……”

“那么说您娶了个瘸子？”卡尔加诺夫一声惊呼。

“娶了个瘸子，您哪。这是他俩当时串通一气，多少瞒着我，把我骗过去了。我以为她爱蹦蹦跳跳……她老是蹦啊跳的，我还以为她因为高兴……”

“因为要嫁给您而感到高兴？”卡尔加诺夫用一种孩子般清亮的嗓音叫道。

“是的，因为高兴，您哪。后来，我们结了婚，婚后的当天晚上，她就向我承认，而且十分感人地请求我原谅，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有一回，跳过一个水坑，把腿给崴了，嘿嘿！”

卡尔加诺夫听罢发出一长串完全像孩子似的笑声，他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摔倒在沙发上。格鲁申卡也哈哈大笑。米佳感到幸福极了。

“您知道吗，您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实话实说了，他现在并没有信口开河！”卡尔加诺夫转过身来对米佳感叹道，“要知道，他结过两次婚——现在说的是他的前妻——而他的续弦，您知道吗，跟人私奔了，至今还活着，这，您知道吗？”

“此话当真？”米佳向马克西莫夫迅速转过身去，脸上作异常惊愕状。

“对，您哪，跟人私奔了，我有过这种丢人的事。”马克西莫夫谦逊地肯定道，“跟一个法国人。最让人窝火的是，一开头，她就把我的一座小村庄统统过户到了她的名下。她说，你

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自己会找到谋生之道的。就这样把我给坑了。有一回，一位受人尊敬的主教对我说：你的一位太太是瘸子，另一位则腿脚太麻利了点儿，嘿嘿！”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嘛！”卡尔加诺夫急匆匆地说道，“他即使信口开河（他是常常信口开河的），他的信口开河也仅仅是为了让大家开心，要知道，这不能算卑鄙，不能算卑鄙，对吗？要知道，我有时候还真喜欢他。他非常卑鄙，但是他卑鄙得很自然，对不对？你们看呢？有些人卑鄙无耻地拍你马屁是有目的的，想捞到点好处，而他很单纯，他是出于天性……你们想，比如说，他昨天跟我争论了一路，硬说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写的是他。你们记得吗，书里写到一个地主，名叫马克西莫夫，挨了诺兹德廖夫的揍，诺兹德廖夫被告到法庭：‘因在醉酒状态下鞭打地主马克西莫夫，对他进行了人身污辱。’[①] ——记得吗？你们猜怎么着，他硬说这地主就是他，是他挨了人家的揍！这难道可能吗？乞乞科夫巡游四乡，最晚也应在20年代初，年代也凑不到一块儿呀。当时他根本不可能挨打。根本不可能嘛，不可能是不是？”

很难想象卡尔加诺夫由于什么这么激动，但是他的激动是真的。米佳坦诚地站在他一边，帮他说话。

“嗯，他要是真挨打了呢！”他哈哈笑着叫道。

“倒不是当真挨了打，而是这样的。”马克西莫夫突然插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挨打了没有？”

“几点啦，先生？”叼着烟斗的那个波兰人带着一副感到无

① 参见果戈理《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译文略有改动）。

聊的神态问那个坐在椅子上的高个儿波兰人。那人抬了抬肩膀算是回答：他俩都没有表。

“为什么大家不说说话儿呢？自己不说，也该让别人说说嘛。我觉得无聊，那，也不让别人说话？”格鲁申卡又顶撞他道，分明是故意找碴。米佳仿佛头一回觉得有什么想法在他脑海里闪过似的。这回，那波兰人已是带着明显的恼怒回答道：

“小姐，我没不让啊，我压根儿就没吭声啊。”

“那就好，你说下去。”格鲁申卡向马克西莫夫叫道，“你们大家干吗都不说话了呢？”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全是些混账事，”马克西莫夫分明十分得意地立刻接茬道，同时又有点故作姿态，“这一切在果戈理笔下仅以一种讽喻的形式出现，因为书中的所有姓名都别有所指：诺兹德廖夫原来也不叫诺兹德廖夫，而是叫诺索夫，至于库甫欣尼科夫——那就毫无相同之点了，因为他姓什克沃尔涅夫。至于费纳尔迪倒真叫费纳尔迪[①]，不过他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俄罗斯人，姓彼得罗夫，至于费纳尔迪小姐，是很漂亮的，两腿裹着紧身裤，可漂亮啦，裙子短短的，缀满了发亮的光片，她飞快地旋转，不过不是一转就是四小时，其实一共才转了四分钟，您哪……大家全看傻了眼……”

“那你为什么要挨打呢，人家揍你是因为什么呢？”卡尔加诺夫吼道。

“因为皮隆，您哪。”马克西莫夫回答。

“因为哪个皮隆？”米佳叫道。

---

① 以上人名均为《死魂灵》中的人物。费纳尔迪是19世纪20年代的著名魔术师。请参看《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1页。

“因为那个著名的法国作家皮隆，您哪。当时，我们全凑在一块儿喝酒，在一家饭馆里，在交易会上。他们把我请了去，我先念了几首讽刺短诗：‘是你呀，布瓦洛，多么可笑的服装。①’可是布瓦洛回答道，他要去参加化装舞会，就是说他要去洗澡，嘿嘿，他们硬以为我在说他们。我又赶紧念了另一首辛辣的讽刺诗，这诗，我国知识界都十分熟悉。

你叫沙福，我叫法翁，
我对此无意争辩，
但是使我伤心的是，
你竟不认识去大海的路。②

他们一听就更来气了，就用各种难听的话骂我，也恰好赶上我倒霉，我为了挽回局面，说了一则关于皮隆的非常高雅的笑话，说他因为没有被法兰西科学院接纳，为了报复，他给自己的墓碑写了一则碑铭。

Cigît Piron qui ne fut rien
Pas même académicien.③

---

① 引自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讽刺短诗。其中写道：“是你呀，布瓦洛？……多么可笑的服装！／都认不出你了：简直换了副模样！”／“住口！／我是故意打扮成格拉福夫的样：／我要去参加化装舞会。”

② 原文是俄国诗人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讽刺诗。

③ 法文：“这里长眠着皮隆，／他什么都不是，甚至也不是院士。”按：阿历克西·皮隆（1689—1773），机智出众的法国戏剧家。以讽刺短诗及喜剧《诗狂》闻名于世。因他年轻时写过一首诲淫的艳诗《普里阿波斯颂》（普里阿波斯是神话中肉欲和淫乐之神），法王路易十五于1753年否决了将他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他们听后就立刻把我揍了一顿。”

“为什么，为什么要揍你呢?”

“因为我知道得太多了。人揍人何患无词。”马克西莫夫言简意赅地概括道。

“唉，得啦，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恶心，我不想听，我还以为有什么开心的事哩。”格鲁申卡忽然打断道。米佳感到一阵慌乱，立刻收起了笑容。那个高个儿波兰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带着一种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的傲慢而又无聊的神态，倒背着双手，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从这一角走到另一角。

“哼，踱起方步来了!”格鲁申卡鄙夷不屑地望了望他。米佳不安起来，再说他发现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以一种恼怒的神态时不时看着他。

“波兰先生，”米佳叫道，“咱俩干一杯，波兰先生！跟另一位波兰先生也一样：干，二位!”他霎时拿起三只玻璃杯，给杯里倒上香槟。

“为波兰，二位，为你们的波兰干杯，为波兰这地方!”米佳嚷道。

“这话我非常爱听，先生，干。”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神气活现而又带着一副赏脸的样子说道，接着便端起了自己的玻璃杯。

“那，另一位波兰先生呢，他叫什么来着，喂，尊敬的大人，请拿起杯子!”米佳张罗道。

“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说。

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大摇大摆地走到桌旁，站着，接过了自己的酒杯。

“为波兰，二位，乌拉!”米佳举起酒杯叫道。

他们仨都一饮而尽。米佳抓起酒瓶，立刻又倒了三杯。

“现在为俄罗斯，二位，让咱们亲如一家！”

“也给我们满上，”格鲁申卡说，“我也要为俄罗斯干杯。”

“我也要。”卡尔加诺夫说。

“我倒是也想要，您哪……为俄罗斯，为老祖母①。”马克西莫夫嘿嘿笑着说。

“大家，大家一起干！”米佳激动地说，“掌柜的，再来两瓶！”

米佳带来的酒还剩三瓶，全拿来了。米佳给所有的酒杯都一一斟满。

“为俄罗斯，乌拉！”他高呼祝酒词。除了两个波兰人以外，大家全都一干而净，格鲁申卡也一口气把自己那杯酒干了。那两个波兰人竟没有碰一下自己的酒杯。

“你们倒是怎么啦，二位？”米佳诧异道，“你们竟这样？”

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端起酒杯，举了举，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为1772年前疆土内的俄罗斯②，干杯！”

“这就对啦！”另一个波兰人叫道，两人一口气干了自己杯中的酒。

“你俩真浑，先生！”米佳突然脱口说道。

---

① 暗示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中的结尾部分：“在他（指赖斯基。——译者）身后，大家站着，在热烈地召唤他——他的三个人：他的薇拉，他的马尔芬卡和祖母。而在她们身后还站着另一个比她们更强烈地吸引他的人，一个像巨人般伟岸的人，另一个伟大的‘祖母’——俄罗斯。”

② 1772年，俄、普、奥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白俄罗斯东部及现在的拉脱维亚的一部分被俄占领。波兰本土划归奥地利和普鲁士，但不属于俄罗斯。

“先生!!”那两个波兰人威吓地叫道，像两只公鸡似的瞪着米佳。尤其是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十分恼火。

“难道能不爱自己的故土吗?”

“闭嘴！别吵了！不许吵架!”格鲁申卡命令式地一声断喝，用脚跺了一下地板。她满脸涨得通红，两眼熠熠发光。刚喝下去的一杯香槟的酒劲上来了。米佳被吓坏了。

“二位，对不起！是我不对，我再不了。弗鲁布列夫斯基，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我下回不敢了！……”

“你也给我闭嘴，坐下，真浑!”格鲁申卡恼怒地顶撞他道。

所有的人又纷纷坐下，大家都缄口不语，面面相觑。

“诸位，全赖我!”米佳又开口道，一点没听懂格鲁申卡所以喊叫的用意。“好啦，咱们干坐着干吗？唔，咱们来玩点什么呢……要快活，重新快活起来?”

“唉，真叫人心里不痛快。”卡尔加诺夫懒洋洋地嘀咕道。

“玩‘坐庄’，像方才那样……”马克西莫夫突然嘿嘿笑道。

“‘坐庄’？太好了!”米佳接口道，“只要二位……”

“太缓啦，先生!”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似乎不乐意地回答道。

“这倒也是。”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也附和道。

“太缓啦？什么叫太缓啦?”格鲁申卡问。

“太缓就是太晚[①]，小姐，太晚啦，时间不早啦。”坐在沙发上的那波兰人解释道。

---

① 这里以及以上，这两个波兰人讲的俄语，都是夹杂着波兰话的蹩脚俄语。

“他们总是这也晚啦那也晚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格鲁申卡懊恼地差点尖叫起来，“自己闷闷不乐地坐着，也让别人陪着他们闷闷不乐。你来之前，米佳，他们总这么闷声不响地坐着，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

“我的女神！”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叫道，“我看见您不高兴，所以才闷闷不乐。我乐意奉陪，先生。”他对米佳说。

“那就下注，先生！”米佳接口道，从兜里抓出一把钞票拿出两张一百卢布的放到桌上。

“我想多输点给你，先生。你发牌，你坐庄！”

“这牌得用店家的，先生。”小个子波兰人固执而又严肃地说。

“这办法最好。”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点头称是。

“用店家的？好吧，我明白，就用店家的，二位，你们说得对。拿牌来！”米佳向店老板下令道。

店老板拿来一副还没拆封的纸牌，并向米佳宣布，姑娘们快来齐了，弹洋琴的犹太佬可能也快来了，装食品来的三套马车还没赶到。米佳从桌旁跳起来，跑进隔壁房间立刻做了些安排。但是姑娘们一共才来了三位，而且玛丽亚也没来。再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安排，他跑出去要干什么：他只吩咐从木箱里拿点儿点心、水果糖和牛奶糖之类的分给姑娘们吃。“再给安德烈一杯伏特加，拿一杯伏特加给安德烈！”他匆匆叮嘱道，“我亏待了安德烈！”这时跟在他后面跑来的马克西莫夫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我五卢布，”他对米佳悄声道，“我也想冒下险，下点注，嘿嘿！”

“好极了，妙极了！先拿十卢布去！”他又从兜里把所有的钞票全掏出来，从中找出十卢布。“输光了再来找我，再来找

我……”

“好好，您哪。”马克西莫夫快乐地悄声道，说罢便跑进了客厅。米佳也立刻回去，抱歉地说他让大家久等了。那两个波兰人已经坐好了，而且拆开了纸牌。他们的神态和气多了，近乎十分亲热。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重新装上了烟斗，点着了，准备分牌；他脸上甚至活画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各就各位，诸位!”弗鲁布列夫斯基郑重宣布。

“不，我不玩了，”卡尔加诺夫道，“方才，我已经输给他们五十卢布了。”

“这位先生方才手气不好，现在会变好的。”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向他说道。

“你下多少赌本？双方对等?”米佳焦躁起来。

“听便，先生，可以一百，也可以二百，随你。”

“一百万!”米佳大笑。

“大尉先生也许听说过波德维索茨基的故事吧?[①]”

“哪个波德维索茨基?”

“华沙有人坐庄，对等下注。波德维索茨基来了，看见桌上有几千块金币，就下了注：满注。庄家说：‘波德维索茨基先生，你押现金，还是押人格?’‘押人格，先生。’波德维索茨基说。‘那就好，先生。’庄家分了牌，波德维索茨基赢了，拿起桌上的几千金币。‘给，先生，’庄家说，拉开抽屉，给了他一百万，‘拿去，先生，这是给你的数！赌本是一百万。’‘我不知道这个，’波德维索茨基说，‘波德维索茨基先生，’庄

① 作者在1879年11月16日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听到过三次，是分别在不同的时候和由不同的波兰人告诉我的。”

家说，‘你押的是人格，我们也以人格对人格。’于是波德维索茨基收下了这一百万。”

“这不是真的。”卡尔加诺夫说。

“卡尔加诺夫先生，在正派人中间不应该这么说话。”

“波兰的这赌徒才不会给你一百万哩！”米佳不信，但立刻发觉自己失言了。“对不起，先生，我错了，我又错了，会给的，会给一百万的，凭人格，凭波兰人的人格！瞧，我的波兰话说得怎么样，哈哈！我现在押十卢布，押‘杰克’。”

“我押一卢布，押红桃皇后，押漂亮的波兰皇后，嘿嘿！”马克西莫夫嘻嘻笑道，他推出了自己的‘皇后’，又好像希望不让大家看见似的，把身子贴近桌子，在桌子底下匆匆画了个十字。米佳赢了。押一卢布的也赢了。

“折角[①]！”米佳叫道。

“我还是一卢布，我押孤注，我押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孤注，”马克西莫夫无上幸福地喃喃道，他刚才赢了一卢布，开心极了。

“输了！”米佳叫道，“押七点，加倍！”

“加倍”又输了。

“别赌啦，”卡尔加诺夫突然说道。

“加倍，加倍！”米佳一再把赌注翻番，但是每次加倍都输了。可是押一卢布的老赢。

“加倍！”米佳怒吼道。

“你输了二百卢布啦，先生。还押二百卢布吗？”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波兰人问道。

① 折角（把纸牌折起一角）意为赌注的四分之一，这里指二十五卢布。

“怎么，已经输了二百卢布了？那，再押二百！二百卢布全押加倍！”说罢米佳从兜里掏出钱，刚要把二百卢布押到“皇后”上，卡尔加诺夫突然用手捂住了牌。

“够啦！”他用他那清脆的声音喝道。

“您这是干吗？”米佳的两眼盯着他。

“够啦，我不愿意您赌！不要再赌啦。”

“为什么？”

“不为什么。啐口唾沫，走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再赌下去！”

米佳诧异地望着他。

“别赌啦，米佳，他说得也对；即使不赌下去，也输了不少啦。”格鲁申卡也以一种异样的口吻说道。那两个波兰人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模样倒像受了天大的冤枉似的。

“你开玩笑，先生？”小个子波兰人说，板着脸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卡尔加诺夫。

“先生，您怎么敢这样做！”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也向卡尔加诺夫吼道。

“不许，不许嚷嚷！”格鲁申卡喝道，“哎呀，你们这帮公火鸡[①]呀！”

米佳挨个儿望着他们；格鲁申卡脸上有一种什么表情，使他吃了一惊，霎时间有一个全新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一个奇怪的新想法！

“阿格里皮娜小姐！”小个子波兰人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满脸通红，刚要开口，突然，米佳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尊敬的大人，就说两句话。”

---

①　火鸡鸡冠的颜色善变，公火鸡则喜斗。这里指他们说话就翻脸。

“有何贵干，先生？”

“上那边屋，上那边屋去，我要跟你说两句最好最好的好话，你会满意的。”

小个子波兰人感到很惊奇，害怕地望了望米佳。然而他还是立即同意了，但是他有个条件，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必须跟他一块去。

“贴身保镖？让他去吧，正要他去哩！他还非去不可！”米佳激动地说，“二位，齐步走！”

“你们上哪儿？”格鲁申卡惊慌地问。

“说话就回来。”米佳回答。他脸上倏忽闪现出某种勇气，某种始料不及的亢奋；他那脸色与一小时前刚进这屋时简直判若两人。他把两个波兰人领到右边的一间小屋，不是那个大房间，即歌队的姑娘们正在集合和准备开席的那个大房间，而是领进一间客房，里面陈设着一些箱笼和两张大床，每张床上像小山似的堆放着许多花布枕头。紧挨墙角则放着一张小木板桌，桌上点着蜡烛。小个子波兰人和米佳面对面地坐在这张小桌旁，那个大高个弗鲁布列夫斯基则倒背着双手站在一旁。这两个波兰人都板着脸，但神态又带着明显的好奇。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先生？”小个子波兰人嘟囔道。

“是这么回事，先生，长话短说：给你钱，”他掏出自己的钞票，“想得到三千卢布的话，就拿走，爱上哪儿上哪儿。”

那波兰人瞪大了两眼死死地盯着米佳的脸，疑惑地望着。

“三千，先生？”他跟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面面相觑。

“三千，二位，三千！我说，先生，看得出来，你这人很识相。把这三千卢布拿走，就滚你妈的蛋，同时把弗鲁布列夫斯基也一起带走——听见啦？但是必须马上，立刻，一去不回，你听明白了没有，先生，从这扇门出去，永远不许回来。

你在那屋里还有什么：大衣，皮袄？我给你拿来。给你立马套上三驾马车，然后——再见了，先生！干不干？”

米佳很有把握地等候回答。他毫不怀疑。有种一不做二不休的神态在小个子波兰人的脸上倏忽一闪。

“给现金吗，先生？”

“当然给现金，不过这样，先生：立马给你五百卢布付车钱和定金，还有两千五百卢布明天在城里一次付清——我用人格担保，说给就一定给，哪怕上天入地也给你弄来！”米佳叫道。

那两个波兰人又互相对看了一眼。小个子波兰人的脸开始变得难看了。

“七百，七百，而不是五百，立刻，立马交到你手里！”米佳感到情况不妙，又加码道，“怎么，先生？你信不过？总不能把三千卢布一下子全给你吧。要是给了你，明天你又会回来找她……再说眼下我手头也没三千，钱全放在城里，放在我家里，”米佳喃喃道，越说越胆小，越说越泄气，“真的，放城里，藏着呢……”

霎时间，一种异乎寻常的自尊感闪现在小个子波兰人的脸上。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讥讽地问道，“可耻！丢人！”说罢，他啐了口唾沫。

弗鲁布列夫斯基也啐了口唾沫。

“你所以啐唾沫，先生，”米佳明白一切都完了，他绝望地说道，“是因为你想从格鲁申卡身上捞到更多。你们是两只阉鸡，没错！”

“我受到了极大侮辱！”小个子波兰人忽然像只虾米似的满脸涨得通红，说罢，便怒不可遏地，仿佛不愿意再听下去似

的，迅速走出了房间。弗鲁布列夫斯基也大摇大摆地紧跟在他后面。米佳满脸羞惭，神色慌张地跟着他俩。他怕格鲁申卡，他预感到这波兰人准会立刻大叫大嚷起来。果然不出所料。这波兰人走进客厅后就装腔作势地站到格鲁申卡面前。

“阿格里皮娜小姐，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激动地叫起来，但是格鲁申卡仿佛突然失去了任何耐心，好像有人触到了她最疼的地方似的。

“俄国话，说俄国话，不许说一句波兰话!”她向他嚷嚷道，“过去你不是会说俄国话吗，才五年，难道全忘啦!”她气得满脸通红。

“阿格里皮娜小姐……”

“我叫阿格拉费娜，我叫格鲁申卡，说俄国话，要不，我不听!”那个波兰人因为驳了他面子，气得呼哧呼哧直喘，他用蹩脚的俄语迅速而又傲慢地说道：

“阿格拉费娜小姐，我来是为了忘掉过去，饶恕过去，忘掉今天以前发生的事……”

“怎么饶恕？你这是来饶恕我吗？”格鲁申卡打断道，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没错，小姐，我不是胆小怕事，我是宽宏大量。但是看到你的这些情夫，我不由得感到吃惊。米佳先生在那间屋里要给我三千卢布，让我离开这里。我往这先生脸上啐了口唾沫。”

“什么？他要给你钱买我？”格鲁申卡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是吗，米佳？你怎么敢这样！难道我是可以卖钱的娼妓？”

“先生，先生，”米佳吼道，“她是纯洁的，光明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她的情夫！你这是血口喷人……”

“你怎么敢在他面前替我辩白，”格鲁申卡吼道，“我的纯洁不是因为恪守妇道，也不是因为我怕库兹马，而是为了能够

高高地昂起头颅不把他放在眼里，遇到他时有资格骂他是卑鄙小人。难道他竟没收下你给他的钱？”

“他倒是想拿的！”米佳不胜唏嘘道，“不过他想让我一下子把三千卢布全给他，可我只答应给他七百卢布定金。”

“这就明白了：他以为我有钱，所以才跑来结婚！”

“阿格里皮娜小姐，”那波兰人叫道，“我是骑士，我是贵族，不是无赖！我是来娶你做夫人的，我看见你变了，已经不是过去那人了，变成了一个性情古怪、不知羞耻的女人。”

“给我滚开，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我让人立刻轰你走，肯定会把你轰走的！”格鲁申卡发狂似的叫道，“我真傻，傻透了，五年了，净折磨自己！不过，我折磨自己压根儿不是为了他，我是因为气不过才折磨我自己的！再说这人也根本不是从前那个他了！难道他从前是这样的吗？这成他爸了！你这是在哪儿做的这假发？过去他是只鹰，而现在却成了只公鸭[①]。过去那个总是笑嘻嘻的，总是唱歌给我听……而我，而我竟五年以泪洗面，我真是个该死的蠢货，我犯贱，我没羞！”

她扑到自己的安乐椅上，用手捂住脸。这时左边屋里突然发出终于来齐了的姑娘们的合唱声——一支热情奔放的伴舞曲。

“简直是所多玛城[②]！”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猛地吼道，“掌柜的，把那些不要脸的女人轰走！”

店老板本来就在好奇地向门内窥视，一听到喊声就明白客人吵起来了，他立刻走进了房间。

---

① 鹰和公鸭是俄罗斯民歌中用来形容未婚夫的传统形象。

② 所多玛与蛾摩拉是圣经传说中的两个罪恶的城市，后被耶和华降硫磺与火夷为平地。此处喻指一群嘈杂狂乱的人。

“你嚷嚷什么？想把嗓子喊破吗？”他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简直毫不客气的态度对弗鲁布列夫斯基喝道。

“畜生！”弗鲁布列夫斯基吼道。

“畜生？那你刚才玩的是什么牌？我给你拿来一副牌，可是你把我的那副藏起来了！你玩的是假牌！因为玩假牌，我可以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你给我放老实点，因为这就跟造假钞票一样……”他走到沙发旁，把手指伸进沙发背和沙发坐垫中间，从里面掏出一副还未拆封的纸牌。

“这才是我拿给他们的那副，还没拆封！”他举起那副纸牌，给周围所有的人看。“我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他把我的那副塞进这缝里，偷换了自己的——你不是一个规矩老实的先生，你是个骗子！”

“我也曾看见那位先生两次偷牌。”卡尔加诺夫叫道。

“哎呀，真丢人，哎呀，真可耻！”格鲁申卡举起两手一拍，叫道，她还真的羞得满脸通红。“主啊，这人竟堕落成这样！”

“我也这么想来着。”米佳叫道。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把这说完，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就恼羞成怒，向格鲁申卡举拳威胁，叫道：

“臭婊子！”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骂完，米佳就扑过去，两手抱住他，高高举起，转眼之间就把他从客厅送进了右边那个房间，也就是他刚才把他俩领进去的那个房间。

“我把那家伙撂地板上了！”他立刻气呼呼地回来，说道，“这浑蛋还想打架，他没准从那里就回不来了！……”他关上半扇门，让另半扇敞开着，向小个子波兰人喝道：

“尊敬的大人，你也上那边去好吗？劳驾了！”

“老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叫

道，“你得从他们那里把钱夺回来，就是你输掉的那钱！要知道，这等于是从你手里偷走的。”

“我不想要回那五十卢布了。”卡尔加诺夫忽然说道。

“还有我那钱，我也不要了！”米佳道，“说什么我也不想拿回来了，就留给他作个安慰吧。”

“棒极了，米佳！好样的，米佳！”格鲁申卡叫道，在她的这片欢呼声中流露出一种异常愤恨的音符。小个子波兰人的脸气得变成了绛紫色，但又丝毫没放下他那副神气活现的架子，他本来已经向房门走去，但又停下来，忽然向格鲁申卡说道：

“小姐，如果你想跟我走，咱们就一块走，如果不想，那就再见！”

他由于愤怒和自命不凡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神气活现地跨进了房门。这人还颇有性格：发生了这么些事以后，居然还没丧失让这位小姐跟他一起走的希望——这主儿也太自命不凡了。米佳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门。

“把门锁上，”卡尔加诺夫说。但是门锁从里面响了一下，他们自己反锁上了。

“太棒了！”格鲁申卡又恶狠狠地叫道，“棒极了！活该！”

八 梦 魇

一次嘉宾满座的无遮大会几乎像古希腊的酒神节一样开始了。格鲁申卡头一个一迭连声地嚷嚷给她来酒：“我要喝酒，我要一醉方休，跟上回那样，记得吗，米佳，记得咱俩在这儿是怎么相好的吗！”至于米佳本人，则像处在梦魇中一样预感到了“自己的幸福”。然而，他的格鲁申卡不断地把他从自己

身边赶走:"去吧，去开开心吧，告诉他们，让他们跳舞，让他们尽情欢乐，'跳吧木屋，跳吧灶炕'[1]，就跟上回那样，跟上回那样!"她一迭连声地喊道。她兴奋极了。于是米佳就急忙跑去安排、张罗。歌队已经在隔壁屋里集合好了。再说他们原来坐的那屋子本来就挤，还用花布幔隔成了两半，布幔里也同样放着一张大床，铺着鸭绒褥子，同样堆着一大堆花布枕头。而且这座木屋的四间"上房"里统统有床。格鲁申卡紧挨着房门，米佳给她拿来了一把安乐椅：就跟"上回"他俩头一回在这里花天酒地的时候一样，她就从这里看着歌队和看她们跳舞。这回来的姑娘全是上回来过的；拿着小提琴和齐特拉琴的犹太佬也来了，最后又来了那辆望眼欲穿、装有各种酒和食品的三套马车。米佳忙乱起来。一些男男女女的闲杂人等也走进来向屋里张望，他们本来早睡了，后来被吵醒了，感到像一个月以前那样又可以大饱口福了。米佳跟所有认识的人一一问好和拥抱，一一认出了大家的脸，打开了一瓶瓶酒，不管是谁，都给他们一一斟满酒杯。特别爱喝香槟酒的只有姑娘们，那帮村汉们则更喜欢罗姆酒和白兰地，尤其是滚烫的潘趣酒[2]。米佳吩咐下去，给所有的姑娘们煮可可茶，整夜不停地烧开着三只茶炊，为每位来客沏茶和兑潘趣酒；谁爱喝就喝。一句话，开始了一种七手八脚、杂乱无章的荒唐局面，但是米佳却似乎得其所哉，越荒唐他越觉得来劲。倘若那时候有个什么村汉向他要钱，他肯定会立刻掏出自己那沓钱，数也不数地随便分给大家。也许，正是因为这原因，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为

---

① 俄罗斯民间伴舞歌或短歌中常见的副歌。这些歌开头相同，但歌词各异。

② 一种烈性酒，由罗姆酒（威士忌酒、白兰地等），加白糖、开水、柠檬汁或者水果兑制而成，一般都要喝热的。

了保护米佳才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左右，看他那模样，这天夜里他是打定主意，铁了心，不上床睡觉了。不过他酒也喝得很少（一共才喝了一小杯潘趣酒），瞪大两眼，用他自己的办法维护着米佳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他就走上前来，和气而又巴结地阻拦他，劝说他，不让他像“上回”那样把“雪茄烟和莱茵葡萄酒”分给那帮村汉们，上帝保佑，尤其不要给他们钱，他看到那些姑娘们喝甜酒，吃糖果，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帮臭娘儿们就是虱子多，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他说，“我恨不得给她们每人一脚，还得让她们千恩万谢——她们就这么犯贱！”这时，米佳又一次想起了安德烈，吩咐下人给他拿点潘趣酒去。“我方才亏待了他，”他用低微而又深受感动的声音一再重复说。卡尔加诺夫不想喝酒，起初也很不喜欢姑娘们的合唱，但是继续喝了两大杯香槟酒之后，一下子变得非常开心，跑前跑后地在每个屋子里乱转，笑嘻嘻的，看见什么就夸什么，逢人便夸，又夸歌唱得好，又夸音乐好听。马克西莫夫也乐呵呵和醉醺醺的，卡尔加诺夫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格鲁申卡也开始有了点醉意，指着卡尔加诺夫对米佳说：“他这孩子多好，多可爱呀！”米佳闻言便喜气洋洋地跑过去跟卡尔加诺夫和马克西莫夫亲吻。噢，他已经预感到了很多事；她还没有对他说过任何肯定的话，甚至还分明存心拖延不说，只是间或向他投去一瞥既亲热又热烈的目光。最后，她忽然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使劲拽到身边。当时她正坐在房门口的安乐椅上。

“你知道你方才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吗，啊？你进来的时候灰溜溜的！……我真吓坏了。你怎么会愿意把我让给他呢，啊？难道你真愿意吗？”

“我不愿意毁了你的幸福！”米佳对她幸福地嗫嚅道。但是

她压根儿就不需要他的回答。

“好了，去吧……去开开心吧，”她又赶他走，“不过你别哭，我会再叫你过来的。”

他乖乖地跑开了，而她则又开始听唱歌和看跳舞，但是不管他在哪儿，她的目光一直盯着他，过了一刻钟，她又叫他过去，于是他又跑了过来。

“嗯，你现在就坐在我身边吧，说说你昨天是怎么听说我跑到这儿来的；是谁头一个告诉你的？”

于是米佳就开始原原本本地从头讲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语无伦次，说得很热烈，但是又有点儿古怪，常常忽然皱起眉头，欲言又止。

“你干吗皱眉头哇？”她问。

“没什么……我把一个病人留那儿了。要是他的病能好起来，要是知道他的病肯定能好，我情愿少活十年！”

“嗯，既然是病人，那就让上帝保佑他吧。难道你当真想明天开枪自杀吗，你呀，真傻，再说因为什么呢？我就爱像你这样的冒失鬼。”她用她那有点沉重的舌头口齿不清地说，“那么说，你为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啰？啊？难道你这傻瓜明天当真想开枪自杀吗？不，请稍候，说不定明天我会告诉你一句话的……不是今天，而是明天。那么说，你希望今天啰？不，我今天不想说……好了，走吧，现在走吧，去开开心吧。”

然而，有一次，她把他叫过来时他显得似乎莫名其妙和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我看得出来你在为什么事发愁……不，我看出来了。”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又加了一句，“虽然你在那里跟那帮村汉们又是亲吻又是嚷嚷的，我还是看出了蹊跷。不，你去开心吧，我很快乐，我要你也开开心心的……

这里，我爱一个人，你猜是谁？……哎呀，瞧：我那孩子睡着了，这好孩子喝醉啦。”

她说的是卡尔加诺夫：他还真喝醉了，坐在沙发上霎时间就睡着了。他睡着了并不仅仅因为有了醉意，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到闷闷不乐，或者像他所说，“心里烦”。最后，姑娘们的歌声随着开怀畅饮逐渐变成了某种猥亵和放纵，这使他感到十分沮丧。她们的舞蹈也一样：两个姑娘扮成狗熊，而斯捷潘妮达这个爱闹的小妞则手拿木棍，扮演耍狗熊的，开始“耍狗熊给大家看”。“加油，玛丽亚，”她叫道，“要不我拿棍子揍你！”最后两只狗熊完全不像样子地趴在地板上，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形形色色的男女村民们全挤了进来）。“让他们闹吧，让他们闹吧，”格鲁申卡欢容满面地规劝道，“他们好不容易才碰上这么个尽情欢乐的日子，怎能不高兴呢？”卡尔加诺夫那副神态倒像他被什么东西弄脏了似的。“这一切太让人恶心了，全是些民间的土玩意儿，”他一边走开一边说道，“这是他们夏夜守候日出时搞的迎春花会这一类的东西①。”但是他特别不喜欢一支配有活泼的舞曲的“新”歌，歌中唱到一位老爷怎样去试探姑娘们的心：

老爷试探姑娘们

① 俄国古代依照多神教信仰，从谢肉节（为期一周，时间略晚于我国春节）开始举行一连串的迎春花会，彻夜狂欢，迎接日出。后来这些节日被教会定为东正教的节日。在夏夜守候日出和举行化装舞会，原应在彼得节（6 月 29 日）。这次在莫克罗耶举行的各种游艺和舞蹈，正值 8 月底，这里仅指与迎春花会的狂欢形式相类似。

问姑娘们爱他吗？①

但是姑娘们觉得这老爷没法爱：

老爷会把人痛打，
我实在没法儿爱。

后来来了个茨冈人，他也上前去探问：

茨冈人试探姑娘们，
问姑娘们爱他吗？

但是茨冈人也没法爱：

茨冈人爱偷鸡摸狗，
让我忧来让我愁。

接着又有许多人来试探姑娘们，甚至有士兵：

当兵的试探姑娘们，
问姑娘们爱他不爱？

但是这士兵被姑娘们轻蔑地拒绝了：

---

① 作者在 1879 年 11 月 16 日写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谈到这首歌时说："歌队唱的这首歌是我在现场记录的，它确实是当代农民创作的典范。"

当兵的要背背包，
我得跟在后面跑……

唱到这里后，紧接着就是不堪入耳的淫词艳曲，唱得十分露骨，可是却在听众中博得连声喝彩。最后唱到了商人：

掌柜的试探姑娘们，
问姑娘们爱他不爱？

原来她们非常爱商人，说，这是因为：

掌柜的会做买卖，
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卡尔加诺夫大发脾气：

“这完全是不久前编出来的歌，”他大声说道，“这歌是谁给她们编的！就差没让铁路上的人或者犹太佬跑来试探姑娘们了：他们准会征服所有的人。”他几乎感到受了侮辱，接着便立刻声称他心里烦，于是坐到沙发上，忽然打起盹来。他那清秀的面庞稍许有点发白，往后斜靠在沙发的靠垫上。

“瞧他多美呀，”格鲁申卡把米佳拉到他身边，说道，“我方才给他梳头来着；头发就像亚麻一样，密密的……”

她非常感动地向他弯下身去，吻了吻他的前额。卡尔加诺夫霎时睁开了眼睛，看了她一眼，微微欠起身子，非常担心地问马克西莫夫在哪儿？

“瞧，他念念不忘的原来是这主儿，”格鲁申卡笑道，“你就不能陪我坐一会儿吗。米佳，你跑一趟，把他的马克西莫夫

叫来。”

原来，马克西莫夫已经离不开姑娘们了，只间或跑到一边去，给自己倒杯甜酒，至于可可茶，他已经喝了两大杯了。他那脸已经变得通红，鼻子发紫，两眼变得眼泪汪汪、甜腻腻的。他跑过来宣称，他马上就要“在一首小曲的伴奏下”跳萨波迪埃舞[①] 了。

“不，我也去，我也要去看。”卡尔加诺夫叫道，用十分天真烂漫的方式拒绝了格鲁申卡要他陪她坐一会儿的提议。于是大家都过去看跳舞。马克西莫夫果然跳了一个他自己说的那舞，但是，除了米佳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喝彩。整个舞蹈就是蹲着向两边踢腿，脚底朝上，每跳一次，马克西莫夫就伸手拍一下脚掌。卡尔加诺夫对此毫无兴趣，可米佳却开心得跟马克西莫夫亲了个嘴。

“好，谢谢，没准跳累了吧，你往这边瞅什么：想吃糖果，是不是？也许想抽支雪茄吧？”

“想抽香烟，您哪。”

“不想喝杯酒吗？”

“我刚喝过甜酒，您哪……您有没有巧克力糖？”

“桌上放着一大堆，随你挑，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

“不，您哪，我要香草巧克力……专门给老人吃的，您哪……嘿嘿！”

“没有，老伙计，这种特制的没有。”

“听我说嘛！”老头儿忽然俯身趴在米佳的耳朵旁说道，“我是说这妞，您哪，叫玛柳什卡的这小妞，您哪，嘿嘿，要

---

① 一种穿着木鞋跳的法国民间舞。萨波迪埃是据法语音译，直译为木鞋舞。

是可以的话，请您行行好，我想跟她认识认识……”

“瞧你想入非非那劲儿！不，老伙计，不行。”

“我又不对任何人使坏，您哪。”马克西莫夫泄气地悄声道。

“嗯，好吧好吧。老伙计，这里只许唱歌、跳舞，不过，见鬼！你等等……先吃点、喝点，开开心。你不要钱吗？”

“除非以后，您哪。”马克西莫夫龇牙一笑。

“好，也好吧……”

米佳感到头脑发热。他走进过道屋，信步走上木头回廊。这回廊面临院子，从里侧环绕着整座建筑。新鲜空气使他的头脑顿时清醒了。他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一个角落，忽地用手抱住头。他那些七零八落的思想突然连接在一起，感觉也合成了一片，于是一切豁然开朗，闪出了一道光。这是一道令人心悸的可怕的光！“既然要自杀，现在正是时候，更待何时？”他脑海里倏忽一闪。“去拿手枪，拿到这儿来，然后就在这里，在这个肮脏、黑暗的角落里一了百了。”他犹疑不决地站了约莫一分钟。方才，快马加鞭，飞奔到这里来的时候，他身后是耻辱，是他已经做出和干下的盗窃行为，还有这血，血！……但是那时候他心里还轻松些，噢，还比较轻松些！因为那时候一切都完了：他失去了她，让给了别人，对于他，她等于死了，消失了，——噢，那时候他觉得这判决还好受些，起码他觉得这是必然的、必须的，因为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而现在！现在难道还跟当时一样吗？现在起码跟一个幽灵，跟一个可怕的怪物的事已经结束了：她的那个“老相好”，她的那个无可争议的、命中注定的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可怕的幽灵忽然变成了某种非常小、非常可笑的东西；他被人家用两手举起来送进了客房，而且上了锁。这幽灵是再也回不来

了。她感到羞愧，他从她的眼神里已经清楚地看到她究竟爱的是谁了。哎呀，现在才应该活下去哩，可是……可是又不能活下去，噢，可恨哪！“上帝啊，求你让那被打倒在围墙旁的人复活吧！求你将这可怕的杯撤去[1]！主啊，你不是曾经为那些像我这样的罪人创造过奇迹吗！倘若这老人还活着，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噢，那时候我一定要消除其余的耻辱带来的羞耻，我一定要归还这笔偷来的钱，我一定要如数归还，上天入地也要把这笔钱弄到……让这耻辱不留任何痕迹，除了它将长留我心中以外！但是，不，不，噢，这不过是些不可能实现的怯懦的幻想罢了！噢，可恨哪！”

但是黑暗里毕竟有一线光明的希望之光向他倏忽一闪。他拔脚离开原地，匆匆进了房间——回到她身边，重新回到她身边，永远回到他的女皇身边！“即使我处在耻辱的痛苦中，她的一小时、一分钟的爱，难道还抵不上我其余的全部生命吗？”这个古怪的问题攫住了他的心。“到她身边去，就到她一个人的身边去，看到她，听着她说话，什么也不想，忘记一切，哪怕就这一夜，这一小时，这一刹那！”在他刚要走进过道屋前，还在回廊上，他与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不期而遇。他感到店老板好像有点阴阳怪气，心事重重，好像来找他似的。

“你怎么啦，鲍里索维奇，是不是来找我的？”

“不，您哪，不是来找您的，”店老板仿佛一下子慌了神，“我来找您干吗？那您……您上哪儿啦？”

“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呢？不高兴了？等等，你很快就能去睡觉了……几点啦？”

---

① 这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一天说的话（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14 章，第 36 节），此处与原话略有出入。

“快三点了。说不定，三点多了。”

“说话就完，说话就完。”

“哪儿的话，没事儿，您哪。玩多长时间都行，您哪……”

“他怎么啦?”米佳匆匆想道，接着便跑进姑娘们正在跳舞的房间，但是她不在里面，她也不在蓝屋，只有卡尔加诺夫独自坐在沙发上打盹。米佳看了看布帘后面——她在里面呢。她坐在屋角的一只木箱上，手和头却趴在身边的床上，在哀哀恸哭，但又极力忍住，压低声音，不让别人听见。她抬头看见了米佳，就招手让他进去，他赶紧跑过去，她紧紧地抓住他的一只手。

“米佳，米佳，要知道，我曾经爱过他!”她开始对他悄声道，“我很爱他，爱了他整整五年，我一直，一直在爱他。我是爱他呢，还是仅仅爱我的满腔怨恨呢？不，我是爱他的！噢，我是爱他的呀！说什么我不爱他，而是爱我的满腔怨恨，要知道，这不是真的！米佳，你要知道，我那时候才十七岁呀，他那时候对我非常亲热，非常开心，老唱歌给我听……要不，那时候我是个傻丫头，觉得他是这样……而现在，主啊，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根本不是原来的他了。甚至相貌也变了，根本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我都认不出他来了。我跟季莫费到这里来的时候，老在想，一路都在想：‘我怎么见他呢？我说什么呢？我俩会怎样看着对方呢？……’我整个的心都差点儿停止跳动，可是他却好像给我当头泼了一盆脏水。活像老师上课似的：老是咬文嚼字，那么一本正经，见到我的时候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弄得我进退两难，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连句话都插不上。起先我还以为，因为那个瘦高个儿波兰人在一旁，他不好意思。我坐在一旁，望着他俩，心想：为什

么现在我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呢？你知道吗，他妻子，也就是他当时抛弃我，跟她结婚的那女人，把他带坏啦……这是她使他变了的。米佳，我觉得羞耻！噢，太羞耻啦，米佳，我将一辈子感到羞耻！该死，这该死的五年，真该死！”她说到这里又泪如雨下，但是她始终没有松开米佳的手，始终紧紧地握着它。

“米佳，宝贝儿，你等等，你别走，我要跟你说句话。”她悄声道，蓦地向他抬起头来。“我说，请你告诉我：我究竟爱谁？我爱这里的一个人。这人是谁？请你先把这话告诉我。”她的脸哭肿了，但是这脸上却绽出了笑容，两眼也在半明半暗中闪耀。“方才有只鹰飞了进来，一见他，我的心就沉了下去。‘真是个傻姑娘，你爱的就是他呀！’我的心立刻对我悄声道，你一走进来，一切就被照亮了。‘他在害怕什么呢？’我想，要知道，当时你竟怕成那样，怕得战战兢兢，连话都不会说了。我想，你决不会怕他俩——难道你还会见到什么人胆战心惊吗？我想，他这是怕我呀，他只怕我。那么说，费尼娅都告诉你这小傻瓜啦，说我在窗口向阿廖沙喊，我曾经爱过米坚卡一小时，而现在我要去爱……别人了。米佳，米佳，我呀真傻，我怎么会想到爱了你以后还能再去爱别人呢！你能原谅我吗，米佳？你能不能原谅我？你爱我吗？爱我吗？”

她跳起来，用两手搂住他的肩膀。米佳喜出望外地一直默默地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笑容，这时突然紧紧地拥抱她，拼命地亲吻她。

“我折磨过你，你能原谅我吗？要知道，我是因为满腔怨恨才拼命折磨你们大家的。要知道，那老家伙我是存心气他，让他神魂颠倒……你记得你有一次在我家喝酒打碎了一只杯子吗？我想起了这事，所以今天也打碎了一只杯子，‘为我那卑

劣的心’干杯。米佳，我的雄鹰，你干吗不亲我呢？亲了一回就罢手了，在一旁看着，听我说话……听我说话干吗呀！亲我，更紧地亲吻我，就这样。要爱就得爱出个样儿来！现在我要做你的女奴，一辈子做你的女奴！做个女奴多甜蜜呀！……亲我！打我，折磨我，随便你怎样对待我……哎呀，真该折磨我才是……慢！等等，以后再说，我不希望这样……”她突然把他推开。“你先走开，米坚卡，现在我要去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喝醉了就去跳舞，我要，我要嘛！”

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走出了布帘。米佳像喝醉了酒似的跟在她后面。“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我豁出去了——为了这一分钟，我可以献出整个世界。”他脑海里掠过这一想法。格鲁申卡果真一口气又干了一杯香槟酒，忽然就醉了。她坐在原先那把安乐椅里，乐呵呵的，笑容满面。她的两腮飞上了两朵红晕，嘴唇红艳艳的，眼睛发亮，娇慵困倦，风情万种，令人心醉。甚至卡尔加诺夫的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口似的，走到她身边。

“你方才睡着了,我亲了亲你,你感觉到了吗?”她口齿不清地对他说道,“现在我喝醉了,正是这样……你没喝醉吗?米佳干吗不喝?米佳,你干吗不喝呀,我都喝了,你倒不喝了……”

“我醉了！我已经醉了……因为你陶醉了，可是现在我还想喝杯酒更添醉意。”他又干了一杯——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这最后一杯酒竟把他灌醉了，突然间醉了，而在此以前他一直是清醒的，这个，他记得很清楚。从这一刻起，一切便在他周围旋转，像在梦魇中一样。他走来走去，在笑，跟所有的人说话，但是这一切都好像身不由己。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刺痛的感觉不时涌上他的心头，“就像心里揣着块火炭

似的。[1]”后来他回忆道。他走到她身边，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听着她说话……她呢，变得非常健谈，不断招手让人们到她身边去，又忽然把歌队里的一名什么姑娘叫到她身边，于是这姑娘就走过去，她或者亲吻她一下，然后让她走，或者有时候伸出手来给她画个十字。可是再过一分钟，她又会忽地哭起来。把她逗得最开心的是那个“老家伙”（她管马克西莫夫叫“老家伙”）。他时不时跑到她身边亲吻她的玉手“和任何一个手指头”，最后还给她跳了一个舞。边跳边唱，唱的是一首老歌。他跳得最起劲的是唱到下面这段副歌的时候：

小猪崽哼哼：啰啰啰，啰啰啰，
小牛犊叫唤：哞哞哞，哞哞哞，
小鸭儿叫道：呱呱呱，呱呱呱，
小白鹅叫喊：嘎嘎嘎，嘎嘎嘎。
小鸡儿在过道里走来又走去，
叽叽叽，叽叽叽，叫个不停，
哎呀呀，哎呀呀，叫个不停！[2]

“给他点什么，米佳，”格鲁申卡说，“送他点东西，要知道，他穷。唉，那些受人欺负的穷人哪……你知道吗，米佳，我要进修道院。不，我跟你说真格的，我总有一天要进修道院的。今天阿廖沙对我说了些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是啊……可今天让我们先跳个痛快。明天进修道院，今天先跳个

① 源出普希金的诗《先知》（1826），作者可能是据记忆引用，引文不大确切。原诗为“然后把一块熊熊燃烧着的赤炭/填入我已经打开的胸膛。”（魏荒弩 译）
② 俄罗斯许多民歌都有类似的副歌。

够。诸位，我要胡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会饶恕我们的。我要是上帝的话，我就会饶恕所有的人：‘我的亲爱的罪人们，从今天起，我饶恕大家。’我也要去请求别人饶恕：‘列位仁人君子，请饶恕我这傻娘儿们，就这样。’我不是人，我是野兽。可是我愿意祈祷。我给过别人一颗葱头。像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坏女人也愿意祈祷！米佳，让他们跳吧，不要阻拦他们。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好的，无一例外。活在世上多么好呀。我们虽然丑陋，但是活在这世上多好哇。我们既丑陋又好……不，请告诉我，我要问诸位，大家都过来，我要问你们：你们大家倒是跟我说说这个：为什么我这样好？要知道，我是好人，我是个很好的好人……你们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这样好？”格鲁申卡就这样絮絮叨叨地说着，醉意越来越浓了，最后她干脆宣布，她也想立马跳舞。她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身子摇晃了一下。“米佳，请你别再让我喝酒了，求你了——别再让我喝酒了。酒并不能使人心平气和。而且一切都在转，灶炕也在转，一切都在转。我要跳舞。让大家都来看我跳舞……看我跳得多好，多美……”

她还真说到做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雪白的麻纱手帕，右手拎着手帕的一头，准备跳舞时挥动。米佳开始忙活，姑娘们也都静了下来，准备一声号令就齐声伴唱。马克西莫夫一听说格鲁申卡要亲自跳舞，高兴得尖叫起来，连唱带跳地跑过来：

小腿儿是细细的，
两边儿是带响的，
小尾巴是带钩的。[①]

① 这是一则谜语，常编进民歌，作为民歌的一部分。

但是格鲁申卡向他挥了一下手帕，把他轰走了：

“嘘嘘！米佳，怎么还不来人哪？让大家都来……看。把那两个关着的人……也叫来。你干吗把他俩关起来呀？告诉他们我在跳舞，让他们也来看我跳舞……”

米佳因为喝醉了，跌跌撞撞地走到锁着的那扇房门旁，举起拳头敲门，叫那两个波兰人出来。

“喂，我说……二位波德维索茨基！出来吧，她要跳舞，叫你们出来看呢。”

“混账！”其中一个波兰人应声道。

“你比混账还混账！你是个卑鄙小人；你就是这样的人。”

“您不要嘲笑波兰。”卡尔加诺夫规劝道，他也已经不胜酒力。

“闭嘴，小伙子！我骂他卑鄙无耻，并不意味着我说整个波兰卑鄙无耻。波兰人并不都是混账东西。闭嘴，漂亮的小男孩，吃你的糖果去吧。”

“哎呀，这帮人哪！倒像他们不是人似的。他们怎么不肯言归于好呢？”格鲁申卡说，说罢便上场跳舞。歌队轰然唱道：“啊，过道屋哇，我的过道屋。”[①]格鲁申卡把头一扬，嘴唇微

---

① 这是一首俄罗斯民间舞曲。歌中唱到一个年轻姑娘，尽管“严父”禁止，她还是“让一个棒小伙儿开了开心”。作者对这首民歌评价很高，认为这首歌的歌词作者“决不亚于普希金”。原文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不听父亲的话，我要让这个棒小伙儿开心！／我所以要让他开心，因为父亲就他一个儿子，／父亲就他一个儿子，生来是个棒小伙子，／他叫瓦纽什卡——酿啤酒的大小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1881年的笔记中指出，整首歌“热情洋溢。她只让他开心了一次……爸爸严厉……可是她还打算让他再开心一次。父亲只有一 （转下页）

启，嫣然一笑，挥动了一下手帕，突然，她在原地很厉害地晃动了一下，莫名其妙地站在房间中央。

“两腿发软……”她用一种疲惫不堪的声音说道，“请诸位原谅，两腿发软，跳不动……对不起……”

她向歌队鞠了一躬，接着又挨个儿向四面八方一一鞠躬。

“对不起……请诸位原谅……”

“有点醉啦，这位太太，有点儿醉啦，这位漂亮的太太。”传来了七嘴八舌的声音。

“太太喝多啦。”马克西莫夫嘻嘻笑着向姑娘们解释。

“米佳，带我离开这里……把我抱起来，米佳。”格鲁申卡娇弱无力地说道。米佳一个箭步跑到她跟前，一把就把她抱了起来，捧着自己这个无价的战利品跑进了布幔。“好了，我也该走啦。”卡尔加诺夫想，走出蓝屋，随手关上了身后的两扇门。但是客厅里的酒宴还在喧闹和继续，而且闹得更凶了。米佳把格鲁申卡放到床上，拼命亲吻她的嘴唇。

“别碰我……”她用央求的声音对他喃喃道，“别碰我，现在我还不是你的，我说过了，我是你的，不过你别碰我……要体谅我……当着他们的面，在他们旁边，不行。他在这儿。这儿下流……”

“听你的！我决不作非分之想……我敬重你！……”米佳喃喃道，“是的，这儿下流，噢，这儿卑鄙。”他仍旧抱着她不放，跪在床旁的地板上。

“我知道你虽然像头野兽，但是你人格高尚，”格鲁申卡吃

（接上页）个儿子是借口。诗人决不亚于普希金……即使说我没羞没臊，即使不，反正我并不觉得羞耻，我也不想觉得羞耻，父亲就他一个儿子。”

力地说道，“应当清清白白地做人，以后一定要清清白白……我们要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不要做野兽，要做个好人……把我带走，带得远远的，听见啦……我不想在这儿，要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噢，是的，是的，一定！”米佳把她拥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她，“我带你走，咱们远走高飞……噢，我愿意立即献出整个生命来换取一年的光阴，只要知道这血！”

“什么血？”格鲁申卡莫名其妙地反问道。

“没什么！”米佳咬牙说道，“格鲁莎[1]，你希望我做人要清清白白，可我却是个贼。我偷了卡季卡[2]的钱……可耻，真可耻啊！”

“偷了卡季卡的钱？就是那位小姐？不，你没有偷。还给她，把我的钱拿去……你嚷嚷什么呀？现在我的一切统统是你的。钱对于咱俩又算得了什么？钱本来就是给咱俩吃喝玩乐的……像咱俩这样的人能不吃光喝光吗。咱俩还是去种地好。我要用这双手刨地。咱们要劳动，听见了吗？阿廖沙让咱们这么做。我不要做你的情妇，我要做你的好妻子，我要做你的女奴，我要给你干活。咱俩一起去找那位小姐，咱俩向她赔礼道歉，请她原谅，然后就离开这里。她不肯原谅，咱俩也要离开。你把钱拿去还她，但是要爱我……不要爱她。再也不要爱她了。你要爱她我就掐死她……我要用针戳瞎她的两只眼睛……”

“我爱你，就爱你一个人，就是在西伯利亚我也爱你……”

“干吗要去西伯利亚呢？也好，去西伯利亚就去西伯利亚，

---

① 阿格拉费娜的小名。
② 卡捷琳娜的小名。

只要你愿意，反正一样……咱俩要干活……西伯利亚有雪……我喜欢坐雪橇……不过要有铃铛……你听见铃铛响了吗……铃铛在哪儿响呢？有什么人来了……听，现在不响了。”

她娇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突然仿佛睡着了一会儿似的。果然远处有铃铛在响，又忽地不响了。米佳低下头，贴在她的胸脯上。他没留意铃铛怎么不响了，但是他也没留意歌声也戛然而止，歌声和喝醉了酒的喧闹声在整幢房子里一变而为死一般的岑寂。格鲁申卡睁开了眼睛。

“这是怎么啦，我睡着了，做了个梦：仿佛坐着雪橇在飞奔……铃铛在响，我打了个盹，跟一个心爱的人，好像是跟你坐在一起。走得远远的，远远的……我不断地拥抱你，亲吻你，偎依在你身旁，我好像觉得冷，而周围是一片耀眼的白雪……你知道吗，夜里白雪皑皑，月光似水，倒像我在什么地方，不在人间似的……我醒了，而亲爱的人儿就在身边，多好哇……”

“就在身边，”米佳喃喃道，连连亲吻她的衣服，亲吻她的胸脯和手。他忽然觉得有点蹊跷：他感到，她的两眼直视前方，但不是看他、看着他的脸，而是看着他的头顶上方，聚精会神，而且令人奇怪地一动不动。她脸上蓦地现出了惊慌，近乎恐惧。

“米佳，谁在那儿向里面张望咱俩呢？”她突然悄声道。米佳回过头来，果然看到有人掀开布帘，仿佛在窥视他俩似的。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人。他一跃而起，迅速向那个探头探脑的人走去。

“过来，请到我们这儿来一下。”有个人声音不大，但却硬邦邦而又不由分说地对他说道。

米佳从布幔后走了出来，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屋子里挤满

了人，但已经不是方才那批人，而是完全换了一批人。他蓦地感到背上不寒而栗，打了个寒战。所有这些人，他刹那间全认出来了。这个身材魁梧、身穿大衣、手拿别着帽徽的警帽的胖老头，是县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雷奇。至于那个“痨病鬼”似的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皮靴老是擦得锃亮”的——那是副检察官。“他有块价值四百卢布的怀表，总拿出来给人看。”至于那个戴眼镜的年轻小个儿……不过米佳把他的名字给忘了，但是这人他也认识，见过面：这人是预审科的，法院的预审官，“法律学校[1] 毕业”，刚到任不久。至于那一位，是区警察局长，叫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这人他早就认识，老熟人了。嗯，至于那几个挂号牌的，他们来干吗？还有两个什么人，是村民……至于那边站在门口的，则是卡尔加诺夫和特里丰·鲍里索维奇……

“诸位……你们有什么事，诸位？”米佳刚要开口，但是突然，仿佛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地放开了嗓子，一声惊呼：

“我——明——白了！”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忽地挺身而出，逼近米佳，虽然神态威严，但却仿佛有点急匆匆地开口道：

“我们找您……总之，我请您到这边来一下，就这儿，上沙发这儿来一下……有件要事必须找您说说清楚。”

“老头儿！”米佳发狂似的叫道，“老头儿和他的血！……我——明——白了！”

他说罢就像齐根给砍了一刀似的，跌坐在身旁的椅子上。

“你明白？你明白了？弑父的凶手和恶棍，你老爸的血告

---

① 该校全名为帝国法律专科学校，创立于 1835 年，是一所专门为贵族子弟办的寄宿学校。

发了你那令人发指的罪行!”老警察局长逼近米佳，蓦地怒吼道。他情不自禁，满脸涨得通红，浑身发抖。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小个子年轻人叫道，“米哈伊尔·马卡雷奇，米哈伊尔·马卡雷奇！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嘛，您哪！……请让我一个人说话好吗……我万万没想到您会闹出这么一个插曲……”

“但是，要知道，这简直是梦魇，诸位，简直是梦魇!”县警察局长不胜感慨，“诸位瞧他那德行：半夜三更，烂醉如泥，跟一个荡妇在一起鬼混，沾满了自己父亲的血……梦魇！真是梦魇哪!”

“我竭尽全力地恳求您，亲爱的米哈伊尔·马卡雷奇，请您暂时息怒，”副检察官像放连珠炮似的对那位老局长悄声道，“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

但是那个小个子预审官不让他把话说完，就面向米佳，既坚定响亮而又十分威严地说道：

“退伍陆军中尉卡拉马佐夫先生，我必须向您宣布，您被指控于今天午夜谋杀令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他还说了些什么，检察官仿佛也插进来说了句什么，但是米佳虽然在听，但是他已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扫视着他们所有的人……

卷九 预 审

一 佩尔霍京官运亨通的起点

正当上文讲到彼得·伊里奇·佩尔霍京在拼命敲老板娘莫罗佐娃家紧闭的大门的时候，我们把他撇下了，后来，不用说，他终于把门敲开了。大约两小时前被吓了个半死的费尼娅，这时仍旧因为惊魂未定和“思前想后”没敢上床睡觉，忽地听到这么疯狂的敲门声，如今又被吓得差点儿发歇斯底里：她满以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又来敲门了（尽管她亲眼看见他离开了），因为除了他，谁也不会这么‘放肆’地敲门。她赶紧跑去找看门的（他刚醒，正跑去开门），央求他别放外面的人进来。但是看门人盘问了那个敲门的，问明了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见费多西娅·马尔科芙娜，终于决定给他开了门。彼得·伊里奇走进上文提到的那间厨房，但是费多西娅·马尔科芙娜心存“疑惧”，恳求彼得·伊里奇是否让看门人也一道进来。这时，彼得·伊里奇便开始盘问她，霎时便问到了那个要害问题：即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跑出去

找格鲁申卡时，顺手从研钵里抄走了一根铜杵，可回来时已经没有了那根铜杵，而且两手满是鲜血："血在往下滴，手还在滴血，还在滴血！"费尼娅惊呼道，这个可怕的情况显然是她自己在她那纷乱的想象中编造出来的。但是两手满都是血，却是彼得·伊里奇亲眼看见的，虽然手上并没有滴血，而且这手是他亲自帮他洗干净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手上的血是不是很快就干了，而在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拿着那根铜杵到底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可以肯定他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而且根据什么可以得出这么肯定的结论呢？彼得·伊里奇详详细细地一再追问这点，虽然到末了仍旧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打听出来，但他还是差不多坚信不疑地认定，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除了上父亲家去以外，不可能到任何地方去，由此可见，那里一定出了什么事。"他回来后，"费尼娅激动地补充道，"我就向他一五一十全招认了，之后，我问他：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两只手上怎么全是血呀？"他似乎是这样回答她的，这是人的血，他刚才杀了一个人，"就这样供认不讳，而且立刻向我承认了一切，可是他立刻又像疯子似的跑了出去。于是我就坐下来琢磨：现在他像疯子似的到底跑哪儿去了呢？我想，准是到莫克罗耶去杀东家了。于是我就跑了出去，想求他别把东家给杀了，我想跑到他的住处去，但是刚跑到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门口，就看到他正要动身，他的两只手上已经没血了"（费尼娅注意到了这点，而且记住了）。老太太，就是费尼娅的奶奶，竭力证实她孙女说的话句句是真。彼得·伊里奇又盘问了她几句后走了出去，倒比刚才进屋时更感到忐忑不安了。

似乎，最直截了当的办法，而且路也最近，他现在最好到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去一趟，问个清楚，那里有没有出什

么事，如果真出事了，究竟出了什么事，等彻底弄清楚了，那时候再按彼得·伊里奇下定决心要做的那样去找县警察局长也还不迟。但是夜里，黑灯瞎火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的大门又很结实，又得去使劲敲门，再说他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不过是点头之交——就算叫开了门，万一那里什么事也没有，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又素来好挖苦人，明天肯定会出去对全城人讲这个笑话，说有一个不认识的官员佩尔霍京夜闯民宅，闯到他家里，来打听有没有什么人把他给杀了。准会闹得满城风雨，大出洋相。而彼得·伊里奇最怕出洋相了。然而使他痴迷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他愤愤然地跺了跺脚，把自己又臭骂了一顿之后，立刻反身走上一条新路，但已经不是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而是去拜访霍赫拉科娃太太。他想，如果他问她：方才，在什么什么时候，她有没有给他，给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三千卢布，如果她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就立刻去找县警察局长，那就不必再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如果情况相反，他就先打道回府，把一切留到明天再说。当然，又会立刻出现一个问题，一个青年男子，半夜三更，都快十一点了，竟去叩门求见一位完全不相识的上流社会的太太，说不定还得把她从床上叫起来，而且此次前去就为了向她提出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十分离奇的问题——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也许较之夜访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包含着恐怕还要大得多的出洋相的可能。但是有时候这情况也是有的，尤其是在与当前类似的情况下，一些最精细和最冷静的人也会做出类似的决定。至于彼得·伊里奇，当时已经头脑发热，完全不是个冷静的人了！后来他毕生都念念不忘，当时似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不安支配着他，终于达到了痛苦的程度，甚至促使他做出了违心的事。尽管这样，因为冒冒失失地要去见这位太

太，不用说，他还是把自己臭骂了一路，但是他又咬紧牙关第十次地对自己说："要干就干到底！"而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干到底了。

当他走进霍赫拉科娃太太家的时候，正好十一点整。看门的相当快就让他进了院子，他问看门的：太太是不是安歇了，还是尚未上床？看门的说他也说不清，因为这时候太太多半睡下了，"让楼上替您通报一下；太太愿意接见您就接见，不愿意就拉倒。"彼得·伊里奇上了楼，但是到这里后就更难了。男仆不肯去通报，最后叫来了一名侍女。彼得·伊里奇有礼貌但又殷切地请她向太太禀报一声，就说本地一名官员佩尔霍京有要事求见，要不是十万火急，他是不会冒昧前来的，"您就照我说的去禀报太太，"他请求那名侍女道。那侍女进去了。他留在前厅等候。霍赫拉科娃太太虽然还没安歇，但是已经进了自己的卧室。自从米佳不久前来访之后，她就心情不安，已经预感到今夜难免会犯偏头痛，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一般是免不了的。她听完侍女的禀报之后感到很惊讶，不过她还是愤愤然吩咐谢客，尽管一个她不认识的"本地官员"的深夜突然来访，激起了她做女人的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彼得·伊里奇这一回却固执得像匹骡子：他听到主人谢客之后，又异常坚决地请这名侍女进去再禀报一声，就"照他的话"去说，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太太现在不接见他，说不定太太以后会后悔的。"后来他自己也说："我当时就跟从山上摔下来一样，破罐破摔了。"这侍女诧异地打量了他一眼，又第二次进去禀报。霍赫拉科娃很惊讶，她想了想，就问这人是什么模样，她得知这位老爷"穿得很体面，人也年轻，而且非常有礼"。我们在这里要顺便补一句：彼得·伊里奇是一位相当英俊的年轻人，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这点。霍赫拉科娃太太终于决定出来见客。

她已经穿上了家常的睡衣和便鞋；但是她又在肩上披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她让下人去把这位“官员”请进客厅，也就是她不久前接见过米佳的那个房间。女主人出来见客时带着一副狐疑的神态，也不请客人坐下，就劈头盖脸地问道：“有何贵干？”

“夫人，我冒昧前来打扰，是因为一件与咱俩都认识的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有关的事，”佩尔霍京开口道，但是他刚提到这一名字，女主人就怒形于色，似乎十分恼火，她差点没尖叫起来，她愤愤然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用这个可怕的人来折磨我，到底还要折磨多久，多久呢？”她发狂似的叫道，“先生，您怎敢斗胆，怎敢冒冒失失地黉夜来访，惊动一个您所不认识的太太，而且一来就谈到这个人。要知道，就在三小时前，就在这里，在这间客厅里，这人跑来要杀我，他向我连连跺脚，后来就出去了，我家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走出我们家门的。要知道，先生，我要去告您，决不会轻饶您，请您立刻离开我……我是母亲，我立刻就……我……我……”

“杀人？那么说，他连您也想杀？”

“难道他已经把什么人杀了吗？”霍赫拉科娃急巴巴地问。

“夫人，劳驾了，请您听我把话说完，半分钟就成，我三言两语就能给您说明一切。”佩尔霍京语气坚决地回答道，“今天，下午五点，卡拉马佐夫先生凭交情向我借了十个卢布，因此我敢肯定他当时没钱，可是今天晚上九点他跑来找我时，两手却满把攥着一百卢布一张的钞票约莫有二千，或者甚至有三千卢布。他的两手和脸满都是血，而他本人看去则像个疯子。我问他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钱，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钱他是在这以前向您借的，您借给了他三千卢布，让他仿佛到什么金矿去……”

霍赫拉科娃太太的脸上蓦地现出某种非同寻常的痛苦的激动。

“上帝！他这是把他的老爸给杀了呀！”她举起两手一拍，叫道，“我没给过他任何钱，任何钱都没给过！哎呀，快跑，快跑！……别再废话了！快去救老人，快跑去找他父亲，快呀！”

“对不起，夫人，这么说，您没借给他钱是不是？您记得一清二楚，您没借给他任何钱吗？”

“没给，没给！我回绝了他，因为他不识抬举。他发疯似的走了出去；向我连连跺脚。他还向我扑过来，我躲开了……我现在对您实说了吧，现在我也无意对您隐瞒什么，他甚至向我啐了口唾沫，这，您能想象得到吗？不过，咱俩怎么站着说话呀？啊，请坐……对不起，我……要不，您还是快跑吧，快跑，应当立刻跑去救那个不幸的老人，别让他死于非命！”

“但是，要是他已经把他给杀了呢？”

“哎呀，我的上帝，可不是吗！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她边说边请彼得·伊里奇坐下，自己则坐在他对面。彼得·伊里奇虽然简短，但是相当清楚地给她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起码是他今天亲眼目睹的那段事情的始末，又谈到他刚才去找费尼娅的情况，也提到了那根铜杵的事。这一切细节使这位本来就十分激动的太太更加震惊万分，她连声哎呀，用手捂住了眼睛……

“您想想，这一切我早就预料到啦！我天生就有这本事，无论我料到什么，肯定会应验的。有多少次，有多少次，我看着这个可怕的人，老在想：这人到头来非杀了我不可。这不应验了……就是说，即使他现在杀的不是我，而是他父亲，那肯

定因为冥冥中有一种保护我的上帝的天意，再说他也不好意思杀死我，因为是我亲自在这里，也就在这地方，给他脖子上戴上了大殉道者瓦尔瓦拉圣尸上的圣像的。当时我离死有多近啊，要知道，当时我走过去，紧挨着他，他向我伸长了脖子！你知道吗，彼得·伊里奇（对不起，好像您说过，您叫彼得·伊里奇吧）……您知道吗，我并不相信显灵，但是这圣像，还有现在对我的这种明显的显灵——使我震惊，因此我又开始对什么都信了。您听说过佐西玛长老的事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您想想，他竟能脖子上挂着圣像向我啐唾沫。当然，不过是啐唾沫罢了，并没有杀死我，而且……而且一转身又跑出去了！但是您认为咱们上哪儿，现在咱们上哪儿好呢？”

彼得·伊里奇站起来宣布，他现在要直接去找县警察局局长，把一切都告诉他，至于以后的事就让他看着办吧。

“哎呀，这可是一位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哪，我认识米哈伊尔·马卡雷奇。一定要去找他，正应该去找他。您的脑子真灵，彼得·伊里奇，您想出来的这主意多好哇；要知道，我换了是您，是无论如何想不出这个主意来的！”

“再说我本人跟警察局长也是老相识。”彼得·伊里奇说，依旧站在那里，分明希望快点摆脱这个喋喋不休、一直不让他告辞的太太。

“您知道吗，您知道吗，”她又唠叨起来，“您一定要来把那里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发现了什么，会怎么判他，会把他发配到哪儿。我倒要请问，在咱们国家，不是没有死刑了吗？但是您肯定要来，哪怕是半夜三点，哪怕是四点，甚至是四点半也行……您让他们叫醒我，如果我起不来，就使劲推我……噢，上帝，我恐怕睡不着啦。我说，我是不是陪您一起

去呢？……”

“不不，您哪，我想，您倒不妨立刻亲笔写这么两三行字，以备不时之需，就说您没有给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任何钱，这倒说不定不是多余的……有备无患嘛……”

“一定写！”霍赫拉科娃太太兴高采烈地跳到自己的书桌旁。“要知道，您的脑子这么灵，办事又这么能干，您简直使我感到惊讶和震惊……您在本县任职吗？听到您就在本县任职，真是太高兴啦……”

她一边说话，一边在半张信纸上迅速写下了下列几行粗大的字据：

>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借给不幸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因为他现在毕竟是不幸的）三千卢布，今天没有借给他，过去也从来不曾借给他任何钱！我愿以人世间一切神圣的事物起誓。
>
> 霍赫拉科娃

“这字据写好了！”她向彼得·伊里奇迅速转过身来。“快去，救人要紧。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她接连给他画了三次十字。她还跑出客厅去送他，一直送到前厅。

“我对您真是感激不尽！因为您来找的头一个人就是我，您没法相信我现在对您是多么感激！过去咱俩怎会没有见过面呢？今后如果我能在舍下接待阁下，我将感到万分荣幸。听到您就在本县供职……而且办事这么精细，脑子这么灵光，真让人高兴……但是他们应当器重您，应当终于明白人才难得，只要我办得到，请相信，我一定为您尽力……噢，我多么喜欢年

轻人哪！我简直爱上了年轻人。年轻人是眼下整个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的基石，是俄罗斯的全部希望……噢，您走吧，快走吧！……”

但是彼得·伊里奇已经跑了出去，要不然的话，她是不会这么快放他走的。话又说回来，霍赫拉科娃太太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愉快的印象，这印象甚至多少冲淡了一些因他被牵连进这么一件丑闻而感到的忧虑。常言道，众口难调，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她根本就不算老嘛，”他愉快地想，“相反，我甚至会把她当成是她的女儿哩。”

至于霍赫拉科娃太太本人，她简直被这个年轻人迷住了。“这位当代青年有多能干，办事有多精细，这一切再加上风度翩翩，一表人才。有人说到当代青年时，说什么他们什么也不会，这就是给你们的反证。”等等。以致对“那件可怕的事”她简直都忘了，直到她后来上床睡觉，才蓦地想起“她当时离死多么近”，她叫道：“啊，这太可怕，太可怕啦！”但是接着便立刻又香又甜地睡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刚才描写的一个年轻官员与一个根本还不算老的寡妇的离奇相遇，如果这以后不曾成为这个办事精细而又有条不紊的年轻人一生官运亨通的基石的话，我也不会浪费笔墨来详细描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在敝县这个小城里至今还有人不胜惊叹地回忆起这事，等我们把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冗长的故事讲完之后，说不定我们还会就此事另行补叙三言两语，以飨读者。

二 报 警

敝县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雷奇·马卡罗夫是一位退伍中

校，后改任七品文官，业已丧偶，是个大好人。他来敝县任职总共才三年，却已博得全城上下的普遍好感，其因盖出于他“会联络人”。他家宾客不断，仿佛没有客人他就活不下去似的。每天总有人在他家吃饭，哪怕只有两个，甚至只有一个客人，但是没有客人他是决不上桌的。他常常假借各种缘由，有时甚至是出人意外的缘由，大宴宾客。桌上的饭菜虽然说不上精致，但十分丰盛，大馅儿饼做得好极了，酒虽不能以质炫耀，却能以量取胜。一进门的头一间屋，放着一张台球桌，陈设极为气派，就是说四面墙上挂有镶着黑镜框的英国赛马图，大家知道，这乃是任何单身汉家的台球房不可或缺的装饰。他家每天都有人来玩牌，虽说只有一张牌桌。但这里却经常高朋满座，敝城的精英全聚集在这里，带着夫人和小姐，前来跳舞。米哈伊尔·马卡雷奇虽然业已丧偶，却富有天伦之乐，他身边有一位早已守寡的女儿，她已经是两个姑娘（米哈伊尔·马卡雷奇的外孙女）的母亲。这两个姑娘年已及笄，已经修完自己的学业，人也长得不难看，而且性格开朗，虽然大家都知道，她俩出嫁时什么也不会给，但还是吸引了敝城不少上流社会的青年到她们的外公家来。米哈伊尔·马卡雷奇在办案上并不十分高明，但却恪尽厥职，并不亚于许多其他人。说实话，他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对自己的职权范围理应一清二楚，他也大大咧咧，漫不经心。对当今皇上厉行的某些改革，他不但不能充分理解，甚至在理解上有时还带有若干极其明显的错误，这倒不是因为他特别无能，而是因为他生就一副大大咧咧的脾气，因为他老没工夫深入领会圣意。“诸位，我这人生来只配当军人，不配当文官。”他对于他自己曾如是说。甚至对于

“农民改革”[1] 的准确根据，他也似乎未能拥有一个彻底而又扎实的概念，因为他是名地主，可以说吧，所以才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不由自主地增添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对此逐渐有所理解。彼得·伊里奇很清楚，今晚他在米哈伊尔·马卡雷奇那儿准会遇到某些客人，但究竟是谁，他还没有把握。而那时检察官和敝县自治会的医生[2] 恰好坐在他家打牌。这医生名叫瓦尔文斯基，是个年轻人，刚从彼得堡前来敝县履新，他是彼得堡医科大学[3] 的优秀毕业生。至于检察官，也就是副检察官，可我们大家都管他叫检察官，名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此公乃是敝县的一名特殊人物，人不老，才三十五岁上下，但是病恹恹的，一副痨病鬼样子，可是他却娶了一位胖极和不能生育的太太。他自尊心很强，脾气也很怪，可是脑子非常灵，甚至心肠也非常好。看来，他的性格糟就糟在自视甚高，高于他的真才实学。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显得烦躁的缘故，再说他心中甚至还有某种更高的艺术抱负，比如说，他认为他擅长心理分析，对人的心灵特别有研究，对识别罪犯和洞察他们的罪行具有特别的才能。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被大材小用了，在职务升迁上也未能受到上峰的器重，有人在跟他作对。在闷闷不乐的时刻，他甚至威胁说他要改行去当刑事诉讼律师了。这时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卡拉马佐夫家弑父一案，仿佛使他精神为之大

---

① 即俄国沙皇政府于1861年施行的旨在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② 从1864年1月起沙皇政府施行地方自治改革，在各省、县设立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医生即自治会派任的医生。

③ 这所大学的全名应为圣彼得堡帝国医科大学。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里被认为是自由思想和无神论的策源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都曾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作者在这里说瓦尔文斯基毕业于医科大学，意指他是当时的所谓“新人”。

振："这可是一件足以轰动全国的大案哪。"但这是后话，我说过头了。

隔壁屋里，跟姑娘们坐在一起的，是敝县那位年轻的法院预审官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涅柳多夫，他从彼得堡来敝县履新总共才两个月。后来敝县上下常常不无惊奇地谈起，在"事发"的当天晚上，所有这些人仿佛故意似的聚集在拥有执法权的行政首脑家中。其实这事要简单得多，发生这一情况也非常自然：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夫人牙疼已经第二天了，他怕听到她哼哼，于是就想逃出去躲一躲；至于医生，说实在的，每天晚上他都离不开牌桌，非得找个地方过过牌瘾不可。至于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涅柳多夫早在三天前就打算今晚一定要装作纯属无心地到米哈伊尔·马卡雷奇家串门，以便狡猾地使他们家的大小姐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猛吃一惊，即他知道她的秘密，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知道她故意想把这事瞒着大家，以免全城人都蜂拥而至，上她家参加舞会。他将谈笑风生，旁敲侧击地点到她年已及笄，可是她却似乎害怕暴露自己的年龄，既然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她的秘密，那明天他就要张扬出去，等等，等等。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在这点上是个淘气包，因此敝县的太太们都管他叫小淘气儿，他对此似乎还感到很高兴。话又说回来，他出身非常好，门第很高，受过很好的教育，具有良好的感情，虽然喜欢寻欢作乐，但为人非常天真，待人接物一向彬彬有礼。从外表看，他身材瘦小，体格孱弱、娇柔。在他那纤细、苍白的手指上，永远闪耀着几枚非常大的宝石戒指。当他履行自己的职务时，他那副神态就变得异常威严，似乎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职责看得异常神圣似的。他在审讯凶犯和出身平民的其他恶棍时特别善于猝然发难，使罪犯无所措手足，如果说这还不足以激起罪犯对他的敬畏，但也确

实激起了他们的某种惊奇。

彼得·伊里奇走进警察局长家后，简直惊呆了：他忽然看到这里的人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果然，牌也撂在一边不打了，大家全站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甚至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也从小姐们的闺房里跑了出来，摆出一副摩拳擦掌、急于投入战斗的架势。迎接彼得·伊里奇的是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老卡拉马佐夫——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果然于当晚在他自己的家里被人杀害了，人被害，钱被盗。这消息在他进门之前刚刚获悉，经过是这样的：

在围墙旁被人打倒的格里戈里的老伴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虽然躺在自己的床上沉睡不醒，很可能她还会一直睡下去睡到天亮，但是她蓦地醒了。她之所以醒了过来，是因为她听到斯梅尔佳科夫人事不省地躺在隔壁屋里发出可怕的吼叫声。他一发羊痫风就会发出这样的吼叫，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一辈子，每次听到这吼叫，都感到怕极了，并对她产生一种病态的影响。她永远也习惯不了这吼叫。她睡眼惺忪地跳了起来，几乎不知不觉地便冲进斯梅尔佳科夫的小屋。但是屋里黑黢黢的，只听见病人开始发出可怕的嗄哑声和开始拼命挣扎。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见状自己也喊了起来，开始叫她丈夫，但是又突然明白过来，她刚才下床的时候，格里戈里好像不在床上。她反身跑到床前，又摸了摸床，床上果然是空的。那么说，他出去了，上哪儿了呢？她又跑到台阶上，从台阶上怯怯地喊了他两声。她自然没有听到回答，但是听到在静悄悄的黑夜里，不知什么地方，似乎远远地在花园里，有人在呻吟。她留神谛听：这呻吟声又响了起来，而且听得很清楚，这呻吟声果然是从花园里发出来的。“主啊，倒像当年那臭丫头利扎韦塔似的！”她乱糟糟的头脑里猛地掠过这一想法。她

怯怯地走下台阶，看到花园门开着。“大概，我那宝贝儿，他在花园里。”她想，走近花园门，忽然清楚地听到格里戈里在叫她，在喊：“马尔法，马尔法！”一个虚弱、喊疼而又可怕的声音在呼喊。“主啊，保佑我们免灾免难吧！”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低声念叨，她循声跑去，就这样找到了格里戈里。但她不是在围墙旁他被打倒的地方，而是在离围墙大约二十步的地方找到他的。后来才弄清，他醒来后就开始爬，大概爬了很久，几次昏死过去，几次重又失去知觉。她发现他浑身是血，便立刻狂叫起来。格里戈里前言不搭后语地低声道：“杀死了……杀死了父亲……你嚷嚷什么，傻瓜……快去叫人……”但是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仍旧叫个不停，可是她忽然看见老爷房间的窗子开着，窗里有灯，她便向窗口跑去，开始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但是她往窗户里一瞧，瞧见了一幅可怕的景象：老爷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他那浅色的睡袍和雪白的衬衫在胸口处淌满了血。桌上有支蜡烛明晃晃地照着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一动不动的僵硬的脸。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立刻感到恐怖极了，她拔腿离开了窗户，跑出了花园，拉开大门门闩，就向屋后的邻居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家拼命跑去。邻居家的母女俩当时已经睡下了，但是由于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使劲而又拼命地敲百叶窗，她俩被敲醒了，急忙奔到窗口。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大呼小叫而又语无伦次地告诉了她们主要的事，请她们快点过来帮忙。恰巧这天晚上四处浪荡的福马在家过夜。她俩就把他叫醒了，接着他们仨就向犯罪现场跑去。路上，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总算想了起来，说，不多会儿前，大概八点来钟，她听到他们花园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刺耳的吼叫，叫得四邻都听见了——而这不用说正是格里戈里发出的那声吼叫，当时他正用两手死死抱住已经骑在

墙上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一条腿，大叫："弑父凶手！""有个人吼了一声，就忽地没声了，"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边跑边说道。跑到格里戈里趴着的地方，两个女的便在福马帮助下把他抬进了厢房。点上灯以后，他们看见斯梅尔佳科夫还在自己那小屋里喊叫和发抖，口眼歪斜，嘴角流着白沫。他们用水兑了点醋给格里戈里洗净了脑袋，他经水一洗就完全恢复了知觉，问道："老爷是不是给杀了？"于是那两个女的和福马便向老爷住的正房走去，他们走进花园后，这次看见不仅窗户开着，而且由正房出来通花园的门也敞开着，而这扇门已经有一星期了，每天夜里一到晚上就由老爷亲自上锁，锁得紧紧的，甚至格里戈里不管有多大理由也不许敲门进去。他们大家（两个女的和一个福马）看到这门开着就害了怕，不敢进老爷的屋子，"可别以后没事找事"。看到他们重新返回后，格里戈里便让他们立刻跑去找警察局长报案。于是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便立马跑了去，把当时在警察局长家的所有人都给惊动了。她只比彼得·伊里奇早到五分钟，因此他的到来已经不仅是带来了猜测和想当然的结论，而是作为一名亲眼目睹的证人，而他说的话又进一步证实了大家的猜测：谁是罪犯（不过，他在内心深处，直到这最后一分钟，依然不肯信以为真）。

大家决定采取果断行动。立刻责成本城副警长物色四名见证，依法（究竟有何法律依据，我就不详细描述了）进入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私宅，进行现场侦查。县自治会医生是一位新来乍到的急性子的人，他几乎死气白赖地要陪县警察局长、检察官和预审官一起去。我只想简短地交代一下：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业已彻底丧命，脑袋被砸破，但是用的是何凶器？最大的可能是后来用来击倒格里戈里的同一件凶器。而大

家在听了格里戈里的叙述之后还果然找到了那件凶器。当时格里戈里已经受到了必要的抢救，他虽然声音虚弱，说话断断续续，但还是相当有条有理地说出了他受害的经过。于是大家便打起灯笼，开始在围墙旁寻找，找到了直接扔在花园小径上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的铜杵。在躺着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那个房间并未发现任何特殊的凌乱，但在屏风后面，在他的卧榻旁，在地板上，捡到了一只用厚纸糊的办公用的大信封，上面写着："如芳驾亲临，便以此三千卢布之区区薄礼赠予我的天使格鲁申卡"，下面还有几个字，大概是后来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自己加上去的："赠予我的小鸡"。信封上还打了三枚大大的红色火漆封印，但是信封已被撕开，里面空空如也：钱被拿走了。地板上还找到了一根扎信封的细细的玫瑰色缎带。顺便说说，彼得·伊里奇的证言中还有一个情况给检察官和预审官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即揣测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定会在拂晓前开枪自杀，这是他自己决定这样做的，他曾亲口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彼得·伊里奇，并且当着他的面给手枪上了子弹，还写了一张便条放进口袋，等等，等等。彼得·伊里奇说，他当时始终不敢相信他说这话是真的，曾威胁他说，为了阻止他自杀，他非去告诉什么人不可，他说，这时米佳就龇牙咧嘴地回答他道："你来不及的。"可见，必须从速赶往现场，到莫克罗耶去，必须赶在罪犯也许当真想开枪自杀之前把他捉拿归案。"这是明摆着的，这是明摆着的嘛！"检察官异常激动地一再说道，"这类亡命徒总是这样：明天自杀，临死前先花天酒地一番。"至于他在店铺里买了许多酒和其他商品一事，只是使检察官感到焦躁。"诸位，你们记得曾经谋杀商人奥尔苏菲约

夫的那个小伙子吗[1]，他抢劫了一千五百卢布，立刻就上街烫了头发，甚至也没把钱好好藏起来，也几乎是攥在手心里，就去找姑娘们寻欢作乐了。”但是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进行侦查和搜查，还有其他一应手续，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所以时间给耽搁了，为此决定先派恰好在头天上午进城领薪俸的区警察局长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什梅尔措夫提前两小时出发，到莫克罗耶去。给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的指示是：到莫克罗耶后不要打草惊蛇，先严密监视“罪犯”，直到主管当局到来为止，同时做好准备，先找好见证和村警，等等，等等。于是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便遵命行事，严守秘密，仅向他的老相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透露了一点此事的秘密。这时恰好赶上米佳在黢黑的回廊上遇到正在寻找他的店老板，并立刻发现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的脸色陡变，而且言语闪烁。就这样，非但米佳不知道，而且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受到了监视。至于他的手枪盒，早已被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偷走了，藏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直到四点来钟，天将拂晓，县警察局长，检察官和预审官才分乘两辆轻便马车和两辆三套马车全体到达。至于那大夫，则留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准备第二天上午给被害者验尸，但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斯梅尔佳科夫的情况：“羊痫风发作得这么厉害，时间又这么长，而且连续不断地发作了两天两夜，这倒难得一遇，应予研究。”他激动地对动身前往莫克罗耶的同僚们说，他们则笑嘻嘻地祝

① 这一凶杀案是真有其事的，此案本书以后还要提到。凶犯名扎伊采夫，是一个年方十八岁的小摊贩。据当时报载，他在杀人、抢劫之后就进了理发馆，让人家给他烫了头发，然后又进了饭馆，请自己的朋友吃饭，宣称他今天晚上想大吃大喝一番……他们从饭馆出来后就一起去了妓院……

贺他这一重大发现。当时检察官和预审官记得十分清楚，大夫曾十分坚决地补充道，斯梅尔佳科夫肯定活不到天亮。

现在，在我们做了这么长，而且看来十分必要的解释之后，我们正好又回到了故事在上一章停下来的那个地方。

三　灵魂磨难[①]。第一次磨难

上文讲到米佳坐着，用惊骇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衮衮诸公，不明白他们在跟他说什么。他蓦地站起来，高举起双手，大声喊道：

“我没罪！对于这件凶杀案，我没罪！对于家父被杀，我没罪……曾经想杀，但是没杀！不是我！”[②]

但是，他刚喊完这话，格鲁申卡就从布帘后面冲出来，扑通一声径直跪倒在县警察局长脚下：

“这是我，我，我天理难容，我有罪！”她用撕心裂肺的号哭声叫道，泪流满面，向大家伸出双手，“他是因为我才杀人的！……这是我使劲折磨他，把他弄到了这般地步！我还使劲折磨过那个可怜的已经故世的老人，发泄私愤，把他弄到这个地步！我有罪，我是罪魁，我是祸首，我有罪！”

“对，你有罪，你是主犯！你是泼妇，你是婊子，你是罪魁祸首。”县警察局长吼道，举起手来威胁她，但是他立刻被

---

① 俄罗斯人迷信：人死后，灵魂将经历四十天凡二十次磨难。其间，魔鬼将历数其罪状，把他打入地狱。

② 据俄国学者研究，米佳说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所表达的情景，似出自巴尔扎克的小说《红色旅馆》（1821），那里也讲到对无辜者的指控与惩罚。

大家迅速而又坚决地拦住了。检察官甚至还拦腰抱住了他。

“这会搞得一团糟的，米哈伊尔·马卡雷奇，”他叫道，“您简直有碍侦查……是足以坏事……”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必须采取措施，赶快采取措施！”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也心急火燎地叫道，“要不然，简直没法！……”

“一块儿审判我俩吧！”格鲁申卡仍旧跪在地上发狂似的叫道，“一块儿处死我俩吧，即使判死刑，我也跟他一起上法场！”

“格鲁莎，我的生命，我的血，我的至高无上的人！”米佳也扑过去跪在她身旁，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别相信她的话，”他叫道，“她毫无罪过，既没杀过人，也没做过任何坏事！”

他后来记得，上来了几个人，把他从她身旁使劲拽开了，她也被突然带走，他清醒过来后已经坐在桌旁。他的左右和身后站着几名挂号牌的人。隔着一张桌子，面对着他，在沙发上则坐着法院预审官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他一个劲地劝米佳喝点水，玻璃杯放在桌上：“这可以使您头脑清醒，心绪平静，甭害怕，也甭担心。”他非常客气地补充道。米佳记得，他突然对他手上戴的大宝石戒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只是紫晶石的，另一只是明黄色的，透明，光泽非常好。后来，他还长久地、惊异地记得，这两只宝石戒指在这整个可怕的审讯过程中一直牢牢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他不知为什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枚跟他目前的处境完全扯不到一块儿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在米佳左侧，晚会开始时马克西莫夫坐过的地方，现在坐着检察官，而在米佳右侧，原来格鲁申卡坐过的地方，现在坐着一名面色红润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猎装式的、非常旧的上衣，面前放着墨水瓶和纸。原来他是预审官带来的书记员。县警察局长现在则站在房间另一头的一个窗口，靠近卡尔

加诺夫。卡尔加诺夫也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

“您先喝点水吧！”预审官第十次温和地重复道。

“喝过了，诸位，我喝过了……但是……好吧，诸位，你们掐死我，处死我，决定我的命运吧！”米佳叫道，可怕地瞪着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预审官。

“那么说，您断然认定，对于令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死，您没有罪吗？”预审官温和但是坚定地问道。

“我没罪！我有罪是杀了另一个人，杀了另一个老人，但这人不是家父。对家父的死，我哀悼！我杀死了，杀死了一位老人，杀死了，把他打倒了……但是因为我杀死了这人而要我对另一起我完全无辜的可怕的凶杀案负责，我受不了……诸位，这个可怕的指控，简直给了我当头一棒！但是，到底是谁杀了家父呢？不是我，那么谁会杀死他呢？到底是谁杀的呢？不是我，那么谁会杀死他呢？真乃咄咄怪事，太荒唐了，不可能嘛！……”

“是啊，谁会杀死他呢……”预审官刚要开口，但是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其实是副检察官，但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将称呼他为检察官）向预审官使了个眼色，对米佳说道：

“您不用替那个老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担心了。要知道，他还活着，醒过来了，尽管根据他提供的情况以及您现在的供词，他挨了您的毒打，但是他无疑会活下来的，至少大夫这么说。”

“他活着？这么说他活着！”米佳举起两手一拍，叫道，他满脸放光。“主啊，谢谢你听了我的祈祷后对我这个罪人和坏蛋所行的这一无比伟大的奇迹！……是的，是的，这是听了我的祈祷，我祈祷了一整夜！……”他说罢便在自己身上画了三

次十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正是从这个格里戈里的口中得到了指控您的重大证词……”检察官刚要说下去，但是米佳忽地从座位上跳起来。

“稍候，诸位，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稍候片刻，我要跑去告诉她……”

“对不起！眼下无论如何不行！”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差点没有尖叫起来，他也忽地站了起来。胸前挂着号牌的人死死抱住了米佳，但是他又自动坐回到椅子上……

“诸位，太遗憾了！我不过想到她那儿去一小会儿……我想告诉她，使我的心痛苦地煎熬了一夜的那血已经洗净了，一笔勾销了，我已经不是杀人凶手了！诸位，要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呀！”他用眼睛瞅着大家，兴高采烈而又十分恭敬地说道，“噢，谢谢诸位！噢，你们刹那间就使我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再生！……这位老人——要知道，我三岁的时候，大家都撇下我不管，是他把我拉扯大的，在木盆里给我洗澡，有如我的亲生父亲！……”

“那么说，你……”预审官刚要开口。

“对不起，诸位，请稍候片刻，”米佳打断道，把两只胳膊肘放到桌上，用手捂住脸，“让我稍微想想，让我喘口气，诸位。这一切对我震动太大了，太大了，人并不是蒙在铜鼓上的一层皮呀，诸位！”

“您再喝点水吧……”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咕哝道。

米佳从脸上放下手，笑了起来。他的目光振奋，好像霎时间整个人变了样。说话的口气也变了：他又能跟这些人，又能跟他的所有这些老朋友平起平坐了，就像昨天，当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大家相会在某个交际场合一样。不过，要顺便指出，在米佳刚来敝城之初，他曾在县警察局长家受到过热情

的接待，但是后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月，米佳几乎很少去看他，而县警察局长每次遇到他，比如说在街上，总是紧锁双眉，仅仅出于礼貌才向他点点头，算是还礼，这点米佳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他跟检察官的关系就更疏远了，但是对检察官夫人（这是一位神经质的、充满幻想的太太），他有时倒还毕恭毕敬地常去拜访，甚至他自己也闹不清他去看她干什么，而她总是十分亲切地接待他，不知为什么直到最近一直对他很感兴趣。他跟预审官还没来得及结交，但是跟他也见过面，甚至还跟他说过一两次话，两次都是谈女人。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看得出来，您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预审官，”米佳突然快活地笑道，“但是现在我要主动帮助您。噢，诸位，我复活啦……请不要对我求全责备，说我跟诸位说话太随便，太放肆。再说，对诸位老实说吧，我有点醉啦。我好像有幸……有幸高兴地遇见过足下，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在舍亲米乌索夫家……诸位，诸位，我并不奢望与诸位平起平坐，现在，我以什么身份坐在诸位面前，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有……如果格里戈里指认是我的话，那就有——噢，当然我有重大嫌疑！可怕，太可怕了——要知道，我明白这道理！但是言归正传，诸位，我洗耳恭听，咱们现在三言两语就可以了结此案，因为，听我说，诸位。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罪，所以当然，咱们一下子就可以把话说清楚！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

米佳说得很多，也说得很快，说得很神经质，也很冲动，好像真把自己的听众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了。

“这么说，我们先记下来您坚决否认对您的指控。”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威严地说道，接着便转身对书记员低声口授他应该如何记录。

“记下来？您想把这记录在案？好吧，您要记就记吧，我同意，完全同意，诸位……不过要知道……慢，请这样记录：‘在寻衅闹事上，他是有罪的，在痛殴可怜的老人上，他是有罪的。’还有，在私下，在内心里，在心灵深处，他是有罪的——不过这话就不必记录了，”他突然转身对书记员说，“这已经是我的私生活了，这已经与诸位无关，我是说这些心灵深处的东西……但是对于杀害我的老爸——我没罪！这简直荒唐！太荒唐了！我可以证明，你们霎时就会明白过来的。你们就会发笑，诸位，你们自己就会哈哈大笑，笑你们太多疑了！……”

“您别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预审官提醒道，分明想用自己的平静来制服这狂人。“在继续审讯之前，如果您同意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我倒希望能够听到您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您似乎不喜欢已故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与他经常发生口角……起码在这里，就在一刻钟以前，您似乎还说过，您甚至想杀死他，‘我没杀，’您感慨系之地说，‘但是我想杀死他！’”

“我曾经说过这话？啊，这也许可能，诸位！是的，不幸的是我曾经想杀死他，而且想过许多次……不幸，不幸正是这样！”

“您曾经想杀死他。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令尊本人抱有这么强烈的仇恨呢？”

“解释什么呢，诸位！”米佳低下头，脸色阴沉地耸耸肩。“要知道，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感情，全城人都知道——饭馆里的人全知道。不久前，还在修道院佐西玛长老的修道室我就公开说过……就在当天，晚上，我还打过他，差点没把他打死，我发誓我还要再来，非打死他不可，这话许多人都听见

了……噢，上千人都听见了！整整一个月我一直在嚷嚷，大家都听见了！……事实俱在，事实能够说明一切，但是，感情，诸位，感情，这是另一回事。要知道，诸位，”米佳皱起眉头，“我觉得，关于感情，你们无权过问。你们虽因公务在身，我明白这道理，但这是我的事，我个人的隐私，但是……既然过去，比如说在饭馆里，我都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逢人便说，那……那现在我也大可不必保密。要知道，诸位，我明白，在这种情形下，我似乎铁案如山：我逢人便说我要杀死他，现在他突然被杀了，由此可见，怎么会不是我杀的呢？哈哈！我能谅解诸位，完全能够谅解。要知道，我自己也不胜惊讶[①]，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是我杀的，那又是谁杀的呢？难道不是吗？如果不是我，那么是谁呢？是谁呢？诸位，”他忽地叫道，“我想知道，我甚至要求诸位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遇害的？怎么遇害的？用的是什么凶器？情况到底怎样？请告诉我。”他急巴巴地问道，用眼睛扫视着检察官和预审官。

“我们发现他躺在地上，趴着，在他的书房里，脑袋被砸开了。”检察官说。

“这太可怕了，诸位！”米佳突然打了个哆嗦，他用胳膊肘支在桌上，用右手捂着脸。

“咱们继续吧！”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打断道，“那么究竟因为什么使您对令尊深恶痛绝呢？您好像公开说过，因为争风吃醋？”

---

① 原文逐词直译，应为“我也惊讶得直达表皮”。这里的“表皮”一词源自希腊语，是个外来词，米佳对其词义一知半解，并不真正懂得，结果与他想说的意思恰好相反。

"是的，吃醋，不过不仅仅因为吃醋。"

"因为钱而发生争执？"

"是的，也因为钱。"

"似乎因为三千卢布，按照遗产应该给您而没有给您。"

"何止三千哪！不止，不止，"米佳嚷道，"超过六千，超过一万也说不定。我对大家说过，对所有的人都嚷嚷过！但是我思虑再三，马马虎虎算了，三千就三千吧……我急需这三千卢布……因此装在大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我知道这信封就藏在他枕头底下，那是给格鲁申卡预备的），我直截了当地认为，这钱就仿佛是他从我那里偷走的，诸位，我认为这钱等于就是我的，等于就是我的财产……"

检察官跟预审官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向预审官悄悄地眨了眨眼。

"我们会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的。"预审官立刻说道，"现在请您允许我们把这点记录在案：您认为装在那只信封里的钱似乎就是您自己的财产。"

"记吧，诸位，我明白这又是指控我的一大罪证，但是我不怕罪证，我会自己指控自己的。听见了吗，我会自己说出来的！要明白，诸位，你们好像把我看成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了。"他忽然忧郁和闷闷不乐地补充道，"跟诸位说话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主要的是（请你们不要忽略这点），这个人虽然干了许多卑鄙的事，但是他仍不失为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我是说骨子里，在内心深处，嗯，一句话，我不会说话，我说不好……因此我一辈子都感到痛苦，一方面渴望做一个高尚的人，可以说吧，我曾经为做一个高尚的

人而受尽苦难，我曾经打着灯笼，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①] 去寻找高尚，另一方面，我又跟咱们大家一样，一辈子净做坏事，诸位……我是说我一个人，诸位，不是说大家，就我一个人，我说错了，就我一个人，一个人！……诸位，我头疼，”他痛苦地皱了皱眉，“要知道，诸位，我不喜欢他的长相，总觉得这人不地道，爱自吹自擂，践踏一切神圣的东西，爱冷嘲热讽，而且不信上帝，恶心，恶心透了！但是现在他死了，我的看法也就变了。”

“怎么变了？”

“不是变了，但是，我后悔过去曾经那样恨他。”

“您感到悔恨？”

“不，倒不是悔恨，这，你们就不必记了。也是我自己不好，诸位，就这么回事，我自己也不怎么样，因此我没有权利认为他不好，就这么回事！这，也许可以记下来。”

米佳说完这话后突然显得异常悲伤。早在回答预审官提问时，他的脸色就逐渐变得越来越阴沉。恰好就在这一瞬间又突然爆发了一个令人意料不到的场面。事情出在虽然方才把格鲁申卡带走了，但是带走得不远，与现在正在进行审讯的蓝屋仅隔开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只有一扇窗户的小屋，紧挨着他们夜里跳舞和举行盛宴的那间大屋。她就坐在这里面，跟她就伴的暂时只有马克西莫夫。马克西莫夫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害怕得不得了，死气白赖地黏在她身上，倒像挨着她就能得救似的。他们门口站着一名胸前挂着号牌的兵丁。格鲁申卡一直在哭，可是突然，当她哭到伤心透顶的时候，她猛地跳起来，举起两

---

①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 412—前 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据说他曾白天打着灯笼去寻找正人君子。

手一拍，大叫："我那苦命的人哪，你的命好苦哇！"叫罢就猛地冲出房间，冲向米佳，因为太突如其来了，所以谁也没来得及阻拦。至于米佳，一听到她的喊叫就突然浑身发抖，一跃而起，连声大叫，仿佛失魂落魄似的，一个箭步向她冲了过去。但是，他俩虽然互相看见了对方，还是没让他们走到一块。他被兵丁紧紧抓住了胳膊：他拼命挣扎，想甩掉他们；必须有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才能把他按住不动。她也被抓住了，人们把她拉走的时候，他看见她喊叫着向他伸出双手。这样乱过一阵以后，他又恢复了平静，坐在桌旁原来的位置上，面对预审官，他向他们叫道：

"你们何必难为她呢？你们干吗折磨她呢？她没罪，真的没罪！……"

检察官和预审官一再劝他别急。这样又过去了若干时候，大约有十来分钟；暂时离座的米哈伊尔·马卡雷奇终于急匆匆地走进了房间，他大声而又激动地向检察官说道：

"她被隔离了，在楼下，二位，你们能不能让我对这个不幸的人总共就说这么一句话呢？当着你们的面，二位，当着你们二位的面！"

"请自便，米哈伊尔·马卡雷奇，"预审官答道，"就目前看，我们毫无反对之意。"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说先生，"米哈伊尔·马卡雷奇向米佳开口道，他那整个儿激动的脸流露出他对这个不幸的人的热烈的近乎慈父般的同情，"是我亲自把你那位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带到楼下，交给店主的几个女儿的，现在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的还有那个小老头儿马克西莫夫，我已经把她劝住了，你听见了吗？——我劝住了她，让她平静了下来，我开导她，告诉她你必须为自己辩白，证明自己无罪，让

她别搅和，使你心烦意乱，要不然你心里一乱，会误供的，你明白了吗？嗯，一句话，我说了，她也明白了。小老弟，她很懂事，心肠也好，她甚至还想过来亲吻我这老头儿的手，替你求情哩。她自己让我到这里来告诉你的，她很好，让你放心，你也应当做到，亲爱的，让我能够对她说，你放心了，对她的情况感到宽慰。所以你应该沉住气，千万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对不起她，她有一颗基督徒的心，是的，二位，这是一颗温和的心，她纯洁无邪。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那么我怎么去对她说呢，你能否安安静静地坐着呢？”

这个好心肠的老人说了许多没用的废话，但是看得出来，格鲁申卡的悲伤，一个人的悲伤，已经深深印入了他那颗善良的心，他的两眼甚至噙满了泪水。米佳跳起来，冲到他身旁。

“请原谅，二位，对不起，噢，真对不起！”他叫道，“您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米哈伊尔·马卡雷奇，我替她谢谢您！我一定，一定心平气和，我一定快快活活，请用您那无比善良的心转告她，我快活，很快活，甚至马上要笑出声来了，因为我知道她身边有位像您这样天使般的保护人。我的事一会儿就全完了，一解脱出来我就立刻去看她，她会看到的，请她稍候！二位，”他忽地转过身来对检察官和预审官说道，“现在我将向你们敞开我的整个心扉，把整颗心都掏出来给你们看，我刹那间就可以把此事了结，皆大欢喜地了结——要知道，到末了，咱们都会喜笑颜开的，对不对呀？但是，二位，这女人是我心中的女皇！噢，请允许我把这话说出来，这也是我想推心置腹地告诉你们的……要知道，我看出来了，我是同一些非常高尚的人在一起：你们哪会知道呢，她是我的光明，她是我心中最宝贵的人！你们都听到她一再呼喊：‘哪怕跟你一起上法场！’可是我又给她了什么呢，我是叫花子，我是穷光蛋，她凭什么

要这样爱我呢，我配吗，我是一个笨手笨脚、丢人现眼的畜生，丢尽了她的脸，我配得到她这样的爱吗？我有什么资格让她陪我去服苦役呢？她是一个高傲的、清清白白的女人，可是为了我，她方才都跪下来求你们了！我怎能不把她奉若神明，怎能不呼天抢地，怎能不像刚才那样冲到她身边去呢？噢，请二位原谅！但是现在，我现在放心了！”

他说罢便用两手捂住脸，跌坐在椅子上，失声痛哭起来。但是这时他流的已是幸福的眼泪。他霎时就恢复了常态。老警察局长见状十分满意，那两位执法官看来也一样：他们感到审讯马上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米佳目送县警察局长走开之后，竟变得心情十分开朗。

“好了，二位，我现在听候吩咐，悉听二位吩咐。而且……要不是这些没完没了的小事，也许咱们早谈到一块儿了。我又扯鸡毛蒜皮的事了。现在我听候二位吩咐，但是我敢发誓，这需要互相信任——你们信任我，我信任你们——要不然咱们永远也谈不拢。我说这话是替二位着想。言归正传，二位，言归正传吧，最要紧的是你们不要这样刨根问底地研究我的心理，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折磨我的心，只问案情和事实，我一定立刻满足你们的要求。让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见鬼去吧！”

米佳不胜感慨地叫道。又开始了审讯。

四 第二次磨难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不会相信您的这种合作态度使我们受到多大鼓舞……”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神态活跃地

说道，他在说这话前一分钟刚摘下眼镜，在他十分近视的鼓出的浅灰色大眼睛里闪烁着明显的满意神态。“您刚才说到我们必须互相信任，这点说得很对。在这类重大案件中，如果一个受到怀疑的人果真愿意并且希望为自己辩护，而且他也能够证明自己无罪，可是有时候，要是没有这种互相信任，事情就难办了。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尽力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甚至现在您也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办这件案子的……我这话您赞成吗，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他忽然转过头来问检察官。

“噢，那自然。”检察官赞同道，虽然比起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的热情洋溢来显得稍微冷淡了点儿。

我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新到任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自从在敝县视事以来，就对敝县的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感到一种非凡的敬意，几乎是一种倾心相予的仰慕之情，唯有他无条件地相信敝县这位“怀才不遇”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具有非凡的心理分析才能和非凡的口才，而且完全相信他怀才不遇。他对检察官其人在彼得堡就有耳闻。然而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也是敝县这位“怀才不遇”的检察官普天下真心喜爱的唯一的人。他俩在到这里来的途中已就本案的有关事宜商量好了，因此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现在坐在审问桌旁，他那敏锐的头脑从他那老同僚的只言片语、匆匆一瞥和一个眼色中就能立刻心领神会，懂得他的每一指示和他脸上的每一表情。

“二位，只要你们让我自己说下去，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打断我的话，我就能给二位在顷刻间把一切全说出来。”米佳急巴巴地说道。

“那就好极了，您哪。谢谢您。但是在听取您的供述之前，请允许我先行核实一件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小事，即昨天傍晚五

时许，您曾用您的手枪做抵押，向您的朋友彼得·伊里奇·佩尔霍京借过十个卢布。”

“的确借过，二位，的确借过，借了十个卢布，借了又怎么样呢？我出了趟门，一回城就向他借了，就这些。”

“您出门回来？您出城了？”

“出城了，二位，到四十俄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去了，你们不知道？”

检察官和预审官彼此使了个眼色。

“总之，您开始讲的时候，最好先原原本本地描述一番：从一大清早起，昨天这一整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开始讲起，好吗？比如说，请您先讲讲：您为什么出城，究竟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的……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应事项……”

“你们一开始就这么问不就行啦，”米佳放声大笑，“如果你们爱听的话，不是从昨天而是应该从前天上午开始讲起，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我究竟要到哪儿去，我是怎么去的，以及我为什么要到哪儿去等等了。二位，前天上午，我去找本城的一位富商萨姆索诺夫，跟他商借三千卢布，并以最可靠的抵押作保，因为我忽有急需，二位，忽有急需……”

“请允许我打断您一下，”检察官打断道，“您为什么突然有此急需，而且正好是您所说的这个数目，即三千卢布呢？”

“唉，二位，这些琐事不说也罢：怎么样？什么时候？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多钱而不是那么多钱？还有所有这些吵得人心烦的事……要知道，写它三大卷也写不完，还得加上尾声才行！”

米佳说这些话时是以一个希望说出全部真情、充满最善良的意愿的人的那种和善但又急切的亲热态度说出来的。

“二位，”他仿佛突然回过味来似的，“我又尥蹶子了，请

勿见怪，我再一次请二位相信，我对二位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明白当前的态势。请二位不要以为我喝醉了。现在我完全醒了，即使醉了也完全无妨。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酒醒了，变聪明了——实际上是变糊涂了，
喝多了，喝糊涂了——实际上是变聪明了。

哈哈！不过话又说回来，二位，我看得出来，在我的问题还没说清以前，我在你们面前说俏皮话是有失体统的。请允许我也保留一点个人的尊严。我明白我们眼下的差别：不管怎么说，我在你们面前毕竟是阶下囚，因此你我决不能平起平坐，而上峰又让你们观察我的行动：我砸破了格里戈里的脑袋，你们总不会摸摸我的头，一风吹吧，砸破了老人的脑袋，总不能不受惩罚吧，要知道，为了格里戈里的事，你们就能把我送上法庭，判我蹲上一年半载的感化院[①]，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判，即使不判褫夺公权，总不至于褫夺公权吧，检察官？因此，二位，我明白咱们的区别……但是，你们也得同意，如果你们净提这样的问题：你去过哪儿？你是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去的？你是怎么进去的？恐怕你们把上帝都会弄糊涂的。要知道，真是这样，我也会被你们弄糊涂的，而你们立刻就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错话抓住不放，记录在案，这会闹出什么结果来呢？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即使我现在信口开河，也让我把话说完，而你们二位既然是非常有教养而又非常高尚的人，那就请多多包涵。最后我有个不情之请：请二位不要搞那老一套的审讯，即先从一些小问题、微不足道的问题下手：比如说，你怎么起床

① 此处意为监狱。

的？吃了什么？怎么吐痰的？以此来‘麻痹案犯的注意力’，然后冷不防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问题把他捉住：‘你杀了谁，抢了谁？’哈哈！这就是你们老一套的办法，这就是你们的一定之规，你们的全部花招都建立在这上面！你们的这类花招只能麻痹一些村夫，麻痹不了我。要知道，我是懂得这一套的，我也在部队里混过，哈哈哈！请二位不要生气，你们能原谅我的放肆吗？”他叫道，用一种令人惊诧的近乎憨态可掬的神态望着他俩。“要知道，这话是米季卡·卡拉马佐夫说的，所以应予原谅，因为对于一个聪明人，这是不可原谅的，可是对米季卡不妨惠予原谅！哈哈！”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听着也笑了。检察官虽然没笑，但却警觉地、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米佳，似乎在密切注视着他说的每句话，他的一举一动，他脸上表情的最细微的变化。

“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继续笑嘻嘻地回答道，“我们并没有用清早您是怎么起床的，你吃了什么等等这一类问题来打乱您的思路，我们一开始就接触到了甚至非常要害的问题。”

“我明白，非但明白，而且十分珍惜，更珍惜你们现在对我的无比好意，这说明你们心地非常高尚。咱们三个人都是正人君子，今天碰到一块了。咱们三个人都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出身贵族，而且人格高尚，但愿咱们能够互相信任并照此办理。不管怎么说吧，请允许我在我一生中的这一时刻，在我横遭不白之冤的这一时刻把你们看做是我的好朋友！二位，你们不会觉得我这样做太冒昧吧？”

“恰好相反，您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一本正经地赞许道。

“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应该一扫光，”米佳兴冲冲地说

道，“要不然，鬼知道你们会问出什么结果来，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我完全赞同您的高见，”检察官突然插嘴，对米佳道，“不过我不能不再提一下我刚才提过的那个问题。我们非常有必要知道您为什么偏偏需要这一数目，偏偏需要三千之数？”

“为什么需要？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嗯，因为要还债。”

“还给什么人呢？”

“这，二位，我无可奉告！要知道，倒不是我不能说，或者不敢说，或者怕说，因为这一切不值得一提，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我之所以不说，因为这里有个原则：这是我的隐私，我不许旁人干涉我的隐私。这就是我的原则。你们提的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而一切与本案无关的事都是我的隐私！我要还债，我要还我的人格债，至于还给什么人——无可奉告。”

“请允许我们把这话记录下来。”检察官说。

“请便。您就这么记：就说我无可奉告。你们写吧，二位，我甚至认为把这说出来有损我的人格。唉，你们还真有闲工夫记这事！”

“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提个醒，如果您不知道，请允许我再一次提醒您，”检察官俨乎其然而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您完全有权利不回答现在向您提的问题，相反，如果您自己由于某种原因避而不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硬逼您回答。这是您个人经过考虑权衡得失的问题。但是倘若再遇到类似现在这样的情形，我们仍然要提请您注意，并向您说明，如果您拒绝供述某一情况，将会给您带来多大危害。为此，我请您继续说下去。”

“二位，我可没生气呀……我，”米佳开始咕哝道，遭此训

诚，他感到有点尴尬，“要知道，二位，那个萨姆索诺夫，也就是我当时去找的那人……”

我们当然不会把读者已经知道的故事再详详细细地重说一遍。他一面迫不及待地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甚至不放过最小的细节，与此同时又想快点把话说完。但是因为他供述的情况必须笔录，所以常常让他停下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此颇有腹诽，但还是听从了，虽然很生气，但态度暂时还是和善的。诚然，有时也会叫起来：“二位，这会把上帝都逼疯的”，或者，“二位，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不应该惹我发火嘛！”尽管他不胜感慨地说了这些话，但却始终没有改变他那欢天喜地的友好心情。所以他讲了前天萨姆索诺夫怎样“愚弄”了他。（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被别人愚弄了。）把表卖了六卢布用作路费一事，预审官和检察官还一无所知，这立刻引起他俩的高度关注，这也使米佳感到无比恼火：他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事详细记录在案，因为这事又一次证明他头天晚上已经几乎分文全无。米佳开始渐渐变得愁眉苦脸了。接着，他描写了他怎样去找“密探”，又怎样在满是煤气的木屋里度过了一夜，一直讲到他怎样回到城里。这时也没人特别请他，他又主动详详细细地讲了他跟格鲁申卡因忌妒而产生的痛苦。他俩默默地、注意地听着他的讲述，尤其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他早就在位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屋后”的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家设置了一个监视格鲁申卡的瞭望哨，并由斯梅尔佳科夫向他传递消息：这点受到特别的注意，并记录在案。他对自己的忌妒心讲得很热烈，也很详尽，虽然他把自己最隐秘的感情暴露出来，“供众人耻笑”，内心窃以为耻，但是为了有一说一，显然强压下了心头的羞耻。预审官，尤其是检察官，在他讲述的时候，两眼一直紧盯着他，他们那种铁面无私而又冷冰冰的表

情，使他感到很难受，简直如坐针毡："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这混小子，总共没几天前，我还跟他说浑话，谈女人，还有这个病恹恹的检察官，我对他们讲这些，他们配吗，"他感到闷闷不乐，脑海里倏忽一闪，"奇耻大辱！""忍耐吧，顺从吧，沉默吧，"[①] 他用这句诗结束了自己的遐想，他又克制住了自己，继续讲下去。接着他就转换话题，讲到霍赫拉科娃太太，说着说着甚至又高兴起来，甚至想讲讲这位太太不久前的一则虽与本案无关，但却特别有意思的笑话，但是预审官阻止了他，客气地建议他"拣要紧的事"讲。最后，他讲到自己已经一筹莫展，从霍赫拉科娃家出来时，甚至想"即使杀人，也要设法弄到这三千卢布"——这时，他们又让他停下来，把"他要杀人"这话做了记录。米佳默默地听凭他们记录。最后说到他突然得知格鲁申卡欺骗了他：她本来亲口告诉他，她要在萨姆索诺夫家待到半夜，可是他陪她到萨姆索诺夫老头儿那儿去以后，她又立刻走了："二位，如果说我当时没有杀了这个费尼娅，那也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工夫。"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脱口道。这话又被仔细记录在案。米佳脸色阴沉地稍候片刻，接着又讲到他怎么跑进花园去找他父亲，讲到这里，预审官忽然让他停下来，打开放在他身旁长沙发上的大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根铜杵。

"您认识这东西吗？"他拿出铜杵给他看了看。

"啊，那当然！"他灰溜溜地苦笑了一下，"怎么会不认识呢！让我看看……真见鬼，不必了！"

---

① 据专家考证，这句诗与俄罗斯诗人费·伊·丘特切夫的"Silentium!"（1830?）近似。原诗是这样的："沉默吧，韬晦吧，藏起来，／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藏起来吧……"

"您忘了提这玩意儿了。"预审官说。

"真见鬼！我才不想瞒你们呢，不提这玩意儿怎么能行，你们说呢？不过是没想到罢了。"

"那就劳驾您详细讲讲您怎么用它做凶器的吧。"

"好吧，二位，那我就讲讲。"

于是米佳就讲了他怎样拿了这铜杵跑了出去。

"但是，您随身带上这样的工具究竟抱有什么目的呢？"

"什么目的？什么目的也没有！顺手拿起这玩意儿就走了。"

"没有目的，那干吗拿它呢？"

米佳感到恼火。他紧盯着那个"毛孩子"，阴沉地苦笑了一下。问题在于，他刚才居然那么真诚、那么动情地把自己的忌妒史讲给"他们这种人"听，这使他越来越感到羞愧无地。

"什么铜杵不铜杵，滚它妈的蛋！"他忽地脱口道。

"哎呀，您哪。"

"好吧，我拿来打狗的。嗯，黑灯瞎火……嗯，以防万一。"

"您既然这么怕黑，过去您夜里出门的时候，也带什么武器吗？"

"唉，见鬼，啐！二位，简直没法跟你们说话了！"米佳怒不可遏地叫道，接着他转过身去，面对书记员，气得满脸通红，带着一种发狂般的声音，对他迅速道：

"你立马写上……立马就写……就说'随身带了铜杵，跑去杀我父亲……跑去杀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当头给了他一下！'嗯，二位，你们现在满意了吧？开心了吧？"他挑衅似的盯着预审官，问道。

"我们非常清楚，您刚才做的自供状是因为您对我们有气

和对我们向您提出的问题感到恼火，您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检察官冷冷地回答他道。

“哪里哪里，二位！好吧，我拿了那根铜杵……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手里总要拿点东西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顺手拿起来就跑了。这就是全部情况。真丢人哪，二位，passons[①]，要不然，我起誓，我就不讲下去了！”

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托住头。他转过身子，侧身对着他们，两眼望着墙壁，极力克制着自己心里的恶劣感情。说真的，他非常想站起来宣布他从此不说一句话了，“哪怕把我押出去处死”。

“你们知道吗，二位，”他使劲克制着自己，忽然说道，“你们知道吗？现在我一面听你们说话，一面有一种幻觉……要知道，有时候我老爱做一个梦，颠来倒去地净做这样的梦，我梦见有人在追我，这人，我非常害怕，他在夜里，在一片漆黑中追我，到处找我，我找了个地儿躲着他，躲在门背后，或者躲到大衣柜后面，低三下四地到处躲，主要是不管我躲在哪儿，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却故意装作他不知道我躲在哪儿似的，目的是把折磨我的时间拉得更长，拿我的恐惧取乐……现在你们搞的也是这一套！庶几近之！”

“您经常做这样的梦吗？”检察官问。

“对，经常做这样的梦……你们是不是想把这事也记下来呢？”米佳发出一声苦笑。

“不，您哪，这就不必记了，不过您做的这梦还挺有意思的。”

---

① 法文：够啦，真的。

“现在可不是做梦！这是实实在在的，二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我是狼，你们是猎人，你们在追捕狼。”

“您错了，您不应该打这样的比喻……”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异常温和地开口道。

“我说这话是有道理的，二位！”米佳又发火了，但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愤怒得到了宣泄，心里显然好受了些，因此随着每句话又变得越来越和善了。“你们可以不相信一个你们用提问来使劲折磨他的案犯或者被告，但是，二位，对于一个极其高尚的人的极其高尚的心灵流露（我要勇敢地大声这么说），却不能这样！你们不能不相信这种心灵流露……甚至你们没有权利不相信……但是——

沉默吧，我的心，
要忍，别动怒，别言声！

嗯，怎么样，说下去？”他阴沉地打住道。

“那当然，请。”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答道。

五　第三次磨难

米佳又开始说下去，虽然说得无精打采，但是看得出来，他在做更大的努力，极力不要忘掉什么，不要漏掉所讲的事情中的任何细节。他讲到他怎样翻过围墙来到父亲的花园，怎样走到窗前，最后讲到了在窗外发生的一切。他明白而又清楚、有板有眼地复述了当时在花园使他焦虑不安的心情，他心急火燎地想知道：格鲁申卡是不是在他父亲那儿？但是说来奇怪：

这一回，无论是检察官还是预审官，这次虽然在听，但却似乎异常克制，表情冷淡，提的问题也少得多。米佳从他们的面部什么也看不出来。“生气了，恼火了，”他想，“真见鬼！”当他讲到他最后决定给他父亲打暗号，以示格鲁申卡来了，让他把窗打开的时候，检察官和预审官根本就没注意他所说的“暗号”二字，仿佛他们不懂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似的，因此连米佳也注意到了这点。最后他终于讲到他看到父亲从窗户里探出身来，他猛地怒火中烧，恨之入骨，从口袋里掏出铜杵，他讲到这里后，仿佛故意似的突然打住。他坐着，两眼望着墙壁，他知道那两位的眼睛正紧盯着他。

“说下去，您哪，”预审官说，“您掏出了凶器……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后来？后来我就把他杀了……对准他的天灵盖给了他一下，就把他的脑壳打开花了……要知道，你们想要听到的不就是这个吗！”他的两眼突然冒出了怒火。他那业已熄灭的全部怒火陡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在他心中升起。

“我们想要听到的就是这个，”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重复他的话道，“那么，按照您的说法呢？”

米佳垂下了眼睛，久久不语。

“按照我的说法，二位，按照我的说法是这样的，”他低声开始道，“不知是谁的眼泪，也许是我的母亲祈求了上帝，要不就是在这瞬间光明之神亲吻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心中的魔鬼被战胜了。我猛地离开窗子，向围墙跑去……家父吓了一跳，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了我，叫了一声，猛地离开了窗户——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则穿过花园向围墙跑去……也就在我已经骑在围墙上的时候，格里戈里追上了我……”

讲到这里，他才终于向他的这两位听众抬起了眼睛。而那两位仿佛根本无动于衷似的看着他。米佳心里掠过一阵愤怒的痉挛。

“你俩此时此刻肯定在嘲笑我！”他突然打住。

“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问。

“你们对我的话一句都不信，就因为这个！我明白我已经讲到了关键：老头子现在正躺在那里，脑袋被砸开了，而我则悲悲戚戚地描写了我怎样想杀死他，已经掏出了铜杵，可是忽然又从窗口跑掉了……真富有诗意，真像一部诗体小说！对这个坏小子的话难道能信以为真吗！哈哈！你们真会嘲弄人，二位！”

他全身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因而椅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您有没有注意到，”检察官突然开口道，仿佛压根儿就没注意到米佳的激动，“您在离开窗口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厢房另一头通花园的门是不是开着？”

“不，没开。”

“没开？”

“相反，门是锁着的，谁会来开这门呢？哦，门，等等！”他仿佛突然醒悟过来似的，差点打了个哆嗦，“难道你们发现门是开着的？”

“开着的。”

“那么谁会来开这门呢？除非是你们自己开的！”米佳突然感到十分惊讶。

“门当时是开着的，杀害令尊的凶手肯定进了这门，行凶杀人之后，又从这门走了出去。”检察官一字一句，有板有眼，慢腾腾地说道，“我们对此一清二楚。行凶杀人显然发生在室

内，而不是隔着玻璃窗，根据现场查看，根据尸体的位置，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这是十分清楚的。对这一情况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米佳感到万分惊讶。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呀，二位！”他叫了起来，感到莫名其妙，“我……我没进屋呀……我敢肯定，我敢千真万确地说，当我待在花园里和跑出花园的时候，门一直是锁着的。我不过是站在窗外，从窗口看到他，如此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记得，我也知道，这暗号只有我和斯梅尔佳科夫知道，还有他——死者知道，而他没有暗号是不会给世界上任何人开门的！”

“暗号？什么暗号？”检察官带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强烈的好奇心问道，他那不动声色的风度刹那间荡然无存。他问这话时仿佛野兽在怯生生地爬近猎物。他嗅到了一个他还不知道的重要事实，但立刻感到十分害怕，生怕米佳不肯和盘托出。

“你们竟不知道！”米佳向他挤了挤眼，嘲弄地发出一声狞笑。“要是我不说，你们咋办？问谁去？而知道这暗号的只有死者、我和斯梅尔佳科夫，此外就再没别人了，还有苍天知道，但是苍天不会说话，它不会告诉你们。可是这个不起眼的事实却蛮有意思，鬼知道从这事生发开去会搞出什么鬼名堂来，哈哈！请二位放心，我会向你们公开的，你们脑子里净是些愚蠢的念头。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在跟谁打交道！你们是在跟一个自己告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被告打交道！是的，您哪，因为我是一个光明磊落的骑士，而你们不是！”

检察官对这些难听的话置若罔闻，他只是急得发抖，急于想知道这个新情况。米佳准确而又详细地讲了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为斯梅尔佳科夫发明的这一暗号的有关情况，他讲了每

种敲窗的具体含义，甚至还在桌上把这些暗号敲给他们听。于是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便问他：他在给老人敲窗的时候想必敲的正是表示“格鲁申卡来了”这一暗号啰？米佳肯定地回答道，他正是这样敲的，意思是说“格鲁申卡来了”。

“现在你们可以建造高塔了！”米佳中断了招供，轻蔑地扭转身子斜对着他们。

“那么说，知道这些暗号的就只有已故的令尊、您和用人斯梅尔佳科夫啰？再没别人了吗？”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又一次追问。

“是的，用人斯梅尔佳科夫，还有老天爷。请把老天爷也记下来；把这话记录下来决不会是多余的。因为你们自己也会需要上帝的嘛。”

不用说，这话也记录了下来，但是在做记录的时候，检察官仿佛完全突如其来地出现了一个新想法，说道：

“既然斯梅尔佳科夫也知道这些暗号，而您又矢口否认因令尊的死对您的任何指控，那么，会不会是他敲了几下暗号，让令尊给他开了门，然后……行凶犯罪呢？”

米佳用充满嘲笑，同时又用异常憎恨的目光看了看他。他长时间地、默默地看着他，看得检察官都眨起了眼睛。

“又逮住了一只狐狸！”米佳终于说道，“夹住了这个坏蛋的尾巴，嘿嘿！我把您看透了，检察官！要知道，您肯定以为我一定会跳起来，一把抓住您刚才给我的暗示，声嘶力竭地大叫：‘哎呀，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哇，他才是凶手哩！’您得老实承认，您就是这么想的，承认了，我就往下说。”

但是检察官并不承认。他一言不发地等他说下去。

“您错啦，我才不会大叫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呢！”米佳说。

“难道您丝毫不怀疑他?”

“而您怀疑?”

“也怀疑他。”

米佳两眼盯着地板。

“不开玩笑了，”他阴沉地说道，“请听我说，从一开始，方才，几乎就在我从布幔里向你们跑出来的同时，我脑子里就闪过这个想法：‘斯梅尔佳科夫！’在这里，我坐在桌旁，一再叫嚷我没杀人，我没罪，而心里却老在嘀咕：‘斯梅尔佳科夫！’斯梅尔佳科夫的影子一直萦回在我心头。直到现在，我忽然又想到同样的事：‘斯梅尔佳科夫’，但只有一秒钟，倏忽一闪，接着又立刻认为：‘不，不是斯梅尔佳科夫！’这不是他干的，二位！”

“既然这样，那您还怀疑其他什么人吗?”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谨慎地问。

“不知道究竟是谁还是另有他人，是老天爷干的呢，还是撒旦干的，但是……决不会是斯梅尔佳科夫！”米佳斩钉截铁地说。

“但是，您凭什么敢这么肯定，敢这么坚决地断定决不会是他呢?”

“根据我的看法，根据我的印象。因为斯梅尔佳科夫是个下三烂和胆小鬼，还不是普普通通的胆小鬼，而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世界上胆小如鼠之集大成者，他是属母鸡的。他每次跟我说话都战战兢兢，生怕我杀了他，其实我连手都没抬。他匍匐在我的脚下哭泣，亲吻我的这双靴子，他还真吻，求我‘不要把他吓着了’。听见了吗：‘不要把他吓着了’——这是什么话？我甚至还常常赏给他钱。这是一只发羊痫风的有病的母鸡，智商低下，连八岁的小男孩都能把他狠揍一顿。难道这算

人吗？这决不会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二位，再说他也不爱钱，我赏给他钱，他压根儿就不要……再说他干吗要杀老头儿呢？要知道，他很可能是他的儿子，他的私生子，你们知道这事吗？”

“我们听到过这一传说。但是，要知道，您不也是令尊的儿子吗，可是您却逢人便说您要杀死他。”

“把石头扔进了别人的菜园！而且这石头又低级又下流！我不怕！噢，二位，你们当着我的面冲我说这话也太卑鄙了嘛！其所以卑鄙，是因为这话是我主动告诉你们的。我不仅想，甚至还可能杀了他，再说这也是我自觉自愿地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说什么我差点没杀了他！但是我毕竟没杀他呀，我的保护神救了我——正是这点你们没有考虑到……所以你们才卑鄙，卑鄙！就因为我没杀人，没杀人，没杀人！您听着，检察官：我没杀人！”

他差点没有闭过气去。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这个斯梅尔佳科夫，二位，他向你们说了些什么呢？”他沉默片刻后突然问道，“我能不能向二位问一下这个问题呢？”

“所有的问题您都可以问，”检察官板着脸冷冷地答道，“只要有关本案的实际问题您都可以问，再说一遍，我们甚至有责任满足您的这一要求，有问必答。我们找到了您刚才问到的那个用人斯梅尔佳科夫，他正人事不省地躺在自己床上，他犯羊痫风了，发作得非常厉害，也许是连续第十次发作了。跟我们一起去的医生给病人做了检查后，甚至对我们说，他也许活不到明天早晨。”

“嗯，如此说来，家父肯定是魔鬼杀死的！”米佳忽然脱口道，似乎直到这一刻他还在一直问自己：“到底是斯梅尔佳科

夫呢，还是不是斯梅尔佳科夫？”

“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件事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决定道，“现在，您是否愿意往下继续您的供词呢？”

米佳请求稍事休息。他俩很客气地允许了。他休息了一会儿后又接着说下去。但是他显然感到很痛苦。他精神上备受折磨、污辱和打击。加之，现在检察官又像故意似的，不断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刺激他。米佳刚讲到他怎样骑在围墙上，因为格里戈里抓住他的左腿，他就用铜杵敲了一下他的脑袋，接着他又立刻跳下去看应声倒下的格里戈里——刚讲到这里，检察官就让他暂停，请他再详细描述一遍他骑在围墙上的情况。米佳很诧异。

“嗯，骑在墙头，就这么坐着，一只脚在那边，另一只脚在这边……”

“那铜杵呢？”

“铜杵握在手里呀。”

“不是在口袋里吗？您对这事记得这么清楚哇？怎么，您抡胳膊的时候使了很大劲吗？”

“想必使了很大劲吧，您问这干吗？”

“请您像当时骑在墙上那样骑在椅子上，为了说明真相，请您现身说法地表演给我们看，您当时是怎么抡胳膊的，向哪儿抡胳膊，朝哪个方向？”

“我说您是不是想拿我当猴耍？”米佳问，高傲地瞥了一眼正在审讯他的检察官，但是检察官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米佳猛地转过身子，骑到椅子上，抡了一下胳膊：

“就这么打了过去！就这么打死了！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谢谢您。现在能否劳您驾说明一下：您究竟为什么要跳下去，有什么目的，您到底想干什么？”

“嗯，见鬼……跳下去看看被打倒的人呗……我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您那时正心慌意乱？而且还在逃跑的时候？”

“是的，心慌意乱，而且还在逃跑。”

“想救他？”

“救什么呀……对，也许想救他，不记得了。”

“您当时都糊涂了？也就是说您当时甚至有点神志不清了？”

“噢，不，根本没有神志不清，我统统记得。连最小的细节都记得。我跳下去看了看，还用手帕给他擦了擦血。”

“我们见过您的手帕。您希望把您打倒的那人救活过来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希望了。只是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还活着。”

“啊，不过是想弄清楚？结果怎样呢？”

“我不是医生，我拿不准。我逃走了，以为他被我打死了，没料到他竟会醒了过来。”

“好极了，您哪。”检察官结束道，“谢谢您。我要问的就这些。劳您驾继续讲下去。”

遗憾的是，米佳虽然记得这事，但是他竟没想到应该讲一讲他跳下去是出于怜悯，而且他站在被害人身旁，甚至还说了几句痛惜的话：“这老头儿赶上了。没法子，那，你就躺着吧。”可是检察官得出的却只有一个结论：这人“在这样的时刻这样心慌意乱地”跳下来，只是为了弄清楚：他的罪行的唯一见证人是否还活着。由此可见，这人甚至在这样的时刻还能这样当机立断、沉着冷静和工于心计……检察官很满意：“果然只要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刺激一下这个病态的人，他就会说漏

嘴。”

米佳痛苦地继续讲下去。但是这回他的话立刻又被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打断了：

“您手上血迹斑斑，后来又发现脸上也是，您怎么会这样跑去找女用人费多西娅·马尔科芙娜呢？”

“当时我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我满身是血！”米佳回答。

“这倒也合乎情理，这种情形倒也是常有的。”检察官向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使了个眼色。

“正是没注意到，检察官，您讲得太好了，”米佳也突然表示赞同。但是接着就讲到，米佳忽然决定“退出”，“给幸福的那一对让路”。这时，他已经再也做不到像方才那样敞开自己的心扉，讲述“自己心中的女皇”了。面对这两个冷冰冰的、“像臭虫般叮在他身上”的人，他感到厌恶。因此针对他们的反复提问，他简短而又生硬地答道：

“于是我就决定自杀。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她的无可争议的老相好，曾经欺侮过她的那个负心郎回来了，但是，他是在事隔五年之后赶到这里来求爱的，目的是想用合法的婚姻来弥补他的过错。于是我明白了，我一切都完了……而身后是耻辱，还有这血，格里戈里的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就去把抵押的手枪赎了回来，想把它装上子弹，天亮前对准脑壳，一枪毙命……”

“夜里则大张筵席？”

“夜里则大张筵席。唉，见鬼，二位，有话就快问。当时我横下一条心，决定开枪自杀，就离这儿不远，在村后，在早晨五点钟左右，了此残生，而且还准备了一张纸条揣在口袋里，在佩尔霍京家，是在装手枪时写的。这就是那张纸条，请看。我不是为了骗你们才编出这番话来的！”他突然轻蔑地加

了一句。从自己的背心口袋掏出一张纸条扔在桌上；这两位预审官好奇地看了看内容，照例把它归入了卷宗。

"您去找佩尔霍京先生的时候，也没想到要把手洗干净？那么说，您不怕人家疑心？"

"什么疑心不疑心？疑心不疑心对我都无所谓，我反正要赶到这里来，准备在五点钟开枪自杀，你们干什么都来不及。要不是出了家父这事，你们肯定会一无所知，也决不会跑到这里来。噢，这是魔鬼干的，魔鬼杀死了我父亲，你们也是通过魔鬼才这么快地知道了这件凶杀案！你们怎么会这么快地赶到这里来的呢？奇怪，真是匪夷所思！"

"是佩尔霍京先生告诉我们的，说您去找他，两手……两手满是鲜血……拿着您的钱……很多钱……一大沓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还说，他的那名小厮也看到了！"

"是的，二位，我记得确实是这样。"

"现在又碰到一个小问题，"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非常温和地开口道，"您能否告诉我们，您是从哪儿突然弄到这么多钱的呢，因为从案情看，甚至按时间算，您似乎没有回家呀？"

检察官对于这么露骨地提出这个问题稍许皱了皱眉头，但是并没有打断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的问话。

"是的，我没回家。"米佳回答道，分明十分沉着，但是两眼望着地面。

"既然这样，那就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提的问题。"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仿佛小心翼翼地接着说道，"您到底从哪儿能一下子弄到这么多钱呢？因为您自己也承认那天五点钟左右……"

"我需要十卢布，因此向佩尔霍京商借，以手枪做抵押，后来又去找霍赫拉科娃向她借三千卢布，可是她不肯借，以及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米佳不客气地打断道，“是的，就这么回事，二位，我需要钱用，就忽然出现了好几千，是不是？要知道，二位，现在你们心里正在打鼓：要是他不说这钱是打哪儿来的，咋办？就这么回事：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二位，你们猜对了，就是不让你们知道。”米佳突然毅然决然、有板有眼地说道。两位预审官沉默少顷。

“您要明白，卡拉马佐夫先生，我们非常需要知道这个情况。”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低声而又谦恭地说道。

“我明白，不过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检察官也介入进来，他又提醒说，如果被审讯者认为这样做对他最有利，当然他也可以不回答问题，如此等等。但是有鉴于涉嫌此案的人将因自己的沉默而对己不利，尤其兹事体大……

“如此等等，二位，如此等等！够啦，过去我就听过这套大道理！”米佳又打断道，“我也明白兹事体大，而且这是一个要害问题，可我就是不说。”

“要知道，我们倒没什么，您哪，这事与我们无关，是您的事，这是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神经质地说道。

“要知道，二位，不开玩笑啦。”米佳突然两眼圆睁，瞪了他俩一眼。“一开始我就预感到咱们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顶牛的。但是起初，当我刚开始供述的时候，一切还虚无缥缈，一切还游移不定，我甚至头脑简单到这般地步，竟提议‘咱们要互相信任’。现在我也看出来了，这种信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咱们终究会碰到这堵该死的墙的！嗯，还果然碰到了！拉倒吧，我就是不说！话又说回来，我是不会责怪你们的，你们也不能听我的一面之词，我明白这道理！”

他忧郁地闭上了嘴。

“您能不能在丝毫不破坏您在最主要之点决心保持沉默的同时，多少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暗示：究竟是什么强烈的动机促使您在本次审讯中对您如此危险的关头保持沉默呢？”

米佳闷闷不乐和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

“我比二位想的要善良得多，我来告诉你们究竟为什么，我就来给你们做这个暗示，虽然你们不值得我这样做。二位，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这对于我是个耻辱。现在我来回答问题：这钱我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对于我蕴含着奇耻大辱，甚至杀人越货（如果家父果真是我杀的，钱也果真是我抢的话）也不能望其项背。这就是我不能告诉你们的原因。因耻辱而不能。二位，你们想把这话记下来吗？”

“是的，我们要记下来。”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咕哝道。

“你们不应该把这事，把这‘耻辱’记下来。这是因为我心好才告诉你们的，其实我也可以不告诉你们，可以说吧，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可你们却立马抓住不放。嗯，写吧，你们爱写什么写什么，”他最后轻蔑而又憎恶地说道，“我不怕你们，而且我在你们面前感到自豪。”

“您能不能够告诉我们，这耻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低声问道。

检察官双眉深锁。

“不，不，c’est fini[①]，别费劲了。再说，有污清听，不值得。我已经弄得一身脏了，你们不值得，无论是你们，也无论任何人……够啦，二位，就此打住。”

这话说得非常坚决。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也就不再坚持，

---

① 法文：就此打住。

但是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目光中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还没失去希望。

“至少您总可以说说，当您进去看佩尔霍京的时候，您手里攥着的那钱到底有多少吧？就是说总共有多少卢布？”

“这，我也不能说。”

“您好像对佩尔霍京先生说过有三千，似乎是从霍赫拉科娃太太那里借来的。”

“也许说过。够啦，二位，我不会说到底有多少的。”

“既然这样，那就劳您驾描述一下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您到这里来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哎呀，这事您可以问这里所有的人嘛。不过我说说也行。”

他说了，但是他说了什么，我们就不赘述了。他说得很枯燥，许多事都一带而过。至于他的爱情的无边欢乐，他压根儿就没提。他只说到他本来决心开枪自杀，但是“因为出现了新情况”，这念头打消了。他说这些的时候既不说明理由，也不谈细节。再说这两位预审官这一次也没特别找他麻烦：显然，他们也看出来了，现在的要害并不在这里。

“对这一切我们是要复查的，在讯问证人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讯问时，当然您也在场。”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结束审讯道，“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请您把您身边的一切东西都放到这里，放到桌上来，主要是您现在有多少钱，都拿出来。”

“钱，二位？好吧，我懂，必须这样。我甚至觉得奇怪，你们怎么不早提出这个要求来呢。当然，我哪儿也不会去，我会在显眼的地方坐着。好，这就是我的钱，不妨拿去数数，好像全在这里了。”

他把口袋里的钱全拿了出来，甚至零钱，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也从一侧的背心口袋里掏了出来。他们数了数，一共八百三十六卢布四十戈比。

“全在这里了？”预审官问。

“全在这里了。”

“您刚才做口供时说，您在普洛特尼科夫家的小铺里留下了三百卢布，给了佩尔霍京十卢布，给了车夫二十，在这里，又输了二百，还有……”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又重新算了一遍。米佳很乐意地帮助了他。他俩想起了每一戈比，都归进了总账。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很快就算出了总数。

“加上这八百卢布，可见您起初共有一千五左右？”

“没错。”米佳断然道。

“怎么大家说要多得多呢？”

“让他们去说好了。”

“您自己不也说过吗。”

“我也说过。”

“这一切我们还要根据尚未讯问过的其他人的旁证予以核实；对于您的钱，您不用担心，这钱会在妥善的地方保管好的，等开始的……这一切……结束之后，如果发现或者证明您对这钱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就会如数奉还，听凭您自己处置。好了，您哪，现在……”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突然站了起来，向米佳断然宣布，他“不得不而且必须”对他进行一次一丝不苟的最细致的检查，“既要检查您的衣服，也要检查您的一切……”

“请，二位，我可以把所有的口袋全翻出来，如果你们要我这样做的话。”

他果然开始翻口袋。

“还必须脱去衣服。”

“怎么？脱衣服？呸，见鬼！这么搜查不就得了！不能就这样吗？”

“无论如何不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必须脱衣服。”

“随你们便，”米佳不高兴地服从了他们的要求，“不过请不要在这里，到布帘后面去。谁来检查呢？”

“当然在布帘后面，”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那张小脸蛋上甚至显出一副特别的俨乎其然的表情。

六　检察官逮住了米佳

开始了某种完全出乎米佳意料的、令他万分惊愕的事。过去，甚至一分钟前，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有人竟会这么对待他，对待他米佳·卡拉马佐夫！主要是这样做，欺人太甚，而在他们那方面则是“傲慢不逊，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脱去上衣倒没什么，但是他们却请他继续脱下去。不是请，实际上是命令；他对此一清二楚。出于一种高傲和蔑视，他不置一词，听从摆布。走进布帘后面去的除了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以外，还有检察官，在场的还有几名村汉，“当然是为了加强武力，”米佳想，“也许还为了别的什么。”

“怎么，难道还要脱衬衫？”他生硬地问，但是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避而不答：他跟检察官一起正在专心检查他的上衣、裤子、背心和帽子，看得出来，他俩对检查有浓厚的兴趣：“毫不客气，”米佳脑子里闪了一下，“连起码的礼貌也不讲了。”

“我第二次问你们：要不要脱衬衫？”他更没好气和更恼怒地问道。

“请放心，我们会告诉您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甚至有点盛气凌人地答道，至少米佳感觉是这样。

这时，预审官和检察官正在关切地悄声商量。原来在上衣上，尤其在左侧的前襟上，在里面，有几大块血迹，血迹已经干了，很硬，还没有揉得很软。裤子上也一样。此外，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还亲手当着证人的面用手指摸领子和翻袖，摸上衣和裤子的所有接缝处，显然在寻找什么——当然是在找钱。主要是他并不掩饰他对米佳的怀疑，怀疑他可能把钱缝在衣服里了。“简直像对付贼一样，而不像对待一个军官。”他心中嘀咕。他们当着他的面彼此交换着看法，露骨得出奇。例如，那个也出现在布帘后面忙前忙后、极力帮忙的书记员，让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注意那顶已经摸过的帽子：“您记得文书格里坚卡吗，您哪，”书记员说，“夏天去领全院的薪俸，回来时却说他喝醉酒把钱丢了，后来是在哪儿找到的呢？就在帽子里面的镶边里，把面额为一百卢布的钞票卷成卷儿，缝在镶边里。”格里坚卡的事，无论预审官，还是检察官都记得很清楚，因此把米坚卡的帽子放到一边，决定以后还要认认真真地再检查一遍。

“对不起，”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发现米佳那件衬衫的右边的翻袖往里卷，而且满是血迹，忽然惊叫起来，“对不起，您哪，这是怎么回事，血？”

“血。”米佳断然道。

“我说这是什么血，您哪……为什么把袖子往里卷？”

米佳讲了，他在忙着救护格里戈里的时候把翻袖弄脏了，因此在佩尔霍京家洗手的时候就把袖口翻到了里面。

“您的这件衬衫也必须拿走，这很重要……用来做物证。”米佳满脸通红，勃然大怒。

“怎么，让我光着脊梁？”他叫道。

“您放心……我们会设法补救的，可现在劳您驾把袜子也脱了。”

“您开玩笑？难道真有这必要吗？”米佳两眼闪出怒火。

“我们没工夫开玩笑。”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板着脸把他的话给挡了回去。

“好吧，既然需要……我……”米佳嘀咕道，他坐到床上，开始脱袜子。他感到十分难堪：大家都穿着衣服，他却光着身子，不过说来也怪——他脱光了衣服，站在他们面前，仿佛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罪似的，主要是他自己也几乎觉得，他忽然真的比他们所有的人都矮了半截，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权蔑视他。“大家全脱光了衣服，倒也没什么，可是一个人脱光了，大家都瞧着——那就是羞辱了！”他脑子里一再闪过这个想法。“简直像做梦。我有时候在梦中倒见过这种把人不当人的羞辱。”但是要他脱掉袜子，实在使他太难堪了：袜子很不干净，内衣也很脏，现在这个都让大家看去了。而主要是他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脚，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辈子都觉得自己两只脚上的大脚趾长得很难看，特别是右脚的大脚趾，趾甲又粗又扁，还有点向下弯，可现在全让他们看去了。由于使他太难堪，他忽然变得更加粗暴了，而且故意显得十分粗暴。他自动扯下了身上的衬衫。

“要不要再在什么地方找找，如果你们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

“不必了，您哪，暂时不必了。”

“怎么，我就这么赤身露体？”他狂暴地加了一句。

“是的，暂时必须这样……劳您驾暂时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您可以从床上拿条毯子先裹一裹，而我……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妥的。”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见证人一一过目，做了检查记录，最后，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出去了，衣服也在他之后拿了出去。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也出去了。只有几名村汉留下来看着米佳，他们默默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米佳裹上了毯子，他感到冷。他的两只光脚丫露在外面，可他怎么也没法把毯子抻长了，盖住自己的脚丫子。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不知怎么过了好长时间也不回来，“时间长得令人难受”，“他把我当成狗崽子了。”米佳咬牙切齿地想，“那个混账检察官也走了，大概出于轻蔑，看着赤身露体的人觉得恶心。”米佳始终认为他的衣服一定是拿到什么地方去检查了，迟早总会送回来的。可是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回来了，拿回来的衣服却完全换了一套，由一名村汉跟在他后面拿着——米佳见状简直气坏了。

“给，给您衣服。”他随随便便地说道，显然对他出去一趟取得的成绩感到很得意。“这是卡尔加诺夫先生为这件颇有意思的事捐助的，同时还给了您一件干净衬衫。这一切在他的皮箱里恰好都有。至于贴身的内衣和袜子，您可以照旧穿自己的。”

米佳火冒三丈。

“我不要别人的衣服！”他厉声大叫，“把我的拿来！”

“不可能。”

“把我的拿来，让卡尔加诺夫，让他的衣服以及他本人统统见鬼去吧！”

大家都来劝他，劝了很久，总算让他的气马马虎虎地消了

下来。他们开导他说，因为他的衣服沾满了血，“必须和其他物证归置在一起”，“鉴于此案不知如何了局”，他们现在“甚至无权”让他把这身衣服继续穿下去。米佳总算有点开窍了。他板着脸闭上了嘴，开始匆匆穿衣服。他穿衣服的时候只注意到这身衣服比他的那身旧衣服阔气，他真不想“享用”它。此外，“这衣服太瘦，令人难堪。难道叫我穿着这身衣服扮演小丑……让你们看着取乐吗！”

他们又开导他，他这样未免过甚其辞了，卡尔加诺夫先生的个子虽然比他高，但也只是略高，无非是裤子显得稍长而已。但是上衣的两肩倒的确窄了点。

“他妈的连扣扣子都费劲儿，”米佳又发起了牢骚，“劳你们大驾，请你们立刻转告卡尔加诺夫先生，不是我要向他借衣服，而是人家硬要我打扮成小丑模样的。”

“他对这点很清楚并且感到遗憾……不是可惜自己的衣服，而是对这整件事感到遗憾……”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慢条斯理地说。

“我才不在乎他遗憾不遗憾哩！嗯，现在上哪儿？还是一直在这里待着？”

他们又请他到“那个房间”去。米佳气呼呼地走了出去，极力不看任何人。穿着别人的衣服，他觉得简直丢尽了脸，甚至面对那些村汉和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也觉得抬不起头来。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的脸不知干吗忽然在门口一闪，又不见了）“来看看我这个化了装的小丑。”米佳想。他坐到他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他恍恍惚惚地看到某种十分可怕而又荒唐的事，他感到自己精神有点反常。

“现在你们要干吗？难道要用鞭子抽我吗？因为你们也只剩下这一招了。”他咬牙切齿地问检察官，至于尼古拉·帕尔芬

诺维奇，他都不愿向他转过脸去，根本不屑理他。“他检查我的袜子也太用心了吧，而且这混账东西还让人把它翻过来，他这是存心，存心让我出丑，让大家看看我的袜子有多脏！”

“现在该轮到传讯证人了。”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说，仿佛无意中回答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问题似的。

“是啊，您哪。”检察官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也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们已经为您尽了力，”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继续道，“但是，因为您坚决拒绝说明您身边那些钱的来源，所以我们眼下……”

“您这戒指镶的是什么宝石？”米佳突然打断道，仿佛刚刚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用手点了点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戴在右手上的三枚大宝石戒指中的一枚。

“戒指？”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奇怪地反问道。

“对，就是这一枚……戴在中指上，有花纹的，这是什么宝石？”米佳像个拧脾气的孩子似的，气呼呼地问道。

“这是茶晶①，”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微微一笑，“想看看吗，我摘下来……”

“不，不，不用摘了！”米佳怒喝道，他突然醒悟过来，在生自己的气，“不用摘了，不必了……见鬼……二位，你们玷污了我的灵魂！难道你们以为，我要是真杀了父亲，就一定会向你们隐瞒真相，闪烁其词，假话连篇，躲躲闪闪吗？不，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不是这样的人，这样做他会受不了的，如果我有罪，我敢发誓，我不会等你们赶到这里来，也不会等到日出，而会像原来打算的那样，不等天亮就一枪结果了自己！现

① 一种颜色像浓茶的水晶。

在，我对此有切身体会。我在这该死的一夜学到的东西，再活二十年也学不到！……如果我当真是弑父凶手，今天夜里，现在，此时此刻，跟你们坐在一起的我，还能是这样，还能是这样的吗？——我还能这样说话，这样行动，这样看着你们和看着这世界吗？甚至我无意中杀了格里戈里，都使我一夜不得安宁——倒不是因为害怕，噢，倒不是仅仅因为害怕你们将加诸我的惩罚！真是奇耻大辱！你们居然希望我对像你们这种爱耻笑他人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信、鼠目寸光而又爱耻笑他人的人吐露心曲，把我的又一件卑鄙无耻的事，又一件耻辱告诉你们吗？尽管这样做也许能救我，能使我摆脱你们的指控。我宁可去服苦役！那个打开父亲的房门，并从那门走进去的人，才是谋杀我父亲、抢劫他的钱财的凶手。这人到底是谁——我说不清，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但这决不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你们必须牢牢记住这点——这就是我能告诉你们的一切，够了，别再纠缠我了……你们爱流放就流放，爱判刑就判刑，但是不要再来刺激我了。我从此一言不发。叫你们的证人来吧！”

米佳发表了这段突如其来的独白，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开口了。检察官一直注视着他，等他的独白一结束，就突然以一种极其冷淡和极其镇静的样子，仿佛在说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似的说道：

“正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门开着，我们现在倒恰好可以告诉您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对于你我都极其重要的、被您打伤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夫[①] 老人的证词。他苏醒过来后，经我们一再讯问，他明确而又坚定地告诉我们，当他走到台阶

---

① 瓦西里耶维奇的俗称。

上，听见花园里似有响动之后，就决定从开着的花园的栅栏门走到园子里去，他走进园子后，还在发现您在黑暗中从那扇开着的窗户跑开以前（您已经告诉过我们，您在这扇窗户里看见了令尊），他，也就是格里戈里，往左瞥了一眼，除了看到那扇窗户开着以外，还发现在离他近得多的地方，那扇房门也敞开着；而您曾经声称，在您待在园子里的时候，那门一直关着。不瞒您说，瓦西里耶夫坚持说，并且证明道，您一定是从这扇门里跑出来的，虽然他并没看见您怎么从里面跑出来，他刚发现您的时候，您在园子里已经离他有一段距离，那时，您正向围墙方向跑去。”

米佳还在检察官说了一半的时候就从椅子上跳起来。

“胡说八道！”他突然发狂似的吼道，“无耻的欺骗！他不可能看到这房门开着，因为当时这门是关着的……他撒谎！……”

“我有责任向您再重说一遍，他的证词说得很硬。他没有动摇。他坚持说就是这样。我们反复问了他几遍。”

“没错，我反复问了他几遍！”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热烈地证实道。

“不对，不对！这不是对我的诽谤就是疯子的错觉，”米佳继续叫道，“这简直是痴人说梦，由于流血过多和受伤，醒来后产生了错觉……所以才信口开河。”

“是的，您哪，但是要知道，他并不是在受伤清醒过来以后，而是在他刚从厢房走进花园的时候发现那门是开着的。”

“这不对，不对，这不可能！这是他因为恨我，对我的诽谤……他不可能看见……我没从这扇门里跑出来。”米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检察官向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转过身去，严肃地对他说

道：

“拿出来给他看看。”

“这东西你认识吗？”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突然把一只装公文的用厚纸糊的大信封放到桌上，信封上还看得见三个残留的火漆封印，但是信封里已经空了，一边已经撕开。米佳瞪大了两眼看着这信封。

“这……这么说，这是父亲的信封，”他喃喃道，“就是那只装着三千卢布的信封……而且，如果上面有字的话，我瞧瞧：‘小鸡’……这儿还有‘三千’二字……”他叫了起来，“三千，你们看见啦？”

“当然看见了，但是信封里已经没钱了，信封空了，扔在屏风后面床边的地板上。”

有几秒钟，米佳大惊失色地站着。

“二位，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他突然大叫，“这是他杀的，他抢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老人的信封藏哪儿……这是他，现在清楚了！”

“但是，您不是也知道有关信封的事吗，而且知道这信封就压在枕头底下。”

“我从来不知道：我也压根儿没见过这信封，这是头一回，过去我只听见斯梅尔佳科夫说过……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老人把它藏哪儿了，我并不知道……”米佳气急败坏地说道。

“不过，您方才自己供称，这信封就放在先父的枕头底下。您就是这么说的，放在枕头底下，可见您是知道放哪儿的。”

“我们也是这么记录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证实道。

“胡扯，荒唐！我根本不知道放枕头底下。是的，也许根本就不在枕头底下……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说在枕头底下……斯梅尔佳科夫说什么了？你们问过他放哪儿了吗？斯梅

尔佳科夫怎么说？这才是最主要的……我这是存心，胡说一气，硬往自己头上套……我根本没动脑子，对你们胡扯，说是放枕头底下，可你们现在……要知道，这是脱口而出，胡说一气。只有斯梅尔佳科夫知道，只有斯梅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再没别人了……他也没向我公开过放哪儿！但是，这是他干的；毫无疑问是他杀的，对此我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洞若观火。”米佳发狂般嚷嚷道，越说越有气，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火冒三丈，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应当明白这点，赶快把他抓起来，赶快……就是他杀的，就在我跑出去，格里戈里躺着不省人事的时候，这事现在清楚了……他打了暗号，父亲就给他开了门……因为只有他一人知道暗号，不打暗号，父亲是不会给任何人开门的……”

“但是，您又忘了那情况，”检察官依旧克制地，但又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地说道，“当时已经不需要再打什么暗号了，因为房门已经开着，当时您还在，您还在园子里……”

“房门，房门。”米佳喃喃道，两眼紧盯着检察官，默默无语，接着便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大家相对无语。

“是的，房门！……这是一个怪影！是上帝跟我作对！”他不胜感慨地说道，已经完全无所思地望着自己的前方。

“您要明白，”检察官威严地说，“现在您自己也想想，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方面是那扇门开着，您是从那扇门里跑出来的供词，使你我都很沮丧。另一方面您又令人费解地、近乎蛮不讲理地坚持不肯说明您忽然出现的那笔钱的来源，因为据您自己供称，还在出现这笔钱前三小时，您为了借到区区十卢布，还抵押了自己的手枪！有鉴于此，您自己说吧：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办？请您不要对我们求全责备，说我们‘冷酷，恬不知耻，以嘲笑他人为乐’，说

我们不肯相信您的心灵的高尚冲动……相反，请您设身处地地替我们想想……"

米佳处于一种难以想象的激动状态中，他的脸色刷地白了。

"好吧！"他突然叫道，"我把我的秘密向你们公开了吧，公开我从哪儿弄到的钱！……我将公开我的耻辱，以便今后既不至于怪罪你们，也不至于怪罪我自己……"

"请您相信，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以一种又感动又开心的声音接口道，"您在当前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真诚而又彻底的坦白，以后都可能对您的命运产生无比有利的影响，甚至于，此外……"

但是检察官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他一下，他才及时收住了话头。说实在的，米佳压根儿就没听他在说什么。

七　米佳的大秘密。旁人的冷嘲热讽

"二位，"他依旧十分激动地开始说道，"这些钱……我要彻底坦白……这些钱是我的。"

检察官和预审官甚至脸都拉长了，他们根本没料到会这样。

"怎么会是您的呢，"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咕哝道，"您自己也承认，下午五点的时候还……"

"唉，什么下午五点不五点，我自己承认不承认的，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这些钱是我的，我的，就是说是我偷来的……也就是说不是我的，而是偷来的，是我偷来的，这钱有一千五百卢布，我带在身边，一直带在身边……"

“这钱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是从我脖子上拿下来的，二位，从脖子上，缝在一块破布里，挂在脖子上，已经很久了，我把这钱可羞又可耻地挂在脖子上已经有一个月了!”

“但是，这钱您是从谁那儿……据为已有的呢?”

“您是想说‘偷来’的吧?现在您有话尽管直说。是的，我认为这钱等于是我偷来的，如果你们不介意，也可以说是‘据为已有’吧。但是，我认为是偷来的。至于昨天晚上，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偷了。”

“昨天晚上?但是您刚才说，您……弄到这钱已经有一个月了!”

“是的，但不是从父亲那儿，不是从父亲那儿，你们放心，不是从父亲那儿偷的，是偷她的。请让我说下去，不要打断我。要知道，这事令人痛苦。请听我说：一个月以前，我过去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韦尔霍夫采娃叫我去……你们知道这人吗?”

“哪能不知道呢。”

“我知道你们知道。她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高尚人中的最高尚的人，但是她早就在恨我，噢，很早啦，很早啦……而且恨得对，恨得很对!”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预审官惊讶地反问。检察官也瞪大了两眼。

“噢，不要妄称她的名[①]!我混账，我不该提到她。是的，我看到她恨我……早就在恨我……一开始就恨我，从她在我的

---

① 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 7 节“摩西十诫”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住所头一次看到我开始……但是够了，够了，这事你们甚至不配知道，也根本无须知道……你们应当知道的仅仅是，一个月以前，她把我叫了去，给了我三千卢布，让我寄给她姐姐和另一位亲戚，寄到莫斯科去（倒像她自己不能寄似的），而我……这正好发生在我一生中那个要命的时刻，当时我……嗯，一句话，当时我刚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也就是现在的那个她，现在她就坐在楼下，也就是格鲁申卡……当时我把她带到这里，带到莫克罗耶来，两天之内在这里花天酒地地花掉了这该死的三千卢布中的一半，即一千五百卢布，而把其余的一半留在了身边。正是这留下的一千五百卢布我把它挂在了脖子上，代替了护身香囊，昨天我把它打开了，花天酒地地挥霍光了，剩下的八百卢布现在就在你们手里，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这就是昨天那一千五百卢布花剩下的。”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月以前，您不是在这里花掉了三千卢布吗？而不是一千五百呀！这事所有的人都知道。”

“谁知道这事？谁数过？我让谁数过了？”

“哪能呢，您自己不是逢人便说，您当时花掉了整整三千卢布吗！”

“没错，我是说过，我对城里所有的人都说过，全城人都在说，大家也都这么认为，这里，在莫克罗耶，大家也同样这么认为，说我花掉了三千。不过我花掉的毕竟不是三千，而是一千五，而另外一千五我把它缝了起来，当做护身香囊挂在脖子上了；这件事的经过就这样，二位，这就是我昨天那钱的来历……”

“这简直是海外奇谈……”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嘟囔道。

“请问，”检察官终于说道，“过去，您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此事……即当时，一个月以前，说您把这一千五百卢布留在

自己身边了?”

“没跟任何人说过。”

“这就叫人纳闷了。难道压根儿没跟任何人说过?”

“压根儿没跟任何人说过。无论是谁，对谁也没说过。”

“但是，您干吗要这样讳莫如深呢?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此事严守秘密呢?我再说得确切些：您终于向我们宣布了您的秘密，用您的话来说，这是一件‘奇耻大辱’的秘密，虽然说实在的（当然，也无非相对而言)，这一行为，即把他人的三千卢布据为己有（无疑，也只是暂时据为己有）这一行为，起码在我看来，也无非是一种非常失于检点的行为，但是，这还不能算是奇耻大辱，除此以外，还应考虑到您的性格……嗯，就算这行为极不光彩吧，这，我同意，但是不光彩毕竟不是可耻……我的意思是说，关于您挥霍了韦尔霍夫采娃的三千卢布一事。在这一个月里，即使您不承认，也已经有许多人猜出来了，我自己就听说过这一传说……比如，米哈依尔·马卡雷奇也曾听说过。因此，闹到最后，这差不多已经不是传说了，倒成了全城人拨弄是非的话把了。再说，也有迹象表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也向别人承认过，这钱是韦尔霍夫采娃女士的……因此使我大惑不解的是，您至今，也就是直到当前这一刻，居然把您（诚如您所说）留下这一千五百卢布的事弄得如此神乎其神，甚至还把这一秘密与某种恐怖联系在一起……简直匪夷所思，把这一秘密坦白出来居然会使您如此痛苦……因为您刚才还大叫，您宁可去服苦役，也决不坦白……”

说到这里检察官打住了，他说得慷慨激昂。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懊恼和几乎愤恨，他把郁结在心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甚至都不考虑措词的优美了，即说得语无伦次，几乎前言不搭后语。

“耻辱并不在于这一千五卢布，而是我从这三千里拿出了一千五。”米佳坚决地说道。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检察官恼怒地冷笑道，“您已经不光彩地，或者像您喜欢说的那样，可耻地拿了那三千卢布，您再按照自己的想法从中拿出一半，这又有什么可耻呢？更重要的是您把这三千卢布据为己有，而不是您怎么处置这三千卢布的问题。顺便说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从中取出一半来呢？您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噢，二位，最要紧的就是目的！”米佳感慨道，“我从中拿出一半是因为我生性卑劣，也就是我另有打算，因为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卑鄙无耻……而且这卑鄙无耻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我听不明白。”

“我对你们觉得奇怪。不过我可以再解释一下，也许真的听不明白。要知道，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人家相信我的人格，把三千卢布托付给我，我却据为己有，把这钱花天酒地，统统花光了，第二天早晨再去找她，对她说：‘卡佳，对不起，我把您的三千卢布花光了，’——怎么样，这行吗？不，不行——可耻，意志薄弱，形同猪狗，不能克制自己到了形同猪狗的地步，对不对，对不对呢？但是这毕竟还不是贼，是不是呢？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贼，不是货真价实的贼，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挥霍了，但还不是偷了！现在再说第二种，还是对我非常有利的情况，请注意听我的话，要不然，说不定我会说走题的——头有点晕——现在说第二种情况：我在这里只花掉三千卢布中的一千五，也就是花掉了一半。第二天我去找她，给她带去这一半：‘卡佳，我是个浑蛋，我是个愣头青，我是个卑鄙小人，请你收下这一半吧，我花掉了一半，要不，

我会把这一半也花掉的，请你行行好，替我消罪免灾吧！’这样做会怎样呢？随便叫我什么都可以，形同猪狗，卑鄙小人，但毕竟不是贼，不是彻头彻尾的贼，因为如果是贼，肯定不会把剩下的一半送回去的，而是把这一半也据为己有。这时候她就会想，既然很快就还回来了一半，那其余的钱，胡花了的钱，也一定会还回来的。他会一辈子去想办法，去干活，去挣钱，一旦挣够了数，肯定会还回来的。这样一来，我虽然混账，但还不是贼，不是贼，随便你们怎么说，但不是贼！”

“就算有某种区别吧。”检察官冷冷地一笑。“但是毕竟令人感到纳闷，您竟认为其中具有十分要命的区别。”

“是的，我认为具有十分要命的区别！任何人都可能做混账事，可不是吗，也许任何人都可能，但却不是任何人都可能做贼，而只有混账透了的人才会去做贼。个中奥妙我可能说不好……不过一个贼比一个卑鄙小人更卑鄙，这就是我的看法。请听我说：整整一个月，我身上挂着这钱，到明天我就可能下决心把它还回去，那我就不是卑鄙小人了，但是我总下不了这个决心，就这样虽然我每天都在下决心，每天都在催促自己：‘快下决心吧，快下决心吧，混账东西’，但是整整一个月我都下不了这个决心，就这么回事！你们看，怎么样，好吗，这好吗？”

“就算不怎么好吧，这我很清楚，我无意争辩。”检察官克制地回答道，“咱们先别争论个中的奥妙和差别，如果您乐意的话，咱们言归正传吧。问题在于，虽然我们一再问您，您还是没给我们说清楚：您起初为什么要把这三千卢布做这样的分割，即一半花掉，一半藏起来呢？把那一半藏起来究竟有什么用，您到底想把这分割出来的一千五做何用途呢？我坚持要您做出回答，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啊，还倒是真的！”米佳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叫道，“对不起，我让你们百思不得其解了，可是主要的问题却未予说明，要不然，你们就会立刻明白可耻的正是目的，正是这目的啊！要知道，这都是那老头儿，那死鬼，一直在引诱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于是我就吃醋了，我当时以为，她在我与他之间摇摆不定；我每天都在想：要是她突然做出决定，要是她把我折磨够了，突然对我说：‘我爱你，不爱他，你把我带到天边去吧。’而我身边只有两枚二十戈比硬币；我拿什么带她走，那时候怎么办呢？这样一来我就完蛋了。要知道，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也不了解她的为人，我以为她要钱，决不会原谅我的贫穷。因此我才从三千卢布里阴险地匀出了一半，冷静地用针缝了起来，别有心计地缝了起来，还在花天酒地以前就缝了起来。后来，缝好后，我就拿着其余的一半去寻欢作乐了！不，您哪，这样做太卑鄙了！现在明白啦？”

检察官大笑，预审官也大笑不止。

“我看，您能适可而止，没把钱全花掉，做得很有分寸，也颇道德嘛，”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嘻嘻笑道，“因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您哪？”

“就因为我偷了人家的钱，就因为这个！噢，上帝，你们竟不懂得这道理，这让我感到太可怕了！我把这一千五百卢布缝好了，挂在胸前，我每天每时都在对自己说：‘你是贼，你是贼！’因此这一个月里我才到处逞凶，因此才在饭馆里打架斗殴，因此才把父亲给揍了，其原因就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贼！我甚至对自己的三弟阿廖沙都下不了这决心，都不敢把这一千五百卢布的事坦白地告诉他：我深深感到我是个卑鄙小人，我是个骗子手。但是你们要知道，当我把这钱带在身边，同时又每天每时对我自己说：‘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还不

是贼也说不定。'为什么呢？就因为你明天还可以去把这一千五百卢布还给卡佳。直到昨天我从费尼娅那里出来，去找佩尔霍京的时候，我才下定决心把我的护身香囊从脖子上扯下来，而在这以前我老狠不下这个心，可是一扯下来，我就立刻成了彻头彻尾、无可争议的贼了，一辈子都是个贼和无耻之尤。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扯下了这护身香囊，我本来可以去对卡佳说：'我浑，但是我不是贼'——这一幻想也一齐被破灭了！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总该明白了吧！"

"为什么您偏偏在昨天晚上才下定决心，出此下策呢？"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打断道。

"为什么？问得多可笑：因为我判了自己死刑，今晨五点，在这里，拂晓时分。我想：'反正要死了，卑鄙小人还是正人君子，还不都一样！'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并不一样！你们信不信，二位，今天夜里使我最感痛苦的倒不是因为我杀了那个老仆人，有可能发配西伯利亚，而且这事偏巧又发生在这时候！发生在我的爱情结出了硕果，我又重见天日的时候！噢，这使我痛苦，但这痛苦不一样；毕竟与那个该死的负罪感不可同日而语，即我终于从胸前扯下了这可诅咒的钱，而且把这钱挥霍光了，因此我现在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贼了！噢，二位，我心里滴着血向你们重复一遍：今天夜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懂得：不仅活着做个卑鄙小人不行，即使做个卑鄙小人去死也不行……不，二位，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米佳脸色苍白，他的脸显得他已筋疲力尽，心力交瘁，虽然他的心情极度亢奋。

"我开始有点懂得您的意思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温和地、甚至同情地拉长了声音说道，"但是，依我看，这一切，不管怎么说吧，仅仅是神经……您的神经出了毛病所

致，就这样，您哪。比如说吧，为了摆脱您心灵的如许痛苦（几乎长达一个月之久），您为什么不去把这一千五百卢布还给托付给您的那位小姐呢？鉴于您当时的处境（正如您所描述的）是如此可怕，那您为什么不在向她解释清楚以后试一试另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做法呢？即向她十分坦诚地承认错误以后，您为什么不向她直截了当地商借您需要花费的这笔钱呢？而她为人宽宏大量，看见您闷闷不乐，自然不会拒绝借钱给您，尤其是如果您肯出一张借据，或者像您曾经向商人萨姆索诺夫和霍赫拉科娃太太提出那种担保那样提出担保的话。因为您直到现在仍然认为您这担保是有价值的，不是吗？"

米佳的脸刷地红了。

"难道您认为我竟会卑鄙到如此地步吗？您不可能正儿八经地这么认为吧！……"他愤然说道，看着检察官的眼睛，好像不相信这话真是他说的。

"我向您保证，我说这话是严肃的……为什么您认为这话不严肃呢？"检察官也表示惊讶。

"噢，这样做该多卑鄙呀！二位，你们知道你们在折磨我吗！好吧，我统统告诉你们吧，豁出去了，我现在就把我的全部阴暗心理都向你们坦白了吧，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你们感到羞愧，你们自己也一定会感到惊奇，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会卑鄙到什么程度。要知道，检察官，我自己也曾想出此下策，也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阴谋诡计！是的，二位，在这该死的一个月里，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差不多已经决定要去找卡佳了，我的卑鄙竟——至于此！但是，去找她，向她宣布我对她变了心，而且用于这变心，为了用在这变心上需要花费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向她，向卡佳借钱，（借，听见了吗，借！）而且立刻撇下她，跟另外一个女人，跟她的情敌，跟一

个她深恶痛绝，而且欺负过她的人远走高飞——得了吧，您疯了，检察官！”

“倒不是疯了，不过，当然，这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没有想到……女人的这种忌妒心，如果这里果真像您所断言的那样可能出现争风吃醋的话……是的，也许，庶几乎近之吧。”检察官微微一笑。

“但是，这就太下流了，”米佳狂暴地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这样做简直臭不可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你们知道吗，她还真可能把这钱借给我，她还真会借，肯定会借，出于报复而果真借给我，出于一种报复的快感，出于对我的蔑视而果真借给我，因为她也是一个心理阴暗和敢怒敢干的女人！而我就会收下这钱，肯定会收下的，于是我这辈子……噢，上帝！请原谅，二位，我之所以这样大喊大叫，就因为我早就有过这一想法，还在前天就有过这一想法，即那天夜里在我跟‘密探’瞎折腾的时候，接着是昨天，是的，还有昨天，昨天一整天，我清楚地记得，直到发生这事为止……”

“发生什么事？”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好奇地插嘴道，但是米佳没有听见。

“我向你们做了可怕的坦白。”他阴沉地说道，“你们要正确评价，二位。这还不够，光评价还不够，不是评价，要珍惜它，如果不珍惜它，如果不往心里去，那你们简直是不尊重我，二位，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我会羞愧而死，因为我居然向你们这样的人坦白了一切！噢，我会开枪自杀的！怎么，你们怎么连这话也要记录下来？”他惊恐地叫起来。

“正如您刚才所说，”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惊奇地望着他，“您直到最后一小时还打算去找韦尔霍夫采娃女士，向她借这笔钱……不瞒您说，您供认的这一情况对我们非常重要，德米

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即您供述的有关这事的前前后后，尤其对您，尤其对您十分重要。”

“请二位行行好吧，”米佳举起两手一拍，“哪怕就这件事别记录好不好，应当感到羞耻嘛！要知道我，可以说吧，我在你们面前都把我的心撕成两半了，可是你们却乘机用手指在我这两半被撕裂的地方乱戳……噢，上帝！”

他绝望地伸出手，捂住了脸。

“您别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说，“现在记录的一切以后都会读给您听的，有什么地方您不同意，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意见更正，而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问您，这问题我已经重复三遍了：难道真的没一个人，压根儿没一个人听您说过您缝在护身香囊里的那钱吗？我要说，这简直匪夷所思。”

“没一个人，没一个人，我说过，否则你们就什么也没听懂！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好吧，您哪，这事迟早会弄清楚的，再说现在还有很多时间，不过眼下请您考虑一下：我们也许有几十个人证，来证明正是你自己到处宣扬和到处嚷嚷，说您花掉了三千，是三千，而不是一千五，再说现在，在出现昨天那钱的时候，您也对许多人说过您又带来了三千……”

“你们掌握的不是几十个人证，而是几百个人证，两百个人证，两百人都听见了，一千人都听见了！”米佳激动地说。

“这不，您瞧，大家，大家都可以证明。大家这两个字总还能说明点问题吧？”

“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我胡说一气，大家也就跟着胡说一气。”

“您干吗要‘胡说一气’呢，您怎么来说明这点呢？”

“鬼知道。也许想摆摆阔……随便这么一说……瞧，我浑吃浑喝地花了这么多钱……也说不定是出于为了忘记这缝起来的钱……是的，正是出于这一动机……见鬼……您提这个问题已经第几次了？嗯，胡说一气，就是这么回事，既然胡说了，也就不想更改了。一个人有时候为什么爱信口开河呢？”

“一个人为什么爱信口开河，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道理是很难说清楚的。”检察官俨乎其然地说道，“不过，请您说说，挂在您脖子上的您称之为护身香囊的那玩意儿，大吗？”

“不，不大。”

“比如说，它到底有多大呢？”

“把一百卢布的钞票叠成两半，就这么大。”

“您最好把那碎布头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行不？它总还在您身边吧。”

“唉，见鬼……净说蠢话……我不知道把它撂哪儿了。”

“但是对不起，话又说回来：您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把它从脖子上摘下来的呢？要知道，诚如您自己所说，您并没有回家呀？”

“当我从费尼娅那里出来到佩尔霍京家去的时候，路上，我从脖子上扯下来，取出了钱。”

“黑灯瞎火的？”

“又何必点上蜡烛呢？用一个手指抠进去，一眨眼就办妥了。”

“不用剪刀，在大街上？”

“好像在广场上。要剪刀干吗？一块旧布头，说话就扯开了。”

“后来您把这布头撂哪儿了呢？”

“随手扔了。”

“到底扔哪儿了呢？”

“就在广场上，反正在广场上就是了！鬼知道在广场的什么地方。您问这干吗？”

“这非常重要，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些物证将对您有利，您怎么不明白这道理呢？谁在一个月前帮您缝的？”

“谁也没帮我缝，我自己缝的。”

“您会缝？”

“一个当兵的就得会缝缝补补，而且干这事也不需要任何本领。”

“您打哪儿弄来的这材料，就是说您用来缝钱的破布头是打哪儿弄来的？”

“您不会是取笑我吧？”

“绝对不是，我们也根本没心思取笑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不记得从哪儿拿的这破布头了，反正是在什么地方拿的。”

“怎么会连这个也记不清呢？”

“真的记不清了，可能是从什么衣服上扯下来的吧。”

“这倒很有意思。明天也许会在您的住处找到这东西的，您从衣服上扯下一块来的是件衬衫也说不定。这破布头是什么料子的，粗麻布的还是夏布的？”

“鬼知道是什么料子的。等一等……我好像根本不是从什么东西上扯下来的。它是块白棉布……好像我把钱缝在女房东的包发帽里了。”

“女房东的包发帽？”

“是的，我是从她那里捡来的。”

“怎么，捡来的？”

“要知道，我记得，我的确捡了一顶包发帽，用来当抹布，也许是用来擦钢笔的。我随便拿的，没言声，因为这是一块毫无用处的破布，我那里有好多破布头，于是我就把这一千五百卢布缝在里面了……好像就是缝在这破布里的。一块旧的没用的白棉布，洗过一千遍了。”

“您对这个记得一清二楚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清二楚。好像缝在包发帽里了。唉，管它呢！”

“既然这样，您那位女房东起码总会想得起来她丢了这东西吧？”

“根本不会，她都没有发觉。一块布头，跟您说，是块旧布头，分文不值。”

“那么针是打哪儿拿的呢，线？”

“我就此打住，再也不说了。够了！”米佳终于发怒了。

“您居然会忘得一干二净：您究竟把这……护身香囊扔在广场上的什么地方了呢，这终究叫人纳闷呀。”

“您让人明天把广场打扫一遍，说不定能找到。”米佳冷笑道，“够啦，二位，够啦，”他用筋疲力尽的声音说道，“我看得很清楚，你们不相信我！什么也不相信，一点也不相信！这错在我，不在你们，不应当多嘴多舌。我干吗，干吗要透露自己的秘密来作践自己呢！倒成了你们的笑柄，我从你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这是您让我做的好事，检察官！你们尽可以去高唱凯歌，庆祝胜利……你们应该受到诅咒，你们这些残酷折磨别人的人！”

他低下头，用两手捂住脸。检察官和预审官缄口不语。过了一分钟，他抬起头，有点茫然地望着他俩。他脸上流露出一种业已形成、无法挽回的绝望，他静静地闭上嘴，坐在那里，

惘然若失。然而必须赶快了结此事：必须刻不容缓地转而传讯证人。已经是早晨八点了。蜡烛早已吹灭。米哈伊尔·马卡雷奇和卡尔加诺夫在审讯过程中一直进进出出，这一次又出去了。检察官和预审官也显得异常疲乏。已经到来的早晨是个阴雨天，阴霾满天，乌云密布，下着倾盆大雨。米佳茫然望着窗外。

“我可以看看窗外吗？”他突然问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

“噢，您尽管看好了。”他答道。

米佳站起来，走到窗前，雨点敲打着小窗上的一块块小小的绿色玻璃。紧挨着窗下可以看见一条肮脏的马路，稍远，在雨色凄迷中，则是一排排黑色的贫穷而又难看的农舍，经雨一洗，似乎显得更黑、更寒碜了。米佳想起了“金发的福波斯”，以及他想等到旭日初升就自杀的事。“说不定，这样的早晨更好，”他忽地一声冷笑，自上而下地挥了下手，便向“残酷折磨他的人”转过身去。

“二位！”他无限感慨地说道，“要知道，我看出来我完蛋了。但是她？请告诉我，我求你们了，难道她也要跟我一起完蛋吗？要知道，她是无罪的，要知道她昨天大叫：‘我是罪魁祸首’，那是她神经失常。她丝毫没有罪，丝毫没有罪呀！我陪你们坐着，整夜都在发愁……你们就不能，就不能告诉我，你们现在将怎么处置她吗？”

“这点您尽管放心，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检察官立刻以一种分明匆匆忙忙的神态回答道，“我们暂时还没有任何重大理由麻烦您所关注的这位女士，也没有任何事情要麻烦她。我希望，在案情进一步侦查中，情况也一样……相反，在这方面，我们会尽力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的。您可以完全放心。”

“二位，谢谢你们，我早就知道，你们终究是一些光明正大、秉公办事的人。你们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嗯，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我听候吩咐。”

“可不吗，您哪，应当抓紧时间了。应当刻不容缓地转而传讯证人。这一切一定要在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因此……”

“要不要先喝点茶？”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打断道，“要知道，好像，也该喝点茶了嘛！”

于是他们决定，如果楼下有现成的沏好的茶的话（鉴于米哈伊尔·马卡雷奇肯定下楼“喝茶”去了），倒也不妨先喝它一杯，然后再“连续作战”不迟。至于正经八百地喝茶和吃东西，“点点心”，且待稍空一点儿再说。楼下还果真有茶，而且很快就把茶端了上来。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很客气地劝米佳也喝杯茶，米佳先是拒绝，但后来又自己要求喝茶，而且像渴坏了似的一饮而尽。总的说，他似乎已经心力交瘁。他精力过人，尽管酗酒作乐了一夜，再加上各种强烈的刺激纷至沓来，似乎，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到他只是勉强坐着，有时候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他眼前晃动和旋转。“再过片刻，我也许会说胡话的。”他自忖。

八 证人的证言。娃娃

传讯证人开始了。但是我们已经不想同从前那样这么详细地讲我们的故事了。因此我们略而不提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怎样提醒每个被传讯的证人，要他们凭良心如实作证，而且以后还要先宣誓，再重复一遍他们所作的证言，最后还要求每个证人在他们的证言记录上签字，等等，等等。我们只想指出一

点，审问官最注意的多半还是那三千卢布的问题，即一个月以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莫克罗耶第一次纵酒作乐的时候，花掉的是三千呢，还是一千五？昨天，当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第二次纵酒作乐的时候花掉的是三千呢，还是一千五？呜呼，所有的证言无一例外都对米佳不利，而且没有一个证言是替他说话的，有些证言甚至还添加了一些新的、几乎令人吃惊的事，从而推翻了他的口供。被问的第一个人是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站在审问官面前毫无惧色，相反还摆出一副对被告深恶痛绝的样子，这无疑赋予他以一种刚正不阿、为人正直的姿态。他说话不多，很克制，静候发问，回答得既准确而又谨慎周到。他坚定而又毫不犹豫地作证，一个月以前花掉的决不可能少于三千，这里的所有村民都可以作证，他们亲耳听到“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说过，他花掉了三千：“单是随随便便扔给那些茨冈娘儿们的就有多少钱哪。光是给她们的恐怕就一千也打不住。”

“恐怕连五百也没给，”对此，米佳阴沉地问答道，“可惜那时候我醉了，没数……”

米佳这次侧身而坐，背对布幔，他听着，脸色阴沉，一副闷闷不乐和十分疲惫的样子，好像在说：“唉，随你们去乱供吧，现在反正无所谓了！”

“花在她们身上的就超过一千，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坚定地驳斥道，“随便乱扔，让她们捡了去。这帮人都是贼，都是骗子，他们是偷马贼，把他们从这里撵走了，要不然，他们说不定自己就会来作证，他们从您手里发了多少财。当时，我亲眼看到您手里抓着一大把票子（数倒是没数，这不假），用眼睛估摸，我记得比一千五要多老了去了……哪止一千五哇！咱也见过钱，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至于昨天到底带来了多少钱，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干脆说，这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自己告诉他的，一下马车就宣布他带来了三千。

“得了吧，是这样吗，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米佳反驳道，“难道我肯定地宣布我带来了三千吗？”

“您说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当着安德烈的面说了。而且安德烈就在这儿，还没走，您可以叫他来嘛。至于后来在客厅，您请歌队吃饭的时候，您干脆大叫大嚷地说，您要在这里留下第六个一千，——意思是跟上回算在一块，应当这么理解。斯杰潘和谢苗都听见了，而且彼得·福米奇·卡尔加诺夫当时也站在您身旁，说不定，他也记得……”

关于第六个一千的证词给审问官们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他们很喜欢这一新算法：三加三等于六，这样一来，上回的三千加现在的三千，六千之数就齐了，一清二楚。

又传讯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指出的所有村民：斯捷潘和谢苗，车夫安德烈和彼得·福米奇·卡尔加诺夫。那两个村民和车夫毫不犹豫地证实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的证言。此外，根据安德烈说的话，还特别记录下了他在途中同米佳的那场谈话：他问：“我会到哪儿去呢：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在另一个世界会饶恕我吗？”以“心理学家”自诩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听到这话后会心地微微一笑，最后他建议将有关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会到哪里去的证言“一并记录在案”。

被传讯的卡尔加诺夫很不乐意地走了进来，脸色阴沉，别别扭扭。他跟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说话时的那副模样，倒像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们似的，其实他们是老相识，而且天天见面。他一开口就说：“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但是关于第六个一千的事，原来，他也听说过，而且

他承认他当时就站在米佳身旁。在他看来，米佳手里的钱“不知道有多少”。关于波兰人玩牌弄虚作假的事，他也做了证实。在一再讯问下，他也说明了，在波兰人被撵走后，米佳跟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关系的确好转了，而且她自己也说她爱他。在说到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时候，他说得很克制，也很有礼貌，倒像她是一位最上层的太太似的，甚至一次也没有放肆地叫她“格鲁申卡”。尽管让这个年轻人作证，这年轻人明显有反感，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还是讯问了他很久，仅仅从他嘴里他才知道米佳在这天夜里的“罗曼司”的全部细节。米佳一次也没有阻止卡尔加诺夫说下去。最后，他们终于让这年轻人走了，他走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他们还传讯了那两个波兰人。他俩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上床睡觉了，但是一夜不曾合眼，一听见地方当局派员前来，就很快穿上了衣服，收拾利索了，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有数，他们肯定会被传去问话的。他俩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虽然心里不无恐惧。那个唱主角的小个子波兰人原来是个业已退职的十二品文官，在西伯利亚当兽医，姓穆夏洛维奇。至于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他原来是个私人开业的 dentiste[①]，用俄国话说就是牙医。他俩走进房间后，尽管由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向他们发问，还是一个劲地向站在一旁的米哈伊尔·马卡雷奇答话，因为他不知情，所以把他当成了这里的主要官员和上峰，而且一迭连声地称他为“上校先生”。直到好几次以后，也由于米哈伊尔·马卡雷奇的亲自开导，他俩才明白过来，只须回答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的问话就可以了。原来，他们会讲俄国话，甚至讲得很地道，除了有些词略有口音以外。关于他跟格鲁申

① 法文：牙医。

卡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穆夏洛维奇讲得很热烈，也很自豪，所以米佳一听就火了，大叫不许这个“卑鄙小人”当着他的面这么说话。穆夏洛维奇先生立刻提请大家注意“卑鄙小人”这一说法，并请记录在案。米佳勃然大怒。

“就是卑鄙小人，卑鄙小人！你们把这话记下来，并请记上，尽管有人在旁记录，我还是将他斥之为卑鄙小人！”他叫道。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虽然把他的话记录在案，但是在这个不愉快的情况下表现出极可赞许的实事求是和办事能力：在对米佳做了一番严词告诫之后，他也就立刻中止了涉及本案风流韵事的进一步追问，尽快转到实质性问题：在实质性问题上，波兰人做了一段供述，引起两位预审官的极大兴趣：即米佳在那间小屋里曾想收买穆夏洛维奇先生，答应给他三千卢布做补偿，七百卢布是现金，还有两千三百卢布“明天早晨在城里”一次付清，并且他还以人格担保，在这里，在莫克罗耶，他身边暂时没这么多钱，钱在城里。米佳一时怒起，说他没说过明天在城里一定付清，但是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证实了穆夏洛维奇先生的证言，米佳寻思片刻，皱着眉头承认也许正如两位波兰人所说，确有此事，他当时一着急，很可能真的这么说了。检察官于是便抓住这段证言不放：业已侦查清楚（后来也果然做出了这一结论），米佳弄到手的那三千卢布的半数或一部分很可能藏在城里的某个地方，这样一来，在米佳手头只找到总共八百卢布这一侦查中颇为微妙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一情况在此以前曾是唯一的证据，虽然是微不足道的证据，但毕竟是有利于米佳的某种证据。但是现在这一唯一的有利于他的证据也不攻自破了。于是检察官便问，既然他一再肯定他一共只有一千五百卢布，而且他还以自己的人格向那个

波兰人担保，那么他到哪儿去弄这其余的两千三百卢布并于明天交给那个波兰人呢？米佳对此坚定地回答，他明天想交给那个“波兰佬”的不是钱，而是出让契尔马什尼亚庄园的一份正式授权书，也就是他曾向萨姆索诺夫和霍赫拉科娃太太提出的同样的授权书。检察官对这种“天真的奇谈怪论”不由得哑然失笑。

“您竟以为他会拿这‘授权书’，而不要那两千三百卢布现金吗?”

“他肯定会的，”米佳热烈地断然道，“哪能呢，这不仅值两千，这值四千，他凭这授权书甚至可能捞到六千！他会立刻去雇一大帮律师，波兰佬和犹太佬，不用说三千，说不定这官司打赢了，连整个契尔马什尼亚都能从老头儿手里拿过去。”

不用说，穆夏洛维奇先生的证言被极其详尽地记录在案。至此，他们也就把那两名波兰人放走了。至于他俩玩牌弄虚作假的事，几乎没有提到；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就这样已经感激不尽了，何必用这些小事来打扰他们呢，何况这无非是喝醉了酒玩牌时发生的无谓争执。这一夜纵酒作乐、不成体统的事难道还少吗……因此这钱，这二百卢布，也就留在了那两个波兰人的口袋里。

接着便传讯那个小老头儿马克西莫夫。他怯怯地走了进来，迈着碎步走上前去，头发蓬乱，衣冠不整，满面愁容。他一直躲在楼下，挨着格鲁申卡，默默地跟她坐在一起，诚如后来米哈伊尔·马卡雷奇所说，“他动不动就在她身旁抽抽噎噎地哭，用他那块带格的蓝手帕擦眼抹泪。”因此她倒反过去安慰他，让他别哭。这小老头儿立刻哭哭啼啼地承认他有罪，“因为我穷，您哪”，所以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借了“十卢布，您哪”，我愿意把这钱退出来……接着，尼古拉·帕尔芬诺

维奇便开门见山地问他：他有没有注意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手里到底有多少钱，因为他向他借钱的时候，离得最近，对他手里的钱也看得最清楚，对此，马克西莫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这钱有“两万，您哪”。

“您过去见过两万卢布吗？”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微微一笑，问道。

“当然见过，您哪，不过不是两万，而是七千，您哪，当时贱内把我的一座小村庄给抵押了出去。她只是远远地给我看了看，向我吹了一通。很大一包，您哪，全是花票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也全是花票子……”

他们很快就让他走了。最后就轮到了格鲁申卡。两位预审官分明担心她一出现很可能对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会产生影响，所以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先悄悄地规劝了他几句，但是米佳回答他时却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以此向他们表示他“决不会捣乱”。格鲁申卡由米哈伊尔·马卡雷奇亲自带了进来。她进来时神态端庄，面色阴沉，表面上几乎很平静，她不慌不忙地坐到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对面让她坐的那把椅子上。她的脸十分苍白，仿佛感到冷，因此她紧紧围着她那条十分漂亮的黑围巾。当时，的确，她开始感到像发疟疾般一阵阵轻微的寒战——这是她久病不愈的开始，她也是在这一夜得的病。她那端庄的神态，坦诚而又严肃的目光和安详的仪容，给大家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甚至立刻有点儿“看入了迷”。后来他在某地谈到此事时，他自己也承认，从这一次起他才懂得这女人有多“美”，而过去虽然也见过她，但一向都把她看成是“县城里的风骚娘儿们”这类人。“她那举止风度一如出身于最最高等的社会，”有一回他在女士们的圈子里赞叹不已地闲扯道。但是听到他这番话的女士们却极为愤

怒，因此立刻称他为“爱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他对此还颇为得意。格鲁申卡走进房间时，只匆匆地瞥了米佳一眼，而米佳则在不安地看着她，但她这时的神态却使他放心了。先问了几个必要的问题和做了若干必要的告诫以后，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虽然说话有点结巴，但是态度却非常客气，他问她：“她跟退伍陆军中尉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什么关系？”格鲁申卡对此低声而又坚定地回答道：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最近一个月来我一直把他当朋友看待。”

又进一步提了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她对此直截了当而又十分坦率地宣称，虽然她“有时”有点喜欢他，但是并不爱他，不过她出于“卑劣的愤恨”勾引过他，就像她曾经勾引过那个“老头儿”一样，看到米佳因她而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和所有的人争风吃醋，她只觉得很开心。至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她根本就没想过要到他那里去，不过拿他开开心罢了。“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压根儿顾不上理他们；我在等另外一个人，一个对不起我的负心汉……不过我认为，”她结束道，“你们大可不必刨根问底地问这些事，我对你们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是我的隐私。”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立刻照办了：他又一次不再追问那些“风流韵事”，而是直接言归正传，进而讯问有关那三千卢布这个最要害的问题。格鲁申卡证实，一个月以前，在莫克罗耶，的确花掉了三千卢布，虽然这钱她没亲手数过，但是她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亲口告诉她花掉了三千卢布。

“这话他是跟您私下说的呢，还是有别人在场，或者您只是听他当着您的面跟别人说的？”检察官立刻问道。

对此，格鲁申卡声称，她既在人前听他说过，也听他跟别

人说过，而且也听他单独告诉过她。

“您单独听他说过一次呢，还是听他说过不止一次？”检察官又问，于是他得知，格鲁申卡听他说过不止一次。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对这一证言感到十分满意。由进一步提出的其他问题中也弄清楚了，格鲁申卡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并且知道这钱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弄来的。

“您有没有听说过，哪怕就听说过一次，就是一个月前花掉的不是三千，而是要少一些，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中给自己留下了整整一半？”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此事。”格鲁申卡供称。

接着甚至进一步弄清了，恰好相反，米佳在这整整一个月里常常对她说他身无分文。“他一直等着，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钱。”格鲁申卡最后说道。

“他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当着您的面……或者不过顺便说起，或者气愤地说道，”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忽然问道，“他打算谋杀自己的父亲？”

“哦，说过！”格鲁申卡叹了口气。

“说过一次还是说过几次？”

“他曾经提到过好几次，总是在气头上。”

“您相信他会这样做吗？”

“不，我从不相信！”她坚定地回答，“我信赖他的高尚人格。”

“二位，请允许我，”米佳突然叫道，“请先允许我当着你们的面向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句话，就说一句。”

“说吧。”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允许道。

“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米佳从椅子上微微站起，

“请相信上帝和我：对于先父昨天被害，我没有罪。”

米佳说完这话后又坐到椅子上。格鲁申卡也微微站起，面对圣像虔诚地画了个十字。

“荣耀归于主!”她用热烈而又诚恳的声音说道。她还没坐到位置上便转过身去向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说道：“您要相信他现在说的话！我了解他：他嘴上没把门的，会胡说一气，或者为了逗乐，或者认死理，但是他永远不会说昧心话骗人。他肯定有一说一，您要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谢谢，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你是我的主心骨!”米佳声音发颤地回答道。

当他们问到有关昨天的钱的时候，她声称她不知道这钱到底有多少，但是她听到他昨天多次对别人说，他带来了三千。至于这钱他打哪儿弄来的，他只告诉过她一个人，他说这是他“偷”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她对这话的回答是，他没偷，这钱明天就可以拿去还给她。但是检察官追问：他说的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儿偷来的究竟是什么钱——是说昨天的钱呢，还是说一个月以前在这里花掉的那三千卢布呢？她对此的回答是，按照她的理解，他说的是一个月以前花掉的那笔钱。

他们终于让格鲁申卡走了，而且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还急忙向她宣布，她哪怕立刻回城也可以，如果他能做点什么来助她一臂之力，比如说找辆马车，或者希望有人送送她，那他……就他而言……

“多谢您了，”格鲁申卡向他鞠了一躬，“我可以跟那小老头儿，跟那地主一起走，我先送他回去，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先在楼下稍等片刻，等你们把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问题了了再说。”

她出去了。米佳的神态很平静，甚至显得精神倍增，但是

这也就保持了一小会儿。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奇怪的生理虚脱。他的眼睛由于疲劳常常睁不开。传讯证人的事终于结束了。开始整理记录。米佳站起来，从自己的椅子走到挂着布幔的那个角落，躺在店老板的一只大木箱上，箱上铺着花毯，他刹那间就睡着了，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梦做得好像完全不是地方，也完全不是时候。他似乎正在一个草原上赶路，还在过去，还在他很久以前服役过的那地方，他坐在一个农民赶着的一辆双套马车上，雨雪交加，遍地泥泞。不过米佳感到有点冷，11月刚开头，大雪纷飞，湿漉漉的，一落到地上就化了。那农民十分麻利地赶着马车，潇洒地挥动着马鞭，他蓄着长长的淡褐色胡须，虽然不算老，但也有五十上下了，他身穿一件农民穿的破旧的灰色粗呢上衣。不远处，有座村落隐约在望，可以看到一座座黑黢黢的农舍，农舍的半数已被焚毁，只有一根根烧焦了的木头矗立着。而村口有一些村妇列队站在大路旁，人很多，有一长列，一个个十分枯瘦、憔悴，她们的脸略呈棕色。尤其是靠边站着的一个女人，瘦得皮包骨，高个子，她似乎已有四十上下，也许不过二十岁也说不定，脸长长的，瘦瘦的，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在哭，她的乳房想必已经干瘪了，一滴乳汁也没有。孩子在拼命啼哭，伸出两只小手，光光的，握着小拳头，冻得完全发青了。

“他们哭什么呢？他们干吗要哭哇？”米佳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问道。

“娃娃，”车夫回答他，“娃娃在哭。”米佳感到吃惊的是，他照本地村民的叫法：不说孩子，而叫娃娃。他很喜欢这汉子说了娃娃二字：似乎更让人可怜。

“他们干吗要哭呢？”米佳像傻子似的问个不停，“为什么两只小手光光的不戴手套，为什么不把他包起来呢？”

“娃娃冻坏了，衣服单薄，暖和不过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傻乎乎的米佳还是问个没完。

“穷，房子烧了，没吃的，只好伸手请求救济。”

“不，不；”米佳似乎还不明白，“你说，这些遭火灾的母亲为什么站在那里？人们为什么穷？娃娃为什么穷？草原为什么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唱快乐的歌？为什么他们被天灾人祸弄得面目黧黑？为什么她们不喂娃娃？”

他心中感到，他虽然问得疯疯癫癫，没有道理，但是他偏要这样问，而且必须这样问。他还感到他心中涌起一股他身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大慈大悲，他真想哭，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让娃娃别再啼哭，让娃娃的面孔黧黑、乳房干瘪的母亲不再啼哭，但愿从这一刻起任何人不再流泪，但愿马上，马上就做到这点，刻不容缓和义无反顾，带着卡拉马佐夫家那股一往无前的蛮劲。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现在我再也不离开你了，一辈子跟着你。”他身旁响起格鲁申卡那可爱的、充满感情的话。于是他的整个心燃烧起来，一心扑向某种光明，他要活，活下去，他要走，走上一条新的、召唤他勇往直前的光明大道，而且要快，快，现在，马上！

“什么？上哪儿？”他叫道，睁开眼睛，在那只大木箱上坐了起来，完全像是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一样，他自己则在欢悦地笑。他身旁站着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他请米佳先听一下，然后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画押。米佳想到他大概睡了一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并没有听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说什么。他忽然感到很惊奇，他头下出现了一只枕头，然而，当他

筋疲力尽地倒卧在大木箱上时并没有枕头哇。

“谁拿来一只枕头塞在我头底下的？什么人的心这样好！”他用一种欢欣鼓舞、感激涕零的声音不胜感慨地说道，倒像天知道人家给了他什么天大的恩惠似的。这个好心人到底是谁，直到后来也没人知道，某个见证人，也可能是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的书记员，出于同情，给了他一只枕头，但是他的整个灵魂却由于感激涕零而受到极大震动。他走到桌旁宣布，他愿意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二位，我做了个好梦。”他有点异样地说道，满脸神采飞扬，仿佛闪耀着欢乐。

九 带走了米佳

预审笔录签字后，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向被告庄严地宣读了“裁定书”。“裁定书”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地区法院预审官就某罪与某罪（所有罪名都详细开列）审讯了被告某某人（即米佳），鉴于被告拒不承认所控各罪，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自己无罪，然而证人（某某，某某）与一应情况（什么，什么）又足以指证其有罪，现根据《刑法》某条某款，特裁定如下：为预防某某人（米佳）逃避侦查和审讯，特裁定将其收监于某某囚堡，上述情由已向被告宣读，本裁定书副本咨送副检察官查照，云云，云云。总之，他们向米佳宣布，从现在起他已成了在押犯，并立即押送进城，收监于一个很不愉快的地方。米佳注意地听了裁定书之后，只耸了耸肩膀。

“也好，二位，我不怪罪你们，我听候处置……我明白，

舍此别无他法。”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对他委婉地说明，因为地区警察分局长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恰好就在这里，所以将由他把他立即押解进城……

“慢。”米佳忽然打断道，而且以一种难以遏制的感情向屋里所有的人说道，“诸位，我们都是残酷的，我们全是恶棍，我们总是迫使人们、母亲和吃奶的孩子哭泣，但是在所有人中（现在先如此认定），在所有人中，我是一个最卑鄙的浑蛋！就算这样吧！我这一生中，我每天都在捶胸顿足，答应改邪归正，可是每天仍旧无恶不作。现在我明白了，对我这样的人必须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马索逮住他，只有靠外界的力量才能使他归顺驯服。靠我自己，我是永远，永远也不会自己站起来的！但是雷声响了[①]！我将接受指控和当众蒙受羞辱的痛苦，我愿意受苦，我将用苦难来洗净自己！要知道，诸位，我也许会被洗干净的，对不？但是，请诸位最后一次听清楚了：我没有杀死我父亲，我没有罪！我接受惩罚不是因为我杀了他，而是因为我想杀他，说不定还会当真杀了他……但是我还是想跟诸位较量一下，我先把丑话说在头里。我将同你们斗到底，到那时候就听凭上帝裁决了！再见了，诸位，我在受审的时候曾向诸位嚷嚷过，请别生气，噢，那时候我多浑哪……再过一分钟，我就是在押犯了，现在我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还

---

① 指俄谚：“响了雷声，才求雷神。”作者在1879年11月16日写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说明，米佳的性格将在“预审”一卷中彻底显露，“在不幸和误判的暴风雨中他的心灵和良心受到洗涤。他内心接受惩罚并非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如此不成体统，以致可能并且企图犯下法庭将要误判的那种罪行。他的性格纯粹是俄罗斯式的：响了雷声，才求雷神。”（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

是自由人，我要最后一次向你们伸出自己的手来。在跟你们告别的同时，也就是跟人们告别！……”

他的声音发颤，他还果真伸出了手，但是离他最近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不知怎么突然，几乎像抽风似的把自己的双手藏到了背后。米佳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打了个寒战。他那伸出的手立刻放了下来。

“侦查还没结束，”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有点尴尬地喃喃道，“在城里还要继续进行，就我来说，我当然愿意祝您万事如意……能够证明您无罪……其实对于您本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我一向都倾向于认为您是个不幸的人，而不是有罪的人……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请恕我冒昧地代表大家说话，我们大家都乐意承认您骨子里是个高尚的年轻人，但是，却沉溺于某种略嫌过头的感情冲动之中……”

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说到最后，他那小小的身影居然流露出一副俨乎其然、身居高位的模样。米佳脑子里倏忽闪过，瞧，这“毛孩子”马上就会挽住他的胳膊，把他领到另一个角落，跟他继续谈论不久前那个关于“女孩子们”的话题。但是，即使是被带去枪决的犯人，有时他脑子里也会闪过不少根本不相干的、与当前情况完全无关的念头。

“二位，你们是善良的，你们是人道的——我能不能见见她，做最后一次告别呢？”米佳问。

“那当然，但是为了……总之，现在不能没人在场……”

“行啊，你们在场好了！”

带来了格鲁申卡，但是告别很短暂，话也不多，这使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很不满足。格鲁申卡向米佳深深一鞠躬。

“我对你说过了，我是你的，以后也是你的，不管把你发配到哪儿，我将永远跟着你。再见了，无辜毁了自己的人！”

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眼泪夺眶而出。

“格鲁莎，请原谅我的爱，正是我的爱把你也给毁了！”

米佳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是他猛地自动打住，走了出去。他周围立刻出现了许多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在下面的台阶旁（他昨天坐着安德烈的三套马车曾那么大轰大嗡地驶近的台阶旁），已经停靠着两辆业已套好马的大车。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是个脸上皮肉松弛、但身板结实的矮个子，他正在因为什么事情发火，大概忽地出现了什么事没弄好，他在恼怒地大叫大嚷。他非常严厉地请米佳上车。“过去我在饭馆里请他喝酒的时候，这家伙完全是另一副面孔。”米佳边上车边想。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也从台阶上走了下来。大门口挤着一大堆人，男女村民和车夫们，大家的眼睛都盯着米佳。

“再见了，笃信上帝的人们！”米佳突然从大车上向他们喊道。

“也请你原谅我们！”传来两三个声音。

“再见了，还有你，特里丰·鲍里索维奇！”

但是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甚至没有转过身来，也许因为他太忙了。他也在又叫又嚷地忙活。原来，准备让两名村警护送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进城，让他俩乘坐的第二辆大车还没完全料理停当。被指派上第二辆三套车赶车的村汉，一面往身上套上衣，一面使劲儿争辩说，应该让阿基姆去，而不应该让他去。但是阿基姆不在，已经让人去找他了，这名村汉一再坚持，求大家稍等片刻。

“咱们这些老百姓啊，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简直死不要脸！”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感叹道，“前天阿基姆给了你二十五戈比，你把钱喝光了，现在你还嚷嚷。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您对我们这些死不要脸的老百姓也太善良了嘛，您

的善良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想说的就是这话！”

“咱们要两辆车干吗？”米佳插话道，“有一辆就够了嘛，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甭担心，我不会捣乱的，决不会甩开你逃走的，要押送的人干吗？”

“先生，如果您还没学会怎么跟我说话的话，那就好好儿学，我不是您的什么你，别你呀你的跟我套近乎，您有什么好主意留到下回再说吧……”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突然对米佳咆哮道，仿佛很高兴能借此泄愤似的。

米佳闭上了嘴。他满脸涨得通红。片刻后，他突然感到很冷。雨停了，但是灰蒙蒙的天空上仍旧阴云密布，朔风劲吹，直接冲脸上吹来。“我怎么身上感到冷啊？”米佳想，缩了一下脖子。终于，马夫里基·马夫里基耶维奇也上了车，他重重地坐了下来，占了很大一块地方，好像没注意似的，使劲挤了一下米佳。诚然，他心里不痛快，他很不喜欢交给他的这份差使。

“再见，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米佳又向他喊道，但是他自己也觉得他现在喊他并不是出于亲善，而是为了泄愤，违心地喊的。但是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却倒背着双手，两眼注视着米佳，神气活现地站着，神态严厉而又恼怒，什么话也没跟米佳说。

“再见啦，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再见啦！”忽然传来卡尔加诺夫的声音，他不知从哪儿忽地钻了出来。他跑到大车跟前，向米佳伸出了手。他没有戴帽子。米佳总算抓住了他的手，握了握。

“再见，好人儿，我忘不了你的宽宏大量！”他热诚地叫道。但是大车起程了，他们的两只手只能分开。响起了铃铛声——米佳被带走了。

而卡尔加诺夫则跑进过道屋，坐在一个角落里，低下头，两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就这么坐着，哭了很久——哭得像个还很小的小男孩，而不是像个已经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噢，他几乎完全相信米佳有罪！“这还算什么人呢！发生了这种事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语无伦次地感叹道，他痛苦，他沮丧，几乎陷入绝望之中。这一刻，他甚至不想活在这世上了。“值得活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青年痛心地连声叹息。

第四部

卷十 孩子们

一 科利亚·克拉索特金

11月初。我们这里已是零下十一度左右的严寒，而随着严寒，万物表面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大地已经封冻，夜里又落了少许干雪，“干燥而强烈”[①] 的风刮起积雪，扫荡着敝县县城寂寞的街道，尤其是集市广场。早晨阴霾满天，但是雪停了。离集市广场不远，在普洛特尼科夫家铺子附近，矗立着一座不大的、内外都很整洁的小房子，这是某官吏的遗孀克拉索特金娜的私宅。省府秘书克拉索特金本人早已去世，他死了差不多十四年了，但是他的遗孀，这位年方三十出头、至今还极有风韵的太太依旧活着，一直住在他们家那座整洁的小房子里，依靠“祖业”为生。她的日子过得规矩清白而又谨小慎

---

①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雨前》（1846）：“树叶纷纷飞舞，落向/涟漪阵阵、斑斓多彩的小溪，/挟一股干燥而强烈的气流，/突然袭来了寒意。”（魏荒弩 译）

微，她性格温柔，但又相当活泼开朗。丈夫去世时她才十八岁，跟他同居了总共才一年左右，刚给他生了个儿子。自从丈夫死后，她就一心一意地抚养她的心肝宝贝，她的小男孩科利亚。她虽然神魂颠倒地爱着他，爱了整整十四年，但是，不用说，却为他受够了罪，她受的痛苦之多与她得到的欢乐简直没法比。她几乎每天战战兢兢，吓得死去活来，就怕他生病、感冒、淘气，爬上椅子，一不小心摔下来，等等，等等。后来科利亚开始上学了，接着又进了敝县的初级中学，她这个做娘的就急忙跟他一起攻读所有的学业，以便帮他复习和预习功课，她还急急忙忙地去结交老师们和他们的太太，甚至去跟科利亚的同学套近乎，拍他们的马屁，为的是叫他们不要碰科利亚，不要捉弄他，不要打他。结果弄巧成拙，孩子们反倒因她而当真捉弄他逗他了，说他娇生惯养，是他妈妈的宝贝疙瘩。但是这孩子好强，很能自己保卫自己。他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在班里很快就以“力大无穷”著称，行动敏捷，性格倔强，坚毅果断，而且有勇有谋。他学习成绩很好，甚至风传，说他在数学和世界史上足以难倒老师达尔达涅洛夫。这孩子虽然鼻子翘得老高，高高在上，睥睨一切，却是个好学生，并不自负。同学们对他很尊敬，他认为这是应该的，但是态度却很友好。主要是他知道把握分寸，善于在必要时适可而止，在对师长的态度上也从不越过禁止超越的某种最后界限，超越了这一界限就变成了过失，就不能容忍，就会变成捣乱、调皮捣蛋和无法无天。话又说回来，他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合适的机会淘气，而且淘气得跟一个最糟糕的孩子一样，其实，与其说他淘气，毋宁说他爱耍小聪明，爱恶作剧，爱“狠狠地教训”别人，露一手。主要是这孩子自尊心很强，连对他妈也是要她干什么她就得干什么，近乎蛮不讲理。她对他是言听计从，噢，早就言听

计从了，只有一个想法她无论如何受不了，即这孩子“不十分爱她”。她总觉得科利亚对她“没有感情”，有时候她还泪流满面，神经质地责备他对她冷冰冰的。这孩子偏不喜欢这样，人家越要求他敞开心扉，热情流露，他就仿佛故意似的存心跟你闹别扭。其实他这样做并不是故意的，而是情不自禁——他就是这脾气。母亲误会了：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只是不喜欢他用自己那学生语言所说的那样“肉麻当有趣”。父亲死后留下了一个书柜，里面藏着几本书；科利亚喜欢读书，已经悄悄地看了好几本。母亲倒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只是有时候觉得奇怪，一个男孩子，不出去玩，却站在书柜旁看书，而且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这样，科利亚读了好几本在他这样的年龄还不应当读的书。话又说回来，最近以来，这孩子虽然并不爱跨过淘气的一定界限，但是却做出了一些把他母亲吓坏了的淘气行为。当然，这淘气并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但却是胆大包天、不顾死活的行为。恰好在这年夏天，在 7 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母子二人到七十俄里以外的另一个县里做客（待了一星期），去看望一位远亲，这位远亲的丈夫在火车站工作（离敝县县城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即一个月以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由此到莫斯科去的那个火车站）。在那里，科利亚先从详细观察铁路入手，学会了一套规章制度，他心里明白，这些新学来的知识，等他回家以后，又可向初中的同学们夸耀一番了。但是恰好这时那里还有几名他新结识的男孩；这些孩子一部分就住在火车站，另一部分则住在附近——这帮年轻人从十二岁到十五岁，凑起来总共六七个人，而其中有两名就来自敝县县城。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一起淘气，就在他到火车站做客的第四天或者第五天，这帮年轻的愣头青居然彼此打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岂有此理的赌，赌注为两卢布，打什么赌呢？原

来是这么回事：因为科利亚在所有的孩子中几乎年龄最小，所以大孩子们有点看不起他，他由于自尊心作祟或者出于一种不顾死活的胆大妄为，竟提议：今晚十一点的火车进站后，他将趴在两根铁轨中间，一动不动，直到开足马力的火车在他身体上方疾驰而过为止。诚然，他预先做了研究，研究后发现，的确可以在两条铁轨中间这样伸直身体，平贴在地面上，让火车疾驰而过，而决不会碰到躺着的人，但是说来容易，你倒真去躺着呀！科利亚坚持说他就能躺着让火车过去。大家先是取笑他，说他说瞎话，吹牛皮，但是越逗他，他越较真儿。主要是这些十五岁的大孩子在他面前尾巴也翘得太高了，起初都不愿意认他做朋友，把他看做"小不点儿"，简直太气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决定一到晚上他们就动身到离火车站一俄里以外的某个地方去，以便让火车开出车站后得以全速奔驰。孩子们都集合好了。这天夜里没有月亮，不仅黑黢黢的，而且伸手不见五指。科利亚算准了时间，便匍匐在两根铁轨中间。参加打赌的其余五名男孩，起先屏住呼吸，后来则在一片恐怖和后悔莫及中，站在路基下面的灌木丛里等候。火车终于开离车站，在远处轰轰隆隆地响了起来。从黑暗中闪出两盏红灯，那个越驶越近的怪物开始发出一片轰隆声。"快跑，快离开铁轨"，吓得半死的孩子们从灌木丛里向科利亚大叫，但是已经晚了：火车疾驰而来，又飞驰而去。孩子们向科利亚冲去：他一动不动地趴着。他们开始推他搡他，扶他起来。他忽地一骨碌爬了起来，默默地走下了路基。走到下面后，他宣布他刚才是故意的，装作失去了知觉，想吓唬吓唬他们，但是真实情况是他刚才的确失去了知觉，后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他自己也向他妈承认了这点。这样一来，他那"敢于玩命"的名声就不胫而走，永远享有这一殊荣。他回到车站后脸色苍白得像块

亚麻布。第二天还发了点轻微的神经性寒热，病倒了，但是精神上却十分快活，又高兴又得意。这件事并没有立刻张扬出去，而是后来回到敝县县城之后，才传进了学校，传到了校方的耳朵里。但这时科利亚他妈就立刻跑去求老师，替他儿子说情，最后还是可敬而又有影响的达尔达涅洛夫老师出面替他说了话，才把他保了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这事似的。这位达尔达涅洛夫老师是个单身汉，人也不老，他热恋着克拉索特金娜太太，已经爱了她好多年了，有一次，大概一年前吧，他毕恭毕敬、吓得和神经脆弱得战战兢兢地冒了一次险，向她提出求婚，但是她严词拒绝，认为答应这门亲事就是对自己孩子的背叛，虽然达尔达涅洛夫老师根据某些神秘的迹象发现，也许甚至有某些权利来幻想，这位美丽而又过于贞节的、温柔的小寡妇并不十分讨厌他。科利亚近乎疯狂的淘气行为打破了这块坚冰，由于达尔达涅洛夫老师出面说情，终于给了他一个有希望的暗示，诚然这是一个模糊的暗示，但是达尔达涅洛夫本人就是纯洁和委婉多礼的少有的典范，所以他对此也就暂时感到满足了，觉得十分幸福。他很喜欢这孩子，虽然他认为讨好这孩子就未免低三下四了些，因此在课堂上对这孩子的态度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但是科利亚也跟他保持着适当距离，他的功课很好，在班上名列第二，但是他对达尔达涅洛夫老师却很冷淡，而且全班同学都坚信，科利亚在世界史上无所不知，足以“难倒”达尔达涅洛夫本人。果然，有一天科利亚向老师提了个问题：“谁建立了特洛亚城[1]？”——达尔

①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以及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中均曾提到过的古代城市，位于小亚细亚，公元前13世纪毁于大火。

达涅洛夫对此的回答只能是泛泛谈到是什么民族，他们的活动和民族迁徙，谈到年代久远和神话不足为凭，但究竟是谁建立了特洛亚城，究竟姓甚名谁，却语焉不详，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认为这问题很无聊，也站不住脚。但是孩子们却认为是达尔达涅洛夫不知道究竟是谁建立了特洛亚城。至于科利亚，他是从父亲死后留下的书柜里收藏的斯马拉格多夫的书里读到特洛亚城建立者的故事的[1]。到后来连所有的孩子们都兴味盎然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建立了特洛亚城，但是克拉索特金却不肯公开自己的秘密，于是知识渊博的名声也就不可动摇地落到了他头上。

自从发生了铁路上的那件事以后，科利亚跟母亲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当安娜·费奥多罗芙娜[2] 得知他的宝贝儿子的丰功伟绩之后差点没有吓得发疯。她发作了可怕的歇斯底里，除短暂的间歇以外，连续发作了好几天，这下可把科利亚吓坏了，他向她郑重保证，以后再不做这类淘气事了。他跪在圣像前起誓，并且按照克拉索特金娜太太的要求，用悼念他父亲的名义起誓，这时，“性格颇为刚毅”的科利亚，居然“感动”得像个六岁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在整个这一天，母子二人不断地互相扑倒在对方怀里，哭得死去活来。第二天，科利亚一觉醒来，重又变得“冷冰冰”的，不过变得沉默了些，谦逊了些，严肃了些，也沉静了些。诚然，过了大约一个半月，他又干了一件荒唐事，甚至敝县的调解法官也知道了他的大名，但是这已经是完全另一类淘气，既可笑又愚蠢。后来查明，这事

---

① 指 C. 斯马拉格多夫所著《中学古代史学习指南》（1840），书根据传说称特洛亚城的建造者是特洛斯和他的儿子伊罗斯。

② 克拉索特金的寡妻。

也不是他干的，他不过被牵连进去而已。这事以后有机会再谈吧。母亲又继续发抖和痛苦不堪，而达尔达涅洛夫则随着她的惊惶不安对她抱有的希望也就越来越大了。必须看到，科利亚也懂得并且看透了达尔达涅洛夫的非分之想，而且，不用说，他为他的这种“自作多情”非常看不起他；过去，他向他母亲甚至不客气地表露过他的这种轻蔑，向她旁敲侧击地暗示，对于达尔达涅洛夫的狼子野心，他懂。但是铁路上的那事发生以后，他对这事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再含沙射影，旁敲侧击了，甚至连隐隐约约的暗示也绝口不提，在母亲面前提到达尔达涅洛夫老师时也恭敬多了，对此很敏感的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立刻就明白了，芳心无限感激，但是只要有人，甚至是不相干的客人，有只言片语提到达尔达涅洛夫，甚至是完全无心地提到，只要说这话时有科利亚在场，她就会忽然羞得满面通红，活像一朵玫瑰花。每次遇到这种时候，科利亚就皱起眉头望着窗外，或者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脚尖，看他那双靴子有没有什么地方开了口，要不就大声叫佩列兹翁。这是一只长得很难看的长毛大狗，一个月前不知他忽然从哪儿弄了来，拽进家里，不知为什么还要保密，关在屋里，不让任何一个同学看到。他使劲折腾它，教它学各种把戏和本领，居然这只可怜的狗每逢他不在家去上学的时候，就又号又叫，一看到他回来就像疯了似的欢蹦乱跳，连声尖叫，它会两腿直立，躺到地上装死，等等。总之，把教给它的把戏全都表演了一番，而它这样做已经不是根据主人要求，而是因为它热情洋溢，欢喜雀跃，满心感激。

顺便说说：我都忘提了，这个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就是读者已经熟悉的那个小男孩儿伊柳沙用铅笔刀扎他大腿的那个男孩儿。而伊柳沙就是那个退伍上尉斯涅吉廖夫的儿子，因为那

帮学生戏弄他父亲，管他父亲叫“树皮团”，他为了替父亲抱不平，所以才用铅笔刀刺伤了科利亚。

二　两个小朋友

且说，在这朔风凛冽的11月的一天上午，小男孩儿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坐在家里。时逢星期天，学校不上课。但这时已打过十一点了，他必须立即出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是整幢房子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他简直成了看门的，因为住在这里的所有大人都因为一件十万火急而又透着古怪的事出去了。在寡妇克拉索特金娜的房子里，她自己占用了一套房间，在她的房间对面，隔着过道屋，还有这宅子里的唯一的一套小房间，共两间小屋，租给了一名医生太太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位医生太太与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同庚，而且是至交，至于医生本人，已经有一年了，先是到奥伦堡的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又去了塔什干，而且已经半年左右了，杳无音信，因此，要不是因为有克拉索特金娜太太这个要好朋友，稍许减轻了一点儿这位被遗弃的医生太太的痛苦的话，她恐怕就会因这痛苦而整天以泪洗面了。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天夜里，由星期六到星期天凌晨，医生太太的唯一的一名女仆卡捷琳娜，完全出乎她的女主人的意料，竟突然向她宣布，她打算天亮前分娩，生孩子。竟有这样的事，事先谁也没发觉，这对于大家简直成了奇迹。大吃一惊的医生太太考虑了一下以后认为，趁现在还有时间，赶快把卡捷琳娜送到敝县县城专为遇到这类情况而设立的由接生婆们开办的产房去。因为她很喜欢这名女仆，所以便把她的这一方案立即付诸实施，把这女用人送去了，非

但如此，她还留下来陪伴她。接着就到了早晨，不知为什么又忽然需要起了克拉索特金娜太太的友好参与与帮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托她去求求什么人，帮帮什么忙。因此两位太太都不在家，而克拉索特金娜太太本人的女仆阿加菲娅奶奶又上市场去买东西了，因此科利亚就充当了留下来没人照看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这两名“小不点儿”的临时看护人和守卫者。让科利亚看家，他倒不怕，再说还有佩列兹翁陪着他，他命令佩列兹翁在外屋的长凳下趴着“别动”，科利亚则在各个房间里巡视走动，每当他走进外屋，佩列兹翁的脑袋就动一下，讨好地用尾巴在地板上使劲儿甩打两下，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出叫它过去的口哨。科利亚威严地瞅了瞅这只不幸的狗，于是它又屏住呼吸，听话地一动不动。但是如果有什么事使科利亚放心不下的话，那唯有这两个“小不点儿”了。至于卡捷琳娜发生的那件意外事，不用说，他的态度是深深的轻蔑，但是他对这两个没爹的胖娃娃却非常喜欢，已经拿了一本什么小孩儿书给他们看。稍大的那个是女孩儿，叫娜斯佳，已经八岁了，会读书，年龄较小的那个胖娃娃是男孩儿，叫科斯佳，七岁，他非常喜欢娜斯佳读书给他听。不用说，克拉索特金本来可以跟他们玩得更开心些的，比如，可以让他俩并排站好，跟他们玩当兵游戏，或者跟他们玩捉迷藏，让他们满屋子东躲西藏。这游戏过去他已经跟他们玩过不止一次了，而且乐此不疲，所以有一次甚至惹得他们班上都传开了，克拉索特金在自己家里跟他们家的小房客玩拉马车游戏，他低着头蹦呀跳的拉边套，但是克拉索特金高傲地驳斥了这一指责，表示，“在我们这岁数”，与自己的同龄人，与十三岁的孩子玩拉马车的游戏的确没出息，但是他现在这样做是为了哄“孩子”，因为他爱他们，而在他爱谁恨谁的问题上谁也无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然而那

两个“胖娃娃”却非常喜欢他。可是这一回他却无心玩耍。他要去办一件十分要紧的私事，这事看去甚至显得有点儿神秘，但是时间在渐渐过去，本来可以把孩子交给阿加菲娅的，可是阿加菲娅却始终没有回来的意思。他已经有好几次穿过过道屋，推开医生太太的房门，忧心忡忡地打量那两个“胖娃娃”，他俩正听从他的吩咐，在看书。每次，当他开门的时候，他俩都默默地向他咧开嘴微微一笑，等他走进来，做出什么很开心、很好玩的事。但是科利亚心事重重，并没进去。终于打了十一点，他才斩钉截铁地下定决心，再过十分钟，如果“该死”的阿加菲娅还不回来，他就不等了，干脆一走了之，自然，先要“小不点儿”们答应，他出去后他俩不要害怕，不要太淘气，也不要因为害怕而哭哭啼啼。他一边如是想，一边穿好自己那件海狗皮领子的棉大衣，挎上自己的书包，而且无视他母亲过去的一再恳求，让他“这么大冷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套鞋，当他穿过外屋的时候，只是满不在乎地看了看那双套鞋，他光穿一双皮靴就走了出去。佩列兹翁一看到他已经穿好衣服，就在地板上拼命敲打尾巴，神经质地扭动着整个身躯，甚至还发出可怜的呜呜叫声，但是科利亚看到自己那条狗这么心急火燎，认为这有损纪律，哪怕就一分钟，也要让它在长凳下多待一会儿，直到打开进过道屋的门以后，才向它突然打了声呼哨，那狗像疯子似的一跃而起，高兴得冲到他前面欢蹦乱跳，穿过过道屋，科利亚打开了“胖娃娃们”的门。他俩仍旧坐在小桌旁，但已经不看书了，而在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这俩孩子常常互相争论各种引起他们兴趣的日常生活话题。然而娜斯佳因为是大孩子总是取胜；而科斯佳，如果他不服她的看法，几乎总是去找科利亚·克拉索特金提出上诉，只要他判定的事，对于两造，这就成了绝对判决。这一回，这俩

“胖娃娃”的争论多少引起了克拉索特金的兴趣，所以他就站在门口听。孩子们看见他在听，就更加热烈地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才不相信，我才不相信呢，”娜斯佳热烈地嘟囔道，“说什么小孩是接生婆在园子里的白菜地里捡到的。现在已经是大冬天了，压根儿就不种菜，接生婆才不会给卡捷琳娜抱个小女儿来呢。”

“咊！”科利亚暗笑道。

“要不就是这样：她们随便从什么地方抱一个小孩来，但是只送给那些已经出嫁了的女人。”

科斯佳两眼盯着娜斯佳，一边仔细听着，一边琢磨。

“娜斯佳，你真笨，”他终于坚定而又不急不躁地说道，“卡捷琳娜哪会有什么小孩儿呀？她还没出嫁哩！”

娜斯佳猛地火了。

“你懂个屁，”她愤怒地打断他的话道，“说不定她有丈夫呢，不过在坐牢，所以她就生了。”

“难道她的丈夫在坐牢？”爱较劲的科斯佳一本正经地问道。

“要不，就是这样，”娜斯佳又急忙打断他的话道，完全抛弃和忘掉了她的第一个假设，“你说得对，她没有丈夫，但是她想嫁人，因此她就想啊想啊，想她怎样才能嫁个男人，她老是想啊想的，一直想到了她身边出现了一个男人，不过不是丈夫，而是一个不点大的小孩。”

“除非是这样，”被彻底战胜了的科斯佳同意道，“你过去可没说过这话，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说，两位小朋友，”科利亚向他们跨近一步，走进屋子，“我看哪，你俩是危险人物！”

“佩列兹翁也跟您一块儿？”科斯佳龇牙咧嘴地说，开始弹

着手指，叫佩列兹翁过去。

“胖娃娃们，我很为难，”克拉索特金一本正经地开口道，“你们必须帮我一把：阿加菲娅准是摔断了腿，因为她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可是我又必须出门，你俩能不能放我走呢？”

这俩孩子担心地面面相觑，他俩龇牙咧嘴的脸上开始露出不安。不过他俩还没完全弄明白要他们做什么。

“我出去了，你们能不淘气吗？不会爬上柜子摔断腿吗？不会因为就你俩在家吓哭了吗？”

孩子们变得愁容满面。

“作为奖赏，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样小东西，一尊小铜炮，里面可以装上真的火药，还可以开炮。”

孩子们的脸霎时间豁然开朗。

“快把小铜炮拿给我看看。”科斯佳眉开眼笑地说道。

克拉索特金把手伸进书包，从里面掏出一尊青铜做的小炮，把它放在桌上。

“可不是要‘拿给你看看’嘛！瞧，还装着轮子哩，”他把玩具炮在桌上滚动了一下，“还可以开炮。装上霰弹就能射击。”

“能打死人吗？”

“只要瞄准了，什么人都打得死。”于是克拉索特金就开始说明，往哪儿装火药，往哪儿装霰弹，还给他们看一个火门似的小洞，并且告诉他们打炮时炮身会后坐。这两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尤其使他们的想象力感到吃惊的是炮身还会后坐。

“那您有火药吗？”娜斯佳问。

“有哇。”

“把火药也拿给我们看看，行吗？”她带着央求的笑容拉长

了声音问。

克拉索特金又把手伸进书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小瓶子，瓶里果然装着一些真火药，一个包着的纸包里还有几粒霰弹。他甚至还拧开瓶塞，往手掌上倒了点儿火药。

“不过要注意了，不能碰到明火，要不就会忽然爆炸，把咱们大家全炸死。”克拉索特金为了加强效果警告道。

孩子们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仔细看着这火药，这就使他俩更加兴味盎然了，但是科斯佳更喜欢霰弹。

“霰弹总不会着火吧？”他问。

“霰弹不会着火。”

“给我几粒霰弹吧！”他用央求的声音说。

“可以送给你几粒霰弹，给，拿着，不过我回来以前不许给妈妈看，要不她会以为这是火药，非吓死不可，会用鞭子抽你们。”

“妈妈从来不用鞭子抽我们。”娜斯佳立刻说道。

“我知道，我说这话仅仅为了措词美。你们永远也不要骗妈妈，但是这一次要等到我回来。好了，小朋友，现在我能不能走了呢？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们不会吓哭了吧？”

“会——哭——的。”科斯佳拉长了声音说，已经准备哭了。

“会哭的，一定会哭的！”娜斯佳也用急促的、怕兮兮的声音接口道。

“唉，孩子们哪孩子们，你们这年龄是多么危险哪[①]。没

① 引自俄罗斯诗人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的寓言《公鸡、公猫和小老鼠》（1802）。按照作者原来的构思，很可能，这话当是说科利亚，而不是指孩子们。

办法，小鸟儿，只能陪你们坐一会儿了，真不知道还要坐多久。可是时间哪时间，唉！”

“您叫佩列兹翁装死行吗？”科斯佳请求。

“真没办法，那就只能让佩列兹翁帮个忙啰。过来，佩列兹翁！”于是科利亚开始让狗耍把戏，那狗则表演它所知道的一切。这是一条长毛狗，跟普通的看家狗差不多大小，毛呈灰色，并略带雪青。它的右眼稍斜，左耳不知为什么有个缺口。它连声尖叫和欢蹦乱跳，两腿直立，用后腿站着走路，后背着地，四脚朝天，还会装死，一动不动。就在耍这最后一套把戏时，门开了，克拉索特金娜太太的胖女佣阿加菲娅，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麻脸女人，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从市场上买的一纸包食品回来了。她站在门口，左手拎着纸包，看狗表演。科利亚虽然心急地等着阿加菲娅回来，可是并没有打断佩列兹翁的表演，而是照旧让佩列兹翁装了一会儿死，最后才向它吹了声口哨：狗一跃而起，因为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高兴得欢蹦乱跳。

“瞧，这狗！”阿加菲娅用教训的口气说道。

“你这女的，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科利亚威严地问道。

“女的，瞧你这小不点儿！”

“小不点儿？”

“就是小不点儿怎么着！我晚回来，关你什么事儿，我晚回来总有晚回来的理由嘛！”阿加菲娅唠唠叨叨地说道，一面在炉子旁忙活，但是她说话的声音没一点不满和生气的味道，相反，听去还颇得意，好像能跟性格开朗的小少爷磨磨嘴皮子觉得很开心似的。

“我说你这老不正经的，”克拉索特金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道，“你能不能用人世间一切神圣的东西，再加上此外的什么

东西向我起个誓，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一定能看好这两个娃娃？我要出门。”

“干吗我要向你起誓？”阿加菲娅笑起来，“我本来就会看好他俩的。”

“不，你非得用你的灵魂永远得救向我发个重誓。要不我不走。”

“不走就不走呗。这关我什么事，外头冷，在家待着呗。”

“小朋友，”科利亚对那两个孩子说，“这个女人留下来陪你们，一直到我回来或者到你们的妈妈回来，因为她早该回来了。再说，她还会给你们吃早饭。能给他们一点儿吃的吗，阿加菲娅？”

“这倒可以。”

“再见了，小鸟们，现在我可以放心了。我说大娘，”他走过阿加菲娅身边的时候，低声而又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希望你不会对他们像你们那帮娘儿们惯会瞎叨叨的那样胡说八道，说一些有关卡捷琳娜的蠢话，他们还小，请予垂怜。来，佩列兹翁！”

“去你的。”阿加菲娅反唇相讥，已经生气了。“可笑！说这种话就该挨揍。”

三 小 同 学

但是科利亚已经顾不上听她唠叨了。他终于可以走了。他走出大门后回头看了看，耸了耸肩，说了声“真冷！”就沿着大街径直走去，接着又向右拐进一条胡同，向集市广场走去。还没走到广场，还差一栋房子的时候，他在一家大门旁停了下

来，从口袋里掏出哨子，使劲吹了一下，似乎在打一个暗号。他在那里等了不到一分钟，从大门上的小门里就忽地蹿出一个红脸蛋的小男孩儿，十一岁左右，也穿着干干净净、甚至很讲究的棉大衣。这男孩儿叫斯穆罗夫，在预备班上学（当时，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已经比他高两班），是一位薪金优渥的官吏的小少爷，他父母大概因为克拉索特金是个出了名的不顾死活的小淘气，所以不许这孩子跟他玩，因此现在斯穆罗夫分明是偷偷溜出来的，如果读者没有忘记的话，这个斯穆罗夫就是两个月前隔河向伊柳沙扔石头的那群小男孩儿中的一个，当时他还把伊柳沙的事告诉了阿廖沙·卡拉马佐夫。

“我已经等了您足足一小时了，克拉索特金。”斯穆罗夫神态坚定地说道。于是这俩孩子便迈步向广场走去。

“来晚了，”克拉索特金回答，“有点儿事。你跟我在一起，不会挨揍吗？”

“您给我得了吧，难道我会挨揍？佩列兹翁也跟来了？”

“佩列兹翁也跟来了。”

“您也带它去那儿？”

“也带它去那儿。”

“唉，要是茹奇卡就好了！”

“没法带茹奇卡去。茹奇卡已经不在了。茹奇卡已经杳无音信，不知去向了。”

“哎呀，能不能这样呢，”斯穆罗夫突然停下来，“伊柳沙不是说过茹奇卡也是条长毛狗，也跟佩列兹翁一样，灰白的，烟色的——能不能就说，这就是那只茹奇卡呢？说不定他会相信的。”

“小同学，要鄙弃谎言，这是一；甚至为了做好事也不行，这是二。最要紧的是，我希望，你在那里没有把我要去的事说

出去。”

“上帝保佑，难道我不明白这道理吗？但是你用佩列兹翁是安慰不了他的。”斯穆罗夫叹了口气，“你知道吗：他父亲，那个大尉，就是那‘树皮团’，跟我们说过，他今天要送给他一只小狗，一只真正的米兰猎狗，黑鼻子；他想，这只小狗一定会使伊柳沙喜欢的，其实也不见得，你说呢？”

“他本人怎么样，我说伊柳沙？”

“唉，不好，不好！我想，他得的是肺痨。他整个人神智很清楚，就是这呼吸，这呼吸，呼吸很不好。前些日子，他要人家给他穿上靴子，带他出去走走，可是刚走出去就摔倒了。他说：‘唉，爸爸，我跟你说过，我从前那双靴子破了，过去穿着它走路就挺别扭。’他满以为，他是因为靴子才摔倒的，其实是因为身体太虚。他活不了一周了。赫尔岑什图勃常去给他看病。现在他们又有钱了，有很多钱。”

“骗子。”

“谁是骗子。”

“大夫呗，全是一帮行医的坏蛋，我是说一般情况，自然，此公尤甚。我反对医学。诚乃无益有害的愚蠢之举。不过，我要把这一切研究之后再说。话又说回来，你们在那里温情脉脉地搞些什么名堂？好像你们全班都去了？”

“不是全班，而是每天总有大约十名同学在那儿。这没什么。”

“在这一切之中，使我最吃惊的倒是那个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他大哥犯了这么大罪，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庭了，他倒好，温情脉脉地抽出这么多时间来跟孩子们鬼混！”

“这里根本没有温情脉脉。现在你自己不是也去跟伊柳沙讲和吗。”

“讲和？这说法太可笑了。话又说回来，我不允许任何人来分析我的行为。”

“伊柳沙看见你会多高兴啊！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你会去看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肯去呢？”斯穆罗夫突然热烈地感叹道。

“好孩子，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我是自己要去的，因为我想去，而你们大家是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死气白赖地拽去的，区别就在这里。你怎么知道，也许我根本不是去讲和的呢？混账说法。”

“根本不是卡拉马佐夫，根本不是他。是我们自己要去的，当然，起先是跟卡拉马佐夫一块儿去的。而且丝毫没有这样的事，没有做任何蠢事。先是一个人去，后来又去了第二个人。他父亲看到我们高兴极了。你知道吗，要是伊柳沙死了，他肯定会发疯的。他看到伊柳沙会死。一看到我们跟伊柳沙和好了，就感到非常高兴。伊柳沙常常问起你，其他就没说什么了。他问过以后就不再言语了。而他父亲准会发疯或者上吊。要知道，他从前就疯疯癫癫。要知道，他是一个高尚的人，那时都弄错了。都怪那个弑父凶手当时揍了他。”

“我觉得卡拉马佐夫终究是个谜。其实我早就可以跟他认识了，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喜欢摆点架子。再说，我已经对他形成了某种看法，不过还需要核实和进一步弄清楚。”

科利亚神气地闭上了嘴，斯穆罗夫也缄口不语。不用说，斯穆罗夫很崇拜科利亚·克拉索特金，根本不敢跟他平起平坐。现在却非常感兴趣，因为科利亚说他是“自己要去”的，科利亚现在忽然想到要去，而且非今天去不可，可见，这里肯定藏着个谜。他俩走在集市广场上，这一回广场上停着许多外地来的大车，还有许多赶了来卖的家禽。一些城里的妇女在自己的

房檐下卖面包圈和针头线脑什么的。这种星期天的市集，在敝县县城，天真地称之为集市，而这样的集市在一年里有许多次。佩列兹翁在兴高采烈地奔跑，忽左忽右地不断东嗅嗅西闻闻。当遇到别的狗的时候，它总是非常乐意地按照狗的所有规矩彼此闻来闻去。

“我喜欢观察现实，斯穆罗夫，”科利亚突然开口道，“你注意了没有？一条狗遇到另一条狗，总要互相闻来闻去。它们在这里有某种表明天性的共同规律。”

“是的，这规律有点可笑。”

“不是可笑，你说这话就不对了。自然界没有任何可笑之处，不管抱有偏见的人对此怎么看。如果狗也能议论和批评，它们肯定会认为人与人，它们的主人与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有同样多的事（如果不是多得多的话）很可笑；我所以要把这话再说一遍，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干的蠢事要多得多。这是拉基京的想法，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想法。我是社会主义者，斯穆罗夫。”

“什么叫社会主义者？”斯穆罗夫问。

“这就是人人平等，人人有份，财产公有，没有婚姻，至于宗教和一应法律，悉听尊便①，以及其他等等。你还小，还不懂得这些大道理。话又说回来，天还真冷。”

“可不吗，零下十二度。我父亲刚才看过寒暑表。”

“你注意了没有，斯穆罗夫，在隆冬时节，即使到零下十五度，或者甚至零下十八度，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冷，可是在

① 据俄国学者研究：这里暗指俄国作家谢德林发表在《现代人》杂志 1863 年第 8 期上的系列作品《悉听尊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也曾语含讽刺地提到过《悉听尊便》。

初冬，就如现在这样，突然出人意料地来了寒潮，温度猛地降到零下十二度，虽然很少下雪，但却感到很冷。这说明人还没习惯过来。人哪，都是习惯，干什么都是习惯，甚至于国家大事和搞政治也一样。习惯是人的主要动力。话又说回来，这村汉有多可笑。”

科利亚指了指一个慈眉善目、穿羊皮统子的乡下大汉，他正站在自己的大车旁，戴着无指手套，冷得不住拍巴掌。他那淡褐色的长胡子上已经冻得挂满了白霜。

“这乡下人的胡子都结冰了！”科利亚走过他身边时，故意挑衅似的大声嚷嚷道。

“好多人的胡子都结冰了。”那乡下人平静而又劝喻似的回答道。

“别惹他。”斯穆罗夫说。

“不要紧，他不会生气的，他是个好人。再见，马特维。”

“再见。”

“你难道真叫马特维？”

“我就叫马特维。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只是随便一说。”

“这就巧了。你大概在上学吧？”

“上学。”

“你怎么，常常挨打吗？”

“那倒也不，随便揍两下。”

“疼吗？”

“怎么会不疼呢！”

“唉，这年头！”那乡下人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

“再见，马特维。”

“再见，好小伙儿，你真好。”

这两个孩子又继续往前走了。

“这乡下人是个好人，”科利亚对斯穆罗夫说，“我喜欢同老百姓聊天，我总爱替老百姓说句公道话。”

“你干吗胡说我们常常挨打？”斯穆罗夫问。

“总得让他心里得到点安慰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斯穆罗夫，我喜欢点到为止，不喜欢人家刨根问底地问个没完。有些道理是说不明白的。乡下人总以为学生就得挨揍，而且必须挨揍：学生不挨揍，还算什么学生？我要是对他说，我们学校里不兴打人，他肯定听不进去。不过，这道理你是不懂的。还得善于跟老百姓说话。”

“不过你别惹他们，劳驾了，要不像上回跟那家伙一样，没事找事。”

“你害怕了？”

“你不要取笑，科利亚，我还真怕。父亲会大发雷霆的。他严厉禁止我跟你在一块儿玩。”

“你放心，这一回肯定啥事也没有。你好，娜塔莎。”他向房檐下的一名女商贩叫道。

“怎么叫我娜塔莎，我叫玛丽亚呀！”那女商贩唧唧喳喳地回答道，她还根本不老。

“你叫玛丽亚吗，太好啦，再见。”

“你这冒失鬼，人不点儿大，还想吃老娘的豆腐！”

“我没工夫，我没工夫跟你闲聊天，有话下星期天告诉我得了。”科利亚挥了挥手，倒像不是他纠缠人家，而是人家纠缠他似的。

“下星期天我有啥跟你说的？自己过来套近乎，又不是我缠着你，捣蛋鬼，”玛丽亚吵吵嚷嚷地叫道，“真是的，得狠狠

地揍你一顿，你呀，是个出了名的惹是生非的家伙，没错！”

在玛丽亚旁边还摆着一些货摊，在自己的货摊上做生意的女商贩们发出一阵哄笑。这时，忽然从城市店铺的拱廊下蹿出一名无缘无故怒气冲冲的人，有点像商人家的伙计，不过不像本地的买卖人，而是从外地来的，他穿着一件长襟蓝大褂，戴着鸭舌帽，还很年轻，生着一头深褐色鬈发，长长的脸，脸色苍白，满是麻点。他似乎正在犯浑，他立时伸出拳头，威胁科利亚。

“我认识你，”他怒气冲冲地叫道，“我认识你！”

科利亚定睛看了看他。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跟这人较量过。但是他在街上跟人打架的事还少吗，哪能记得所有的人呢。

“你认识我？”他讥讽地问他。

“我认识你！我认识你！”这伙计像个傻子似的又说起刚才说过的话。

“认识就好。不过我没闲工夫，再见！”

“你捣什么乱？”那伙计叫道，“你又来捣乱了是不是？我认识你！你又来捣乱了是不是？”

“老伙计，我现在是不是捣乱，你管不着。”科利亚说，他停下来继续打量着他。

“我怎么管不着？”

“没什么，你就是管不着。”

“那么谁管得着，谁管得着呢？谁管得着呢？”

“老伙计，现在这事归特里丰·尼基季奇管，你管不着。”

“特里丰·尼基季奇？他是哪路神仙？”这小伙子虽然照旧在发火，可是却带着一种傻呵呵的诧异表情，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科利亚。科利亚神气地用目光打量了他一番。

“上耶稣升天教堂去过吗?”科利亚执拗地、严厉地问他。

“上哪个升天教堂?上那儿去干吗?没有,没去过。”这小伙子有点慌神了。

“认识萨巴涅耶夫吗?”科利亚更执拗、更严厉地继续问道。

“哪个萨巴涅耶夫?不,不认识。”

“不认识拉倒!”科利亚忽然不客气地说,说罢就猛地向右转,大踏步扬长而去,似乎不屑与一个连萨巴涅耶夫都不认识的糊涂虫说话似的。

“你站住,喂!哪个萨巴涅耶夫?”那小伙子回过味来了,又浑身上下激动起来。“他到底说什么呀?”他突然转身问女商贩们,傻呵呵地看着她们。

女商贩们大笑起来。

“这孩子真叫人摸不透。”一个女商贩说道。

“他说的是哪个萨巴涅耶夫哇?”那小伙子挥着右手,还在不依不饶地重复着这个问题。

“可能是说在库兹米乔夫家干活的那个萨巴涅耶夫吧,对,很可能。”一个女商贩忽然明白过来。

那小伙子狐疑地盯着她的脸。

“库兹——米——乔夫?”另一个女商贩重复道,“他哪叫特里丰啊?他叫库兹马,不是特里丰,刚才那小伙子不是管他叫特里丰·尼基季奇吗,可见不是他。”

“我说呀,他不叫特里丰,也不叫萨巴涅耶夫,这人姓奇若夫,”一直缄口不语、在一旁认认真真听的第三个女商贩突然接口道,“他大名叫阿列克谢·伊万内奇·奇若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那不就是奇若夫吗。”第四个女商贩坚决地肯定道。

惊愕的小伙子一会儿瞧着这女人，一会儿瞧着那女人。

“乡亲们，那他干吗问，问这干吗呢？”他近乎绝望地叫道，“‘你认识萨巴涅耶夫吗？’鬼才知道萨巴涅耶夫是什么人！”

“你真是个糊涂虫，跟你说不是萨巴涅耶夫而是奇若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奇若夫，说的是他嘛！”一名女商贩向他威严地喝道。

“哪个奇若夫？嗯，哪个呀？你知道，你就说嘛。”

“就是那个大高个儿，齉鼻儿，夏天老在市场上坐着的。”

“你那奇若夫跟我有什么关系，乡亲们，啊？”

“我怎么知道奇若夫跟你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另一个女人接口道，“你这么吵吵嚷嚷的，你自己就该知道你打听这人干吗嘛。要知道，他这话是跟你说的，而不是跟我们说的，真是个蠢货。难道你当真不认识他？”

“不认识谁？”

“奇若夫哇。”

“让鬼把奇若夫和你一块抓去吧！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他居然敢笑话我！”

“你要揍奇若夫吗？他揍你还差不多！你是个混球儿，真是的！”

“不是揍奇若夫，不是揍奇若夫，你这混账东西，我要揍的是那浑小子，真是的！把他叫来，把他叫到这儿来，他竟敢笑话我！”

娘儿们全哈哈大笑。而科利亚却带着旗开得胜的表情走远了。斯穆罗夫在他身旁走着，不住回头张望在远处吵吵嚷嚷的那群人。他心里也感到很开心，虽然他还在担心，可别跟科利

亚闹出什么乱子来。

“你问他的是哪个萨巴涅耶夫?”他问科利亚，同时预感到他将得到什么回答。

“我怎么知道是哪个？现在，他们准会一直嚷到天黑。我就爱让社会各阶层的傻瓜蛋吵个天翻地覆。瞧，那儿还站着个傻瓜蛋，就是那个乡巴佬。你注意了，俗话说得好：‘再没有比愚蠢的法国人更愚蠢的了’，可是俄国人的那副尊容也会把自己那副蠢相暴露无遗。这家伙的脸上，我是说这乡巴佬的脸上不是也暴露出他是个傻瓜蛋吗?”

“别惹他了，科利亚，咱们老老实实走过去得了。”

“没门，而且说干就干。喂！你好，老乡！”

一个彪形大汉慢腾腾地正要走过去，他大概喝了点酒，生着一副淳朴的圆脸，胡须斑白，他抬起头，看了看这小伙子。

“哦，你好，只要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就成。”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我要是开玩笑呢?”科利亚笑了。

“开玩笑就开玩笑，上帝保佑你。也没什么，随你便。开开玩笑总是可以的。”

“对不起，大叔，我是开玩笑。”

“但愿上帝宽恕你。”

“那你能宽恕我吗?”

“能，能，太能了。你走吧。”

“我说你呀，你也许是个聪明的老乡。”

“比你聪明。”这村汉出乎意料地说道，仍旧一本正经。

“不见得吧。”科利亚有点尴尬地说。

“我说的是实话。”

“你也许说得在理。”

“可不嘛，小兄弟。”

“再见了，老乡。”

“再见。”

“老乡也各不相同，”科利亚沉默片刻后对斯穆罗夫说，“我怎么知道猛孤丁会碰上个聪明人呢。我是永远乐于承认在老百姓中也是有聪明人的。”

远处，教堂大钟打了十一点半。到斯涅吉廖夫上尉的住处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这两个孩子走得很快，几乎无心交谈。离那座房子还有二十步时，科利亚停了下来，让斯穆罗夫先进去，给他把卡拉马佐夫叫出来。

“应当先互相嗅嗅味道。”他对斯穆罗夫说。

“干吗要把他叫出来呢，”斯穆罗夫不以为然，“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走进去，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大冷天的，何必先在外面认识呢？”

“我干吗要把他叫出来挨冻，我心里有数。”科利亚专制地说（他非常喜欢这样对付那帮“小同学”），斯穆罗夫便急忙去执行命令。

四　茹　奇　卡

科利亚摆出一副傲慢的神气，斜靠在围墙上，开始等候阿廖沙出来。是的，他早就想跟他见见面了。他听孩子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情况，但时至今日，只要有人向他提起阿廖沙，他表面上总是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冷淡神情，甚至听到有人告诉他有关阿廖沙的所做所为之后，还要“不以为然地”对他品头论足。但他骨子里却非常想跟他结交：在他听到的有关阿廖沙

的种种故事中似乎有某种令人产生好感和令人神往的东西。因此，眼下这时刻很重要：第一，应当使自己不丢面子，显示自己独立不羁："否则他会以为，我只有十三岁，把我当成与这帮孩子一样的毛孩子了。他干吗要跟这帮孩子们厮混在一起呢？等我跟他混熟了，倒要问问他。糟糕的是我长了这么个小个儿。图济科夫比我还小，可是却高我半个脑袋。不过我的脸看去还是聪明的；我不漂亮，我知道我的脸丑，但是这脸聪明，也不能太露骨了，要不，一上来就连连拥抱，他会以为……呸，要是他真这么以为，多恶心！……"

科利亚心里很乱，但极力摆出一副独立不羁的样子。最使他受不了的是他的个子太小，与其说这脸丑，倒不如说这个子让人恶心。在他家的一个墙角，还从去年起，他就用铅笔画了道线，以示他当时的身高，从那时起，每过两个月，他就激动地走过去比比，看到底长高了多少？但是，唉！他长得实在太慢了，有时简直让他绝望。至于说他的脸，其实一点也不丑，相反，长得还相当英俊，白白净净，有稍许几粒雀斑。灰眼睛虽然不大，但却顾盼有神，神态勇敢，目光炯炯，富于感情。他的颧骨略宽，嘴小小的，嘴唇不很厚，但却很红；鼻子小，明显地向上翘起。"完全是个翘鼻子，完全是个翘鼻子！"科利亚照镜子时常常这样喃喃自语，而且每次都是愤愤然扭头离开镜子。"脸也不见得聪明！"他有时想，甚至怀疑起这个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要以为，考虑脸和考虑个子吞没了他的整个心。相反，尽管他站在镜子前又气又恨，可是他很快就把这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一忘就很长时间，正如他对自己的活动所下的评语那样："全身心地投身于主义和现实生活"。

阿廖沙很快就出来了，匆匆走到科利亚跟前；还在几步以外，科利亚就看清阿廖沙的脸完全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难道他竟这么欢迎我?”科利亚得意地想。这里我们要顺便说说，自从我们撇下阿廖沙以后，他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脱去了修士服，现在穿着缝制得非常漂亮的上装，戴了一顶软软的圆形礼帽，头发剪得短短的。这一切使他显得十分英俊，看去完全像个美男子。他那好看的脸总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但是他的喜气洋洋是文静的、安详的。使科利亚感到吃惊的是，阿廖沙出来见他就穿着那身室内穿的衣服，没穿大衣，可见他是匆匆出来的。他二话不说就向科利亚伸出手来。

“您终于来了，我们大家多么盼望您来呀。”

“因故未能及时前来，您马上就会知道个中原因。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能与足下相识。鄙人久闻大名，早就等候有机会能够前来亲聆教诲。”科利亚嘟囔道，稍许有点接不上气。

“咱俩本来早该认识认识了，我也久闻大名，但是这儿，您来这儿还是晚了点儿。”

“请问这里的情形怎样?”

“伊柳沙很不好，他肯定会死的。”

“哪能啊！您得承认，医学乃无耻之尤，卡拉马佐夫。”科利亚热烈地叫道。

“伊柳沙经常，十分经常地提起您，您知道吗，甚至于做梦，说胡话的时候也提起您。可见，您过去在他心目中是很……很宝贵的……即在那件事……动小刀的那件事以前。这里还有个原因……请问，这是您的狗吗?”

“我的。叫佩列兹翁。”

“不是茹奇卡?”阿廖沙惋惜地望了望科利亚的眼睛，“那只狗就这么不见了?”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想要茹奇卡，我全听说了，您哪。”科利亚神秘地笑了笑。“我说卡拉马佐夫，我来给您解释一下

全部经过，我此来的主要目的也就为此，把您叫出来也就是为了在咱们进去以前，先把这事给您说清楚。”他神采飞扬地开口道，“您知道吗，卡拉马佐夫，春天，伊柳沙进了预备班。唔，不用说，我们的预备班净是些小男孩儿，都是些小朋友。他们立刻惹是生非，欺负起伊柳沙来了。我比他们高两班，自然只好从一旁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看到这孩子小，身体弱，但是他不服输，甚至还跟他们打架，很傲气，两只小眼睛在冒火。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可是他们却对他更加没完没了地没碴找碴。主要是他身上穿的那件大衣糟透了，裤子嫌短，向上吊着，而靴子都张开了口。他们就抓住这个欺负他，侮辱他。不行，这，我就看不下去了，立刻过去打抱不平，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要知道，我揍他们，他们却崇拜我，您知道个中奥妙吗，卡拉马佐夫？”科利亚露骨地吹嘘说，“再说我也喜欢小朋友。就说现在，在家里，还有两只小鸟儿离不开我，今天也是他俩使我不得分身。这样，就没有人再打伊柳沙了，我成了他的保护伞。我看到这小东西很傲气，这话我只跟您说，说他很傲气，但是到头来他却对我奴隶般地百依百顺，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把我当上帝似的言听计从，还拼命模仿我的一举一动。一到课间休息时就来找我，于是我们俩就一起玩。星期天也一样。在我们中学里，高年级学生跟一个小同学这么要好，人家是要笑话的，不过这是偏见。我乐意这样，他们爱笑不笑，不是吗？我教他，培养他——请问，既然我喜欢他，为什么我不能培养他呢？您不也一样吗，卡拉马佐夫，您不是也跟这些小鸟儿很要好吗，这说明，您也想影响年青一代，培养他们，做有益于他们的事，是不是呢？不瞒您说，我耳闻的您性格中的这一特点，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言归正传：我发现这孩子身上逐渐滋生出某种婆婆妈妈、娘娘腔的东

西，要知道，我最恨这种婆婆妈妈的肉麻劲儿了，我生来就是这脾气。再说这也是矛盾：很傲气，但又对我奴隶般地忠心耿耿——奴隶般地忠心耿耿，可是又会忽然两眼圆睁，不同意我的观点，甚至顶撞我，气得要撞墙。有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倒不是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一目了然，他是存心跟我捣乱，因为我对他的小鸟依人报以冷淡。于是，为了不使他顺着这条路滑下去，他越肉麻，我就越疏远他，我是存心这样做的，我就是这态度。我是要培养他的性格，让他全面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以至发展到后来……不用说，您一听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忽然，我发现，他接连三天闷闷不乐，似乎心里很难过，但是已经不是在想什么婆婆妈妈的事了，而是在想另一件异常强烈的、高得多的事情。我想，这闹的是哪一出呢？我硬逼着他，才弄清个中原委：他不知道怎么搞的，跟已故的令尊（那时他还活着）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交上了朋友，那家伙教会了他这小傻瓜一种恶作剧的办法，这恶作剧纯属兽性发作，卑鄙透顶——拿一块面包瓤，上面插上一根大头针，再扔给随便哪个看家狗吃，但这狗必须是饿急了，嚼都不嚼，就把这块面包一口吞下去，然后再看会出什么事。于是他俩就动手做好了这样一块面包，扔给了如今引起轩然大波的那条长毛狗茹奇卡。它是一条看家狗，可是那家人从不喂它，因此它只好成天价迎风狂吠。（您喜欢听这种无可奈何的嗥叫吗，卡拉马佐夫？我一听到这嗥叫就受不了。）它猛地扑过来，一口吞了下去，立即发出一声又一声尖叫，满地打转，接着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尖叫，然后就不知所终——这是伊柳沙亲自描述给我听的。他向我供认时边说边哭，哭个不停，搂住我，浑身发抖：‘一边跑一边尖叫，一边跑一边尖叫。’他反反复复地说着这话，这情景把他吓坏了。嗯，我看到，他受到了良心

谴责。我听罢立刻板起面孔。主要是为了过去种种，我本来就想教训教训他，因此，不瞒您说，我立即耍了个花招，假装勃然大怒（说不定我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发怒），我说：‘你干了一桩卑鄙的事，你是个浑蛋，我当然不会张扬出去，但是我要暂时跟你断绝关系。这事我还要好好想想，然后让斯穆罗夫（就是那个跟我一起来、永远忠于我的小男孩儿）通知你：今后跟你继续保持关系呢，还是从此跟你这浑蛋一刀两断。’这使他着实吃了一惊。不瞒您说，我当时就感到，这样做也许过分严厉了点儿，但是，有什么法子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嘛。一天后，我让斯穆罗夫去找他，对他说，从今以后我再不跟他‘说话’了，我们这里两个朋友断交的时候都这么说。秘密在于我只想跟他保持距离，过几天再说，如果他确有悔改之意，再向他伸出手来也不迟。这是我说一不二的计划。但是，您猜怎么着：我听斯穆罗夫说，他忽然两眼圆睁，大叫：‘你替我告诉克拉索特金，现在我要把插着大头针的面包扔给所有的狗吃，所有的狗，所有的狗！’我想，‘啊，要起小性子来了，必须将它连根拔除，’于是我就对他嗤之以鼻，每次见到他都掉头不顾，或者讥讽地微微一笑。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他父亲的事，记得吗，树皮团？您要明白，这样一来，他本来就已经非常恼火，准备大发作了。小男孩儿们看见我不理他，都气势汹汹地刺儿他，逗他：‘树皮团，树皮团。’因此他们就立刻干起仗来，我只能对此深表遗憾，因为那时有一次他大概被揍得很疼。有一回，刚下课，他便向院子里所有的人冲去，当时我刚好站在十步以外看着他。我敢赌咒，我不记得我当时笑了，相反，我当时非常非常可怜他，再过片刻，我非冲过去保护他不可，但是他突然遇到了我的目光：他当时发生了什么错觉——我不知道，但是他却抓起一把削笔刀，向我直扑过来，并且一

刀刺进了我的大腿，就在这儿，在右腿上。我岿然不动，不瞒您说，我有时很勇敢，卡拉马佐夫，我只是轻蔑地看了看他，我那目光似乎在说：‘要不要再来一下，为了报答我对你的全部友谊，我恭候足下恩赏。’但是他没有再扎我，没有坚持到底，他自己害了怕，扔掉了小刀，哭出了声音，撒腿跑了。不用说，我没去告密，也命令大家不要声张，以免校方知道，连我妈，也是在我的伤痊愈后才告诉她的，再说这伤也没什么大不了，蹭破了点皮。后来我听说，就在那天，他跟大家撇石子了，还咬了您的手指——但是您应该明白他当时的处境。有什么法子呢，我做得太浑了：他病了，我也没去对他表示原谅，就是说言归于好，现在我很后悔。但是我这样做另有目的。这便是事情的全过程……不过，看来，我做得太浑了……”

“啊，真遗憾，”阿廖沙激动地说，“过去我不知道您跟他的这种关系，要不我早就亲自去找您了，请您跟我一起去看他。您信不信，他在发烧，在病中，连说胡话都一个劲儿地念叨您。我不知道您在他心目中竟这么宝贵。难道，难道您竟没有找到那只茹奇卡吗？他父亲和所有的孩子找遍了全城。您信不信，他重病在身，还三次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爸爸，我是因为害死了茹奇卡才生病的，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怎么劝他也打消不了他这个念头！只要现在能找到这个茹奇卡，牵来给他看一看，它没死，还活着，说不定他会高兴得复活过来的。我们都指望您了。”

“请问，你们凭什么指望我准能找到茹奇卡，就是说偏偏是我能够找到它呢？”科利亚异常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偏偏指望我，而不是指望别人呢？”

“有一种传闻，说您在找它，找到它以后就会把它送来，斯穆罗夫好像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主要是我们一直在竭力让他

相信，茹奇卡还活着，有人在什么地方见过它。孩子们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了一只活兔子，他只是看了看，微微一笑，让我们把它给放了。我们只好照办，刚才他父亲回来了，给他抱来了一条米兰小狗，也是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他满心想用这条狗来安慰他，结果倒似乎弄巧成拙了……”

“还要请问您，卡拉马佐夫：他父亲是何许人？我知道这人，依您看，他到底是何许人，小丑？存心出洋相？”

“啊不，有一种人感情很深，但因受到压抑，藏而不露。他们表面上装疯卖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愤恨讽刺，因为他们长期在这些人面前战战兢兢，低三下四，不敢对他们说实话。请您相信，克拉索特金，这一类装疯卖傻有时候是非常可悲的。现在他的一切，他在世上的一切都寄托在伊柳沙身上了，要是伊柳沙死了，他若不是伤心得发疯，就会自寻短见。现在瞧着他那模样，我几乎对此深信不疑！”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卡拉马佐夫，看得出来，您知人颇深。”科利亚又诚恳地加了一句。

“而我一看见您领了条狗来，还以为您把原来那条茹奇卡带来了呢。”

“等等，卡拉马佐夫，我们能把它找到也说不定，而这条狗叫佩列兹翁。现在我放它进屋，也许伊柳沙看见它会比看见那条米兰小狗更高兴的。等等，卡拉马佐夫，您马上就会看到究竟的。哎呀，我的上帝，我怎么净拽着您唠叨个没完呢！”科利亚突然着急地叫道，“大冷天的，您就穿一件上衣，可我却一个劲地拽住您；您瞧，您瞧，我这人多自私！噢，我们都

是利己主义者，卡拉马佐夫！[1]"

"请放心，冷倒是有点冷，但是我这人不爱感冒。不过咱俩还是进去吧。顺便问一下您的大名，我知道您叫科利亚，父称呢？"

"尼古拉，尼古拉·伊万诺夫·克拉索特金[2]，或者如官方所称：小克拉索特金，"科利亚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但又突然补充道，"不用说，我恨我的名字叫尼古拉。"

"为什么？"

"陈腐，官气[3] ……"

"您快十三岁了？"阿廖沙问。

"虚岁十四，再过两星期就十四周岁了[4]，日子过得真快。我要预先向您承认，我有一个弱点，卡拉马佐夫，因为咱们初次见面，所以我才坦诚相告，让您立刻明白我的整个性格：我最恨人家问我的年龄了，比恨还要恨……最后……有人说我坏话，比如说什么上星期我跟预备班的孩子们玩捉强盗了。我的确玩过这游戏，但是说我玩这游戏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给我自己寻开心，那，这简直是诽谤。我有理由认为，这话您肯定听到了，但是我不是为我自己才做这游戏的，而是为了小朋友，因为没有我出主意他们什么游戏也想不出来。我们这里就爱无事生非。告诉您吧，这是一个专爱造谣生事的城市。"

"即使给自己寻开心，有什么要紧呢？"

---

① 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这理论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颇流行。

② 尼古拉是科利亚的大名，伊万诺夫是他的父称的俗称，正式的说法应是伊万诺维奇。

③ 据推测，因与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 年在位）同名，故出此语。

④ 俄国人的虚岁与我国的算法不同：虚岁十四，指第十四岁。

“为了自己，得了吧……您总不至于玩马拉车吧？”

“您应当这样来考虑问题，”阿廖沙微微一笑，“比如说，大人也去看戏，剧院里也在表演各种人物的奇异经历，有时候也会碰到强盗，碰到战争——这难道不是一样吗？当然，仅就某一方面来说。年轻人在课间休息时玩打仗，或者玩捉强盗——这不也是一种艺术萌芽吗，这是在年轻的心灵中萌生的艺术需要，这些游戏有时编导得比剧院里的演出还精彩，区别仅在于到剧院去是看演员的表演，而这里年轻人自己就是演员。但是，这倒显得更自然。”

“您这么认为吗？这就是您的看法？”科利亚仔细地看着他，“要知道，您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现在我倒要回家好好动动脑筋，想想这问题了。不瞒您说，我早料到我可以向您学到点什么。我是来向您学习的，卡拉马佐夫。”科利亚最后用真诚而又热情洋溢的声音说道。

“我也要向您学习。”阿廖沙笑道，握了握他的手。

科利亚对阿廖沙感到非常满意。使他吃惊的是他居然能跟阿廖沙完全平起平坐，阿廖沙跟他说话时好像完全把他当成了“大人”。

“现在我要给您露一手绝活，卡拉马佐夫，也可以算是一场戏剧表演吧，”他神经质地笑道，“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

“咱们先到左边房东的屋子去，咱们的人全把大衣脱在那儿了，因为屋里挤，热。”

“噢，我就待一小会儿，我穿着大衣进去稍坐片刻就走。佩列兹翁先留在这儿的过道屋里装死：‘来，佩列兹翁，躺下，装死！’——瞧，它死了。我先进去看看情况，然后，到需要时，就一声呼哨：‘来，佩列兹翁！’——您就会看到，它会像

疯子似的立刻冲进来。不过要做到让斯穆罗夫到时候别忘了开门。我先布置一下，您会看到我要的这手绝活的……”

五 伊柳沙的病榻旁

在我们已经知道的退伍上尉斯涅吉廖夫居住的那间我们熟悉的屋子里，这时候因为挤满了人显得既闷热又拥挤。这回，有几个小男孩儿正坐在伊柳沙的身旁，虽然他们也跟斯穆罗夫一样准备矢口否认是阿廖沙让他们与伊柳沙言归于好和交朋友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他这样做的全部艺术就在于他把他们逐个领来跟伊柳沙交朋友，决不肉里肉麻、婆婆妈妈，似乎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事出偶然。这大大减轻了伊柳沙的痛苦。他看到所有这些孩子全是他过去的对头，现在却对他几乎体贴入微，十分友好和同情，因而深受感动。只有克拉索特金一人没来，这事压在他心头，使他感到非常难过。如果说在伊柳沙的痛苦的回忆中有什么东西令他最痛苦的话，那就是与他过去的唯一好友与保护人克拉索特金闹翻，并用小刀刺他这件事。聪明的小男孩儿斯穆罗夫（他是头一个来同伊柳沙和好的）也这么想。当斯穆罗夫委婉地告诉克拉索特金，阿廖沙“有件事”想找他谈谈的时候，克拉索特金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让斯穆罗夫立刻告诉“卡拉马佐夫”，他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办，用不着任何人给他出主意，如果他要去看病人，他自己就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去，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这还是这个星期天之前约莫两周的事。这就是阿廖沙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主动去找他的原因。话又说回来，他虽然等了几天，可是还是让斯穆罗夫一次又一次地去找克拉索特金。但是这两次克拉索特金均

报以极不耐烦的严词拒绝，并让斯穆罗夫转告阿廖沙，如果他亲自来找他，那他就永远不去看伊柳沙了，请他不要死气白赖地让人讨嫌。甚至于在这最后一天之前，斯穆罗夫也不知道科利亚已经决定今天上午去看伊柳沙，直到头天傍晚科利亚与斯穆罗夫分手时，他才忽地向他断然宣布，明天上午让他在家等他，因为他要跟他一起去斯涅吉廖夫家，但是不许他把他要去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想出其不意地去。斯穆罗夫听从了他的嘱咐。至于斯穆罗夫之所以会产生他会把丢失的茹奇卡找回来的幻想，乃是因为克拉索特金有一回不经意地甩出一句话："这些人真是蠢驴，既然这狗还活着，怎么会找不到呢?"当斯穆罗夫看准了机会，向克拉索特金怯怯地暗示了一下自己有关狗的猜测之后，克拉索特金勃然大怒，说道："我有自己的佩列兹翁，干吗要跑遍全城去找人家的狗，我是什么蠢驴吗?再说，想得倒美，一条狗吞下了大头针，能活吗?婆婆妈妈，恶心!"

与此同时，伊柳沙已经大约有两星期几乎不能下床了，这床就放在墙角，挨着圣像。自从那天遇见阿廖沙，咬了他的手指以后，他就没去上学。不过，从当天起他就病倒了，虽然几乎有一个月光景，他还能间或下床，在房间里和过道屋里勉强走走。最后他就完全虚脱了，没有爸爸的帮助简直动弹不了。他父亲被他弄得六神无主，甚至戒了酒，滴酒不沾，吓得差点儿发了疯，就怕他死了，而且常常，尤其在挽着他的胳膊，扶他在屋里走走，然后又帮他在床上躺下之后——他会突然跑到过道屋里的一个阴暗的角落，用头顶着墙，呜呜咽咽，浑身战栗地哭个不停，还尽量压低声音，不使他的恸哭声让伊柳舍奇卡听见。

回到房间后，他通常总要想点什么乐子来，给他的爱子消

遣取乐，给他讲故事，给他说笑话，或者扮演他平生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可笑人物，甚至模仿动物，学它们怎样可笑地号或叫。但是伊柳沙很不喜欢父亲耍活宝和扮演小丑。这孩子虽然竭力不动声色，不让父亲看见他看到这个心里不好受，但是却痛心地意识到父亲在社会上地位低下，总不由得想起“树皮团”和那“可怕的一天”。瘫痪的尼诺奇卡，伊柳舍奇卡那文静、温柔的姐姐，也不喜欢父亲耍活宝（至于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她早就动身到彼得堡上学去了），但是疯疯癫癫的母亲却感到很快活，每当她看到丈夫开始表演什么或者做出随便什么可笑的动作的时候，就会开心地大笑。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感到开心，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她总是不断地怨天尤人和啼哭，埋怨现在大家把她给忘了，谁也不尊敬她，谁都欺负她，等等，等等。但是，在最近这些日子，她也似乎突然整个儿变了。她常常抬起头来看着屋角里的伊柳沙，若有所思。她变得沉默多了，也不闹了，即使哭，也是轻轻地，不让大家听见。上尉带着一种痛苦的困惑注意到她身上发生的这一变化。孩子们的来访，她先是不喜欢，甚至生气，但是后来孩子们快活的叫声和说话声，也开始使她感到开心，到后来她就非常喜欢了，孩子们真要不来，她会非常非常想念他们的，孩子们在说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游戏的时候，她就在一旁拍手笑。她还把有些孩子叫到身边来，亲吻他们。她尤其喜欢那个小男孩儿斯穆罗夫。至于上尉，孩子们到他家里来陪伊柳沙玩，从一开始就使他欢喜雀跃，兴高采烈，甚至满心希望伊柳沙将从此不再烦闷，也许还会因此而很快痊愈。他虽然为伊柳沙担惊受怕，但是他没有一分钟，甚至到最后，都不曾怀疑过他的孩子会霍然痊愈。他虔诚地迎接他的小客人来，在他们身旁不停地跑来跑去，伺候他们，乐意给他们当马骑，甚至还当真这么做了，

但是伊柳沙不喜欢这些游戏，所以才没这么玩。他给他们买了好些糖果、点心和核桃，准备了茶水，还给三明治抹上黄油。必须说明的是，在这段时间内，他的钱一直花不完。恰如阿廖沙预言的那样，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送给他的二百卢布，他收下了。后来，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知道了他们的家境和伊柳沙的病情之后，曾亲自到他们家来拜访过，跟他们全家都见了面，甚至还有本事迷住了那个疯疯癫癫的上尉太太。从那时候起，她出手大方，从不吝啬，而上尉也被一想到他的孩子会死这一念头所震慑，也就忘记了过去的傲气，乖乖地接受了他人的施舍。在所有这段时间里，赫尔岑什图勃大夫应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之请，每隔一天，风雨无阻地来看病人，但是收效甚微，而他却给病人拼命乱开药。这天，也就是星期天上午，上尉家正在恭候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名医。这位名医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特意写信到莫斯科去用重金聘请来的——倒不是为了伊柳舍奇卡，而是为了另一目的，这事将在下文该提到它的时候再说，但是他既然来了，她也就请他顺便去看看伊柳舍奇卡，大夫要来的事已经预先通知了上尉。至于科利亚·克拉索特金要来的事，他事前毫无预感，虽然他早就盼望这孩子能来，因为他的伊柳舍奇卡非常想念他。当克拉索特金推开门，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大家（上尉和孩子们）都围在病人的病榻旁观看刚抱来的一条米兰小狗，这条小狗昨天刚出生，但是一星期前上尉就跟人家说定了，想使伊柳舍奇卡得到一点快乐和宽慰，因为他非常想念那个业已失踪、不用说，早已死了的茹奇卡。但是伊柳沙还在三天前就已经听说和知道了大家要送给他一条小狗，这不是普通的小狗，而是一条真正的米兰狗（不用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虽然出于一种细腻和推己及人的感情表示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礼物，但是大家（父

亲和孩子们）都清楚地看到，这条新抱来的小狗也许只会使他更加触景生情，想起那条被他折磨至死的可怜的茹奇卡。小狗躺在他身旁，在微微动弹，他病恹恹地微笑着，用他那纤细、苍白、干瘦的手指抚摩着它；甚至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这条小狗，但是……茹奇卡毕竟死了，这毕竟不是茹奇卡，要是又有茹奇卡，又有这条小狗，两条狗在一起，那就太幸福啦！

“克拉索特金！”首先看见科利亚进来的一个小男孩儿突然叫道。顿时群情哗然，孩子们纷纷闪开，站到病榻两旁，因而把整个伊柳舍奇卡赫然呈现了出来。上尉急匆匆地上前迎接科利亚。

“请进，请进……贵客！”他向他喃喃道，“伊柳舍奇卡，克拉索特金先生枉驾来看你了……”

但是，克拉索特金急忙向他伸出了手，一下子就显示出他是熟知上流社会的礼仪的。他立刻而且首先向坐在自己扶手椅上的上尉太太（正好在这时候她非常不满意，埋怨孩子们用身子挡住了伊柳沙的床，这样她就看不见新抱来的小狗了），非常有礼貌地在她面前碰了一下脚后跟，然后又转身面向尼诺奇卡，向她行了个向女士们行的礼。这个有礼貌的举动给这位有病的太太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立刻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她摊开双手大声说，“再看看咱们家的其他客人：是一个人骑着另一个人进来的。”

“哪能呢，妈妈，一个人骑着另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上尉喃喃道，虽然声音和蔼，但总有点替“孩子他妈”担心。

“就是骑着进来的嘛。在过道屋里，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而且是骑进一个上等人家。这种客人算什么呀？”

“你说谁，妈妈，谁是这么进来的？谁呀？”

“就是这孩子，今天骑在这孩子的肩膀上进来的，还有那个，骑在那一个的肩膀上……”

但是科利亚已经站在伊柳沙的病榻旁了。伊柳沙的脸色分明一阵苍白。他在小床上微微坐起了点，注意地看了看科利亚。科利亚已经约莫两个月没看见自己过去的小朋友了，他大惊失色地站在他面前：他简直没想到他会看到这么一张又瘦又黄的脸，这么一双烧得通红而又似乎大得可怕的眼睛，以及这么一双枯瘦的手。他痛苦而又惊讶地注意到伊柳沙的呼吸粗重而又急促，嘴唇一片焦干。他向他跨前一步，伸出了手，几乎不知所措地说道：

“怎么样，老朋友……你好吗？”

但是他的声音哽住了，他想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但又力不从心，他的脸不知怎么忽地抽搐了一下，他嘴唇旁有块肌肉抖动了。伊柳沙病容满面地向他微笑着，但还是没有力气说话。科利亚忽然举起手，不知为什么抚摩了一下伊柳沙的头发。

“没——什——么！”他向他低声地喃喃道，不知是鼓励他呢，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又有一分钟两人相对默然。

“你怎么，又有了一条小狗？”科利亚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声音问道。

“是——的！”伊柳沙喘着粗气，用一种长长的低语回答道。

“黑鼻子，一定很凶，是一条得用铁链拴起来的狗。”科利亚俨然而又坚定地说道，好像现在的全部问题就在这条小狗和它的黑鼻子上了。但是主要的问题却是他在拼命压下自己心中沸腾的感情，以免像个“小孩儿”似的哭出来，可是压了半天

还是压不下去。“长大点儿就得用铁链拴起来，我知道。”

“它会长成一条大狗的！”人群中有个小孩儿叫道。

“没错，米兰猎犬是一种大狗，这么大，跟牛犊似的。”突然有几个尖嗓子同时响起来。

“跟牛犊似的，跟真正的牛犊似的，您哪，”上尉跳过来，“我是特意找这种狗的，凶极了，凶极了，它的父母也是大狗，凶极了，离地有这么高……请坐，您哪，就坐伊柳沙的小床上，要不就坐这里的长凳上。请上坐，盼望已久的贵客……您是跟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一起来的吗？”

克拉索特金在小床上坐了下来，坐在伊柳沙的脚头。说不定他在路上就准备好了，准备怎么随随便便地开始同他交谈，但是现在简直连说话的线索都丢了。

“不……我是同佩列兹翁[①]……现在我有一条狗，叫佩列兹翁，是个斯拉夫名字。它在外面等着，我一吹口哨，它就会飞跑进来。我也有条狗，”他突然向伊柳沙说道，“老朋友，还记得茹奇卡吗？”他猛地提出这个问题，把伊柳沙都打蒙了。

伊柳舍奇卡脸色陡变。他痛苦地望了望科利亚。当时，阿廖沙站在门口，双眉紧锁，他悄悄地向科利亚摇摇头，让他不要提茹奇卡，但是科利亚视而不见或者装作没看见。

“茹奇卡……在哪儿呢？”伊柳沙用极其痛苦的声音问道。

“看，小兄弟，你的茹奇卡——完蛋了！你的茹奇卡死啦！”

伊柳沙不做声，但是再一次注意地看了看科利亚。阿廖沙好不容易逮住科利亚的目光，向他使劲摇了摇头，但是科利亚又移开眼睛，假装他现在也没发现。

---

① 意为“钟声齐鸣”。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后来死了，吞下这样的东西能不死吗，”科利亚狠心地刺儿他道，与此同时，他也似乎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然而我有佩列兹翁……一个斯拉夫名字……我把它给你带来了……”

“不——要！”伊柳舍奇卡忽然说。

“不，不，就要，你一定得看看……你会感到开心的。我特意给你带来了……也是一身长毛，跟那狗一样……太太，您能允许我把我的狗叫进来吗？”他处在一种匪夷所思的激动中，忽然转身问斯涅吉廖娃太太。

“不要，不要！”伊柳沙用一种痛苦而又反常的声音叫道。他的眼睛燃起了责备之光。

“您最好……”上尉突然从靠墙的大木箱（他原先坐在上面）上冲下来，“您最好……在另外的时间，您哪……”他喃喃道，但是科利亚依然我行我素，突然心急地向斯穆罗夫喊道：“斯穆罗夫，开门！”——斯穆罗夫刚一推开门，他就吹了一声口哨。佩列兹翁便飞也似的冲进了房间。

“站起来，佩列兹翁，两腿直立！两腿直立！”科利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声叫道，于是那狗就猛地用后腿站起，全身直立，笔直地站在伊柳沙的病榻前。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情况：伊柳沙打了个哆嗦，突然用力全身前倾，向佩列兹翁趴下身子，仿佛丧魂失魄似的望着它。

“这是……茹奇卡！”他忽然用悲喜交集的发抖的声音叫道。

“你以为它是谁？”克拉索特金用响亮而幸福的声音大叫，接着他就向狗弯下身去，抱着它，把它举起来给伊柳沙看。

“瞧，老朋友，瞧见了吧，一只眼是斜的，左耳朵被铰开了，跟你向我说的特征一模一样。我就是根据这些特征找到它

的！当时就找到了，很快就找到了。它是一条无主的狗，没有主人！”他说明道，先是迅速转向上尉，转向他的妻子和阿廖沙，最后又回过头来向伊柳沙说道，“它先是待在费奥多托夫家的后院，本来可以在那里住下去，但是他们不给它吃的，而它是条野狗，从农村跑来的……于是我就把它找到啦……你瞧，老朋友，这说明当时它并没把你那块面包吞下去。要是吞下去了，就没命了，那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它吐出来了，既然它现在还活着。当时你压根儿就没注意它吐了出来。虽然吐出来了，却把自己的舌头给扎了，因此当时它才不住尖叫。一边跑，一边尖叫，你还以为它完全吞下去了呢。它肯定会连声尖叫，叫得很凶，因为狗嘴里的皮十分娇嫩……比人还娇嫩，娇嫩极了！”科利亚狂热地连声惊叹，高兴得神采飞扬，满面红光。

伊柳沙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望着科利亚，两眼圆睁，瞪得大大的，令人感到有点可怕，他张大了嘴，脸色苍白得像块白布。毫无察觉的克拉索特金如果当时知道，这样的时刻会怎样痛苦而又致命地影响这病孩子的健康，那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要出这样的把戏来的。但当时在屋里懂得这道理的也许只有阿廖沙。至于上尉，他已经整个儿变成了不点儿大的小孩儿了。

“茹奇卡！那么说，这是茹奇卡！”他用无比幸福的声音叫道，“伊柳舍奇卡，这就是茹奇卡，你的茹奇卡呀！他妈，这是茹奇卡呀！”他差点没哭出来。

“可我竟蒙在鼓里！”斯穆罗夫伤心地说，“克拉索特金真行，我早说过他准能找到茹奇卡的，这不找到了！”

“可不是找到啦！”又有一个孩子快乐地应和道。

“克拉索特金真行！”第三个孩子的声音欢呼道。

“真行，真行！”所有的孩子全叫起来，开始拍手。

“你们等等，等等嘛，”克拉索特金扯起嗓门把所有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我要告诉你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关键在于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其他都无关紧要！我不是把它找到了吗，我就把它拽回家，立刻藏了起来，锁上门，不让任何人看见，直到最后这一天。只有斯穆罗夫一个人知道这事，他也是在两星期前才知道的，但是我硬说，它叫佩列兹翁，他竟蒙在鼓里，而我就在这间歇教茹奇卡学会了许多本事。你们瞧瞧，你们只要瞧瞧它会多少玩意儿！我教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调教好了，听话了，才给你送来，对你说：瞧，老朋友，现在你的茹奇卡多能耐呀！你们家有没有一小块牛肉，随便什么牛肉都行，它会立刻给你们表演一个玩意儿，非让你们笑死不可——牛肉，就要一小块，难道你们家没有？”

上尉急忙跑出去，穿过过道屋，进了房东家那边的木屋，上尉家的饭菜也是在那边做的。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科利亚急忙向佩列兹翁喊道：“装死！”于是佩列兹翁就突然转了个圈，背朝地翻身躺下，四脚朝天，一动不动地装死。孩子们笑了，伊柳沙则带着与刚才一样的痛苦的微笑望着，但是对佩列兹翁装死感到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他妈”。她冲那狗哈哈大笑，还弹着手指叫它：

“佩列兹翁，佩列兹翁！”

“它无论如何不会起来的，无论如何不会起来的，”科利亚得意地叫道，理所当然地显得很自豪，“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来叫它也没用，看我叫它，它霎时就会跳起来！起来，佩列兹翁！”

狗一跃而起，开始欢蹦乱跳，高兴得连声尖叫。上尉拿了一块炖牛肉跑了进来。

“不烫吗？”科利亚接过肉，懂行地急忙问道，“不，不烫，狗不喜欢吃烫的。你们大家都看着，伊柳舍奇卡，你看哪，看哪，你看嘛，老朋友，你怎么不看哪？我带了来，他又不看！”

新把戏是让狗一动不动地站着，伸长了鼻子，把那块美味的牛肉放在它的鼻子尖上。这只可怜的狗必须让那块肉放在鼻子上，一动不动地站着，主人让它站多久它就得站多久，一动也不许动，哪怕站半小时也不许动弹。但是这一回让佩列兹翁只站了很小一会儿。

“接住！”科利亚一声吆喝，那块肉一刹那就从鼻子上落进了佩列兹翁的嘴里。在场的观众不用说发出了一片兴高采烈的惊叹声。

“难道，难道您就为了训练好这狗，才一直不肯来的吗！”阿廖沙不由得责备道。

“可不嘛。”科利亚非常老实地承认道，“我想领它来大显身手！”

“佩列兹翁，佩列兹翁！”伊柳沙忽然弹起了他那枯瘦的指头，让狗过去。

“你要它干吗！让它自己跳到你床上来得了。跳，佩列兹翁！”科利亚用手拍拍床，于是佩列兹翁便像箭一样蹦到伊柳沙身旁。伊柳沙急忙伸出两手搂住它的脑袋，佩列兹翁也高兴得立刻舔起了他的腮帮子。伊柳舍奇卡紧紧偎依着它，在床上伸直了身子，把自己的脸藏进它的长毛里，不让大家看见。

“主啊，主啊！”上尉感叹道。

科利亚又挨着伊柳沙坐到床上。

“伊柳沙，我还可以给你看一样玩意儿。我给你带来了一门小炮。记得吗，还在当时我就给你提到过这门小炮，你说：‘啊，我要是能看看它就好了！’瞧，我现在把它带来了。”

于是科利亚手忙脚乱地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那门青铜小炮。他之所以手忙脚乱是因为他自己也快活极了：换个时候，他非得等佩列兹翁引起的轰动过去以后再说，但是现在他沉不住气了，对任何拿糖的做法都不屑一顾："实在太快活了，那就让你们再快活点吧！"他自己则完全陶醉了。

"我早就在官吏莫罗佐夫那里看中了这玩意儿——为了你，老朋友，就为你。在他那里也白搁着，他是从他哥哥那里弄来的，我是用一本书跟他交换的，爸爸书柜里的一本书：《穆罕默德的亲戚，又名令人喷饭的蠢事》[①]。这书有一百年了，什么丑事都敢说，是在莫斯科出版的，那时候还没书报检查，莫罗佐夫最喜欢这类玩意儿了。他还千恩万谢哩……"

科利亚把小炮托在手里，这样大家就都看得见和欣赏得到了。伊柳沙把身子坐直了点，右手继续搂着佩列兹翁，快活地打量着这门玩具炮。当科利亚宣布，他连火药也有，可以马上开炮，"假如这不会吓着女士们的话"——这时产生的轰动效应达到了顶点。伊柳沙"他妈"当即要求把这门玩具炮拿近点给她看看，这一要求立即照办了。她对这门装着两个轮子的青铜小炮喜欢极了，她把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滚来滚去。她对请她允许开炮的答复是完全同意，实际上她根本就没听明白人家要她干什么。科利亚拿出火药和霰弹给大家看。上尉因为从前当过兵，他亲自安排装火药，倒进去了很少一点火药，至于霰弹，他请求还是下次再装得了。把炮放到了地板上，炮口对准没人的地方，把三粒火药塞进起爆管，用火柴点着了，发出了

---

① 此书共分两卷，译自法文，1785 年在莫斯科出版。内容是讲一个法国人偶然来到君士坦丁堡后遭到的种种艳遇。科利亚对此书的评语是符合该书内容的。

一声非常好听的炮声。伊柳沙“他妈”打了个哆嗦，但是立刻又开心得笑起来。孩子们看着，雅雀无声而又兴高采烈，但是两眼瞅着伊柳沙感到最幸福的是上尉。科利亚拿起小炮，立刻把它连同霰弹和火药送给了伊柳沙。

“我这是为了你，为了你！早就准备下了。”他满心快活地再一次重复道。

“哎呀，送给我吧！不，您最好把小炮送给我！”伊柳沙“他妈”突然跟小孩一样央求道。她脸上露出一种痛苦的不安，生怕人家不送给她。科利亚很尴尬。上尉不知所措。

“他妈，他妈！”他急忙跑到她身边，“这小炮是你的，是你的，但是先把它放在伊柳沙那儿吧，因为人家是送给他的，不过它等于是你的。伊柳舍奇卡随时都可以让你玩，就让它算是你们俩共同的吧，共同的吧……”

“不，我不要共同的，不，我要完全是我的，不是伊柳沙的。”伊柳沙“他妈”继续道，已经准备完全哭出来了。

“妈妈，你把它拿去吧，给你，你拿去吧！”伊柳沙突然叫道，“克拉索特金，我可以把它送给妈妈吗？”好像怕科利亚不高兴他把他的礼物送给别人似的。

“完全可以！”克拉索特金立刻表示同意，说罢便从伊柳沙手中接过小炮，向伊柳沙“他妈”极有礼貌地一鞠躬，亲手交给了她。伊柳沙“他妈”甚至感动得哭了。

“伊柳舍奇卡，亲爱的，你才是真爱你妈的好孩子！”她感动地说，并且立刻把炮放在腿上滚来滚去。

“他妈，让我吻吻你的手。”她丈夫跑到她跟前，立刻亲吻了一下她的手。

“还有谁是最可爱的年轻人呢，那就是这个好孩子！”感恩图报的太太指着克拉索特金说道。

“伊柳沙，我现在可以供给你火药，要多少都行。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会做火药了。博罗维科夫知道配方：二十四份硝，十份硫磺，六份桦木炭，一起捣碎了，加上水，搅成团，再用鼓皮研磨成颗粒，——火药就做成了。”

“斯穆罗夫跟我说过你那火药，不过爸爸说，这不是真火药。”伊柳沙说。

“怎么不是真火药？”科利亚脸红了，“能着就行。不过我也不懂……”

“不，您哪，我不过随便一说。”上尉突然露出非常对不起的样子急忙走了过来。“不错，我说过，真火药不是这么配制的，不过这没关系，这样也可以，您哪。”

“我是门外汉，您是行家。我们在装发蜡的石头罐里点上火，着得好极了，全烧尽了，只剩下很少一点烟炱。但是，要知道，这不过是块药团，如果用皮子研碎了……不过，您……您是行家，我是门外汉……因为我们造火药，布尔金还挨了他爸一顿揍呢，你听说了吗？”他突然转身问伊柳沙。

“听说了。”伊柳沙回答。他兴味盎然和无限愉快地听着科利亚说话。

“我们做了满满一瓶火药，他就把它放到床底下。他父亲看见了。他说会爆炸的。而且把他立刻揍了一顿。还准备上学校告我的状。现在已经不让他跟我玩了，现在他们不让任何人跟我玩。也不让斯穆罗夫跟我玩，我现在已经出了名，无人不晓；说我是个‘亡命徒’。”科利亚轻蔑地发出一声冷笑。“这都是从铁路那事开始的。”

“啊，我们也听说过您那段冒险记！”上尉不胜敬佩地说，“您怎么敢在那儿躺着呢？难道您躺在火车下面一点不害怕？您一定感到很可怕吧，您哪？”

上尉拼命拍科利亚的马屁。

“倒也不太可怕！”科利亚随随便便地答道，“我的名誉主要是被这里的一只该死的鹅阴错阳差地败坏的。”他又转过身去对伊柳沙说，他讲的时候，虽然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总还有点把握不住自己，似乎越讲越离谱，越讲越走调了。

“啊，那只鹅的事我也听说了！”伊柳沙容光焕发地笑了出来，“是人家告诉我的，但是我不明白，难道你当真吃官司了？”

“是一件其蠢无比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可是在咱们这里经人一吹，苍蝇就吹成大象了。”科利亚大大咧咧地开始说道，“有一回，我走过集市广场，恰好赶来一群鹅。我就站住看鹅。突然本地有个小伙子维什尼亚科夫（他现在在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里管送货）看着我，他问我：‘你看着鹅干吗？’我就转过头去看他：圆脸，一副蠢相，这小伙二十来岁，要知道，我从来不嫌弃老百姓。我爱跟老百姓在一起……我们脱离了老百姓——这是明摆着的道理[①]——您好像在笑我，卡拉马佐夫？”

“不，上帝保佑，我在洗耳恭听。”阿廖沙以一种非常老实的态度回答道。多疑的科利亚一下子来了精神。

“卡拉马佐夫，我的理论简单明了，”他又立刻快乐地急忙说道，“我相信人民，并且永远爱替他们主持公道，但是也决不能娇惯他们，这是 Sine qua[②]……对了，我说的是鹅。于是我就回答那个傻瓜说：‘我在琢磨这鹅现在在想什么。’他瞧着

① 这是作者模拟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报刊的老生常谈，即宣传民粹主义，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与人民打成一片。科利亚虽小，但深受这种思潮影响。

② 拉丁文：必须条件。

我，一副傻样儿：‘那鹅到底在想什么呢？’他问。我说：‘你瞧，这里停着一辆装燕麦的大车。燕麦正从口袋里撒下来，于是这鹅就伸长了脖子钻到轮子底下去啄食燕麦粒——看见了吗？’‘我也看见了。’他说。我说：‘你看见就好，现在只要将这辆大车往前稍许移动一点儿——轮子就会轧断这鹅的脖子，是不是？’他说：‘非轧断不可。’他说着就咧开大嘴嘿嘿笑，开心极了。我说：‘小伙子，那咱们说干就干。’‘干。’他说。我们无须多费事：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已经站到了笼头旁边，我则站在一旁，把鹅往里轰。这时那个乡下人疏忽了，净顾着跟旁人说话了，因此我根本就不用轰：那只鹅自动伸长了脖子去吃那燕麦，脖子伸进了大车的轮子下面。我向那小伙子使了个眼色，他一拽笼头，——喀嚓一声，鹅脖子就断成了两截！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当口，所有的乡下人全看到了我俩，于是一下子吵开了：‘你这是故意的！’‘不，不是故意的。’‘不，就是故意的！’于是吵开了：‘送他们去见调解法官！’把我也抓了去。他们说：‘你也在这儿，是你出的鬼点子。全集市的人都认识你！’不知道为什么全集市的人还当真认识我。”科利亚得意地加了一句，“于是我们大家就去见调解法官，拎着那只鹅。我一看，我那小伙子害怕了，又哭又叫，真的，哭得像个老娘儿们。那贩鹅的喊道：‘这样搞下去，非得把它们全轧死不可，有多少鹅都得轧死！’不用说，传讯了证人。调解法官三下五除二就给结了案：赔那个贩鹅的一卢布鹅钱，至于鹅，那小伙子可以拿走。不过下不为例，不许再开这种玩笑。可是那小伙子还是像个老娘儿们似的又哭又叫：‘不是我干的，这是他给我出的坏点子。’他指着我说。我十分沉着地回答道，我压根儿没有教他，我只是说了我的基本想法，我只是说这主意倒不赖。调解法官涅菲奥多夫听后微微一笑，但是立刻又生

起自己的气来，觉得他不应该笑。他对我说：‘我要立刻向你们校方反映，让您从今以后再别出这种馊主意，应该好好读书，好好做功课。’他倒并没有向校方反映我的情况，不过开开玩笑罢了，但是这事还当真传开了，传到了校方耳朵里：我们这里的人耳朵都很长！那个教古文的老师科尔巴斯尼科夫嚷嚷得最厉害，又亏了达尔达涅洛夫替我说情。现在科尔巴斯尼科夫像头年轻的驴似的对我们大家全都有气。伊柳沙，你大概听说了：他不是结婚了吗，得到米哈伊洛夫家一千卢布陪嫁，可是他那新娘其丑无比，丑得不能再丑了。初三生立刻给他编了首打油诗：

> 初三生大惊失色，听到这个消息：
> 邋遢鬼科尔巴斯尼科夫娶了房妻室。

往下更可笑，我以后再拿给你看。关于达尔达涅洛夫，我无话可说：这人真有学问，博古通今。我尊敬这样的老师，完全不是因为他替我说了情……”

“不过，谁建立了特洛亚城这个问题你不是把他难倒了吗！”斯穆罗夫插嘴道。这时候他很为克拉索特金感到骄傲。这个关于鹅的故事他也很喜欢。

“难道当真把他难倒了吗，您哪？”上尉阿谀地接口道，“我说的是到底是谁建立特洛亚城的问题，您哪？您把他难倒一事，我们已经听说了，您哪。伊柳舍奇卡当时就告诉我了，您哪……”

“爸爸，他什么都懂，他懂的比我们大家都多！”伊柳舍奇卡也接口道，“要知道，他不过装作普普通通的样子，其实他在我们学校门门功课第一，是学习尖子……”

伊柳沙无限幸福地望着科利亚。

“关于特洛亚的问题全是扯淡，不值一提。我自己也认为这问题很无聊。”科利亚带着一种傲慢的谦逊回答道。他已经完全镇定自若了，虽然还有点放心不下：他觉得自己太兴奋了，比如，关于鹅的事也讲得太热心了，与此同时，在他说的过程中，阿廖沙一直缄口不语，态度严肃，于是这个自尊心很强的少年开始有点心烦意乱了：“他之所以不言语，该不会是小看我吧，以为我在等着他夸我？如果他竟敢这样想，那我……”

“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聊透了。”他再一次矜持地断然道。

“我倒知道是谁建立特洛亚城的。”一个至今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小男孩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地突然说道。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看来很腼腆的少年，长得很好看，十一岁上下，姓卡尔塔绍夫。他坐在紧挨房门的地方。科利亚惊讶而又傲慢地看了看他。问题在于“到底是谁建立了特洛亚城”这一问题在所有的年级已成为一个秘密，要了解这一秘密就必须通读斯马拉格多夫的书。但是斯马拉格多夫的书，除了科利亚外，谁也没有。原来，有一回，趁科利亚转过身去的时候，卡尔塔绍夫这小男孩悄悄地匆匆翻开放在科利亚许多书中间的斯马拉格多夫的书，恰好碰到讲特洛亚城建立者的那部分。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但他总有点不好意思，不敢贸然公之于众，说他也知道究竟是谁建立了特洛亚城的，生怕闹出什么事来，惹得科利亚不高兴，给他难堪。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却突然忍不住说了出来。其实他早想说了。

“你说，到底是谁建立的？”科利亚高傲地向他转过身来，从他的面部表情就能猜出他的确知道，不用说，科利亚立刻做好了应付一切后果的思想准备。于是在大家的情绪中便出现了所谓不协和音。

“建立特洛亚城的是透克洛斯、达耳达诺斯、伊罗斯和特洛斯[1],”这小男孩儿吐字清晰地一口气说道，霎时满脸涨得通红，红得让人看着都可怜。但是孩子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接着所有这些盯着他看的眼睛又忽地转向科利亚。科利亚带着一种轻蔑的冷淡继续用目光打量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

“那么他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他终于赏脸说道，“再说，建立一个城或者国家，一般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走过去，每人砌上一块砖，是不是？”

发出了笑声。自知有罪的小男孩儿的脸色从玫瑰红变成了鲜红。他不吭声，已经准备要哭了。科利亚这么对待他又持续了一分钟。

“要谈论譬如一个民族的建立这样的历史事件，必须先弄通这事的含意。”他正颜厉色地训诫道，“话又说回来，我并不认为这些无稽之谈有什么价值，推而广之，我认为世界史也没什么意义。”他又突然随随便便地加了一句。不过这话已经是对大家说的了。

“您说世界史？”上尉突然带着某种惊惧问道。

“是的，我说世界史。无非是研究人类干过的一系列蠢事罢了[2]。

---

① 据希腊神话称：透克洛斯是特洛亚城的第一代国王；达耳达诺斯是达耳达尼亚人的始祖；特洛斯是达耳达诺斯的孙子、特洛亚国王，特洛亚城的名祖；伊罗斯是达耳达尼亚人的国王，特洛斯的儿子，达耳达诺斯的曾孙。据称，特洛亚城是伊罗斯在宙斯暗中指引下建立的。

② 影射赫尔岑的《北极星》杂志，于1859年第5期上发表的俄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西欧派、自由主义者领袖季·尼·格拉诺夫斯基于1849年致赫尔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学历史是愚蠢的，毫无意义。

我只重视数学和自然科学[①]。”科利亚夸耀道。悄悄瞅了一眼阿廖沙：在这里他只怕他一个人的意见。但是阿廖沙仍旧一言不发，态度仍很严肃。如果阿廖沙立刻随便说点什么，这事也就了了，但是阿廖沙缄口不语，而“沉默也可能表示轻蔑”，于是科利亚的气便不打一处来。

“现在我们又学起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简直是发疯，如此而已……看来，您又不同意我的看法啰，卡拉马佐夫？”

“不同意。”阿廖沙含蓄地微微一笑。

“如果您想听听我的全部意见的话，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乃是一种警察措施[②]，在中学设这些课程的目的就在于此，”慢慢地、慢慢地，科利亚又突然开始喘不过气来了，“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就因为它们枯燥无味，可以磨灭人的才能。本来已经够枯燥乏味的了，这样做以后，岂不是更加枯燥乏味吗？本来脑子已经够乱的了，这样做岂不是更乱吗？于是他们就想出了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就是我对学这些课程的全部意见，我希望我永远不会改变这个看法。”科利亚断然道。在他的面颊上分别现出了两朵红晕。

“这没错。”斯穆罗夫一直在洗耳恭听，这时突然用他那清脆而又深信不疑的声音表示赞同道。

“可他偏偏拉丁语考第一！”突然人群中有个孩子叫道。

---

① 重视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青年的一种时尚。这种倾向特别强烈地反映在俄国批评家德·伊·皮萨烈夫和赫尔岑的著作中。

② 设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是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俄国沙皇政府强制在中学推行的一种旨在使革命青年脱离实际的措施。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是赞成对青年实行古典文化教育的。他认为，只有技术，没有传统文化教育，就培养不出真正有教养的人。

“是的，爸爸，他虽然这么说，可他在班上拉丁语总是考第一。”伊柳沙也插嘴道。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科利亚认为有必要自卫了，虽然他听到夸奖他的话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拉丁语我是死记硬背的，因为我答应母亲要学好这门课，所以就这么做了，我的做法是要做就做好，但是我心里却十分鄙视古文课以及这种卑鄙的做法……您不以为然吗，卡拉马佐夫？”

“干吗说这‘卑鄙’呢？”阿廖沙又微微一笑。

“得了吧，要知道，所有的古典作品都已经译成了世界各国文字，可见，他们让我们学习拉丁语根本不是为了研究古典作品，这仅仅是一种警察措施，目的是为了磨灭我们的才能。由此可见，这怎么不是一种卑鄙的做法呢？”

“是谁教会您这一套的？”终于感到不胜惊讶的阿廖沙惊呼道。

“第一，不用别人教，我自己就一目了然；第二，要知道，我刚才跟您说的古典作品都翻译过来了，这也是科尔巴斯尼科夫老师亲自对全体初三同学说过的话① ……”

“大夫来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尼诺奇卡突然叫道。

果然，一辆属于霍赫拉科娃太太的轿式马车驶近了大门。一上午都在等候大夫的上尉急忙跑到门口去迎接他。伊柳沙“他妈”急忙整了整衣服，摆出一副俨然的神态。阿廖沙走到伊柳沙身边，替他整理了一下枕头。尼诺奇卡则坐在自己的圈椅里，不安地注视着他怎样整理床铺。孩子们开始匆匆告辞，有些孩子答应晚上再来。科利亚叫了一声佩列兹翁，佩列兹翁

① 这也是当时俄国报刊上常见的反对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言论。

就从床上跳了下来。

“我不走，不走！”科利亚急忙对伊柳沙说，“我在过道屋里等着，大夫走了，我再进来，再带佩列兹翁进来。”

但是大夫已经进来了——这是一位很神气的人，身穿熊皮大衣、蓄着深色的长长的络腮胡子，下巴颏刮得锃亮。他跨过门槛后忽然惊讶地停了下来，仿佛出乎他的意料似的：他大概以为走错了门：“这是怎么回事？我跑哪儿啦？”他嘟囔道，既没脱皮大衣，也没从头上摘下他那饰有海狗皮帽檐的海狗皮帽。一大群人，寒碜的房间，挂在房间一角绳子上的衣服，都把他弄糊涂了，上尉在他面前巴结地深深一鞠躬。

“没错，就这里，就这里，”他低三下四地咕哝道，“没错，就这里，就是舍下，您就是到舍下来的，您哪……”

“斯——涅——吉——廖夫？”大夫威严而又大声地说道，“您就是斯涅吉廖夫先生？”

“就是在下，您哪！”

“啊！”

大夫再一次仿佛嫌脏似的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从身上脱下大衣。他脖子上挂了一枚很神气的勋章，倏忽一闪，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上尉忙不迭地接过他的大衣，大夫又摘下皮帽。

“病人呢？”他大声而又执拗地问。

六 早 熟

“您认为大夫会对他们说什么呢？”科利亚像放连珠炮似的说道，“话又说回来，他那副尊容真让人恶心，不是吗？我最讨厌看病吃药了！”

“伊柳沙会死的。我觉得，这已经是肯定无疑的了。”阿廖沙凄楚地回答道。

“骗子，看病吃药全是骗人！不过我很高兴能认识您，卡拉马佐夫。我早就想认识您了。不过遗憾的是，我们这样凄凄惨惨切切地见了面……”

科利亚本来想说得再热情些，再情真意切些，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难以启齿。阿廖沙注意到了这点，微微一笑，握了握他的手。

“我早就学会了尊重您，因为您是一个少有的好人。”科利亚又咕哝道，说得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我听说您是神秘主义者，而且在修道院里待过。我知道您是神秘主义者，但是……这并没有使我望而却步。接触实际以后您的病就会霍然痊愈的[①] ……像您这种天性的人肯定是这样。”

“您说的神秘主义者指什么？我有什么病需要医治呢？”阿廖沙有点诧异地问。

“比如说上帝呀，等等。”

“怎么，难道您不信上帝？”

“相反，我一点也不反对上帝。当然，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但是……我承认他是有用的，为了太平……为了天下太平，以及其他……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必须造出一个上帝来[②]。”科利亚又加了一句，说着说着脸就红了。他忽地觉得

---

① 据俄国学者研究，这是作者模拟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1847) 中说过的话：“……不是在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虔信主义里面，而是在文明、开化和人道的进步里面，俄国才能够得救。”(满涛 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49年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这封反农奴制的信，这是他被捕入狱，判处假死刑，以及终遭流放和服苦役的主要罪行。

② 科利亚在这里是重复伏尔泰说过的话。

阿廖沙马上会以为他是想卖弄自己无所不知，表示他已经是"大人"了。"其实我根本无意在他面前卖弄我懂得很多。"科利亚气愤地想。于是他突然觉得非常恼火。

"不瞒您说，我最讨厌介入这一类无休止的争论，"他断然道，"要知道，不信仰上帝也可以爱人类，足下对此有何高见？伏尔泰就不信仰上帝，他不是也爱人类吗？①"（"又来了，又来了！"他心中思忖。）

"伏尔泰是信仰上帝的，但似乎信仰得不够，因此，爱人类也似乎爱得不够。"阿廖沙既含蓄而又十分自然地低声道，仿佛在跟一个与自己年龄相同的，或者甚至是与比自己年长的人谈话似的。使科利亚感到吃惊的正是阿廖沙讲到伏尔泰时的那种似乎信心不足，倒像他提出这一问题请他这个小小年纪的科利亚来解决似的。

"您难道读过伏尔泰？"阿廖沙最后问。

"没有，不能算读过……不过，我读过《老实人》的俄译本……一个蹩脚透顶的老译本，译得可笑极了② ……（又来了，又来了！）"

"而且看懂了？"

"那当然，全看懂了……就是说……为什么您以为我看不

---

① 这是作者通过科利亚之口模拟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中说过的话："伏尔泰以嘲笑为武器，在欧洲扑灭了宗教狂和无知的烈火，反而比一切您那些牧师、僧正、大主教、总主教更是基督之子，更是他的骨之骨、肉之肉！难道您连这一点都不知道！这现在对于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满涛 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正是借用一个中学生之口说明了别林斯基的这一思想，同时又使这思想的表达符合一个中学生的理解水平和心理特点。

② 《老实人》（1759）是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书中嘲笑了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盲目乐观主义哲学。

懂呢？当然，里面有许多淫秽的描写……我当然看得懂这是一部哲理小说，写它是为了传播一种思想……”科利亚越说越乱了，“我是社会主义者，卡拉马佐夫，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社会主义者[①]。”他说到这里突然无缘无故地停住了。

“您是社会主义者？”阿廖沙笑道，“您什么时候当上社会主义者的？要知道，您才十三岁呀，不是吗？”

科利亚像抽风似的打了个哆嗦。

“第一，不是十三岁，而是十四岁了，再过两星期就是十四岁，”他的脸刷地红了，“第二，简直莫名其妙，这跟我的年龄有什么关系？问题在于我信仰什么，而不是我年龄有多大，难道不是吗？”

“等您的年龄再大一些，您就会看到，年龄会对信仰起多大作用。我还觉得，您说的不是您自己的话。”阿廖沙谦逊而又平静地答道。但是科利亚激烈地打断了他的话。

“得了吧，您要的是持戒修行和神秘主义。您得承认，比如说，基督教信仰只是为财主和达官贵人们服务的，目的是奴役下层阶级，难道不是这样吗[②]？”

“啊，我知道您这话是从哪儿看来的了，一定是有人教您的！”阿廖沙感慨系之地说。

---

① 据俄国学者研究，科利亚的这句话系引自赫尔岑《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信》中说过的话（载《北极星》，1855 年，第 1 卷）。

② 这是科利亚用自己的中学生语言说明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中说过的话：“笞笞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愚昧和极端反动的拥护者，鞑靼习气的颂赞者——您在干什么？……用正教教会给这些教义做护符，我还可以理解：它永远是笞刑的支柱和专制主义的帮凶……”“教会则是一种僧侣政体，从而是不平等的拥护者、权力的谄媚者、人与人之间博爱的死敌和迫害者，——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满涛　译）

“得了吧，干吗非得从什么地方看来呢？绝对没有人教过我。我自己就能……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并不反对基督。这是一个非常人道的人，如果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会加入革命党，也许还能起重要作用① ……这甚至可以肯定。”

“您是从哪儿，从哪儿学来这一套哇！您倒是跟哪个傻瓜在一起鬼混啦？”阿廖沙不胜惊讶地问。

“得了吧，真理是掩盖不了的。当然，我因故常与拉基京先生交谈，但是……据说，有个老头儿别林斯基也说过这话。”

“别林斯基？不记得了。他哪儿也没写过这话呀。”

“即使没有写过，反正有人讲他说过这话。这话我是听一个……不过，见鬼……”

“那你读过别林斯基的书吗？”

“您知道吗……没有……我没有正正经经地读过，但是……关于塔季雅娜，她为什么不跟奥涅金走那一部分，我读

---

① 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中写道：“……可是您为什么把基督拉扯在一起？您在他和任何教会、特别是正教教会之间，找到了什么共通之点呢？他首先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教义传布给人们，用殉教精神发扬了、巩固了这教义的真实性……”他接着又说：“凡是能够以别人的痛苦为痛苦，看到别人受压迫也感到切肤之痛的人，心中就有着基督……”（满涛 译）19世纪60—70年代许多俄国革命青年，对福音书传布的教义，都持有与别林斯基相同的观点。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家日记》（1873）中曾谈到别林斯基与他谈论基督时说过的话。别林斯基认为基督的学说不过是逆来顺受，“把脸伸过去让人家打”。他说：“请相信，您的基督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是个最平庸最普通的人……”
“嗯，不——”别林斯基的一位朋友接口道……“如果基督出现在现在，他肯定会加入运动，并领导这个运动……”
“嗯，对，嗯，对，”别林斯基……突然同意道，“他一定会加入社会党，跟社会主义者走。”

过[①]。”

“怎么不跟奥涅金走？难道您连这也……看懂了？”

“得了吧，您大概把我当那个小孩儿斯穆罗夫了。”科利亚气愤地咧开嘴笑道，“不过也请您不要以为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者了。我经常不同意拉基京先生的看法。即使我谈到塔季雅娜，我也根本不赞成什么妇女解放。我认为妇女应该百依百顺，应该听话。应当像拿破仑说的那样，Les femmes tricottent[②]。”不知为什么科利亚冷笑了一下，“起码这方面我完全同意这个假伟人的观点。我也认为，比如说，离开祖国逃到美国去是卑劣的，比卑劣犹甚——是愚蠢。即使在我们国内也可以做许多有益于人类的事嘛，干吗要到美国去呢？[③] 正是目前可以做一大堆有益的工作。我就是这样回答他的。”

“怎么回答？回答谁？难道有人邀请您到美国去了？”

“不瞒您说，曾有人怂恿我去美国，但是我拒绝了。不用说，这话仅限于你我之间，卡拉马佐夫，请注意，不要向任何

---

① 别林斯基在其论著《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的第9篇文章中愤怒地写道（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女主人公塔季雅娜）：“这是妇女美德的真正的骄傲。可是我嫁给了别人——正是嫁给了人，而不是委身于人！永久的忠诚——忠诚于谁，忠诚于什么？忠诚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形成对女性感情和纯洁的亵渎，因为没有得到爱情照耀的某种关系是非常不道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别林斯基的这一观点。他在1880年关于普希金的著名演说中分析了塔季雅娜的性格和她拒绝奥涅金的原因。他认为塔季雅娜这样做是非常道德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即她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她丈夫）的痛苦上。

② 法文：女人的事就是织毛衣。

③ 这里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洛普霍夫后来侨居美国。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报刊曾大量报道美国和美国移民的生活情况。

人透露一个字。这事我只告诉您一个人。我完全不想落到第三厅的魔爪中去，在铁索桥旁听训[①]。

你总该记得
铁索桥旁的这座大厦[②]！

您记得吗？写得太好了！您笑什么？您是不是认为我信口开河呀？”（“他倘若知道了，在我父亲的书柜里总共才有这一期《钟声》[③]，除了这期以外，我什么也没有读过，那咋办？”科利亚匆匆想道，但是不寒而栗。）

“噢，不，我没有笑，我根本就没有认为您在对我信口开河。我真没这么想过，因为这一切，唉，都是千真万确的！请问，您读过普希金的书吗，比如说《奥涅金》……您刚才不是谈到塔季雅娜了？”

“没有，还没读过，但是想读。我不抱成见，卡拉马佐夫。我想听听双方的意见。您问这干吗？”

“随便问问。”

“请问，卡拉马佐夫，您是不是非常瞧不起我？”科利亚蓦地冒出这句话，在阿廖沙面前昂首而立，仿佛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劳您大驾，别绕弯子。”

“瞧不起您？”阿廖沙惊讶地看了看他，“凭什么我要瞧不

---

① 第三厅是沙皇政府的特务机构，全名为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从1838年起坐落在彼得堡铁索桥旁（现名佩斯捷利桥）。

② 科利亚背诵的这首诗，原载《北极星》杂志，1861年，第6卷。诗名《书简》（《自彼得堡寄莫斯科》）。

③ 《钟声》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于1857—1867年期间在国外出版的革命报纸，在国内秘密发行，对教育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起过重要作用。

起您呢？我只是感到伤心，像您这样一个天资聪慧的人，还没开始生活，就已受到了所有这类粗浅的谬论的毒害。”

“关于我的天资，请您不必操心，”科利亚不无自得地打断他的话道，“至于说我生性多疑，这没错。我多疑得愚蠢，也多疑得粗暴。您刚才微微一笑，我就觉得您好像……”

“哎呀，我刚才笑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您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曾经侨居俄国的德国侨民写的，他谈到我国青年学生的现状，他写道：‘您试拿一张星空图给俄国学生看，他在此以前甚至对什么是星空图都毫无概念，可是到第二天他把这张图还给您的时候，已经改得面目全非。’毫无知识而又狂妄自大——这就是那个德国人关于俄国学生要说的话。”

“啊，诚哉斯言！”科利亚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太对了，对极了！这德国人还真行！不过这德国佬没看到好的一面，啊，您以为呢？就算狂妄自大吧，这是因为年轻，只要需要，是可以改正的，但这是一种几乎从小就养成的独立精神，敢想敢干，而不是他们那种德国佬式的迷信权威的奴才相……但是这德国人毕竟说得好！这德国人还真行！——虽然，话又说回来，应该把德国人绞死。尽管他们在科学上很强，还是应该把他们绞死……”

“干吗要绞死呢？”阿廖沙笑道。

“我是信口开河也说不定，我承认。我有时候就像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心里一高兴就忍不住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一气。话又说回来，咱俩在这儿山南海北地净顾聊天了，那位大夫在那里怎么待这么长时间。不过也许他在那里还顺便检查了‘孩子他妈’和那个瘫痪的尼诺奇卡也说不定。要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尼诺奇卡。我进去的时候，她忽地对我悄声道：‘您

为什么不早来呢?’而且用这样的声音，带着责备！我觉得她的心肠非常好，也十分可怜。”

“是的，是的！以后您常常来就会看到她是怎样的人了。认识这样一些人对您很有好处，这样您就会珍惜许多别的东西，只有认识了这些人，您才会认识这些东西的可贵。”阿廖沙热烈地说道，“这是改造您的最好办法。”

“噢，我没能早点来，真觉得遗憾，真想把自己臭骂一顿！”科利亚痛苦地自责道。

“是的，非常遗憾。您亲眼看到了，您给这可怜的娃娃留下多么欢快的印象！而他等候您的时候心里又多么难过！”

“您别说啦！您这样说只会使我更加难过。不过，我活该：我不来是因为自尊心作怪，一种自私自利的自尊心和一种可耻的刚愎自用，我一辈子都改不了这脾气，虽然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改过自新。我现在看到我在许多方面都混账透了，卡拉马佐夫！”

“不，您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虽然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因此我太明白了，您为什么会对这个高尚而又病态的敏感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阿廖沙热烈地回答道。

“您既然这么夸我！”科利亚叫起来，“可我，您想想，我还以为——譬如说现在，在这里，我已经好几次以为您瞧不起我哩！您不知道我多么看重您对我的意见哪！”

“话又说回来，难道您真的这么多疑吗？在这样的年龄！您想想，您说话的时候，我站在屋里一直看着您，我当时想，您肯定很多疑。”

“您真这么想了？不过，您的眼睛还真尖，可不是吗！我敢打赌，这事发生在当我讲到鹅的时候。也正是这时候我以为您非常瞧不起我，因为我急于想表现自己是条好汉，也正因为

如此，我突然恨起您来了，因此才开始胡说一气。后来，当我讲到‘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必须造出一个上帝来’的时候，我感到我太心急了，干吗这么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何况这话我也是在书本里看来的。但是我向您起誓，我急于卖弄自己并不是因为虚荣，而是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高兴，真的，似乎因为高兴……虽然，一个人因为高兴就死气白赖地想去搂住人家的脖子，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特点。这，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深信您并没有瞧不起我，这一切都是我疑神疑鬼想出来的。噢，卡拉马佐夫，我十分不幸。我有时候爱胡思乱想，天知道在想什么，老以为别人在笑我，全世界都在笑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我恨不得把这世道整个儿扫地以尽。”

“于是您就折磨您周围的人。”阿廖沙笑道。

“于是我就折磨我周围的人，特别是我的母亲，卡拉马佐夫，请问，我现在很可笑吗？”

“别去想这个，根本不要去想这事！”阿廖沙劝阻道，“再说，什么叫可笑呢？一个人常常很可笑，或者显得很可笑，这司空见惯，平常得很！再说，现在几乎所有有才能的人都非常担心自己成为可笑的人，因此感到很不幸。我只是感到惊奇，您居然这么早就开始感觉到了这点，虽然话又说回来，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了，而且也不是你一个人如此。如今，甚至几乎连孩子也开始犯这毛病了。这近乎一种疯狂。魔鬼化身成这种自尊心，钻进整个这一代人身上，正是魔鬼在作祟。”阿廖沙又加了一句，但毫无取笑之意，正如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科利亚所想的那样。“您跟大家一样，”阿廖沙最后说道，“就是说跟许多人一样，不过不要成为跟大家一样的人，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话。”

“甚至不管所有的人都这样，是吗？”

“是的，所有的人都这样也不要去管它。只要您一个人不这样就行。其实您也的确跟所有的人不一样：譬如说，您现在并不羞于承认不好的甚至可笑的行为。现在有谁肯承认这点呢？没一个人，他们甚至不认为有自责的必要。要做一个跟所有的人不一样的人；哪怕就您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也要坚持下去，不一样就不一样。”

“太妙了！我没把您看错。您善于安慰别人。噢，我多么想见到您哪，卡拉马佐夫，我早就想寻找机会见到您了！难道您也想念过我吗？您方才说您也想念过我，不是吗？”

“是的，我听说过您，也想念过您……即使您现在问这话多少是自尊心使然，也没什么。”

“您知道吗，卡拉马佐夫，咱俩现在的彼此表白倒像在谈情说爱似的。”科利亚用一种软绵绵、羞答答的声音说道，“这不是很可笑，不是很可笑吗？”

“一点也不可笑，即使可笑，那也没什么，因为这很好。”阿廖沙喜笑颜开地说。

“您知道吗，卡拉马佐夫，您得承认，现在，您跟我在一起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得出来。”科利亚似乎有点狡猾地，同时又似乎很幸福地笑道。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那您为什么脸红呢？”

“这是您让我脸红的！”阿廖沙笑道，他果真满脸绯红。“是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天知道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甚至有点尴尬地嗫嚅道。

“噢，在这时刻我多么爱您和看重您哪，正因为跟我在一起。您也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您也跟我一样！”科利亚兴高采烈地欢呼道。他两腮绯红，两眼闪闪发光。

“我说科利亚，顺便说说，您在生活中会成为很不幸的人的。”阿廖沙不知为什么突然说道。

“知道，知道。您怎么会对这一切未卜先知的呢！”科利亚立刻首肯道。

“但总的说，您毕竟会感谢生活的。”

“可不是吗！乌拉！您是先知！噢，我们会成为至交的，卡拉马佐夫。您知道吗，我感到最高兴的是您对我完全平等相待。可是我们并不平等，不，我们是不平等的，您比我高！但是我们会成为至交的。您知道吗，最近一个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要不是一下子跟他成为莫逆之交，要不就是初次见面就跟他分道扬镳，反目成仇，直到进棺材！’”

“您这么说，可见您是爱我的！”阿廖沙快活地笑道。

“爱，非常爱，非但爱，而且对您寄予许多幻想！您怎么会对一切未卜先知的呢？哎呀，大夫出来了。主啊，他会说什么呢，您瞧他那脸！”

七　伊　柳　沙

大夫走出木屋时又裹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他那脸几乎是气呼呼的，一脸厌恶的神态，似乎怕蹭在什么东西上弄脏了自己的衣服似的。他用眼睛匆匆瞥了一下过道屋，同时严厉地看了阿廖沙和科利亚一眼。阿廖沙从门里向马车夫挥了挥手，于是那辆送医生来的轿式马车便被赶到通户外的大门旁。上尉跟在大夫后面急匆匆地赶了出来，他弯腰曲背，近乎巴结逢迎地求大夫留步，他尚有一事请教。这老可怜满脸愁容，目光惊惶：

“大人，大人……难道就没救了？……”他开口道，但是他没把话说完，只是举起两手绝望地一拍，虽然仍旧带着最后一线希望哀求地望着大夫，倒像只要大夫现在说句话，就能当真改变对于那个可怜的孩子的判决似的。

“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上帝。”大夫随随便便地，虽然用他惯有的威严的语气回答道。

“大夫，大人……这会很快，很快吗？”

“请预——备——后事吧！”大夫清清楚楚地、有板有眼地说道。他垂下眼睛[①]，已经准备跨过门槛上车了。

“大人，请看在基督的分上！”上尉再一次请他留步，“大人！……难道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了吗？难道现在已经毫无挽救的办法了吗？……”

“现在不是我——说了——算，”大夫不耐烦地答道，“不过，嗯，”他忽地停下片刻，“比如说，如果您能够……把您的病人……送——到……立刻而且毫不拖延地（大夫说‘立刻而且毫不拖延’的时候，不仅板着脸，而且近乎愤愤然，甚至使上尉打了个哆嗦）送到锡——拉——库——萨去，那儿……由于新的良——好的气候……也许会出现……”

“到锡拉库萨去！”上尉叫道。好像他什么也没听明白似的。

“锡拉库萨在西西里岛[②]。”科利亚突然大声而又不客气地说明道。大夫看了看他。

---

① 俄罗斯的木屋，为防止地面潮湿，离地较高，所以看外面的时候必须垂下眼睛。

② 锡拉库萨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东南海滨。当时，医生给有钱人开的处方经常是到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疗养，但是到这些地方去疗养是需要很多钱的，而斯涅吉廖夫家却正好缺钱。

“到锡拉库萨去！大人，老爷，”上尉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您岂不看见！”他伸出两手指了指周围家徒四壁的环境，“还有他妈，还有这一大家子人，咋办？”

“不——不。家属不必到西西里岛去，您的家属可以在早春时分到高加索去……令嫒可以到高加索去……至于尊夫人，因为她有风湿病，也应当到高——加——索去做一个疗程的矿泉疗法……然后再立刻送——到巴黎去，送到精——神——病——大——夫雷——佩——尔——雷——特的医院去，我可以给他写封介绍信，那时候……也许可能出现……”

“大夫，大夫！您不是看见了吗！”上尉又突然挥动两手，绝望地指着过道屋里那四壁空空的木头墙壁。

“啊，这就不关我的事了，”大夫发出一声冷笑，“您刚才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挽救办法，我只能告诉您科——学所能做出的回答，至于其他……就爱莫能助了……”

“放心吧，郎中，我的狗不会咬您的。”科利亚注意到大夫不安地瞧着站在门口的佩列兹翁，便不客气地高声说道。在科利亚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愠怒。他故意不说大夫，而叫“郎中”，正如他后来所说，“他说这话意在侮辱”。

“怎么——回——事？”大夫抬起头来，诧异地盯着科利亚。“他是什——么——人？”他突然问阿廖沙，好像要跟他讨个说法似的。

“我是佩列兹翁的主人，郎中，您不必担心我的身份。”科利亚有板有眼地说道。

“兹翁？”大夫反问道，不明白什么是佩列兹翁。

“都把他弄糊涂了。再见，郎中，锡拉库萨再见。”

“他是——谁？谁，谁？”大夫忽地大怒。

“他是敝城的一名学生，大夫。是个淘气包，请勿在意。”

阿廖沙皱起眉头，急促地说道，“科利亚，别说了！”他向克拉索特金叫道，“请勿介意，大夫，”他重复道，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揍，欠——揍，欠——揍！”大夫不知为什么大动肝火，跺起了脚。

“您知道吗，郎中，我的佩列兹翁说不定会咬人的！”科利亚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他脸色苍白，两眼冒出怒火。“来，佩列兹翁！”

“科利亚，您要是再说一句，我就跟您永远绝交！”阿廖沙威严地喝道。

“郎中，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向尼古拉·克拉索特金发号施令，这就是他，”科利亚指了指阿廖沙，“我服从他的命令，再见！”

他忽地离开原地，推开门，迅速走进里屋。佩列兹翁紧随其后。大夫望着阿廖沙，仿佛目瞪口呆地又站了约莫五秒钟，然后突然啐了口唾沫，快步走向马车，边走边高声重复道：“这，这，这，我不知道这算什么！”上尉急忙上前扶他上车。阿廖沙也跟着科利亚走进了房间。科利亚已经站在伊柳沙的病榻前。伊柳沙正拉着他的手，喊爸爸。过了不多一会儿，上尉回来了。

“爸爸，爸爸，你过来一下……咱们……”伊柳沙异常兴奋地喃喃道，但是又分明力不从心，说不下去，他突然使劲伸出他那两只瘦骨嶙峋的小手，尽力把他俩（科利亚和爸爸）一下子紧紧抱住，把他俩合在一起，紧紧偎依着他们。上尉立刻全身发抖，泣不成声，科利亚的嘴唇和下巴也开始抖动。

“爸爸，爸爸！我多么可怜你呀，爸爸！”伊柳沙苦涩地呻吟道。

“伊柳舍奇卡……宝贝儿……大夫说……你的病会好的……咱们会幸福的……大夫……”上尉开口道。

“哎呀，爸爸！我心里明白这位新来的大夫对你说我什么了……我都看见啦！”伊柳沙感叹道，又紧紧地，用足力气把他俩搂到自己身边，把自己的脸藏在爸爸肩头。

“爸爸，你别哭……等我死了，你再去另找一个好孩子……在所有的孩子中再亲自挑一个好的，也叫他伊柳沙，爱他，让他代替我……”

“别说了，老朋友，你会好起来的！”克拉索特金好像生气了似的突然喝道。

“可我，爸爸，你永远不要忘了我呀，”伊柳沙继续道，“经常给我上上坟……爸爸，你就把我埋在那块大石头旁边①，咱俩不是常常到那里去散步吗，你可以跟克拉索特金一起去，傍晚时分……还有佩列兹翁……我一定等你们……爸爸，爸爸！”

他的声音哽住了，三人拥抱在一起，相对默然。尼诺奇卡坐在自己的圈椅里，也在嘤嘤啜泣；妈妈看见大家哭，突然也泪流满面。

“伊柳舍奇卡！伊柳舍奇卡！”她伤心地喊道。

克拉索特金突然从伊柳沙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再见，老朋友，我妈等我回去吃饭哩。”他急匆匆地说道，“很遗憾，我没有预先告诉她一声！她会很不放心的……但吃完饭我立刻就来看你，待一整天，待整整一晚上，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我也会把佩列兹翁带来的，现在我先带它

---

① 这里和下文讲到的那块大石头，在本书中具有象征意义，指已经由阿廖沙和孩子们埋下了建立未来和谐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走，因为我不在它会叫的，会妨碍你休息。再见！”

他说罢便跑进过道屋。他不肯放声大哭，但是他在过道屋里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阿廖沙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

“科利亚，您一定要信守诺言，您一定要来，要不他会非常难过的。”阿廖沙坚持道。

“一定！噢，我没有早来，真恨不得把自己臭骂一顿。”科利亚带着哭声说道，他已经不因为他哭而感到难为情了。就在这时，上尉仿佛急匆匆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并且立刻随手带上了门。他的脸色呆滞，嘴唇发抖。他站在这两个年轻人面前，举起双手。

“我不要好孩子！我不要别的孩子！”他咬牙切齿，用发狂般的低语悄声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①”

他没有把话说完，好像闭过气去似的，他无力地跪倒在木头长凳前面。他用两手抱紧自己的脑袋，怪声尖叫着，号啕大哭，然而又拼命忍着，不让屋里听到他的尖声哭叫。科利亚冲出来，走到大街上。

“再见，卡拉马佐夫！您也来吗？”他向阿廖沙生硬地、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声。

“晚上一定来。”

“他刚才说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话是圣经上的：‘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意思是

---

① 源出《旧约全书·诗篇》(第 137 篇，第 516 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说我若忘记我最宝贵的一切，我若以此来换取其他东西，就让我五雷轰顶……”

“行啦，我懂了！您也要来呀！来，佩列兹翁！”他向狗凶巴巴地厉声喝道，接着便迈开大步，快步回家去了。

卷十一　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一　在格鲁申卡家

阿廖沙向大堂广场走去，到商人之妻莫罗佐娃家找格鲁申卡。格鲁申卡一大早就让费尼娅去找他，请他务必到她家去一趟。问过费尼娅后，阿廖沙才知道她的女主人从昨天起就心情烦躁，显得特别不安。自从米佳被捕后这两个月来，阿廖沙常常主动或者受米佳之托到莫罗佐娃家去。米佳被捕后三天，格鲁申卡就身患重病，病了差不多五星期，五星期中有一星期她人事不省。现在，她虽然病愈差不多两周，能够出门走走了，但是面孔却变得很厉害，瘦了，面色也黄了。但是在阿廖沙眼中，她的脸却似乎更加楚楚动人了，而且他每次去看她，都喜欢遇到她的目光。她的目光中似乎积淀着某种坚定而又豁然开悟的神态。呈现出某种精神上的转变，出现了某种坚定不渝、温和恬淡，但又是善良的、义无反顾的决心。在她前额的眉宇间出现了一条垂直的不大的细小的皱纹，给她那可爱的脸庞平添了几分凝神沉思的神态，乍一看，甚至显得有点严厉。以前

的，比如轻佻已经了无踪影。阿廖沙觉得奇怪，尽管这可怜的女人遭到了很大的不幸，她的未婚夫由于涉嫌一件可怕的罪行被捕了，而且还是在她刚成为他的未婚妻的几乎同时被捕的，尽管以后她病了，而且还面临着几乎不可避免的法庭判决在时时威胁着她，但她还是没有失去她昔日的青春活泼。她过去高傲的眼神如今闪烁着一种沉静，虽然……虽然，话又说回来，她那不仅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在她心中变本加厉的忧虑还在时刻光顾着她，——每念及此，她那眼神就会喷射出某种凶光。这一忧虑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仍旧是那个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甚至当格鲁申卡卧病在床说胡话的时候，也对她念念不忘。阿廖沙明白，她醋劲很大，她在吃她的醋，为了米佳，为了那个囚徒米佳，尽管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次也没去探过监，虽说若要去探监，她随时都可以办到。这就给阿廖沙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格鲁申卡心中有事只对他一个人说，而且不断请教他应当怎么办；可他有时候一筹莫展，对她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他心事重重地跨进她的寓所。她已经回家了：她探望米佳回来差不多半小时了，从她由桌旁的圈椅上迅速跳起来，向他迎上前去的动作，他不难看出她在急切地等候他来，已经等得非常不耐烦了。桌上放着扑克牌，似乎刚发牌要玩“捉傻瓜”。另一边的皮沙发上临时铺了张床，马克西莫夫穿着睡衣，戴着一顶棉布睡帽，斜躺在沙发上，他显然有病，身体很虚，虽然强打精神，装出一副甜兮兮的笑模样。这个无家可归的小老头儿，自从约莫两个月前同格鲁申卡从莫克罗耶回来后，就待在她家，而且从此住了下来，跟她寸步不离。他当时跟她一起在满是泥泞的道路上冒雨回城，浑身都淋湿了，又受此惊吓，当时他坐在沙发上，带着怯怯的巴结的微笑，两眼默默地盯着

她。格鲁申卡因为非常伤心，而且已经开始发寒热，回来后又忙忙叨叨，因此在最初半小时几乎把他给忘了——直到后来，才猛地抬头，定定地看着他：他冲她可怜兮兮而又不知所措地嘿嘿一笑。她叫了声费尼娅，让她给他拿点吃的来。那天一整天，他一直坐在他那位置上，几乎一动不动；天黑了，关上百叶窗之后，费尼娅问主人：

“怎么办，东家，难道他要留下来过夜？”

“对，就给他在沙发上铺床吧！”格鲁申卡回答。

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后，格鲁申卡才知道他现在果真已经无处栖身了，“我的恩人卡尔加诺夫先生已经直截了当地向我宣布，他再也不能收留我了，他赏了我五个卢布。”“嗯，上帝保佑你，那你就留这儿吧！”格鲁申卡同情地向他微微一笑，心烦意乱地决定道。这老头儿看到她的微笑后浑身哆嗦了一下，嘴唇开始发抖，他感激涕零地哭了。于是从那时起这个四处漂泊的食客就留在了她家。甚至在她生病的时候，他也没离开。费尼娅和她的母亲（格鲁申卡的厨娘）[①] 并没撵他走，而是一直供给他吃喝，让他在长沙发上睡觉。到后来，格鲁申卡竟跟他混得很熟了，每逢看望米佳后回来（她的病稍有好转，甚至还没好透，就立刻去看望米佳了），为了排遣愁绪，为了不去想自己的不幸，她便常常坐下来跟马克西穆什卡[②] 天南地北地闲聊。不料这老头儿有时还挺能讲故事，到后来她竟离不开他了。除了阿廖沙外，格鲁申卡几乎任何人也不见，可是阿廖沙也不是每天都来，而且总是稍坐片刻就走。她那老头

① 原文如此。以前（卷 8，第 3 章）曾说，格鲁申卡的厨娘是费尼娅的祖母。

② 马克西莫夫的小名。

儿，就是那商人，这时已经重病不起，正如敝城一些人所说，“就要走了”，而且后来在米佳开庭后一星期还果真死了。在他临死前三星期，他感到死期已近，终于把自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都叫上楼来，让他们待在身边，不要离开他。至于格鲁申卡，从那时起，他就严厉叮嘱下人绝对不许接待她，她要是来就对她说：“老爷有话：祝她开开心心，长命百岁，把他完全给忘了。”然而格鲁申卡还是几乎每天都派人去问候他的病情。

“总算把你盼来了！”她叫道，扔下手里的牌，快乐地向阿廖沙问好，“可是马克西穆什卡却吓唬我，说你不会来了。啊，我多么盼望你来呀！快坐到桌子跟前来；你喝什么，咖啡？”

“行啊，”阿廖沙说，边说边坐到桌旁，“饿坏了。”

“这就对啦；费尼娅，费尼娅，来咖啡！”格鲁申卡叫道，“我家的咖啡早就煮好了，在等着你，再拿点馅儿饼来，要热的。不，等等，阿廖沙，他今天为了这些馅儿饼竟大发脾气。我今天去探监，带了点馅儿饼给他，可他倒好，把馅儿饼扔还给我，死也不肯吃。他还把一个馅儿饼干脆扔到地上，用脚踩得稀巴烂。我就说：‘我把馅儿饼留在看守那儿，要是到晚上还不吃，这说明你恨透了我！’我说完这话就走了。你爱信不信，我们又吵嘴了。每次去，都吵。”

格鲁申卡激动地一口气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马克西莫夫立刻胆怯起来，垂下眼睛，连连赔笑。

“这回到底因为什么事吵起来的呢？”阿廖沙问。

“我完全没料到！你想嘛，他竟对我‘过去那位’大发醋劲。他说：‘你为什么给他钱花。你是不是又给他钱花了？’他老爱吃醋，老因为我而吃醋！连吃饭睡觉也吃醋。上周甚至有一回还对库兹马大发醋劲。”

“关于‘过去那位’他不是早知道了吗?”

“可不吗，你说怪不怪。从一开始一直到今天，他都是知道的，可他今天一起床就骂开了。说得可难听啦，说出来都让人害臊。浑透了！我一出来，拉基特卡[①]就进去了。恐怕是拉基特卡教唆他的也说不定，是不是？你说呢?”她好像心不在焉地加了一句。

“他爱你，就这么回事，他太爱你了。可现在他心里烦。”

“明天要开庭，还能不烦。我这次去就是为了跟他说说明天的事，因为，阿廖沙，甚至一想到明天，我就害怕！你说他心里烦，可是我心里更烦。而他净讲那个波兰人！真浑！他不忌妒的恐怕就只有马克西穆什卡了。”

“我太太也净因为我吃醋哩，您哪。”马克西莫夫接茬道。

“因为你，”格鲁申卡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你吃谁的醋哇?”

“吃女用人的醋呗，您哪。”

“哎呀，别说啦，马克西穆什卡，现在我没心思打哈哈，我心里真恨。你别睁大两眼盯着馅儿饼，我不给，对你有害处，用香草泡的药酒也不给。瞧，还得伺候他；倒像我家开了养老院似的，真是的。”她笑了起来。

“我不配接受您的恩典，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您哪。”马克西莫夫带着哭腔说道，“您还不如把您的恩典施舍给那些比我有用的人哩，您哪。”

“唉，任何人都是有用的，马克西穆什卡，我们怎么知道谁比谁有用呢。即使压根儿没有这个波兰人，阿廖沙，他今天也会心血来潮，犯起病来的。我的确去看过他。这回我偏要存

① 拉基京的小名。

心给他送几块馅儿饼去，我本来没送过，可是米佳偏说我送过，那现在我就偏送给他，存心气他！啊，费尼娅拿着一封信！哼，没错，肯定又是那两个波兰人写的，又来借钱了！”

穆夏洛维奇先生果然捎来了一封非常长，照例写得十分花哨的信，请求借给他三卢布。信中还附了一张收据，保证三个月内如数还清；在收据下面签名的还有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这样的信，而且总附有这样的收据，格鲁申卡已经从她的“老相好”那里收到过很多次了。这事开始于大约两星期前格鲁申卡病愈之初，然而她也知道这两名波兰人在她患病期间曾经来看过她，探问过她的病情。格鲁申卡收到的第一封信写得很长，写在一张很大的信纸上，信上还盖了一枚很大的家族印章，但是信写得非常晦涩，而且写得花里胡哨，矫揉造作，因此格鲁申卡才读了一半就把它撂一边了，简直什么也看不懂。再说那时候她也没心思看信。紧接着在收到这封信之后的第二天，他又捎来了第二封信，穆夏洛维奇先生在信中请求借给他二千卢布，并答应在最短期间内全部归还。格鲁申卡对这封信也未予理睬。随后又来了许多信，每天一封，还是那么一本正经和花里胡哨，不过借款的数目却逐渐下降，一直降到一百卢布，二十五卢布，十卢布，直到最后，格鲁申卡突然收到一封信，信中这两位波兰人只向她借区区一卢布，并且还附上了收据，收据上两人都签了名。当时格鲁申卡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在天快擦黑的时候，她亲自跑了一趟，去看了看那两个波兰人。她发现这两个波兰人一贫如洗，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饭吃，没有柴烧，没有烟抽，欠了女房东一屁股债。在莫克罗耶从米佳那里赢来的二百卢布不知道花哪儿去了。然而使格鲁申卡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这两名波兰人见到她时还摆出一副神气活现、自以为了不起的架势，彬彬有礼而又夸夸其谈。格鲁

申卡不禁哑然失笑，接着便给了她的“老相好”十个卢布。当时，她就笑着把这事告诉了米佳，而当时他一点也没吃醋。但是从那时起这两名波兰人便抓住格鲁申卡不放，每天来信，每天来借钱，每天对她进行轰炸，而她每次也多少给他们寄一点去。可谁料到今天米佳突然醋劲大发，吃起醋来了。

“我这傻瓜在去看望米佳的时候，也去看了他，就待了一小会儿，因为他也病倒了，我是说我过去的那个波兰人，”格鲁申卡又忙忙叨叨、急匆匆地开口道，“我一边笑一边把这事告诉了米佳：你想想嘛，我说，我的那个波兰人竟然异想天开，用吉他给我弹起了他过去弹过的曲子，他以为他这一弹我就感动了，就会嫁给他了。谁承想米佳居然跳起来破口大骂……因此我偏不，偏要给波兰人送馅儿饼！费尼娅，他们是不是打发那个小姑娘来的？这样吧，你给她三个卢布，再拿十来个馅儿饼用纸包起来，让她拿回去，至于你，阿廖沙，一定要告诉米佳，我给他们捎馅儿饼了。”

“这事我决不会告诉他的。”阿廖沙说，微微一笑。

“哎呀，你以为他会痛苦吗，他没来由地吃这个醋是故意的，其实他根本无所谓。”格鲁申卡伤心地说。

“怎么会是故意的呢？”阿廖沙问。

“你真傻，阿廖申卡，真是的，你这么聪明竟对这事一窍不通。他为我这样的女人吃醋，我并不怪他，要是他毫无醋意，我才有气哩。我就是这种人。对于吃醋我并不怪他，我也是铁石心肠，我也爱吃醋。我生气的只是他根本不爱我，他现在吃醋是故意的，就这么回事。我眼睛瞎了吗，我看不出来吗？现在他突然跟我讲起那个女的，讲起卡季卡；说她这么这么好，说她为了我从莫斯科请了位大夫到法庭来，她请他是为了救我，还请了一位首屈一指的律师，最有学问的律师。他既

然当着我的面夸她，可见他爱她，他那副眼神可无耻啦，自己对我心中有愧，却反过来跟我纠缠不清，倒像我对不住他似的，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来了，说什么‘你先跟波兰人鬼混，因此我也就可以跟卡季卡。’他就是这么想的！想把一切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跟你说了吧，他是故意跟我纠缠不清的，他是故意的，可我……”

格鲁申卡没说完她将做什么，就用手帕捂住眼睛，号啕大哭起来。

“他并不爱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阿廖沙肯定道。

“哼，到底爱不爱我很快就会知道的。”格鲁申卡从眼睛上取下手帕，用严厉的口吻说道。她的脸都扭歪了。阿廖沙伤心地看到，她的脸原来是温柔、恬静而又活泼的，突然堆满了乌云，变得很凶。

“不谈这些蠢事了！”她忽地断然道，“我叫你来也根本不是为了这个。阿廖沙，宝贝儿，明天，明天会怎样呢？这才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提心吊胆！我瞧着大家伙儿，谁也不在想这事，大家都像没事人似的。哪怕是你，你在想这事吗？明天可要开庭了呀！你倒给我说说，他们明天会怎么审判他？要知道，这是仆人，是那个仆人杀的呀，是那个仆人哪！主啊！难道他要代人受过，替那个仆人顶罪吗？而且竟没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要知道，他们压根儿就没去打扰过那个仆人哪，啊？”

“他也被严厉地审问过，”阿廖沙若有所思地说，“但是大家都认为不是他干的。现在他病得很重。从那时起，从发羊痫风起就病倒了。他的确有病。”阿廖沙加了一句。

“主啊，你最好亲自去找一趟那个律师，跟他当面谈谈这案子。听说，他可是花了三千卢布从彼得堡请来的呀。”

“这三千卢布是我们三个人给的，我，二哥伊万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至于那大夫倒是她花了两千卢布亲自写信到莫斯科去请来的。费秋科维奇律师本来要价还要高，但是这案子已经轰动全国，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在谈论此案，因此费秋科维奇才同意前来，多半为了名气，因为本案已经成了名闻全国的大案。我昨天就见过他。”

“怎么样？你跟他说了？”格鲁申卡急巴巴地追问道。

“他听完我的话后什么也没说。他说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看法，但是他答应把我的话一并考虑进去。”

“怎么考虑进去！哎呀，这些人都是骗子！他们会毁了他的！哼，还有那大夫，她干吗请大夫来呀？”

“他是来做医学鉴定的。他们想做出结论：大哥是疯子，他是因为发疯才杀人的，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什么。”阿廖沙低声地微微一笑。“不过大哥不同意这样做。”

“啊，倘若真是他杀的话，这倒没错！”格鲁申卡感叹道，“他那时当真疯了，完全疯了，这都怪我这个贱货！不过，要知道，他没杀人，没杀呀！可是大家都指着他，说他杀了人，全城人都这么嚷嚷。连那个费尼娅，连她也这么供认，结果就成了好像当真是他杀的了。还有那家铺子，还有那个官吏，还有过去，在那家饭馆，大家也都听说过！大家都说是他，全这么嚷嚷。”

“是的，这样的证词层出不穷。”阿廖沙阴郁地说。

“至于那个格里戈里，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他硬说房门开着，一口咬定他看见了，怎么跟他说也不开窍，我跑去找他，亲口跟他说。他还骂人。”

“是的，说不定这是对大哥最不利的证词。”阿廖沙说。

“至于说米佳是疯子，那他现在倒的确像疯子一样。”格鲁

申卡突然以一种忧心忡忡和神秘兮兮的态度开口道，“你知道吗，阿廖申卡，这事我早就想对你说了：我每天去看他，简直感到奇怪。你倒说说你是什么看法：他现在说来说去到底要说什么呢？他说呀，说呀——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想，他大概在讲什么大道理，我想，大概是我这人笨，听不懂；他会突然跟我讲到什么娃娃，就是说讲一个什么孩子，说什么‘娃娃为什么穷？’‘为了这娃娃我现在要去西伯利亚，我没杀人，但是我必须去西伯利亚！’这是什么意思呢？娃娃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一句也听不懂。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只会哭，因为他说得非常好，他边说边哭，我也哭了，忽地，他吻了吻我，伸出手来给我画了个十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阿廖沙，你倒给我说说，这‘娃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大概是因为拉基京不知为什么常常去看他的缘故，”阿廖沙微微一笑，“不过……这也不是从拉基京那儿学来的。我昨天没去看他，今天去。”

“不，这不是拉基特卡，这是你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把他搞得魂不守舍的，他常去看他，就这么回事……”格鲁申卡说道。她说着说着忽然打住了。阿廖沙十分惊讶地盯着她看。

“怎么常去？难道他常去看他吗？米佳亲口告诉过我伊万一次也没去过呀。”

“哎呀……哎呀，瞧我这人！说漏嘴了！”格鲁申卡尴尬地说道，忽然满脸堆上了红晕。“等等，阿廖沙，你先别说话，随它去吧，既然说漏了嘴，干脆全告诉你得了：他去看过他两次，头一次是那时他刚刚回来之后——要知道，当时他立刻就从莫斯科赶回来了，当时我还没病倒，第二次是在一星期前。他不让米佳把这事告诉你，绝对不让，也不许他对任何人说，他是秘密去的。”

阿廖沙坐在那里，陷入深深的沉思，似乎在考虑什么。这消息分明使他很吃惊。

“二哥伊万从来不跟我谈米佳的案子，”他慢悠悠地说道，“这两个月，他压根儿很少跟我说话，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不高兴我去，所以我已经有三星期不去看他了。嗯……既然他一星期前还去过，那……这星期，米佳还当真发生了某些变化……”

“变了，可不是变了嘛！”格鲁申卡迅速接口道，“他俩有秘密，他俩有秘密要谈！米佳亲口告诉我，这是秘密，可见这是个重大秘密，因此米佳才坐立不安。要知道，他以前一直很快活，当然，他现在也很快活，不过你知道吗，我只要看见他连连摇头，在屋里走来走去，右手的手指揪鬓角的头发，我就知道他神不守舍，心里有事……这，我太知道啦！……要不他挺快活；今天他就挺快活！”

“你不是说他心里烦吗？”

“他是心烦，不过挺快活。他老是心烦意乱，不过也就一小会儿，接着又十分快活，然后又忽然心烦意乱。你知道吗，阿廖沙，我看着他总觉得奇怪：将来是如此可怕，可是有时候他竟会因一些小事哈哈大笑，像个孩子。”

“他真不让你告诉我关于伊万的事吗？他当真说别说了吗？”

“他当真说别说了。他主要是怕你，我是说米佳。因为这是秘密，他亲口说这是秘密……阿廖沙，宝贝儿，你去一趟吧，探探他的口风：他俩到底有什么秘密，然后再来告诉我，”格鲁申卡忽然迫不及待地央求道，“我命苦，你哪怕杀了我，也让我知道我这可诅咒的命运。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事。”

“你以为这是关于你的什么事吗？那他就不会当着你的面

说这是秘密了。”

“我不知道。他也许想告诉我也说不定，但是又不敢。先打个招呼。说有个秘密，至于什么秘密——又不肯说。”

“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怎么想的吗？我的末日到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末日是他们仨预谋的，因为有个卡季卡掺和在里面。这一切都是卡季卡捣的鬼，都是因她而起。‘她这么这么好’，意思是我不如她。他先说在头里，先给我个警告。他想要抛弃我，这就是全部秘密！他们仨合谋算计我——米季卡、卡季卡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阿廖沙，我早就想问你了：一星期前他忽然向我公开，说伊万爱上了卡季卡，因此常常去看她。他对我说的是实话吗？你凭良心说，甭管我听了心里是不是受用。”

“我不会对你说谎。我以为，伊万并没有爱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

“嗯，我当时也这么想！他对我撒谎，真不要脸，真是的！他现在因为我而吃醋，然后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真浑，做了坏事都不会不动声色，要知道他呀，真是一根肠子通到底……不过我得给他点，给他点颜色瞧瞧！他说：‘你相信是我杀的’，他这话是对我说的，对我，他用这话来责备我！愿上帝跟他同在！嗯，等一等，我要在法庭上让卡季卡受不了！我要在法庭上说这么一句话……我要在法庭上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

说到这里，她又哀哀痛哭起来。

“格鲁申卡，我能毫不含糊地对你宣布，”阿廖沙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第一，他爱你，爱你胜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只爱你一个人，请你相信我说的这一点。我知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第二，我要告诉你，我不想向他去探听这个秘密，如果今天他把这秘密告诉我，那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我答应过一定要告诉你。而且我今天就来找你，把这秘密告诉你。不过……我觉得……这跟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毫无关系，这秘密肯定是关于别的什么事。而且肯定是这样。我觉得，这根本不像是关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事。好，咱们再见！”

阿廖沙握了握她的手。格鲁申卡还在哭。他看到，她并不十分相信他安慰她的话，但是能发泄一下痛苦，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心里还是感到好受了些。他不忍心把她单独留在这样的状态中，但是他有要紧事。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二 足 疾

头一件事是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去，他急匆匆地向那里走去，想赶紧把事办完后去看米佳，不要迟到。霍赫拉科娃太太身染微恙，已经病了三星期了：她的一只脚不知怎么肿了，她虽然没躺在床上，但是大白天却穿着漂漂亮亮的，但又颇为得体的家常便服①，斜躺在自己起居室的沙发榻上。有一回，阿廖沙注意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尽管有病在身，却几乎讲究起穿戴来了，出现了一些花边头饰呀，蝴蝶结呀，对襟女上衣呀，等等，他琢磨了一下她为什么会这样，虽然他觉得这些想法很无聊，驱散了这些想法，但也不禁哑然失笑。近两个月来，来看望霍赫拉科娃太太的，除了其他一些客人外，还有那个年轻人佩尔霍京。阿廖沙已经三四天没来了，因此他一进屋就急着直接去找丽莎，他正是找她有事，因为还在昨天丽莎就打发女仆来找他，说“有要事相商”，请他务必立即前去看她，这事由

① 俄俗：穿家常便服，通常不宜会客。

于某种原因使阿廖沙颇感兴趣。但是当女仆正要进去向丽莎禀报的时候，霍赫拉科娃太太不知听谁说他来了，立即派人来请他到她那里去，“就一小会儿”。阿廖沙想了想，觉得还是先满足妈妈的要求为好，因为他如果先去找丽莎，她就会不停地打发人到丽莎房间里来请他。霍赫拉科娃太太躺在沙发榻上，盛装艳服，穿得特别讲究，显然处于一种神经质的异常激动的状态中。她一见到阿廖沙就一迭连声地发出欢呼。

“多时，多时，许多时候没看见您啦！对不起，有整整一星期了吧，啊，不过您四天前还来过，星期三。您是来看 Lise 的，我十拿九稳，您是想蹑手蹑脚，不让我听见，直接到她那里去。亲爱的，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您不知道，我为她心都操碎了！但是这话以后再说吧。虽然这是最要紧的事，但是这话以后再说吧。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把我的丽莎全托付给您啦。自从佐西玛长老死后——愿主保佑他的灵魂安息！（她画了个十字）——他死后我一直把您看做一名苦行修士，虽然您换了衣服也十分可爱。您在此地从哪儿找到这么好的裁缝啊？但是，不，不，这不是最要紧的，留到以后再说吧。对不起，我有时候叫您阿廖沙，我是老太婆了，可以为所欲为，”她嗲兮兮地莞尔一笑，“但是这话也留到以后再说吧。最要紧的是我不要把要紧的事忘了。如果我有点东拉西扯了，那就劳您大驾，给我提个醒，您就说：‘那，最要紧的呢？’啊，我怎么知道现在什么是最要紧的呢！自从上回 Lise 收回她答应过您的那件事以后——这都是孩子气，闹着玩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说什么她要嫁给您，您当然明白，这一切都是一个长时间坐在轮椅上的有病的女孩子的幻想，一种孩子气的好玩的幻想——谢谢上帝，她现在已经能够走路了。这位新来的大夫，也就是卡佳为了您那不幸的大

哥从莫斯科请来的这位大夫，令兄明天……唉，谈明天做什么！我一想到明天就吓得要死！主要是出于好奇……总之，这位大夫已经来过舍下，见到了 Lise……我付给了他五十卢布的出诊费。但是我又扯远了，又扯远了……您瞧，我现在老糊涂啦。我总是心急火燎的。我为什么心急火燎呢？我也闹不清。我现在已经什么也闹不清啦。对于我，什么都乱成了一团啦。我怕您听得心烦，拔腿就离开我，一下子就不见了。啊呀，我的上帝！我们为什么干坐着，第一，先喝点咖啡，尤利娅·格拉菲拉，上咖啡！”

阿廖沙急忙道谢，申明他刚喝过咖啡。

“在谁家喝的？”

“在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家。”

“这……这在那个女人家呀！哎呀，正是她把大家给毁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知道，据说她成了圣徒了，虽说为时已晚。还不如从前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您先别开口，先别开口，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因为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不过又好像不知从何说起似的。这个可怕的官司……我一定要去，我正在准备，把我用轮椅推了去，再说我能坐，会有人照顾我的，再说，您也知道，他们要我当证人。我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许多多话要说！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听说要宣誓，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

“是的，但是我不认为您去得了。”

“我能坐；哎呀，您老打断我的思路。这场官司，这种古怪的行为，然后大家都去西伯利亚，有人要结婚，这一切都很快，一切都在变，闹到最后，一无所有，大家都成了老头老太，风烛残年，行将就木。唉，让它去吧，我累啦。这个卡

佳——Cette Charmante personne[1]，她打破了我的一切希望：现在她要跟您大哥到西伯利亚去，您二哥则跟着她去，住在邻近的城市里，然后大家互相折磨。一想起这事，我就要发疯。而主要是大肆宣扬：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所有报纸都在沸沸扬扬地讲这件事。哎呀，您想想，连我也上报啦，他们说我是令兄的‘心上人’，我真不想说这种脏话，您想想，您想想嘛！”

“这是不可能的！登在哪家报纸上了，怎么写的？”

“马上给您看。昨天收到了——昨天就看了。就登在彼得堡的一家《流言报》[2] 上。这家《流言报》是今年开始出版的，我最爱听流言飞语了，所以就订了一份，这倒好，给了我当头一棒：原来流言飞语就这么回事呀。就在这儿，就登在这儿，您看。”

她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报纸，递给阿廖沙。

她不仅很伤心，而且整个人好像被霜打了似的，说不定她脑子里真的乱成一团了。报上的这段新闻写得颇具特色，当然，肯定很微妙地刺伤了她，但是幸亏这时候她心乱如麻，也许根本没法在某一点上集中思想，也许一分钟后她连报纸的事也会全忘了，转而去想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至于这场可怕的官司已经轰动全国，阿廖沙早知道了，而且，上帝啊，这两个月来，除了一些忠实的报道以外，关于他大哥，关于卡拉马佐夫家族，甚至于关于他自己，他看到过多少耸人听闻的报道和通讯哪。有一家报纸甚至说，当他大哥的罪行败露后，他出于恐惧才接受苦修戒律，闭关隐修的；另一家报纸又推翻了这一

---

① 法文：这个迷人的姑娘。

② 暗指 1879—1881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众说报》。据俄国学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讽刺《众说报》，是因为该报攻击他 1880 年关于普希金的演说。

说法，说什么情况恰好相反，他跟佐西玛长老一起撬开了修道院的钱箱，“离开修道院，逃之夭夭了”。如今在《流言报》上的这段报道，标题是《斯科托普里戈尼耶夫斯克（唉，这就是敝县县城的名字，我一直隐瞒，未予点明[①]）讯：关于卡拉马佐夫一案》。这篇报道很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霍赫拉科娃太太，而且所有人名都秘而不宣。只是报道说，现在正在沸沸扬扬地准备审讯的这名案犯，乃是一名退伍的陆军大尉，厚颜无耻，好吃懒做，是个主张农奴制的死硬派，常常寻花问柳，尤其对某些“独守空房的女士们”颇具影响。有这么一位“难耐孤寂的寡居的太太”，虽然已经有了一位待字闺中的女儿，还老来俏，对他着迷到这种程度，居然在案发前仅仅两小时还要给他三千卢布，让他跟她立即私奔，逃到金矿去。但是这恶棍情愿杀死他父亲，谋财害命，而他抢到手的也正好是三千，他满以为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而不愿携同这位孤寂难捱的四十岁的半老徐娘远走高飞，到西伯利亚去。这篇措词轻薄的文章照例以对弑父的有悖人伦以及对于以往的农奴制表示高尚的义愤而结束全文[②]。阿廖沙怀着好奇读完了这篇报道，把报纸折好，还给了霍赫拉科娃太太。

“哼，怎么不是说我？”她又嘟囔道，“要知道，正是我几乎在一小时前向他提议到金矿去，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四十岁的半老徐娘’！难道我是为了这个吗？他这么说是故意的！

---

① 斯科托普里戈尼耶夫斯克（Скотопригоньевск）含义为牲畜栏。在对该小县城的描写中，综合了许多俄国外省小城的特点，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别墅所在地旧鲁萨的特点。

② 讽刺性模拟 19 世纪 60—70 年代俄国自由派报刊，旨在引起轰动的消息报道和老一套的装模作样的义愤填膺。

但愿永恒的法官[①]能饶恕他说的四十岁的半老徐娘这句缺德话，就像我饶恕他一样，但是要知道这……您知道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吗？他就是贵友拉基京。”

“很可能，”阿廖沙说，“虽然我什么也没听说。”

“就是他，他，而不是很可能！要知道，我把他轰出去了……这事的前后经过，您不是都知道吗？”

“我知道您请他以后不要再来看您，但究竟为什么——这……我起码没听您说过。”

“可见，您听他说过！他怎么，骂我了，把我臭骂了一顿？”

“对，他骂了，不过，他什么人都骂。但是您为什么不让他登门——我并没听他说起过。再说我平常也很少跟他见面。我们不是朋友。”

“好，那我就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您，没办法，我真后悔，因为这里有一点也许应该怪我。仅仅是小小的，小小的一点，小极了小极了，因此也许根本不能算数。您知道吗，我的宝贝，”霍赫拉科娃太太突然换了一副忸怩作态的面孔，嘴上闪出一丝可爱的，虽然是谜一样的微笑，“您知道吗，我怀疑……请您饶恕我，阿廖沙，我对您就像您妈……哦，不不，相反，我现在对您就像对我爸……因为这里说像妈是完全不合适的……好吧，就等于向佐西玛长老忏悔一样，这是最恰当、最合适的比喻：我方才还叫您苦行修士来着——现在就来讲讲这可怜的年轻人，您那朋友拉基京（噢，上帝，我简直没法生他的气！我虽然有气，但是并不真生气），一句话，这个举止轻浮的年轻人，您想想，突然异想天开，似乎爱上了我。我这

---

① 指上帝。

是后来，直到后来才突然发现的，但是起先，也就是说，大约一个月前，他开始经常，几乎每天都来看我，虽然我们过去就认识。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突然我仿佛恍然大悟似的，我开始惊讶地逐渐发现了。您知道吗，两个月前，我开始接待这位既谦虚又可爱又好的年轻人彼得·伊里奇·佩尔霍京，他就在本地任职。您也见过他好多次。不是吗，他是个既好而又严肃的人。他每三天来一次，并不是每天来（即使每天来也没什么嘛），他每次来都衣冠楚楚，阿廖沙，我就喜欢像您这样的既才华横溢又谦虚谨慎的年轻人，而他几乎是治国的栋梁之材，谈吐是那么可爱，我一定，一定要替他向上峰引荐。他是未来的外交家。他在那可怕的一天，半夜里来找我，简直救了我的命，免遭横死。嗯，而您那朋友拉基京每次来都穿着这样的靴子，大大咧咧地伸在地毯上……一句话，他甚至向我开始做某种暗示，而忽然有一次，他临走的时候非常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他一握我的手，我的一只脚就突然剧痛起来。他以前也在我这儿遇见过彼得·伊里奇，一见面，您信不信，他就对他冷嘲热讽，老是刺儿他，老是因为什么事对他嘀嘀咕咕。他俩一见面，我就瞅着他们俩，心里觉得好笑。突然有一次，我独自闲坐，哦，不对，当时我躺着，我忽然一个人躺着，这时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来了，您想想，他居然给我带来了一首诗，一首很短的诗，是写我的足疾的，就是说用诗来描写我的足疾。请稍候，这诗是这样写的：

> 这只秀足呀秀足，
> 疼得我茶饭不思，
> 心猿意马……

下面还有话，这诗我总也记不住，就在我屋里放着，我以后拿给您看，不过写得太美了，简直美极了，而且，您知道吗，这不仅写脚，而且劝人为善，立意极美，不过我忘了，一句话，简直可以收进诗集。嗯，我自然说了声谢谢，他大概很得意。我表示感谢的话还没说完，彼得·伊里奇忽然走了进来，于是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突然像黑夜似的沉下了脸。我看得出，大概彼得·伊里奇碍了他的什么事，因为我预感到，在赠诗之后，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肯定有什么话非立刻说出来不可，可是彼得·伊里奇却走了进来。我突然把这首诗拿出来给彼得·伊里奇看，而且不说这是谁写的。但是我相信，我相信他一定立刻猜到了，虽然他至今不承认，硬说他猜不出来；但他这样说是故意的。彼得·伊里奇立刻哈哈大笑，开始品头论足：他说，这是一首十分蹩脚的歪诗，大概是什么神学校的学生写的——您知道吗，而且说得那么来劲，那么眉飞色舞！这时候您那朋友本可以付诸一笑，他却勃然大怒……主啊，我还以为他俩要打架了呢。他说：'这是我写的。是我写着玩的，因为我认为写诗是等而下之的事……不过我写的这首诗却是好诗。您的那位普希金写了女人的秀足，有人却想给他树碑立传，建立铜像①。我的诗是有倾向的，而您自己是个顽固坚持农奴制的人；您一点儿没有人道精神，您一点儿没有现在的文明感，进步的潮流没有触及您，您是官吏，您接受贿赂！'我立刻喊了起来，央求他们不要吵。您知道，彼得·伊里奇也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他却忽然换了一种口气，十分慷慨大方：

① 从1862年起，俄国报纸上就提出为普希金建立铜像的建议。1871年开始向社会各界捐款，筹集资金。1880年6月6日莫斯科的普希金铜像揭幕，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发表了纪念普希金的著名演说。

嘲笑地看着他，边听边连声道歉，他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了，我夸奖它还来不及哩……所有的诗人都爱发脾气……’总而言之，表面上慷慨大方，骨子里却在冷嘲热讽。这事他后来也给我解释过，说这全是讽刺，我还以为他说这话是真的哩。后来我躺着，就像我现在躺在您面前一样，突然想到，因为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在我家没有礼貌地对我的客人嚷嚷，要是我突然对他下逐客令，这样做是否妥当？您信不信，我就这么躺着，闭上了眼睛，冥思苦想：这样做是否妥当，我拿不定主意，我苦苦思索，心里怦怦跳，我在想：要不要大叫一声，让他闭嘴呢？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叫吧，可另一个声音又说：不，别叫！可是这另一个声音刚说完，我就霍地大叫一声，晕倒了。嗯，不用说，立刻手忙脚乱起来。我霍地站起来，对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说：我要不得已地向您宣布，我不愿再在舍下接待您了。就这样把他撵走了。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自己也知道，我这样做很糟糕，我一直在自欺欺人，其实我根本没生他的气，但是我心血来潮，主要是心血来潮，我觉得这样做很好，这出戏……不过您信不信，这出戏毕竟显得很自然，因为我当时甚至大哭起来，后来又连哭了几天，再后来，刚吃完午饭，又突然把一切都忘了。瞧，他已经有两星期不来了，于是我想：难道他从此压根儿不来了吗？这还是在昨天，可傍晚突然就来了这份《流言报》。我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这是谁写的呢？这是他写的，那天回到家，坐下来——写好后便寄了出去——然后就登了出来。要知道，这大概有两星期了。不过，阿廖沙，我是不是净胡说八道了，压根儿没讲到点子上？哎呀，这话是它自己冒出来的呀！”

“今天我有要紧事必须及时赶到大哥那里去。”阿廖沙支支

吾吾地说。

“可不吗，可不吗！您倒提醒了我！请问，什么叫感情倒错？”

“什么感情倒错？”阿廖沙感到诧异。

“审判中应予考虑的感情倒错。患有感情倒错的人，一切都可以原谅[①]。不管您干了什么——立刻就可宣告无罪。”

“您这话指什么？”

“是这么回事：这个卡佳……啊，这个可爱的，可爱的姑娘，不过我怎么也闹不清她到底爱上谁了。不久前她来看我，我从她嘴里什么也探听不出来。再说她现在跟我只是泛泛之交，嘘寒问暖而已，甚至说话的口气也变了，于是我就对自己说：算啦，愿上帝保佑您……哎呀，对了，我们刚才讲的是感情倒错：那位大夫因此就来了。您知道来了一位大夫吗？哎呀，您怎么能不知道呢，就是认定他是不是疯子的那大夫哇，您不是写信去请他来的吗，哦，不是您，是卡佳。都是卡佳一手操办的。所以您看：一个人，根本不是疯子，可是他忽然出现了感情倒错。他神志清醒，也知道他干了些什么，然而他又处在一种感情倒错的状态中。由此可见，德米特里·费奥多罗

① 感情倒错是精神错乱的一种，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无行为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据俄国司法改革后的刑法通则规定，罪犯如属感情倒错，可减刑，如完全没有行为能力，则可免予起诉。19世纪60—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很注意当时俄国公开审理的各种案件，但是辩护者和法庭为了减轻罪犯罪行或者免予起诉，常常指出犯罪嫌疑人感情倒错。滥用这一情况，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满。可是他在为科尔尼洛娃辩护时，也曾认为她当时感情倒错，希望科尔尼洛娃案能重新审理，争取有一个好的结局。按：科尔尼洛娃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在犯病时竟把她六岁的继女从四层楼的窗口扔了出去。后来宣告无罪。

维奇也一定出现了感情倒错。自从成立了新法院[1]，就立刻弄明白了感情倒错问题。这是新法院的一项义举。这位大夫曾来拜访过我，详细询问了那天晚上的事，也就是关于金矿的事，他问我：他那天怎么样？他来了就喊：钱，钱，三千，给我三千，然后就突然去杀了人，他说，我不想，我不想杀人，却忽然杀了人。——这怎么不是感情倒错呢。正是根据这个就可以赦他无罪，因为他根本无意杀人，却杀了人。"

"他不是根本就没杀人吗。"阿廖沙有点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道。一种不安和不耐烦的情绪越来越攫住他的心。

"我知道，这是那个老人格里戈里杀的……"

"怎么会是格里戈里杀的呢？"阿廖沙叫起来。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格里戈里杀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敲了他一下，他就趴下了，后来站起来，看见房门开着，就去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杀了。"

"可是他干吗，干吗要杀人呢？"

"犯了感情倒错呗。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敲了一下他的脑壳，他清醒过来后得了感情倒错，就去杀了人。至于他自己说他没杀，那也许是他不记得了。不过您知道吗，最好还是让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杀了，那样要好得多。事实上也是这样，虽然我说是格里戈里杀的，但这肯定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无疑，而且这样要好得多！啊，我之所以说好，倒不是说儿子杀父亲好，我并不赞成弑父，相反，儿女应该孝顺父母，不过最好还是让他杀了好，因为这样您也就无须悲伤了，因为他杀人是无意识的，或者不如说他什么都记得，但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不，还是让他们赦免他无罪吧；这

---

① 俄国于 1864 年实行司法改革，故有此说。

就十分人道了，而且可以让大家看到新法院的义举，我还一直不知道，可是据说这办法已经实行很久了，直到昨天我才听说，我一听说就大吃一惊，立刻就想打发人去找您；要是以后他被赦免了，您务必立刻把他从法庭领到我家来吃饭，我再请几位客人，于是我们就可以为新法院干杯。我不认为他是个危险分子，再说我请来很多客人，如果他要闹事，随时都可以把他弄走，而以后他可以随便到哪个县城去当一名调解法官，或者做点别的什么，因为只有自己遭受过不幸的人，才会秉公断案，执法如山。主要是现在有谁不是感情倒错呢，您、我、所有人全都处在感情倒错之中，例子有的是：有个人在好好地唱浪漫曲，突然有件什么事让他不高兴了，他就拔出手枪，随便打死了一个人，后来大家也都饶恕他了。这情况我是不久前读到的，而且所有的大夫也都确认了这点。现在大夫们会确认，会确认一切的。对不起，我那个 Lise 也是感情倒错，昨天我还因为她哭了一场，前天也哭了，今天我才明白她这是感情倒错。唉，这 Lise 呀，真有让我操不完的心！我还以为她完全疯了呢。她叫您来干吗？是她叫您来的，还是您主动来找她的？”

“是的，是她叫我来的，我马上就去找她。”阿廖沙坚决地站起身来。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恐怕这就是关键啦。”霍赫拉科娃太太大叫道，突然哭了起来。“上帝可以作证，我是真心诚意地把 Lise 托付给您的，她居然背着母亲偷偷地叫您来，不过这也没什么。但是对于您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请恕我直言，我却不能这么轻轻易易地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他，虽然我至今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骑士风度的年轻人。您想想，他竟忽然跑来找 Lise，而这事我竟一无所

知。”

“怎么？怎么回事？什么时候？”阿廖沙惊讶极了。他已经坐不下去了，站着听。

“您听我说嘛，也许我就是为告诉您这事才叫您来的，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叫您来究竟干什么了。是这么回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莫斯科回来后一共到过我家两次，头一次来是礼节性拜访，至于第二次来，那是不久以前的事，卡佳正坐在我这里，他听说她在我家也就来了。我自然并不指望他经常来访，因为我知道他现在操心的事本来就很多，Vous Comprenez，cette affaire et la mort terrible de votre papa①，不过我又忽然打听到，以后他又来过，不过不是来看我，而是去看Lise，这已经是六天以前的事了，他来了，坐了五分钟，后来就走了。而我从格拉菲拉那儿听说这事已经是过了整整三天以后的事了，这简直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叫Lise过来，她还笑，说什么他以为您睡了，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我，问候一下您的健康。当然，事情也确属如此。不过Lise，Lise，噢上帝，她使我多么伤心哪！您想想，忽然有天夜里（这是四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您最近一次到我家来后，刚走不久），那天夜里她忽然发起病来，大呼小叫，发作了歇斯底里！为什么我就从来不发歇斯底里呢。接着第二天又发作，后来第三天也一样，直到昨天，昨天就出现了那个感情倒错。她突然向我嚷嚷：‘我恨透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我要您以后再也不让他来，不让他登咱们家的门！’这种突如其来的发作都把我惊呆了，我不同意道：我凭什么要把这么一位品行优良的年轻人拒之门外呢？再说他学识渊博，又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因为所有这些

① 法文：您明白吗，这件案子以及令尊的惨死。

事毕竟都是不幸的呀，总不能说是幸运吧，您说呢？她突然冲我说的这话哈哈大笑起来，而且笑得，您知道吗，笑得让人可气。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到底把她逗笑了，这病就会霍然痊愈，再说我自己也想拒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登门，因为他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来做这种离奇的拜访，我还要向他兴师问罪哩。今天早晨丽莎醒来，忽然对尤利娅大动肝火，您想想，居然伸手打了她一记耳光。这岂非咄咄怪事，我跟我们家的侍女一向客客气气，以您相称。可是突然，过了一小时，她对尤利娅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她的脚。她还派用人来告诉我，说她根本不想来看我，而且从今以后永远不来了，可是当我颠颠颠地跑去看她时，她又扑过来亲吻我，哭，一边哭一边又使劲把我推出门外，一句话也不说，所以我仍旧一无所知。现在，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的希望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自然，我一生的命运也完全捏在您手心里了。我只请您去找她一趟，向她打听出一切，这事只有您一个人能够做到，然后再来告诉我这做母亲的，因为，不说您也明白，因为照这样下去，我非急死不可，简直非急死不可，要不就离家出走，一走了之。我再也受不了啦，我是有耐心的，但是我也可能失去耐心，到那时候就大祸临头了。哎呀，我的上帝，彼得·伊里奇终于来了！”霍赫拉科娃太太一看见彼得·伊里奇进来，就突然容光焕发地喊了起来，“您来晚啦，来晚啦！好，请坐，您说吧，解开我心里的疙瘩吧，那律师说什么了？您上哪儿，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

“我去找 Lise。”

“哎呀，对了！您不会忘了，不会忘了我拜托您的事吧？这是命，命！”

“当然不会忘，只要有可能……不过我还当真去晚了。”阿

廖沙嘀咕道，急忙溜走。

“不，您一定，一定要来，而不是什么‘只要可能’，要不我会死的！”霍赫拉科娃太太在他身后喊道。但阿廖沙已经走出了房间。

三 小 魔 鬼[①]

他进去看丽莎的时候，碰见她正斜靠在她以前还不能走路时用来推她的那辆轮椅上。看见他进来，她并没有起身迎接，但是她那锐利的目光却死死盯住他不放。她的眼睛布满血丝，目光炽热，脸皮枯黄。阿廖沙感到很惊讶，三天来她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甚至人也瘦了。她没有向他伸出手来，他主动伸手轻轻地碰了碰她那一动不动放在衣服上的纤细修长的手指，然后在她对面默默地坐了下来。

“我知道您急着去探监，”丽莎不客气地说道，“可妈妈耽搁了您两小时，刚才还跟您讲了我和尤利娅的事。”

“您怎么知道的？”阿廖沙问。

“我偷听了。您死盯着我干吗？我想偷听就偷听，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不会向你们道歉。”

“您好像心里不痛快？”

“相反，我很开心。我方才又考虑了一遍，已经是第三十遍了：我回绝了您，不做您的妻子——这太好了。您这人不适

---

① 本标题与俄国作家弗·弗·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的一部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的书名《小魔鬼》（1860）相同。克列斯托夫斯基在小说中着力描写的也是一个少女的矛盾心理和矛盾意识。

合做丈夫：我嫁给您以后，又爱上了别人，忽然交给您一封信，让您去送给他，您肯定会收下，并且一定会送去，而且还会把回信带回来。哪怕您活到四十岁，您照样会替我送这样的情书的。”

她忽地笑了。

“您心里既有狠毒的一面，又有朴实的一面。”阿廖沙微微一笑。

“朴实的一面是我在您面前不害羞。不仅不害羞，而且我，正是对于您，在您面前，我不愿意害羞。阿廖沙，为什么我不尊敬您呢？我很爱您，但是我不尊敬您。如果我尊敬您，就不会不知羞耻地说这种话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您信不信，在您面前我不害羞？”

“不，我不信。”

丽莎又神经质地笑起来；她说话很快，快极了。

“我给您大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往囚堡里送了点糖果。阿廖沙，您知道您长得非常好看吗？您这么快就允许我不爱您，我反倒要拼命地爱您了。”

“Lise，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我想告诉您我的一个心愿。我希望有个什么人来折磨我，先娶我，然后折磨我，欺骗我，离家出走，远走高飞。我不愿意做个幸福的人！”

“您喜欢什么都乱了套吗？”

“我就喜欢什么都乱了套。我老想放把火把房子给点着了。我想象我怎么走过去，悄悄把房子给点着了，一定要悄悄地。人们在救火，房子在着火。我明知道，却一言不发。啊，净说蠢话！多无聊哇！”

她厌恶地挥了挥手。

“您过得太富足了。”阿廖沙低声道。

“难道做穷人就好吗？”

“就好。”

“这都是您那已故修士给您念的迷魂咒。这不对。即使我有了钱，大家都穷，我照样吃糖果，喝凝乳，而且不给一个穷人吃。哎呀，您别说话嘛，什么也别说嘛，”她使劲摆手，虽然阿廖沙连口也没开，“这些话您以前都跟我说过，我都会背了。太无聊啦。如果我成了穷人，我就会杀人——即使我成了富人，说不定我也会杀人的——总不能净坐着什么事也不做吧！您知道吗，我想去割麦，割黑麦。我嫁给您以后，您就去做个庄稼汉，做个真正的庄稼汉，我们要养一匹马驹子，您愿意吗？您认识卡尔加诺夫吗？”

“认识。”

“他爱幻想。他说干吗活得那么认真，还是幻想好，幻想来幻想去，可以幻想出最快活的事情来，可是活得太无聊了，您知道吗，他快要结婚了，他还向我求过爱哩。您会抽陀螺吗？”

“会。”

“他就像陀螺：先让它转，再在地上，抽，抽，用鞭子抽：我要是嫁给他，一辈子都得像抽陀螺似的抽他。您跟我坐在一起不觉得害臊吗？”

“不。”

“我不讲圣事圣训，您一定很生气吧。我不想做圣徒。罪大恶极的人在阴曹地府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您对这个想必知道得一清二楚吧。”

“上帝会给他们判罪的。”阿廖沙定睛注视着她。

“我就希望这样。我一去，人家就给我定了罪，我要突然冲他们大家哈哈大笑。阿廖沙，我非常想把房子点着了，您始终不相信我说这话是当真的吗？”

“为什么不相信呢？甚至于有些孩子，才约莫十二岁，他们就很想放把火，把什么东西给点着了，而且他们还真这么做了[①]。这是一种病态。”

“不对，不对，就算有这样的孩子吧，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事。”

“您把坏事当成了好事：这是一种刹那间的精神危机，这也许是您过去生病留下的后遗症。”

“您一定看不起我！我就是不喜欢做好事，我就爱做坏事，这谈不到是什么病态。”

“干吗要做坏事呢？”

“我要让一切荡然无存。啊，要是能做到一切都荡然无存，那该多好哇！您知道吗，阿廖沙，我有时候真想做许许多多坏事，把坏事做绝，而且要悄悄地做，一直做下去，然后突然让大家发现。于是大家围住我，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则坦然望着大家。这太让人开心了。为什么这么开心呢，阿廖沙？”

“没什么。这是一种需要，就想破坏什么美好的东西，或者这样，像您所说，放把火。这也是常有的。”

“我不仅说说而已，我会当真这么做的。”

“我信。”

“啊，我多么爱您哪，因为您说您信。要知道您根本，根

---

① 作家大概在这里想起了奥莉加·乌梅茨卡娅纵火案。该案曾在19世纪60年代引起作家很大的注意，并反映在《白痴》的创作过程中。

本不会撒谎。也许您以为我是故意说这话，存心气您吧？”

“不，我不这么以为……虽然，也许，您多少有点想这么做的成分。”

“是有一点。我将永远不对您说谎。”她说道，眼睛在闪闪发光。

使阿廖沙最感吃惊的是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她脸上毫无逗乐和玩笑之意，虽然过去，即使在她最“严肃”的时候，她的神态也是快乐活泼、玩笑戏谑的。

“有时候人们就爱犯罪。”阿廖沙若有所思地说。

“对对！您说了我想说的话，爱，大家都爱，而且任何时候都爱，而不是‘有时候’。您知道吗，在这一点上，曾几何时，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不爱说真话，而且从那时起所有的人都在说谎。所有的人都说他们憎恨坏事，可是骨子里却都喜欢它。”

“您还跟从前一样净看坏书吗？”

“看呀，先是妈妈看，藏到枕头底下，我就去偷。”

“您这么自暴自弃不觉得于心有愧吗？”

“我就愿意自暴自弃。这里有个小男孩，躺在两根铁轨中间，让火车从他上面开过去。他真幸福！听我说呀，您大哥因为杀了父亲在吃官司，可是大家都喜欢他把父亲给杀了。”

“喜欢他把父亲给杀了？”

“喜欢，大家都喜欢，大家都说这太可怕了，可是骨子里却喜欢极了。我头一个喜欢。”

“您刚才讲到大家，倒有几分是真的。”阿廖沙低声道。

“哎呀，您也有这样的想法！”丽莎兴高采烈地尖叫道，“一个修士居然也会这么想！您肯定不相信我有多么尊敬您，阿廖沙，因为您从来不说谎。啊，我要告诉您一个可笑的梦：

有时候我常常梦见鬼，仿佛是半夜，我在自己房间里秉烛而坐，忽然到处是鬼，在所有的角落和桌子底下，房门也被打开了，门外也有一大群，它们想进来抓我。它们已经走进来了，就要抓住我了。可是我突然画了个十字，它们就纷纷后退，感到害怕，不过并没有完全走开，而是站在门口和墙角里，在等着。这时我忽然非常想大声地骂上帝，而且已经骂出了口，于是它们又忽地成群结队地向我扑来，简直高兴极了，眼看又要抓住我了，我又忽地画了个十字——它们又纷纷后退。太开心了，开心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也常常做这样的梦。”阿廖沙忽然说道。

“真的？”丽莎惊讶地叫道，“我说阿廖沙，请别笑，这非常重要，两个人难道能做同样的梦吗？”

“大概会的。”

“阿廖沙，我跟您说，这非常重要。”丽莎依然十分惊讶地继续道，“倒不是这梦重要，重要的是您居然会跟我做一样的梦。您从来不对我说谎，那现在也别说谎：这是真的？您不是在笑话我吧？”

“是真的。”

丽莎不知因为什么感到非常惊奇，她默然无语，达半分钟之久。

“阿廖沙，请您常来看我，要经常来。”她突然用央求的口吻说道。

“我要永远，我要一辈子常常来看您。”阿廖沙坚决地回答道。

“要知道，我只对您一个人说，”丽莎又开口道，“我只对我自己说，还对您说。全世界只对您一个人说。而且我更乐意对您说，比对我自己说还乐意。在您面前我一点也不害羞，阿

廖沙，我为什么对您一点也不害羞，一点也不呢？阿廖沙，有人说犹太佬在复活节偷小孩，然后杀了，是真的吗？”

“不知道。”

“瞧，我有一本书，我读到：在某地，有一回开庭，有个犹太佬，把一个四岁小男孩儿的两只手上的十个指头全剁了下来，后来又把他钉在墙上[①]，用钉子钉，钉在墙上，后来他在开庭时说，这小男孩儿很快，过了四小时就死了。多快呀！他说：这小孩儿在呻吟，一直在呻吟，可那个犹太佬却站在一旁欣赏他的痛苦。这太好啦！”

“好？”

“太好啦。我有时候想，这是我把他钉上去的。他挂在墙上，在不断呻吟，而我则坐在他对面，吃蜜饯菠萝，我最喜欢吃蜜饯菠萝了。您喜欢吗？”

阿廖沙不做声，默默地看着她。她那枯黄的面孔突然变了样，两眼在燃烧。

“您知道吗，当我读完犹太佬的这段故事后，我一整夜啼哭不止，浑身哆嗦。我在想这个小孩儿怎样不住地发出惨叫和呻吟（要知道，四岁的小孩儿毕竟懂事了呀），可我脑子里还念念不忘蜜饯的事。早晨我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请他务必到我这里来一趟。他来了，我就突然给他讲了那个小孩儿和蜜饯的故事，全讲了，统统讲了，我还说：‘这太好啦’。他忽然笑了，说这的确很好。接着他就站起身来走了。总共只坐了五分钟。他鄙弃我，是不是鄙弃我呢？您说呀，阿廖沙，他是不是

---

① 据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者列·彼·格罗斯曼断言，作家在这里利用了在当时俄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其中包括《公民报》上发表的《犹太人杀害基督徒资料》。

鄙弃我呢?”她在轮椅上挺直了身子，两眼放光。

“请问，”阿廖沙激动地问，“是您自己叫他，叫这个人来的吗?”

“是我叫他来的。”

“给他捎了一封信?”

“捎了一封信。”

“就为了问这事，问关于孩子的事?”

“不，根本不是为了这个，根本不是的。他一进来，我就问了他这事。他回答了，笑了，站起来就走了。”

“这人对您的态度是诚实的。”阿廖沙低声说。

“那鄙弃我？耻笑我呢?”

“不，因为他自己说不定也相信蜜饯菠萝。现在他也病得很重，Lise。”

“是的，他也相信。”丽莎开始两眼放光。

“他并不鄙弃任何人，”阿廖沙继续道，“他只是不相信任何人罢了。既然不相信，自然也就鄙弃了。”

“可见也包括我？我?”

“也包括您。”

“这太好了。”丽莎有点咬牙切齿地说，“当他笑了笑，走出去以后，我感到受人鄙弃也蛮好嘛。那个孩子十指被剁也蛮好，受人鄙弃也蛮好嘛……”

于是她恼恨而又情绪激昂地直视着阿廖沙的眼睛，笑了。

“您知道吗，阿廖沙，您知道吗，我真想……阿廖沙，您救救我吧!”她突然从轮椅上跳下来，扑到他的怀里，两手紧紧地搂着他。“您救救我吧!”她几乎痛苦地叫道，“我对您说的话，难道我会对世界上任何人讲吗？要知道，我说的可是实话，实话，实话呀！我要自杀，因为我厌恶一切！我不想活

了，因为我觉得一切都讨厌！我厌恶一切，厌恶一切！阿廖沙，您为什么根本，根本不爱我呢！”她发狂似的叫道。

“不，我爱您！”阿廖沙热情地答道。

“您会因我而哭泣吗，会吗？”

“会。”

“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做您的妻子，而是简简单单地因我而哭泣，简简单单地？”

“会的。”

“谢谢您！我需要的只是您流泪。至于所有其他人，就让他们残酷地惩罚我，把我用脚踩成齑粉吧，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因为我任何人也不爱。听见了吗，任——何——人！相反，我恨他们！您去吧，阿廖沙，您该去看您大哥了！”她突然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

“您怎么能一个人留下来呢？”阿廖沙近乎恐惧地说道。

“去看您大哥吧，囚堡会关门的，快去吧，这是您的礼帽！替我亲吻一下米佳，走吧，快走吧！”

她说罢便使劲把阿廖沙推出了门外。他伤心而又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他忽然感到在自己的右手有一封信，一封小小的叠得结结实实的信，还打上了封印。他瞥了一眼，立时看清了收信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收。他迅速抬头看了看丽莎。她的脸色变得近乎可怕。

“请转交，请务必转交！”她浑身发抖，发狂般命令道，“今天，立刻就交给他！要不我就立刻服毒自杀！我就是为这事叫您来的！”

说完她就砰的一声迅速关上了门，插上了门闩。阿廖沙把信放进口袋，便径直向楼梯口走去，没有回去看霍赫拉科娃太太，甚至把她给忘了。阿廖沙一走，丽莎就立刻拉开门闩，微

微打开点房门，把自己的手指塞进门缝里，砰的一声关上门，使劲夹了它一下。过了大约十秒钟，才把手抽回来，她悄悄地、慢慢地走过去，回到自己的轮椅上，坐下来，全身挺得笔直，开始注视着自己被夹得发黑的手指和指甲盖下被压出来的血。她的嘴唇在发抖，接着她便急促地、自言自语地悄声道：

“真是贱货，贱货，贱货，贱货！”

四 赞美诗与秘密

阿廖沙去拉囚堡大门旁的门铃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11月的白天本来就不长)。甚至开始暮色四合。但是阿廖沙知道，这里会毫无阻拦地放他进去见米佳的。这一切在敝县县城也跟别处一样。起初，当然，在整个预审结束后，对于亲戚和某些其他人士来探视米佳，还是规定了某些必要的手续的，但是后来，这些手续倒也不是放松了，但是至少对于某些前来探望米佳的人，也就似乎自然而然地规定了某些例外。有时甚至发展到在指定的房间里可以跟囚犯几乎单独会面的地步。不过，这样的人为数甚少：总共才有格鲁申卡、阿廖沙和拉基京三人。但是县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雷奇对格鲁申卡似乎也很宽厚。这位老局长曾在莫克罗耶呵斥过她，为此他一直觉得于心不安。后来弄清全部真相后，他就完全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说来也怪：虽然他坚信米佳有罪，但是自从把他关押起来后，他对他的看法不知怎的就变得越来越宽容了：“也许这人心肠好，因为酗酒和爱胡闹，结果就像瑞典人一

样完蛋了[1]!”在他心里过去的可怕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可怜。至于阿廖沙，警察局长过去就挺喜欢他，而且早就跟他认识了，至于后来常来探监的拉基京，则是“局长家的小姐们”（像他称呼她们那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而且每天都在她们家赖着不走。至于典狱长，他虽然恪尽厥职，但他是个忠厚善良的老人，而且拉基京曾在他家做过家教。至于阿廖沙，也是典狱长的一个特别要好的老朋友，他就爱跟阿廖沙谈论圣经中的“微言大义”。至于对其他人，比如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典狱长就不仅是尊敬了，甚至有点敬畏，主要是对他的宏论望而生畏，虽然他自己也是个大哲学家，不用说，“他是凭自己的智慧做到这点的”。但是对于阿廖沙他却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好感。最近一年来他正好在研究伪福音书[2]，时不时把自己的读后感告诉他的这位年轻朋友。过去他甚至还常常到修道院去找他，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同他和修士司祭们促膝长谈。总之，即使阿廖沙探监去晚了，也只要去找一下典狱长，事情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得到解决。再说囚堡里的所有看守都跟阿廖沙混熟了。至于门卫，只要上级允许，自然，他们决不会刁难。每次叫米佳出来，他就从自己的囚室下楼，来到指定的会客地点。阿廖沙走进屋子，正巧碰到拉基京从米佳那里出来。他俩正在大声说话。米佳一面送他，一面哈哈大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拉基京则似乎在嘟嘟囔囔地埋怨。尤其在最近，拉基京似乎很不乐意碰到阿廖沙，几乎不跟他说话，连跟他打招呼也十分勉强。现在他看见阿廖沙进来，便双眉深锁，眼睛望着别处，似

---

① 俄罗斯成语：“就像瑞典人在波尔塔瓦全军覆没一样完蛋了”。1709 年瑞典人侵乌克兰，被彼得大帝击败，全军覆没。

② 指一些记述基督生平的书，但这些书不为教会所承认。

乎在专心致志地扣他那件又肥又大的皮领大衣的纽扣。接着又立刻找起了自己的雨伞。

“别把自己的什么东西给忘了。”他嘟嘟囔囔地说道，没话找话。

“你可别忘拿别人的东西呀！”米佳说了句俏皮话，说罢又立刻对自己的俏皮话哈哈大笑。拉基京一下子火了。

“这事你应当关照你们卡拉马佐夫家那帮农奴主的狗崽子们，而不是对我拉基京！”他猛地喝道，气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啦？我开了句玩笑！”米佳叫了起来，“呸，见鬼！他们这号人全这样，”他对阿廖沙说，摆头指着迅速离开的拉基京，“一会儿坐着，又说又笑，快快活活，一会儿又猛地大发脾气！对你甚至连头也不点一下，你俩吵翻了？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不仅等你来，我是心急火燎地等你来，足足等了你一上午。不过也没什么？咱们可以找补回来的。”

“他为什么常常来看你？难道你跟他交上朋友了？”阿廖沙问，也用头指着刚才拉基京离去的那扇门。

“跟米哈伊尔交朋友？不，还不至于无聊到这般地步。再说凭什么呢，他是只猪！他认为我是……卑鄙小人。连开玩笑都不懂——这号人最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玩笑。他们心里全是干巴巴的，平淡无味而又干干巴巴，就像我当时被押到囚堡来，望着这囚堡的四堵大墙一样。但这人聪明，很聪明。唉，阿列克谢，我现在完蛋啦！”

他在长凳上坐下，又让阿廖沙坐在自己身边。

“是的，明天就要开庭了。怎么，难道你压根儿就不抱希望吗，大哥？”阿廖沙怯怯地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米佳有点心不在焉地看了他一眼，“啊，你是说开庭！哼，见鬼！迄今为止，咱俩净谈些鸡毛蒜

皮的小事，讲来讲去都是开庭长开庭短的，可是对于最主要的问题咱俩现在却只字不提。是的，明天开庭，不过我刚才说我完蛋了并不是说开庭。我不是说我这人完蛋了，我是说我头脑里想的东西完蛋了。你干吗满脸不以为然地望着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米佳?"

"思想，思想，就是这意思！伦理学。伦理学究竟是什么呢?"

"伦理学?"阿廖沙诧异地问。

"是的，是一种学问吗?"

"是的，有这样的学问……不过……不瞒你说，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学问。"

"拉基京知道。拉基京什么都知道，真他妈的见鬼。他不当修士了。他要到彼得堡去。他说，他要在那里加盟'批评'栏，不过这栏目应当有高尚的倾向。也好，可以名利双收。哎呀，这些人全是追求名利的老手！让伦理学见鬼去吧！我反正完蛋了，阿列克谢，我是说我，你是上帝的人！我最爱你。瞧着你，我的心就会哆嗦，就这样。卡尔·贝尔纳是什么人?"

"卡尔·贝尔纳?"阿廖沙又诧异地问。

"不，不是卡尔，且慢，我说错了：克洛德·贝尔纳[①]。他

① 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自然科学家、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研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当时有许多俄国科学家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在19世纪60—70年代，贝尔纳的著作曾风靡俄国，不止一次地被译成俄语。他的主要著作《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即由尼·尼·斯特拉霍夫于1866年译成俄语。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怎么办?》中也曾把贝尔纳作为权威科学家提到过他的名字。贝尔纳的思想对法国作家左拉（1840—1902）的实验小说理论产生过很大影响。关于贝尔纳、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参看鲍·格·列伊佐夫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各种文学传统的斗争》。

是什么人？搞化学的，是吗？”

“想必是一位科学家吧，”阿廖沙回答，“不过，不瞒你说，关于他的情况我也不甚了了。只听说他是个科学家，至于什么科学家，就说不清了。”

“就让鬼把他抓了去吧，我也不知道。”米佳骂道，“很可能是个卑鄙小人，而且所有人都是卑鄙小人。可是拉基京会爬上去的，拉基京会钻空子，他也会成为贝尔纳的。嘿，这帮贝尔纳呀！这种人遍地皆是。”

“你到底怎么啦？”阿廖沙盯着他问。

“他想写一篇关于我和我的案子的文章，从而崭露头角，跻身文坛，他一再来找我，用意就在这里，这是他自己向我说明的。他想写一篇有倾向性的文章，说什么‘他不可能不杀人，因为他受到环境的毒害[①]’，等等，他向我这样解释。他说，得有点社会主义色彩。见他妈的鬼去吧，带什么色彩都可以，我无所谓。他不喜欢二弟伊万，他恨伊万，对你也没有好感。嗯，可是我没有撵他走，因为这人很聪明，就是太傲气了。刚才我就对他说：‘卡拉马佐夫家的人不是卑鄙小人，而是哲学家，因为所有真正的俄罗斯人都是哲学家，你虽然上过学，但你不是哲学家，你是个大老粗。’他微笑不语，气坏了。我对他说：де мыслибус non est disputandum[②]，这俏皮话说得

① 一个人犯罪，是环境使然，或主要是他的内因起作用？这是作者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辩论的一个主要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反对环境论。

② 拉丁文：想法是无可辩论的。套用拉丁成语：“趣味无可辩论”(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好吗？起码我也做了一回古典派[1]。”米佳忽然哈哈大笑。

“你为什么完蛋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过这话吗？”阿廖沙打断他的话道。

“为什么完蛋？嗯！说实在的……如果从总体上说是因为舍不得上帝，就因为这个！”

“怎么舍不得上帝？”

“你想想在我的神经里，头脑里，就是说在我的大脑里的这些神经（让鬼把它们抓去吧）……有这么一些小尾巴[2]，这些神经都有一条小尾巴，嗯，只要它们在脑子里一动……你知道吗，我只要用眼睛望一眼什么东西，就这么一望，它们就会动起来，我是说那些小尾巴……它们只要一动，就会出现一个形象，不是立刻出现的，而是过了那么一刹那，过了那么一秒钟，就会出现仿佛这样一种因素，哦，不是因素——让因素见鬼去吧，——而是一个形象，就是说一个物体或者一件事，真他妈的活见鬼——这就是我为什么能看，然后还能想的原因……就因为有小尾巴，根本不是因为我有灵魂，也不是因为我具有某种形象和样式[3]，这一切都是糊涂人说的糊涂话。三弟，这就是昨天米哈伊尔向我解释的，我一听这话就跟全身着了火一样。阿廖沙，这科学还真神！将会出现一种新人[4]，这道理我懂……然而终究舍不得上帝！”

---

①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主要特点是崇尚和模仿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尊重传统，崇尚理性和“自然”。这里指他说了句拉丁语。

② 指神经细胞。

③ 源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1 章，第 26 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④ 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所描写的“新人”。

“这很好嘛。”阿廖沙说。

“你说舍不得上帝好？化学，三弟，化学！真没办法，神父大人，请你靠边点，化学来啦！可是拉基京不喜欢上帝，可不喜欢啦！这是他们这帮人最大的心病！但是又半遮半掩。不说实话。装出一副信仰上帝的样子。‘怎么，你要把这也带到批评栏里去吗？’我问他，‘唔，肯定不让。’他笑着说。我问他：‘按照你的说法，人怎么办呢？没有上帝，也就没有未来的生命[1]？这么说，现在可以为所欲为啰，想干什么都可以啰？’‘你还不知道？’他说。他笑了，说道：‘聪明人可以为所欲为，聪明人老谋深算，能够化险为夷，只有你杀了人才会落入法网，备受铁窗之苦！’他居然对我说这话。真是只地地道道的猪！像这样的混账东西我从前早把他轰出去了，可现在却在听他满嘴胡吣。不过他也说了许多很有道理的话，写的文章也很漂亮。一星期前，他开始给我读一篇文章，我特意抄了三行，你等等，就在这儿。”

米佳急忙从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道：

“‘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把自己这个人与自己所处的现实分开。’你听明白了没有呢？”

“没有，没听明白。”阿廖沙说。

他好奇地打量着米佳，听着他说话。

“我也不明白。晦涩而又含混，但是很聪明。他说：‘现在

---

① 指基督教的所谓灵魂不死。意指人死后，灵魂不死，必须接受上帝的审判，或上天堂，或下地狱。如果一个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他生前就可以为所欲为：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干，无须担心死后受到永远的惩罚。

所有的人都这么写，因为环境如此’……他们怕环境[1]。这个混账东西还会写诗，赞美霍赫拉科娃的秀足，哈哈哈！”

“我听说了。”阿廖沙说。

“听说了？那这诗你听见过吗？”

“没有。”

“我倒有这首诗，瞧，过会儿念给你听。你不知道，我没告诉过你，这事说来话长。真是个骗子！三星期前，他想奚落我，说什么‘你为了三千卢布竟像个傻瓜似的落入了法网，而我却要捞它十五万，我要娶一位寡妇，再在彼得堡买一栋大楼。’于是他就告诉我他向霍赫拉科娃求爱的情况，他说这女的打年轻时候起就不聪明，到了四十岁就变得疯疯癫癫了。‘可是她却很多情，于是我就抓住她的这一弱点把她弄到手。结婚后就把她带到彼得堡去，我要在那里办报。’他说时还下流而又色眯眯地垂涎欲滴——倒不是对霍赫拉科娃垂涎欲滴，而是对那十五万卢布。他向我保证他准行；他老来看我，每天都来：上钩了，他说，乐呵呵的。不料他忽地给轰了出来：倒让彼得·伊里奇·佩尔霍京占了上风，真是好样的！这位傻太太居然把他轰了出来，真要好好儿亲亲她！也就在他常来看我的那几天，他写了这首歪诗。他说：‘我是头一回弄脏我的手来写诗，为了引她上钩，也为了公益事业[2]。从这个傻女人手里先把财产弄到手，以后我就可以为大众谋福利了。’要知道，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提法。他认为环境不能说明一切，人做坏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人应当与环境斗争，明确环境影响和人的道德义务的界限，人不应当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断言每个人都应对所有人负有罪责。

② 这是 19 世纪 60 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美学中的功利主义论战的余音。

他们做任何坏事都以造福大众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毕竟比你那位普希金写得好，因为我在这类诙谐诗里还能塞进去一些忧国忧民的思想。’关于普希金的这些议论——我懂。怎么说呢，如果这人的确有才，即使描写了女人的秀足，那也没什么！可是他写了这首歪诗却骄傲得什么似的！他们这帮人哪，自尊心很强，自以为了不起！《祝我的心上人足疾早愈》——这就是他想出来的这首歪诗的题目——真是活宝！

这只秀足真好看，
略染微恙有点肿！
大夫前来治足疾，
包包扎扎走不动。

秀足非我所思，非我所好，
即使普希金把它讴歌，把它夸耀：
我思念的是她那头脑，
糊里糊涂，始终不开窍。

刚刚有点开了窍，
足疾又来凑热闹！
但愿尊足快快好，
还你个清醒头脑。①

① 普希金在《豪华的京城，可怜的京城》一诗中写道：“但我依旧对你要表点同情，/因为有时候，就在这座城中/有一双小脚儿在款步行走……”（苏杭　译）。这首诗引起俄国“揭露派诗人”德·德·米纳耶夫（1835—1889）的讽刺，他写道：“对这双秀足我也爱得发狂，/为了它，朝思又暮想，/但是，很容（转下页）

猪，纯粹是只猪，可是这混账东西还写得挺风趣！还塞进了一些‘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把他轰走的时候，他该多生气啊。恨得咬牙切齿！”

“他已经报了仇。”阿廖沙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霍赫拉科娃的通讯。”

于是阿廖沙便向他匆匆讲了《流言报》上的那篇通讯。

“肯定是他写的！”米佳皱紧眉头肯定道，“肯定是他！这些通讯……我算把它们看透了……写得卑鄙透顶，比如说，关于格鲁莎！……也写到她了，关于卡佳……哼！”

他心事重重地在屋里踱了一会儿步。

“大哥，我不能在这里久留。”阿廖沙沉默少顷后说道，“对于你，明天是个可怕而又重大的日子：将要对你进行上帝的审判……可我觉得奇怪，你竟走来走去，顾左右而言他，天知道你在讲什么……”

“不，你不必奇怪，”米佳热烈地打断他的话道，“难道你要我谈这堆臭狗屎吗？谈这个杀人凶手？这事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我不愿意再谈这堆臭狗屎，臭丫头的狗崽子！[①]上帝会要他的命的，你会瞅见的，别说了！”

他激动地走到阿廖沙身边，突然亲吻了他一下。他的两眼放出了光。

(接上页) 易崴了脚哇，/在彼得堡的人行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拉基京之口嘲笑了这位“揭露派诗人”。

① 米佳在这里使用的“臭狗屎”、“臭丫头”云云，可能来自俄罗斯民间关于富有的和贫穷的拉撒路的众多诗歌，比如：“啊，你真是堆臭狗屎，臭丫头生的臭小子，/你怎敢到窗口来要饭？/你怎敢跟财主称兄道弟？”按：拉撒路为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拉基京是不会懂得这个的，”他开始道，整个人仿佛处在一种狂喜状态中，“可你，你都懂。因此我才盼着你来。你知道吗，我早就想在这里，在这墙皮脱落的四堵墙里向你倾吐一切，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却闭口不谈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说这话的时候似乎还没有到。现在我终于等到了这最后的时刻，我要向你一吐心曲。三弟，在最后这两个月里，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在我身上复活了！这新人蕴藏在我心中，如果不是这晴天霹雳，他是永远不会出现的。真可怕！至于说我将在矿井用锤子打钎开二十年矿，那倒没什么——这，我根本不怕，我现在怕的是另一件事：我就怕这个已经复活的人离开我！也可以在那里，在地下的矿井里，在你身边，在同样的苦役犯和杀人犯身上找到一颗人的心，可以跟他交朋友，因为在那里也可以生活，也可以爱和受苦受难！可以使这个苦役犯的麻木不仁的心再生和复活，可以成年累月地照顾他，并最终把他那高尚的灵魂和饱尝苦难的意识从黑暗的山洞中营救出来，重见光明，让天使再生，让英雄复活！要知道，这样的人有很多，有好几百，他们所以落到这地步，我们都有责任！为什么当时，在那关键的时刻，我梦见了‘娃娃’呢？‘娃娃为什么穷？’这是上天在那关键时刻对我的预言！为了‘娃娃，’我应当去①。因为一切人对一切人都负有罪责。为所有的‘娃娃’，因为有小孩子，也有大孩子。大家都是‘娃娃’。为了大家我要去，因为总得有人为了大家去。我没有杀父亲，但是我必须去。我要接受苦难！我是在这里……在这四堵墙皮脱落的大墙里才想到这一切的。要知道，这样的人有很多，那里这样的人有好几百，在地下，手拿铁锤。哦，对了，我们还

① 指流放西伯利亚。

要戴上铁链，没有自由，但是那时候，在巨大的不幸中，我们将获得新生，充满欢乐，因为没有欢乐，人是活不下去的，而上帝也不能存在，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给予欢乐，这是他的特权，伟大的特权……主啊，但愿人融化在祈祷中！没有上帝，我在地下怎么活下去呢？拉基京在胡说。如果果真有人把上帝从地上赶走的话，那我们就在地下欢迎他！没有上帝，苦役犯是活不下去的，甚至比不是苦役犯还活不下去！那时候，我们这些在地下采矿的人就将从地心深处向拥有欢乐的上帝唱起那悲怆的赞美诗！上帝和他的欢乐万岁！我爱上帝！"

米佳在发表这段奇怪的演说的时候，激动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热泪滚滚而下。

"不，生活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地下也有生活！"他又开始道，"阿列克谢，也许你不信，我现在是多么想活下去啊，正是在这墙皮脱落的四堵大墙里，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能活下去和意识到这世界！拉基京不懂得这道理，他只想盖一栋公寓，招揽一些房客，但是我却在等你来。再说受苦受难又算得了什么？即使是无边的苦难，我也不怕。我过去怕过，现在不怕。要知道，在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连问题都不想回答……而且，我身上似乎充满了活力，我能克服一切，克服一切苦难仅仅为的是能够说出并且能够时时刻刻对自己说：我活着！纵有千万种苦难，但是我活着，尽管在刑讯中备受煎熬——但是我活着。纵然禁闭在囚塔里，但是我还是活着，看得见太阳，即使看不见太阳，我也知道太阳存在。而知道太阳存在——这已经是全部生活了。阿廖沙，我的天使，各种哲学弄得我无所适从，让这些哲学见鬼去吧！伊万二弟……"

"伊万二哥怎么啦？"阿廖沙打断道。但是米佳没有听见。

"你知道吗，过去我并没有这一类怀疑，丝毫也没有，但

是这一切都潜伏在我的心里。也许正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在我心里汹涌起伏，所以我才酗酒、打架、胡闹。我打架为的是消除这些怀疑，克服这些怀疑，把它们硬压下去。伊万二弟不是拉基京，他城府很深，伊万二弟是斯芬克斯①，老是藏而不露，一言不发。是否存在上帝这一问题一直折磨着我。只有这问题在折磨我。要是没有上帝，怎么办？拉基京说上帝是人杜撰出来的，是人为的，如果他的话是对的，怎么办？如果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大地和宇宙的主宰。太妙了！不过，没有上帝，人还能一心向善吗？这是个大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这样，人还能爱谁？他将感激谁，对谁唱赞美诗呢？拉基京笑而不语。拉基京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嘛。哼，只有流鼻涕的低能儿才会这样说话，可我无法理解。拉基京倒活得很自在。他今天对我说：'你还是为扩大人权多操点心吧，或者想点办法让牛肉不要涨价；这才是给人类以爱，这比空谈哲学简单，也更直接。'对此，我回敬道：'没有上帝，一有机会，你就会哄抬肉价，用一戈比去赚一卢布②。'他大生其气。因为，什么叫道德呢？阿列克谢，你倒给我说说看，我有我的道德标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道德标准——说明这是相对的。要不，我说得不对？或者不是相对的？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我因为想这问题两夜没睡着觉，你不会发笑吧。现在我奇怪的只是人们浑浑噩噩，对此居然一无所思。成天价忙忙叨叨！伊万脑子里没有上帝。他脑子里只有思想。跟我对不上号。但是他默不作声。我想，他是个

① 此处寓意为谜一样的人。
② 一卢布等于一百戈比。

共济会员[1]。我问过他——他不言语。我想在他的泉眼里喝口水——他也不吭声。只有一回，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了？”阿廖沙急忙接过话茬。

“我对他说：既然这样，那就可以为所欲为啰？他皱起眉头，说道：‘我们的父亲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是只猪猡，但是他的想法倒颇有道理。’要知道，他就冒出过这句话。总共才说了这一句。这就已经比拉基京略胜一筹了。”

“是的。”阿廖沙痛苦地肯定道，“他什么时候到你这儿来过？”

“以后再谈这事吧，现在先谈别的。我直到现在几乎一直没跟你谈过伊万的事。我要留到最后说。直到我在这里的事了结了，做出了判决，我再把一些事告诉你，全告诉你。这里有件十分可怕的事……你在这件事上将是我的裁判官。而现在你先别提这个，现在略过不提。你刚才说到明天开庭的事，你信不信，我一无所知。”

“你跟那位律师谈过了吗？”

“律师又怎么啦！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他了。他是一个黏黏乎乎的骗子，京城来的骗子。是个贝尔纳！我说什么他都不信。他只相信人是我杀的，你想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问他：‘既然这样，您干吗来替我辩护？’我最瞧不起这号人了。还去请了位大夫，他们想说明我是疯子。我不允许。卡捷琳

---

① 18世纪30年代共济会传入俄国，在上层贵族中活动。直到19世纪初曾遭到政府取缔。十二月党人也曾利用共济会的神秘色彩来掩护地下工作。后来共济会发生变化，其成员思想也颇为庞杂。其中有人主张道德上自我完善，有人还鼓吹效忠君主。但沙皇政府和东正教却仍然把共济会看成隐蔽的反对派，或政府和教会的敌人。（见《蒋路文存》）此处说伊万可能是共济会成员，当是指后一种倾向。

娜·伊万诺芙娜想把‘自己的责任’尽到底。费了老大劲儿！”米佳苦笑了一下，“跟猫一样！心可狠了！她明知道我当时在莫克罗耶说她什么了，我说她是一个‘敢怒敢骂，敢作敢为’的女人！有人告诉她了。是的，证词越来越多，就像海边的沙子！格里戈里坚持自己的看法。格里戈里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但他是个傻瓜。有些人之所以老实本分就因为他们傻得可以。这是拉基京的看法。格里戈里是我的死对头。有的人还不如做你的敌人好，而不要他做你的朋友。我说的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我怕，我真怕她在法庭上讲到因为借了四千五百卢布跪下磕头的事。她要彻底还清，还清最后一文钱[①]。我不要她的牺牲。这钱会让我在法庭上羞得无地自容的！还得咬牙挺过去。阿廖沙，你去找她一趟吧，请她在法庭上不要把这事说出去。难道不行吗？不过见鬼，也无所谓，我能挺过去的！我并不可怜她。她自己愿意，自讨苦吃。阿列克谢，我也要发表演说。”他又苦笑了一下，“就是……只是格鲁莎，格鲁莎，主啊！凭什么她现在要主动接受这样的苦难呢！”他突然泪水涟涟地感慨道，“使我最难受的是格鲁莎，一想到她，我就受不了，真受不了哇！方才她还来看过我……”

“她告诉我了。今天她为了你感到很伤心。”

---

① 米佳的话会使人不由得想起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话：“……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抱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23～26节）与福音书上的话对比，就可清楚地看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骄傲，以及她准备做出的牺牲（和以后在法庭上做出的牺牲）的“反常”。

“我知道。全怪我这臭脾气。吃起了无名醋！她临走的时候，我又后悔了，吻了她。但是没有请她原谅。”

“为什么不请她原谅呢？”阿廖沙遗憾地说。

米佳忽然近乎快乐地大笑起来。

“但愿上帝保佑你，好孩子，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心爱的女人认错，求她原谅！尤其，尤其是向心爱的女人，不管你多么对不起她！因为女人——三弟，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起码女人的脾气我还是清楚的！你一向她认错，‘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责备的话立刻就会像下雹子似的劈头盖脸地打过来！她无论如何不会直截了当、简简单单地原谅你的，她会把你贬得一钱不值，把你说得像块臭抹布，甚至连压根儿没影的事她也会拿来数落你，连陈芝麻烂谷子也想了出来，什么都忘不了，还要添油加醋，只有到那时候她才会原谅你。这还是最好的，她们中间最好的女人！她会把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统统倒出来。一股脑儿地往你头上扣——对你实说了吧，女人呀就这么狠心，而且无一例外，即使天使一般的女人也一样，可是离开了女人我们又活不下去！要知道，亲爱的，我坦白而又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吧：任何一个规规矩矩的男人都必须有个女人管着。这就是我的看法；不是看法，而是感觉。男子汉应当大度一点儿，这不会使男人丢脸的。甚至是英雄，也不会因此而丢脸。哪怕是凯撒[①]，也不会因此丢脸。嗯，不过还是不要去求她们原谅好，永远不要，无论如何不要。要记住这个道理：这是毁在女人手里的你的大哥米佳教给你的。不，我还是不请求原谅，做点什么来报答格鲁莎好。我崇拜她，阿列克谢，我崇拜她！不过她看不到这点，不，她觉得我爱她爱得还不够。因

① 此处意为伟人。

此她老折磨我，用爱来折磨我。过去又怎样呢！过去折磨我的只是她那令人销魂的曲线美，而现在我已把她的整个灵魂纳入了我的灵魂，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她，我才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会不会让我们结婚呢？如果不让我们结婚，我会忌妒死的。就这样，我每天做梦都在疑神疑鬼……她对你说我什么啦？"

阿廖沙把方才格鲁申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米佳仔仔细细地听完了，有些话又反反复复地问了好几遍，他感到很满意。

"那我吃醋，她也没生气，"他感叹道，"真是个女人！'我的心也挺狠的'。嘿，我就喜欢这样心狠的女人，虽然我受不了她因我而吃醋，受不了！我们会打架。但是爱——我会无限地爱她。他们会让我们结婚吗？难道能让苦役犯结婚吗？这倒是个问题。而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

米佳皱紧眉头在屋里踱了一会儿步。屋子里渐渐变得几乎黑了。他突然变得心事重重。

"那么秘密，她说有秘密？她说我们仨在算计她，而且说什么'卡佳'也掺和进来了，是吗？不，我的好人儿格鲁申卡，这是误会。你想错啦，真是个傻女人，净胡思乱想！阿廖沙，亲爱的，反正豁出去了！我就把我们的秘密向你公开了吧！"

他东张西望了一下，迅速走到站在他面前的阿廖沙跟前，十分神秘地向他悄声说了起来，虽然，说真的，谁也听不见他俩说话：那个老看守正在墙角里打盹，至于卫兵，更是一句话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

"我就把我们的全部秘密统统向你公开了吧！"米佳急匆匆地悄声道，"我本来想以后再告诉你的，因为没有你我难道能做出什么决定吗？你是我的一切。我虽然说伊万比咱们俩都高明，但是你是我的智慧天使。只有你的决定才能使我当机立

断。也许真正的高人是你，而不是伊万。要知道，这是一个良心问题，最高的良心问题——这秘密十分重要，我独自拿不定主意，所以一拖再拖，想等你来了再拿主意。不过现在商量为时尚早，因为必须等待做出判决：一做出判决，就由你来决定何去何从。现在先别决定；我马上告诉你，你先听在耳朵里，但不要忙于做决定。站着听就是了，不必说话。我对你并不完全公开。我只告诉你我们的想法，不谈细节，你不必开口。别提问，也别做出反应，同意吗？不过，主啊，我把你的眼睛往哪儿搁呢？我怕，哪怕你默不作声，你的眼睛也会说出你的看法的。唉，我怕！我说阿廖沙：伊万二弟建议我越狱。细节我就不说了：该想的事都想到了，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先别说话，也别做出决定。跟格鲁莎一起逃往美国。要知道，离开了格鲁莎我没法活！要是那里不让她跟我在一起怎么办？难道能让苦役犯结婚吗？伊万二弟说，肯定不让。而没有格鲁莎，我一个人在那里的地底下手持铁锤干活，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会用这铁锤砸烂自己的脑壳！可是另一方面，良心呢？要知道，我逃避了苦难！上帝昭示于我——我却拒绝上帝的昭示，他指出了一条净化灵魂的路——我却向后转，与它背道而驰，伊万说，在美国只要养成'好的习惯'，比在地下干活可以做更多有益的事。嗯，但是我们在地下的赞美诗又到哪儿去唱呢？美国是什么？美国也是荣华富贵，一场虚空！我想，自欺欺人的事在美国也一定不少。我是逃避上十字架！我之所以跟你说这话，阿列克谢，是因为这事只有你一个人听得懂，除你以外，谁也不懂，我对你讲的关于赞美诗的话，在别人看来全是蠢话，是胡说八道。他们会说我疯了，要么是傻瓜。可是我既没有疯，也不是傻瓜。关于赞美诗的话，伊万也懂，唉，他懂，只是对此避而不答，默不作声。他并不相信赞美诗。别说

话：要知道，我看出你的神态了：你已经决定！别匆忙做出决定，可怜可怜我吧，没有格鲁莎我活不下去，等开庭后再说吧！”

米佳像发疯般说完了。他用两手抓住阿廖沙的肩膀，用他那满怀渴望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他的脸。

“难道能让苦役犯结婚吗？”他用央求的声音第三次问道。

阿廖沙异常惊讶地听着，他受到深深的震动。

“请你告诉我一点，”他说，“伊万是不是坚决主张这样做，这主张是谁头一个想出来的？”

“他，是他想出来的，他坚决主张这样！他一直没来看我，一星期前忽然来了，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办法。他坚决主张非这样做不可。不是同我商量，而是命令。他毫不怀疑我一定会听从他的安排，虽然我像对你一样把我的整个的心都掏出来给他看了，关于赞美诗的话也跟他说了。他告诉我他准备怎么安排，所有的信息也都收集好了，不过这事以后再说。简直要把我弄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主要是钱：他说一万用于越狱，两万用于到美国去，而有一万卢布，他说，我们就能组织一次非常漂亮的越狱。”

“他坚决不让你把这事告诉我吗？”阿廖沙又问。

“他坚决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不让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你！大概害怕你会使我直面自己的良心。千万别跟他说我告诉了你。唉，千万别说呀！”

“你说得对，”阿廖沙说，“在法庭做出判决前不可能做出决定。等开庭后你再自己拿主意吧；那时候你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个新人，这新人会帮你拿主意的。”

“找到一个新人或者找到一个贝尔纳，反正这人一定会像贝尔纳一样做出决定！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贝

尔纳[1]!”米佳咧嘴苦笑了。

“但是，大哥，难道，难道你压根儿就不希望为自己辩护吗?”

米佳抽风似的向上耸了耸肩，否定地摇了摇头。

“阿廖沙，亲爱的，你该走啦!”他突然忙乱起来，“典狱长在院子里嚷嚷了，他马上就要来了。咱们谈晚啦，不符合规定。你快点拥抱我，亲吻我，给我画个十字，亲爱的，为我明天的十字架给我画个十字吧……”

他们互相拥抱和亲吻。

“伊万建议我越狱,”米佳突然说道，“因为他相信我杀了人。”

他嘴上挤出一丝苦笑。

“你问过他：他是否相信?”阿廖沙问。

“没有，我没问过。我想问，但是开不了口，没这勇气。问不问反正一样，我从他的眼神就看得出来。好，再见!”

他俩又匆匆地再次亲吻，阿廖沙已经快要走出去了，米佳又忽然叫住了他。

“你站在我面前，就这样。”

于是他又伸出两手紧紧抓住阿廖沙的肩膀。他的脸忽然变得异常苍白，在黑暗中几乎看得清清楚楚。嘴角歪斜，目光死死地盯着阿廖沙。

“阿廖沙，你就像站在主上帝面前一样，对我说实话，有一说一：你相信不相信是我杀的?你自己相信不相信?有一说

---

① 克洛德·贝尔纳当时被公认为自然科学的首屈一指的代表，而米佳信奉的是上帝，是灵魂不死，与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尖锐对立。

一，别说假话！”他发狂似的向他叫道。

阿廖沙仿佛整个人晃动了一下，他感到犹如万箭攒心。

“得啦，你怎么啦……”他仿佛不知所措地嘟囔道。

“说实话，有一说一，别说假话！”米佳重复道。

“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你是凶手。”阿廖沙蓦地从胸腔中迸出了这句话，声音在发抖。他高举起右手，仿佛请上帝为他的话作证似的。无上的幸福顷刻照亮了米佳整个的脸。

“谢谢你！”他拖长了声音说，仿佛在昏厥之后苏醒过来发出的一声长叹。“现在你使我复活了……你信不信：直到现在，他一直害怕问你，因为这是你，是你呀！好了，你走吧，走吧！你使我对明天增添了勇气，愿上帝祝福你！好了，走吧，要爱伊万！”米佳蓦地冒出了最后这句话。

阿廖沙出去时泪流满面。米佳居然会多疑到这种程度——这一切突然使阿廖沙看清了他那不幸的大哥的心中有多么伤心和绝望，这可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伤心和绝望啊。以前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点。一种深深的、无限的同情霎时攫住了他，使他内心感到万分悲苦。他的心碎了，他万分痛苦。“要爱伊万！”他蓦地想起米佳刚才说的话。而他现在正要去找伊万。今天早晨，他就非常想见到伊万。伊万使他感到的痛苦并不亚于米佳，而现在，在见到大哥之后，这痛苦有增无已，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五　不是你，不是你！

他去找伊万的途中，必须经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寄居的那幢小楼。窗户里有灯光。他忽然站住了，决定先进去看

看。他没有看见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但是他现在灵机一动，伊万这会儿，尤其是在这样重大的日子的前夜，也许在她那儿。他先拉了拉门铃，然后走进去，上了楼梯（楼梯上挂着一盏中国灯笼，光线暗淡），他看见一个人从楼上下来，走到跟前，才认出是二哥。可见，他已经去看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了，现在正从她那里出来。

“啊，原来是你。”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干巴巴地说道，“嗯，再见。你找她？”

“是的。”

“还是不去好，她‘很激动’，你只会使她更加心烦意乱。”

“不，不！”楼上的门霎时打开了，有个声音忽然从上面叫道，“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您从他那里来吗？”

“是的，我去看过他。”

“他让你捎什么话给我了吗？进来吧，阿廖沙，还有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一定，一定得回来。听——见——啦！”

卡佳的声音里透出命令的口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踌躇片刻，终于拿定主意陪阿廖沙重新上楼。

“偷听了！”他恼怒地小声自语，但是阿廖沙听清了他的话。

“请恕我不恭，我就不脱大衣了①。”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走进起居室时说，“我就不坐了。我留下来决不超过一分钟。”

“请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自己仍旧站着。这段时间以来她很少变化，但是她那深色的眼睛却流露出一种凶光。阿廖沙后来记得，他感到这时她显

① 俄俗：进屋或去别人家做客，不脱大衣是不礼貌的。

得异乎寻常的美。

“他让你告诉我什么啦？”

“只有一样，”阿廖沙说，两眼直视着她的脸，“他请你自重，不要在法庭上供认任何有关……”他有点嗫嚅地说，“你俩的事……也就是……在那个城市里……你们最初见面的情况……”

“啊，这是指为了那笔钱下跪的事！”她接口道，苦涩地大笑。“怎么，他是替自己担心，还是替我担心？——啊？他让我自重——为谁自重？为他，还是为我？您说呀，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

阿廖沙定睛注视着她，极力想弄清她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你自己也为他。”他低声说道。

“这就说对了。”她有点恶狠狠地、一清二楚地说道，蓦地脸红了。“您不了解我，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她威严地说，“而且我也不了解我自己。明天传讯后，也许，您恨不得用脚把我踩个稀巴烂。”

“您实事求是地作证，”阿廖沙说，“能这样就行。”

“女人常常不实事求是。”她咬牙切齿地说，“一小时前我还以为我简直怕去碰这个恶棍……他是条毒蛇……可是实际上不然，他在我心目中仍旧是个人！再说人是他杀的吗？是他杀死的吗？”她忽然歇斯底里地冲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嚷道。阿廖沙立刻明白这问题她已经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过了，也许就在他来之前一分钟提的，而且还不是第一次提，已经提了一百次了，结果他俩发生了争吵。

“我去看过斯梅尔佳科夫了……正是你，你说服了我，说他是弑父凶手。我不过是相信了你的话罢了！”她继续道，她

一直在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勉强挤出一丝苦笑。阿廖沙一听到这个你字，便打了个哆嗦。他想也没想到他俩会这样亲密无间。

“嗯，不过，够啦，”伊万断然道，“我走了。明天再来。”他说罢便立刻转身走出了房间，直接上了楼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蓦地以一种命令式的姿势抓住阿廖沙的两只手。

“去，跟着他！追上他！一分钟也别离开他，”她急促地悄声道，“他是疯子。您不知道他疯了吗？他得了热病，神经性热病！这是大夫告诉我的，去，快去追他……”

阿廖沙跳起来，急忙去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还没来得及走出五十步。

“你来干吗？”他突然向阿廖沙转过身来，看到阿廖沙在追他，“她让你跑来跟着我，因为我是疯子。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恼怒地加了一句。

“她自然错了，但是她说得对，你有病。”阿廖沙说，“我刚才在她那儿看着你的脸：你的脸看上去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伊万！”

伊万继续往前走，并没停下来。阿廖沙尾随其后。

“那么，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你知道发疯是什么样子吗？”伊万忽然用非常低的、已经完全不再恼怒的声音问道。这声音突然透出一种非常纯朴的好奇。

“不，不知道。我认为疯狂的类型很多，形式各异。”

“你要是发疯，你自己看得出来吗？”

“我想，真要这样，自己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阿廖沙惊讶地回答道。伊万沉默了半分钟。

“如果你想跟我说什么，你尽可以改变话题。”他忽然说。

“好，为了免得忘记，先给你一封信。”阿廖沙怯怯地说，

从兜里掏出丽莎的信递给他。这时他俩刚好走近路灯。伊万一下子就认出了笔迹。

“啊，这是那个小魔鬼写的！”他恶狠狠地大笑起来，连信封也没拆开，就突然把信撕成碎片，迎风抛去。纸片随风飞散。

“十六岁还没到，看来，就想委身求欢了！”他鄙夷不屑地说，又在街上大踏步地走起来。

“什么委身求欢？”阿廖沙惊讶地问。

“这还不明白，就跟荡妇似的委身求欢哪。”

“你说什么呀，伊万，你说什么呀！”阿廖沙伤心而又热烈地为丽莎辩护，“人家还是个孩子！你在侮辱一个孩子！她有病，她自己病得很重，说不定她也会发疯的……我不能不把她的信交给你……相反，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为了救她。”

“我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既然她是个孩子，我又不是她的保姆。别说了，阿列克谢，别说下去了。我甚至都不愿意去想它。”

两人又沉默了约莫一分钟。

“她现在一定又要整夜祈祷圣母了，让圣母告诉她明天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他突然刻薄而又恶狠狠地说道。

“你……你是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

“对。她将以什么姿态出现，做米佳的救星呢，还是毁了他？她将祷告上苍，让上苍给她启示，照亮她的心。你知道吗，她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还没做好准备。她也把我当保姆了，想让我去哄她，让她心安！”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爱你的，二哥。”阿廖沙凄恻地说道。

“也许吧。可是我对她没胃口。”

“她在痛苦。你干吗……有时候……对她说这样一些话……让她抱有希望呢?”阿廖沙用一种怯怯的责备的口吻继续道,“你常常给她以希望,这,我是知道的,请你原谅我这么说。”他加了一句。

“我不能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能够直截了当对她说从此一刀两断!”伊万恼火地说道,“应当等到对那个杀人凶手做出判决后再说。要是现在我就同她一刀两断,出于对我的报复,她明天开庭的时候就会毁了这坏蛋,因为她恨他,而且她也知道她恨他。这里的一切全是虚伪,虚伪上面还是虚伪!现在,因为我还没跟她决裂,她终究还抱有一线希望,不会贸贸然毁了这恶棍,因为她知道我想救他,想把他从不幸中救出来。直到做出这个该诅咒的判决!”

“杀人凶手”和“恶棍”这些话,刺痛了阿廖沙的心。

“她究竟能用什么办法来毁了大哥呢?”他问道,寻思着伊万的话。“她能提出什么重要的证据来直接毁掉米佳呢?”

“这事你还不知道。她手里有张凭证,米佳亲笔写的凭证,这凭证可以像数学般精确地证明他杀了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

“这不可能!”阿廖沙惊呼。

“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了。”

“不可能有这样的凭证!”阿廖沙热烈地重复道,“不可能,因为杀人凶手不是他。不是他杀死父亲的,不是他!”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忽地站住。

“那你说谁是杀人凶手。”他显然有点冷淡地问道。在他问这话的口气里甚至可以听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

“究竟是谁,你心里明白。”阿廖沙低声而又一目了然地说道。

“谁？有关那个发了疯的白痴，那个癫痫病患者的神话吗？关于斯梅尔佳科夫？”

阿廖沙突然感到全身发抖。

“究竟是谁，你心里明白。”他无力地冒出了这句话。气喘吁吁。

“那么是谁，是谁呢？”伊万已经近乎凶神恶煞般地叫道。突然完全失去了自制。

“我只知道一点，”阿廖沙仍旧用近乎耳语似的声音说道。“杀死父亲的不是你。”

“‘不是你’！不是你是什么意思？”伊万惊呆了。

“不是你杀死父亲的，不是你！”阿廖沙坚定地重复道。

沉默持续了大约半分钟。

“我也知道不是我，你胡说什么？”伊万脸色苍白、嘴角歪斜地微微一笑，说道。他的两只眼睛似乎刺进了阿廖沙的脸。两人又站到路灯下。

“不，伊万，你自己说过好多次了，凶手是你。”

“我什么时候说的？……我当时在莫斯科……我什么时候说的？”伊万完全不知所措地喃喃道。

“在这可怕的两个月中，当你只身独处的时候，这话你对自己说过很多次。”阿廖沙仍旧同刚才一样低声而又一字一顿地说道，但是他说时仿佛身不由己，仿佛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是听从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命令。“你指控你自己，你向自己承认这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但是杀人的不是你，你错了，凶手不是你，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不是你！我是受上帝指派对你说这话的。”

两人都沉默不语。这沉默持续了足有长长的一分钟。两人都站着，互相望着对方的眼睛。两人的面色都很苍白。蓦地，

伊万全身发起抖来，紧紧抓住阿廖沙的肩膀。

“你一定去过我那儿！”他用咬牙切齿的低语悄声道，“他半夜去找我的时候，你一定在我那儿……你坦白……你看见，看见他了？”

“你说谁……说米佳吗？”阿廖沙莫名其妙地问道。

“不是他，让这恶棍见鬼去吧！”伊万狂叫道，“难道你知道他常来找我吗？你是怎么知道的，说！”

“他指谁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阿廖沙害怕地嘟囔道。

“不，你知道……要不然你怎么会……你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蓦地又似乎克制住了自己。他站在那里，似乎在琢磨什么。嘴上露出一丝异样的苦笑。

“二哥，”阿廖沙又用发抖的声音开始道，“我对你说这话是因为你会相信我的话，我知道这个。不是你！我说这话至死不渝。这是上帝指示我的心对你说这话的，即使你从现在起恨我一辈子……”

但是，这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分明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自己。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他嘴上挂着冷笑说道，“我最不喜欢那些先知和癫痫病患者了，对上帝的使者则尤甚，你对于这点是一清二楚的。从现在起我要跟你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很可能永远如此。我请你立刻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离开我。况且你回自己的住处也应该走这条小巷。尤其是你要小心，今天别去找我！听见了吗？”

他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迈着坚定的步伐一直向前走去。

“二哥，”阿廖沙在他身后叫道，“如果你今天出了什么事，

请你首先想到我！……”

但是伊万不予理睬。阿廖沙站在十字路口的路灯下，一直等到伊万完全消失在黑暗中。直到这时他才转身，慢慢地走进巷子，向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都在外面单独租房，住在不同的公寓里：他俩谁也不愿意住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空出来的宅子里。阿廖沙在一位小市民家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套房；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则住得相当远，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租了一套十分宽敞而又相当舒适的住宅，而这房子是属于一位寡居而又并不贫穷的官吏之妻的。但是在整幢厢房里伺候他的总共才有一个非常老的老太婆，而且耳朵全聋了，浑身患有风湿病，她每天晚六点上床，早六点起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这两个月里变得出奇地随遇而安，就喜欢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屋里。甚至他住的那个房间也由他亲自打扫，至于他那住宅的其他房间，他甚至很少进去。他已经走到自家的大门口，手也已经抓住了门铃的拉手，忽然又停住了。他感到浑身还在剧烈地哆嗦。他忽然撇下门铃，啐了口唾沫，反身又朝方向完全相反的该城的另一头快步走去，离他的寓所大约二俄里，向一座小木屋走去，这木屋小极了，东倒西歪，里面住着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她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过去的邻居，也就是常常到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厨房里要菜汤喝，斯梅尔佳科夫给她唱过歌、弹过吉他的那个女人。她把她过去住的那座小木屋卖了，现在跟她母亲住在一座几乎跟农舍一样的小木屋里，而那个病得快死的斯梅尔佳科夫则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死后立刻搬到了她们家。而现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心血来潮，欲罢不能地前去寻找的正是这个斯梅尔佳科夫。

六 与斯梅尔佳科夫首次晤谈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去找斯梅尔佳科夫谈话，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惨案发生后，他回来后的当天就见到了他，并且同他谈了话，后来过了两星期他又再次去看他。但是在这第二次之后，他就停止了同斯梅尔佳科夫见面，因此近来他没有见到他，并且对他几乎毫无所闻已经有一个月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在父亲死后的第五天才从莫斯科匆匆赶回来的，因此没能见到父亲的灵柩，因为恰好在他回来的前一天举行了葬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之所以迟迟不归，是因为阿廖沙不知道他在莫斯科的确切地址，因此为了给他打电报只好跑去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可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也不知道他的真实住址，所以只好把电报打给她的姐姐和姨妈，满以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到莫斯科后总会立刻去看她们的。但是他一直到他到莫斯科后的第四天才去看她们，他看到电报后，当然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他回来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阿廖沙，但是他跟他谈过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阿廖沙甚至不愿意怀疑米佳，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斯梅尔佳科夫是杀人凶手，这一看法与我们城里所有其他人的意见完全相左。后来他见到了县里的警察局长和检察长，了解了米佳被指控和被逮捕的细节之后，对阿廖沙更是惊诧不已，认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出于他对米佳的异常强烈的手足之情和同情心，因为伊万知道他非常爱米佳。我们想顺便三言两语地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再提它了）伊万对大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感情：他根本不喜欢他，充其量有时候对他感到一点同情

而已，但连这点同情也掺杂着一种近乎憎恶的极大蔑视。他对米佳整个人，甚至他的长相，都感到极其厌恶。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居然会爱上他，伊万更是愤愤不平。不过，现在米佳成了被告，他在回来后的当天倒也立刻去看了他，然而这次会面不仅没有削弱他对米佳是罪犯的坚定看法，反而加强了这一看法。他看到大哥时，发现大哥正处在不安和病态的激动状态中。米佳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但是心不在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说话很刺耳，一再指控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说得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他颠三倒四地说得最多的是那三千卢布，他说这是死者从他手里"偷走"的。"这钱是我的，我的，"米佳一再说，"就算我偷了这钱，也做得对。"他对所有不利于他的罪证几乎不予争辩，即使谈到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也说得颠三倒四，听上去十分荒唐——总的说，他似乎不想在伊万和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辩护，相反总是气呼呼的，高傲地对别人的指控不屑一顾，动不动就骂人，就发火。对于格里戈里所说房门是开着的证词，他只是轻蔑地付诸一笑，并且一再说，这是"鬼开的"。但是他对这一事实又提不出任何首尾相应的解释。在他们头一次晤面的时候，他甚至出言不逊，侮辱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客气地对他说，那些口口声声说什么"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是没有资格怀疑他和审问他的。总之，这次他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欢而散。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这次跟米佳会面后，当天就去找斯梅尔佳科夫了。

当他从莫斯科飞速赶回，还坐在火车上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斯梅尔佳科夫以及自己临行前的那天晚上跟斯梅尔佳科夫的最后谈话。许多事都使他感到困惑，许多事都使他感到可疑。但是他在向法庭预审官作证时决定暂时不提那次谈话。他决定把一切都留到见过斯梅尔佳科夫后再说。斯梅尔佳科夫当

时住在县医院。赫尔岑什图勃大夫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这所医院里遇到的另一名医生瓦尔文斯基，经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再追问，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斯梅尔佳科夫的羊痫风是无可置疑的，对于他提出的“他会不会在发生惨案的那天故意装病?”这一问题，甚至感到惊讶。他俩让他明白，这次发病甚至非同小可，持续和反复发作了好几天，因此这位病人的生命曾处在十分危急的状态中，直到现在，在采取了许多急救措施之后，总算才能肯定地说，病人已无性命之忧，虽然很可能（赫尔岑什图勃大夫补充道）他的智力将会部分受到损伤(即使不是一辈子，那也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于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便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么说，他现在是疯子啰?”他们对此的回答是：“还不能说完全是疯子，但是看得出某些反常。”于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反常的地方。医院里立刻让他进去探望病人。斯梅尔佳科夫住在一间单独的病房里，当时正躺在病床上。紧挨着他还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个十分虚弱的本城的小市民，他因为得了水肿病浑身浮肿，看样子活不过明天或者后天；他是不会妨碍他们谈话的。斯梅尔佳科夫看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信任地撇嘴笑了笑，在最初的一刹那甚至好像有点胆怯。起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倏忽间闪过这一想法。但这不过一刹那工夫，相反，在所有其他时间里，斯梅尔佳科夫的镇静几乎使他吃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他匆匆一瞥之后，最初的印象是此人无疑是完全病了，而且病得非常重：他显得十分虚弱，说话很慢，好像连转动舌头都很吃力似的；人瘦多了，脸也黄了。在大约二十分钟的会面时间里，他一直嚷嚷头疼和四脚酸痛。他那阉割派似的干瘦的脸变得似乎小极了，两鬓的头发也乱七八糟，头上本来有一撮毛，现在只剩下向上翘起的细细的

一绺头发。只有那只微微眯着、似乎在暗示着什么的左眼，才泄露天机，显示他还是从前那个斯梅尔佳科夫。“跟聪明人说说话儿也蛮有意思的嘛，”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立刻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他坐在他脚头的一个凳子上。斯梅尔佳科夫在床上痛苦地全身微微动了一下，但是默然以对，没有头一个开口，他那样子好像显得不太感兴趣似的。

“能跟我谈谈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问，“我不会让你太累的。”

“我洗耳恭听，您哪。”斯梅尔佳科夫用虚弱的声音慢悠悠地说，“你早就回来了吗？”他似乎不耻下问地加了一句，仿佛在鼓励感到尴尬的来访者似的。

“今天才到……回来喝你们这里的一锅糊涂粥。”

斯梅尔佳科夫叹了口气。

“你叹什么气，不是不出你之所料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开门见山地贸然问道。

斯梅尔佳科夫俨乎其然地沉默了片刻。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您哪？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又怎能料到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呢，您哪？”

“落得什么下场？你别吞吞吐吐！要知道，你不是早就说过你一钻进地窖就会发羊痫风的吗？你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地窖。”

“您已经在审讯中供出了这个？”斯梅尔佳科夫镇定自若而又好奇地问。

“不，还没有供出这个，但是我迟早会供出来的。老伙计，有许多事你必须给我立刻交代清楚，你要放明白点，亲爱的，我是不允许别人跟我捉迷藏的！”

“我干吗要跟您捉迷藏呢，要知道，我把希望全寄托在您

身上了，就像寄托在主上帝身上一样，您哪！”斯梅尔佳科夫说。依旧十分镇定，只是稍许闭了会儿他那小眼睛。

“第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追问道，“我知道发羊痫风是没法预先知道的。我请教过专家，你别打马虎眼。是没法预先知道发病的日期和钟点的。你当时又怎么可能把发病的日期和钟点预先告诉我，而且还提到了地窖呢？你怎么会预先知道一发病肯定会一个倒栽葱摔进地窖呢？除非你存心要假装发羊痫风不是吗？”

“我本来就常去地窖，您哪，甚至一天都去好几次，您哪。”斯梅尔佳科夫不慌不忙地拉长了声音说道，“就跟一年前我从阁楼上摔下来一样，您哪。这话不假，羊痫风是没法预先知道发病的日期和钟点的，但是预感总还会有的吧。”

“而你却预先说了发病的日期和钟点！”

“关于我的癫痫病，先生，您最好去问这里的大夫：我是真病呢，还是假病，除此以外，无可奉告。”

“那么地窖呢？你怎么会预先知道要掉进地窖里去呢？”

“您怎么老抓住那个地窖不放啊？当我钻进地窖的时候，我又害怕又怀疑；因为我最怕的是您不在，那全世界就没人会出面保护我了。当时，我钻进这地窖，心想：‘说话就会发病，会不会一发病我就一个跟斗栽下去呢？’正因为心里这一嘀咕，顷刻间，这一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开的抽风，就猛地攫住我的喉咙，您哪……于是就一个倒栽葱栽了下去。这一切情况，以及在出事的头天晚上，我坐在大门旁，告诉你我担心的事，还有地窖什么的。总之，以前咱俩的谈话——这一切我全都详详细细地向大夫赫尔岑什图勃先生和预审官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讲了，他俩也把这一切做了记录，您哪。至于这里的大夫瓦尔文斯基先生，他当着大伙的面坚持认为，这病是因为思虑

太多引起的，主要是因为老怀疑‘到底怎样，我会不会摔下去？’于是就一下子发病了。他们也是这么记录的，说我纯粹是因为害怕，因此就势必发生这样的事，您哪。”

说完这话，斯梅尔佳科夫似乎累坏了，深深地换了口气。

“那么说，你在证词中已经申明过这一情况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点慌乱地问道。他本来想吓唬他，说他要把他们那天晚上的谈话张扬出去，不料他已主动交代了一切。

“我有什么可怕的。让他们把事实真相都记录下来好了。”斯梅尔佳科夫坚定地说。

“咱俩在大门口的谈话也一字不落地都说了？”

“不，并没有一字不落地全说出来，您哪。”

“当时你向我吹嘘说你会假装发羊痫风，也说了？”

“不，这话我也没说，您哪。”

“你现在告诉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劝我到契尔马什尼亚去呢？”

“我怕你到莫斯科去，契尔马什尼亚终究近些，您哪。”

“胡说，是你自己劝我去的。你说：走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当时说这话，完全是因为咱俩的交情，也因为我预感到家里要出事，我对您一片忠心，怕您受牵连。不过我更怕自己受牵连，您哪。因此我才说：您走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我说这话是让您明白家里要出事，让您留下来保护父亲。”

“这话你不好直说吗，傻瓜！”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忽然冒火道。

“当时我怎么能直说呢，您哪？我不过是害怕罢了，再说也怕您生气呀。当然，我也可能是怕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闹事，他可别把这笔钱拿走了，因为他一直认为这笔钱等于是

他自己的，可是谁料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凶杀案呢？我当时想，大少爷顶多把放在老爷床垫底下那大信封里的三千卢布偷走罢了，谁料到大少爷会动手杀人呢。就是您，先生，又怎能猜到呢?”

“既然您也说猜不到，我又怎能想到这点并且留下来呢?你颠三倒四地说什么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若有所思地说。

“我劝您不要到莫斯科去，要您到契尔马什尼亚去，凭这个您就应当想到嘛。”

“当时怎么会想到呢!”

斯梅尔佳科夫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他又沉默片刻。

“我不让您去莫斯科，让您到契尔马什尼亚去，单凭这一点，您就能想到嘛，因为我希望您离这里尽可能近些，因为莫斯科远，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知道您就在不远的地方，就不会那么胆大妄为了。如果发生什么情况，您也可以很快赶回来保护我，因为我当时也曾向您指出格里戈里有病，再说我也怕发羊痫风。而我也给您说过那些敲窗的暗号，凭这些暗号就可以到死者屋里去，而这些暗号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通过我已经知道了，我以为您当时已经能够猜到大少爷一定会干出什么事来，您不仅不会到契尔马什尼亚去，而且还会留下来，压根儿不走。”

“他说得倒也有条有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想，“虽然慢条斯理；赫尔岑什图勃说他智力紊乱，表现在哪里呢?”

“见你的鬼！你在跟我耍心眼儿!”他生气地叫道。

“说实话，当时我还以为您完全猜到了呢。”斯梅尔佳科夫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反驳道。

“要是猜到了，我就留下来不走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又面红耳赤地嚷了起来。

“嗯，我还以为您心里跟明镜似的，所以才尽快动身，但求躲开这个是非之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就怕在这里惹出是非来，牵累自己，您哪。”

“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像您一样是胆小鬼吗？”

“对不起，您哪，我还以为您跟我一样哩。”

“当然本来是应该猜到的，”伊万心里很乱，“我也的确想过您也许会做出什么混账事来……不过你在胡说，又在瞎掰了。”他蓦地想起了一件事，嚷道：“记得吗，你当时曾走到马车旁，对我说：‘跟聪明人说说话儿也蛮有意思的嘛。’既然你夸我走得好，可见，你是高兴的，不是吗？”

斯梅尔佳科夫连声叹息，他脸上似乎出现了一层红晕。

“就算我高兴吧，”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也无非是因为您同意不去莫斯科，而去契尔马什尼亚了。因为那里毕竟近些；不过我跟您说的那话不是夸您，而是责备您。您没明白这意思，您哪。”

“责备什么？”

“就是您预感到要出事，却撇下您的亲生父亲不管，也不愿意留下来保护我们，因为为了这三千卢布人家是肯定会把我牵连进去的，硬说我偷了这钱，您哪。”

“见您的鬼去吧！”伊万又骂开了，“等等：关于暗号，关于怎么敲门，你也都告诉那个预审官和检察官了？”

“我一五一十都向他们交代了。”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又暗自诧异起来。

“如果我当时真想到了什么的话，”他又开口道，“那也只是想到你很可能做出什么混账事来。德米特里会杀人，但说他会偷——我当时是不相信的……而你则什么混账事情都做得出来。你自己也对我说过你会假装发羊痫风，你说这话究竟是什

么意思呢?”

“因为我老老实实，有一说一。再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存心假装过发羊痫风，我这么说无非是为了向您夸耀。无非是冒傻气，您哪。当时我很喜欢您，所以才跟您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大哥直截了当地说是你：人是你杀的，钱是你偷的。”

“除此以外，大少爷还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呢?”斯梅尔佳科夫咧开嘴苦笑道，“铁证如山，谁会相信他的话呢?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亲眼看见房门是开着的，您哪，还能有什么辙呢，您哪。随他说去吧，上帝保佑他！为了开脱自己说了违心的话……”

他静静地沉默了片刻，突然，仿佛想明白了似的补充道：

“可不是吗，您哪，再说这事吧：大少爷想推到我身上，说是我干的——这，我已经听说了，您哪——就拿这件事来说吧，说我是行家里手，会假装发羊痫风。如果我真对令尊有什么图谋，我会预先对您说我会假装吗?如果我当真阴谋杀害令尊，能有这样的傻子吗，居然预先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罪证，而且这话还是对他的亲生儿子说的，哪会有这样的事呢，您哪?!这像吗?这可能吗?相反，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嘛，您哪。再比如咱俩现在在这里说话，除了上帝本人以外，谁也听不见，要是您把我们现在说的话如实禀告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这正好为我彻底开脱了罪名：因为一个作恶多端的杀人犯竟会预先这么忠厚老实，这又算是哪门子杀人犯呢?对于这一切，他们很可能会这样想的。”

“我说，”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对斯梅尔佳科夫最后一个论据感到震惊，他不想再谈下去了，“我根本没有怀疑你，甚至认为提出这样的指控也是可笑的……相反，你使我放心了，不胜感激之至。现在我走了，但是我会再

来的。再见，祝你早日痊愈。你不需要什么东西吗？”

“承蒙关心，不胜感激之至，您哪，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没忘记我，她心好，一如既往，我要什么东西，她都尽力帮忙。每天也都有一些好心肠的人来看我。”

“再见。话又说回来，关于你会装假这事我不会说的……同时我也劝你不必招供。”伊万不知为什么突然说道。

“我心里有数，您哪。既然你不会把这事说出来，那咱俩那天在大门旁说的话我也不会全说出来……”

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走了出去，可是刚在走廊上走了十来步，突然感到斯梅尔佳科夫最后一句话里有话，有点气人。他本想再回去，但这仅仅一闪而过，他说了声：“混账话”，就匆匆走出了医院。主要是他感到他真的放心了。他之所以放心恰恰因为有罪的不是斯梅尔佳科夫，而是他大哥米佳这一情况，虽然看来应该掉个过儿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当时无心分析，也不想去深挖自己的感觉，他甚至对此感到厌恶。他真想把什么事都快点忘掉。在以后的几天里，当他仔细而又认真地研究了使米佳苦恼的全部罪证后，他对米佳有罪已经完全确信无疑了。有些证词是一些最微不足道的人提供的，却使人触目惊心，比如费尼娅和她母亲的证词。至于佩尔霍京的证词，小饭馆提供的证词，普洛特尼科夫家铺子提供的证词，以及莫克罗耶目击者的证词，那就更不用说了。最要命的是细节。秘密“敲窗”这一情况，使预审官和检察官大惊失色，他俩吃惊的程度几乎与听到格里戈里提供的有关房门开着的证词一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曾当面问过格里戈里的妻子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斯梅尔佳科夫整夜都躺在他们隔壁的屋里，“离我们俩的床连三步都不到”，虽然她自己睡得很死，但是多次惊醒，

听见他在哼哼："他一直在哼哼，不断地哼哼。"后来他又跟赫尔岑什图勃谈了谈，告诉他，他觉得斯梅尔佳科夫根本不像是疯子，只是身体显得虚弱罢了，他这话只引起老医生的哑然失笑。"您知道他现在专心致志地在忙什么吗?"他问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在背法文单词；他枕头底下藏着一个小本，这些法文单词不知道什么人全是用俄文字母替他拼写的，嘿嘿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终于抛弃了一切怀疑。他一想到大哥德米特里就不能不感到厌恶。但有一件事毕竟使他纳闷：阿廖沙继续固执己见，认为杀人的不是德米特里，"十有八九"是斯梅尔佳科夫。伊万一向觉得阿廖沙的意见在他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现在对他感到困惑不解。使他奇怪的还有一点，阿廖沙并不找机会同他谈论米佳，自己也从不主动开口，只有伊万问他的时候他才回答。这情况也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印象深刻地注意到了。然而，当时，他还被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严重分散了注意力：从莫斯科回来后，头几天，他就一往情深、死心塌地、热情如火、疯狂地热恋上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这段新的热恋，以后将影响他的整个一生，在这里不便细说，因为这可以作为另一个故事，另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我不知道我将来有没有时间来提笔写它。但是我现在毕竟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前面已经描写过，那天半夜，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同阿廖沙一道离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边走边聊的时候，他曾对阿廖沙说："我对她没胃口"，当时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他疯狂地爱着她，虽然这也不假，他有时候恨她，甚至恨不得杀死她。这里掺杂着多种原因：因为米佳出了事，她受到极大震动，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又恰好回到她的身边，于是她就抓住他，仿佛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什么救星似的。她在自己的感情上受到了委屈，受

到了侮辱，受到了损害。过去爱过她，而且爱得很深的那个人(噢，她太知道这个啦）如今又出现了，她一向认为此人的智慧和心胸高踞于自己之上。但是这位冷若冰霜的姑娘并没有把自己整个儿献身于他，尽管她的这个恋人具有卡拉马佐夫家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特点，而且他对她也颇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因为她对米佳变了心，心里不免内疚，感到痛苦，因此每当她与伊万发生可怕争吵时（而这样的时候是很多的），她就向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点。他在跟阿廖沙谈话的时候正是把这称之为“虚伪之上还是虚伪”。当然，这里的确有许多虚伪，而最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恼火的也正是这点……但是这一切都是后话。总之，他暂时几乎忘掉了斯梅尔佳科夫。但是，自从第一次去看斯梅尔佳科夫之后，又过去了两星期，令他纳闷的同样的想法又开始同过去一样折磨着他。只消说明，他不断扪心自问：那天，他临行前的最后一天夜里，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私宅里，他干吗要像贼似的悄悄地走到楼梯上，偷听楼下父亲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后来每当他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厌恶呢？为什么第二天早晨，在旅途中，他会突然烦恼起来，而当他驱车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又会对自己说：“我真卑鄙”呢？可如今，有一回，他不由得想到，由于所有这些猛地袭来、挥之不去、令他痛苦的想法，他恨不得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也给忘了！恰好有一次，想到这事的时候，他在街上遇到了阿廖沙。他立刻叫住了他，冷不防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可记得，那天饭后，德米特里闯了进来，把父亲揍了一顿，后来在院子里我对你说：我保留‘希望的权利’——你倒说说，你当时有没有想到我希望父亲死？”

“想到的。”阿廖沙低声回答。

“不过当时的情况也的确是这样，无需猜测。但是你当时

有没有想到，我希望的正是‘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就是说我希望的正是德米特里把父亲杀了，而且越快越好……甚至由我来亲自促成此事我也不反对？”

阿廖沙的脸略显苍白，他默默地望着二哥的眼睛。

“你说呀！”伊万催促道，“我非常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必须知道；说实话，要说实话！”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已经预先带着某种敌意在望着阿廖沙。

“对不起，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个。”阿廖沙悄声道，说罢就闭上了嘴，没有加一句“令他宽心的话”。

“谢谢！”伊万断然道，说罢便撇下阿廖沙，匆匆离去，径自走自己的路。从那时起，阿廖沙就发现二哥伊万好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存心不理他，甚至似乎很不喜欢他，因此到后来他也不再去看他了。但是当时，在跟他那次相遇之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并没有回家，而是忽然又去找斯梅尔佳科夫了。

七　再访斯梅尔佳科夫

当时斯梅尔佳科夫已经出院。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知道他的新住处：就在那座东倒西歪、用过道屋隔开分成两半的小木屋里。一半住着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和她的母亲，另一半则由斯梅尔佳科夫独住。只有上帝知道他凭什么住在她们家：白住呢，还是付了房钱？后来有人认为，他是以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的未婚夫的身份住在她们家的，因此现在当然是白住。母女俩对他十分尊敬，把他看做是高出于她们之上的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敲开门以后进了过道屋，经玛丽亚·孔德拉

季耶芙娜指点，一直向左，走进了斯梅尔佳科夫占用的那间“上房”[①]。在这间屋里有一座用瓷砖砌的火炉，炉火烧得正旺。四周墙上糊着天蓝色的壁纸，诚然，已经破碎剥落，在壁纸底下的缝隙里有蟑螂和蠊虫在爬动，数量多得可怕，因而不住发出沙沙声。家具简陋得可怜：两边靠墙放着两张长凳，桌旁放着两把椅子。桌子虽然是普普通通的木头桌，但桌上却铺着一块印有玫瑰色图案的桌布。在两扇小窗户的窗台上各放着一盆羊绣球。墙角里是供着圣像的神龛。桌上放着一只不大的、已破损得面目全非的铜茶炊，还有一只托盘，托盘里放着两只茶杯。但是斯梅尔佳科夫已经喝过茶了，茶炊也灭了……他正坐在桌旁的长凳上，眼睛看着练习本，正在用钢笔写着什么。他身旁放着一只墨水瓶和一只低矮的生铁铸的蜡台，但是蜡台上插的却是洋蜡。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斯梅尔佳科夫的脸色立刻看出，他的病已经痊愈，彻底康复了。他的脸很精神，也胖了点，头上的那撮毛梳得高高的，鬓角也抹了发蜡。他穿着一件花布睡衣，不过已经陈旧，而且已经穿得很破了。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这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前没有见过的。这一不足挂齿的情节却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陡地升起一股无名火：“这畜生居然还戴眼镜！”斯梅尔佳科夫慢腾腾地抬起头，从眼镜后面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来客；然后慢腾腾地摘下眼镜，在长凳上微微站起身来，但是似乎并不十分恭敬，甚至有点懒洋洋地，仅仅为了遵守最起码的礼貌，因为没有这点礼貌也太说不过去了。这一切霎时间都映进了伊万的眼帘，这一切立刻被他抓住和注意到了，而主要是斯梅尔佳科夫的眼

---

① 愿意为“白房子”，指装有烟囱、没有被煤烟熏黑的洁净的屋子。

神，一副恶狠狠、冷冰冰，甚至傲慢不逊的样子，似乎在说：“你又到这里来干什么？当时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你又来干什么？”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好不容易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这儿真热。”他说，仍旧站着，接着解开了大衣。

“脱了吧，您哪。”斯梅尔佳科夫说。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脱去了大衣，把大衣扔在长凳上，两手哆嗦着搬过一把椅子，迅速搬到桌旁，坐了下来。斯梅尔佳科夫已经先于他在自己的长凳上坐下了。

“第一，是不是就咱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严厉而又急促地问道，“那边听得见咱俩说话吗？”

“谁也听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您哪。您自己也看到：隔着过道屋哩。”

“我说宝贝儿：上回你胡说些什么呀？我离开你走出医院的时候，你说要是我不提你是假装发羊痫风的行家里手，你也就不把咱俩在大门旁的谈话全告诉预审官。这‘全’字是什么意思？你当时究竟指什么？你在威胁我是不是？你以为我会跟你沆瀣一气，怕你是不是？”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怒不可遏地说道，分明故意让对方明白他最讨厌转弯抹角和耍手腕了，要玩就亮开牌玩。斯梅尔佳科夫的眼睛恶狠狠地闪了一下，左眼开始眨个不停，虽然他照例很克制而且不慌不忙，但却立刻以此表明：“你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吗，那就给你明说了吧。”

“我当时说的那番话是话中有话的，意思是，既然您预先知道令尊将会遇害，可是您却撇下他，让他成了牺牲品，于是为了让别人不至于因此而断定您心怀叵测，也许还有其他什么想法，等等，所以当时我才许诺不张扬出去，不向我们的父母官交代。”

斯梅尔佳科夫说这话时虽然不慌不忙，看来颇具自制力，但是从他的声音里却可以听出某种坚定果断、无耻歹毒、放肆挑衅的味道。他放肆地用两眼紧盯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最初一分钟简直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气得两眼发黑。

“什么？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

“我的脑子完全正常。”

“难道我当时知道会发生凶杀案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终于喊了起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什么叫‘还有其他什么想法’？你说呀，混账东西！”

斯梅尔佳科夫不言声，依旧用他那放肆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你说，你这发臭的浑蛋，‘还有其他’指什么？”他吼道。

“我刚才说‘还有其他’，意思是说您自己说不定当时也很希望令尊死。”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跳将起来，挥拳狠狠地揍了一下他的肩膀，使他忽地歪倒在墙上。一刹那间，他立刻泪流满面，说道：“先生，打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是可耻的！”他突然掏出一块擤满鼻涕的蓝格棉纱手帕捂住了眼睛，接着便泪水涟涟地低声哭了起来，过了大约一分钟。

“够啦！别哭啦！”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终于命令地说道，又坐到椅子上。“你别让我忍无可忍，失去最后一点耐心啦！”

斯梅尔佳科夫把他那块脏手帕从眼睛上拿了下来。他那哭兮兮的脸上的每道皱纹都表现出他刚才受到的屈辱。

“那么说，你这浑蛋当时以为我想跟德米特里合谋杀害父亲啰？”

“您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您哪，”斯梅尔佳科夫委屈地说道，“所以在您走进大门的时候，我叫住了您，目

的是想在这一点上试探您，您哪。”

“试探我什么？什么？”

“不就是这事嘛：您想不想让令尊快点儿被人杀死！”

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最气愤的是斯梅尔佳科夫顽固地不肯放弃他那执拗而又放肆的口吻。

“是你杀死他的！”他突然叫起来。

斯梅尔佳科夫鄙夷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不是我杀的，这，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当时想，跟一个聪明人，这事是无需多说的。”

“但是你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对我产生这样的怀疑呢？”

“不说您也明白，无非因为害怕，您哪。因为我当时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害怕就发抖，就怀疑所有的人。所以我也想先试探您一下，因为我想，要是您也像令兄一样希望他死的话，那么这事就完蛋了，我也会像只苍蝇似的一起完蛋。”

“听着，两星期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上回在医院，我跟您说的也是这意思，不过我认为用不着多说您就会明白，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您不愿意人家说得太露骨，您哪。”

“瞧你说的！但是你回答我，我坚持要你回答：究竟凭什么，我究竟有什么把柄落在你手里，使你那卑鄙的灵魂对我产生如此卑劣的怀疑？”

“至于动手杀死他——您是无论如何不会的，再说您也不愿意，至于让别的什么人去杀，您是愿意的。”

“他还说得这么镇定，说得这么泰然！况且我凭什么愿意？我干吗要愿意？”

“什么叫干吗？那遗产呢，您哪？”斯梅尔佳科夫恶毒地，甚至好像报复似的接口道，“要知道，令尊一死，你们兄弟三

人每人就可以摊到将近四万卢布，说不定还会多些，您哪，不过，要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娶了那位太太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那她一结婚就会把全部财产立刻转到自己名下，因为这位太太很不笨，您哪，这样一来，你们兄弟仨在令尊死后恐怕连两卢布也得不到。而当时离他俩结婚还有多长时间呢？就差一根头发丝儿了：这位太太只要在老爷面前用小指头打个手势，老爷肯定会立刻屁颠屁颠地跟她上教堂去①。”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痛苦地克制住了自己。

“好，”他终于说道，“你看见了，我没有跳起来，没有揍你，也没有杀你。你接着说：这么说，照你看来，我是想让大哥德米特里去干这种事啰，我是指望他去干啰？”

“您怎么能不指望大少爷去干这种事呢，您哪；要知道，假如他杀了人，就会被剥夺贵族的一切权利，包括地位和财产，发配得远远的，您哪②。因此令尊死后大少爷的那份财产就会留给您和您三弟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两人平分，那你俩每人就不是四万，而是六万了，您哪。这，您当时肯定是指望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

“我只是强忍着才听你信口雌黄！听着，混账东西，如果我当真指望什么人的话，当然是指望你啰，决不会指望德米特里，我可以发誓，我甚至预感到你会干出什么混账事来……当时……我记得，我有这印象！”

---

① 指到教堂举行婚礼。

② 据俄国1845年关于惩治弑父罪的法律称：“因犯蓄意杀害父母罪，罪犯应剥夺一切公权，并无限期发配到矿井服苦役。在他们到达服苦役的地点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无论何种原因，都不许调往普通的劳改队，除非因衰老完全不能从事苦役者外，一律不得免除苦役，而且，即使因衰老不能服苦役者，也仍应羁押囚堡，不得释放。”

“当时，我也想过，不过就一小会儿，以为您也在指望我，”斯梅尔佳科夫嘲弄地、龇牙咧嘴地说道，“这样一来，您的真面目就在我面前暴露无遗了，因为您已经对我有了预感，可同时又走开了，岂不是等于告诉我：你可以杀死父亲，我不管吗！”

“无耻之尤！你竟会这样理解！”

“这全是因为那个契尔马什尼亚，您哪。对不起！您当时正准备上莫斯科去，令尊一再劝您到契尔马什尼亚去跑一趟，您就是不肯。可后来只凭我一句蠢话，您就突然同意了！您当时为什么会同意去契尔马什尼亚呢？既然不去莫斯科了，却无缘无故跑到契尔马什尼亚去，就凭我一句话，可见您对我是抱有希望的。”

“不，我敢起誓，不是这样的！”伊万咬牙切齿地大吼道。

“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您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您是令尊的儿子，您听到我当时那样说，就该首先把我送到警察局去，狠狠地揍一顿，您哪……起码当场给我几个耳光，可您呢，对不起，正好相反，您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立刻按照我说的那句其蠢无比的话友好地照办不误，接着您就走了，简直太荒唐了，您哪，因为您本应该留下来保护令尊的性命的……根据以上种种，叫我怎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呢？”

伊万愁眉不展地坐在那里，两手握拳，像抽风似的顶着自己的膝盖。

“是的，很遗憾，我没有抽你几下耳光。”他苦笑道，“当时也没法把你送警察局：谁会相信我的话，我又能说你什么呢，至于打耳光……唉，可惜没想到：虽说打耳光是被禁止的，我也非把你这张丑脸打个稀巴烂不可。”

斯梅尔佳科夫几乎十分受用地看着他。

“在生活中，在一般情况下，”他以一种自鸣得意的学究式的口吻说道，有一次，他站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饭桌旁，跟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争论宗教信仰问题故意逗他时也用的是这种口吻，“在一般情况下，如今打耳光的确被依法禁止了，大家也不再打耳光了，您哪，嗯，可是遇到特殊情况，别说在我国，就是在全世界，即使在实行法治最彻底的法兰西共和国，大家还是照样打耳光，一如亚当和夏娃的时代，您哪，而且永远也不会终止，而您在特殊情况下竟也没敢动手，您哪。”

“你学这些法文单词干什么？”伊万摆头指了指放在桌上的小本。

“凭什么我不能学呢，您哪，可以增加点知识嘛，说不定有一天我也可以到欧洲那些幸福的乐土观光观光嘛。”

“听着，你这恶棍，”伊万两眼冒火，全身发抖，“我并不怕你张口乱咬，你爱怎么说随你便，我现在之所以没有把你往死里揍，唯一的原因就因为我怀疑这件凶杀案的案犯是你，我非把你送上法庭不可。我迟早要把你揭发出来示众！”

“我看哪，您还是不说好，您哪。我是完全清白的，您又能说我什么呢？谁会相信您的一派胡言呢？只要您一开口，我就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您哪，因为我总不能不为自己辩护吧？”

“你以为我现在怕你吗？”

“我现在对您说的这些话，即使法庭上不信，但是听众当中肯定会有人相信的，这下你就丢人现眼啦，您哪。”

“是不是又来这一套：‘跟聪明人说说话儿也蛮有意思的嘛’——啊？”伊万咬牙切齿地说。

“您这下说到点子上啦，您哪。还是放聪明点吧，您哪。”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站起身来，气得浑身发抖，他穿上大衣，再也不理睬斯梅尔佳科夫了，甚至都不看他，匆匆走出了房间。晚风习习，使他精神为之一爽。天上明月高照。各种思想和感觉在他心中翻腾着，简直像可怕的噩梦。“要不要马上去告发斯梅尔佳科夫呢？但是，又告他什么呢：他毕竟是无辜的。他倒可能反咬我一口。真是的，当时我干吗要去契尔马什尼亚呢？干吗，干吗呢？”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翻来覆去地问自己，“是的，当然，我的确在企盼着什么，他说得对……”于是他又第一百次地想起，在最后那天夜里，他住在父亲那儿，怎样跑到楼梯上，偷听他在做什么，但是现在想到这些，心情却特别痛苦，他甚至在原地忽然站住，像被人捅了一刀似的：“是的，当时我等待的正是这个，这不假！我希望，我正是希望出现凶杀！我是不是希望出现凶杀呢？是不是呢？……必须杀死斯梅尔佳科夫！……如果我现在不敢杀死斯梅尔佳科夫，那就枉活在这世上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当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他的出现使她吓了一跳：他的样子活像个疯子。他把他跟斯梅尔佳科夫的谈话统统告诉了她，一点不落。尽管她一再劝他，他还是平静不下来，一直在屋里走来走去，说话也断断续续，怪怪的。他终于坐下来，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抱着头，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富有深意的话：

“如果杀人犯不是德米特里，而是斯梅尔佳科夫，当然，我就是他的同谋犯，因为这是我怂恿他去干的。我有没有怂恿他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真是他杀的，而不是德米特里，那，当然，我也是凶手。”

听到这话以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座位上默默地站起来，向自己的写字台走去，打开放在桌上的一只匣子，从里

面掏出一张纸，把它放在伊万面前。这张纸就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后来向阿廖沙提到的凭证，那张凭证就像数学般准确无误地“证明”父亲是大哥德米特里杀的。这是米佳喝醉后写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一封信，也就是阿廖沙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看到格鲁申卡侮辱了她以后，回到修道院去，在路上碰到米佳那天晚上写的。当时，跟阿廖沙分手后，米佳便急忙去找格鲁申卡；也不知道他见到她没有，但是快到半夜时他却出现在他常去的京都饭店，而且在那里喝多了。喝醉后，他就要来了笔和纸，写了一份对于他很重要的凭证。这是一份在狂热状态下写的冗长而又前言不搭后语的信，一派“醉后胡言”。就像一名醉汉，回得家来，开始异常热烈地向自己的老婆或者家里什么人讲刚才人家怎样侮辱了他，而侮辱他的人又是怎样的一个卑鄙小人。相反，他又是怎样一个大好人，他一定要给这个卑鄙小人一点颜色瞧瞧——这些话总是拉得长长的，既语无伦次又说得无比激动，一边说一边捶桌子，而且还醉醺醺地痛哭流涕。饭馆里给他的那张用来写信的纸，是一张脏兮兮的普通信纸，纸质很差，而且反面还记了账。显然，一个人喝醉了，话就多了，纸不够写，米佳不仅把页边全写满了，而且把最后几行交叉地写到已经写好的字句上。信的内容如下：

要命的卡佳！明天我就能弄到钱把你那三千卢布还你了，别了——敢怒而又敢干的女人，但是也别了，我曾经爱过的姑娘！从此咱俩各奔东西！明天我将向所有的人借钱，如果向别人借不到，我向你保证，只要伊万一走，我就去找父亲，哪怕砸烂他的脑壳，我也要把他枕头底下的钱拿到。即使去服苦役，我也要把三千卢布还你，请你务必原谅。我要向你鞠躬到地，深深致歉，因为我对不

起你，我是卑鄙小人，请你原谅我。不，还是不原谅我为好：这样，你我两人心里都会好受些！我宁可去服苦役，也不能接受你的爱，因为我爱的是另一个女士，而她，今天你算认识了，领教过了，你怎么会原谅我呢？我要杀死偷我钱的那个贼！我要离开你们大家到东部[1] 去，为的是不认识任何人。我也要把她给忘了，因为不仅你一个人是我的魔星，她也一样。再见！

又及：我虽然写了一些诅咒你的话，但我还是非常爱你的！我在胸中听得见自己的心声。里面有一根弦，在颤动，在响。最好把心劈成两半！我将自杀，但先得杀了那条老狗。把他的那三千卢布抢过来，扔还给你。虽然我是个卑鄙小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我不是贼！你等着我还你那三千卢布吧。在那老狗的床垫下，有一根玫瑰色的缎带。我不是贼，但是我要杀死偷我钱的贼。卡佳，请你不要看不起我：德米特里不是贼，而是杀人凶手！他杀了父亲，也毁了自己，为的是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受你那高傲的气。也为了不再爱你。

三及：我亲吻你的双脚，别了！

四及：卡佳，请你祈祷上帝，让人家借钱给我。那我就不至于血染双手了，要是不借——只能以血相见！你杀死我吧！

你的奴隶和仇敌德·卡拉马佐夫

伊万看完这张“凭据”，站起身来时已经深信不疑。原来，父亲是大哥杀的，不是斯梅尔佳科夫。既然不是斯梅尔佳科夫，那就与他伊万无关。这信突然在他眼里拥有说一不二的准确意义。对于米佳有罪，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顺便

① 指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

说说，伊万从来不曾怀疑过米佳也可能同斯梅尔佳科夫一起杀害了父亲，不过这又与事实不符。伊万完全安心了。第二天早晨，他只是轻蔑地想起斯梅尔佳科夫和他的嘲弄。过了几天，他甚至觉得奇怪，他怎么会对斯梅尔佳科夫的怀疑感到如此气恼，如此痛苦。他决定对他嗤之以鼻，忘了他。这样过了一个月。他再没有向任何人打听过关于斯梅尔佳科夫的情况，只有两三次，他略有耳闻，听说斯梅尔佳科夫病得很重，而且精神不正常。“到头来非发疯不可，”有一回那个年轻医生瓦尔文斯基谈到他时说，于是伊万便记住了这句话。这个月的最后一星期，伊万也开始感到自己身体很不好。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莫斯科请来的那位大夫，在即将开庭前也来了，伊万已经去请他看过病。也正是在这时候，他跟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关系极度尖锐化了。这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仇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对米佳旧情复燃（虽然转瞬即逝，但却是强烈的），已使伊万陷入气愤若狂的境地。我们曾经描写过阿廖沙离开米佳后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去发生的那场戏，奇怪的是，直到发生这最后一幕之前，在整整一个月中，他（伊万）一次也没有听她说过她怀疑米佳是否有罪的问题，尽管她一再产生使他深恶痛绝的对米佳的“旧情复燃”。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他虽然感到他对米佳的仇恨与日俱增，但是他同时也明白，他之恨他并不是因为卡佳一再对他“旧情复燃”，而正是因为他杀了父亲！他自己也完全感觉到和意识到这点。虽然如此，在开庭前大约十天，他仍旧不断去找米佳，向他提出越狱的计划——这计划他显然早想好了。这里，除了促使他采取这一步骤的主要原因外，还因为斯梅尔佳科夫说了一句话，这话刺痛了他的心，尚未平复，说什么似乎指控大哥有罪对他伊万有利，因为那样一来他和阿廖沙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遗产就会从四

万上升到六万。他决定自己单方面拿出三万来帮助米佳越狱。当他从米佳处回来时，他感到心里非常忧郁而且惶恐不安：他蓦地感到他之所以希望米佳越狱，倒并不仅仅因为他可以拿出三万卢布来借此平复心头的伤痕，而是另有他故。他扪心自问："是不是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同他一样是个杀人犯呢？"一种隐隐约约的，但却是灼痛的感觉在刺痛着他的心。主要在这整整一个月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但这话留待以后再说吧……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跟阿廖沙谈话后已经准备要拉自己住宅的门铃了，突然又决定再去找一趟斯梅尔佳科夫——他之所以突然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心里突然义愤填膺，不能自已。他突然想起，刚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居然当着阿廖沙的面向他嚷嚷："就是你，就是你一个人硬要我相信他（即米佳）是凶手的！"一想到这个，伊万都傻了：他这辈子压根儿就没对她说过米佳是凶手，相反，他从斯梅尔佳科夫那里回来后，在她面前，还一再怀疑自己是不是凶手哩。相反，倒是她，她当时给他拿出了那张"凭证"，以此来证明大哥有罪！可现在倒好，她忽然激动地叫道："我也去找过斯梅尔佳科夫！"她什么时候去的？伊万居然对此毫无所知。这说明，她对米佳是否有罪并无十分把握！斯梅尔佳科夫可能对她说什么了呢？他究竟，究竟对她说什么了呢？他心中陡地燃起了可怕的怒火。他不明白他半小时前怎么会忽略了她说的这句话，而没有立刻叫起来。他撇下门铃便动身去找斯梅尔佳科夫。"这回我会杀死他也说不定。"他边走边想。

八 与斯梅尔佳科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谈

还在半道上，就像那天清晨一样，刮起了尖利而又干燥的风，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密密匝匝的细碎的干雪。雪落下来后，并不黏在地上，风一卷，很快就掀起了十足的暴风雪。在斯梅尔佳科夫居住的敝城那一带几乎没有路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摸黑走着，对于暴风雪视而不见，本能地辨认着路。他头疼，太阳穴在猛跳，十分难受。他感到手腕处在一阵阵抽筋。在差一点没走到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的小屋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遇到一名醉鬼，孤身一人，小个儿，一副干粗活的下人打扮，穿着打了补钉的粗呢上衣，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一边走一边在唠唠叨叨地骂人，忽然他不骂了，用喝醉酒的沙哑声唱起了一支小曲：

啊，万卡上彼得堡去了，
我也就不等他了！

但是他老是唱到第二句就唱不下去了，又开始骂人，忽然又唱起了同一支小曲。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压根儿没想到这人以前就已经恨透了他，这时蓦地明白了过来。他立刻恨不得一拳把这下三烂打死。正巧这时候他俩又肩并肩地走到了一起，这个臭用人一个趔趄，突然重重地撞到伊万身上。伊万狂怒地把他使劲推开。这个臭用人立刻像个木头墩子似的飞出去老远，扑通一声摔倒在冻土上，他只疼痛地微微叫了一声：噢——噢！就没声音了。伊万向他迈前一步。那家伙仰面躺着，一动

不动，失去了知觉。“会冻死的！”伊万想罢又迈步向斯梅尔佳科夫的住处走去。

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两手捧着蜡烛台跑出来开门，还在过道屋里，她就悄声对他说，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即斯梅尔佳科夫）病得很重，不仅卧床不起，而且神经也几乎不大正常，甚至连茶也不想喝了，硬让人把茶拿走。

“他怎么，又吵又闹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粗鲁地问。

“哪儿呀，相反，文文静静，不过您跟他说话时间别太长了……”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请求道。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推开门，走进了另一边的房间。

像上回一样，炉火烧得很旺，但是屋子里看得出发生了某些变化：两侧的长凳有一个拿走了，在原来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又大又旧的仿红木皮沙发。沙发上铺上了被褥，雪白的枕头相当干净。床上坐着斯梅尔佳科夫，仍旧穿着那件睡衣。桌子搬了过来，紧挨着沙发，因此屋里显得很拥挤。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皮书，但是斯梅尔佳科夫并不在读这本书，似乎干坐着，什么事也不做。他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投过去一瞥长长的、默然的目光，分明对他的到来丝毫也不感到惊奇。他脸上的变化很大，变得又黄又瘦。眼睛凹下去了，下眼皮发青。

“你还当真病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站住了。“我不会耽搁你很长时间的，连大衣也不脱。让我坐哪儿？”

他从桌子的另一头走过来，拿过一把椅子，放到桌子跟前，坐了下来。

“你干吗睁大两眼，一声不吭？我只有一个问题，我起誓，得不到回答我就不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小姐到你这儿来过吗？”

斯梅尔佳科夫长久不语，仍旧默默地看着伊万，但是他蓦

地挥了一下手，扭过了头。

“你怎么啦？”伊万喝问。

“没什么。”

“什么叫没什么？”

“嗯，来过，这对您还不都一样。别老缠着我行不行，您哪。”

“不，我跟你没完！说：什么时候来的？”

“她来那事儿我压根儿记不清了。”斯梅尔佳科夫轻蔑地发出一声冷笑，又向伊万忽地转过脸，以一种疯狂仇恨的目光紧盯着他，就像一个月前他们上次会面一样。

“你好像也有病，瞧，人都瘦了，脸上没一丝血色。”他向伊万说。

“我的健康你就甭管了，说：她问你什么了？”

“怎么您的眼睛也发黄，眼白全成黄的了，很痛苦，是不是？”

他轻蔑地一声冷笑，又忽然纵声大笑起来。

“听着，我说过，得不到回答我就不走！”伊万怒不可遏地喝道。

“您怎么老缠着我不放呢，您哪？干吗净折磨我呢？”斯梅尔佳科夫痛苦地说。

“唉，见鬼！我才不高兴管你哩。回答我的问题，我立刻就走。”

“我没什么可以回答的！”斯梅尔佳科夫又垂下了眼睛。

“老实告诉您，我要强迫你回答！”

“您干吗总是提心吊胆呢？”斯梅尔佳科夫忽地两眼紧盯着他，他那神态倒不是轻蔑，而是几乎带着一种厌恶。“是不是因为明天要开庭了？要知道，不会把您怎么样的，您放心好

了！尽管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什么也甭担心。”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明天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伊万惊奇地说道。可是忽地果真有一种恐惧感像一股冷风吹进了他的心窝。斯梅尔佳科夫抬起头来打量了他一眼。

“您不——明——白？”他责备地拉长了声音，“一个聪明人居然有兴致来演这样的滑稽戏！”

伊万默默地望着他。仅就这个出人意料的声音，他过去的听差，现在居然用这种前所未有的十分傲慢的声调来跟他说话，这就非同一般了。这声调甚至在上次都不曾有过。

“跟您说吧，您甭害怕。我决不会告发您，没有罪证。瞧，手都发抖了。您的手指干吗老发抖呢？放心回去吧，不是您杀的。”

伊万打了个哆嗦，他想起了阿廖沙。

“我知道不是我……”他咕哝道。

“您——知——道？”斯梅尔佳科夫又接茬道。

伊万跳起来，抓住他的一只肩膀。

“统统说出来，你这毒蛇！统统说出来！”

斯梅尔佳科夫一点也不害怕。他只是以一种疯狂的仇恨两眼紧盯着他。

“既然如此，说到底，还是您杀的。”他愤愤然向他低语。

伊万若有所悟地跌坐在椅子上。他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

“你还是讲当时那事吗？讲上回那事？”

“上回您站在我面前就全明白了，现在您也很明白嘛。”

“我只明白你是疯子。”

“一个人怎么不嫌恶心！咱俩面对面地坐着，干吗还要你蒙我我蒙你，演什么滑稽戏呢？难道您想把一切推到我一个人身上，而且当着我的面这么干吗？人是您杀的，您是元凶，我

不过是您的一条走狗，您的忠仆利恰尔达①，正是遵照您的吩咐我才干这事的。”

“干？难道是你杀的？”伊万浑身发冷。

他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受到了极大震动，他浑身发起抖来，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时斯梅尔佳科夫才感到惊奇，抬起头来望了望他：看来，伊万的恐惧是真的，这使他颇为吃惊。

“难道您当真什么也不知道？”他不信任地喃喃道，对伊万露出一脸假笑。

伊万一直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啊，万卡上彼得堡去了，
我也就不等他了，——

他耳边忽然响起了这声音。

“你知道吗：我怕，你是个梦，你是坐在我面前的幽灵？”他喃喃道。

“这里没有任何幽灵，您哪，除了咱们俩，还有某个第三者。毫无疑问他现在就在这里，这第三者就在咱俩中间。”

“他是谁？谁在这儿？谁是第三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恐惧地问，仓皇四顾，用眼睛急速地扫视着所有的角落，在找什么人。

“这第三者就是上帝，您哪，就是神，您哪，他现在就在

---

① 格维东国王的忠仆（见于俄国16—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关于博瓦王子的故事），他既忠于国王，又忠于想谋杀国王的王后。以前，斯梅尔佳科夫曾自称是米佳的忠仆，现在他又自称是伊万的忠仆。

咱俩身旁，不过您不用找他了，找不到的。”

“你说是你杀的，你胡说！”伊万疯狂地吼道，“你要么是疯子，要么就跟上回一样存心气我！”

斯梅尔佳科夫仍旧像方才一样毫无畏惧之感，仍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始终无法战胜他心头的不信任，他始终觉得伊万“全知道”，只是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罢了，目的为了“当着他的面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等等，您哪。”他终于用虚弱的声音说道。他先把自己的左腿从桌子底下抽出来，突然向上挽起了裤腿。原来他那只脚上穿着白色的长统袜和便鞋。斯梅尔佳科夫不慌不忙地摘下吊袜带，把自己的手指深深地伸进袜筒。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望着他，突然恐惧得全身像抽风似的发起抖来。

“疯子！”他吼道。迅速跳起来，向后倒退。因而背部咚的一声撞到了墙上，仿佛紧贴在墙上似的，全身挺得笔直。他恐怖得像疯了似的望着斯梅尔佳科夫。可是斯梅尔佳科夫却毫不理会他的惊惧，仍然在袜筒里掏哇掏的，仿佛极力想用手指在袜筒里抓住什么东西，把它拽出来似的。最后他终于抓住了，开始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到，那是些纸或者是一沓什么纸。斯梅尔佳科夫把它拽出来后，放到桌上。

“瞧，您哪！”他低声道。

“什么？”伊万问，浑身发抖。

“请看，您哪。”斯梅尔佳科夫仍旧低声说道。

伊万走到桌旁，抓住纸包，开始打开，但是他突然把手抽了回来，好像摸到了一条什么既恶心又可怕的毒蛇似的。

“您的手净哆嗦，您哪，在抽风。”斯梅尔佳科夫说。于是他就亲自不慌不忙地打开了纸包。原来包着的是三沓面额为一百卢布的花票子。

“都在这里了，您哪，三千卢布，不用数了。收下吧，您哪。”他用头指指钱，请伊万收下。伊万跌坐在椅子上。他的脸煞白，白得像手帕一样。

“你掏袜筒的时候……把我吓坏了……”他有点异样地笑着，说道。

“难道，难道您直到现在一直不知道？”斯梅尔佳科夫再一次问道。

“不，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德米特里。是大哥！大哥！哎呀！”他突然用两手抱住自己的脑袋。“我说，你一个人杀的？大哥没参加，还是跟大哥一块儿干的？”

“充其量只是跟您在一块儿；我是跟您一块儿杀的，您哪，至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您哪。”

“好，好……我的事以后再说。我怎么老哆嗦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您那时的胆儿多大呀，说什么‘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却吓成这样！”斯梅尔佳科夫惊奇地咕哝道，“要不要喝点汽水，我立刻让她们拿来。喝点汽水人就精神了。不过这玩意儿最好先盖起来，您哪。”

他又摆头指了指那三沓钱。他本想站起来向门外喊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让她兑点汽水，拿进来，但是他先想找件什么东西把钱盖上，不让她看见，他先掏出手绢，但是因为手帕擤满了鼻涕，实在太脏了，所以只好拿起桌上那本唯一的黄皮本厚书（也就是伊万一进来就看见的那本书），用它压住了钱。这本书的书名是《教父以撒·西林开示录》。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只是无意识地瞥了一眼书名。

“我不要汽水，”他说，“我的事以后再说。你坐下，先说说：这，你是怎么干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

"您还是把大衣脱了吧，您哪，要不会浑身出汗的。"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好像现在才明白过来似的，他没离开坐椅便脱下了大衣，扔在长凳上。

"你说吧，请说吧！"

他仿佛安静了下来。他很有把握地等着，相信斯梅尔佳科夫现在一定会把一切全说出来。

"说说这是怎么干的，您哪？"斯梅尔佳科夫叹了口气，"凭您那句话，顺理成章地就干了嘛，您哪。"

"关于我的话以后再说。"伊万又打断道，但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大叫大嚷了，他说话有板有眼，似乎已经完全掌握住了自己。"不过你要把你干这事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全说出来。一五一十，从头讲起，什么也别落下。细节，主要是细节[①]。劳驾了。"

"您走了之后，我就摔进了地窖，您哪……"

"因为发羊痫风还是装假？"

"自然是装假啰，您哪。一切都是假装的。稳稳当当地下了台阶，一直走到最底下，再稳稳当当地躺了下来，可是刚躺下，我就吼叫起来。把我抬出去的时候，还拼命挣扎。"

"慢！以后，在医院里，一直装假？"

"那倒不是，您哪。第二天，一大早，当时还没进医院，病就真的发作了，而且来势凶猛，多年都没有发作过这么厉害的病了。两天内完全昏迷不醒。"

"好，好。说下去。"

"当时就把我抬到了那张床上，您哪，不说我也知道肯定在隔壁屋里，因为我每次发病，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都让

① 据作者夫人说，这也是作者最爱讲的一句话。

我躺在他们住房的那间隔壁屋里。打我出生起，他们一向对我十分体贴。半夜我哼哼，不过声音很低。我一直在等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在等，等他来找你？”

“干吗找我。等大少爷回家，因为我毫不怀疑大少爷这天夜里肯定会回来，因为大少爷没有我帮忙，肯定得不到任何情报，他肯定会亲自翻墙进来，您哪，大少爷肯定会这么干，而且肯定会捅出娄子来。”

“要是不来呢？”

“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啦，您哪。大少爷不来我是不敢造次的。”

“好，好……说得明白点，别急，主要是什么也别落下！”

“我等大少爷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给杀了……这是有把握的，您哪。因为我已经让大少爷在各方面做了准备……尤其是最近几天，您哪……主要是那些暗号大少爷都知道了。凭大少爷多疑的性格，以及这几天积聚起来的那股拼命劲儿，肯定会利用暗号闯进屋去，这是肯定的。我就在等大少爷这么做，您哪。”

“慢，”伊万打断道，“他杀了人不就把钱拿走啦；要知道，你肯定会想到这点的，不是吗？他走后，你还能得到什么呢？我看不出来。”

“要知道，大少爷永远也找不到这钱的，您哪。要知道，是我教给大少爷的，是我告诉他钱放在床垫底下的。不过这不是真的，您哪。以前，钱放在一只小匣里，这是以前的情况，您哪。可后来我就教给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因为老爷在所有人里面就信得过我一个人），让他把钱装进一个大信封里，藏到墙角的圣像后面去，因为放在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人猜到，

特别是这人匆匆忙忙地走进来。因此这大信封是藏在老爷墙角的圣像后面的，您哪。把钱放在床垫下面，那是十分可笑的，放在匣子里起码还能锁上。可咱们这里，大家都相信钱就放在床垫下面。这想法也真蠢，您哪。要是这件凶杀案真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干的，他肯定什么也找不着，之后，要不是仓皇逃窜，听见任何响动都害怕（杀人凶手一向这样），要不然的话，就是被人抓住，您哪。因此我任何时候都可以，第二天或者甚至于就在当晚，您哪，把手伸到圣像后面，把这钱拿走，于是一切就都推到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头上。这是十拿九稳的。”

“嗯，要是他没杀人，只是揍了他一顿呢？”

“要是他没杀人，我当然不敢去拿这钱，我就算白操这份心了。但是我也打过这样的小九九，如果大少爷把他揍得失去了知觉，那我就能赶上拿这钱了，以后我就可以向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禀报，不是别人，正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把他老人家打晕过去后趁机偷走的。”

“慢……你倒把我搞糊涂了。那么说，还是德米特里杀死的喽，你只是拿了钱？”

“不，不是大少爷杀死的，您哪。怎么说呢，现在我本来是可以对您说大少爷是凶手的……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对您撒谎，因为……因为，即使您果真（我看得出来）到现在为止还什么都不明白，并不是对我装假，以便把自己明显的罪责当面推给我，您也仍旧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因为您明知道会出现凶杀，却让我放手去干，您自己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却故意走开了。所以我才想于今晚向您当面证明，您才是这一切的唯一元凶，您哪，我不过是条小爬虫，不是主犯，虽然人是我杀的。您才是货真价实的杀人凶手！”

“为什么，为什么我是杀人凶手呢？噢，上帝！”伊万终于沉不住气了，忘了他刚才说的关于他自己可以留待谈话结束时再说。“还是指那个劳什子契尔马什尼亚吗？慢，您倒说说，既然您认为我答应到契尔马什尼亚去就是表示同意，那您干吗非征得我的同意不可呢？对这事您现在又做何解释呢？”

“如果我有把握已经取得您的同意，那我就知道您回来后，即使我们的父母官由于某种原因并不怀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而怀疑我，或者怀疑我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合谋，您也决不会因为丢了这三千卢布而哭哭啼啼，大吵大嚷；相反，您还会力排众议，替我辩护……而您得到遗产后，将来就会奖赏我，我下半辈子就有指望了，因为您毕竟是通过我才得到这笔遗产的，要不，老爷娶了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啊！这样你以后就可以折磨我，一辈子折磨我了！”伊万咬牙切齿地说，“要是我当时不走，而是去告发你，怎么办？”

“当时您又能告发我什么呢？告发我劝您到契尔马什尼亚去吗？这不是犯傻吗，您哪。再说咱俩谈过话之后，您不是走开，就是留下。如果您留下来了，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因为我知道您不愿意出此下策，因此我也就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了。要是您走了，那等于告诉我您决不会冒昧地向法院告发我，对这三千卢布您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算了。再说您以后也压根儿奈何我不得，因为那时候我会在法庭上把一切全说出来，您哪，倒不是我偷了钱或者杀了人——这话我是决不会说的——而是说您自己曾唆使我去偷钱和杀人，不过我没同意。当时我之所以需要取得您的同意，就为了使您奈何我不得，因为您手里没有凭据，可是您的把柄却永远捏在我的手心里，因为我发现您巴不得令尊早死，我对您把话说白了吧——大家肯

定会相信我的话，那您一辈子就没法做人了。”

“我巴不得，我巴不得这样吗？”伊万又咬牙切齿地说。

“无疑是这样的，您哪，因此您当时才默许我这样做，您哪。”斯梅尔佳科夫坚定地望了望伊万。他的身体很虚弱，因此说话声音很低，也显得很累，但是有某种内在的、隐蔽的目的在激励着他，他分明另有他图。伊万预感到了这点。

“说下去，”他对他说，“接着说那天夜里的事。”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哪！当时我躺在床上，忽然听见好像老爷喊了一声。在此以前，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忽然下了床，走了出去，陡地吼叫起来，接着一切又变得静悄悄的了，一片黑暗。我躺着，在等候，心在怦怦跳，我再也忍不住了。终于下了床，走了出去——我看见左边老爷屋里朝花园的窗子开着，我又往左跨前几步，想听听老爷在屋里是不是还活着，我听到老爷在跑前跑后地连声叹气，可见还活着。我想，唉！我走近窗前，向老爷叫了一声：‘是我。’他对我说：‘来过了，来过了，跑啦！’他的意思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来过了，您哪。‘把格里戈里打死了！’‘在哪儿？’我低声问他。‘在那边，角落里。’他也低声说，指着花园那边。‘等等。’我说。我就跑到那边角落去寻找，我在墙边碰到了躺着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可见，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来过，我突然灵机一动，立刻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了百了，您哪，因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即使还活着，他也失去了知觉，反正暂时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点是冒险，万一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醒过来呢？当时我感觉到这点，可是一种一不做二不休的渴望控制了我全身，使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我又跑到老爷窗前，说道：‘她在这里，她来了，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来了，她要见您。’他像个小孩似

的猛地全身打了个哆嗦：‘在这里哪儿？在哪儿?’他连声叹气，他还不肯相信。我说：‘她在那边站着，您快开门！’他在窗户里望着我，又信又不信，不敢开门，我想，他是怕我。真是说来可笑：当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暗号，于是我就当着老爷的面，在窗框上敲了起来，表示格鲁申卡来了。我说话，——他似乎不信，可是我一敲暗号，他就立刻跑过来开门了。门开开了。我想进去，可是他当门站着，用身子挡住不让我进去。‘她在哪儿，她在哪儿?’他望着我，在发抖。嗯，我想：他这么怕我，那就糟了！这时我吓得两腿都软了，我怕他不放我进屋或者叫出声来，要不就是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跑了来，要不就是闹出随便什么乱子来，我当时都记不清了，想必我站在他面前，脸色煞白。我对他悄声道：‘那边，她站在那边窗下，您怎么看不见呢?’‘那你带她进来，那你带她进来呀!’‘她怕，’我说，‘您刚才一喊，她害怕了，躲进了树丛，您过去喊她，亲自从书房里喊。’他拔腿就跑，跑到窗口，把蜡烛放在窗台上。‘格鲁申卡，’他叫道，‘格鲁申卡，你在这儿吗?’尽管这么喊，可是他却不肯弯下身去看窗外，眼睛不肯离开我，因为刚才把他吓得够戗，所以看到我也非常害怕，因此眼睛不敢离开我。我说：‘她不就在那儿吗（我走到窗口，全身探出窗外），她不就站在树丛里吗，冲您笑哩，看见啦?’他忽然信了，浑身哆嗦，老爷真是太爱她啦，您哪，于是他也全身探出窗外。我顺手抄起了那个生铁铸的镇纸，就是放在桌上的那个，记得吗，您哪，足有三四俄磅重，我顺手一挥，用棱角对准他的头顶，从背后给了他一下。他甚至都没叫出声来。只是突然瘫软下去，我又再次、三次地猛击他的脑壳。直到第三次我才感到他的脑壳被我砸破了。老爷突然仰面倒下，脸冲上，满脸是血。我检查了一遍：我身上没血，没溅上，我

把镇纸擦干净后放回了原处，接着把手伸到圣像后面，从那个大信封里掏出了钱，把信封扔到了地上，把那根玫瑰色缎带甩到一边。我走下台阶，进了花园，浑身发抖。一直走到那株苹果树下，就是那株有树洞的苹果树，这树洞您是知道的，我早看中它了，里面放着破布头和纸，我早准备好了；先用纸把那钱包好，然后又包上破布，塞得深深的。于是那钱就在那里放了两个多星期，后来我出院了才把它拿出来。我回到自己床上后，躺了下来，我担心地想：‘万一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被彻底打死了，那就糟透了，他要是没被打死，醒了过来，那就太妙了，因为那样一来他就可以出面作证，证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来过，可见，人是他打死的，钱也是他拿走的，您哪，当时，我因为心存疑虑和迫不及待，便开始哼哼，想快点把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吵醒。她终于起来了，本来想跑过来看我，可是突然发现不见了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她就跑了出去，我听见她在园子里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嗯，就这么折腾了一夜，我才把一颗心完全放进了肚子里。”

斯梅尔佳科夫讲到这里打住了。伊万一直保持着死一般的沉默，听着他说话，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斯梅尔佳科夫讲的时候只间或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他多半乜斜着眼，看着一旁。说完后，分明他自己也很激动，喘了口粗气。脸上大汗淋漓。但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感到后悔呢，还是别的什么。

“慢。”伊万想了想，接口道，“那房门呢？既然他只给你一个人开过门，那格里戈里怎么会在你出来之前就看见这门开着呢？因为格里戈里是在你出来之前看见的呀？”

有意思的是，伊万问这话时异常心平气和，仿佛声音也全变了，毫无义愤填膺之意，因而，如果现在有人推开房门，站在门口看他俩一眼，肯定会认为他俩在促膝谈心，正在谈一件

虽然有趣，但却是十分普通的事。

“至于这门和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似乎看见它是开着的，不过是他的错觉罢了。”斯梅尔佳科夫咧开嘴发出一声冷笑。“跟您说句不中听的话，要知道，他不是人，您哪，简直像匹老骟马，倔透了：他根本没看见，却硬觉着他看见了，您休想让他改口。他想出这个来也是咱俩的福气，因为这样一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这官司就算吃定了。”

“我说，”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似乎又开始慌张起来，极力想弄清什么事，“我说……我还有许多话想问你，但又忘了……我老忘，老搞混……对了！你先告诉我这么一个问题：你干吗要把那信封拆开，而且就撂在旁边的地板上呢？为什么不干脆装在信封里拿走……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时候，说到这信封，好像就是这么说的，仿佛就该这么做似的……为什么必须这样呢——我不明白……”

“我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您哪。因为要是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深知底细，而且常来常往，比如说，他早就见过这钱，也许还是他亲自把钱装进信封的，亲眼见到怎么把信封粘上和写上字的，那这样的人，比方说，他杀了人，在杀人之后本来就手忙脚乱，而且不看也明明知道，这钱肯定装在这信封里，他又何必还要把这信封拆开呢？相反，比如说吧，要是那个偷钱的人和我一样，他就会简简单单地把这信封塞进口袋，丝毫无需拆开，拿着它赶紧溜之大吉不就得了。可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关于这信封他只是耳闻，并未亲见，比如说，似乎从床垫下面把它弄到手了，他一定会赶紧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是否真有这钱？于是信封便随手一撂，根本无暇考虑他走后这信封会留下来成为他的罪证，因为他并不是一名惯偷，过去也显然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因为他是一位

世袭贵族，即使现在不得已而偷盗，那也似乎根本算不上偷，而是去拿回原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因为他已经预先把这事通报全城，甚至还事先向大家大吹大擂，说他要去向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夺回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在审讯的时候，我曾把这意思向检察官透露过，不过没明说，而是相反，仿佛用暗示把他引到这上面去似的，您哪，仿佛我自己也闹不明白，似乎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我提醒他似的，您哪，因而检察官先生听到我这暗示后甚至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您哪……”

“那么说，难道，难道这一切你当时就在现场想好的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惊讶得情不自禁地问道。他又恐惧地看着斯梅尔佳科夫。

“哪能呢，那么手忙脚乱，哪能把这一切想得那么周全呢？这一切是早想好的……”

“嗯……嗯，我看这一切是魔鬼帮了你的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又感慨道，“不，你不笨，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他站起来，分明想在屋里走动一下。他心中十分烦恼。但是因为桌子挡住了路，若要走过去，就必须在桌子与墙之间几乎钻过去，因此他只好在原地转了个身，又坐了下来。也许，正因为他走不过去，使他忽地冒起火来，于是他又跟刚才一样陡地怒吼道：

“我说，你是一个不幸的、为人所不齿的人！难道你就不明白，我之所以至今还没杀死你，仅仅因为我想把你留到明天亲自上法庭去招供吗？上帝在上，”伊万举起一只手，“也许，我也有罪，也许，我的确有一种不可告人的企盼，希望……父亲死，但是我敢向你发誓，我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罪大恶极，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怂恿你。不，不，我没有怂恿你！但是，不管

怎么说，我要去自首，明天就去，在法庭上，我决定了！我要把一切全说出来，一切。但是，我必须同你一起出庭！不管你在法庭上说我什么，也不管你怎么作证——我一概接受，我不怕你；我将对一切供认不讳！但是你也必须向法庭招供！必须，必须，咱俩一起去！就这么定了！”

伊万说这话时神态庄严，态度坚决，只要看他那熠熠发光的眼神，就看得出他一定会这么办。

“您有病，我看得出来，您完全病了，您哪。您的眼睛完全发黄了。”斯梅尔佳科夫说，但是毫无取笑之意，甚至还有点可怜他似的。

“咱俩一起去！”伊万重复道，“你不去——反正我一个人也要去自首。”

斯梅尔佳科夫沉默片刻，似乎在反复掂量着什么。

“这样的事决不会发生，您哪，而且您也不会去。”他终于不容反驳地断然道。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伊万责备地叹了口气。

“您要是去自首，那就太丢人现眼了。此外，也没什么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您哪，因为我会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过这样的话，您要不是有病（也真像有病，您哪），就是可怜您大哥，宁可牺牲自己，而且还胡编乱供，硬栽在我头上，因为您一辈子反正不把我当人，只把我看成一条小爬虫。这样一来，谁会相信您呢，您又有什么真凭实据，哪怕就一件呢？”

“我说，你现在把这钱拿出来给我看，自然是想让我相信啰。”

斯梅尔佳科夫从那几沓钞票上拿开了以撒·西林的书，把它放到一边。

“这些钱您可以收起来，拿走。”斯梅尔佳科夫喟然长叹。

“当然拿走！但是，你既然为这钱行凶杀人，干吗要交给我呢？”伊万十分诧异地望了望他。

“我根本用不着这钱，您哪。”斯梅尔佳科夫挥挥手，声音发抖地说道，“过去我倒想用这样一笔钱去莫斯科或者进而出国谋生，我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您哪，更因为‘可以为所欲为’。这倒真是您教我的，您哪，因为您当时对我说过许多这一类的话：因为既然永恒的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道德了，而且也根本不需要道德。您这话说得在理。我也这样想。”

“你自己想通的？”伊万苦笑道。

“在您的指点下，您哪。”

“那么现在，既然你把钱交出来了，可见你信仰上帝啰？”

“不，我不信，您哪。”斯梅尔佳科夫悄声道。

“那干吗要交出来呢？”

“得啦……甭说啦！”斯梅尔佳科夫又挥挥手，“瞧，您从前不是老说可以为所欲为吗，为什么现在又这么提心吊胆，惶惶乎不可终日呢？甚至还想去自首……不过那种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您也决不会去自首！”斯梅尔佳科夫又斩钉截铁地说。

“你就等着瞧吧！”伊万说。

“那是不可能的。您很聪明。您爱钱，这，我知道，也爱名，因为您这人自尊心很强，也非常喜欢女色，更爱过太平安乐的日子，不必去求爷爷告奶奶——这点最重要，您哪。您也决不肯在法庭上丢人现眼，毁了自己的一生。您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一样，在所有的孩子中您最像他，跟他一条心，您哪。”

“你不笨，”伊万说，似乎很吃惊；血一下子涌到了他脸上，“我过去以为你笨。你现在很厉害！”他说，似乎突然对斯

梅尔佳科夫另眼相看。

“因为您太傲气了，所以以为我笨。请把钱收下。”

伊万拿起那三沓钞票，塞进了口袋，也没用东西包一包。

“我明天把它交给法庭。”他说。

“那里谁也不会相信您的，何况您自己的钱多的是，从钱盒子里取点出来，拿来充数，您哪。”

伊万从座位上站起来。

“向您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没有杀死你，仅仅因为我明天需要你，记住这点，别忘了！”

“也好，杀死我吧，您哪。现在就杀。”斯梅尔佳科夫突然异样地说道，异样地望着伊万。“我料您不敢，您哪，”他加了一句，苦涩地微微一笑，“我料想您什么也不敢，您这过去的勇士，您哪！”

“明天见！”伊万叫道，已经迈步准备走了。

“等等……再把钱给我看看。”

伊万掏出钞票，给他看了看。斯梅尔佳科夫望了约莫十秒钟。

“好了，您走吧。”他挥了挥手，说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忽然又朝他的背影叫了一声。

“你要干吗？”伊万边走边回过头来。

“别了，您哪！”

“明天见！”伊万又叫了一声，走出了房间。

暴风雪还在刮个不停。开头几步他走得雄赳赳气昂昂，但是忽地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起来。“这是体力不支。”他想道，微微一笑。现在他心头似乎蓦地感到一种欢快。他感到心中似乎无比坚强：最近以来一直十分痛苦地折磨着他的动摇终于结束了！决心已经下定，“已经不会再变了。”他幸福地想。就在

这时候他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没摔倒。他站定后认出在他脚旁躺着的正是那个被他推倒的醉汉，他仍在原地躺着，人事不省，一动不动。暴风雪几乎把他的整个脸都盖住了。伊万突然抓住他，把他背了起来，往前走去。他看见右面有座小木屋里亮着灯，便走过去，敲了敲百叶窗，房主人是个小市民，听到敲门声便应声出来开了门，他请他搭把手把这名汉子抬到警察分局去，并答应立刻给他三卢布。那小市民穿好衣服后就出来了。我就不来详细描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当时怎样达到目的，把那名醉汉送到了分局，并且请他们立刻找位大夫来给他检查一下，他又再次慷慨解囊给了点钱，算作“一应花销”之用。我要说的只是，这事花了他整整一小时。但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心里很满意。他在寻思，他在琢磨。“要不是我对明天已经打定了主意，”他突然欢快地想道，“我决不会停下来花整整一小时来安置这名醉汉的，我一定会掉头不顾，扬长而去，才不会去管这家伙会不会冻死哩……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真行，能从容不迫地观察自己的行动！”与此同时他又更加快乐地想道，“可他们还认为我快要发疯了呢！”走到自家门口时，他忽然停了下来，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要不要立刻，现在就去找检察官，向他坦白一切呢？”他又转身回到自家门口，这问题他是这么解决的：“明天毕其功于一役！”他自言自语地悄声道，说来也怪，几乎满腔的快乐，他整个儿的自鸣得意，霎时间都烟消云散了。当他走进自己房间后，突然有一种冰冷的感觉钻进了他的心窝，似乎是一种回忆，说得正确些，这时他不由得想起一件令他痛苦和厌恶的东西，这东西，现在，此时此刻，就在这房间里，而且它过去也来过。他疲惫地跌坐在自己的长沙发上。老太太给他送来了茶炊，他开始沏茶，但是并没有喝；他把老太太打发走了，让她

明天来。他坐在沙发上，感到头晕。他觉得自己病了，浑身乏力。他本来想睡一觉，但是他又不安地站起来，在屋里踱步，想把睡意赶走。有时候，他感到神思恍惚，似乎正陷入谵妄状态。但最使他不安的倒不是病；他又坐下来，偶尔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东西。这样有好几次。他的目光终于注意地投向一点。伊万发出一声冷笑，但是他却愤怒得陡地涨红了脸。他在原地坐了很久，用两手紧紧抱着头，但是却斜过眼去仍旧注视着从前那个小点，注视着放在对面靠墙处的那张长沙发。那里分明有什么东西使他恼火，使他不安，使他痛苦。

九　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我不是大夫，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向读者多少说明一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到底生了什么病的时候了①。我要提前交代的只有一点：现在，这天晚上，他恰巧处在发作酒狂症② 的前夜，其实他的身体早就感到不适，但是他顽强地抵抗着，现在这病终于把他的身体彻底压垮了。我虽然对医学是门外汉，但是我还是想冒险地说一说我的揣测，也许，他凭着

---

① 作家于1880年8月10日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曾提到，关于伊万的病和幻觉，“我早就征求过医生的意见（不止一次）。他们证实，‘谵妄症’发作之前，不仅会出现这类噩梦，甚至都可能出现幻觉。”（冯增义、徐振亚　译）写完这部小说后，他还于1880年12月19日给A. 布拉贡拉沃夫医生的信中说，他将在“下一期《作家日记》”中进一步“说明”伊万的噩梦和病。据B. 奇日医生说，“精神病学家读这一章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医生写的病史的章节。”

② 一种由酒精中毒引起的伴随有谵妄和幻觉的疾病。

自己的顽强意志，的确把疾病的发作暂时推迟了，并幻想，不用说，能够完全战胜它。他知道自己身体欠佳，但是他非常不愿意赶在这时候生病，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一时刻是他一生中决定命运的时刻，在这关键时刻，他必须在场，勇敢而且果断地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自己“在自己面前为自己辩白”。然而有一次他去看新从莫斯科来的那位大夫（也就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由于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她的一个幻想，写信去请来的那位大夫）。大夫听了他的主诉和检查了他的身体之后，认定他的脑子似乎略有损伤，因此对他以一种厌恶之情向他所做的坦白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从您的病情看，很可能产生幻觉，”大夫认定，“虽然必须经过检查后才能最后确诊……总之，必须立即开始认真治疗，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否则就不好啦。”但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他那儿出来后，并没有执行这个明智的医嘱，对卧床就医不屑一顾：“我不是还能走路吗，暂时还有力气嘛，一旦倒下——另作别论，那时候谁来治疗都可以。”他挥了挥手暗自认定。他现在坐着，几乎自己也意识到他正处在谵妄状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眼睛死盯着对面靠墙沙发上的一件什么东西上。蓦地发现，那儿坐着一个人，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斯梅尔佳科夫那儿回来，走进屋子的时候，屋里并没有这个人。这是一位先生，或者不如说是某一类俄国绅士[1]，年纪已经不轻，正如法国人所说：“Qui frisait la cinquantaine”[2]，深色的头发长得相当长和密，蓄着一部修剪过的山羊胡子，须发略现

---

① 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于魔鬼的描写，可以看到文学上的某种传统，它可以上溯到果戈理的《圣诞节前夜》(1832) 和莱蒙托夫的《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1842)。

② 法文：年近半百。

斑白。他身穿棕色西服上衣，显然出于上等裁缝之手，但是已经穿旧了，做了大概有两三年了吧，这种式样已经完全不时兴了，富裕的上等人中已经有两年没人穿了。内衣以及围巾状的长长的领带，一切都跟衣冠楚楚的绅士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内衣是脏的，而且宽围巾已经围得很旧了。这客人的带格的裤子笔挺而且非常合身，但是颜色又显得太浅了点儿，裤腿也似乎太窄了点儿，这种式样现在已经没人穿了，一如那顶柔软的白绒帽，这客人现在还戴着，也显得太不合时令了。一句话，虽然囊中羞涩，但是外表看去仍旧衣冠楚楚。这位绅士看去颇像是农奴制时代曾经一度春风得意的那类四体不勤的地主；此人显然见过世面，也曾出入过上流社会，从前出头露面，曾有过很好的上层关系，说不定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关系，但是因为在青年时代寻欢作乐和不久前的废除农奴制，因而家道中落，竟变成了一名仿佛高等食客，四处漂泊，往来于一些好心的老朋友家，而这些老朋友之所以接待他，无非因为他性格随和，易于相处，还由于他总算是个上等人，不管谁来做客，让他在一旁作陪，总还拿得出去，当然，也只能忝陪末座。这类食客，这类性格随和的绅士，善于谈天说地，打牌时凑个牌局，但是却很不喜欢人家硬托他们去办任何事情——这类人通常形单影只，或者是光棍，或者是鳏夫，或许还有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总是寄养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在什么姑妈家或者姨妈家，而这位绅士几乎从来不在上流社会提起她们，好像因有这样的亲戚不无羞耻似的。至于孩子们，就慢慢地跟他们完全疏远了，只在自己过命名日和过圣诞节的时候才偶尔收到他们的一两封贺信，有时候，他甚至也回信。这位不速之客的容貌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十分随和，随时准备（视情况而定）做出任何亲切有礼的表示。他身上没有怀表，但却用黑缎

带挂着一只带柄的单眼镜。右手中指上赫然戴着一枚很大的金戒指，上面镶着一枚并不贵重的蛋白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赌气不做声，不想开口说话。客人坐在那里等着，完全像名食客刚从楼上指定给他住的房间里下来陪主人喝茶，但是因为主人心里有事，正皱着眉头想心事，所以他只好规规矩矩地不做声；然而只要主人一开口，他就准备随时开始做任何亲切有礼的对答。蓦地，他脸上表现出某种似乎不胜忧虑的样子。

"我说，"他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开口道，"对不起，我只是想提醒你：你不是刚去找过斯梅尔佳科夫，想打听一下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情况吗，可是你却什么也没打听出来就走了，大概忘了吧……"

"啊，对了！"伊万蓦地脱口道，脸上布满阴云，十分焦虑，"是的，我忘了……不过，现在反正也无所谓了，一切到明天再说吧。"他自言自语地咕哝道。"而你，"他怒气冲冲地对客人道，"这事我自己立刻就会想起来的，因为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感到烦恼！你跳出来指手画脚，难道我就会相信这是你提醒我的，而不是我自己想起来的吗？"

"你尽可以不信，"那位绅士亲切地微微一笑，"强迫信仰，这又算什么信仰呢？何况在信仰上是任何证据也帮不了忙的，尤其是物证。多马之所以信仰上帝，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复活，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愿意信①。再比如相信招魂术的人……我很喜欢他们②……你想想，他们自以为他们有益于信

---

① 多马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耶稣死而复活，他不信，非要亲见才信。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20 章，第 19～29 节。

②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招魂术的看法，可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第 12 卷，第 293 页。1876 年 2 月 14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去参观过招魂术表演，他在《作家 （转下页）

仰，因为他们亲见魔鬼从阴曹地府向他们露出双角[①]。他们说：‘这就是所谓物证，证明阴曹地府是存在的。’又是阴曹地府，又是物证，哎呀，咿囉嗨！[②]说到底，即使证明有魔鬼，也不见得就证明有上帝呀？我真想报名参加唯心主义协会，做他们的反对派，我要说：‘我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嘿嘿！’”

“我说，”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从桌旁站起来，“我现在就好像处在谵妄状态中……没错，正是处在谵妄状态中……你尽管胡说八道好了，我无所谓！你不会像上回那样使我勃然大怒的。我只是对什么事感到羞愧……我想在屋里走走……有时候我看不见你，甚至也听不见你说话的声音，就跟上回那样，不过我永远猜得出你在废话连篇，因为你就是我，我自己在说话，而不是你在说话！不过我不知道上回我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的时候看见你的？要是我马上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头上，说不定你就会化成一道烟，烟消云散了。”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走到墙角，拿起毛巾，像刚才说的那样做了，然后头上敷着湿毛巾在屋里踱来踱去。

(接上页）日记》中曾几次与招魂术的拥护者们论战（请参看《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3章，第2节；3月号，第2章，第3节；4月号，第2章，第3节）。在1875—1876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也记有许多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① 俄国人迷信中的魔鬼的形象与人的形象大致相仿，但长有双角、四蹄和尾巴。

② 关于招魂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明过同样的思想：“……对于神秘主义思想来说，甚至最可靠的物证也毫无意义……信仰与可靠的物证——这是两个彼此不相容的东西。谁愿意相信——是阻止不了的。”（参看《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章，第3节；4月号，第2章，第3节）

“我很高兴，咱俩一开始就直接你我相称。”客人开口道。

“傻瓜，”伊万笑道，“难道要我对你称您吗。我现在很开心，就是太阳穴有点疼……还有头顶……不过请你别跟上回那样大谈哲理。如果你不肯滚蛋，那你就随便说点什么开心事。胡侃也行，你不是食客嘛，那就随便侃吧。硬是做起了这样的噩梦。但是我不怕你。我会制服你的。人家决不会把我送进疯人院！”

“叫我食客，c'est charmant[①]，我正是这样的人。我在人世间不是食客又能是什么人呢？顺便说说，我一边听你说话，一边觉得纳闷：真的，你似乎已经开始慢慢地把我看做某种真实的存在了，而不是像上回你坚持的那样，把我只看做你的幻想了……”

“我一分钟也没有把你看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伊万甚至有点愤怒地嚷道，“你是虚幻，你是我的病，你是幽灵。我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来消灭你，看得出来，我必须受一段时间洋罪。你是我的幻觉。你是我本人的化身，不过，你只能代表我的某一方面……代表我的思想和感情，而且是最恶劣、最混账的思想和感情。就这方面来说，我甚至对你很感兴趣，只要我有时间来跟你周旋……”

“慢，慢，我要戳穿你：方才在路灯下，你冲阿廖沙嚷嚷：‘你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他常来看我呢？’这是因为你想起了我。可见，有这么小小的一刹那你不是相信了吗，相信我是真实存在的。”那位绅士宽厚地笑道。

“是的，这是我天性中的弱点，但是我没法相信你的话。我不知道上回我是睡着了呢，还是醒着。当时，我也许只是在

① 法文：太妙了。

梦中见到过你，根本不是在清醒的时候……”

“方才，你干吗对他，对阿廖沙那么厉害呢？他很可爱；因为佐西玛长老的事，我很对不起他。”

“不许你提阿廖沙！你这奴才，你怎么敢！”伊万又笑了起来。

“一边骂人，一边又笑——这是好兆头。话又说回来，你今天跟上回比，对我客气多了，我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你已经痛下决心……”

“不许你提决心不决心的！”伊万狂叫。

“我懂，我懂，c'est noble，c'est charmant[1]，你明天要去给大哥辩护，牺牲自己……c'est chevalieresque[2]。”

“闭嘴，看我不踢死你！”

“听到这话，我多少还是高兴的，因为这样一来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既然你想踢我，可见你相信我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人是不会用脚踢幽灵的。不开玩笑啦：你爱骂就骂吧，我无所谓，不过你最好稍微客气点，哪怕对我，也是客气点好。要不又是傻瓜，又是奴才，多难听！”

“骂你就是骂我！”伊万又笑了起来，“你就是我，就是我自己，不过换了一副面孔。你说的也正是我想的……你对我也说不出任何新东西来！”

“如果我跟你想的相同，不胜荣幸之至。”那位绅士庄严而又彬彬有礼地说道。

“不过你拣的净是我的坏思想，主要是我的一些混账思想。你这人又浑又庸俗。你混账透了。不，我受不了你的混账和庸

---

① 法文：这很高尚，这太好了。
② 法文：这颇有骑士风度。

俗！我怎么办，怎么办呢！”伊万咬牙切齿地说。

“我的朋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愿意做个绅士，也希望人家这么看我。”客人以某种纯粹食客式的，和善而又预先留有退路的自负，激动地开始道，“我穷，但是……我也不敢说我十分正派，但是……大家还是普遍认为我是个堕落的天使[①]，这已经成了人人皆知的公理。真的，我想象不出来，从前我怎么会是一个天使。就算我从前是个天使吧，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即使忘了也无大碍。现在我珍惜的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凑合着过日子，极力做个讨人喜欢的人。我真诚地爱人——噢，我在许多方面受到人们的诽谤！我有时候到你这里来暂住，我的生活倒还过得似乎人模人样的，这也是我最满意的地方。要知道，我也跟你一样，苦于不切实际地幻想，因此我才爱你们人间的实事求是。在你们这里全都划定了框框，清清楚楚，这里是公式，那里是几何，可是我们那里全都是不定方程式！我在这里走来走去，耽于幻想。我爱幻想。再说，自从我到人间来以后就变得迷信了——请别见笑：正因为我变得迷信了，我才感到高兴。我在人间接受了你们的一切习惯：我爱进街上的澡堂，你能想象得到吗，我爱跟商人和神父一起洗蒸汽浴。我的幻想就是化身为人，但要彻底地化，化过去就不再化回来了，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七普特[②]重的肥胖的商人太太，而且要相信她所相信的一切。我的理想是进教堂，诚心

---

① 魔鬼原是上帝所造的天使之一，因妄图与上帝比高下而堕落，乃成魔鬼。但继续具有超人的本领，专事阻挡上帝，引诱人们犯罪，最终将于世界末日投入火湖受永刑。

②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千克。七普特应为一百一十四点六六千克。

诚意地插上一支蜡烛[1]，真的是这样。这样我就苦到头了。我也爱在你们人世间治病：春天流行天花，我就到育婴堂去给自己种牛痘——你不知道那天我是多么心满意足：我给斯拉夫兄弟捐了十卢布！……唉，你没有听我说话。要知道，你今天好像有点很不对劲似的。”那位绅士沉默少顷。“我知道你昨天去看过那大夫……嗯，你的身体怎么样？大夫对你说什么了？”

“混账！”伊万骂道。

“你也不见得多聪明，你又骂人了？我倒不是出于同情，随便问问罢了。行啊，你不回答也行。现在又流行风湿病了……”

“混账。”伊万又骂道。

“你净骂人，可我去年得了风湿病，到现在还记得。”

“魔鬼也得风湿病？”

“既然我有时候化身为人，怎么会不得风湿病呢。既然化身为人，就要承受化身的后果。撒旦 sum et nihil humanum a me alienum puto[2]。”

“什么，什么，撒旦 sum et nihil humanum……就魔鬼而言，这话说得不笨哪！”

“很高兴终于说了句你爱听的话。”

“不过这话你不是从我这里学去的，”伊万突然停下脚步，

---

① 基督徒进教堂不是烧高香，而是点上一支小蜡烛，拿在手里或插在圣像前。

② 拉丁文：我是撒旦，凡属于人的东西我无不具有。套用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公元前 190—前 159）的喜剧《自责者》（公元前 163）中的一句台词。原文是“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东西我无不具有。”

似乎很吃惊，“这话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子，这倒怪了……”

“C’ est du nouveau n’ est ce pas?[①] 这一回我要做得光明磊落，你听我解释。我说：在睡梦中，尤其在做噩梦的时候，嗯，比如说由于消化不良或者由于别的什么，有时候一个人会做一种富有艺术性的梦，梦见十分复杂的真实的现实生活，梦见许多事，甚至色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情节错综复杂，细节又是那么出人意料，从您最高尚的表现直到胸衣上的最后一个纽扣，这样的故事，我敢向你发誓，连列夫·托尔斯泰也编不出来[②]，而且做这种梦的人有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些最平常的人，官吏们，杂文家们，神父们……对

① 法文：这倒新鲜，不是吗？

② 梦境的描写，是作者揭示人物心理的一个重要手法，有时候梦与现实会惊人地相似，它无意识地左右书中人物的行动，推动情节的发展。作者在他的代表作《罪与罚》中曾直接谈到过这个问题：“在生病状态下做梦，梦境往往非常生动、鲜明，与现实非常相似……这是一个做梦的人在不做梦的状态下无论如何想不出来的，哪怕他是像普希金或者屠格涅夫那样的艺术家，也不一定想得出来。”
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方法，以描写人的内外生活的绚烂多彩和多种细节的丰富著称。列夫·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著名宗教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在对比俄国的大小说家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创作方法时指出：“至于列夫·托尔斯泰，那他的所有作品都以细节描绘的卓越技巧，人与自然生活中的各种细节的绚丽描写见长，他的主要力量在于十分细致地再现各种心理现象的机制。但是这种对外部细节的描绘，这种对心理的分析，却出现在一个现成的、业已形成的生活，即俄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不变的背景上……在这个停滞不动的世界上，一切都很清楚和确定不移，一切都已经定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发酵状态中，任何东西都没有定型，还只是处在形成过程中……”

于这事甚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一位大臣甚至亲自向我承认，他的一切好主意都是他睡着的时候想到的。这情形也与现在类似。我虽然是你的幻觉，但是就像做噩梦时一样，我说的都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新奇的想法，因此我根本不是重复你想过的东西，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无非是你做的一个噩梦罢了。”

“你胡说。你的目的无非想让我相信你就是你，而不是我做的噩梦，可你现在又自己承认你是梦。”

“我的朋友，今天我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以后再给你说明这是怎么回事。等等，我说到哪儿啦？对了，我说到我着了凉，不过不是在你们这儿，还在那边……”

“那边是哪儿？请问，你还要在我这儿待多长时间，你不能快点走吗？”伊万几乎绝望地说。他不再走来走去，他坐到沙发上，又用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抱紧脑袋。他把湿毛巾从头上拉下来，懊恼地甩到一边：显然没起作用。

“你的神经有毛病，”那位绅士用漫不经心、随随便便，但又是完全友好的态度说道，“甚至因为我也会感冒你居然大发脾气，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是极其自然的。我当时正忙着去参加一位彼得堡贵妇人的外交晚会，而这位贵妇人正在谋求大臣的职位。总之，要穿燕尾服，要系白领带，要戴白手套，可是，当时天知道我在哪儿，要到你们人间来，还必须飞越辽阔的太空……当然，这不过一刹那，要知道太阳上的光还要走整整八分钟才能到达地球，而当时，你想想，我还穿着燕尾服和敞开的背心。鬼魂是不会感到冷的，但是一旦化身为人，那就……总之，我一时掉以轻心，就动身了，可是要知道，在辽阔的太

空，在以太，在空气以上的水中[1]，真是冰冷彻骨……就是说冷得呀——简直不能叫冷了，你想想：零下一百五十度！乡下姑娘常爱玩一种尽人皆知的恶作剧：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让一个愣头青舔斧子；舌头立刻就冻住了，于是这愣头青硬是血淋淋地从舌头上撕下了一层皮；要知道，这还仅仅是零下三十度，要是零下一百五十度，我想，只要把手指贴到斧子上，这手指也就玩儿完了，只要……只要那边可能有斧子的话……”

“那里可能有斧子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心不在焉而又十分厌恶地打断他的话道。他拼命抵抗，不肯相信自己的梦魇，以免彻底陷入疯狂。

“斧子?”客人诧异地反问。

“可不是吗，那边有斧子将会怎样呢?”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忽然用一种狂暴而又执拗的固执叫起来。

“辽阔的太空有了斧子将会怎样? Quel le idée[2]！如果掉下来，落得远些，我想，它一定会绕地球飞行，它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于是就变成一颗卫星。天文学家们将会算出斧子出没的时间。加楚克也一定会把这收进他编的挂历[3]，就这些。”

“你笨，你非常笨!”伊万固执而又任性地说道，“即使胡说八道也要说得聪明些嘛，要不我就不听下去了。你想用实事求是来驳倒我，让我相信你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不愿意相信

---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1 章，第 7～8 节)：“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

② 法文：什么想法呀（真是怪念头)！

③ A. A. 加楚克（1832—1891）曾于 1870—1880 年在莫斯科出版《加楚克报》，并编辑发行次年的《宗教挂历》，每周一张，附彩图。

你是存在的！就是不信！”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呀，全是有一说一；遗憾的是真话几乎永远不风趣。看得出来，你满心希望我身上能出现什么伟大的，也许是美的东西[①]。但是非常遗憾，我只能做我做得到的事……”

“不要讲大道理了，蠢驴！”

“我的身体的整个右半边全瘫痪了，疼得我直哼哼，我哪儿有心思谈大道理呀。我求医问药，找遍了所有的医生：他们很会看病，能把您的病如数家珍似的讲出来，但是光会看病却不会治病。这时正好来了一个热心肠的大学生，他说：您哪怕死了，也要死个明白，知道是生什么病死的！此外，他们还有个习惯，就是让你去看专家门诊，说什么我们只是看病，现在您不妨去找某某专家，他肯定会把您的病治好的。对您说吧，过去那种什么病都看的大夫已经完全，完全没有啦，现在只有专家，而且总是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您的鼻子有了病，就让您到巴黎去，说那里有专治鼻子的欧洲专家。您到巴黎后，他检查了您的鼻子，说：只能治好您的右鼻孔，因为我不治左鼻孔，这不是我的专业[②]，在我这里看过病后，您可以到维也纳去，在那里再找一个特别的专家继续给您治左鼻孔。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去求民间偏方，有一位德国大夫劝我到澡堂去趴在浴床上，用蜂蜜加盐擦身子。我不过多去一次澡堂罢了，于是就去啦：浑身都擦脏了，可是毫无用处。绝望之余，我写了一封信到米兰去请教马德伯爵：他寄来了一本书和一瓶药水，上

---

① 引自席勒：《强盗》，第1幕，第1场。

② 类似的情节，可参看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或命运》（1748）。

帝保佑他。不料霍夫的麦芽液[1] 竟药到病除！我是无意中买的，才喝了一瓶半，居然霍然痊愈，哪怕跳舞都行。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决定非登报向他‘鸣谢’不可，谁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一家报馆肯登！他们说：‘这太落后啦，没有人会相信的，le diable n'existe point[2]’。接着他们又劝我：‘您就登则匿名启事吧。’要是匿名，还算什么‘鸣谢’。我笑着跟报馆的办事员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信仰上帝倒成了落后，要知道，我是魔鬼，相信我总可以了吧。’他们说：‘我们懂，谁不相信魔鬼呢，不过还是不行，这会影响我们的办报方针。要不写则笑话怎么样?’我想了想，写成笑话就没意思了。就这样，到底还是没登出来。你信不信，为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的最美好的感情，竟因为我的社会地位而横遭禁绝。”

“又高谈阔论了！”伊万憎恶并咬牙切齿地说。

“上帝保佑我，但是有时候也不能不发点牢骚嘛。我是一个受尽诽谤的人。瞧，你就总说我笨。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个年轻人，我的朋友，凡事不能光凭聪明！我的心生来就是善良和活泼的，‘要知道，我也曾写过各种轻松喜剧’[3]，看来，你简直把我当成白了头的赫列斯塔科夫了，然而我的使命要重要得多。我自古以来就肩负着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使命，让我负责‘否定’，其实我生性善良，完全不擅长否定。不，你去否定，

---

① 一种食疗口服液。

② 法文：再也没有魔鬼了。

③ 这话原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1836) 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的一句台词。原话是这样的：“我还认识不少漂亮的女演员。要知道，我还写过各种轻松喜剧。常常看见文学家。同普希金是至交。”(《钦差大臣》，第 3 幕，第 6 场)

他们说，没有否定就没有批评，没有‘批评栏’的杂志还算什么杂志呢？没有批评就只能一味‘和撒那[①]’。但是对于生活，一味‘和撒那’是不够的，必须使‘和撒那’经历怀疑的洪炉[②]以及诸如此类的考验。然而，这一切我并没有介入，不是我干的，就不能由我负责。于是他们就让我做替罪羊，硬要我给批评栏写文章，我就这样过日子。这出滑稽戏我懂：比如说，我直截了当地要求消灭我自己。可是他们却说，不，你得活下去，因为没有你就没有了一切。如果人世间一切都很美满，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没有你就不会发生任何事端，而人世间必须有事端。因此我只好违心地听从他们的差遣，制造事端，奉命捣乱。人尽管具有无可争议的智慧，可是却把这出滑稽戏当成了某种十分严肃的事。他们的悲剧也就在这里。于是大家自然就痛苦，但是……但是大家，毕竟都活着，实实在在地，而不是虚幻地活着；因为痛苦也是生活。生活中没有痛苦又何来欢乐——一切就会变成单一的无尽无休的祈祷：这固然神圣，但似嫌单调。那我呢？我也痛苦，可是我毕竟没有活着。我是不定方程式中的 X。我是生命的一个幽灵，无头无尾，无始无终，甚至到最后自己都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你在笑……不，你没有笑，你又在生气了。你永远在生气，你需要

---

① 此处意为“歌功颂德”。

② 这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准备反驳他的一个批评者的时候，在他 1880—1881 年的笔记中也曾说过：“宗教法官和关于儿童的那一章。对于这两章，您对我的看法至少应当科学点，而不要在哲学问题上对我这么傲慢，虽然说哲学并不是我的专长。甚至在欧洲没有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无神论说法。可是，我并不是像个孩子似的信仰基督和信奉他的学说，而是让我的和撒那先经历怀疑的洪炉，正如我在我那本小说里所说的那样。”（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第 15 卷，第 484～485 页）

的只是智慧，然而我还是要对你再说一遍，我愿意献出我整个超凡的生命，献出我的一切头衔和荣誉，只要能变成七普特重的商人太太的灵魂，并能给上帝插上蜡烛，顶礼膜拜就成。"

"难道你也不信上帝?"伊万憎恶地发出一声冷笑。

"这话对你怎么说呢，如果你问这话当真是严肃的话……"

"有没有上帝?"伊万狂暴而又执拗地喝问。

"啊，那么说你是很严肃的啰? 亲爱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竟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你不知道，你不是见过上帝吗? 不，你不是你自己，你是我，你就是我，此外什么也不是! 你是坏蛋，你是我的幻想!"

"如果你爱听，也可以这样说吧，我跟你信奉的是一样的哲学，这话在理。Je pense donc je suis①，这是我有把握的，至于我周围的其他一切，这三千大千世界，上帝，甚至撒旦本身——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未经证实的，它是否独立存在，或者仅仅是我的自我放射，是我这个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是单独存在的'自我'的顺理成章的发展呢……总之，我得赶快打住，因为看来你立刻就要跳起来跟我打架了。"

"你还是讲点什么有趣的故事吧!"伊万痛苦地说。

"有趣的故事倒有，而且正好是我们谈论的这个题目，换句话说，这不是故事，而是，怎么说呢，是传说。你刚才责备我不信仰上帝，说什么'你见过上帝却不信'。但是，我的朋友，并非我一个人如此呀，在我们那边现在大家都给搞糊涂

① 法文：我思故我在。这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在《方法谈》(1637) 一书中所说的足以代表他的唯理论哲学的名言。

了，这全是因为你们的什么科学。从前只知道有原子，五种感觉和四大元素，当时一切还凑凑合合能够自圆其说。在古代，人们就知道有原子。可现在又听你们说，你们又在人世间发现了什么‘化学分子’，以及什么‘原生质’，还有鬼知道什么名堂。我们听后只能乖乖地夹紧尾巴[①]。简直出现了一片混乱；主要是迷信和造谣；我们那里的谣言跟你们这里一样多，甚至还稍多一些，最后还有告密，要知道我们那里也有这么一个专门收集某种‘情报’的厅[②]。于是还是我们中世纪（我们的中世纪，不是你们的中世纪）的这个奇怪的传说，连我们那里也没人相信它了，除了那个七普特重的商人太太以外，这也不是指你们的商人太太，而是指我们的商人太太。你们这里有的一切，我们那里也应有尽有，这是由于咱俩交情好我才向你透露我们的这一秘密，虽然这是被禁止的。这是一个关于天堂的传说。据说，在你们人世间有过这么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否定一切：法律、良心和信仰’[③]，尤其是未来的生命[④]。他以为他死后就直接进入一片黑暗和死亡，不料在这以前还有未来的生命。他十分惊讶而又愤懑，他说：‘这违背我的信念。’因此他被判了刑……就是说，要知道，请原谅，我不过是转述我听到的这一传说而已，不过是传说罢了……你知道吗，他竟被判决在黑暗中行走一千兆公里（现在我们那里也使用公里了），只有走完这一千兆，才给他敞开天堂的门，

---

① 西方的鬼是长尾巴的，已如上述。

② 暗指沙皇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这是由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26年建立的特务机构（1880年废除）。

③ 这话源于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中的列佩季洛夫的话。

④ 指人死后的未来生命，或上天堂，或下地狱，而非指来世。基督教并无生死轮回之说。

饶恕他的一切……"

"你们那边的阴曹地府，除了走一千兆公里以外，还有什么磨难吗?"伊万以一种奇怪的兴奋打断他的话道。

"还有什么磨难？啊，你就甭问啦：过去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却越来越流行精神磨难了，'良心谴责'以及这一类胡说八道。这也是向你们学来的，由于'你们的民心归化'①。但是谁占便宜了呢？占便宜的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良心，又何来良心的谴责呢？遭殃的是那些规矩人,因为他们还有良心感和名誉感……硬要在一个基础不成熟的地方进行改革,而且还是因袭别人的制度——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还不如古代的火刑好。嗯,于是罚走一千兆公里的那人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就拦路躺下,大叫:'我不走了,出于原则我不能走!'你试拿一个知识渊博的俄国无神论者的灵魂,与在大鱼肚里生了三天三夜闷气的先知约拿的灵魂掺和在一起②。——这就是你那躺在路上的思想家的性格。"

"他在那里究竟躺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嗯，那里总有东西可躺吧。你不是在取笑我吧?"

"真是好样的!"伊万叫道，仍旧处在一种异样的兴奋状态中。现在他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奇在倾听，"怎么，他现在还

---

① 这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尤其是伏尔泰极力主张的一种说法。

② 关于约拿的故事，请参看《旧约全书·约拿书》(第1～2章)。约拿系希伯来先知。耶和华命他去尼尼微城，劝告那里的人不要作恶。约拿不从，乘船逃跑。耶和华便使海上风浪大作，只有把他投入海中，风浪方能平息，于是船上的人便将约拿抬起，抛入海中。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入肚中，他在大鱼肚里待了三天三夜，向耶和华求救，耶和华才命大鱼把他从腹中吐出。

躺着?”

“可不就是不躺了嘛。他几乎躺了一千年，后来就站起来走了。”

“真是头蠢驴!”伊万感叹道，开始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似乎在极力思考着什么。“永远躺下去还是走一千兆公里，还不都一样吗？这得走十亿年哪，是不是?”

“甚至还要多得多，可惜我没有纸和笔，否则倒可以算得出来。要知道，他早就走到了，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怎么走到了！他哪儿来的这十亿年呢?”

“要知道，你总想着我们现在的地球！要知道，现在的地球也许周而复始地重复过十亿次了；嗯，衰老，结冰，破裂，粉碎，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然后又是在空气之上被隔开的水，又是彗星，又是太阳，又从太阳里分化出地球——要知道，这样的发展也许已经周而复始地发生过无数次了，变来变去仍旧是老样子，毫厘不爽。无聊极了……”

“你说呀，说呀，他走到之后又怎样了呢?”

“给他刚一打开天堂的门，他跨了进去，还没待满两秒钟——这是照钟表的算法，照钟表的算法（虽然依我看，他那块表早就应该在路上分解成它的各种元素了）——还没待满两秒钟，他就不胜感慨地叫道，为了这两秒钟，不但值得走一千兆公里，甚至走一千兆的一千兆公里，再乘以一千兆次方，也完全值得！一句话，他唱起了‘和撒那’，而且还矫枉过正，做过了头，以致那里某些思想方法较为正派的人，起初甚至都不愿意跟他握手：此公也变得太快了嘛，摇身一变就成了保守派。这就是俄罗斯性格。我再说一遍：这是传说。我怎么买的就怎么卖。瞧，在我们那里对所有这类问题流行着怎样的看法呀。”

“我可把你逮住啦！”伊万以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乐叫道，似乎他终于完全想起来了，“这个关于一千兆年的故事是我自己编的！我当时十七岁，在念中学……我当时编了这个故事，还讲给一个同学听，他叫科罗夫金，这事发生在莫斯科……这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我不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我差点把它给忘了……但是我现在无意中又想起来了——是我自己想起来的，不是你告诉我的！正如千千万万件事有时候会无意中想起来，甚至在押赴刑场的时候① ……做梦的时候想起来。而你就是这样的梦！你是梦，你并不存在！”

“从你否定我时那副激动的神气我逐渐坚信，”那位绅士笑道，“你毕竟还是相信我是存在的。”

“毫无此意！连百分之一都不信！”

“但是总还有千分之一是相信的吧。要知道，顺势疗法用的剂量也许就是最强烈的剂量。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你是相信的吧，即使万分之一也罢……”

“一分钟也不相信！”伊万狂怒地吼道，“不过，我倒很愿意相信你是存在的！”他突然奇怪地加了一句。

“嘿！瞧，到底还是承认了吧！但是我心好，在这件事上我会帮助你的。听我说：这是我抓住了你的把柄，而不是你抓住了我！我是故意把你已经忘记的故事讲给你听的，让你不相信，对我的存在彻底失望。”

“胡说！你所以出现就是要让我相信你是存在的。”

“没错。但是动摇，但是不安，但是信与不信的斗争——

---

① 这是作者的切身感受。1849年作者曾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被判死刑，并绑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后获沙皇特赦，改判四年苦役。（请参看《罪与罚》与《白痴》中的有关章节）

对于一个像你这样有良心的人，有时简直是一种磨难，还不如上吊好。正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丁点儿是相信我存在的，所以我才故意给你讲这个故事，让你彻底不相信我的存在。我故意让你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徘徊，我这样做自有我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新方法：要是你对我的存在彻底失望了，你就会立刻向我当面保证说我不是梦，我是真实存在的，我是了解你的；这样我就达到了目的。而我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我只要把一粒非常小的信仰的种子投入你的心田，这粒种子就会长成一棵橡树——而且是一棵枝叶婆娑的大橡树，你将在这棵橡树下，渴望成为'隐居的神父和圣洁的信女'①；因为你私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想这样做的，你将会以蝗虫果腹②，历尽艰险地到荒漠中去隐居苦修！"

"那么说，你这坏蛋，你是在尽心竭力地拯救我的灵魂啰？"

"有时候总得做点好事吧。你又生气啦，我看得出来，你又生气了！"

"小丑！你从前是不是诱惑过以蝗虫果腹，在不毛之地苦苦祈祷十七年，遍体长满苔藓的这样的人？"

"亲爱的，我从前就专干这个。你可以忘掉全世界和三千大千世界，而死气白赖地缠住这样一个人，因为这是一颗十分宝贵的钻石；这样的灵魂有时候抵得上整个星座——我们自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样的胜利是宝贵的！要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学识素养上并不比你差，尽管你不肯相信这点：能在同

---

① 典出普希金的诗《隐居的神父和圣洁的信女》（1836）。该诗的第二部分是普希金用诗体转述叶夫列姆·西林（4世纪）在大斋节的祷词。

② 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地进行苦修。

一瞬间洞察难以数计的信与不信，真的，有时候觉得只差一根头发丝儿——就会像演员戈尔布诺夫[①] 所说，弄得一个人‘两脚朝上，人仰马翻’。”

“嗯，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吧？”

“我的朋友，”那客人寓意深长地说，“碰一鼻子灰总比有时候完全没有鼻子强，正如不久前有位患病的侯爵（想必就诊于一位专家）在忏悔时对他的忏悔神父（耶稣会士）所说。当时我也在场——简直妙不可言。他捶胸顿足地说：‘请把我的鼻子还给我！’这位天主教神父搪塞道：‘我的孩子，祸福相倚，天命难测，看得见的灾祸有时却会带来看不见的但却是非常大的好处。如果说命运无情，使您丧失了鼻子，那您的好处却是在您一生中再不会有人斗胆地向您说您碰了一鼻子灰了。’‘神圣的父啊，这不足以给我宽慰！’那个绝望的人无限感慨地说，‘相反，我倒十分高兴毕生之中每天都上当受骗，碰一鼻

① 伊·费·戈尔布诺夫（1831—1895），俄罗斯演员、作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交甚厚。他经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参加文学朗诵会，1880 年秋，每逢星期天，还经常与作家在苏沃林家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戈尔布诺夫的艺术才能评价很高。在《作家日记》1876 年 1 月号第 1 章（《艺术家俱乐部的圣诞晚会》）的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指戈尔布诺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总觉得，大家虽然把他作为一个演员很推崇他，但是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推崇得不够。而他是值得推崇的；他在他的舞台上，对俄罗斯人的心灵和对俄罗斯民族有许多非常细致和深刻的观察……”苏沃林夫人也回忆道：“费·米·（费·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和父称的缩写。——译者）特别喜欢听吉佳京将军这一角色，常常笑得跟孩子似的……”在普希金节期间，在 1880 年 6 月 7 日，戈尔布诺夫曾以他扮演的“吉佳京将军”这一人物的身份发言，他“很生气，因为‘人们纪念一个叫普希金的人，文职人员，官也不大，而他是吉佳京将军，居然没有受到邀请。’”

子灰，只要我这鼻子依旧待在它应该待的地方！’‘我的孩子，’这位天主教神父叹息道，‘福无双至，您这样做已经是对天意的抱怨了，但是上苍甚至现在也没有忘记您；因为您像刚才那样大呼小叫，说您情愿一辈子受骗上当，碰一鼻子灰，即使这样，您的愿望也已经间接地实现了：因为您丢了鼻子，这样一来，倒的确像上了大当，碰了一鼻子灰[①] ……”

“呸，说得多蠢！”伊万叫道。

“我的朋友，我不过想逗您一乐罢了，但是我敢发誓，这是地地道道的耶稣会狡辩，我还敢起誓，毫无虚言，这事一字不差就是这样发生的，就像我对您说的那样。这事就发生在不久前，曾给我带来许多麻烦。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回到家后当夜就开枪自杀了；我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他床边直到他咽气——至于那些耶稣会士的忏悔室，倒真成了我在生活中闷闷不乐时最可心的消愁解闷的地方[②]。再告诉你一件事，就发生在最近几天。一位金发女郎，诺尔曼姑娘，约莫二十上下，前来寻找一位年老的天主教神父，她的美貌、肉体和气质——都让人垂

---

① 这个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有鼻子和没鼻子——有鼻子在俄语中意为“上当受骗、落空”，这里姑妄译成“碰一鼻子灰”），据学者考证，源出普希金的讽刺诗（1821）：“快去治吧——不然你就变成邦葛罗斯了（伏尔泰《老实人》中的人物，他因染上脏病，割掉了鼻子。——译者）/你是‘爱美’这一害人精的牺牲品——/可不是吗，伙计，等你没了鼻子，/你就上了大当，碰了一鼻子灰。”

② 因为天主教神父在接受女信徒忏悔时常出现伤风败俗的事，天主教会遂于1783年发布通令，规定女信徒在向神父忏悔时必须待在一间单独的忏悔室，与接受忏悔的神父隔离，神父与女信徒交谈必须通过格栅，使双方的手和手指也无法接触，更不许碰到大腿。

涎欲滴。她弯下身子，通过小洞，向神父悄声说了自己的罪孽。‘您怎么啦，我的孩子，难道您又堕落了……’神父感叹道。‘O，Sancta Maria[①]，我听到什么啦：又换了个男人啦。但是，这要继续到何年何月，您怎么不感到羞耻呢！’‘Ahmon père[②]，’那个女罪人泪流满面，痛悔前非。‘ça lui fait tant de plaisir et à moi si peu de peine！’[③] 唉，你想，她竟会这样回答！我只得退避三舍：因为这是天性的呼唤，请恕我直言，这甚至胜过童贞。我立刻宽恕了她的罪孽，转身准备走开，但是又不得不立刻走回来：我听见那位天主教神父正通过那个小洞跟她相约晚上幽会[④]，而这老头儿，要知道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竟于一刹那之间堕落了！食色性也，人的天性终究起了作用！你怎么又扭过头去，又生气了呢？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使你满意了……”

“离开我，你在我脑子里就像赶不走的噩梦似的不停地敲

① 拉丁文：噢，圣母马利亚。

② 法文：啊，我的神父。

③ 法文：这使他很快活，我又不费多大劲儿。源出对法国著名女演员戈申（1711—1767）的讽刺诗。原诗是这样的：“娇滴滴的戈申，怎么样！您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人家刚一求爱，您的芳心就向他让了步！／——您要我干吗呢，这给他带来了如许快乐，／我又不费什么劲儿。”

④ 似与法国诗人德·帕尔尼（1753—1814）的无神论长诗《老一代神和新一代神之战》（1799）第5歌中忏悔的内容相近：“我要去参加另一个圣礼，／同样神圣而又庄严。／这就是忏悔。我一定保守秘密；／你坦白，别撒谎：你是否多次犯罪？／坦白承认，你犯的什么罪？”／“我这罪是特别的罪，／您要猜出来也不难，嘻嘻！”／“那，我明白了：维纳斯的游戏。／一共几次？”“我没算过。”／“唔，说个整数！”“一万。”／“真的？／别吹牛！我是个好心肠的法官，／Absolvo te——我可以赦你无罪，／不过要对您略施惩罚：／也跟我同样犯一次罪！”

打，”伊万痛苦地叫道，他对自己的幻影实在无可奈何，“跟你在一起我感到无聊，感到痛苦，感到受不了！我将不惜代价，只要能够把你赶走！”

“我再说一遍，请你不要苛求，别要求在我身上出现‘一切伟大而又美’的东西，这样你就会看到咱俩还是可以友好相处的。”那位绅士庄重地说，“你对我发脾气，说到底是因为我没设法在一片红色的霞光中出现在你面前，我出现时没有‘雷鸣和闪电’，也没有烧焦了的翅膀①，而是一副寒酸相。第一，你觉得我这副模样有污你的美感，第二，我这样猥琐有损你的尊严：你在想，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魔鬼怎么能来谒见这么一个大伟人呢？不，你身上毕竟还有一些曾遭别林斯基讥笑过的浪漫主义味道。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我方才动身来看你的时候倒是想来着，要不要装扮成一个曾在高加索做过官的四品文官的模样，燕尾服上佩戴着‘雄狮与太阳’的星形勋章②，来开开玩笑，但是我心里又直打鼓，生怕你因为我胆敢在燕尾服上佩戴‘雄狮与太阳’，而不是至少戴上一枚‘北极星’或者‘天狼星’③。而且你老说我笨。但是我的上帝，我根本无意在智慧上同你较量。梅菲斯特去见浮士德，向他做了自我介

---

① 指伪经中描写的摩西形象。

② 一种波斯勋章，有时也授予在高加索工作的俄国官员。

③ “北极星”是一种瑞士勋章，此处是语言游戏，暗指十二月党人康·费·雷列耶夫和亚·别斯图热夫主编的《北极星》杂志（1824—1825），以及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国外出版的文学与社会政治丛刊《北极星》（1855—1862，1869）；“天狼星”则暗指伏尔泰，因为他的一部哲理小说《米克罗梅加斯》（1752）的主人公是天狼星人。此话意在嘲笑伊万，他原以为对方是个革命派和造反派，其实这魔鬼的观点极其保守。

绍，说他想要作恶，结果却偏偏行善①。嗯，这就只好随他说去了，反正我的情形完全相反。我也许是普天下唯一爱真理而又真诚希望行善的人。当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升天的时候，怀里揣着那个被钉死在右边的强盗的灵魂②，当时我也在那里，我听见智慧天使在欢呼，在唱歌和欢呼：'和撒那'，六翼天使则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使天国和整个宇宙都为之震动③。真的，我敢用一切神圣的东西起誓，我真想介入这个合唱队，跟大家一起欢呼：'和撒那！'我的欢呼已经冲口而出，已经从我的胸膛里迸发出来……要知道，我非常容易动感情，也很有艺术感受力。但是健全的理智（噢，这是我的天性的一个不幸属性）却在这时候拦住了我，不许我有过头的举动，于是我就错过了机会！就在这时候我想：'要是我喊出了"和撒那"，将会出现什么，出现什么结果呢？世界上就会风平浪静，就不会出现任何事端了。'所以仅仅为了恪尽厥职，仅仅为了我的社会地位，我也不得不压下我心头的好的方面，仍旧为非

---

① 梅菲斯特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魔鬼，上面的话就是他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1876—1877年的笔记中写道："魔鬼与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啊？在歌德笔下，浮士德问梅菲斯特：'你到底是谁？'他的回答是：'是总想作恶，却总行了善的那种力量的一部分。'(绿原　译）呜呼！人如果谈到自己将会适得其反：'我是那整体的一部分，我永远愿意和渴望行善，可是我却一味作恶。'"

② 据圣经传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两边还钉着两个强盗，其中一名行刑前讥诮耶稣，另一名则请求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3章，第42～43节）

③ 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52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下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

作歹。有人把行善的荣誉全部攫为己有，而把为非作歹的事全交给我去做。然而我并不羡慕寄人篱下当帮闲的荣誉，我一向淡泊名利。为什么在普天之下所有的生灵就我注定要受到所有正派人的诅咒，甚至受到他们的拳打脚踢呢？因为化身为人就应该有时候承受这样的后果吗？这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硬不肯向我公开这一秘密，因为一旦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就会高呼'和撒那'，于是那个必不可少的缺憾就会烟消云散，合乎理智的事就会在普天下出现，这样一来，不用说，一切就会完蛋，甚至报章杂志也将关门歇业，因为那时候谁还会订阅报章杂志呢？我知道，最后我也只能忍下这口气，走完我那该走的一千兆公里，从而得知这一秘密。但是要等到这一天，我只能干生闷气，违心地执行派给我的任务：为一人得救而毁灭千千万万生灵，玷污多少好人的名誉，才能成就一个正直的约伯呀[①]（当时人们曾用他来挖苦我）！不，在这秘密还没有暴露之前，我看存在着两种真理：一种是那边的、他们的、我暂时莫名其妙的真理，另一种是我自己的真理。我还不知道哪种真理更好……你睡着了？"

"还用说，"伊万愤愤然叫道，"我天性中的一切混账东西，我早就在脑子里体验过，反复咀嚼过，弃之如敝屣的东西，你却把它当成什么新鲜玩意儿又给我端了出来！"

"这又不合你的口味！我还想拿这种富有文学性的描述巴

---

① 据《旧约全书·约伯记》(第 1 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是上帝为了考验他，通过撒旦，剥夺了他的全部财产和儿女，并让他全身长满毒疮，但是他毫无怨言，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结你哩：这个天上‘和撒那’的故事，说真格的，说得不坏吧？你紧接着又来了这套海涅式的冷嘲热讽，这又何苦呢，对不对？”

“不对，我从来没有做过像你这样的奴才。我的灵魂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奴才呢？”

“我的朋友，我认识一位非常有魅力、非常可爱的俄国少爷：一位年轻的思想家和非常喜爱文学和美术的人，他是一篇大有希望的长诗的作者，这篇长诗名曰：《宗教大法官》……我说的就是他！”

“我不许你提《宗教大法官》！”伊万叱道，羞得满面通红。

“嗯，那么《地质剧变》[①] 呢？记得吗？这总算是一篇小小的长诗吧！”

“住嘴，要不我杀死你！”

“你要杀死我？不，对不起，我偏要说。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享受这份快乐。噢，我就爱那些血气方刚、渴望生活的我的年轻朋友的幻想！还在去年春天，你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认定：‘那里有新人，他们打算破坏一切，从人吃人开始。真是一帮糊涂虫，也不先向我请教一下！我看，什么也无须破坏，只要在人类中破坏关于上帝的观念就成，当务之急是干这个！应当从这点，从这点做起——噢，这帮什么也不懂的睁眼瞎呀！只要人类人人摒弃上帝（我相信这个时期就像出现各个地质时期一样必将出现），无须人吃人，过去的整个世界观，尤其是过去的整个道德观必将自动崩塌，那时必将万象更新。人们定将联合起来，向生活索取生活可能

① 暗示像“地质剧变”一样，人的思想也会发生剧变。

给予的一切，但目的一定仅仅是为了求得现世的幸福和快乐[①]。人必将因同时具有上帝和提坦神[②]的自豪精神而扬名天下，出现人神[③]。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科学每时每刻都在战胜自然，而且永无止境，因而他也将每时每刻感到一种高度的愉悦，从而代替他那过去对天国幸福的向往。任何人都知道他终有一死，而且死后不可能复活，但是他一定会像上帝一样骄傲而又平静地接受死亡。他出于自豪定将懂得，他丝毫不必抱怨生命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他定将爱自己的兄弟，而不期望得到任何报酬。爱只适合于短暂的生命，但是正因为意识到爱的短暂，他将使爱的火焰烧得更旺，其程度一如这爱从前陡然消耗在对人死后的永恒的爱的向往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在太妙了！"

伊万坐在那里，用两手捂住耳朵，两眼望着地面，但却浑身发抖。那声音仍在继续。

"我那位年轻的思想家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时期会不会到来？如果一定会到来，那就好办了，人类就会彻底走上轨道。但是因为人类根深蒂固的愚蠢[④]，也许在未来的一千

---

① 人可以完全不要上帝而得到人世的幸福，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群魔》）和韦尔希洛夫（《少年》）的理想。

② 是希腊神话中的老一代神祇，他曾与新神作战而失败。但在近代，他的形象具有新的意义，"提坦神"开始用来称呼勇敢的革命家，为新生活而奋斗的无畏战士，向罪恶世界挑战的天才的独立思想家等。

③ 指虽然是人，但却具有神的特性。

④ 这里是对唯理论的嘲笑。唯理论认为，人们的不幸在于他们的不开化和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唯理论的观点，并在《地下室手记》中同这类理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论战。

年中也走不上轨道，那任何一个现在就已认识真理的人就不妨自便，用新的原则来安排自己的未来。就这个意义说，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仅如此：如果这一时期永远不会来，但是因为上帝和灵魂不死毕竟是没有的，那这新人就不妨成为人神，甚至于，哪怕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人如此，也无伤大雅，自然，这时他的身份可能会变，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跨过从前的奴隶人不敢逾越的任何道德障碍，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对于神，法律是不存在的，神无论出现在哪儿，那儿就是神统治的地方！我无论出现在哪儿，那儿就是首善之区……可以‘为所欲为’，这就足矣！这一切简直妙不可言；不过你既然要招摇撞骗，又何必要真理批准呢？但是，我们当代的俄国人就是这样；不经批准连招摇撞骗都不敢，我们俄国人爱真理竟爱到了这般地步……”

客人说话时分明对自己的口才感到十分得意，嗓门越说越大，而且嘲笑地望着主人；但是他没有能够把话说完：伊万突然从桌上抓起一只玻璃杯使劲向这个口若悬河的混账东西扔去。

“Ah，mais c’est bête enfin！[①] 这人叫道，从沙发上跳起来，用手赶紧拂去身上的茶水，“居然想起了路德的墨水瓶[②]！

---

① 法文：哎呀，但是这就太蠢啦！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他相信存在魔鬼。据传，他在翻译圣经时，魔鬼去诱惑他，他便拿起墨水瓶向魔鬼扔去。路德修道室的白粉墙上有一块很大的深色斑点，一直被信徒们认为是那只墨水瓶摔碎后留下的墨迹。据路德看来，魔鬼干涉一切：他常常改变自然的进程，制造疾病和不幸；但最常见的是他经常迷惑人们，使人产生怀疑，产生不好的思想和沮丧。据路德自己说，他曾亲见幻化成猪的魔鬼或者魔鬼变成几点飘忽不定的鬼火，在瓦尔特堡，他还仿佛看 （接下页）

他自己既然认为我是梦，又用玻璃杯向梦扔去！简直是娘儿们的做法！我本来就疑心，你不过装出一副塞住耳朵的样子，其实在听……”

这时突然从院子里传来急促的敲窗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听见啦，快去开门，”客人叫道，“我来回答你吧，这是令弟阿廖沙，他带来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饶有兴趣的消息！”

“住嘴，骗子，我比你先知道来的是阿廖沙，我早就预感到他要来，当然，他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带来了‘消息’！……”伊万狂怒地喝道。

“快去开门吧，快去给他开门吧。外面在刮暴风雪，他可是你的弟弟呀。Monsieur，sait -il le temps qu'il fati? C'est à ne pasmettre un chien dehors[①] …”

敲窗声仍在继续。伊万本来想立刻跑到窗口去；但是有什么东西似乎突然捆住了他的手脚。他使劲挣扎，似乎想要挣脱捆住他的绳索，但是劳而无功。敲窗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绳索突然断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沙发上猛地坐了起来。他仓皇四顾。两支小蜡烛几乎已经燃尽，他刚才扔向自己客人的那只玻璃杯，仍旧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而对面长沙发上

（接上页）　到魔鬼在吃核桃，并把核桃壳扔到他的床上。在路德的幻觉中，魔鬼还常常以他的敌人和论敌出现。据路德自己说：“他曾不止一次地掐住我的喉咙，但是他又不得不放开我。他常常把我折腾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死了。他常常把我弄得心里乱糟糟的，以致我都不由得问自己，世界上还有没有上帝，我对我们的主上帝都完全绝望了。”

① 法文：先生，你知道吗，外面是什么天气？这样的天气，把狗也不能赶到院子里去。

什么人也没有。敲窗声虽然仍在继续，而且仍很急促，但根本不像他刚才在梦中隐约听到的那样响，相反，很节制。

“这不是梦！不，我敢起誓，刚才不是梦，这一切确曾发生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叫道。他奔向窗口，打开气窗。

“阿廖沙，我不是叫你不要来找我吗！”他向弟弟狂叫，“就说两句话：你有什么事？就说两句，听见了吗？”

“一小时前，斯梅尔佳科夫上吊了。”阿廖沙从院子里回答道。

“快上来，我立刻给你开门。”伊万说道，说罢便去给阿廖沙开门。

十 “这是他说的！”

阿廖沙进来后告诉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个多小时前，玛丽亚·孔德拉季耶芙娜跑到他的住处来找他，宣布斯梅尔佳科夫自杀了：“我跑到他屋里去端茶炊，他就吊死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阿廖沙问她：“她有没有去报案？”她回答说她还没有去向任何人报过案，而是“直接跑来找您，您是头一个，我一路上没命地跑。”据阿廖沙说，她像疯了似的，像片树叶似的浑身哆嗦。于是阿廖沙便同她一起跑到她们的木屋，看见斯梅尔佳科夫仍在那里挂着。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我消灭自己的生命完全出于自愿，请勿祸及他人。”阿廖沙让这张字条仍旧放在桌上，便直接跑去找县警察局长，向他报告了一切，“然后便从那里直接来找你了。”阿廖沙最后说。他说话时一直定睛注视着伊万的脸。在他说话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好像对他面部的某种表情感到十分吃惊似的。

“二哥，”他突然叫道，“你大概病得很重吧！你的样子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似的。”

“你来了就好，”伊万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像根本没听见阿廖沙的感叹似的。“不过我早知道他上吊自杀了。”

“谁告诉你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我是知道了。早知道了吗？是的，是他告诉我的。他刚才还跟我说话呢……”

伊万站在房间中央，说话时一直若有所思，眼睛望着地面。

“他是谁？”阿廖沙问，不由得向四周望了一眼。

“他溜了。”

伊万抬起头，微微一笑。

“他怕你，你是鸽子。你是‘纯真的司智天使’①。德米特里管你叫司智天使。司智天使……六翼天使雷鸣般的欢呼！六翼天使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星座。也许整个星座充其量不过是某种化学分子……有一种雄狮与太阳星座，你知道吗？”

“二哥，你坐下！”阿廖沙害怕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坐到沙发上。你在说胡话，你躺下，靠在枕头上？也许会好些？”

“拿毛巾来，就在这儿的一把椅子上，我方才扔过去的。”

“这儿没有哇。你放心，我知道在哪儿；瞧，这不是吗。”阿廖沙说，在房间的另一头，在梳妆台旁找到了一块叠得整整齐齐、还没用过的干毛巾。伊万奇怪地看了看毛巾；刹那间，

---

① 在基督教的象征中，鸽子象征圣灵。阿廖沙一出现，魔鬼就消失了，这源于基督教的传统信仰，代表神圣的人和物一出现，一切妖魔鬼怪就会销声匿迹。“纯真的司智天使”源自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想当年，他这纯真的司智天使，／在光明的居所里大显身手……”［第1章（一）］（顾蕴璞　译）

他的记忆力恢复了。

“等等，”他从沙发上欠起身来，“方才，一小时前，我从那里拿过这块毛巾，用水浸湿了。我把它敷在头上，扔在这儿……它怎么会是干的呢？我又没别的毛巾。”

“你曾经把这块毛巾敷在头上了？”阿廖沙问。

“是啊，而且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小时前……为什么蜡烛都点完了呢？几点啦？”

“快十二点了。”

“不不不！”伊万突然叫道，“这不是梦①！他来过，就坐在这儿，就坐在那张沙发上。你敲窗的时候，我向他扔了玻璃杯……就是这只……我从前也是睡着的，不过这梦不是梦。过去也有过这情况。阿廖沙，现在我总是做梦……但又不像是梦，我是清醒的：走来走去，说话，也看得见……可是却睡着了。但是他坐在这里，他来过，就坐在那张沙发上……他浑极了，阿廖沙，浑透了。”伊万突然笑了起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

“谁浑？你说谁哪，二哥？”阿廖沙又烦恼地问。

“魔鬼！他常来找我。来过两次，甚至几乎是三次。他揶揄我，说我似乎在生气，因为他只是一名魔鬼，而不是一个烧焦了翅膀、在雷鸣电闪中出现的撒旦②。但是他不是撒旦。他是一名自称撒旦的冒牌货。他只是一名魔鬼，小魔鬼。他常去澡堂。把他的衣服脱了，你肯定能发现他长着尾巴，长长的、

① 俄国民间迷信：一到半夜，鬼魂就销声匿迹，妖术也随之终止。

② 据《旧约全书·约伯记》载，撒旦是上帝的一名侍者，在上帝的授意下，对人进行考验，无端加害于人，视其是否会因无辜受罪而抱怨上帝，因而不再信仰上帝。

没毛，跟一只丹麦狗一样，有一俄尺长，黄褐色[1] ……阿廖沙，你冻坏了，你踏雪前来，想喝茶吗？茶凉了？要不要让她们生茶炊？C'est à ne pasmettre un chien dehors…"

阿廖沙急忙跑到洗手盆前，浸湿了毛巾，劝伊万重新坐下，用湿毛巾敷在他头上。自己则坐在他身旁。

"不久前你干吗向我说起丽莎？"伊万又开口道（他变得非常健谈）。"我喜欢丽莎。我对你说了她几句浑话。这不是真的，我喜欢她……明天我替卡佳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她了。为未来担心。她明天一定会抛弃我，用脚践踏我。她认为我是出于对她的忌妒才陷害米佳的！对，她肯定这样想！其实，非也！明天将是十字架，而不是绞架。不，我不会上吊的。你知道吗，我永远不会自杀，阿廖沙！难道因为我下贱无耻吗？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因为渴望生。我怎么知道斯梅尔佳科夫上吊了呢？是的，是他告诉我的……"

"你坚信有人在这里坐过吗？"阿廖沙问。

"就在墙角那张长沙发上。你肯定会把他赶走的。你也果真把他赶走了：你一来，他就销声匿迹了。我喜欢你的脸，阿廖沙。你知道我喜欢你的脸吗？而他就是我，阿廖沙，他就是我自己。他就是我身上全部下流、全部卑鄙、全部为人所不齿的东西！是的，我是'浪漫派'，他看出了这点……虽然这是诽谤。他浑透了，但这也是他的取胜之道。他狡猾，像动物般狡猾，他知道用什么来激怒我。他总是奚落我，说我相信他的存在，并且用这办法迫使我听他信口雌黄。他像骗孩子似的骗我。不过他还是对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的颇有见地的话。我是绝

---

[1] 据俄国民间迷信：魔鬼长有尾巴，并能变成任何形状，但多半是猫或狗。

不会对自己说这种话的。你知道吗，阿廖沙，你知道吗，”伊万非常严肃而且推心置腹般地补充道，“我非常希望他真的就是他，而不是我！”

“他把你折磨得够戗。”阿廖沙说，同情地望着二哥。

“他奚落我！要知道，手段十分巧妙：‘良心！什么叫良心？良心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我干吗要痛苦呢？因为习惯！由于七千年来形成的普天下人的习惯，丢掉这习惯，我们就能成为神。’这是他说的，这是他说的！”

“不会是你，不会是你说的吗？”阿廖沙坦然地看着二哥，情不自禁地叫道，“就算是他说的吧，抛弃他，忘掉他！让他把你现在所诅咒的一切统统带走，从此再不许他来找你！”

“对，但是这家伙心狠手毒。他取笑我。他放肆，阿廖沙。”伊万气得声音发抖地说，“但是他诽谤我，在许多事情上恶意中伤我。他还当面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到我头上。‘噢，你要去积德行善，你要去自首说是你杀死了父亲，那用人是在你的唆使下把父亲杀死的……’”

“二哥，”阿廖沙打断道，“不要冒失：不是你杀的，这不是真的！”

“这是他说的，是他，他知道底细。‘你要去积德行善，但是你又不相信积德行善——因此你才觉得恼火和痛苦，因此你的报复心才这么重。’他说这话是冲我来的，而他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阿廖沙悲哀地感叹道，“而且你是在病中说的，在谵妄状态中说的，是你存心折磨你自己！”

“不，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你是出于骄傲才去自首的。你一定会挺身而出，一定会说：‘这是我杀的，你们干吗

吓得抽风呢，你们在胡说！你们的意见我不在乎，你们的恐惧我也不在乎。’他这是在说我，可是他又突然说道：‘要知道，你希望他们夸你，说：一个杀人犯，可是他却有着舍己为人的感情，他要救大哥，所以来自首了！’这全是胡说，阿廖沙！”伊万两眼冒火，突然叫道，“我不要这帮混账东西夸我！他是胡说，阿廖沙，是胡说，我敢向你起誓！就因为这个我才用玻璃杯砸他，用玻璃杯砸到他的狗脸上，砸得粉碎。”

“二哥，你安静下来，别！”阿廖沙劝他。

“不，他善于折磨人，他是铁石心肠。”伊万不听他的，继续道，“我早就预感到他来找我要干什么。他说：‘即使你去自首是出于骄傲，但毕竟还有希望，即斯梅尔佳科夫终将被揭发并发配去服苦役，米佳终将被证明无罪，而你受到的谴责仅仅是道义上的，（你听见没有，他说到这里竟笑啦！）别人就会对你赞不绝口。但是现在斯梅尔佳科夫死了，上吊了——在法庭上，现在谁还会相信你一个人的话呢？然而你会去的，你会去自首的，你仍旧会去的，你已经决定要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去干什么呢？’这是可怕的，阿廖沙，我真受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谁又胆敢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二哥，”阿廖沙打断他的话道，他吓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但还是希望能够开导伊万，使伊万清醒过来，“我来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斯梅尔佳科夫死了，而且当时也没时间知道，他怎么能够告诉你斯梅尔佳科夫死了呢？”

“他的确说了。”伊万毫不怀疑而又坚定地说道，“不瞒你说，他说来说去净说这事。他说：‘你相信积德行善，那倒好了：即使大家不相信我，为了原则我也要去自首。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一样，是个猪崽子，你才不管什么积德行善呢！既然你的牺牲起不了任何作用，干吗还要

颠颠颠地上那儿去自首呢？就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究竟要去干什么！噢，你情愿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求能够知道你去自首到底为了什么！你似乎下定了决心？你还没下定决心。你将整夜坐在这里，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但是你还是会去的，而且你也知道你会去的，你自己也知道，不管你怎么犹疑不定，这个决定已经由不得你了。你会去的，因为你不敢不去。你为什么不敢呢——你自己猜去吧，这是给你出的一道哑谜！'他说罢站起身来就走了。你来了，他就走了。他骂我是胆小鬼，阿廖沙！le mot de l'enigme①，就是说我乃胆小鬼也！'展翅高飞，翱翔天际的不是这样的鹰！'这是他补加的一句话。这是他补加的！斯梅尔佳科夫也说过同样的话。必须杀死他！卡佳看不起我，我看出这点儿已经一个月了，再说丽莎也要开始看不起我了！'你去自首是为了让人家夸你'——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你也看不起我，阿廖沙。现在我又要恨你了。我也恨这恶棍，恨透了这恶棍。真不想救这恶棍，让他困死在苦役中！他倒好，唱起了赞美诗！噢，我明天一定去，站到他们面前，当面啐他们！"

他狂乱地跳将起来，抓下头上的毛巾，甩到一边，又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阿廖沙想起他不久前说过的一句话："我好像在清醒的状态下睡着了……能走路，能说话，也看得见，但是却睡着了。"现在的情况亦然。阿廖沙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他脑海里倏忽闪过一个想法：跑去请医生，赶快把他带来，但是他又害怕撇下二哥一个人；想请别人帮忙照顾一下，又完全无人可托。最后伊万慢慢、慢慢地完全丧失了知觉。他还在继续说话，说个不停，但是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了。甚至说起话来

① 法文：谜底。

也口齿不清了，他突然在原地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但是阿廖沙及时扶住了他。伊万听任阿廖沙把他扶到床上。阿廖沙马马虎虎地给他脱了衣服，让他躺下了。他守在他身旁又坐了约莫两小时。病人睡得很香，一动不动，呼吸很轻，也很均匀。阿廖沙拿过一只枕头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他临睡的时候为米佳和伊万做了祷告。他逐渐明白了伊万生病的原因："骄傲地做出这一决定而引起的内心痛苦，深刻地自责！"他所不相信的上帝和上帝的真理，逐渐征服了他的心，虽然这颗心依然不肯屈从。"是的，"阿廖沙的头已经倒在枕头上了，他脑中闪过，"是的，既然斯梅尔佳科夫死了，也就没人会相信伊万的供词了；但是他肯定会去自首的！"阿廖沙轻轻地微微一笑："上帝必胜！"他想，"要不在真理的光辉下站起来，要不……就在仇恨中灭亡，因为他做了他所不信的事，因而对自己，对大家进行报复。"阿廖沙苦涩地加了一句，又为伊万做了一会儿祷告。

卷十二　法庭错判

一　决定命运的一天

在我描写的那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十点，敝县的地区法院开庭，开始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一案。

我要先交代一下：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法庭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部传达清楚，既做不到事无巨细，无一遗留，也做不到头头是道，有条有理。我总觉得要把一切全记载下来，同时对一切做必要的说明，那就需要写一部大书，甚至是一部很大的书。因此请诸位务必不要责怪我仅仅记述了使我本人感到吃惊和我特别记住的那部分。我可能主次不分，甚至完全忽略了最引人注目和最必要的细节……不过话又说回来，还是以不道歉为好。我一定竭尽绵力，读者以后自会明白，我做到的仅仅是我力所能及的。

第一，在我们走进法庭之前，我想先提一下那天使我特别感到吃惊的一件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感到吃惊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据后来发现）所有的人。具体说：大家都知道，本

案激起了许许多多人的兴趣，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待开庭，敝县上下已经有整整两个月了，到处街谈巷议，议论纷纷，长吁短叹，浮想联翩。大家也知道，本案轰动了整个俄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本案会这么激动人心，会使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感到这么强烈的震动，这么强烈的刺激，而且不仅在敝县一地，甚至到处如此，就像那天在法院开庭现场所表现出来的情形那样。赶在这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不仅有省城来的客人，而且还有从俄国某些其他城市赶来的客人，最后还有从莫斯科和彼得堡赶来的嘉宾。来了不少律师，甚至还来了若干名流，还有女士们[①]。所有的入场券都被争抢一空。甚至把法官们坐的审判桌后面的位置也非同寻常地腾了出来，专供男士中的显贵们坐：那里出现了一长排软椅，上面坐着各式各样的大人物——这在敝县过去是从来不允许的。最多的是女士——本地的和外来的，我想，她们的人数大概不少于全部听众的一半。单就从各地来的律师而言，人数就多得无法安排，因为所有的入场券早就发完了，被人软磨硬泡地要去了。我亲眼看见，大厅一头有个台子，在台子后面临时匆匆地隔出了一小块地方，让从各地来的律师们全都站在里面，他们却认为能在那里即便站着听也已经是万幸了，因为为了节约地方把这里的椅子全都搬了出去，于是聚在这里的一大堆人便紧紧地挤成一团，肩挨肩地站着听完了“审理”的全过程。有些女士，尤其是外地来的女士，盛装艳服地出现在大厅两厢的楼座上，但是大多数女士甚至都忘了打扮。她们脸上表现出一副歇斯底里的、贪婪的、近

① 据俄国学者列·格罗斯曼考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开庭审判米佳的情况时，诸多细节均采用 1878 年 3 月 31 日审理女革命家薇拉·扎苏利奇时的情况（当时他曾作为媒体代表旁听）。

乎病态的好奇。聚集在大厅里的所有公众有一个十分典型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必须指出的），这特点（后来经多方观察证明确凿无误）就是几乎所有的女士，起码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站在米佳一边，希望能宣判他无罪。也许主要是因为他名声在外，说他是个多情种子，善于征服女人的心。她们知道将有两位女情敌出庭作证。其中一位，就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使大家特别感兴趣；关于她，传说纷纭，流传着许多离奇的传言，说她对米佳一往情深，尽管他犯了罪，还说了不少令人惊叹的故事。尤其提到她很高傲（她在敝县县城几乎没有登门拜访过任何人），又说她“亲友如云”，而且都是“名门望族”。她们还说，她打算呈请政府允许她陪同犯人去服苦役，允许她同他在某处的地下矿井里结婚。她们等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出庭，其激动程度也毫不逊色，她们带着焦急的好奇心等待着这两个情敌（一个是骄傲的贵族姑娘，一个是“荡妇”）在庭前相会；话又说回来，对于敝县这些女士们来说，格鲁申卡的知名度比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还大。敝县的这些女士过去也曾见过这个“使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和他的不幸的儿子神魂颠倒的女人”，所有的女士（几乎无一例外）都感到奇怪，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完全说不上漂亮的俄国女人”，居然能使他们父子俩同时爱上她，而且一爱就爱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一句话，各种闲言碎语，不一而足。我千真万确地知道，而且就发生在敝县县城，为了米佳甚至还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争吵。许多女士因为对这件可怕的案子的观点不同，因而与自己的丈夫激烈争吵，这样一来，这些女人的所有丈夫来到法庭后，不仅对被告毫无好感，甚至还对他义愤填膺。总之，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与女士们相反，所有的男士在情绪上都反对被告。可以看到不少神态严峻、双眉

深锁的脸，还有些人的脸甚至完全像凶神恶煞似的，而且这占多数。诚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米佳自来本城后曾亲自得罪过他们。当然，旁听席上有些人甚至几乎很开心，对米佳本人的命运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并非对这桩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没有兴趣；大家都十分关心这将如何结案，大多数男人坚决主张对案犯严惩不贷，除了那些律师是例外，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并非本案牵涉到有悖人伦的问题，而只是所谓当代法律问题。使大家分外激动的是有名的费秋科维奇的光临。他的才能已经名闻遐迩，他到外省来辩护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这类大案一经他辩护就名噪全国，使人久久难忘。还有几件有趣的传闻不胫而走，那是有关敝县的检察官和首席法官的。据说，敝县的检察官一听说他将与费秋科维奇对簿公堂就浑身发抖，原来他俩在彼得堡踏上仕途之初就成了冤家对头，我们那位十分爱面子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时候起，就一直认为自己受人排挤，怀才不遇，现在他正抖擞精神，审理卡拉马佐夫一案，并幻想借此重案使自己一蹶不振的检察官生涯重振雄风，但是现在使他望而生畏的只有这个费秋科维奇了。但是关于他听说费秋科维奇要来就浑身发抖的说法未免有欠公允。敝县的检察官决不是在危险面前垂头丧气的主儿，而是相反，随着危险的增长，自尊心也好像长上了翅膀。总之，必须指出，敝县的检察官是个火爆脾气，而且病态般敏感。他常常将全身心投入某一案子，好像他的整个身价性命就决定于此案如何裁决似的。司法界人士对此微笑颔首，略有取笑之意，因为敝县检察官正是靠了自己的这一素质甚至略微有了点小名气，固然，远不是遐迩闻名，但较之他在敝县法院所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有这样的名声也就不容易了。人家特别笑话他的是他对心理分析的癖好。依我看，诸位错了：我

觉得敝县的这位检察官无论在为人和性格方面，要比许多人想象的严肃得多。但是这位略显病态的人从跻身仕途之初就不善于使人家对他刮目相看，而且终其身都未能改掉这坏脾气。

至于讲到敝县法院的首席法官，关于他，我只能说他是个知识渊博、极富人情、办事干练而又具有最现代化思想的人。他自尊心很强，但是对于自己的仕途进退倒并不十分关心。他毕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做一个进步人士。再说他有有钱有势的亲友，也有财产。后来发现，他对卡拉马佐夫一案相当热心，但也只是一般的热心而已。他感兴趣的是现象，本案属于何种类别，他视本案为我国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俄罗斯性格的写照，以及其他等等。至于本案中的具体人物，对他的悲剧，诚如对本案被告以及对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人士的命运一样，他都抱着一种无所谓和相当抽象的态度，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正应该如此也说不定。

在法官们尚未出庭前很久，法院大厅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敝县的法院大厅是敝城最好的大厅，既宽敞又高大，音响效果也好。法官席设在一个离地面稍高的地方，法官席右首放了一张长桌和两排软椅，这是给陪审员们坐的。左首则是被告席和他的辩护人席。大厅中央，靠近法官席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物证”，其中有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染满鲜血的白色绸睡衣，被假想用来谋杀的那根倒霉的铜杵，袖子上沾有血迹的米佳的衬衫，口袋反面满是血迹的他的那件上衣（当时他曾把浸透了鲜血的手帕塞进这口袋），那块因染满鲜血而整个变硬、现在已经完全发黄了的手帕，米佳在佩尔霍京家装上弹药后准备自杀、直到在莫克罗耶才被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悄悄拿走的手枪，最后则是那只里面曾经装有三千卢布准备送给格鲁申卡、上面有题词的信封，用来扎信封的那根玫瑰色缎带，以

及其他许许多多我记不清的东西[①]。稍远，相隔若干距离，在大厅深处，则是旁听席，但在柱形栏杆前还放着几把软椅，那是给作过证言仍须留在大厅里的证人们坐的。十时整，法官们出庭了，由三人组成：首席法官、普通法官和一位名誉治安法官。不用说，检察官也随即出庭。首席法官，此人结实、粗壮，比中等个略矮，一副生有痔疮般的灰黄色脸皮，五十上下，深色的头发略显斑白，剪得很短，挂着红绶带——不记得挂的是什么勋章了。至于检察官，我觉得，不仅我一个人，而且大家也都觉得，他的脸色煞白，近乎发青，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变瘦了，因为前天我还见过他，他的面色还完全正常。首席法官在开庭前先问法警：是否所有的陪审员都已到庭？……然而我看到我不能再这样讲下去了，因为有许多话我没听清，而另一些话我又没注意听，还有一些话我忘了应该记住，而主要是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如果把所说的话和所发生的事统统记下来，我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篇幅。我只知道，双方，即辩护人为一方，检察官为另一方，对陪审员资格提出异议应予撤换的并不很多。我记得陪审员由十二人组成：四名是本地的官员，两名是本城的商人，还有六名是农民和本城的小市民。我记得，在上流社会，尤其是女士们，还在开庭前很久，就带着某种惊讶询问：“难道这么精细、这么复杂和涉及心理学的案件将交给一些小官员，甚至大老粗去做出性命交关的裁决吗？再说随便找来一个小官员，尤其是

① 19世纪70年代，在俄国法庭审判中，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物证”，对此，当时的俄国报刊常予以嘲笑。例如，当时（1878）有一件纵火案，把布店里一个柜台也抬来作为物证，因为火是从这个柜台下烧起来的，而且把它都烧焦了。因为这柜台太大，都没法抬进审判大厅。

大字不识的乡巴佬，他们又能懂得什么呢？”的确，这四个担任陪审员的官员都是一些职位很低的小人物，而且都是一些两鬓斑白的老家伙——其中只有一人稍微年轻些——他们在我们上流社会鲜为人知，靠微薄的薪水艰难度日，想必，他们还有没法见人的老妻，每家还有一大群甚至是光脚的孩子也说不定，他们充其量在公余之暇到什么地方去打个小牌聊以自娱，不用说，他们从来就没看完过一本书。至于那两名商人，虽然外表还差强人意，但却令人纳闷地沉默寡言和表情呆板；其中一人胡须剃得光光的，穿着德国式的服装；另一人则胡须斑白，脖子上挂着一枚拴在红缎带上的奖章。至于小市民和农民，更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牲畜栏”的小市民几乎同农民无异，甚至还种地。其中两名也穿着德国式服装，因此看去就显得比其他四人更脏、更难看了。因此不由得使人油然产生一种想法，比方说，就像我把他们打量了一番以后油然产生的那种想法一样：“这样的人对这样的案件又能懂得什么呢？”然而他们的脸却给人留下一种异样威严、几乎令人望而生畏的印象，一个个板着脸，双眉深锁。

最后，首席法官终于宣布现在开始审理退职九品文官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一案——他当时这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很清了。接着便让法警把被告带上来，于是米佳便被带上庭来。法庭上顿时鸦雀无声，一只苍蝇飞过去都听得见。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米佳的外表给我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主要是他穿戴得异常讲究，穿着一件刚做好的新上装。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这一天特意在莫斯科向还保存着他的尺寸的过去的裁缝定做的。他戴着崭新的黑色皮手套，穿着一件十分讲究的内衣。他大踏步地走了过去，两眼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带着一种无所畏惧的模样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紧

接着，案犯的辩护人著名的费秋科维奇也立刻走上庭来，似乎有一种压低了的七嘴八舌的嗡嗡声传遍法庭上下。此人瘦长，生着两条细细的长腿，手指苍白而又纤细，异乎寻常地长，脸刮得光光的，头发留得相当短，梳理得很朴素，嘴唇薄薄的，间或露出一丝不知是嘲弄还是微笑的表情。他看去约莫四十上下。他的脸本来还算漂亮，要不是他那双眼睛看去既不大，又毫无表情，两眼之间的距离又是少有的近，中间只隔着他那椭圆形小鼻子的一根细细的鼻梁的话。总之，他的相貌颇像一只鸟，令人看了吃惊。他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记得首席法官问米佳的头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的姓名、身份等等。米佳回答得很生硬，声音也出乎意料地大，以至首席法官甚至都晃动了一下他那脑袋，近乎诧异地抬头望了望他。接着又宣读传唤来进行法庭调查的证人和医学鉴定人的名单。名单很长；证人中有四人没有到庭：米乌索夫（他现在巴黎，但还在预审时就提供了证言），霍赫拉科娃太太，地主马克西莫夫则因有病，斯梅尔佳科夫则因猝然死亡未能到庭，然而均有警方对此出具的证明。斯梅尔佳科夫猝死的消息，引起了法庭上下的强烈骚动和窃窃私语。当然，旁听席上还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杀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但是大家特别感到骇然的是米佳突如其来的反常行动：他一听到斯梅尔佳科夫死了，就突然从自己的座位上向整个法庭喊道：

“狗就应该像狗那样死法！”

我记得他的辩护人立刻向他跑了过去，首席法官也威胁他，如果他再次重复类似的行为，便将对他采取严厉措施。米佳似乎毫无悔改之意，不过他频频点头，断断续续地对辩护人接连几次低声重复道：

“不了，不了！脱口而出！再不了！”

不用说，这个简短的插曲在陪审员和旁听席上形成了不利于他的看法。这是自我暴露，说明了他的性格。正是在这一印象下由法庭书记官宣读了公诉书。

公诉书相当简短，但颇详尽。只是记叙了为什么必须将某某人逮捕归案，为什么必须将他交付法庭审判等最主要的情由。尽管如此，它还是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书记官口齿清楚，咬字清晰，声音洪亮。这整个悲剧仿佛再一次在大家面前突出而又集中地重演了一遍，而且被一种决定命运的、铁面无私的光照亮了。我记得，公诉书一念完，首席法官就立刻大声而又威严地问米佳：

“被告，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米佳突然从被告席上站起来：

“我承认自己在酗酒和生活放荡上有罪，”他又用某种出人意料的、近乎狂乱的声音说道，“在好吃懒做和打架斗殴上有罪。正当我想要从此老老实实做人的时候，命运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但是在老人的死，在我的死对头和父亲的死上——我是无罪的！在抢劫他的钱财上——不，不，我是无罪的，而且我也不可能有罪：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个卑鄙小人，但不是贼！”

他喊完了这几句话后便坐到位置上，显然全身都在发抖。首席法官又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训诫，他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不要节外生枝，发狂般大呼小叫。紧接着他便下令进行法庭调查。所有的证人全被带进来进行宣誓。于是我一下子看见了他们所有的人。不过被告的两位兄弟却被允许到庭作证而无须宣誓。在神父与首席法官的训诫之后，证人们便被带到一边，让他们一一坐好，彼此尽可能分开。接着便开始对他们逐一传唤。

二　危险的证人

我不知道，检察官一方的证人和辩护人一方的证人，是不是由首席法官将他们分成两组，然后按照何种顺序对他们分别进行传唤。想必这一切都是有的。我只知道首先传唤的是检察官一方的证人。我再说一遍，我无意按部就班地逐一描写所有的讯问。再说，我的描写可能或多或少是多余的，因为在进行法庭辩论时，检察官和辩护人都发表了演说，他们的演说对所有提供并听取的证言都做了鲜明而又突出的说明，使这些证言说来说去都似乎在说明一个问题，而这两人的出色演说，至少是许多重要的段落，我都做了完整的记录，我到时候自会向读者一一交代。此外，到时候我要向读者交代的还有一件在审判过程中发生的非同寻常而又完全出乎意料的插曲——这事是在法庭辩论前突然发生的，而且无疑影响到本案的可怕而又不幸的结局。我现在要指出的只有一点，从开庭之初，本“案”的某种特色就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而且这一特色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就是公诉方比辩护方所拥有的手段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一点，在这个森严的审判大厅里，当各种事实在集中过程中开始分门别类，当这全部惨状和这全部血淋淋的凶杀案开始逐渐显露端倪的时候，大家霎时间就都明白了。也许，还在本案审理之初，大家就开始明白了，本案甚至完全无须争论，这里不存在疑问，案犯有罪，明显有罪，彻头彻尾有罪，其实根本无须进行任何法庭辩论，所谓辩论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我甚至认为所有的女士（无一例外）虽然都迫不及待地渴望能够宣布这个招人喜欢的被告无罪，但是她们又深信他完全有罪。此

外，我还觉得，如果他的罪行不是千真万确、确凿无疑的话，她们甚至会感到伤心，因为到最后宣判案犯无罪时就不会收到那种大快人心的效果了。至于肯定会宣告他无罪——说也奇怪，所有女士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抱着深信不疑的态度："他固然有罪，但出于人道，出于如今流行的新观念、新感情肯定会宣告他无罪的"，等等，等等。正因为如此，她们才那么迫不及待地从四面八方跑到这里来。男士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检察官将同名闻遐迩的费秋科维奇的较量。大家都不胜惊讶地自问：对这么一个输定了的案子，对这么一个掏空了的空蛋壳，即使像费秋科维奇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又能有何作为呢？因此他们才一步一步地注视着他的丰功伟绩。但是费秋科维奇直到最后发表他的演说为止对于大家一直是个谜。有经验的人预料他自有他的办法，说不定早已成竹在胸，对于将来如何行事，自有他的打算，但这打算到底是什么——几乎无法猜透。但是他的自信和自负都十分明显，使人不禁刮目相看。此外，大家立刻高兴地看到，他来敝城的时间虽短，也许才有这么三两天吧，可是他却令人惊诧地熟悉了全部案情，而且"对它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比如，大家后来高兴地说，他善于把握时机，使检察官一方的证人统统上了他的"当"，他尽可能地把这些证人难倒，主要是在道德上败坏他们的名声，这样一来，自然也就给他们的证言抹了黑①。不过大家认为，他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是为了炫耀他的某种法律才能，表示他

① 这是当时俄国律师惯用的一套辩护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当时俄国的大律师，国际法和刑法专家弗·丹·斯帕索维奇（1829—1906）就常常采取这种手法先把人搞臭，然后他们的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见《作家日记》，1876 年，第 2 章，第 3 节）

对律师们惯用的手法并无丝毫遗忘：因为大家深信，他用的这一套“吹毛求疵”的办法并不能带来什么重大的、足以扭转乾坤的好处，对于这点他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说不定他心里自有自己的主意，他还有什么暂时藏而不露的辩护武器，但等时机一到，就会突然拔剑出鞘。但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有恃无恐，所以暂时仿佛在说笑逗哏，逢场作戏。比如拿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过去的听差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来说吧，他曾提出过“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举足轻重的证言，当轮到辩护人向他提问时，费秋科维奇就抓住他不放。应当指出，当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出庭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因为法庭的庄严和有这么多听众来听他作证而感到手足无措，而是十分泰然和近乎庄严地昂然走进大厅。他在提供证言的时候，态度是那么自信，除了略显恭敬以外，仿佛他在跟他的老伴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私下说话似的。要难倒他是不可能的。检察官先是问了他不少有关卡拉马佐夫家的详情细节。一幅家族图便鲜明地呈现出来。听得出，也看得出，这位证人是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比如说，他虽然对他过去的老爷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他仍旧声称，老爷对米佳是不公平的，“也不肯规规矩矩地抚养孩子。要不是我，这个不点大的孩子早给虱子咬死了，”他在讲到米佳童年的时候，加了这么一句。“在母亲的产业，祖传的田庄上，做父亲的也不该这么欺侮儿子。”检察官又问他凭什么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在结算欠账上欺侮儿子，使大家感到奇怪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根本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根据，但是仍旧坚持他跟儿子在结算欠账上是“不公平”的，他的确“还应该找补他几千卢布”。我要顺便说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是否当真没有付清米佳的钱，检察官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可以对之提出这一问题来的所有

证人讯问过，甚至连阿廖沙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不例外，但是没有一个证人能够提供任何确切的情况；大家都肯定有这么回事，但是任何人都提不出明显的差强人意的证据来。接着格里戈里便描述了吃饭时的那个场面：当时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冲了进来，揍了父亲一顿，还威胁说要回来杀死他——他讲完后，一种令人不快的阴暗印象便传遍了法庭上下，加之这老仆讲得很平静，并没有多余的话，用的语言也与众不同，但给人的印象却极富说服力。至于米佳欺人太甚，当时打了他的脸，把他打翻在地，他说他对此并不生气，而且早就饶恕他了。谈到业已去世的斯梅尔佳科夫时，他先画了个十字，然后说这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只是有点糊涂，苦于有病，更严重的是他不信上帝，而他的不信上帝乃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和他的长子教的[①]。但是他对斯梅尔佳科夫的诚实则几乎热烈地予以肯定，而且立刻讲到，有一回，斯梅尔佳科夫捡到老爷丢的钱后，并没有把它藏起来，而是如数交给了老爷，为此老爷"赏了他一枚金币"，从此老爷便开始什么都信任他了。至于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他断然予以肯定。不过话又说回来，问了他很多话，我也记不得许多了。最后，由辩护人发问，辩护人提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信封的事，"似乎"这信封里由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藏了三千卢布，准备送给"某女士"。"您这么多年伺候在老爷身边，是老爷的亲信，您有没有亲眼见过这信封呢?"格里戈里回答说他没有见过，关于这笔钱的事他也没听任何人说过，"直到现在大家都这么说为止"。关于

① 这里的"长子"应读作"次子"，指伊万。格里戈里（然后是检察官）都称伊万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长子，而不是米佳。这虽然是口误，却别有深意（请参看B. E. 韦特洛夫斯卡娅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数字象征》）。

信封这一问题，费秋科维奇也曾向他可以对之讯问的所有证人提出过这一问题，其态度之固执，一如检察官在讯问分割财产问题时一样，但是大家的回答也都众口一词，即谁也没有见过这信封，虽然许多人都听说过这件事。辩护人再三坚持这一问题，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如果您允许的话，现在，能不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呢，”费秋科维奇突然出乎意料地问道，“从预审中得知，您在那天晚上临睡前曾使用过一种芳香剂，也可以说是药酒吧，擦您的腰痛，希望擦后能霍然痊愈，这芳香剂的成分是什么呢？”

格里戈里呆呆地看了看这个发问者，沉默少顷，咕哝道：

“放了点洋苏叶。”

“就洋苏叶吗？不记得还放有什么了？”

“还有车前草。”

“也许还有辣椒吧？”费秋科维奇好奇地问道。

“也有辣椒。”

“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泡在伏特加酒里了？”

“都泡酒里了。”

大厅里微微传过一阵窃窃的笑声。

“要知道，甚至还泡在酒里。您擦完后背以后，便在只有您太太知道的某种虔诚的祷告词声中把瓶里剩下的酒全喝光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

“大概喝了多少呢？大概？一小盅，两小盅？”

“约莫一玻璃杯。”

“甚至约莫一玻璃杯。也许有一杯半吧？”

格里戈里闭口不答。他好像多少明白了点什么。

“一杯半纯酒——这可不坏呀，您以为怎么样？甚至连

'天堂的门开着'① 都看得见，何况是通花园的门呢，对不对！"

格里戈里一直沉默不语。大厅里又传过一阵窃笑。首席法官扭动了一下身子。

"您是不是真有把握，"费秋科维奇步步进逼，"当您看见通花园的门开着的时候，您是睡着了呢，还是醒着？"

"我两脚站着。"

"这并不足以证明您没睡着（大厅里又传来一阵窃笑）。比如说，如果当时有人问您什么，您回答得出来吗？比如说问您今年是哪一年？"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今年是公元哪一年，从基督降生算起，您不知道吗？"

格里戈里神态茫然地站着，两眼紧盯着这个折磨他的人。说来奇怪，看来，他还真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话又说回来，也许，您总知道您手上有几根手指吧？"

"我是个供人使唤的奴才，"格里戈里忽然大声而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既然长官有意拿我打哈哈，我也只能忍着。"

这话仿佛把费秋科维奇噎回去了，但是首席法官插了进来，他告诫似的提醒辩护人，提问题应当注意分寸。费秋科维奇听罢，不失身份地一鞠躬，宣称他提问完毕。当然，听众和陪审员们都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疑团：这人有病，而且正在治疗，当时甚至有可能"看到天堂的门"，此外，他连今年是基督降生后的第几年都不知道，这人的证言是否可靠，也就大可怀疑了；因此辩护人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在格里戈里

① 典出《新约全书·启示录》（第4章，第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离席前又发生了一个插曲。首席法官问被告：他对这些证言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除了房门的事以外，他说的全是实话，”米佳大声道，“他给我篦虱子——我感谢他，他饶恕我殴打他——我感谢他，老人一辈子老老实实，对父亲忠心耿耿，就像七百只哈巴狗一样。”

“被告用词要注意。”首席法官严厉地说。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戈里狺狺然说道。

“那就算我是哈巴狗，我！”米佳大声道，“既然他不爱听，就由我承当，并向他请求原谅：我是野兽，对他心狠手毒！对伊索也心狠手毒。”

“对哪个伊索？”首席法官又严厉地问。

“好吧，对皮埃罗① ……对父亲，对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

首席法官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威严而又十分严厉地对米佳重申，让他在说话的措词上自我检点。

“您这样做只会损害您在法官心目中的形象。”

辩护人在讯问拉基京的时候也同样干得非常巧妙。我要指出的是，拉基京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检察官对他无疑十分重视。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的事情多得出奇，所有人的家他都去过，什么都被他看在眼里，他跟所有的人都谈过话，详尽无遗地知道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和整个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历史。诚然，关于装有三千卢布的那个大信封的事，他也只是听米佳这么说。然而他却详细描写了米佳在京都饭店的丰功伟

---

① 原为法国民间喜剧中的一个忠厚而又乖巧的仆人形象，后引申为舞台上和马戏团里的小丑。

绩，以及一切使他名誉扫地的言谈和行动，他还讲了“树皮团”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关于那个尤为重要的一点，即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在付清田产的账目上是否拖欠米佳的钱的问题——甚至连拉基京也说不清，只能用不屑一顾的泛泛之谈来支吾搪塞：“卡拉马佐夫家的事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笔糊涂账，谁弄得清他们家的人谁对谁不对，谁欠谁的账?”他把审理中的这件罪案的整个悲剧都描写成根深蒂固的农奴制习俗和俄国因苦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而陷于杂乱无章的产物。一句话，他们让他慷慨陈词，说了他的看法。从这场官司开始，拉基京先生就崭露头角，开始为人所注目；检察官知道这位证人正在给一家杂志社写一篇论当代犯罪问题的文章，后来他又在自己的演说词中（我们在下面就可看到）引用了这篇文章中的某些论点，可见他已阅读过这篇文章。证人所描绘的这幅图画显得十分阴暗而又凶险，因而更加充实了“公诉书”的分量。一般说，拉基京的陈述以思想的独立和奔放，以及这种思想的非凡高尚，从而使在座诸公纷纷为之倾倒。甚至可以听到三两声突然迸发出来的掌声，而鼓掌处正是在他讲到农奴制和俄国陷入一片混乱之时。但是拉基京毕竟还年轻，因为疏忽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而立刻被辩护人巧妙地抓住了。他在回答有关格鲁申卡的某些问题时，由于被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胜利以及他展翅飞翔所达到的高尚意识的巅峰，一时冲昏了头脑，竟放肆和不无轻蔑地谈到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管她叫“商人萨姆索诺夫的外室”。后来他真不惜花费高昂的代价把自己这句有失检点的话收回来，因为被费秋科维奇立刻抓住了话柄的正是这句话。这全因为拉基京根本没料到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么熟悉本案，甚至连这么隐秘的细节都了如指掌。

“请问，”轮到辩护人提问时，他脸上挂着非常客气甚至恭恭敬敬的微笑开口道，“您当然就是那位拉基京先生啰？教区的主管部门曾出过您的一本小册子，名叫《已故长老佐西玛神父传》，充满深刻的宗教思想，书中还有非常出色的对主教大人的虔诚献词，不久前我曾欣然拜读过大作。[①]”

“拙作并不是供发表的……到后来才印了出来。”拉基京嗫嚅道，仿佛突然因为什么事慌张起来，几乎满面羞惭。

“噢，这书写得太好了！像您这样一位思想家，势必，甚至应该对各种社会现象抱有极其开放的态度。由于主教大人的亲自过问，您的那本极为有益的小册子才得以广泛流传，并带来了相当有益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主要有一事请教：您刚才声称您跟斯韦特洛娃女士过从甚密，是吗？（Nota bene[②]. 格鲁申卡姓“斯韦特洛娃’[③]。这，还是我头一回，而且直到今天，在审理本案中，才头一回听说。)”

“我不能对我认识的所有人负责……我是个年轻人……谁又能对自己遇到的所有人负责呢。”拉基京忽然满脸涨得通红。

“我明白，太明白了！”费秋科维奇感叹道，仿佛自己也感到惭愧，因而急忙表示歉意，“您也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很可能也非常有兴趣跟一位既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交往，而她也乐于接待本地的青年之花，但是……我只想了解一下：我们知道，大约两个月前，斯韦特洛娃女士非常希望能够结识一下小

---

① 拉基京生平中的有些事，是从《火星》与《现代人》杂志的著名编辑格·叶利谢耶夫的经历中袭用的。他年轻时也写过许多长老传和圣徒传，他的第一本书也曾有对大主教的虔诚献词。19世纪70年代末，俄国一些右翼报刊经常借此攻击格·叶利谢耶夫。

② 拉丁文：注意。

③ 原文有“光明”之意。

卡拉马佐夫，即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并且对您说，只要您能带他来见她，而且必须是穿着他当时穿的那身修士服，她便答应，您一带他来见她，她就立刻付给您二十五卢布作为报酬。大家知道，这事正好发生在构成本案基础的那件惨案的当天晚上。您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带去见了斯韦特洛娃女士，于是您就得到了斯韦特洛娃女士给您的二十五卢布奖赏，但是这事我想听您亲口说出来！”

“这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我看不出您为什么对这事感兴趣的理由。我是为了开玩笑才收下这笔钱的……以后再还她……”

“那么说您还是收下了。但是，要知道，您不是至今还没还她吗……或者，您已经还她了？”

“这真无聊……”拉基京嗫嚅道，“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当然要还。”

首席法官出面干涉，但是辩护人却宣告他对拉基京先生的提问业已结束。拉基京先生退场的时候有点灰溜溜。由他无比高尚的演说产生的印象到底被破坏了，费秋科维奇目送着他，似乎在对听众说：“瞧，你们这些光明磊落的控方原来是这么一路货！”我记得，当时也少不了米佳来了一段小小的插曲：拉基京在谈到格鲁申卡时用的那种腔调把米佳气疯了，他忽地从自己的座位上大喝一声：“贝尔纳！”当对拉基京的讯问全部结束后，首席法官又转过头来问被告：他是不是希望说点什么，这时米佳声音洪亮地叫道：

“我当了被告以后，他还死气白赖地向我借钱！他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贝尔纳和唯利是图的家伙，不信上帝，还欺骗主教大人！”

米佳因为出言不逊当然又被训斥了一顿，但是拉基京先生

也完蛋了。斯涅吉廖夫上尉的出庭作证也没交上好运，但已经是完全由于另一类原因。他出庭时穿得破破烂烂，穿着肮脏的衣服，肮脏的靴子，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而且还事先进行了“鉴定”，到最后，他还是突然变得烂醉如泥。关于米佳对他的侮辱问题，他忽然拒绝回答。

“算啦。伊柳舍奇卡不让说。将来上帝会给我好报的，您哪。”

“谁不让您说了？您说谁？”

“伊柳舍奇卡，我的好儿子：‘爸爸，爸爸，他欺人太甚啦！’他站在那块石头旁说的。现在他要死啦，您哪……”

上尉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接着便扑通一声翻身跪倒在首席法官脚下。于是他便在一片哗笑声中很快被带了出去。检察官原指望他能产生轰动效应，结果全部落空。

辩护人则继续使用一切手段，他对案情事无巨细了然于胸，使大家越来越惊叹莫名。比如，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的证词原可以产生非常强烈的印象，自然也对米佳十分不利。而且他也果然不负众望，几乎扳着手指逐一算出了在发生这件惨案前一个月，米佳在他的第一次莫克罗耶之旅中，所花掉的钱决不可能少于三千，或者“稍差一丁点儿也说不定。单是随便扔给那些茨冈小妞的钱有多少！赏给我们那些身上长虱子的乡巴佬的，不是‘当街随手扔给半个卢布’，而是一赏起码二十五卢布一张的钞票，少了还不给。再说，干脆从他身边偷走的又有多少！要知道，偷的人是不会留字据的，上哪儿去抓这些贼呀，再说，这也是他自己东撂西扔的，心里根本就没数！要知道，我们那里的人都是没心没肺的强盗。而那些小妞们，赏给我们那些乡下小妞们的钱有多少啊！打那时起，我们村就发了大财，可不是吗，您哪，过去可穷啦。”总之，他把一切花销

都想了出来，而且一五一十地算得十分精细。这样一来，当时只花了一千五，其余的钱都藏进香囊了，这种说法就逐渐变得不可思议了。“我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就跟攥着一戈比似的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不识数吗，您哪！”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叫道，极力想迎合“长官”的口味。但是轮到辩护人讯问时，他几乎无意反驳刚才的证词，而是突然谈到马车夫季莫费和另一个村民阿基姆，还在被告被捕前一个月他初次饮酒作乐的时候，在莫克罗耶，在过道屋的地板上，他俩捡到米佳喝醉酒后失落的一百卢布，后来交给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还给他们俩每人一卢布奖赏。“那么您当时有没有把这一百卢布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呢？”不管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怎么支吾搪塞，在审问了其他几个村民之后，他还是承认了的确曾经捡到过一百卢布，不过他又加了一句，他当时就毫不欺瞒地全部交给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老老实实地都交了，不过他当时已经烂醉如泥，不见得会记得这事。”但是因为他在法庭传唤其他村民上庭作证前矢口否认他捡到过那一百卢布，所以对他供称他已把钱如数归还喝醉了的米佳一事，自然也就大可怀疑了。这样一来，检察官推出来的最危险的证人之一退出法庭的时候就不免受到了怀疑，他的名誉也被严重地玷污了。那两名波兰人的情况亦然：他们出庭的时候态度傲慢，旁若无人。他们大声证实，第一，他俩“曾为皇家服务过，”“米佳先生”曾提议给他们三千卢布来收买他们的人格，而且他们还亲眼看见他手里有一大沓钱。穆夏洛维奇先生在说话时掺进了非常多的波兰话，他以为他这样做就会提高他在首席法官和检察官心目中的地位，最后终于趾高气扬，开始完全说波兰话了。但是费秋科维奇也把他俩逮进了自己的网：不管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又被重新传唤到庭）怎样支吾搪塞，

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那副扑克牌被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用自己的牌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先生在分牌的时候曾偷牌捣鬼。这点在卡尔加诺夫出庭作证时就已经得到了证实，于是这两名波兰人就只好灰溜溜地（甚至在听众的哄笑下）退场了。

接着，所有最危险的证人遇到的情况也都是如此。费秋科维奇善于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道德上遭到非议，把他们逐一捉弄一番以后才让他们退场。那些律师和业余律师们唯有抚掌嗟叹，但他们毕竟感到困惑，这一切究竟能产生怎样举足轻重的、影响全局的结果呢？因为，我再说一遍，大家感到，这个越来越可悲地加强了的指控是驳不倒的。但是大家根据这个“伟大的魔法师”的满脸自信，看到他镇定自若，于是便等着看下文：“这样的巨擘”，从彼得堡远道而来，肯定来者不善，他决不会一事无成地空手而归的。

三　医学鉴定和一磅核桃

医学鉴定也没能帮被告多大的忙。而且后来发现，费秋科维奇本人似乎也并未对此抱很大希望。之所以要进行医学鉴定，无非因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非要这样做不可，她还为此特地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辩护方自然决不会因进行医学鉴定而损失什么，弄得好能捞到点好处也说不定。然而由于大夫们的意见不一，却多少出现了某种颇为滑稽的结果。参加鉴定的人有外地来的那位名医、本地的赫尔岑什图勃大夫，最后是年轻的瓦尔文斯基大夫。后两人还忝列由检察官传唤的普通证人之列。第一个以鉴定人身份接受讯问的是赫尔岑什图勃大夫。他是一位七旬老人，须发斑白，业已歇顶，中等个儿，

体格健壮。在敝县县城，人人都很看重他，尊敬他。他是一位医德十分高尚的医生，是个大好人，笃信上帝，是个“赫恩胡特”派或者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信徒① ——到底是什么，我就说不清了。他住在敝县已经很久了，平时仪态十分庄重。他为人善良而又仁慈，常常免费为穷人和农民看病，亲自到他们的陋室和木屋去，留下买药的钱，然而他又同骡子一样固执。他一旦想定了什么主意，要他改变这个主意是绝对办不到的。顺便说说，敝城几乎已经尽人皆知，这位外来的名医到我们这里来总共才有这么三两天，可是却放肆地对赫尔岑什图勃的医术发表了若干非常气人的评论。问题在于这位莫斯科名医虽然出诊一次收费不能少于二十五卢布，可是敝城的某些人仍十分欢迎他的光临，不惜重金，趋之若鹜地求他看病。在他之前，所有这些病人当然都是由赫尔岑什图勃大夫诊治的，于是这位名医便非常不客气地到处挑剔他看过的病。到后来，甚至一到病人家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哎呀，谁在这里把您的病弄成这样的呀，该不是赫尔岑什图勃吧？嘿嘿！”当然，赫尔岑什图勃大夫也听到了这一切。于是现在，这三位医生便逐一出庭接受讯问。赫尔岑什图勃大夫直截了当地说：“被告智能失常是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接着，他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在这里就略而不提了），之后他又补充道，这种失常，主要不仅从他过去的许多行为上看得出来，而且就是现在，甚至眼下，也不难看出。当法官们请他说明一下，现在，就眼

① “赫恩胡特”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因产生在德国萨克森的赫恩胡特而得名。18—19世纪传播到俄国。他们的宗教主张渊源于捷克的“莫拉维亚弟兄会”：反对国家、等级制和财产不平等，但又宣扬“勿抗恶”，但是他们的反对派色彩逐渐归于乌有，开始宣扬调和和不抵抗主义。

下，从他的什么表现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位老大夫就老老实实、直言不讳地说，被告在走进大厅后，“行为乖张，有悖常理，像个大兵似的大步向前，两眼直视前方，其实按常理他应往左看，那里旁听席上坐着女士们，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喜爱女色的人，理应关心女士们对他的观感。”这位小老头儿最后用自己那颇具特色的语言总结道。应当补充的是，他平时很爱说俄语，也说得很多，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说的每句话都带有一副德国腔，但是这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过不安，因为他一辈子都有一个弱点，认为自己的俄国话讲得很标准，“甚至比俄国人讲得还好”，甚至他还特别爱用俄国的谚语，而且每次都说俄国谚语是世界上所有谚语中最好和最有表现力的。我还要指出的是，他在说话的时候，大概因为心不在焉，常常会把一些最普通的词忘了，这些词他本来是很熟悉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些词突然从脑子里飞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讲德语的时候也常常发生类似的情形，每遇这种情况，他就伸出一只手在眼前抓来抓去，仿佛在寻找那个丢失了的词，想要把它抓回来似的，在他没把那个不翼而飞的词找回来以前，谁也休想让他把他业已开头的话继续下去。他说被告走进来后应当观看女士，这个说法引起旁听席上一阵活跃的窃窃私语。本城的所有女士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老头儿，她们也都知道他终身不娶，是个笃信上帝而又非常洁身自好的人，一直把女人看做崇高而又理想的人物。因此大家对他的这一出人意料的说法感到非常惊奇。

莫斯科大夫在轮到讯问他时竟坚决而又断然地肯定，他认为被告的智力状况是不正常的，“甚至高度”反常。他学识渊博地讲了许多有关“感情倒错”和“躁狂症”之类的话，并由此得出结论，根据收集到的全部材料看，被告还在被捕前好几

天就无疑处在一种病态的感情倒错之中，因此他即使犯了罪，哪怕意识到自己犯罪，那也几乎是身不由己，完全无力克制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但是，除了感情倒错以外，大夫还看出他有一种躁狂症，据说，这预示他今后将直接发展到完全的疯狂。(NB.[①] 我不过是转述大意，大夫在说明这些情况时用的是非常深奥的专门术语。)“他的一切行动都有悖常理和逻辑。”他继续道，“我就不来说我没有看见的东西，即犯罪本身和这一惨案的整个过程了，就拿前天他跟我的谈话说吧，他当时的目光莫名其妙而又静止不动。在根本无需发笑的时候，他会出人不意地放声大笑。常常莫名其妙地大动肝火，说些奇奇怪怪的话：诸如‘贝尔纳，伦理学’和其他一些不必要说的话。”但是使莫斯科大夫特别看出这种躁狂症的症状是，被告简直不能提到他自认为被人骗去的那三千卢布，一提到这事，他就怒不可遏，但是在说到和想到所有其他失意和委屈的时候他却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最后，据查，他过去也是这样，一提到那三千卢布就气愤若狂，然而人家又说他为人大度，并不贪财。“至于我那医学同行所说的高见，”莫斯科大夫在结束自己的讲演时嘲讽地补充道，“说什么被告走进大厅时应当两眼看着女士，而不应当直视前方，我只能说这样的结论除了戏谑以外，还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我虽然完全同意被告在走进决定他命运的法院大厅时，不应当目光呆滞地直视前方，这的确可以被认为是他在当前情况下心态失常的一种征兆，但是我要同时强调，他不应当向左看，看着女士们，而应当相反，向右看，用眼睛寻找自己的辩护人，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在辩护人的帮助上，现在他的全部命运都取决于辩护人对他的

① 拉丁文：注意的缩写。

辩护。”莫斯科大夫在发表上述意见时神态果断而又坚定。但是最后才被问到的瓦尔文斯基大夫的出人意料的结论，却使这两位有学问的鉴定人的分歧平添了几分特别滑稽的色彩。据他看，被告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处在完全正常的状态下，虽然他在被捕前的确处在一种神经质的、异常紧张和激动的状态中，但是这是由许多十分明显的原因造成的：由于忌妒、愤怒和不断喝醉酒等状态。但是这种神经质的状态不可能包含任何特别的刚才说到的“感情倒错”的成分。至于被告走进大厅时究竟应该朝左看还是朝右看，那，“根据在下的愚见”，被告走进大厅时正应该直视前方，而且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的前方坐着首席法官和其他法官，他现在的命运全操在他们手里，“所以，正因为他直视前方，证明他当时的智力状况是完全正常的。”这位年轻医生略带热烈地结束了他那自称为“愚见”的证词。

“棒极了，大夫！”米佳从自己的座位上叫道，“正是这样的！”

米佳当然又被喝住了，但是这位年轻医生的意见，无论对法官，也无论对听众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因为后来发现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然而赫尔岑什图勃大夫在被作为证人传讯时，却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说了一些有利于米佳的话。他是本城的老住户，早就认识卡拉马佐夫一家，他做了若干对于“公诉”很有意义的证词之后，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补充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本来是可以得到较好的命运的，这就没法比啦，因为无论在小时候，也无论在长大以后，这孩子的心肠一直很好，因为我知道这个。但是有句俄国谚语说得好：如果谁家有个有头脑的人，这固然很好，如

果又来了个聪明人上他家做客，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就有了两个有头脑的人，而不是只有一个……”

“一个头脑固然好，两个头脑更妙。”检察官不耐烦地提醒他说。他早知道这小老头儿有个怪脾气，说话慢条斯理，拉得很长，毫不在乎给别人的印象，人家都等急了，可是他却相反，非常珍惜他那冥顽不灵、土豆般平淡无奇而又自鸣得意的德国式的俏皮话。这小老头儿可爱说俏皮话啦。

“哦，对——对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他顽固地接着说道，“一个头脑固然好，可是两个头脑要好得多。但是另一个有头脑的人没来找他，可是他却把自己那点头脑给放跑了……这话咋说来着，他把它给放跑了，放到哪儿去了呢？下面有个词我忘了，”他继续道，伸出一只手在自己的眼睛前抓来抓去，“啊，对了，Spagiren[①]。”

“遛弯儿？”

“哦，对了，遛弯儿，我要说的就是这词儿。于是他那点儿头脑就出去遛弯儿了，一走就走到一个很深的地方，遭到灭顶之灾。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个感恩图报、很重感情的小伙子，噢，我记得太清楚啦，记得他还是这么个小不点儿的时候，就被撇在他父亲的后院里，没有鞋穿，光脚在地上跑来跑去，穿着一条小裤子，裤子上只有一个小纽扣……”

在这个规矩本分的老人的声音里突然可以听到一种动了感情的真挚的音符。费秋科维奇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仿佛预感到什么，立刻竖起了耳朵。

“噢，是的，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我……哦，对了，我当时四十五岁，我还刚刚到这儿来。于是我就可怜起这孩子

---

① 德文：遛弯儿。

来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买一磅……噢，对了，一磅什么呢？我忘了这叫什么啦……一磅孩子们非常爱吃的，叫什么来着……唉，这叫什么来着……”大夫又伸出两只手抓来抓去，“长在树上的，采下来后，大家买来送人的……”

“苹果？”

“噢，不不不！一磅，一磅，苹果是论个的，而不是论磅的……不，这东西很多，一个个很小，放进嘴里，喀——吧一声！……”

“核桃？”

“哦，对了，核桃，我要说的就是这词儿，”他镇定自若地肯定道，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忘词儿似的，“于是我就给他拿去了一俄磅核桃，因为从来没人送过这孩子一磅核桃，于是我就举起我的手指，对他说：‘孩子！Gott der Vater[①]，’他笑了，学着说：‘Gott der Varer. ——Gott der Sohn[②].’他又笑了，咿呀学语般地说道：‘Gott der Sohn. ——Gott der heilige Geist[③].’于是他又笑了，尽可能地学着说道：‘Gott der heilige Geist.’于是我就走了。第三天我又从一旁走过，他主动向我喊道：‘叔叔，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只忘了说‘Gott der heilige Geist’，但是我提醒了他，于是我又十分可怜起他来了。但是后来人家把他带走了，我从此再没见到他。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二十三年，有天早晨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已经两鬓斑白，忽然进来一位英姿飒爽的年轻人，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可是他伸出一个手指，笑着说：‘Gott der

① 德文：圣父。
② 德文：圣父。——圣子。
③ 德文：圣子。——圣灵。

Vater, Gott der Sohm und Gott der heilige Geist! 我刚到这里就赶来向您表示感谢，谢谢您的那磅核桃：因为当时从来没人给我买过一磅核桃，只有您一个人给我买了一磅核桃。’于是我又想起我那幸福的青年时代和那个在院子里没鞋穿的可怜的孩子，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我说：‘您是个知恩图报的年轻人，因为你一辈子都记得我在你小时候送过你一磅核桃。’于是我就拥抱他，祝福他。我哭了。他笑着，但是他也哭了……因为俄国人常常在应当哭的时候笑。但是他也哭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现在，唉！……”

“我现在也在哭，德国人，我现在也在哭，你真是个大好人！”米佳突然从自己的座位上叫道。

不管当时的情况怎样，这个小小的故事还是在听众中产生了某种良好的印象。但是有利于米佳的主要效果却是我立刻就要讲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做的证言产生的。而且总的说来，当 à décharge[①] 的证人，即由辩护人请来的证人开始出庭的时候，命运就似乎突然，甚至认真地向米佳微笑了一下——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甚至都出乎辩护人的意料。但是在讯问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之前先传讯了阿廖沙，阿廖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这事对公诉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似乎提出了质疑，而且看去言之凿凿。

四　幸运向米佳微笑

甚至对于阿廖沙本人，这也纯属意外。他被传唤，免于宣

① 法文：辩护方。

誓，而且我记得，从讯问一开始，双方对他的态度都异常和善与抱有好感。看得出来，在此以前他的名声就极好。阿廖沙作证时表现得很谦虚，也很克制，但是在他的证言中明显透露出他对他不幸的大哥抱有热烈的好感。他在回答某个问题时简要地描述了一下他大哥的性格，也许他的性格是狂暴和耽于声色犬马的，但同时他又为人高尚，自尊心很强，如果需要，他甚至乐意为他人牺牲自己。不过他也承认，最近这些日子，他大哥由于对格鲁申卡的热恋，由于同父亲争风吃醋所处的状况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但是他愤怒地驳斥了这样的推断：他大哥很可能因图财而害命，虽然他也承认这三千卢布在米佳的脑海里已经变成一种躁狂症，他认为这三千卢布乃是他受了父亲的骗，因拖欠而没有找补给他的遗产，虽然他并不贪图钱财，但是只要一提到这三千卢布，他就气得发狂，甚至发疯。关于两位“女士”（诚如检察官说的那样），即格鲁申卡和卡佳互相争风吃醋的事，阿廖沙却回答得躲躲闪闪，甚至有一两个问题他根本不愿回答。

“令兄至少对您总说过他打算杀死自己的父亲吧？”检察官问，“如果您认为有此必要，也可以不回答。”他又加了一句。

“没直接说过。”阿廖沙答道。

“怎么？间接说过？”

“有一回，他跟我谈到，他对父亲这人深恶痛绝，他怕……万一……在极端厌恶的时候……说不定，会杀了他。”

“那么您听到这话后，相信了没有呢？”

“我害怕说我当时相信了。但是我永远坚信，某种高尚的情感永远会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挽救他，而且也真的挽救了，因为杀死家父的不是他。”阿廖沙用响亮的声音坚定地说道，使全法庭都听见了。检察官打了个哆嗦，就像一匹听到军号的战

马。

“请相信，我完全相信您的看法是十分真诚的，丝毫没有掺杂您对您不幸的大哥的爱，也没把二者混淆起来。您对尊府演出的整个可悲的插曲所持的与众不同的观点，我们早在预审时就已经领教过了。不瞒您说，这个观点非常特别，而且与我们检察院得到的所有其他证言大相径庭。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问您一个问题，请您务必给予回答：到底有什么事实根据使您深信令兄是无辜的，相反，有罪的是另一人，至于此人是谁，您在预审时已经直截了当地点明了。”

“预审时我只是回答问题，”阿廖沙低声而又从容地说，“我并未指控斯梅尔佳科夫。”

“但是您毕竟提到了他，是吗？”

“我是根据家兄德米特里的话才提到他的。还在传讯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在逮捕他时发生的情形，他当时自己就曾指认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我坚信家兄是无辜的。如果杀人的不是他，那……”

“那就是斯梅尔佳科夫，对吗？为什么偏偏是您那么彻底相信令兄是无辜的呢？”

“我不能不相信大哥的话。我知道，他决不会对我说谎。我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没有对我说谎。”

“仅仅从脸上？这就是您的全部证据？”

“我再没有其他证据了。”

“说明斯梅尔佳科夫有罪，除了令兄的话和他脸上的表情以外，您就没有一丁点儿其他证据吗？”

“是的，我没有其他证据。”

检察官的提问到此为止。阿廖沙的回答对听众的印象是令人大失所望。关于斯梅尔佳科夫，早在开庭之前，敝城就有了

不少议论，有人听到了什么，有人则指指点点地说什么，还有人说阿廖沙已经搜集到若干非同一般的对他大哥有利的证据，足以证明那用人有罪，结果却一无所获，任何证据也提不出来，除了某些道德观念以外，他是被告的同胞手足，有这样的看法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费秋科维奇也开始了提问。他问，被告究竟在什么时候跟阿廖沙说他恨父亲，说他也可能杀死父亲，他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在惨案发生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阿廖沙在回答这问题时似乎突然打了个哆嗦，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猛地想起和想明白了一件什么事似的。

“我现在想起了一件事，这事连我自己也完全忘了，但是当时我对这事莫名其妙，可现在……”

阿廖沙分明直到现在才忽地大彻大悟，于是他便热烈地讲起，他跟米佳最后一次见面时，那是在某一天的傍晚，在一棵大树旁，在去修道院的路上，米佳捶着自己的胸部，“捶着胸膛的上半部”，向他重复了几次，说他有办法恢复自己的人格，这办法就在这里，就在这地方，就在他的胸部……“我当时以为他捶打自己的胸部是在说自己的心，”阿廖沙继续道，“说他可以在自己的心中找到力量，以摆脱他面临的可怕的耻辱，至于这耻辱究竟是什么，他甚至对我都不敢承认。不瞒你们说，我当时还以为他讲的是父亲，他一想到他要到父亲那里去行凶就发抖，就觉得可耻，其实他当时正是指藏在自己胸口的什么东西，因此我记得，当时我闪过一个念头，心根本不在胸膛的那个部位呀，要低一些，可是他捶打自己胸部的地方却高得多，就在这儿，紧靠脖子的下方，而且他老指着这地方。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太愚蠢了，而他说不定正是指缝有这一千五百卢布的护身香囊！……”

“就是就是！”米佳从座位上突然喊道，“就是这样的，阿廖沙，就是这样的呀，我当时用拳头敲打的正是它呀！”

费秋科维奇急忙向他跑过去，求他少安毋躁，接着便立刻抓住阿廖沙不放。阿廖沙自己也被自己的回忆所激动，热烈地说出了自己的揣测：这耻辱很可能就是指他揣在身边的这一千五百卢布，他本来是可以把它作为欠债的一半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可是他还是决定不还她这一半，另做它用，即用在带走格鲁申卡的花销上，如果她同意的话……

“就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阿廖沙突然十分激动地叫道，“当时，我大哥正是这样感慨系之地对我说，他本来是可以立刻洗清自己身上的这一半，这一半耻辱的，（他说了好几次：一半，一半！）但是他因为性格软弱竟这样不幸，连这点也做不到……他预先就知道他做不到，也无力做到这点！”

“那么您记得很牢，而且记得很清楚，他捶打自己胸部的时候，正是捶在这地方吗？”费秋科维奇急切地问。

“记得很清楚，也记得很牢，因为当时我不由得想到：既然心的位置在下面，他干吗捶得那么高呢，我当时感到我的这一想法是愚蠢的……我记得，我感到这想法是愚蠢的……这，倏忽一闪。因此我现在才立刻想起来。我怎么会在这以前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呢！他说他有办法，但又不肯把这一千五百卢布还给她，指的就是这护身香囊！他在莫克罗耶被捕时曾高呼(这事我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他认为他毕生最大的耻辱就是他本来有能力把一半（正是一半！）欠债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这样，他在她面前就不是贼了，可是他到底还是下不了决心归还，宁可在她心目中做个贼也不肯跟这钱分手！他因为这笔债心里是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哇！”阿廖沙无限感慨地结束道。

不用说，检察官又出面干预了。他请阿廖沙再一次描述一下这一切的经过，并且好几次坚持问道：被告捶打自己的胸部，是否真的似乎确有所指？说不定只是普普通通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部呢？

“再说也不是用拳头！”阿廖沙感叹道，“确切地说，是用手指指着，而且指着这里很高的地方……不过，在这以前，我怎么会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呢！”

首席法官回过头来问米佳，他对刚才的证词有何看法。米佳证实了此说不谬，他指的正是挂在他胸前，紧靠着脖子下方的那一千五百卢布，这当然是耻辱，“是我无法否认的耻辱，是我这辈子干下的奇耻大辱！”米佳叫道，“我能归还而不归还，宁可在她心目中成为一个贼也不肯归还，而最主要的耻辱就在于我预先知道我不会归还！阿廖沙说得对！谢谢你，阿廖沙！”

对阿廖沙的讯问就这样结束了。重要而又突出的一点正在于这情况，总算找到了一件事实，总算找到了一个证据，哪怕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据，几乎只能算是对证据的一种暗示，但是它毕竟证明了，哪怕只是小不起眼地证明了的确存在过这个护身香囊，里面藏有一千五百卢布。被告在莫克罗耶预审时曾宣称这一千五百卢布“是我的”，他并没有撒谎。阿廖沙很高兴；他满脸通红地走到指定给他的座位上。他还长时间地自言自语，咕哝道：“我怎么会忘了呢！我怎么会把这事给忘了呢！我怎么直到现在才猛地想起这件事来呢！”

开始了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讯问。她一出现，法庭上下就引起一阵骚动。女士们急忙拿起带柄眼镜和望远镜，男士们也动弹起来，有些人为了看得清楚些，还从座位上站起来。后来大家硬说，她一进来，米佳的脸就变得煞白，白得

"像手帕一样"。她穿一身黑，谦虚地，几乎怯怯地走近指定给她的位置。从她脸上看不出她心里很乱，但是她那阴沉的目光却流露出一种果断。应当指出的是，后来许多人硬说，那时候她美丽得出奇。她开始说话时声音很低，但是吐字清晰，全大厅都听得一清二楚。她说话时异常镇定，至少极力显得很镇定。首席法官开始提问时很谨慎，而且异常有礼貌，仿佛生怕触动她的"某些心弦"，非常体谅她的重大不幸似的。但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刚一开口回答向她提出的某个问题时，就坚定地宣布她是与被告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把我休了为止……"她低声加了一句。当问到她曾托米佳把三千卢布经邮局汇给她的亲戚一事，她坚定地说："我给他钱，并不是为了让他直接付邮；当时我早料到……那时……他肯定需要钱用。我给他这三千卢布是让他，如果他愿意，在一个月内把钱汇出去就成。其实后来他大可不必为了欠这点钱而难过……"

我并不想把所有的问题以及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准确无误地全部传达出来，我只想讲一讲她的证言的最中心思想。

"我坚信，只要他从父亲那里一拿到钱，他就会立刻把这三千卢布汇出去。"她继续回答向她提出的问题，"我永远相信他在金钱问题上的大公无私和诚实无欺……高度的诚实无欺。他坚信他一定能从他父亲那里拿到这三千卢布，这事他跟我讲过好多次。我知道他跟父亲不和，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仍然相信他父亲对不起他。我不记得他曾向他父亲做过任何威胁。起码在我面前他没有说过任何话，做过任何威胁。如果当时他跑来找我，我会立刻劝他尽管放心，丝毫不必为他欠我的那不幸的三千卢布担心，但是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而我自己……我又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况下……没法叫他来……再说我也没有任何权利为了他欠这点儿钱而对他有任何苛求，"她突

然加了一句，她说话的声音流露出一种毅然决然的神情，“有一回，我自己也曾从他那里借过一笔钱，比三千还多，而且还收下了，尽管当时我还没法预见究竟何年何月我才有能力偿还我欠他的债……”

在她说话的声调里似乎可以感觉到某种挑战。正是在这时候轮到了费秋科维奇发问。

“这事并非发生在本地，而是在你们认识之初，是吗？”费秋科维奇小心翼翼地接过话头，他顷刻间便预感到某种有利的情况。（我要附带说明一下，尽管他多多少少也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从彼得堡请来的，但是他对米佳还在另一个城市曾经借给她五千卢布和“跪下磕头”的事毫无所知。她没有把这事告诉他，她隐瞒了！这就令人惊奇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揣测，直到最后一分钟，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在法庭上把这段故事讲出来，她在等候某种灵感。）

不，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几分钟！她开始讲了，她把一切全讲了出来，把米佳告诉阿廖沙的整个故事全讲了出来，包括“跪下磕头”，包括前因后果，她讲到了她父亲，讲到了她去找米佳，但却只字不提，连一个暗示也没有提到米佳通过她姐姐亲自提出来“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来找他取钱”。对于这点，她慷慨大度地隐瞒了，竟不顾羞耻地把事情说成好像是她，好像是她自己当时一时冲动，抱着某种希望，主动去找这位年轻军官……向他借钱的，这简直匪夷所思。我一边听，一边浑身发冷，直打哆嗦，全法庭的人也屏息静听，捕捉着她说的每一句话。这简直是没有先例的，因此即使一个像她这样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姑娘，人们也几乎难以想象她会做出这样高度坦诚的供述，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自我献身。而这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呢？为了拯救一个负心汉和吃里爬外的人，目

的是多少帮帮他的忙，哪怕是帮一点小忙，产生一点有利于他的好的印象，以利于救他！的确，一个年轻军官，把自己的最后五千卢布（也是他在生活中仅剩的一切）都拿了出来，而且恭恭敬敬地对一位纯洁的姑娘一鞠躬，这一形象实在太可爱，也太动人了，但是……我的心痛苦地紧缩起来！我感到以后肯定会出现（以后还果真出现了，真的出现了！）造谣中伤！后来，全城上下都带着恶毒的狞笑议论纷纷，说什么这故事也许并没有说完，特别是说到那军官“似乎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就放那妞走了。有人还含沙射影地说，这里肯定有“遗漏”。“即使毫无遗漏，即使说的都是实情，”连敝城的一些德高望重的女士们也说，“一个姑娘家即使为了救自己的父亲，这样做也不见得就高尚得无可非议！”难道像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样聪明的人，这样病态地明察秋毫的人，竟会预先没有感觉到别人会这么说吗？她肯定早有预感，但还是打定主意把一切全说出来！不用说，对于这故事是否真实的所有这些肮脏的怀疑只是以后才出现的，而开始的时候人人都受到了震动。至于在座的三位法官，他们以一种极其钦佩，甚至感到羞耻的沉默听完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证言。检察官也没有冒冒失失地就这一题目进一步追问，他一个问题也没提。费秋科维奇则向她深深一鞠躬。噢，他几乎胜券在握！收获实在不小：一个人在高尚的情感冲动中把自己最后的五千卢布拱手送人，然后又是这人竟会在深更半夜为了抢三千卢布而杀死自己的父亲，这总有点连不上吧！起码现在费秋科维奇可以把抢劫这一疑点排除在外了。“本案”忽然被某个新视点所照亮。法庭上弥漫着一种对于米佳的好感。至于他……有人说，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作证的时候，他有一两次想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又颓然跌坐到长凳上，两手捂住了脸。但是当她说完以

后，他突然向她伸出双手，带着哭声万分感动地喊道：

“卡佳，你干吗要毁了我呢！”

接着便号啕大哭，哭得整个法庭都听见了。然而，他又忽地控制住自己，叫道：

“现在我死无葬身之地了！”

接着他便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木然不动，咬紧牙齿，将两臂作十字状环抱在胸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留在法庭上，坐到指定给她坐的那把椅子上。她脸色煞白，低垂着头。坐在她身边的人说，她像发疟子似的全身发抖，哆嗦了很长时间。接着便是格鲁申卡出庭接受讯问。

现在我快要讲到那个突如其来爆发的风云突变了，也许真的因此毁了米佳也说不定。因为我深信，而且事后所有的律师也都这么说，要不是出现这段插曲，案犯本来是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现在我们就来讲这段故事。不过先要说两句有关格鲁申卡的情况。

她走上法庭的时候也穿着一身黑，肩上披着她那块非常漂亮的黑色披巾。她从容不迫地用她那轻盈无声的步态，身体微微摆动着，就像有时体态丰满的女人走路时常见的情形那样，走到法庭的柱形栏杆旁，两眼注视着首席法官，一次也没有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照我看来，那时她显得美极了，根本不像后来女士们硬说的那样脸色煞白。还有人硬说，她若有所思，满面怒容。我认为她当时仅仅很生气，难过地感到我们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听众向她投来的那种既轻蔑又好奇的目光。她是一个性格高傲的人，受不了别人的轻蔑，她是那种对别人看不起她稍有怀疑，就会立刻怒不可遏地渴望反击的人。与此同时，当然也有点胆怯，以及因胆怯而心中感到可耻，因此不难理解她说话时情绪起伏——一会儿恼怒，一会儿轻蔑和十分粗

鲁，一会儿又流露出自我谴责和自我责备等发自肺腑的由衷的音符。有时候她说话的神气仿佛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反正这样了，管它呢，我就要说……”在谈到她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有来往的时候，她生硬地说：“全是废话，他死气白赖地缠住我，能赖我吗？”过了一分钟又接着补充道：“全赖我，我拿他俩寻开心——拿老头子寻开心。也拿他——以致把他俩弄到这般地步。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知怎么一来，又谈到了萨姆索诺夫：“你们管得着吗，”她立刻以一种放肆的挑战反唇相讥，“他是我的恩人，当亲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不要我，我光着脚，是他收留了我。”然而，首席法官还是非常客气地提醒她，应当直接回答问题，不要节外生枝，顾左右而言他。格鲁申卡脸红了，两眼闪出了泪花。

装钱的那只大信封她没有看到，只是听一个“坏蛋”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有一只装着三千卢布的大信封。“不过全是胡来，我笑死了，我是决不会到那里去的……”

“您刚才提到的‘坏蛋’指谁？”检察官问。

“我指的是杀死了主人，昨天上吊自杀的那个用人斯梅尔佳科夫。”

当然，他们便立刻问她：她提出这么断然的指控有何根据，但是她也没有任何根据。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亲口这么告诉我的，你们应该相信他的话。那个硬拆散我们的人把他给毁了，就这么回事，她一个人是罪魁祸首，就这么回事。”格鲁申卡恨得仿佛浑身哆嗦，又加了一句，在她说话的声音里流露出憎恨的音符。

他们又问她，她说这话指谁。

“指这位小姐呀，我指的就是这个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时她叫我去，请我吃巧克力，想巴结我。真是寡廉鲜耻，就

这么回事……”

这时，首席法官立即严厉地制止了她，请她说话要检点。但是一个醋劲大发的女人的心已经猛烈燃烧起来，她已经不顾一切了。

“在莫克罗耶村逮捕他的时候，”检察官忽地想起来，问道，“大家都看见了，而且也听见了，您从另一间屋子里跑出来，叫道：‘一切都赖我，咱俩一块儿去服苦役！’那么说，您当时就深信他是弑父凶手啰？”

“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感觉了，”格鲁申卡答道，“当时大家都在嚷嚷，说他杀死了父亲，因此我感到这都赖我，他是因为我才杀人的。可是他一说他是无辜的，我就立刻相信了他，而且我现在也相信，将来也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说谎的人。”

轮到费秋科维奇提问了。顺便说说，我记得他问到了拉基京的事，问到“如果他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带到您家里来，您就奖赏他二十五卢布。”

“他收下了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格鲁申卡以一种既轻蔑又愤怒的神态微微一笑，“他老找我死气白赖地要钱，经常，每月都要拿走三十卢布，多半拿去胡花：因为没有我那点钱，他也吃喝不发愁。”

“您凭什么对拉基京先生这么慷慨大方呢？”费秋科维奇接口道，无视首席法官不以为然地扭动了一下身体。

“要知道他是我表弟呀，我母亲跟他母亲是亲姐妹。不过他总是求我不要在这里对任何人说，因为他嫌我丢人。”

这个新情况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迄今为止，全城上下，甚至修道院，都没一个人知道他的底细，甚至米佳也不知道。据说，拉基京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羞得面红耳赤。还在进大厅以前，格鲁申卡就听人说，他曾作证反对米佳，因此她心里

很恼火。拉基京先生刚才发表的皇皇宏论，他那论调表现出的义愤填膺，以及他那独树一帜对农奴制，对俄国民生凋蔽、社会混乱的指责——这一切在听众心目中这次算打上了个大叉，彻底完蛋了。费秋科维奇心中窃喜：这回上帝又开恩了。一般说来，讯问格鲁申卡的时间并不长，当然她也不可能说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来。她给听众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她作证完毕后便在大厅中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很远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时几百双鄙夷不屑的目光便一齐集中到她身上。在法庭讯问她的整个过程中，米佳一直呆坐不动，沉默不语，垂下眼睛，看着地面。

接着由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出庭作证。

五 风云突变

我要说明一下还在传讯阿廖沙之前就传唤了他。但是法警向首席法官报告，由于突如其来的健康原因或者疾病发作，证人不能立刻到庭，但是只消稍有好转将随时前来作证。不过，不知怎么搞的，这话谁也没听见，大家知道这话已经是后来的事了。他的到庭起先几乎没有被人发觉：一些主要证人，特别是两位情敌，已经被传讯；大家的好奇心暂时得到了满足。旁听席上甚至感到了疲乏。还必须听取几名证人的证词，因为要说的话大概都已经说过了，估计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走上前来，不知何故走得出奇的慢，他目不斜视，甚至低下了头，仿佛在皱着眉头思考什么事情似的。他穿得无可挑剔，但是至少他的脸对我产生了一种他有病的印象：他面如土色，看去像死人的脸。两眼浑

浊，他抬起眼睛，慢慢地扫视了一下大厅。阿廖沙突然从自己坐椅上差点跳起来，哀叹道：啊！这，我记得很清楚。但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首席法官一开口就指出，他是一位无须宣誓的证人，他可以提供证言，也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当然，所作的证词必须于心无愧，等等，等等。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听着，目光浑浊地望着他；但是他的脸突然开始慢慢地舒展开来，变得笑容可掬，首席法官惊讶地望着他，他的话音刚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就蓦地大笑不止。

“还有什么事要关照的吗?”他大声问。

法庭上顿时鸦雀无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首席法官不安起来。

“您……大概病还没全好吧?”他用眼睛寻找着法警，问道。

“请放心，阁下，我的身体很好，而且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些饶有兴趣的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非常镇静和有礼貌地回答道。

“您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吗?”首席法官仍旧带有几分不信任地问道。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低下了头，迟疑片刻，然后又抬起头来，似乎有点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不……没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

开始向他提问。他回答的时候好像老大不乐意似的，说的话尽可能简短，甚至还带有某种越来越增长的厌恶，然而还是回答得很有条理。对许多事他都推说不知道。关于父亲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那笔糊涂账，他也推说他一无所知。“我对此毫无兴趣，”他说。关于威胁要杀死父亲的事，他倒是听

被告说过。关于信封里的钱，他也听斯梅尔佳科夫说过……

“问来问去都是老一套，”他忽然带着不胜疲倦的神情打断道，“我没有任何特别的事要告诉法庭。”

“我看您身体不大舒服，我明白您此刻的心情……”首席法官开口道。

他环顾左右，想问检察官和辩护人，如果他们有什么话要问，就请提问，这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忽然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请求道：

“让我走吧，阁下，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他说罢也不等候允许，就突然自动转过身子，向法庭外面走去。但是他刚走了三四步就停了下来，仿佛对什么事突然想好了，他微微一笑，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阁下，我就像那个乡下小妞……您知道吗，这话怎么说来着：‘我愿意就跳，我愿意就不跳。[①]’人家拿着萨拉方[②]或者彩裙[③]什么的来请她，让她跳，然后给她系上，带她去教堂举行婚礼，而她则说：‘我愿意就跳，我愿意就不跳’……这也是咱们国家的一种民俗吧……”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首席法官板着脸问道。

“就是这意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忽然掏出一沓钱，“这是钱……也就是装在那个大信封里的钱，”他用头指了指那张放物证的桌子，“就是为了这钱才杀死父亲的。放哪儿？法警

---

① 俄罗斯民间婚俗：古时，未婚姑娘若说：“我愿意就跳。”这表示她同意嫁给某人，这时她便跳过一个围成圆圈的腰带或者跳上一条铺开的裙子。原话应为：“我愿意就跳，不愿意就不跳。”类似的内容，在俄国的婚礼曲中也常常遇到。

② 俄罗斯民族服装，一种无袖或带袖的连衣长裙。

③ 一种俄罗斯农村姑娘穿的由三幅颜色鲜艳的毛料缝制的条纹（或方格）长裙。

先生，请您转交法庭。”

法警接过那沓钱，交给了首席法官。

“这钱怎么会落到您手里的呢……要是这钱就是那笔钱的话?”首席法官惊奇地问。

“昨天从那个杀人凶手斯梅尔佳科夫那里拿到的。在他上吊自杀前，我到他那里去过。父亲是他杀死的，不是我大哥。杀人的是他，而教唆他杀人的是我……谁不愿意家父死呢？……”

“您的神经没毛病吧?”首席法官不由得脱口问道。

“正因为我神经正常……但是我生性卑劣，就跟……在座的衮衮诸公一样!”他突然向旁听席转过身来。“家父被杀，可他们却装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他带着一种充满敌意的轻蔑咬牙切齿地说道，“彼此装腔作势。假惺惺地骗人！大家都愿意父亲死。一条毒蛇想咬死另一条毒蛇……要是不曾演出这件弑父惨案——他们大家肯定会非常生气，愤然走开……他们要看戏！‘要面包，要看戏!’[①] 然而，我也够饿！你们有水吗，给我点水喝，看在基督的分上![②]”他说罢忽然抱住自己的脑袋。

法警立刻走到他身边。阿廖沙突然跳起来，大叫：“他有病，你们别相信他的话，他得了酒狂病[③]!”卡捷琳娜·伊万诺

---

① 这原是罗马平民向罗马帝国提出的要求，现用于表示某种强烈的要求。原是拉丁文 panem et circenes（要面包和马戏）。

② 这话是象征性的：面包是物质，水则与面包相对，象征精神，这里指基督的真理和爱这一“活水”（或译成“生命之水”）。请参看《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4 章，第 10 节；第 7 章，第 37~38 节；《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21 章，第 6 节；第 22 章，第 1 节。

③ 酒精中毒所致，伴有谵妄、震颤和幻觉。

芙娜猛地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望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都吓呆了。米佳也站起来，带着古怪的苦笑贪婪地望着二弟和听着他说话。

“请放心，我不是疯子，我只是杀人犯！”伊万又开口道，“对于一个杀人犯是不能要求他能说会道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蓦地加了一句，撇了撇嘴，笑了。

检察官分明有点心慌意乱，他向首席法官俯过身去。其他法官也在忙乱地窃窃私语。费秋科维奇则竖起耳朵，在倾听。大厅里鸦雀无声，在等待下文。首席法官仿佛蓦地清醒过来似的。

“证人，您的话很难理解，而且在这里也不能成立。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先安静一下，如果您果真有什么事要说……那就请您说下去。您用什么来证明您的招供是真实的呢……如果您不是说胡话的话？”

“问题就在于我没有证人。斯梅尔佳科夫这条狗是不会从阴曹地府把他的供词……装在信封里……给你们捎来的。你们只要信封，而且一个就够了。我没有证人……除非有一个人。”他若有所思地冷笑道。

“谁是您的证人？”

“那个带尾巴的[1]，阁下，这可能不合规矩！Le diable n'existepoint![2] 请勿介意，这是一个坏透了的、小小的魔鬼，”他又加了一句。突然停止了笑，而且仿佛十分机密似的，“他可能就躲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就躲在这张物证桌的下面，除了那里以外，他还能躲哪儿呢？要知道，你们听我说嘛：我

① 指魔鬼。西方的魔鬼为人形，长有两角、四蹄和尾巴。
② 法文：魔鬼再也不存在了！

跟他说过：我不愿意缄默不语，可是他却说什么地质剧变……真浑！好了，你们就把这恶棍放了吧……他唱起了赞美诗，这是因为他心情舒畅！这好比一个喝醉酒的流氓扯开嗓子唱《万卡上了彼得堡》，我却宁愿花费亿万兆年来换取这两秒钟的欢乐。你们不了解我的脾气！噢，你们这一切是多么蠢啊！好啦，你们把他放了，把我抓起来吧！我是有所为而来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这么蠢呢……”

接着他又开始慢条斯理而又若有所思地扫视着法庭。但已是群情哗然。阿廖沙想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向他冲去，但是法警已经抓住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胳膊。

“又来搞什么名堂?”他紧盯着法警的脸叫起来，然后他突然抓住他的两只肩膀，把他猛地打倒在地。但是一名警卫及时赶了来，抓住了他，他立刻发出疯狂的尖叫①。在把他带走的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尖叫，语无伦次地狂呼着什么。

掀起了一片混乱。我也没法有条有理地记住所有的事，我心里也乱糟糟的，听不清也看不清。我只知道后来，当大家安静下来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法警遭到了训斥，虽然他振振有词地向上峰解释，证人一直很健康，一小时前他感到有点头晕和恶心的时候，大夫还见过他，认为他并无大病，在走进法庭前，他说话还很有条理，因此要未卜先知，是不可能的；相反，他本人还一再坚持，硬要来作证。但是在大家多少安静下来和清醒过来以前，紧接着这出戏之后又蓦地演出了另一出戏：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发作了歇斯底里。她又哭又闹，但就是不肯走开，她拼命挣扎，一再央求不要把她带走，接着她

① 这是指恶鬼附体的人发出的尖叫。参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8章，第7节）：“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

就突然向首席法官叫道：

“我还要提供一个证词，马上……立刻！……这是一张纸，一封信……你们拿去，快看，快！这是这恶棍写的信，就是这个，就是这恶棍！”她用手指着米佳，“杀死父亲的是他，你们马上就会看见的，他写信告诉我，他非杀死他父亲不可！至于那一位，他有病，他有病，他得了酒狂病！我看见他发酒狂病已经三天了！”

她忘乎所以地大喊大叫。法警接过了她递给首席法官的那张纸，而她则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捂住脸，开始抽风般地、无声地、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全身发抖，拼命克制着她发出的最微小的呜咽声，生怕人家会把她送出法庭。她递上去的那张纸就是米佳在京都饭店写给她的那封信，也就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把它称之为具有“数学”般重要性的凭证。可惜大家也果然承认它具有数学般的重要性，要是没有这封信，米佳也许还不至于完蛋，起码也不至于完蛋得这么惨！我再说一遍，很难留意所有的细节。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一切漫无头绪，乱糟糟的。想必，首席法官当时就把这一新凭证让其他法官、辩护人和陪审员们彼此传阅了。我只记得接着便开始对这位女证人进行讯问。首席法官先和颜悦色地问她平静下来没有，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急忙叫道：

“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完全可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她又加了一句。分明还在担心，生怕人家因为什么不肯听她说话似的。首席法官请她再详细说明一下：这是什么信？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这封信的？

“我是在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收到这封信的，而他写这封信还要早一天，是在饭馆里写的，也就是说在这件凶杀案的前两天——你们看，这信写在一张账单上！”她气喘吁吁地叫道，

“当时他十分恨我，因为他自己做了卑鄙下流的事，去追这个贱货，还因为他欠我三千卢布……噢，他因为自己的下流无耻，为了欠我三千卢布而感到可气！这三千卢布的来头是这样的——我请求你们，我恳求你们把我的话听完：还在他杀死父亲前三星期，有天上午他跑来找我。我知道他需要钱用，也知道他要这钱去干什么——就为了拿这钱去引诱这贱货，带着她远走高飞。我当时就知道他对我变了心，想要抛弃我，因此我，我当时亲自把这钱交给了他，假装我让他把这钱替我寄给我在莫斯科的姐姐——我交给他的时候看了看他的脸，我说，他随便什么时候寄都行，‘哪怕再过一个月也成’。他怎么会不明白我直截了当地当着他的面说的这话呢：‘为了对我变心，跟你那个贱货鬼混，你需要钱用，那你就把这钱拿走吧，我亲自把这钱给你，假如你脸皮厚到肯收下这笔钱的话，你就尽管收下好了！……’我想揭穿他，结果怎样呢？他收下了，他把这钱收下了，而且拿走了，而且跟这贱货在那里一夜之间全花光了……但是他明白，他明白，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跟你们说了吧，他当时就明白我给他这钱只是为了试探他：他会不会脸皮厚到收下我的钱？我瞧着他的眼睛，他也瞧着我的眼睛，他心里全明白，完全明白，可是他还是收下了，收下了我的钱，而且拿走了！”

“没错，卡佳！”米佳突然吼道，“我瞧着你的眼睛，我心里明白，你是想使我丢人现眼，但是我还是收下了你的钱！我是卑鄙小人，你们应当蔑视我，大家都应当蔑视我，我罪有应得！”

“被告，”首席法官叫道，“您再说一句——我就让法警把您带出去。”

“这钱使他很痛苦，”卡佳抽风似的急急忙忙地继续道，

"他想把这钱还我，他是真心想，这没错，但是为了这贱货他又需要钱。因此他才杀死了父亲，可是仍旧没有把钱还我，却带着她到那个村子去了，也就在那里，他给抓住了。他在那儿又花天酒地地花掉了他从被他杀害的父亲那里偷来的钱。而在杀死父亲的前一天，他给我写了这封信，他是喝醉了酒写的，我当时就立刻看出来了，他写信是出于泄愤，而且他知道，肯定知道，即使他杀了人我也决不会把这封信拿给任何人看的。要不他就不写了。因为他知道我无意报复他，也不想毁了他！但是你们看看，你们仔细看看，请你们仔细看看，你们就会看到他在这封信里描写了一切，一切都预先写明了：怎么杀死父亲以及他的钱放哪儿。你们看看，请不要看漏了，信上有一句话：'只要伊万一走，我就杀死他。'可见，他早就想好了怎么杀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幸灾乐祸而又阴险狠毒地向法庭暗示，噢，看得出来，她十分精细地研读了这封要命的信，研究了其中的每个细节。"要不是他喝醉了，他是不会给我写这封信的，但是你们瞧，信里一切都预先描写清楚了，一切正如他以后行凶杀人时一样，这是一份完整的纲领！"

她忘乎所以地长吁短叹，根本无视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虽然这些后果，不用说，她早在一个月前就预见到了，因为早在当时说不定她就恨得牙痒痒的，在想："要不要向法庭念这封信呢？"现在就好像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滚落下来似的，已经欲罢不能了。我记得，好像这封信立刻就由书记官当众宣读，并且产生了惊人的印象。法官问米佳："他是否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

"我写的，我写的！"米佳叫道，"若不是喝醉了，我是不会写的！……卡佳，我们俩为了许多事互相憎恨，但是我敢发誓，我敢发誓，我在恨你的同时还是爱你的，你却不爱我！"

他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绝望地绞着双手。检察官和辩护人开始交叉提问，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动机促使您方才隐瞒这样的凭证，而您以前的证言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语调上都是完全两样的？"

"是的，是的，我方才说了谎，全是说谎，是不诚实的违心之言，但是我方才想救他，因为他这么恨我，这么小看我，"卡佳像发疯般叫道，"噢，他非常看不起我，从来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吗——自从我为了那钱向他下跪的那一刻起，他就看不起我。我看到了这点……当时我就立刻感觉出来了，但是我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自己的这种感觉。有多少次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毕竟是你亲自送上门来的呀。'噢，他不明白，他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要跑去找他，他只会想到下流的事！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卡佳愤愤然咬牙切齿地说道，已经完全像发狂似的。"他之所以想要我，仅仅是因为我得到了一笔遗产，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啊！我一直疑心就因为这个！噢，这是个畜生！他一辈子都深信不疑，我当时去找他就会一辈子在他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因此他就可以永远为这事而小看我，因此他就可以爬到我头上——这就是他要娶我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我曾经尝试过用我的爱，用我的无限的爱来战胜他，甚至他的变心我也想逆来顺受，但是他什么、什么也不懂。难道他真能懂得什么吗！这是个恶棍！这封信我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收到，有人从饭馆里给我捎来的，可是还在早上，还在那天早上，我还想原谅他的一切，一切，甚至他的变心！"

首席法官和检察官自然劝她不要激动。我深信，他们利用她的狂怒听取她的这样的坦白，甚至他们大家也许都觉得有点

难为情。我记得，我听见他们对她说："我们明白您心里是多么难受，请您相信，我们感同身受，"等等，等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这个因发歇斯底里而陷入疯狂的女人的口中套出了证词。她终于异常鲜明生动地（在她的神经绷得那么紧的情况下，这虽然转瞬即逝，但却经常出现）描述了这两个月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几乎像要发疯似的竭力设法营救自己的大哥——营救这个"恶棍和凶手"。

"他一直在折磨自己，"她不胜感慨地说道，"他一直想要减轻大哥的罪名，甚至向我承认他自己也不爱父亲，说不定他自己也愿意他死。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良心的人！他用良心来拼命折磨自己！他把一切都向我公开了，把一切，他每天都来看我，把我当做他唯一的朋友跟我交谈。我有幸能够做他的唯一的朋友！"她忽地感慨系之地喊道，两眼放光，仿佛向谁挑战似的。"他去找过斯梅尔佳科夫两次。有一回他来看我，并且对我说：如果杀人的不是大哥，而是斯梅尔佳科夫的话（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都在散布这一神话，似乎杀人的是斯梅尔佳科夫），那说不定我也有罪，因为斯梅尔佳科夫知道我不爱父亲，也许他以为我也愿意父亲死。于是我就拿出这封信给他看，他这才完全相信了：杀人的是大哥，这就把他彻底压垮了。他受不了他的亲哥哥是弑父凶手这一事实。还在一星期前我就看出他因为这个病了。最近这几天，他坐在我那里净说胡话。我看得出来他脑子乱了。还有人在街上看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说胡话。我请来的一位大夫，应我的请求前天给他检查了一下身体，他告诉我说，他已经离酒狂病不远，这都是因为他，因为这个恶棍！昨天他又听说斯梅尔佳科夫死了——这使他大吃一惊，吃惊得发了疯……这都是因为这个恶棍，都是因为他想救这个恶棍！"

噢，不用说，这样说话和这样坦诚相见，一生中只会有这么一次——比如说，上断头台时临刑前的那一刻。但是卡佳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处在这样的时刻。这就是那个一往无前的卡佳，她当时为了救父亲居然会急匆匆地跑去找一个年轻的色狼；这就是那个高傲而又纯洁的卡佳，方才仅仅为了能够减轻等待着米佳的噩运，竟不惜弃自己的处女羞怯于不顾，当众讲述了“米佳的高尚行为”。可是现在她又同样把自己当成了牺牲品，但已经是为了另一个男人，也许直到现在，直到当前这一刻，她才第一次感觉到和第一次完全明白过来，这另一个男人对她有多么宝贵！她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她替他担心，她蓦地想到他供称杀人的是他，而不是大哥，这样的供词会毁了他，她之所以牺牲自己，目的是为了救他，挽救他的清白与名誉！然而有一件可怕的东西也一闪而过：她说到她过去与米佳的关系时，对米佳的种种说法是否有假——这是一个问题。不，不，当她大叫米佳因她向他下跪而看不起她时，她并不是故意诽谤他！她也相信这是真的，也许从她下跪那时起她就深信，那个为人忠厚，当时还很爱她的米佳在笑她和看不起她。当时只因自尊心作怪她才死气白赖地爱上了他，但是这爱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常的爱，是因为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在作祟，因此这爱并不像真爱，倒像是报复。噢，说不定这种反常的爱有朝一日也会变成真正的爱，也许卡佳满心希望的也正是这样，但是米佳的变心把她的心伤透了，她的心不肯饶恕他。报复的时刻不期而至，一个受到伤害的女人长期而又痛苦地郁积在胸的一切，一下子，再一次突然爆发了。她出卖了米佳，但是她也出卖了自己！因此，不言而喻，等她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以后，她那紧张的神经也就陡地松弛下来，一种耻辱感紧压着她的心。歇斯底里又发作了，她失声痛哭，大喊大叫，跌倒

在地。把她带出了法庭。就在把她带出法庭的那一刻，格鲁申卡哭喊着从自己的座位上向米佳扑去，因此法警都没来得及把她拦住。

“米佳!”她哭叫道，“你的这条毒蛇毁了你啦！她向你们现出了原形!”她气得浑身发抖地向法庭嚷嚷道。在首席法官的示意下，法警抓住了她，把她带出了大厅。她不干，她挣扎，她拼命挣扎着想回到米佳身边去。米佳大喊大叫，也拼命向她冲去。法警上前抓住了他。

是的，我看，我们那帮爱看热闹的女士们一定心满意足了：这出戏十分精彩。接着我记得，那位专程来此的莫斯科大夫出庭了。似乎还在这事以前，首席法官就派法警出去安排了一下，让人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了一下病，病人发作了极其危险的酒狂病，必须立即把他带离法庭。检察官和辩护人问了他一些问题，他证实病人前天曾亲自找过他，他当时就曾警告过他快要发作酒狂病了，但是他不愿接受治疗。“他的脑子当时就处在完全不健康的状态中，他自己也向我承认，他醒着的时候就看到各种幻影，常常在街上遇到各种各样早就死了的人，而且每天晚上撒旦都来他这儿做客。”大夫最后说。这位名医作证后就退出了法庭。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递交的那封信被列入物证收了起来。法官们经协商后决定：继续进行法庭调查，那两项意外的证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证言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证言）则记录在案。

但是，我就不来描述下一步法庭调查的情况了。再说其他证人的证言也无非是重复和证实他人的证言罢了，虽然各有特色。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一切都将归结到一点，体现在我立刻就要讲到的检察官的演说中。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被最后的风云突变所激动，都在急切和迫不及待地但求快点收场，等待

控辩双方的演说和判决。费秋科维奇分明被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证言所震撼，然而检察官却感到胜券在握，得意非凡。法庭调查结束后，宣布休庭，休息时间似乎长达一小时。最后首席法官宣布进行法庭辩论。当我们的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发表自己的公诉演说时，大概是晚上八时整。

六 检察官的演说。人物述评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发表公诉演说时，全身神经质地不住发抖，前额和两鬓不时冒出冷汗和虚汗，感到全身忽冷忽热。后来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chef d'oeuve①，是他毕生的 chef d'oeuve，是他的天鹅之歌②。果然，过了九个月，他就因恶性肺痨而死，因此，如果他预感到他末日将至，他倒的确有资格把自己比作天鹅，唱完自己的最后一支歌也就死了。他在这篇演说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和他的所有智慧，并出乎意料地证明他身上既蕴藏着公民应有的责任感，也蕴藏着我们这位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心中能够容纳得下的那些"该死"的问题。他的演说主要以真诚取胜：他真诚地相信被告有罪；他对被告提出公诉不仅是职务攸关，奉命行事，他之呼吁"复仇"确是满怀着"救国救民"之心。甚至我们那些女听众，说到底本来是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敌对的，也承认他的演说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他开始

---

① 法文：杰作，典范之作。

② 意为杰作，才华横溢的绝笔之作（据说：天鹅毕生只引吭高歌一次，歌罢即死去）。

发表演说时声音本来有些发颤和变调，但是到后来声音很快就坚定了，语音铿锵，响彻整个大厅，就这样一直到演说终了。可是演说刚一结束，他差点没有晕倒。

“诸位陪审员先生，”公诉人开始道，“本案轰动了整个俄罗斯。但是，看来，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值得我们心惊胆战呢？尤其是我们？我们都是过来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怕的倒是我们对于这类阴森可怖的凶杀案已经不觉得可怕了！正是我们这种见怪不怪才是最可怕的，而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个别暴行。我们对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难以令人歆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采取无动于衷，甚至温情脉脉的态度，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①] 吗？在于我们虽然年轻但已是未老先衰的社会智能和想象力的过早衰竭吗？在于我们摇摇欲坠的道德准则吗？或者说穿了，还在于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类道德准则。我无意来解决这些问题，何况这些问题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每个公民不仅应该，而且有责任来为这些问题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起步的、还有点胆怯的报刊，已经给了社会以某种帮助，因为没有这些报刊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比较全面地知道）那些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道德败坏所造成的惨案，我国报刊不断在自己的版面上报道这些惨案，这样一来大家就都知道了，而且不仅是那些前来旁听当今皇上恩准成立的新的公开法庭[②] 的人才知道。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消息呢？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读到连本案都会相形失

① 意指独善其身、玩世不恭。

② 俄国于 1864 年实行司法改革，设立陪审法庭，对外公开，准予旁听。因此当时的俄国报刊大量报道了各种案件的庭审情况及法庭演说。

色的这样一类案件，相形之下，本案就显得似乎很平常了。但是最要紧的是许多我们俄罗斯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刑事案件，恰恰表示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可是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真是积重难返啊，已经很难克服这种普遍的恶了，譬如，有这么一位出身名门的、大有作为的年轻军官，刚踏上社会和刚开始工作，竟卑鄙地、丝毫不受到良心谴责地在一处僻静的地方杀死了一位过去多少有恩于他的小官吏，以及他的一名女用人，目的是为了偷走他所立的一张借据，同时也偷走这位官吏的其余的钱：'供我在上流社会寻欢作乐，也供我将来寻求功名富贵之用。'他把这两人杀死后，临走时还给这两个死人的头底下塞了两个枕头①。还有因英勇作战身上挂满了十字勋章的青年英雄，居然在大道上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似的杀害了他的长官兼恩人的母亲，他在劝说他的同谋尽管放心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同己出，因此对他言听计从，决不会采取防范措施的。'就算这是个恶棍吧，但是现在，在当代，我决不敢说这仅仅是一个个别的恶棍。换了另一个人，也许不会杀人，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却跟这人一模一样，跟这人一样男盗女娼，心术不正。他在僻静处，单独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许会扪心自问：'什么叫人格？不应该杀人流血，岂非偏见？'说不定有人会大声斥责我，说我这人有病，歇斯底里，在肆意诽谤，胡说八道，夸大其词。随他们说去吧，随他们说去吧——上帝啊，要真是这样的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哩！噢，你们尽可以不相信我的话，尽可以认为我有病，

---

① 此案发生在 1879 年，指退伍准尉兰茨贝格杀死其债主——退职七品文官弗拉索夫及其女佣一案。作者在 1879 年 6 月 15 日给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信中曾提及此案（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388～389 页）。

但是我还是要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即使在我说的话里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也是够可怕的了！你们瞧，我国的年轻人常常开枪自杀：噢，丝毫也没有像哈姆雷特那样提出问题：'那里[1] 会怎样?'连提出这类问题的迹象都没有，好像关于我们的灵魂，关于我们死后的一切这一条，早就在他们的天性中被一笔勾销，被掩埋入土，被堆上黄沙了。最后，请诸位瞧瞧我国的道德沦丧，瞧瞧我国的那些好色之徒。本案的不幸的牺牲者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在他们的有些人面前几乎成了白璧无瑕的黄口小儿。要知道我们大家都认识他，'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2] ……是的，我国和欧洲的首屈一指的博学多才的人说不定有朝一日将会来研究俄国的犯罪心理学，因为这个课题是值得这些巨擘们研究的。但是这类研究必须留待将来能够腾出手来时再做，到那时候，我国当前悲剧性的无秩序状态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因此来研究这一问题就能比像我这样的人所能做到的更加独具慧眼，更加不偏不倚。至于现在，我们不是大惊失色，就是假装大惊失色，而实际上正好相反，我们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热闹。就像那些爱好强烈而又离奇的刺激的人们那样，因为这可以使我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懒散劲多少振作一点，或者干脆像小孩一样伸出手来把可怕的怪影从身边撵走，把头藏进枕头里，立刻在欢乐和嬉戏声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也该清醒而又深思熟虑地开始

---

① 指另一个世界（天堂或地狱）。典出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哈姆雷特》的独白（第 3 幕，第 1 场），开头说的是："活着还是不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生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关心的问题。对生死问题采取冷漠态度，也就是心中没有上帝，就会走向犯罪。

② 源出普希金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1834)。

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该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自己如同审视我们的社会一样，我们也该对我们的社会现状有所了解，或者哪怕开始有所了解也好。上一时代有位大作家，在他的一部最伟大的作品的结尾，把整个俄罗斯比作一辆奔向神秘莫测的目的地的勇往直前的俄罗斯三套马车①，他感慨万千地欢呼道：‘啊，三套马车呀，鸟儿般的三套马车呀，是谁把你想出来的?’——接着他又在骄傲的狂喜中补充道，在这辆拼命狂奔的三套马车前，所有的民族都在毕恭毕敬地给它让道。是这样的，诸位，就让他们去让道吧，毕恭毕敬也好，不毕恭毕敬也好，都无所谓，但是，鄙人以为，这位天才艺术家这样来结束他的书，若不是因为他有一颗白璧无瑕的赤子之心，净往好处想，那就是害怕当时的书报检查。因为，如果给他的三套马车果真套上仅仅是他笔下的那几位主人公，索巴凯维奇呀，诺兹德廖夫哇，乞乞科夫哇这类人，那无论由谁来驾车，靠这样的马是拉不到任何像样的地方去的！而且这还仅仅指从前的马，跟咱们现在的马简直没法比，咱们的更够戗……”

讲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演说被一阵掌声所打断。对俄罗斯三套马车的自由主义描写受到了欢迎。诚然，仅仅爆发了三两下掌声，因此连首席法官也认为无须向听众提出“退出法庭”的威胁，而仅限于向鼓掌人怒目而视。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却受到了鼓舞：迄今为止还从来没人向他鼓过掌！一个人如许年来无人理会，如今却突然有可能向全俄罗斯慷慨陈词！

“说真的，”他继续道，“这个突然之间声名狼藉，甚至名

---

① 指俄国作家果戈理在《死魂灵》第1卷结尾关于三套马车的描写。

噪全国的卡拉马佐夫家族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我过甚其词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图画里似乎闪现出我国当代知识界的若干共同的基本特点[1] ——噢，倒也不是所有的特点，而只是以一种缩微形式出现的，“就像一小滴水中能照见太阳’[2] 一样，毕竟映射出了一点什么，毕竟显现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瞧瞧这个不幸的、放荡的、道德败坏的老人，瞧瞧这个如此悲惨地结束了自己一生的‘一家之父’。一个世袭贵族，他以一名穷食客起家，经由一件偶然的意外的婚事捞到了不大的一笔钱作为陪嫁，起先是个小骗子和善于拍马逢迎的小丑，会耍点小聪明，不过这点小聪明还相当了得，最主要的是他是一名高利贷者。年复一年，随着那点小本钱的不断增值，他也就财大气粗起来。低三下四和拍马逢迎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和好色之徒。精神方面的东西整个儿荡然无存，而对声色犬马的渴望却异常强烈。到后来，除了耽于色情享乐之外，他在生活中什么也看不见，而且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俄国导报》编辑的一封信的底稿上曾经这样写道：“把这四个人合在一起，您就会看到一幅（哪怕缩小成了千分之一）描写我国当代现实，描写我们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这就是我的任务对我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

② 典出俄国诗人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上帝》（1784）。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回忆，早在儿时的家庭朗诵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朗诵过杰尔查文的这首诗。另据亚·彼·米柳科夫回忆，有一回，在谢·费·杜罗夫（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小组中，有人提到杰尔查文，似乎对这位诗人颇有不以为然的评论，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被刺痛似的跳了起来，叫道：‘什么？难道杰尔查文没有富于诗意和灵感的激情？听，难道这不是崇高的诗歌吗？’于是他凭记忆朗诵了《致君王与法官》，而且朗诵得那么有力，那么热情洋溢，他的朗诵吸引了所有的人，并且不言自明地提高了费丽察的歌手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他也这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没有一点做父亲的道义上的责任心。他取笑他们，他是把自己的年幼的孩子撇在后院里养大的，巴不得有人把孩子领走。甚至把他们完全丢诸脑后。老人的全部道德准则就是 après moi le déluge[①]。他的一切都与公民的概念背道而驰，完完全全地脱离社会，甚至与社会相敌对：'哪怕全世界成为一片火海，只要我一个人舒服就行。'他感到这样很舒服，他十分心满意足，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克扣亲生儿子的钱，而且就用他儿子的钱，用这儿子母亲的遗产（他始终不肯把这笔遗产还给他）来争夺自己儿子的情人。不，我不愿把对被告的辩护权拱手让给从彼得堡来的这位才华横溢的辩护人。我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而且我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目中已经积聚了大量的愤懑。但是够了，我们就不来谈这位不幸的老人了，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报应。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父亲，是当代父亲中的一个。如果我说他甚至是许多当代父亲中的一个，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因此而见怪呢？可叹的是当代父亲中有许多人只是不像他说得那么无耻，那么露骨罢了，因为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比较文明，可是实际上几乎同他一模一样，抱着一样的人生哲学。但是，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吧，就算是吧。咱们已经有言在先，你们会原谅我的。咱们再预先说好：你们尽可以不相信我的话，尽可以不相信，我还是要说下去，你们尽可以不相信。但是还是请你们让我把话说完，我说的话中终究有某些内容你们是不会忘记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们瞧，这个老人的孩子：其中有一

① 法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据说这话是法王路易十五（1715—1774 年在位）说的；一说这是德·庞帕杜尔侯爵（1720—1764）说的。这句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最早见于《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位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的被告席上，关于他，说来话长，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关于其他二位，我只想捎带说两句。这其他孩子中的年长的一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当代青年，有头脑，相当聪明，然而他什么也不信，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东西，太多太多的东西遭到他的否定和被他一笔抹杀，这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我们大家都曾听说过他，他在我们上流社会中受到了和善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相反，完全相反，因此才给予我勇气现在多少坦诚地谈谈他的情况，当然不是作为私人来谈，而是把他当做卡拉马佐夫家的一员来谈。昨天在城关某地，有一个严重涉嫌本案的有病的白痴死了，是自杀的，他曾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用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叫斯梅尔佳科夫。预审时，他曾歇斯底里地、哭哭啼啼地告诉我，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曾用他那精神上的毫无顾忌使他感到十分害怕。他说：‘按照少爷的说法，世上不管做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从今以后，做任何事情也不应予以禁止——少爷净教我这些。’看来，这白痴受到人家教他的这个论点的影响，彻底发了疯，当然，影响他，使他精神错乱的还有他的羊痫风，以及在他们家中爆发的这整个惨案。但是这白痴也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即使一个比他聪明的旁观者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也颇难得，因此我才想谈谈他所说的这句话。他对我说：‘如果说几个儿子中有人在性格上更像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话，那这人就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我对这人的评述就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我认为就失礼了。噢，我不想做进一步的结论，像只乌鸦似的对年轻人的命运净说些不祥的话。今天我们在这里，在这座大厅里还看到真理的直接力量还活在他那颗年轻的心中，他心中的手足之情还没有被他那不信上帝和道德上的玩世不恭所压倒，

后者主要因为遗传，而不是苦苦思索所得。我们接着谈另一个儿子——噢，他还是个年方弱冠的青年，虔诚，谦让，与他二哥那阴暗而有害的世界观恰好相反，他正在上下求索，迷恋上了所谓‘民间原则’，或者迷恋上了我们的思想界人士从另外的理论角度用这一奥妙的字眼所称呼的那种东西。你们知道吗，他竟一度迷上了修道院；差点自己也落发当了修士①。我觉得，他心里仿佛无意识地、过早地表现出一种胆怯的绝望，在我们可怜的上流社会现在有许多人害怕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和它的道德败坏作用，把这一切灾难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并带着这样的绝望，诚如他们所说，投身到‘祖国的根基’，投身到所谓故土慈母般的怀抱中去②，就像一群被怪影吓怕了的孩子似的，偎依在衰弱无力的母亲的干瘪的胸前，但求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甚至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昏睡过去，只要看不见那些把他们吓破了胆的惨状就行。就我而言，我祝愿这位善良而又有才干的青年万事如意，祝愿他那年轻人的心地单纯和善良，以及对‘民间原则’的追求，以后千万不要在精神上变成阴暗的神秘主义，而在民族问题上变成顽固不化的沙文主义，就像司空见惯的情形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毛病对我们民族的危害，也许更甚于被错误理解和盲目引进的欧洲文明过早地产生的道德败坏，而他二哥则深受欧洲文明之害。”

---

① 基督教的落发只是剪去一圈头发，而不像佛教徒那样剃度。

② 以上是俄国斯拉夫派的观点，也是作者所极力主张的所谓“根基论”。“根基论”的基本观点，均表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创办的《时代》与《时世》杂志上，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最后一篇关于普希金的公开讲演的基调。检察官的演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具特色的自我模拟。但是作家的嘲笑也仅限于此(在检察官的演说中)，而非表现在全书的整个体系中。

当他说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又响起了三两下掌声。当然，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得离题了，这一切与本案似乎并无多大关系，且不说他讲得相当晦涩，这个身染肺痨、愤世嫉俗的人太想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哪怕他这辈子就有这么一次呢。后来敝县有人说，他在评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时所持的动机似乎难以恭维，因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辩论中曾有一两次当众使他难堪，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对此耿耿于怀，因而现在图谋报复。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遽下这样的判断。不管怎么说吧，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接着演说就逐渐切入正题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当代家庭的一家之父的另一个儿子——老大吧，”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道，“他坐在被告席上，就坐在我们面前，他所干的勾当，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所做所为，也都摆在我们面前。时间一到，一切就会昭然若揭，一切就会暴露无遗。他和他的两兄弟（一个是‘全盘西化’，一个是信奉‘民间原则’）恰好相反，似乎体现了地道的俄罗斯——噢，不是整个俄罗斯，不是整个俄罗斯，上帝保佑，幸亏不是整个俄罗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里有她——我们亲爱的俄罗斯，这里散发着她的气息，可以听到她，我们祖国母亲的声音。噢，我们天真率直，我们把善与恶惊人地混淆在一起，我们既喜欢文明与席勒[①]，与此同时，我们又爱在小饭馆里胡闹，揪醉鬼，揪我们酒友的胡子。噢，我们有时候也很好，也很方正贤良，但只有当我们自己也感到好，也感到必须方正贤良的时候。相反，我们有时候甚至心潮起伏——正是

① 据俄国学者研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席勒是一种象征，象征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东西，指精神上的美和高尚。

心潮起伏——充满非常高尚的理想，不过有一个条件，这些理想必须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从天上自动掉下来，掉到我们的饭桌上，主要是要白给，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我们最不喜欢付出代价了，但是我们却非常喜欢得到，而且这表现在一切方面。噢，请把形形色色的人生幸福都给我们（一定要形形色色的，差一点也不行），都给我们拿来，尤其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要跟我们的脾气顶着干，那我们就一定用实际行动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能够做得很好和很方正贤良的。我们并不贪财，不，不过话又说回来，给我们钱，多多的，多多的，钱越多越好，那，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多么慷慨大方，视金钱如粪土，花天酒地，纵酒无度，一夜之间就可以把钱挥霍净尽。要是不给我们钱，那我们在非常需要花钱的时候就自然有办法弄到钱，而且就弄给你们看。但这是后话，让我们且按照先后顺序慢慢道来。最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怜的被人抛弃的孩子，‘待在后院，没有鞋穿’，正如方才我们的一位可敬可佩的同胞（唉，可惜是外裔同胞①）所说的那样！我还要再说一遍——我是决不会把对被告的辩护权拱手让给任何人的！我既是公诉人，又是辩护人。是的，您哪，我们也是人，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我们也估量得出童年和老家的最初印象对一个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光阴荏苒，这孩子逐渐长大了，先是少年，后是青年，最后当了军官；由于行为蛮横，由于寻衅闹事，找人决斗，他被发配到我们富饶的俄罗斯的一个遥远的边境小城，他在那里服役，他在那里花天酒地，当然——船大能远航，但是耗费也多。我们需要钱财，您哪，首先需要钱财，于是经过长久的争论之后，他跟他父亲商定，用六千卢布来彼

① 指前面提到的德国医生赫尔岑什图勃。

此两清，而且这钱也寄给了他。请注意，他立了一张字据，现在他写的这信还在，他在信中几乎放弃了余下的款项，愿以这六千卢布从此了结他与父亲关于遗产的争执。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性格高尚、文化程度很高的年轻姑娘。噢，我不敢冒昧重复这事的细节，诸位刚才都听到了：这里有名誉，这里有自我牺牲，恕不赘述。一个行为轻浮，生活放荡，但面对真正高尚的行为和崇高的思想还是甘拜下风的年轻人的形象，便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觉得这青年异常可爱。但是忽然在这以后，而且就在这个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地又紧接着出现了这事的反面。对此我不敢妄加揣测，也无意来分析所以如此的原因。但是话又说回来，所以如此的原因总还是有的。就是这位小姐对他积怨甚深，她满脸泪痕地对我们宣布，正是他，因为她一时莽撞，一时失于检点，也许是一时冲动吧，但这冲动毕竟是高尚的、舍己为人的，竟头一个因此而看不起她。他就是这位姑娘的未婚夫，正是他率先流露出嘲讽的微笑，而她最受不了也正是他的这种嘲笑。她知道他已经对她变了心（他非但变心，而且还深信，他不管做出什么来，她都得忍着，甚至他变了心，她也得忍着)，她明知道他变了心，还故意给了他三千卢布，与此同时还清楚地，非常清楚地让他明白，她给他这钱是供给他背叛她用的：'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收下，会不会这么厚颜无耻。'她用她那谴责的、试探的目光默默地对他说道。他瞧着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要知道，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他曾亲自承认，他全明白)，可是他却无条件地把这三千卢布收了下来，攫为己有，而且在两天之内就跟自己的新欢花天酒地地把这钱花光了！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呢？相信头一种传说——相信他是出于十分高尚的冲动，由于钦佩她的美德，竟把自己赖以生活的最后一点钱拿出来拱手送人，

还是相信这事的反面，令人憎恶的一面呢？通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唯有采取中庸之道才能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事物间逐渐找出真理；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却是绝对行不通的。最大的可能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他的高尚是真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下流无耻也是真的。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本性兼容并蓄，无所不包，是卡拉马佐夫式的——我说这话的目的也就在此——我们能兼容并蓄地把各种对立面集中于一身，一下子同时省悟到两个无极！一个是我们头上的无极，至高无上的理想，一个是我们脚下的无极，最低级下流和臭气熏天的堕落。请想想那个年轻的旁观者，曾深入细致地研究过卡拉马佐夫全家的拉基京先生，他方才说的一段精彩的想法：'对这类恣意放纵、为所欲为的人来说，堕落的卑劣感和十分高尚的情操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诚哉斯言：正是他们经常需要和不断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混合。两个无极，诸位，同一瞬间兼有正反两个无极——没有这样的兼容并蓄，我们就会是不幸的，就得不到满足，我们的存在就会是不完全的。我们兼容并蓄，无所不包，就像我们整个俄罗斯母亲一样，我们能包容一切，与一切都相安无事！顺便说说，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三千卢布的事，那我就冒昧地稍许提前一点说吧。诸位只要想想，像他这么一个人，当时拿到了三千卢布，而且这三千卢布还是这样弄到手的，蒙受了这样的羞耻，蒙受了这样的耻辱，蒙受了无以复加的屈辱——诸位只要想想，他居然能在同一天把这钱似乎分出一半，缝进了护身香囊，而且后来整整一个月居然能铁下心来把它佩带在自己的脖子上，置所有的诱惑和异乎寻常的需要于不顾！无论是在饭馆里花天酒地的时候，也无论在他不得不飞也似的赶出城去，天知道向什么人去弄他那十万火急地需要的钱，以便把自己的意

中人带走，以免她受到他的情敌，也就是他的父亲的诱惑的时候，他都没敢去碰一下这个护身香囊。即使仅仅为了不让自己的心上人受到他十分忌妒的老人的诱惑，他也应该拆开自己的护身香囊，留在家里，寸步不离地守着自己的心上人，一直等到她终于向他说出：'我是你的'后，带着她远走高飞，离开现在这个是非之地才是。但是不，他没有去碰他的护身符，他的借口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他起初的借口是，等到人家向他说：'我是你的人了，你爱带我上哪儿就上哪儿吧'，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把她带走。但是，这第一个借口，用被告自己的话来说，在第二个借口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他说，当我身上带着这笔钱的时候，'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贼'，因为我永远可以去找受到我侮辱和抛弃的未婚妻，把我从她那里骗来的钱的一半还给她，我永远可以对她说：'瞧，我把你的钱花掉了一半，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个意志薄弱的、没有道德的人，如果你爱听，我还是个卑鄙小人（这话我是用被告自己的语言说的），但是尽管我卑鄙，我不是贼，因为我如果是贼，我就不会把剩下的一半给你拿回来了，我就会把这一半据为己有，就像另一半一样。'对事实的这种解释真是旷古奇谈！这是一个最最疯狂的人，又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无法拒绝在这种耻辱条件下接受三千卢布的诱惑——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会在自己身上突然感到这样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几千卢布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居然不敢碰它一碰！这是否哪怕多少符合我们所分析的这个人物的性格呢？不，因此，我想对你们冒昧地讲一讲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会怎样做，即使他当真曾经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钱缝进护身香囊里也罢。他在跟他的新欢已经花光了这钱的一半以后，只要一遇到新的诱惑，哪怕仅仅是为了再次讨得这个新宠的欢心，他就会拆开他

的护身香囊，从其中拿出——就算起初仅拿出一百卢布吧，因为干吗非要还回去一半即一千五百卢布不可呢，有一千四也就可以了嘛——反正结果都一样，也就是说：‘我是卑鄙小人，而不是贼，因为我终究还回去了一千四，而贼是会全部拿走，什么也不会还回去的。’然后又过了若干时候，又拆开护身香囊，又拿出第二个一百，接着是第三个一百，接着是第四个一百，而且顶多到月底，他终于把倒数第二个一百都拿了出来：说什么即使还回去一百，结果还不全一样：‘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贼。我花掉了二千九，但毕竟还回去了一百，如果是贼，那是连这一百也不会还的。’最后终于把这倒数第二个一百也花光了，看了看这最后的一百，心想：‘要知道，把这一百还回去也真没多大意思——让我干脆花了吧！’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说不定就会这么做！关于护身香囊的传奇故事与现实的矛盾是如此之大，大到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其他一切还可以姑妄听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

在逐一说明经法庭调查查明的有关父子间的财产纠纷和家庭关系等所有情况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结论，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在遗产分割这一问题上根本无法确定到底谁欺骗了谁，到底谁占了谁的便宜，至于固执地牢牢钻进米佳脑海里的那三千卢布，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援引了医学鉴定。

七　历史概述

“医生的鉴定竭力向我们证明被告精神失常，得了躁狂症。

我的意见倒与之相反，他的神经完全正常，但是最糟糕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假如他精神失常，说不定倒会聪明得多。至于说他得了躁狂症，我倒是同意的，但是仅止于一点——即鉴定所指出的，被告一口咬定那三千卢布似乎是他父亲欠他的。虽然如此，也许，我们仍可找到一种比说他迹近疯狂更切近事实的观点，以说明被告为什么一提到这笔钱便气愤若狂。就我而言，我倒完全赞同那位年轻医生的意见，他认为被告拥有，而且过去也拥有正常的智力，只不过被激怒和充满愤恨而已。问题正在于此：被告经常处于狂怒状态，其对象并不在于这三千卢布，并不在于这款子本身，而是个中另有他故，使他气愤难平。这缘故就是忌妒！”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详尽而又全面地展示了一幅被告对格鲁申卡那种要死要活的热恋图。他先从被告去找一位“年轻女子”以便“揍她”一顿时说起，据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他在这里用的是被告本人的说法，“但是他不但没有揍她，却反过来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便是那段爱情的肇始，就在这时，那位老人——被告的父亲也看上了那女的——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也是不幸的巧合，因为两颗心忽然同时燃烧起来，虽然以前这两人也都认识这女人，而且常常遇见她——这两颗心一经燃烧，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燃烧起了卡拉马佐夫式的最炽烈的情欲。对此，我们有她的亲口供词，她说：‘我是拿他俩打哈哈。’是的，她忽然想同时取笑他俩；她过去并无意拿他俩打哈哈，可是现在却忽然灵机一动有了如此这般的打算——到头来，两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被她征服了。那个一向崇拜金钱如同崇拜上帝一样的老人，立刻备下了三千卢布，但求她能枉驾到他的住处来一下，但是很快他就发展到只要她同意明媒正娶地做他的合法妻子，

他就甘愿把自己的名誉地位和自己的全部财产奉献在她的脚下，并把这看成是幸福。对此，我们拥有确凿的证据。至于被告，他的悲剧是一目了然的，这悲剧就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这年轻女子的‘逢场作戏’要的就是这股劲儿。这个迷人的妖精甚至不给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以希望，因为这希望，真正的希望，仅仅在最后一刻，即他跪在折磨他的这个冤家面前，向她伸出他那染满自己父亲兼情敌的鲜血的双手的时候，才给予了他：他也正是在这一情况下被捕的。‘请你们把我，把我跟他一起送去服苦役吧，是我害了他，罪魁祸首是我！’这女人在他被捕的那一刻已经是真心诚意地感到悔恨了，她感慨万千地喊道。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位拉基京先生），曾自告奋勇地描写过本案，言简意赅地说明过这位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骗和堕落，曾经勾引过她的那个男人的变心和把她抛弃，紧接着是贫穷，一个清白家庭对她的诅咒，最后则是她至今仍对他感恩戴德的一位年老富翁的呵护。在这颗年轻的心里（也许过去确曾有过许多好的东西），从少女时代起就过早地积蓄了仇恨。养成一种敛财聚财的节俭性格。也养成了对社会的冷嘲热讽和愤世嫉俗。’诸位听过这样的述评之后不难理解，她之取笑他俩，仅仅是为了逢场作戏，仅仅是为了恶作剧。就在这一个月中，被告除了无望的爱情，道德上的堕落，对未婚妻的变心，鲸吞以为他诚实可靠因而托付给他的钱财以外，还由于不断的忌妒（对谁忌妒呢，居然是忌妒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几乎达到一种狂暴乃至疯狂的地步！而主要是那个发狂的老人正在诱惑和勾引他热恋的对象——而且用的就是他儿子认为是母亲留给他的祖上的遗产，一再谴责父亲抵赖不肯给他的那三千卢布。是的，我同意，这事叫人很难忍受！谁摊到这样的事都会暴跳如

雷。事情并不在一个钱字，而在于有人用这钱那么恶劣又那么无耻地破坏了他的幸福！”

接着，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便转而分析弑父的念头是怎样在被告的心里逐渐酝酿成熟的，并进而根据这些事实予以层层剖析。

“起先我们仅限于在饭馆里嚷嚷——这整整一个月一直在嚷嚷。噢，我们喜欢生活在人们中间，总爱把一切立刻告诉他人，甚至把我们那些最阴暗、最危险的想法也和盘托出，我们总爱对别人吐露心曲，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马上，立刻便要求人家对我们迅速报以完全的同情，分担我们的心事，急我们之所急，对我们唯唯诺诺，由着我们的性子让我们为所欲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大发雷霆，把整个饭馆打得落花流水。(接着他便讲了被告揍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在这一个月里，凡是见过被告和听过被告说话的人，终于感到现在的事情很可能不仅仅是嚷嚷和对父亲的威胁了，看到他那暴跳如雷的样子，这威胁也许会转而变成行动也说不定。(说到这里，检察官便描写了在修道院里的那次家庭聚会，被告跟阿廖沙的谈话，以及被告饭后闯进父亲家大打出手的那场不像话的丑剧。)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道：“我无意固执地断言，在这场丑剧之前，被告就深思熟虑和蓄谋已久地决定用杀死父亲的办法来与父亲一了百了。尽管如此，这想法仍好几次出现在他的心头，而且他曾经思前想后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此，我们有事实为证，有证人，也有他本人的供词。不瞒你们说，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补充道，“甚至直到今天，我还动摇不定，被告是否完全有意识、有预谋地犯了加给他的这个罪名？我曾经坚信，他心里已经多次考虑过他面前可能出现的这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但是也仅止于考虑而已，

总是想象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还没有确定何时下手，遑论其他。但是我的动摇不定仅限于在今天之前，在韦尔霍夫采娃女士今天向法院提交的那份要命的笔据以前。诸位，你们曾亲耳听见她感叹：'这是一份计划，一份杀人的行动纲领！'——她就是这样论定不幸的被告的这封不幸的'在醉后'写的信的。诚哉斯言，这封信也确有行动纲领和预谋杀害的全部含义。这封信是在犯罪的前两天写的，因此我们现在十拿九稳地知道，被告在他那可怕的阴谋付诸实施的两昼夜前就曾信誓旦旦地宣布，如果他明天弄不到钱，'只要伊万一走'，就要杀死他父亲，以便把父亲放在枕头底下，'放在系有红缎带的大信封'里的钱拿来。请听：'只要伊万一走'，由此可见，这时他已经把一切都考虑好了，他对一切情况都已权衡轻重，仔细估量过了——结果怎样呢：以后一切就都按写下的计划毫厘不爽地付诸实施了！早有预谋和深思熟虑是无疑的，犯罪的目的就是谋财害命，这是直言不讳地宣布了的，这是他亲笔所写，而且还签了字，署了名的。被告并没有否认他的亲笔签名。有人会说：这是他醉后写的。但是这丝毫于事无补，反而更显得重要：酒后吐真言。如果清醒的时候没有想过，喝醉后就写不出来。也许还有人说：他干吗要在饭馆里大吹大擂，把自己的计划先说出来呢？凡是预谋出此下策的人，一定会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不错，但是，他大吹大擂的时候，还没有计划好，也没有预谋好，当时只存在一种愿望，正在酝酿成熟的也只是一种企盼。后来他对于此事就已经不怎么嚷嚷了。他在写这封信的那天晚上，在京都饭馆里喝多了，一反常规，寡言少语，也没打台球，而是坐在一旁，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把本地的一名商店伙计从座位上撵走了，但他这样做几乎是无意识的，仅是爱吵架的习惯使然，只要走进饭馆他就免不了要吵架。诚

然，随着被告最后拿定了主意，孤注一掷的时候，他脑子里也势必会产生一种顾虑：他预先嚷嚷得太厉害了，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他的预谋付诸实施之后，这很可能成为告发他和指控他的一大罪证。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吹出去了，这已成为事实，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再说，既然过去福星高照，混了过去，现在也肯定会混过去的。诸位，我们总指望自己福大命大，福星高照！再说，我必须承认，他为了逃避在劫难逃的这一时刻，也曾做过许多事，他曾经殚精竭虑地避免造成流血的结局。‘明天我要去向所有的人借钱，向他们借三千卢布，’他用他那独特的语言这样写道，‘如果人家不借，那就要流血。’这话同样是在他喝醉的时候写的，同样，这也是他在清醒的时候按照所写的计划付诸实施的！”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进而详细描述了米佳为了避免犯罪，到处借钱所做的种种努力。他描写了米佳在萨姆索诺夫家的经历，以及寻找“密探”的那次长途跋涉——每次都以他愿出字据为条件。“他筋疲力尽，受尽了人家的冷嘲热讽，饿着肚子，为筹措路费还卖掉了自己的怀表，（然而他身边却揣着一千五百卢布——是吗？噢，不见得吧！）把自己的心上人撇在城里，又不由得疑心她会不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去找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因而妒火中烧，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城里。真得谢天谢地！她竟没有到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去。他曾亲自陪她到她的保护人萨姆索诺夫家去。（说来也怪，他居然对萨姆索诺夫并不忌妒，这是本案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特点！）接着他就匆匆跑到‘后院’的观察哨，而且在那里——在那里打听到了斯梅尔佳科夫发了羊痫风，而且另一名仆人也病了——战场已经打扫干净，而‘暗号’又掌握在他手里——多大的诱惑！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样的诱惑进行了反

抗；他先跑去找我们大家十分尊敬的本城的临时居民霍赫拉科娃太太。这位太太早就对他的命运深表同情，她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忠告：彻底戒掉这种花天酒地的恶习，抛弃这种不成体统的爱情，再不要游手好闲地出入饭馆，再不要徒然地浪费自己的青春活力了，劝他不如干脆到西伯利亚去开采金矿：'那里才是您那汹涌澎湃的精力，您那渴望冒险的浪漫主义性格的出路。'"接着他便描写了这次谈话的结局，以及被告忽然获悉格鲁申卡根本就不在萨姆索诺夫家时的情景，又描述了这个不幸的、被他的神经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一想到她是在存心骗他，现在她就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儿时，就顿时妒火中烧，不能自已，最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提请大家注意下述情况的不幸作用："如果那个女用人来得及告诉他，他的心上人现在在莫克罗耶，跟'从前'的、'无可争议'的老相好在一起——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她被吓得六神无主，又是赌咒，又是发誓，如果说被告没有立刻打死她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要拼命去追那个负心的女人的缘故。但是请大家注意：不管他怎样气急败坏，不能自已，他还是顺手抄走了一根铜杵，为什么不是其他什么凶器呢？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翻来覆去地考虑过这情景，并在心理上对此有所准备的话，那只要有什么凶器之类的东西在我们眼前闪过，我们就会把它作为凶器顺手抄走的。至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以当凶器用，我们已经想象了整整一个月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刹那间和无可争议地承认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凶器！因此，他也就随手抄走了这根倒霉的铜杵，但这毕竟不是无意识的，毕竟不是无心的。就这样，他出现在父亲的花园里——战场已经打扫干净，没有证人，夜已深，只有一片黑暗和忌妒。疑心她就在这里，跟他的情敌在一起，在他的怀里，也许现在正在

笑话他——这使他的气不打一处来。再说，这也不仅是疑心——现在根本不是疑心的问题，骗局已昭然若揭，有目共睹：她就在这里，就在这间射出灯光的屋子里，她就躲在他屋里的屏风后面——于是这个不幸的人就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恭恭敬敬地向里面张望，规规矩矩地咽下了这口气，明智地走开了，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生怕惹出什么是非来，惹出什么危险的、不道德的事来——有人想让我们相信的正是这样，但是我们是知道被告的性格的，也了解他当时处在怎样的心情下，根据种种事实，他当时的心情我们是了解的，可是最要紧的是他掌握有立刻叫开门和走进去的暗号！”因为讲到了这暗号，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便暂时停止了他对被告的指控，认为有必要对于斯梅尔佳科夫多说两句，以便把斯梅尔佳科夫涉嫌杀人这整个插曲讲深讲透，以后就不必再回过头来谈这个想法了。他做这一说明的时候说得极其详尽，于是大家都明白了，尽管他对这种假设嗤之以鼻，但还是认为这一假设极其重要。

八　斯梅尔佳科夫专论

“第一，产生这类怀疑的可能性从何而来？”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首先从提出这一问题入手。“头一个叫嚷斯梅尔佳科夫是杀人凶手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那一刻，然而，从他第一次叫嚷时算起，直到现在开庭，始终没有提出过一件事实来证明他的指控——非但提不出事实，甚至多少符合人类理性，庶几乎类似事实的蛛丝马迹也提不出来。接着，重申这一指控的只有三个人：被告的两个弟弟和斯韦特洛娃女士。但

是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发作了无可置疑的神经错乱和酒狂病之后，才宣布自己的这一怀疑，而在这之前，在整整两个月中，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完全支持大哥有罪的观点，甚至丝毫无意反驳。但是对这点我们还会在以后专门予以讨论。接着，被告的三弟刚才又亲自向我们宣布，他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哪怕一丝一毫）足以证明斯梅尔佳科夫有罪，他做出这一判断乃是根据被告本人说的话，'根据他的面部表情'——是的，这个了不得的证据方才他三弟重复了两次。至于斯韦特洛娃女士的说法说不定就更了不得了：'不管被告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尽管相信就是，他不是一个爱撒谎骗人的人。'这三位跟被告命运休戚相关的人，指控斯梅尔佳科夫的全部事实根据，就是这些。与此同时，对斯梅尔佳科夫的指控却不胫而走，过去有人如是说，现在仍有人如是说——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想象这一指控吗？"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认为有必要对那已故的、"因神经错乱和疯病发作因而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斯梅尔佳科夫的性格做一番简明扼要的描述。他介绍斯梅尔佳科夫时把他形容成一个智力低下的人，受过一丁点儿萌芽状态的模模糊糊的教育，被一些他的智力无法理解的哲学观念弄昏了头，被当代的某些有关天职和义务的学说吓住了，这类学说在实际生活中是由他的已故主人，也许还是他的生父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无节制的生活随时随地教给他的，而在理论上则由主人的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①] 各种各样奇怪的哲学谈话传授给他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很乐意降贵纡尊地做这样的消遣——大概是出于无聊，或者是出于嘲弄他人的需要而又找不到更合

① 原文如此。但伊万实为次子。下文又误将伊万说成长子。

适的嘲弄对象。“斯梅尔佳科夫亲自跟我讲过他在主人家最后几天的心态，”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明道，“但是能证明这点的还有其他人：被告本人，被告的三弟，甚至还有仆人格里戈里，也就是说所有跟他照例非常熟悉的人。此外，斯梅尔佳科夫因被羊痫风这一疾病所困，‘胆小得像只母鸡’。‘他向我下跪，亲吻我的脚’，被告曾亲口告诉过我们，当时他还没意识到他这样说对自己会有某种不利，‘这是一只爱发羊痫风的母鸡’，他曾用他那富有特色的语言这样形容他。于是被告（他亲口证实了这点）就挑选了这样一个人来做自己的亲信，连唬带吓，吓得他只好同意做他的密探和报信人。他在充当内奸这一角色中，背叛了自己的主人，把主人有一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钞票，以及可以潜入主人屋子的暗号统统告诉了被告，再说他又怎敢不告诉他呢！‘少爷会杀死我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他会杀死我的，您哪，’他在预审时说，甚至站在我们面前，当时吓唬他、折磨他的那人也已被捕，根本不可能惩罚他的时候，他还是吓得战战兢兢。‘少爷每时每刻都在疑心我，您哪，我吓得直打哆嗦，仅仅为了使他息怒，我才急急忙忙地把无论什么秘密统统告诉了他，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看到我在他面前是无辜的，让他放我一条生路，不要抓住我不放，您哪。’下面是他亲口说的话，我把这话记录在案，并且记住了：‘他一冲我嚷嚷，我就在他面前双膝下跪。’这个倒霉蛋斯梅尔佳科夫是个天性十分忠厚的年轻人，因此取得了主人的信任（有一回主人丢了钱，他捡到了，交还了主人，因此主人很器重他，认为他老实本分），可以想象得出，斯梅尔佳科夫因背叛了他所敬爱并视同恩人的主人，后悔不迭，心里十分痛苦。据富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医生分析，患羊痫风的重病人常常倾向于不断的、自然是病态的自责。他们常因做‘错’了什么事

和对不起什么人而感到十分苦恼，苦于良心的谴责，他们甚至常常会毫无根据地夸大自己的错误和罪名，甚至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和罪名，硬按在自己头上。现在我们遇到的就是一个与此类似的人，他由于害怕，由于别人恫吓，还果真做了错事，犯了罪。此外，他还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眼前正在形成一种态势，可能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即将发生这场惨案之前动身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斯梅尔佳科夫曾恳求他留下来，但是由于他生性怯懦，又不敢明明白白、斩钉截铁地把自己担心的事向他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他仅满足于做一些暗示，但是这暗示人家并没有听懂。应当指出，他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视同他的保护人，只要他在家，似乎就有了保障，就不会出事。请诸位回想一下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醉后’写的那封信中所说的话：‘只要伊万一走，我就杀死这老东西’；由此可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不在家，对所有人似乎都成了家中平安无事的保障。可是他偏偏走了，而斯梅尔佳科夫在少爷走后差不多过了一小时，就立刻发了羊痫风，摔倒了。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应当指出，斯梅尔佳科夫因受到恐惧和某种绝望的精神压抑，最近以来就特别感到有可能很快会发作羊痫风，过去，每逢精神紧张和受到震撼的时候，他这病也常犯。这病到底在哪天发作和什么时候发作，当然无法预测，但是有发作的可能，则是每个癫痫病患者都会预先感觉到的。而且医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就这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出远门，斯梅尔佳科夫就立刻感到自己孤苦无援，没了靠山，就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因家务需要下地窖去，当他顺着梯子往下走的时候，心想：‘会不会犯病呢？要是立刻发作咋办呢？’正是由于这种心情，由于这种疑虑，由于这一连串问题，他喉头突

然感到一阵痉挛，这常常是癫痫病发作的前兆，接着便失去了知觉，一个倒栽葱，跌到了地窖底下。这样一来，就有人挖空心思地想在这件虽属偶然，但却十分自然的事情上看出某种疑点，某种蛛丝马迹，某种暗示，似乎他这样做是故意装病！但是，如果说这是故意的，那立刻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这样做究竟要干什么呢？他出于什么打算，有什么目的呢？我就不来讲医学上的道理了；有人说，科学是胡说八道，科学也会出错，大夫们不善于辨别真伪——就算这样吧，我们姑妄听之，但是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装假为了什么呢？该不是因为他蓄意杀人，因此才用这次发病来预先和赶快引起家里人的注意吧？要知道，诸位陪审员先生，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家，在发生罪案的当夜，前后一共出现过五个人：首先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本人，但是，要知道，他总不会自己杀死自己吧，这是明明白白的；其次是他的仆人格里戈里，但是，要知道，他自己都差点被人打死，第三是格里戈里的妻子——女仆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但是说她是杀死主人的凶手，简直可耻。这样一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只剩下两个人了：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但是因为被告硬说不是他杀的，那么，可见，杀人的就应当是斯梅尔佳科夫啰，舍此别无他途，因为再也找不到别的人了，再也找不出任何别的凶手了。可不吗，可不吗，可见，对于昨天自杀的这个倒霉的白痴所做的这种‘工于心计’的、重若千钧的指控，原来就是这么发生的！其理由无非是因为再也找不到别的人了！只要有一点影子，只要有其他人，有某个第六人可供怀疑，那我相信，就连被告本人也会羞于指控斯梅尔佳科夫的，那时候他就会指控这个第六人了，因为在这件凶杀案中，指控斯梅尔佳科夫实在太荒唐了。

“诸位，咱们先不做心理分析，先不做医学探讨，甚至也

不谈逻辑本身，我们只谈事实，仅仅谈事实，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事实究竟会告诉我们什么吧。杀人的是斯梅尔佳科夫，但是，他是怎么杀的呢？他一个人杀的还是跟被告合谋的？让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是斯梅尔佳科夫一个人杀的。当然，如果是他杀的，他总该有什么目的，捞到什么好处吧。但是，斯梅尔佳科夫连一点被告拥有的杀人动机（即仇恨哪，忌妒哇，等等，等等）的影子都没有，无疑，他也可能仅仅为了钱而杀人，即把他亲眼看到的他主人装进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据为己有。可是他在起意杀人之后，却把有关钱和暗号的所有情况预先告诉了另一个人——而且这人还是对这事最感兴趣的人。告诉他这信封放在哪里，信封上写了些什么，它是用什么包好的，而主要是，主要是还告诉了他怎么进主人屋子的暗号。怎么，他直截了当地这样做是为了出卖自己吗？或者为了给自己找个竞争对手吗？要知道，这人也许自己就想进屋去把这信封弄到手的啊。是的，有人会对我说，要知道，他之所以告诉被告是因为害怕。但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会毫不犹豫地起意去干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禽兽不如的事，而且以后又照办不误——却会把普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消息去告诉另一个人，而且只要他对这消息守口如瓶，那普天下就决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不，不管这人怎样胆小如鼠，如果他果真起意要干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起码不会告诉别人关于信封和暗号的事，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的整个阴谋预先和盘托出了。即使人家硬要他提供情况，他也会胡编一气，信口开河地说点别的什么，而对这方面的情况只字不提！相反，我再把这话重复一遍，只要他不提钱的事，即使后来他杀了人，并把这钱据为己有，那普天下也永远不会有人指控他，起码不会指控他谋财害

命，因为，要知道，这钱除了他谁也没有见过，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家有这笔钱存在，即使有人指控他杀人，那也一定认为他杀人是出于其他什么动机。但是因为谁也没有预先发觉他有这个动机，相反，大家都看到，他受到主人恩宠，得到主人信任，很有面子，因此，自然，他也只是最后才会受到别人的怀疑，而首先怀疑的必定是有作案动机，自己也在到处嚷嚷他有这样的动机，毫不隐瞒，而且逢人便说的人，一句话，大家肯定首先怀疑到被害人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本应是斯梅尔佳科夫杀人抢劫，可是他的儿子却受到了指控——要知道，这当然对杀人犯斯梅尔佳科夫有利，不是吗？可是现在斯梅尔佳科夫却在起意杀人之后，把关于钱，关于信封，关于暗号的事预先统统告诉了主人的这个儿子德米特里，这有多么合乎逻辑，这有多么一清二楚哇！

“斯梅尔佳科夫蓄意杀人的那一天快要到了，可是他却假装发了羊痫风，栽倒在地，他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第一，仆人格里戈里本来是打算给自己治病的，可是他看到没一个人来看守这个家，很可能，只好把自己的治疗延期，亲自坐下来看守这个家了。第二，当然是为了让主人自己看到他现在已经无人保护，本来他就十分担心他的儿子会来(他从不隐瞒这点)，因此只会加深他的不信任和加强防范。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当然是为了好让人家把他——旧病复发、卧病在床的斯梅尔佳科夫——立刻从他远离所有人、他一向在那儿过夜、而且那里另有出入口的厨房，搬到厢房的另一头，搬进格里戈里的小房间，搬到靠近他俩的隔墙后面，距离他们的大床只有三步远的地方，因为只要他发了羊痫风，按照主人和富于同情心的马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的安排，从很早时候起就一向这样。他在那里，躺在隔壁的屋里，为了装得更像病

人，当然肯定要不断呻吟，就是说一定会吵得他们整夜睡不着（据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供称，他也的确是这样）——这一切，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他能够更方便地突然下床，然后去杀死主人！

“但是有人会对我说，他之所以装病，是让人家看到他有病，就不会怀疑他了，至于他把关于钱和暗号的事告诉被告，也正是为了使被告受到诱惑，让他自己跑去把父亲杀了，然后，你们瞧，当被告杀了人，拿走了钱，逃之夭夭，这时候他说不定会弄出什么响声来，搞得沸沸扬扬，因而把证人吵醒了，到那时候，要知道，斯梅尔佳科夫也就可以下床，并且走出去了——嗯，他出去干什么呢？无它，他出去正是为了把主人再杀死一次，把已经拿走的钱再拿走一次。诸位在哑然失笑？我做这样的假设自己都觉得害臊，然而，请诸位想想，被告不就是这么一口咬定是这样的吗：说什么在我之后，当时我已经出去了，打倒了格里戈里，闹得沸沸扬扬，于是他就下了床，走了出去，杀了人，抢了钱。且不说斯梅尔佳科夫对这一切怎会有先见之明，一切都了如指掌般预先知道了，即那个火冒三丈、发疯似的儿子到那里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里张望一下，虽然掌握了暗号，却退避三舍，把整个战利品统统留给了斯梅尔佳科夫！诸位，我要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梅尔佳科夫行凶作案究竟在什么时候？请你们指出这个时间，因为指不出来就不能指控他作了案，犯了罪。

“‘也许，羊痫风是真的。病人突然苏醒过来，听见了喊声，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么样呢？他看了看，于是便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吧，是不是这样呢？他又从何得知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呢？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可是人事不省地躺着的啊？话又说回来，向壁虚构也得有个限度嘛。

"'没错，您哪，'爱动脑筋的人会说，'要是两人合谋，要是他俩一起杀了人，分了赃，您又该怎么说呢?'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疑点，于是首先——立刻有了肯定这一疑点的重大罪证：其中一人负责杀人，什么活都由他干，而另一个同谋犯则假装发了羊痫风，高卧在床，其目的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疑心，引起主人的惊惶和格里戈里的不安。饶有兴趣的是这两个同谋犯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么疯狂的计划呢？但是，也许，就斯梅尔佳科夫来说，他根本不是积极的同谋，而是，可以说吧，消极的、被动的：也许，吓破了胆的斯梅尔佳科夫只是同意对这件凶杀案不加阻挠而已，但是他又预感到人家可能会指控他听任别人杀掉主人，既不喊叫，也不反抗，所以才预先取得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允许，这时他似乎得了羊痫风，卧床不起，'到时候你爱怎么杀就怎么杀吧，跟我没关系。'但是，就算这样吧，那，因为这个羊痫风势必会在家里引起一片惊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预见到这个以后，肯定不会同意这个主张的。但是，退一万步说，就算他同意这样做了；到头来结果仍旧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杀人凶手，直接的杀人凶手和主谋，而斯梅尔佳科夫只是消极的参加者，甚至都算不上是参加者，不过是一个因害怕而违心地纵容别人犯罪的人，要知道，法庭肯定会对此区别对待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被告刚一被捕，就立刻把一切都推到斯梅尔佳科夫身上，诿罪于他一个人。不是说他跟自己同谋，而是指控他一个人：说什么这事是他一个人干的，他杀了人，抢了钱，这是他干的！既然是同谋，可是又立刻你咬我，我咬你，这又算什么同谋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请注意，这个卡拉马佐夫要冒多大的险，他是主谋，那个只是胁从，仅仅是一个纵容他犯罪的人，当时那人躺在隔壁屋

里，可是他却诿罪于一个卧床不起的人，要知道，那个卧床不起的人，很可能会感到气不愤，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他也会急忙道出真情：他会说是两个人干的，不过我没杀人，我只是因为害怕才听任和纵容他去杀人的。要知道，他，也就是斯梅尔佳科夫，一定会懂得，法庭会立刻弄清他的犯罪程度，因此他可能预料到，即使判刑，他也比那个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的杀人元凶要微不足道得多。由此可见，到那时候，他就会身不由己地供认不讳。然而，我们并没有能够看到这一点。斯梅尔佳科夫只字不提同谋的事，尽管那个杀人犯硬说是他干的，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杀人凶手。不仅如此：斯梅尔佳科夫还向查办本案的人坦白，关于那个装钱的大信封和暗号的事是他亲自告诉被告的，如果他不告诉他，被告肯定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当真是同谋，并且当真有罪的话，他会这么轻轻易易地把这事告诉办案的官员，说什么这一切统统是他告诉被告的吗？相反，他会一味抵赖，一定会歪曲事实和大事化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辜的人才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怕别人指控他同谋。可是现在他由于害了这场羊痫风和终于爆发的这整个惨案，竟得了一种忧郁症，昨天上吊自杀了。他上吊自杀后留下一张用他那独特的文体写下的字条：‘我是自觉自愿消灭自己的，请勿祸及他人。’嗯，如果他在这张条子上添上一句：杀人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那就好啦。可是他并没有添上这话：该不是他的良心敢做一件事，而不敢做另一件事吧？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方才有人把钱，把那三千卢布交到这里，交给了法庭——‘这就是那个信封里的钱，现在这钱就放在物证桌上，这是我昨天从斯梅尔佳科夫那里拿来的。’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总还记得方才的凄惨景象吧。我就不

再重提这些细节了，但是我要冒昧地挑选几个最微不足道的情况谈一点我的看法，正因为这些情况微不足道，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往脑子里去的，说过也就忘记了。首先，还是我刚才说的：斯梅尔佳科夫由于受到良心谴责昨天交出了钱，自己却悬梁自尽了。（因为不受到良心谴责他是不会把钱交出来的。）不过，当然，直到昨天晚上，他才第一次向伊万·卡拉马佐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诚如伊万·卡拉马佐夫本人宣告的那样，要不然，他干吗至今守口如瓶呢？总之，他坦白了，不过我又要重复一遍我的老问题，既然他明知道明天将对无辜的被告进行可怕的审判，他为什么不在他临死前写的那张字条上向我们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呢？要知道，仅仅是钱还不能算罪证。比如说，我，还有本法庭上的另外两位，还在一星期前就纯属偶然地得知一件事，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把两张票面各为五千的五厘公债券，共一万卢布，寄到省城去兑现。我说这话只是要说明，在开庭前的这段时间里，钱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拿来三千卢布，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就是那笔钱，并不一定就是从那个抽屉里或者信封里拿出来的钱。最后，昨天伊万·卡拉马佐夫还从这个真正的杀人凶手那里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居然安之若素。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不立即前来报案呢？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切拖到今天上午才说出来呢？我认为我有权揣测这是为什么：已经有一星期了，他身体违和，他自己曾向大夫和自己的亲友承认过他看到幽灵，遇到已经死去的人；他已处在发作酒狂病的前夜，而且这病今天还果真发作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说斯梅尔佳科夫已经去世，于是他蓦地计上心头，做出了如下考虑，‘此人已死，可以诿罪于他，救出大哥。钱，我有的是：可以拿出一沓来，就说这是斯梅尔佳科夫临死前交给我的。’你们会说，这样做是不诚

实的；即使诬陷死人，但诬陷总是不对的，即使为了救出兄长也不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呢？是的，假如他的诬陷是无意识的，假如他自己以为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因为他一听到这个仆人猝然死亡，他的理智便受到了彻底损伤。你们不是看到方才的情形了吗，不是已经看到此人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了吗。他两腿直立，娓娓而谈，可是他的理智在哪里呢？在这个酒狂病患者的证词之后又有人提供了一个笔据，即被告写给韦尔霍夫采娃女士的信，这封信是在他犯罪前两天写的，预先写下了他犯罪的详细纲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另一个纲领和它的拟定者呢？一切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个纲领实施的，而实施这个纲领的不是别人，正是它的拟定者。是的，诸位陪审员先生，'他怎么写就怎么做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毕恭毕敬和战战兢兢地从父亲的窗口走开，再说我们深信不疑我们的心上人现在就藏在他屋里。不，这是荒唐的，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进去了，而且三下五除二，把这事给了了。大概，他刚刚抬头望了一眼他那恨之入骨的情敌，就怒火中烧，并在气头上杀死了他，他手持铜杵也许只是一下子，仅一挥手之劳就办妥了，可是杀人后，经过仔细搜查才深信她不在这里，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把手伸到枕头下面，取出那个装钱的信封，被他扯碎的信封现在就放在这里的物证桌上。我说这话的用意是想提请诸位注意一个在我看来十分典型的情况。如果他是一个老于此道的杀人凶手，即纯粹为了抢劫而行凶的杀人凶手，——他会把信封随随便便地撂在地板上，就像有人在尸首旁找到它时那样吗？比如说，就算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他为了抢劫而杀人，他肯定会把整个信封干脆拿走，根本无需站在他的牺牲品的尸首旁费神费力地拆开信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信封里装着钱——要知道，这钱是当着他的面放进去和封好

的——要是他把信封完全拿走，压根儿就无人知晓是不是发生过抢劫，难道不是这样吗？诸位陪审员先生，我要请问诸位，斯梅尔佳科夫会不会这样做呢？他会不会把信封随随便便地撂在地上呢？不，会这样做的只能是一个狂怒的凶手，他已经失去了考虑问题的能力，这个杀人犯不是惯偷，在这以前他还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即使现在他从被褥下拽出了那包钱，也不是作为一个偷钱的贼，而只是从一个偷了他东西的贼那里取走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已，因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于这三千卢布的想法一直就是这样的，这想法已使他发展到几近疯狂。就这样，他拿起这个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信封，扯开信封，看看里面是不是当真装着钱，然后就把钱装进口袋跑了，甚至根本没有想到他在地上留下了被他撕开的信封——他的重大罪证。究其因，无非因为这是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梅尔佳科夫，因此他才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再说他哪顾得上呀！他撒腿就跑，只听到快要追上他的仆人的呼叫声，仆人抓住了他，不让他走，结果挨了一铜杵，摔倒了。被告出于怜悯从墙上跳下来看他。请诸位想想，他居然硬要我们相信，他当时从墙上跳下来看他是出于怜悯，是出于同情心，是想能不能做点什么来抢救他。哼，当时是表现这类同情的时候吗？不，他之所以跳下来，是为了看看他的暴行的唯一见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任何其他感情，任何其他动机都是有悖常理，因而也是讲不通的！请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边忙活了半天，拿出手帕来给他擦头上的血，当他坚信他死了之后，就急急乎如丧家之犬，满身血迹，又跑到那里，跑到自己的情人家里——他怎么会没有想到，他浑身是血，他就不怕别人立刻去告发他吗？但是被告硬要我们相信，他甚至没注意到他浑身是血；这情形倒也是有的，倒也是十分可能的，在这样的时刻，罪犯常常会出

现这类反常的表现。一方面老谋深算，另一方面又不动脑筋。但当时时刻放在他心上的只是她在哪儿。他必须尽快弄清她在哪儿，于是他就跑到她的住处，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听说了一件对他来说十分惊人的大而又大的消息：她跟她‘过去的’、‘无可争议’老相好到莫克罗耶去了！”

九　心理的急遽变化。奔驰的三套马车。检察官演说的结尾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自己的演说中直到此刻为止显然选用了一种严格的历史叙述法，一切神经质的演说家都喜欢采用这种方法，他们故意寻找一种严格设定的框架，以便克制自己一吐为快的冲动。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对于这个“过去的”，“无可争议”的老相好特别多说了几句，并针对这一话题讲了几个就某方面看令人十分逗乐的想法。“卡拉马佐夫本来逢人便吃醋，像疯子似的，可是一碰到这个‘过去的’，‘无可争议’的老相好，就一下子突然蔫了，规规矩矩地退避三舍。尤其奇怪的是，过去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他意想不到的情敌会突然光临，会给他带来新的危险，而且这危险日益迫近。在他的想象中，这还离得很远，而卡拉马佐夫永远只顾眼前。大概，他认为这人只是一种假象，是虚构出来的。但是，他那痛苦的心一下子全明白了，也许这女人之所以一再隐瞒这个新情敌，她之所以近来一再欺骗他，乃是因为这个再次飞来的情敌对于她绝不是幻想，绝不是假象，而是她的一切，她毕生的全部企盼——他一下子明白了这道理后，便逆来顺受，变得心平气和了。怎么说呢，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不能对被告心

灵中的这一突如其来的特点略而不谈。看来，被告是无论如何不会表现出这个特点的，可是他却忽然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实事求是精神，愿意尊重妇女，承认她的心有爱她所爱的人的权利，而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正当他为了她用自己父亲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双手的时候！同理，他因弑父而流的鲜血，这时已经在高呼复仇了，因为他已经毁了自己的灵魂和自己在人世间的整个前途，这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到和扪心自问：‘现在对于她，对于那个他爱她甚于爱自己灵魂的人，同那个“过去的”、“无可争议的”老相好比，他还有什么意义，还能起什么作用呢？要知道，这个“无可争议的”老相好，已经悔不当初，回到这个从前被他毁了的女人身边，他带来了新的爱，坦诚的求婚和决心重建幸福生活的诺言。而他这个倒霉蛋现在还能给她什么呢？还怎能向她求婚呢？’这一切卡拉马佐夫全明白，他明白他的罪行已经把他所有的路全堵死了，他不过是一个被判极刑的死囚，而不是一个还能活下去的人。这个想法把他压垮了和摧毁了。于是他顷刻间选定了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计划，就卡拉马佐夫的性格而言，这计划在他看来不能不是摆脱他现在可怕处境的唯一的、不可避免的出路。这出路就是自杀。他急忙跑去赎回他抵押给官吏佩尔霍京的手枪，同时在半路上，边跑边从兜里掏出自己所有的钱，正是为了这笔钱他用父亲的鲜血溅满了自己的双手。噢，现在他最需要的是钱：卡拉马佐夫即将死去，卡拉马佐夫就要开枪自杀，而这点人们将会记住！我们不愧是诗人，我们没有虚度此生，就像一支两头点着的蜡烛烧了个一干二净。‘去找她，快去找她——我要在那里，噢，在那里大张筵席，请全村人喝酒，这样的筵席还从来不曾有过，我要让大家记住，有口皆碑，永垂青史。在狂呼乱叫中，在茨冈女人的疯狂歌舞中，我们要举起祝福的酒杯，

祝贺我们爱慕的女人从此获得新的幸福，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匍匐在她脚下，当着她的面，让我的脑袋开花，惩罚我们的一生！有朝一日，她总会想起米佳·卡拉马佐夫的，她总将看到米佳是多么爱她，因而可怜起我米佳来的！’这里有许多美妙动人的情调，有许多浪漫的疯狂，有许多野蛮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放纵和多愁善感——唉，诸位陪审员先生，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在他的灵魂深处呐喊，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敲打，使他心碎，使他痛不欲生；这东西就是良心，诸位陪审员先生，这就是良心的法庭，这就是可怕的良心谴责！但是手枪将会一了百了，手枪是唯一的出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至于那里[1] ——我不知道这时候卡拉马佐夫有没有想过‘那里将会怎样’？卡拉马佐夫会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想到那里的情形？不，诸位陪审员先生，他们有哈姆雷特，而我们暂时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展开了一幅米佳收拾行装，准备出行的详图，详尽无遗地描述了他在佩尔霍京家，在食品铺以及与车夫交谈时的情景。他还引用了大量经证人确认无误的他们说过的话、言简意赅的论断以及说话的神态和姿势，这幅图画对听众的看法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这些事实加在一起，铁证如山。这个狂暴、慌乱地跑来跑去、已经自暴自弃的人有罪，其罪行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他已经自暴自弃，”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有两三次他差点没有供认不讳，几乎做了暗示，只是没把话说完罢了（接着他就引用了几名证人的证言）。他甚至半道上对车夫吆喝：‘要知道，你拉的可是杀人犯哪！’但是他毕竟没法把话说完，必

① 指地狱。

须先到莫克罗耶村后，才能在那里写完这部长诗。但是话又说回来，等待着这个倒霉蛋的是什么呢？问题在于，他几乎一到莫克罗耶就看出，而且最后就明白了，这个'无可争议'的情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无可争议的，而且他俩根本无意接受他的道喜和举杯祝贺。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根据法庭调查已经知道了许多事，卡拉马佐夫对于自己的情敌已经稳操胜券，于是——噢，于是他的心便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这是他的心过去经历过和将来还要经历的诸多阶段中的一个最可怕的阶段！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可以认定，”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感叹道，“一个被糟践的天性和一颗犯罪的心，自己对自己进行报复，常常比任何人间的审判更彻底！此外：法庭的审判和人间的惩罚，甚至会减轻天性所施予的惩罚，此时此刻，这对于一颗罪犯的心甚至是必须的，以便把它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因为我想象不出，当卡拉马佐夫知道她爱他，她为他而拒绝了自己'过去的'、'无可争议'的老相好，召唤他米佳跟她一块儿去过新生活，答应给他幸福的时候，他心中有多恐惧，精神上有多痛苦，而这又在什么时候呢？正当他的一切都已幻灭，一切都不可能实现的时候！恰好，我还想顺便说说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并借此说明被告当时处境的真正本质：这女人，这个他所钟情的女人，直到在这以前的最后一分钟，直到他被捕前的最后一刹那，对于他还是朝思暮想，可望而不可即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为什么不当时就开枪自杀呢？为什么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打算，甚至忘记了他的手枪放在哪里了呢？正是这种对爱的强烈饥渴，以及当时立刻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希望阻止了他。在头晕目眩的饮宴中，他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心爱的人，她也跟他一起参加了饮宴，在他看来，这时候的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都更有魅力，他守着她，寸步不离她左

右，丢了魂似的欣赏着她。这种近乎迷狂的饥渴，甚至可以暂时压下不仅是可能遭到逮捕的恐惧，而且连良心的谴责也可以暂时置之不顾了！噢，不过是暂时罢了，转瞬即逝！我设想案犯当时的心态，他当时完全被以下三种因素压倒了，他奴隶般完全听从这三种因素的左右：第一，醉醺醺，乌烟瘴气，人声鼎沸，跳舞的跺脚声，唱歌的尖叫声，而她，因为喝了点酒脸蛋红红的，又是唱，又是跳，醉态可掬地冲他傻笑！第二，一种模模糊糊的幻想鼓舞着他，满以为那决定他命运的结局还很遥远，起码不会很近——除非到明天，除非到明天早晨，才会有人来抓他。可见，还有好几个小时，这就不少了，这就非常多了！在这几小时中可以想出许许多多办法来。我想象他当时的情况好似一名罪犯被绑赴法场，上绞架：还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街，而且一步一步，要走过成千上万的人，然后还要转弯，到另一条街，一直要走到这另一条街的尽头，才是那可怕的法场！我正是觉得，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坐在囚车里，在押往法场之初，想必会感到他前面还有无穷无尽的生命。但是话又说回来，眼看着一座座房屋在往后倒退，囚车在不停地向前滚动……噢，这没关系，到第一条街的拐角处还远着哩，瞧，他仍旧在精神抖擞地东张西望，望着成千上万无动于衷的看客在盯着他看，可是他始终觉得他跟他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拐向另一条街的转角处了，噢！这没什么，没有关系，还有整整一条街哩。不管有多少房屋在向后退，他一直在想：‘还剩下很多房屋哩。’就这么一直走到尽头，一直走到法场。我想象当时卡拉马佐夫的情形也是这样。‘那时还没来得及弄清情况，’他想，‘还可以想办法，噢，还有的是时间来制定防卫计划，考虑反击，至于现在，现在——现在她太美啦！’他心里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还是不慌

不忙地从自己的钱里匀出一半，偷偷地藏了起来——要不然的话，我就无法向自己说清楚，他刚从父亲的枕头下面拿走三千卢布，那三千卢布的另一半会到哪里去呢？他到莫克罗耶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他在那里已经花天酒地待过两天两夜。这座又旧又大的木屋，连同它的所有板棚和回廊，他都了如指掌。我认定，一部分钱立刻就藏了起来，就藏在这座木屋里，而且就在他被捕前不久，藏在某个缝隙里，藏在裂缝里，藏在某块地板下，藏在某个角落里，藏在房顶下——干吗要藏起来呢？怎么叫干吗呢？马上就会出现飞来横祸呀，当然，我们还没想好对付它的办法，再说我们也没工夫，我们的脑子在发涨，再说老想着她，可是这钱怎么办呢？——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一个人有了钱，才能到处像个人样。在这种时候还能这样算计，也许你们会觉着有悖常理？但是，要知道，他自己硬说，在一个月前，在一个对于他也是惶惶乎不可终日的要命的时刻，他曾从三千卢布里匀出一半，缝进自己的护身香囊，这话自然是假的，我们立刻就可以证明这点，但是这一想法对卡拉马佐夫毕竟是熟悉的，他曾经默默地考虑过这一问题。除此以外，他后来对预审官硬说，他曾拿出一千五百卢布来把它缝进护身香囊（其实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护身香囊），这个所谓护身香囊云云，说不定是他临时突然胡编出来的，正因为就在两小时前他忽然灵机一动，拿出一半钱来，藏在那儿，藏在莫克罗耶的什么地方，以防万一，到早上再说，反正不能藏在身边。两个无极，诸位陪审员先生，请想一想，卡拉马佐夫可能想到了两个无极，深也无极，高也无极，一下子想到了两个无极！我们曾经在那座木屋里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很可能，这钱现在还在那里，也可能，到第二天就不见了，现在揣在被告身上了。反正，被捕时他正待在她身旁，跪在她面前，她躺在

床上，他向她伸出双手，这时他已经把一切都忘记了，甚至连来抓他的人已经进屋，他都没有听见。他还什么都没做准备，也没想好对策。他被出其不意地抓住了，连脑子都没反应过来。

“瞧，他现在就站在审判他的法官们面前，站在决定他命运的人面前。诸位陪审员先生，常有这样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履行公务，可是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却觉得害怕，替他害怕！这名罪犯已经看到一切都玩儿完了，但依旧在负隅顽抗，还打算跟你们较量一下，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他那本能的动物的恐怖。就在这时候，他身上的全部自我保护本能一下子警觉了，他为了救自己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在注视着你们（这目光充满了疑问和痛苦），捕捉和研究着你们，捕捉和研究着你们的面部表情和你们的想法，他在观望，看你们从哪一侧进行打击，在他那惊骇万状的脑子里霎时间就制订出了成千上万种对策，尽管如此，他还是怕说话，怕说漏了嘴！人心的这些卑躬屈节的时刻，它经历了如许磨难，渴望自救的这种动物本能——这些都是可怕的，有时甚至在预审官身上都不免引起颤栗和同情！瞧，我们都是当时这一切的见证人。起初，他大惊失色，在恐怖中脱口说出了几句不打自招的话：‘杀了人！活该！’但是他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说什么，怎么回答——这一切他暂时还没准备好，但是却准备好了空口无凭地矢口否认：‘对于父亲的死，我没有罪！’这是我们暂时修筑的一道围墙，至于将来，越过这道围墙，也许我们还可以修筑一道什么，比如什么街垒等等。为了防备我们追问，他对他那不打自招的感叹急忙解释道，他只认为他对仆人格里戈里的死有罪。‘对于这个人的死我有罪，但是，诸位，到底是谁杀死了我父亲的呢？谁杀死他的呢？既然不是我，那么会是谁杀死他的

呢？'你们听听这话：他居然问起我们来了，我们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问他的！你们听到这句先发制人的话'既然不是我'没有？你们留意到这种动物般的狡猾，这种故作天真，这种卡拉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没有？不是我杀的，不许你们想到我：'我曾经想杀过，诸位，曾经想过，'他又急忙承认，（急急忙忙，噢，也太心急了嘛！）'但是我毕竟无罪，不是我杀的！'他向我们让步了，说他曾经想杀过：他说这话的用意是，你们自己看嘛，我有多么坦率，因此你们应该赶快相信不是我杀的。噢，在这种情况下，案犯有时会变得非常轻率和容易上当。就在这时，仿佛完全出于无意似的，预审官们向他提了一个最最老实的问题：'该不会是斯梅尔佳科夫杀的吧？'结果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居然大光其火，因为我们比他抢先了一步，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准备好，还没来得及挑好和抓住推出斯梅尔佳科夫的最有把握的时机。由于他的本性，他又立刻走上了另一极端，开始极力让我们相信斯梅尔佳科夫决不可能杀人，他没有杀人的本领。但是请不要相信他，这仅仅是他的一个诡计：他还根本，根本没有放弃利用斯梅尔佳科夫，相反，他还会再次把他推出来，因为舍他之外别无他人可以做他的替罪羊了，但是他要这样做必须另择时机，因为现在这事暂时算吹了。也许要到明天，或者另觅时机，再过几天之后，他才会把他抛出来，那时候他就会向我们嚷嚷：'瞧，我自己就比你们更坚决地否认过斯梅尔佳科夫，你们自己应该记得这个，但是现在连我也确信：这是他杀的，怎么会不是他呢！'正当他对我们阴阳怪气和怒气冲冲地矢口否认的时候，一种不耐烦和恼怒却让他做出了一种十分蠢笨和离奇的解释，说他只向父亲的窗户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就恭恭敬敬地离开了窗口。主要是他还不晓得格里戈里已经清醒了过来，他

还不知道格里戈里作证的情况和内容。我们着手检查和搜查，检查使他感到恼怒，也使他感到鼓舞：三千这个整数没有找到，只找到了其中的一千五。当然，仅仅在他恼怒地保持沉默和矢口否认的时候，他脑子里才生平第一次油然产生了关于护身香囊的念头。无疑，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种信口雌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他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把这种奇谈怪论说得更可信些，把它编造得真像有这么回事似的。遇到这种情况，预审官们要做的头一件事和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不让案犯有所准备，出其不意地打他个措手不及，让案犯把他隐藏在心中的想法老老实实（尽管不足凭信而又矛盾百出）地吐露出来。迫使案犯开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突如其来和似乎出于无心地告诉他一件新的事实，告诉他一件虽然意义重大，但却是他始料所不及和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情况。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噢，早就准备好啦：这就是业已清醒的那个仆人格里戈里的证词，即被告跑出来的那扇开着的房门。关于这扇门的事他早就忘了，他根本就没想到格里戈里会看到这扇门开着。效果是惊人的。他霍地跳起来，向我们嚷嚷：'这是斯梅尔佳科夫杀的，肯定是斯梅尔佳科夫！'——这就暴露了他朝思暮想的主要念头，而且说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斯梅尔佳科夫若要杀人只能在他把格里戈里打倒并逃跑之后。当我们告诉他格里戈里看见房门开着是在他被打倒之前，而他从卧室里出来时还听到斯梅尔佳科夫在隔壁屋里呻吟——卡拉马佐夫听后简直如五雷轰顶。我的同事，我们尊敬的头脑敏锐的尼古拉·帕尔芬诺维奇后来告诉我，当时他真有点可怜他，可怜得快要掉眼泪了。就在这时候，为了挽救败局，他才急急忙忙地告诉我们关于那个令人哑然失笑的护身香囊的事：也好，你们就来听听我编的这个故事吧！诸位陪审员先生，我已经跟诸位谈过我的想

法了，为什么我会认为一个月前把钱缝进护身香囊这整个向壁虚构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完全是不足凭信的捏造，而且是只有在当前情况下才会出此下策的捏造。即使有人想打赌看谁能说出和提出比这更离奇的主意来，恐怕也很难有人想得出比这更糟糕的了。主要是细节，只要一提到细节就可以把这个自以为得计的向壁虚构者难倒和把他打得粉碎。现实生活中这类细节多得不可胜数，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都是些毫无用处的小事，常常为这些倒霉蛋和身不由己的向壁虚构者所忽视，甚至压根儿就没进入他们的脑海。噢，在这节骨眼上他们哪顾得上这些呀，他们考虑的仅仅是庞然大物——谁还敢提请他们注意这类小事呀！但是他们偏偏在这点上被人抓住了把柄！有人向被告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缝护身香囊用的材料您是在哪儿拿的呢？又是谁给您缝的呢？’‘我自己缝的。’‘那么，那块布您又是在哪儿拿的呢？’被告已经有点不高兴了，他认为问这种小事简直是没碴找碴，你们信不信，而且他还真这么认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帮人还全这样。‘我从自己的衬衫上扯下来的。’‘好极了，您哪，那么，我们明天就可以在您的内衣中找到这件撕掉一小块的衬衫啰。’你们想想，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只要当真找到这件衬衫（如果这样的衬衫确实存在的话，在他的皮箱里或者五斗柜里怎么会找不到呢）——要知道，这毕竟算一件事实，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明他的供词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我记不清了，也许不是从衬衫上，我把钱缝到女房东的包发帽里了。’‘什么包发帽？’‘我在她那儿拿的，在那儿乱扔着，一顶旧的没用的破布头。’‘您记得很清楚吗？’‘不，我记不清了……’他还生气哩，但是请诸位想想：这事怎么会记不起来呢？即使在一个人最最可怕的时刻，比如被押赴刑场，偏偏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记得一清二楚。他可能什么都记不得了，可是半道上他眼前闪过的绿色屋顶，或者停在十字架上的一只寒鸦——他却偏偏记住了。要知道，他在缝护身香囊的时候，肯定躲开家人，他应该记得他手拿针线，因害怕而感到痛苦，感到屈辱，生怕有人走进来撞见他在干这事；一听见有敲门声就会跳起来，跑到隔壁屋去（他的住处是用板壁隔开的）……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我干吗要把这一切，这一切细节和琐事告诉诸位呢！”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感叹道，“正因为被告至今还顽固地坚持他那套荒唐的说法！这整整两个月来，从最要他命的那天夜里起，他什么事也没说清楚，对他过去所做的向壁虚构的供词增添一点足以说明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情况。说什么这一切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尽管相信我的人格好了！噢，我们倒是很乐意相信，我们甚至渴望相信，哪怕相信他的人格也成。难道我们是渴望喝人血的豺狼吗？只要您能够给我们指出哪怕一件有利于被告的事实，我们连高兴还来不及哩——但是，我们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而不是他的亲兄弟根据他的面部表情所做的推断，或者说他拍打了自己的胸部，这肯定是指（而且是在黑暗里）那个护身香囊，等等。我们欢迎新的事实，我们头一个就会放弃我们的指控，一定会赶快放弃。现在是铁证如山，必须伸张正义，因此我们坚持我们的指控，我们什么也不能放弃。”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转入他的结束语。他像发疟疾似的，他为杀人流血，为被儿子“抱着卑鄙的抢劫目的”杀害的父亲的鲜血而大声疾呼。他坚决指证那全部悲惨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无论你们将从被告的以自己的才华闻名遐迩的辩护人那里听到什么，”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忍不住说道，“不管这里将会发出什么足以打动你们心灵的华丽动听的词藻，你们必须牢记，此刻你们正坐在我

国伸张正义的圣殿里。你们要牢记，你们是我们真理的捍卫者，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捍卫者，它的根基、它的家庭、它的一切神圣事物的捍卫者！是的，眼下你们在这里代表着俄罗斯，你们的判决将不仅在这座法庭上回响，而且将传遍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将会听到你们的声音，把你们看做是自己的捍卫者和自己的法官，它将因为你们的判决而受到鼓舞或者感到难过。请你们不要辜负俄罗斯的期望，我们的决定民族命运的三套马车正在向前飞奔，说不定正在奔向灭亡。在整个俄罗斯，大家都向它伸出双手，恳求它停止这种疯狂的、肆无忌惮的狂奔。如果说其他民族看到这拼命狂奔的三套马车暂时还在给它让道的话，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对它肃然起敬（正如诗人[①] 所希望的那样)，不过是因为恐怖罢了——这点大家要注意。是因为恐怖，也许，还由于对它感到厌恶，话又说回来，让道倒还好说，说不定有朝一日竟会突然不再给它让道，而是像堵铜墙铁壁似的忽地挺身而出，挡住这个飞奔的幽灵，自己来制止我们这种肆无忌惮地狂奔，为了自救，也为了拯救开化和文明！这些来自欧洲的惶恐不安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了，他们已经开始说话了。不要授人以柄，不要做出为亲子弑父开脱罪名的判决来积聚他们越来越增强的仇恨！……”

一句话，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虽然滔滔不绝，越说越来劲，但结尾部分还是说得十分慷慨激昂——的确，他留给人的印象是异常强烈的。他做完讲演后立刻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而且，我再说一遍，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差点没有晕倒。法庭上下并没有人鼓掌，但是严肃的人听了都很满意。对他的演说不甚满意的只有女士们，但是她们还是很喜欢他的口才，再说她们

① 指果戈理。

对后果也毫不担忧，她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费秋科维奇身上了；“只要他一开口，不用说，就能力排众议，稳操胜券！”大家都在看米佳的神态。在检察长发表演说时，他一直默默地坐着，抱着胳膊，咬紧牙关，低着头。只间或抬起头来，注意倾听。尤其是检察官谈到格鲁申卡的时候。当检察官说到拉基京对她的看法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恶狠狠的微笑，相当清晰地说道：“贝尔纳！”当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他在莫克罗耶怎样审问他和折磨他的时候，米佳抬起了头，非常有兴趣地注意倾听。在演说讲到某个地方时，他甚至似乎想跳起来，叫嚷什么，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只是轻蔑地耸耸肩。关于演说的结尾，关于检察官在莫克罗耶审问案犯的功绩，后来在敝县的上流社会常常有人说起，并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不无嘲笑之意：“这人到底还是忍不住对自己的才能夸耀了一番。”庭审中断了片刻，时间很短，约莫一刻钟，最多二十分钟。旁听席上传出了说话声和长吁短叹声。其中有些话我还记得：

“一篇庄重的演说！”在一堆人里有位先生皱着眉头说道。

“添油加醋地加了许多心理分析。”另一人说道。

“讲的都是实情，铁证如山，是驳不倒的！”

“是的，他是个中老手。”

“结论都下啦。”

“也给我们，给我们下了结论，”第三个声音加入进去，“在演说开头的时候，记得吗，他说我们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是一路货？”

“在末尾也说到了。不过他说这话是信口开河。”

“再说有些地方也没说清楚。”

“有点自鸣得意。”

“不公平，很不公平，您哪。”

“我看不见得，毕竟讲得头头是道。这人盼了很久，总算有了说话的机会，嘿嘿！”

“辩护人会说什么呢？”

在另一堆人里：

“他刚才不该冒犯那个从彼得堡来的人：记得他说什么‘打动人心’了吗？”

“是的，他这就离谱了。”

“性子急。”

“这人有点神经质，您哪。”

“瞧，咱们又说又笑的，可被告是什么滋味呢？”

“是啊，您哪，米坚卡是什么滋味呢？”

“就看辩护人怎么说了！”

在第三堆人里：

“那位手拿长柄眼镜，胖胖的，坐在边上的太太，是什么人呀？”

“那是一位将军夫人，离婚了，我认识她。”

“臭美，还拿着长柄眼镜。”

“烂货。”

“我看不见得，挺吸引人的嘛。”

“她旁边，隔两个座位，坐着一位金发女郎，可比她漂亮。”

“他们当时在莫克罗耶捉住他的时候，干得倒挺利索，不是吗？”

“利索倒挺利索。只是又讲了一遍。要知道，关于这事，他在咱们这里走家串户地说过多少遍哪。”

“可现在又忍不住了。虚荣心。”

“他是个怀才不遇的人，嘿嘿！”

“牢骚满腹。再说，华丽的词藻太多，句子也太长。”

“还爱吓唬人，注意到没有，净吓唬人。记得关于三套马车的话吗？‘那里有哈姆雷特，而我们暂时还只有卡拉马佐夫！’这话说得多棒。”

“他是在给自由主义敲边鼓。他怕！”

“也怕那律师。”

“是啊，就看费秋科维奇先生说什么了？”

“哼，不管说什么，反正打动不了咱们那些乡巴佬。”

“您这么认为？”

在第四堆人里：

“要知道，他关于三套马车的话说得很好嘛，就是说到其他民族的时候。”

“这倒是大实话，你记得吗，就是他讲到其他民族决不会坐等之类的话。”

“上星期英国议会有位议员曾站起来就虚无派问题质问内阁：现在是不是到了应该对野蛮民族进行干涉，对我们实行教化的时候了？[①] 伊波利特说的就是他，我知道肯定是说他。上星期他提到过这事。”

“这帮笨鸟想得倒美。”

“什么笨鸟？为什么想得倒美？”

“我们可以关闭喀琅施塔得[②]，不给他们粮食。他们上哪儿买粮食去。”

---

① 详见作者的《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1章，第1节。

② 位于芬兰湾科特林岛上，距彼得堡二十九公里。彼得大帝时为彼得堡的海防要塞，18世纪20年代后，是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

“那么美国呢？现在他们在美国买。”

“胡说。”

但是铃声响了，大家纷纷就座，费秋科维奇步上了讲台。

十　辩护人的演说。棍有两头，事有两说

这位著名演说家讲演伊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全法庭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一开口就开门见山，十分随便，既自信，又毫无倨傲之态。他既无巧言如簧之嫌，也毫无慷慨悲歌之态，更无激昂感人之语。他就像在深表同情的三五亲朋之间娓娓而谈似的。声音很好听，响亮而又悦耳，甚至仿佛这声音本身就流露出某种真诚和质朴。但是大家也立刻明白，这位演说家也会突然引吭悲歌，并且“以非凡的力量捶打着人的心灵”①。他说的话也许不如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那样规范，但是不用长句，甚至表达得更准确。只有一点女士们看了不喜欢：他不知怎么老爱佝偻着腰，尤其在演说之初，倒不是在鞠躬，而是好似正待展翅飞翔，飞向自己的听众。再说，他用他那长长的后背的一半弯下腰去，就仿佛在他那细长的后背的半中间安了一个合页，因此它几乎能做直角形弯曲似的。演说伊始，他仿佛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说得毫无系统，把一件件事信手拈来，毫无关联，可是到头来却井然有序，形成一个整体。他的演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批评，是对公诉书的批驳，这批驳有时很刻薄，冷嘲热讽。在演说的后半部，似乎突

① 此语引自普希金的诗《答无名氏》(1830)：“而动人的悲凄的苦吟的诗句/又以非凡的力量捶打着人的心灵。”(丘琴　译)

然改变了腔调，甚至改变了说话的方式，一下子提高了嗓门，变得慷慨激昂起来，全法庭的人也似乎早就等待着他来这一手，猛地群情鼎沸，兴高采烈起来。他一下子切入正题，先说他的活动领域虽然在彼得堡，但是为了替被告辩护，他已不是头一次造访俄罗斯的其他城市了。但是他为之辩护的被告应是他深信无罪的，或是他预感到无罪。“当前我遇到的情况亦然，”他解释道，“甚至在本案公诸报端之初，我就隐约感觉到被告是无罪的，对此我感到异常惊奇。一句话，使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某件法律事实，虽然这在审判案例中屡见不鲜，但是我觉得还从来没有像在本案中表现得那样完整和那样富有特色。这件事我本想等待我快要结束我的讲演时留到结尾再说，但是现在我却想在开讲伊始就把我的想法一语点明，因为我有一个弱点，喜欢开门见山，不喜欢遮遮掩掩，故弄玄虚，以期最后引起轰动。从我这方面说，这也许缺少心眼，但却表明我是个直心快肠的人。我的这一想法，我的这一看法可以简单表述如下：把许许多多事实加到一起，总起来看的确对被告不利，但是把每件事单独加以分析，就事论事，却没有一样站得住脚！我又陆续听到一些传言和看到一些报道，我就越来越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了，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接到被告亲属请我为被告辩护的邀请，于是我就立刻首途来此，而到这里以后我已经深信不疑了。正是为了打破事实的这一可怕的总和，证明每个借以指控的事实，单独看来，又是多么站不住脚和多么荒谬，因此我才当仁不让地慨允为本案辩护。”

辩护人就这么开始了他的演说，然后突然宣称：

“诸位陪审员先生，我新来乍到，我的一切印象都无先入之见。被告性格暴躁，任性放纵，他过去并未得罪过我，可是他在本城也许得罪过数以百计的人也说不定，因此许多人反对

他，对他抱有成见。当然，我也承认，贵县各界对他义愤填膺，也在情理之中：被告性格暴躁，放荡不羁。然而，贵县的上流社会却对他以礼相待，甚至在才华超群的公诉人家里，他也被奉为上宾。(Nota bene，他说这话的时候，旁听席上发出了三两声窃笑，虽然很快就被压了下去，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了。敝县无人不知，检察官允许米佳登门是违心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检察官夫人不知为什么对他颇感兴趣。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位夫人德高望重，但是爱幻想，性情古怪，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在一些琐事上，爱跟丈夫抬杠。不过米佳很少去他们家拜访。）尽管如此，我仍旧敢于肯定，”辩护人继续道，“即使像我的论敌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和刚正不阿的人，也可能对我这位不幸的当事人抱有某种错误的成见。噢，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不幸的人，即使人家对他抱有成见，也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被玷污的道德感，尤其是被玷污的审美感，往往是铁面无私的。当然，在那篇才华横溢的公诉人演说里，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对于被告的性格和行为所做的严正分析，对本案抱有严正的批判态度，而主要是为了向我们说明本案的实质，又展示了这样的心理分析深度，如果对被告本人多少抱有成见，试图恶意中伤，那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这类情况下，还有些东西比对案件抱有恶意中伤、先入为主的态度更坏，甚至更要命。说具体点，比如说，我们心痒难抓，想要做某种（姑且这样说吧）艺术游戏，想要进行艺术创作，想要（可以这样说吧）想入非非地编写小说，特别是在上帝赋予我们的才能以雄厚的心理分析天赋的情况下。还在彼得堡的时候，当时我还刚开始束装就道，准备首途来此，就有人关照我——其实不关照我也知道，我将在这里遇到一位造诣很深而又精于分析的心理学家做我的论敌，他的这一素质

早已名闻遐迩，饮誉我国尚属年轻的司法界。但是，要知道，诸位，心理学这东西，虽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毕竟好像棍有两头，事有两说一样（听众席上发出了窃笑声）。噢，当然，我要请诸位原谅我的这一陈腐的比喻；我本人不善辞令，不太会说话。但是话又说回来，举个例子——我不过从公诉人的演说中随便摭拾个例子罢了。被告在花园中夤夜潜逃，在翻越围墙时用铜杵打倒了抓住他的一条腿的仆人。接着他又翻身下墙回到花园，在被打倒的人身旁忙活了整整五分钟，竭力想弄清他是不是把他打死了？可是我们的公诉人死也不肯相信被告的供词是实事求是的，不相信被告所供他之所以跳下墙来看这位老人是出于怜悯。说什么'不，在这样的时刻，出现这样的多愁善感，可能吗；这有悖常理，他之所以跳下墙来正是为了确认：他的暴行的唯一见证人是活着呢还是被打死了，由此可见，这恰好证明这件暴行是他干的，因为他之跳回园中不可能出于别的什么缘由、冲动或者感情。'这就是心理学；但是，我们也可以运用同样的心理学来说明本案，不过棍有两头，我们也可以从另一头来研究本案，其可信度丝毫不亚于前者。说什么这名凶手之所以跳下墙来是出于防患于未然，是为了确认见证人是不是还活着，然而，据公诉人本人刚才所说，凶手刚才已把一个足以暴露他杀人的重大罪证留在了被他杀死的父亲的书房里，这罪证就是一个被扯开了的大信封，上面赫然写着：内有三千卢布。'要知道，他若把这信封随身带走，全世界就不会有一个人知道曾经有过和存在过这个信封，而且里面还装着钱，由此可见，这钱肯定是被告抢走的。'这是公诉人本人刚才说的一句至理名言。可是，你们瞧，一个人对于一件事如此疏忽大意，手足无措，怕得要死，急忙逃走，把罪证随手撂在地板上，可是才过了约莫两分钟，他又击倒和打死了另

一个人，却立刻出现了最没心没肺，最没算计的戒备感，这岂不是存心成全我们吗！但是就算，就算当时是这样吧：心理学的奥妙就在于此，即在一种情况下，像高加索的鹰一样嗜血成性，目光锐利，可是刚过了一分钟，又像一只最没出息的鼹鼠一样，两眼漆黑，胆小得要命。既然我这样嗜血成性，又残忍又精于算计，杀人后还跳下墙来，只是为了看看，那个目击我杀人的见证人是否还活着，那干吗又要花足足五分钟的时间在我的新牺牲品身旁瞎忙活呢？难道我就不怕招来也许新的目击者吗？干吗我要把被打倒的人头上的血擦掉，弄脏了手帕，难道就为了使这手帕以后成为指控我的罪证吗？不，如果我们这么精于算计，生性又这么残忍，倒不如跳下墙去，干脆用原来的铜杵把那个被打倒在地的仆人击昏过去，一次又一次地砸他的脑袋，直到把他彻底打死为止，只有消灭了这个目击者，才能彻底去掉一切心病，这样做岂不更好吗？再说我之所以跳下墙去，乃是为了查看一下，那个目击我杀人的见证人是否还活着，可是我却在花园的小径上立刻又留下了另一个罪证，即我从那两个女人那里拿走的那根铜杵，而且这铜杵她俩永远认得出就是她们家的，并且可以证明我是从她们那里抢走的。而且我还不是把它忘在花园里的那条小径上了，由于我心不在焉和心慌意乱把它丢了：不，我们是存心把我们的凶器扔了的，因为我们就是在离格里戈里被打倒的地方十四五步远的地方找到它的。请问，我们干吗要这样做呢？我们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杀了人，杀了我们的老仆人，心里痛苦，因此我们才懊恼地，一边诅咒，一边把作为杀人凶器的铜杵扔掉，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要那么使劲地把它扔出去呢？既然这回杀了人，我们能够感到痛心和怜悯，当然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杀死父亲：杀了父亲，我们就不会出于怜悯从墙上跳下来去看另一个

被我们打倒的人了，那时候我们的感情就会不一样了，那时候哪还顾得上怜悯呢，逃命要紧，肯定是这样。恰恰相反，我再说一遍，我们一定会把他的脑袋砸烂，而不是忙这忙那地跟他忙活了五分钟，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恻隐之心和善良的感情，正因为在此以前他的良心是干净的，他问心无愧。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不同的心理分析。要知道，诸位陪审员先生，我现在是存心也来用一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为的是向你们明白无误地说明，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怎么分析都有理。全部问题就在于这方法掌握在谁手里。心理学甚至可以吸引办事最认真的人想入非非，写起了小说，而且这样做完全是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我现在说的是过了头的心理分析，诸位陪审员先生，说的是对于心理分析的某种滥用。”

这时旁听席上又传来了几声表示赞许的窃笑声，而且这笑声全冲着检察官。我就不详细叙述辩护人的全部演说词了，只转引其中的某些地方，某些最主要之点。

十一　没有钱。也没有抢劫

辩护人的演说有一个论点，甚至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即完全否认这要命的三千卢布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所谓抢劫钱财云云。

“诸位陪审员先生，”辩护人开讲道，“本案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使每一个新来乍到和不抱成见的人都感到愕然，即指控被告抢劫，同时却完全无法实事求是地指出：他到底抢了什么？据说，他抢了钱，即三千卢布——可是当真存在过这三千卢布吗？——这事谁也说不清。试想：第一，我们从何得

知有过这三千卢布？到底谁见过这钱了？只有一名仆人斯梅尔佳科夫见过这钱，而且指出它被装在一个大信封里，上面还写着字。可他还在发生惨案前就把这事告诉了被告和他的二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而且他把这事也告诉了斯韦特洛娃女士。但是，这三人都没有亲见这笔钱，亲见的又只有这个斯梅尔佳科夫，但是这里又不言而喻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事当真，即当真有这笔钱，而且斯梅尔佳科夫也见到过，那他最后一次看见这钱是在什么时候呢？假如主人把这钱从被褥底下拿了出来，又把它放进了钱箱，但是没有告诉他，这事又该怎么说呢？请注意，按照斯梅尔佳科夫的说法，这钱放在被褥下面的床垫底下；被告必须把手伸到床垫下面才能把这钱取出来，但是床铺丝毫没有被弄皱，对此已有记录在案。被告怎么会完全没弄皱床铺上的任何东西呢？再说，他两手沾满鲜血，怎么会没弄脏这次特地铺上的那床十分干净而又雅致的被褥呢？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有信封撂在地上啊？关于这信封倒值得讲一讲。方才我甚至感到不无惊讶：咱们这位才华横溢的公诉人在说到这个信封后，便在他自己的演说词中指出，假定是斯梅尔佳科夫杀的这一说法十分荒谬，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自己（听着，诸位，是他自己）申明：'要是没有这个信封，要是这个信封没有作为罪证留在地板上，要是这个抢劫犯把它随身带走了，那全世界也就不会有一个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从而知道这钱是被被告抢走的了。'因此，甚至公诉人自己也承认，只有这张唯一的上面写着字的被扯碎了的小纸片，才足以指证被告犯了抢劫罪，他说：'要不然的话，谁也不知道发生过抢劫，甚至不知道有过这钱也说不定，'但是，难道就凭地上撂了这一小片纸，就能算证据，证明里面曾经装过钱，而这钱已被抢走了吗？有人会回答：'但是，要

知道，信封里装着钱可是斯梅尔佳科夫见过的呀'，我倒要请问，他最后一次见到这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跟斯梅尔佳科夫谈过，他告诉我，他见到这钱是在发生惨案的两天前！但是为什么我就不能假定哪怕是这样的情况呢，比方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老头儿独自关在屋里，在歇斯底里和迫不及待地等待自己的心上人到来，由于无事可做，忽然灵机一动，掏出了信封，把它拆了开来，心想：'要这信封干吗，说不定她还不信哩，倒不如把三十张花票子摞成一沓给她看看，说不定印象还更深，让她直流口水'——于是他就撕开了信封，取出了钱，然后把信封随手一扔，扔在地板上，他是这钱的主人，当然不用担心什么罪证不罪证。诸位陪审员先生，我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假设，比这样的情况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呢？为什么这就不可能呢？但是，要知道，如果诸如此类的事也可能发生的话，那么指控被告犯了抢劫罪也就不攻自破了：不曾有过这笔钱，因此也不曾有过抢劫。如果说信封撂在地板上就是罪证，说里面曾经装过钱，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持有相反的看法，说这信封之所以随随便便地扔在地上，正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了钱，已经被主人自己事先拿走了呢？'这话也对，但是，既然这钱已被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本人拿走了，可是在他家搜查时却遍寻无着，这钱到底跑哪去了呢？'第一，在他的钱箱里找到了一部分钱，第二，可能还在早晨，甚至头天，他就把这钱拿出来了，另外做了安排，给了别人，寄了出去，也可能改了主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甚至根本不认为有将此事告知斯梅尔佳科夫的必要。要知道，如果存在着这种假设的哪怕一丁点儿可能性的话，那怎么可以这样武断，这样坚定地指控被告，说他为了抢劫而杀人，并且坚持认为发生过抢劫呢？要知道，如果是这样

的话，我们就是在想入非非，就是在编小说。要知道，如果硬说某某东西被人抢了，那就应该把这赃物拿出来，指给大家看，至少也应该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东西存在过。可是这东西竟没一个人见过。不久前，在彼得堡，有一个年轻人，几乎是孩子，才十八岁，本是沿街叫卖的小贩，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利斧走进一家银钱兑换铺，以一种典型的肆无忌惮杀死了店老板，并随手拿走了一千五百卢布。五小时后他被捕了[①]，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千五百卢布剩余的钱中除了已被花去的十五卢布外的全部。此外，还有一名伙计在凶杀案发生后回到店铺，他不仅向警察局报了案，报告了失窃的金额，而且还一一说明了这钱是怎样的，其中有多少张花票子，多少张蓝票子，多少张红票子，[②] 多少枚金币，以及怎样的金币，后来果然在这名被捕的凶犯身上找到了同样的钱和金币。除此以外，这名凶犯还供认不讳，说他杀了人，并拿走了正是这样的一些钱。诸位陪审员先生，我看这才叫罪证呢！因为非但知道这钱，而且看得见，摸得着，我决不能说没有这钱或者不曾有过这钱。当前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呢？而且要知道，本案有关一个人的生死，涉及一个人的命运。有人会说：‘这话不假，但是，要知道，他在那天夜里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他这钱是从哪弄来的呢？’但是，要知道，正因为只发现一千五百卢布，这钱的另一半竟怎么也找不到，怎么也查不出来，这不正好证明这钱根本就不是那钱，而且从来就不曾

---

① 这件抢劫杀人案发生在 1878 年 11 月 24 日（下午三点）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案犯是一名十八岁的农民，叫扎伊采夫，后被宽大处理，剥夺所有公权，判处流放，服八年苦役。

② 花票子指一百卢布的钞票，蓝票子指五卢布的，红票子指十卢布的。

装在什么信封里吗？按时间推算（而且是极严格的时间推算），预审时业已查明和证实，被告由女仆那里跑出来，去找官吏佩尔霍京时，并没有回家，而且他哪儿也不曾去，后来又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见他根本不可能从这三千卢布里分出一半来，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引起公诉人怀疑，以为这钱很可能就藏在莫克罗耶村某处的地板缝里或者墙壁缝里。诸位，该不会藏在渥多尔弗城堡[①] 的地下室吧？这样的假设岂不是太离谱，也太罗曼蒂克了吗。请注意，只要这一假设，即藏在莫克罗耶这一假设被打破，那关于抢劫的整个指控也就随之成了一句空话，因为，这样一来，这一千五百卢布究竟在哪儿？它到底跑哪儿去了呢？既然有人证明被告哪儿也没去，那这钱怎么会不翼而飞呢？这岂非咄咄怪事吗！而我们竟准备用这种想入非非的故事来断送一个人的性命！有人会说：‘他毕竟说不清在他身上发现的这一千五百卢布是从哪儿弄来的，此外，大家都知道在这天夜里之前他身上没钱。’可是谁知道呢？但是被告却明确而又坚定地做过交代，他这钱是从哪儿弄来的，而且如果诸位爱听的话，诸位陪审员先生，如果诸位爱听的话，过去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任何情况比这供词更可信的了，此外也不会有任何情况比这更符

① 英国女作家拉德克里弗（1764—1823）的长篇小说《渥多尔弗的奥秘》（1794），19 世纪上半叶曾风靡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61 年 7 月 31 日致雅·彼·波隆斯基的信中写道，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从小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幻想过多少回呀，我从小就幻想能够去意大利。还是从拉德克里弗的小说（我八岁就读了）开始，各种各样的阿尔封斯、卡塔琳娜和柳奇娅就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各种各样的彼得尔先生和克拉拉太太至今犹历历在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也曾提到过此事。

合被告的性格和心态的了。公诉人就喜欢他自己想入非非地编的这小说：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横下一条心，决心蒙受耻辱，挪用他的未婚妻交给他的三千卢布，这样的人是决不会把钱分出一半，把他缝进护身香囊的，相反，即使缝进去了，他也会每隔两天就把这香囊拆开，今天抠出一百，明天抠出一百，直到一个月里把这钱全部抠出来为止。请诸位想想，这一切都是用不容任何人反驳的口气说出来的。如果事情经过根本不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如果您在编小说，书中写的完全是另一个人，那又该怎么办呢？问题就在于您塑造的是另一个人！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在惨案发生前一个月，在莫克罗耶村，花天酒地地一下子花光了从韦尔霍夫采娃女士那里拿到的全部三千卢布，而且挥金如土，就跟花一戈比一样，因此他不可能从这钱里分出一半来。'但是，这些证人到底是谁呢？这些证人的可信度已经在法庭上暴露无遗了，此外，别人手里的那块面包看起来总好像大些。最后，这些证人中谁也没有亲自数过这钱，只是用自己的眼睛估摸了一下。要知道，证人马克西莫夫就曾供称，被告手里足有两万卢布。你们瞧，诸位陪审员先生，因为心理学就好比棍有两头，事有两说一样，那就请诸位容许在下用一下另一头，然后咱们再看看结果是否相同。

"惨案发生前一个月，韦尔霍夫采娃女士曾交给被告三千卢布，请他帮忙邮寄出去，但问题是，是否像方才有人宣称的那样，这钱托付给他，竟使他那么丢人现眼，那么低三下四，这样说是否公道呢？在韦尔霍夫采娃女士就此问题第一次作证时，她并没有这样说过，也完全没有这样说过；在第二次作证时，我们听到的也仅仅是怨恨和要求报复的喊叫，因长久郁积在胸而发出的仇恨的喊叫。但是就凭这一点，如果说这位女证

人在第一次作证时所说有误，那我们也有权做出结论，她第二次作证也不见得正确。公诉人‘不愿，也不敢’（他的原话）触及这段风流韵事。这事且由它，因为我也不想提及此事，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想冒昧地指出，受到人们深深尊敬的韦尔霍夫采娃女士无疑是位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人，我说，如果这么一位女士，竟会在法庭上对自己第一次作证忽然一下子翻供，她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是想陷被告于不仁不义之地，由此可见，她所做的这一证词也不见得就是刚正不阿和头脑冷静的。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由此做出结论：一个心存报复的女人是会对许多事情夸大其词的吗？对，她正是夸大了她交给他钱时他所受到的羞辱。恰好相反，她交钱给他的态度一定还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交给我们的被告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男人。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指望很快就能从父亲那里拿到经结算尚亏欠他的那三千卢布。这事有欠考虑，但是正因为他有欠考虑，所以他才坚信他父亲一定会把这钱给他，他也一定能拿到这笔钱，由此可见，他随时都可以把韦尔霍夫采娃女士托付给他的钱邮寄出去，以此偿清这笔欠债。但是公诉人却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有可能在当天（即受到她指责的那天）从他得到的钱中分出一半来缝进护身香囊，说什么‘他不是那种人，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心眼儿。’但是，您不是大叫大嚷地说过卡拉马佐夫兼容并蓄、胸襟宽广吗！您不是自己也大叫大嚷地说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验到两个正相对立的无极吗！卡拉马佐夫正是那种二者兼而有之，具有两个无极的天性，即使在他花天酒地、欲罢不能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从另一面使他感到震惊，他也会戛然而止。而这另一面，要知道，这就是爱情——正是那个当时像火药一样轰然点着了的新的爱情，而获得这爱是需要花钱的，甚至比与这位心上人花天酒地更需要花钱，噢，需

要得多。她只要对他说一声:‘我是你的了,我不要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了,’他就会一把抓住她的手,远走高飞——但是远走高飞总得有钱才成呀。要知道,这可比花天酒地更重要。卡拉马佐夫能不懂得这道理吗?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心病,成了他日夜操心的事,因此他把这钱分出一点藏匿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又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呢?但是,话又说回来,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始终不把那三千卢布还给被告,听说,他反而把这钱分拨出来,用它来引诱他的心上人。他想:‘要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不给我钱,那我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面前不就成为贼了吗。’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去找韦尔霍夫采娃女士,把一直挂在他胸前护身香囊里的这一千五百卢布放在她面前,对她说:‘我是个卑鄙小人,但我不是贼。’瞧,这样一来,这就造成把这一千五百卢布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起来,决不把这护身香囊拆开,决不一百一百地抠出来随便乱花的双重原因。您凭什么说被告不可能有名誉感呢?不,他是有名誉感的,就算这名誉感不正确,就算这名誉感经常是错误的,但是这名誉感他还是有的,非但有,而且十分强烈,他也证明了这点。但是话又说回来,问题又变复杂了,忌妒的痛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是那些,还是那两个老问题越来越痛苦地出现在被告苦苦思索的脑海里:‘给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叫我用什么钱来跟格鲁申卡远走高飞呢?’如果说他在这整整一个月里像发了狂一般,又是拼命喝酒,又是在各家饭馆里寻衅闹事,究其因,无非是因为内心痛苦,痛苦得让他受不了。这两个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得使他陷入了绝境。他先是请自己的三弟去找父亲,最后一次向他要那三千卢布,但是还没等到回答,他就闯了进去,结果是当着众多证人的面把老人揍了一顿,发生这事以后,再要拿到

这钱，已是不可能了，挨了揍的父亲是决不会给的。当天晚上，他拍打着自己的胸脯，正是拍打着藏有护身香囊的他的前胸的上半部，向弟弟发誓，他有办法不做卑鄙小人，但到头来还势必要做卑鄙小人，因为他预见到他决不会使用这办法，他缺少勇气，缺少坚强的性格。为什么，为什么公诉人硬不肯相信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的证词呢？要知道，他提供这证词时心地是纯洁的、真诚的，而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恰好相反，硬要我相信钱就藏在什么墙缝和地板缝里，藏在渥多尔弗城堡的地下室里呢？就在那天晚上，在他与三弟谈过话以后，被告就写了这封倒霉的信，于是这封信就成了揭发被告犯有抢劫罪的主要罪证和最重大的罪证！‘我要去向所有的人借钱，他们不给，只要伊万一走，我就杀死父亲，把他放在床垫下面系有玫瑰色缎带的信封里的钱拿走。’——这简直是杀人行凶的完整纲领，怎么会不是他呢？‘一切都照所写的发生了！’公诉人不胜感慨地说。但是，第一，这信是在醉后，在可怕的愤激状态下写的；第二，他写到信封什么的只是根据斯梅尔佳科夫的一面之词，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见过这信封；第三，写倒是写了，但是否照所写的做了呢，有何凭据为证？被告是否在枕头下拿到了这信封？找到了这钱？甚至这钱是否真的存在呢？再说，被告是否是跑去抢钱的，请诸位想想！他拼命跑去不是为了抢钱，而只是想弄清楚使他心碎的那个女人在哪儿，可见，他并不是照他所写的行动纲领跑去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为了去进行深思熟虑的抢劫，而是无意中，在醋劲大发的情况下突然跑去的！有人会说：‘是的，但是他毕竟跑去了，而且杀了人，把钱也抢走了。’是啊，我倒要请问，他到底杀人了没有呢？我现在愤怒地驳斥对于抢劫的指控：如果不能明确无误地指出究竟抢走了什么，就

不能随便冤枉别人抢劫，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杀人了没有呢，既然不曾抢劫，到底杀人了没有呢？这事得到证明了吗？这该不是像写小说一样想入非非吧？”

十二 而且也没有杀人

“且慢，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我们听到，公诉人自己也证实，直至最后一天，直至今日，直至今日开庭之前，公诉人还动摇不定，是否应该指控被告完全彻底地蓄意谋杀，一直动摇到今天有人向法院出示这封倒霉的‘醉后’写就的信之前。‘一切都照所写的计划发生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遍我的看法：他是跑去找她的，追踪她的，只是为了弄清她在哪儿，要知道，这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她当时在家，他哪儿也不会去，他就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去做他在信里写的要做的那事了。他是在无意中突然跑去的，而关于那封‘醉后’写的信，他当时恐怕早就丢诸脑后了。有人会说：‘他顺手抄走了铜杵’——诸位想必记得，有人就从这根铜杵出发给我们做了一整套心理分析：为什么他要把这根铜杵当做凶器，他拿走它是当凶器用的，等等，等等。听到这话后，我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个极其普通的想法：要是那铜杵不是放在显眼的地方，不是放在架子上（被告是从架子上拿走它的），而是收了起来，放在柜子里——它当时就不会闪进被告的眼帘，他就会两手空空地、不带凶器地跑出去，这样一来，说不定，他当时就不会杀死任何人了。我怎么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这铜杵就是他手持凶器预谋杀人的罪证呢？是的，他曾在饭馆里到处嚷嚷，他要杀死他父亲，可是两

天前，也就是他写那封醉后的信的那天晚上，他却表现得很平静，仅跟一个商人的伙计发生了一点口角，说什么‘因为卡拉马佐夫不可能不跟人吵架。’我对此的回答是，如果他蓄意杀人，而且是按计划，按所写的去做，那他肯定不会跟那个伙计吵架，而且也许根本就不会到饭馆里去，因为一个人蓄意要干这种事，肯定会竭力保持心情平静，使自己不显眼，不惹人注目，不让人看到他和听到他：‘让你们尽可能忘掉我’，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工于心计，而是出于本能。诸位陪审员先生，心理学就好比棍有两头，事有两说一样，我们也懂得一点心理分析的方法。至于这整整一个月来发生在饭馆里的所有这些叫嚷，那孩子们，或者从酒馆里出来、互相争吵的游手好闲的醉汉们，他们嚷嚷得还少吗：‘我打死你’，但是到头来他们并没有杀人。那封醉后写的信也一样——难道这不是醉后说的气话吗？不也是同酒馆里出来的人瞎嚷嚷‘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一样吗？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呢？为什么肯定这封信就是本案的要害呢？为什么不是恰好相反，是可笑的呢？正因为发现了父亲被害，发现了尸首，正因为有目击者看到被告在花园里手持凶器，在逃跑，而且这目击者也被他打倒在地，由此可见，一切都照所写的计划发生了，因此这信就不是可笑的了，而成了本案的要害。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说到点子上了：‘既然在花园里，就说明他杀了人。’这两个词涵盖了一切：既然在，就足以说明，全部指控就在这‘既然在，就足以说明’这句话里。但是，他虽然在，如果不足以说明呢？噢，我同意，事实的总和，事情的巧合，的确颇具说服力。但是，请诸位不要被事实的总和所误导，先把所有这些事实分开来观察一下：比如说，为什么公诉人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被告所供他从父亲窗口跑开这事是真实的呢？请诸位想想，公诉人说

到这里，在谈到凶手竟会突然充满尊敬感和‘虔诚’感时，竟然冷嘲热讽起来。要是果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哪怕不是尊敬感，但毕竟是一种虔诚感，那又该怎么说呢？‘想必当时母亲在为我祈祷了，’被告在预审时供称，因此当他弄清斯韦特洛娃女士不在父亲屋里，也就跑开了。‘但是隔着窗子他怎么弄得清呢，’公诉人会这样反驳我们。为什么就弄不清呢？要知道，由于被告打了暗号，窗户是开着的呀。这时候，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可能冒出了一句什么话，可能冷不防发出了一声什么呼喊——于是被告便立刻确信斯韦特洛娃小姐不在这里。为什么非按照我们想当然那样妄加揣测呢？现实中可能会倏忽出现成千桩事情，就连最细心的小说家也可能疏于观察，视而不见。‘是的，但是格里戈里亲眼看见门是开着的，可见，被告肯定去过屋里，因此必定是他杀的无疑。’至于这扇门，诸位陪审员先生……要知道，能够证明这扇门开着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人在当时，话又说回来，自身尚处于这样的状况下，就是说……但是，就算，就算门是开着的吧，就算被告是抵赖，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感而说了谎吧，在他的处境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就算，就算他闯进了屋，到那屋里去过吧——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上那屋里去过就非杀人不可呢？他可以闯进去，跑遍所有的房间，可以把父亲猛地推开，甚至可能打父亲，但是一旦确信斯韦特洛娃小姐不在他屋里，他就跑了，因为发现她不在，而且他也为没有杀死父亲就跑了出来而额手称庆。不多一会儿以后，他之所以能从围墙上跳下来，去看被他一时情急打倒在地的格里戈里，恐怕也正是因为他当时处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所以他才能感到自己有一种纯洁感，一种同情感和恻隐之心，因为他终于逃脱了弑父的诱惑，因为他感到自己是纯洁的，因为他为没有杀死父亲而感到欣慰。公诉人用

他那如簧之舌给我们描写了被告在莫克罗耶村的可怕心态，当时爱情对他重又露出了笑靥并且呼唤他去过新生活，可是他已经没法爱了，因为他身后横亘着父亲血迹模糊的尸体，而在这尸体后面则是判处极刑。不过，倒也是，公诉人到底还承认有爱情，而在他的心理分析中，他是这样来解释这爱情的：'仿佛喝醉了酒似的，案犯被绑赴法场，还有很长时间，等等，等等。'但是，公诉人先生，我倒要请问，您塑造的该不是另外一个人吧？被告就那么，就那么冥顽不灵和没有心肝吗？在那样的时刻，假如他身上果真染有父亲的鲜血，他还能想到爱情，想到向法庭矢口抵赖吗？不不不！只要他一发现她爱他，呼唤他跟自己一起远走高飞，答应给他新的幸福——噢，我敢起誓，倘若他身后躺着父亲尸体的话，他肯定会感到双倍、三倍的自杀的需要，他一定会开枪自杀！噢，不，他决不会忘记他的手枪放在哪里！我深知被告：公诉人强加给他的野蛮的麻木不仁，不符合他的性格。他一定会自杀，这是肯定的；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正因为'母亲为他祈祷了'，对于父亲的被害他于心无愧，他是无罪的。那天夜里，在莫克罗耶，使他痛苦，使他伤心的仅仅是被他打倒的老人格里戈里，他在心里祷告上帝，让老人站起来，清醒过来，但愿他的那一击不是致命的，但愿他不会因他而受到惩罚。为什么对这事就能做这样的解释呢？我们究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在向我们说谎呢？瞧，父亲的尸体，会有人再次向我们立刻指出：他跑出去了，他没有杀人，那么这老人到底是谁杀的呢？

"我再说一遍，这就是公诉人提出的全部逻辑：不是他杀的又能是谁呢？说什么除他以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诸位陪审员先生，事情果真如此吗？果真，的确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吗？我们听到公诉人扳着手指头数遍了那天夜里到过这

座房子的所有的人。一共是五个人。我同意其中三人无责任能力：这就是被杀者本人，格里戈里老人和他的妻子。因此就只剩下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了，于是公诉人便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被告之所以指控斯梅尔佳科夫，因为除他以外他再也无人可以指控了，要是当时出现了第六个人，甚至是第六个人的什么鬼魂，那被告肯定会感到惭愧，立刻抛弃指控斯梅尔佳科夫，而指出这是那第六个人干的。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这里有两个人：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我就不能说您之所以指控我的当事人仅仅因为您无人可以指控呢？而您之所以无人可以指控，仅仅是因为您完全抱着先入之见，先就把斯梅尔佳科夫排除在任何嫌疑之外了。是的，没错，指控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仅有被告自己，他的两个弟弟，斯韦特洛娃小姐，仅此而已。但是，要知道，指控这是他干的还大有人在：这就是社会上隐隐约约风传着的某种疑问，某种怀疑，可以听见隐隐约约的某种流言，感觉到大家都在翘首以待。最后，足以证明这点的还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事实对比，虽然我承认，这种对比是模棱两可的：第一，恰好在发生惨案的当天发作了癫痫病，而公诉人不知为什么硬要为这次发病竭力辩护和替他说话。接着在开庭前夜斯梅尔佳科夫突然自杀了。紧接着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做了同样的突如其来的证词，要知道，在此以前，他一直相信他大哥是有罪的，而且突然带来了钱，还指名道姓地说斯梅尔佳科夫是凶手！噢，我也同本法庭和检察官一样深信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病和患有酒狂病，他的证词的确可能是妄图（而且是在谵妄中想出来的）救他哥哥，因而诿罪于死者的绝望挣扎。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毕竟提到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名字，这就让人再一次感觉到这里有某种蹊跷。诸位陪审员先

生，这里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完，没有说到底。也许，这话将来会说完的。但是这事咱们先撇开不谈，这是后话。方才法庭决定继续开庭，但现在，在等待裁决的时候，我想先说两句，比方说，谈谈公诉人方才那么精到，那么富有才华地对已故的斯梅尔佳科夫其人的描述。但是，尽管我对公诉人的才华十分叹服，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这一描述的实质。我去找过斯梅尔佳科夫，见过他，同他谈过话，他留给我的印象与公诉人完全不同。他身体不好，这话不假，但是就这人的性格和心地来说——噢不，这人完全不像公诉人认定的那样是个十分懦弱的人。尤其找不到他身上有公诉人那么突出地向我们描述的那种胆怯。他根本不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相反，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在天真伪装下的对人的极端不信任，他很聪明，能够一眼看穿许许多多事。噢！公诉人也太老实了嘛，竟把他看做是一个弱智者。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明确无误的：我离开他的时候深信这人简直是一副蛇蝎心肠，异常爱虚荣，报复心特强，而且忌妒成性。我收集到若干情况：他憎恨自己的出身，引以为耻，常常咬牙切齿地想起'他是那个臭丫头利扎韦塔生的'。他对他小时候的恩人，仆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不敬不孝。他诅咒俄罗斯。他幻想到法国去，以便改头换面做个法国人。还在过去他就一再说，做这件事他缺少的只是钱。我觉得，除了自己以外，他谁也不爱，而且自视甚高，高得出奇。他认为一个人文明就是穿得好、胸衣干干净净和皮靴擦得锃亮。他自以为（有事实为证）他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私生子，因此，跟自己主人的嫡子相比，他憎恨自己所处的地位：心想他们什么都有，而他什么都没有，他们享有一切权利，他们享有遗产，而他不过是名厨子。他告诉我，这钱是他跟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一起装进那个信封的。他对这笔款项的用途当然愤

愤不平，因为他有了这笔钱，就可以远走高飞，出外闯荡一番了。何况他看见这三千卢布是崭新的花票子（我故意问过他这事)。噢，千万不要把这么一大笔钱给一个见钱眼开和唯利是图的人一下子看到，而他看到在一个人手里竟有这么一大笔钱，还是头一次。一大沓花票子所产生的印象很可能使他的想象力产生了不健康的反应，但是这头一回总算还没产生任何后果。我们的才华横溢的公诉人，对指控斯梅尔佳科夫有可能杀人的所有 pro 和 contra（赞成和反对）的假设，十分精到地向我们做了一番描述，还特地问道：他凭什么要假装发了羊痫风呢？是的，但是，要知道，他也可能根本没有假装，旧病复发也可能是完全自然的，但是要知道这病也可能霍然痊愈，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于是病人就可能苏醒过来。就算不曾痊愈吧，但毕竟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恢复知觉，苏醒过来，这也是发羊痫风的常事。公诉人质问：斯梅尔佳科夫行凶作案的时间在哪里？但是，要指出这个时间来还是非常容易的。他可能从熟睡（因为他不过是睡着罢了：羊痫风发作后常会出现熟睡）中醒来，并且下了床，当时恰逢格里戈里老人抓住被告的一条腿(被告想逃跑，正爬上墙头)，开始声嘶力竭、四处都听得见地大叫：‘弑父凶手！’这喊声非同一般，又发生在寂静和黑夜中，这就很可能把斯梅尔佳科夫吵醒，当时他可能睡得并不很熟：自然，他也可能在一小时前就已经快要醒了。下床后，他便寻声前往，几乎是无意识地，也无任何打算，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他很可能头晕目眩，神志尚未清醒，但是却信步走去，走进了花园，走近了那扇亮着灯的窗户，主人看见他当然喜不自胜，于是便把那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的神志一下子清醒过来。他从被吓坏了的主人那儿知道了一切细节。于是在他那迷迷糊糊的、有病的脑子里便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想法虽然可怕，但是却极富诱惑力，而且非常符合逻辑：杀了他，拿走三千卢布，然后把一切都推到大少爷身上：既然罪证俱全，他到这儿来过，现在大家不想到大少爷还会想到谁呢？大家不指控大少爷还会指控谁呢？对于金钱，对于战利品的可怕渴望，连同考虑到可能不会受到惩罚，很可能使他高兴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噢，这些突如其来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一遇机会就会不期而至，尤其是那些一分钟前还不曾想到要杀人的凶手，更会突如其来地发生这样的冲动，于是斯梅尔佳科夫便可能走进主人屋里，实行自己的计划，用什么东西下手呢？用什么凶器呢？——他在花园里随便捡了一块石头，就用它。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有什么目的呢？要知道三千卢布，这可是一笔远走高飞、出去闯荡的资本呀。噢，我无意自相矛盾：这钱也是可能存在的。甚至说不定，就斯梅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哪儿才能找到这钱，这钱到底放在主人的什么地方。'嗯，那么装钱的封套呢？地板上撕破的信封呢？'刚才公诉人讲到这个信封的时候，曾异常精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把这个信封撂在地板上的只能是像卡拉马佐夫这样的生手，而根本不可能是斯梅尔佳科夫，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把暴露自己的罪证留下来的。诸位陪审员先生，方才我听到这话的时候，突然感到这话非常耳熟。请诸位想想，就在我听到这话的整整两天前，我从斯梅尔佳科夫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想法，关于卡拉马佐夫究竟会怎样处置这个信封的同样的猜测，非但如此，而且他的这个想法还使我吃了一惊：我当时正是感觉到他在故作天真，先抢在头里，把这想法强加于我，使我自己也产生同样的想法，他似乎在把这一想法暗示给我。他有没有把这一想法也向参加过预审的官员们做过暗示呢？他有没有把这一想法也强加给才华横溢的公诉人呢？有人会说：那么，

那位老太太，格里戈里的老婆呢？要知道，她可是亲耳听见病人在她身旁呻吟了一夜呀。没错，她的确听见了，但是，要知道，她这样想是十分靠不住的。我认识一位太太，她向我诉苦，说院子里有只狗狂吠了一夜，吵得她没法睡觉。但是后来查明，这只可怜的狗一夜总共才汪汪汪地叫了两三回。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睡着了，突然听到呻吟，他懊恼地醒了过来，埋怨这声音把他吵醒了，但是紧接着他又立刻睡着了。过了两小时又传出了呻吟声，他又醒了过来，接着又睡着了，最后又传来了呻吟声，于是又过了两小时，一夜总共才呻吟了三次。第二天早晨，那人起床后就抱怨说，有人呻吟了一夜，他不断被吵醒。但是，他想必感觉到是这样；睡眠之间的间隔是每次两小时，他睡过去了，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醒来的那几分钟，于是他就以为有人吵了他一夜。但是公诉人又惊呼道，那为什么，为什么斯梅尔佳科夫在绝命书上不坦白承认呢？'一件事上良心发现，在另一件事上又会昧着良心？'但是且听在下慢慢道来：良心发现就是悔过自新，但是一个人自杀也可能并无悔过自新之意，有的仅仅是绝望。绝望和悔过自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绝望可以是狠毒的、势不两立的，因此这个自杀者在动手自杀时，很可能加倍仇恨他一辈子眼红的人。诸位陪审员先生，本案可要提防错判哪！我刚才向诸位提出的论点和描述的情况，有什么，有什么地方不符合情理呢？请诸位在我的论述中找出错误来，找出子虚乌有和荒谬的地方来！但是，假如在我的假设中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影子是可能的，有一丁点儿影子是合乎情理的——那就请诸位高抬贵手，且慢判决。再说，难道这里仅有一丁点儿影子吗？我敢凭一切神圣的东西起誓，我完全相信我刚才向诸位提出的对这件凶杀案的解释。而要点，要点是，使我大惑不解和义愤填膺的仍旧

是那个想法：在公诉人一股脑儿加到被告头上的大量事实中，没有一件哪怕是多少确凿无疑和无可争辩的东西，而这不幸的人却要仅仅为这些事实的总和而毁掉自己的一生。是的，这总和是可怕的；这血，这从手指上流下来的血，血迹斑斑的内衣，响彻‘弑父凶手！’这声狂叫的漆黑的夜，一个人在大喊大叫，脑袋被砸破了，猛地倒了下去，而接着又是这一长串发言、证词、手舞足蹈和大喊大叫——噢，这就大大影响了大家的看法，博得了大家的同情，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看法能够轻易左右得了吗？请诸位想想，你们被授予无限的权力，捆绑和释放的权力[①]。但是权力越大，这权力的运用也就越可怕！我丝毫不放弃我刚才所说的话，但是就算这样吧，就算我暂时同意公诉人的意见，说我的不幸的当事人双手沾满了父亲的鲜血吧。我再说一遍，这不过是假定，我一刻也不怀疑他是无辜的，但是就算我假定我的被告犯了弑父罪吧，但是，即使这样，我也请诸位听我把话讲完。我心里还有些事要对你们说，因为我预感到你们的心里和脑子里也百思不得其解……诸位陪审员先生，请恕冒昧，我方才提到了你们的心与脑。但是我想有话直说和真诚到底。让我们大家都开诚布公吧！……”

说到这里，辩护人的话被相当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的确，他最后几句话说得如此真诚和激昂慷慨，以至大家都感到他的确有话要说，他马上要说的话才是最最重要的。但是首席法官听到掌声后却大声威胁说，如果“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

---

① 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8 章，第 18 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就要请他们“退出”法庭。大家顿时鸦雀无声，于是费秋科维奇便用一种新的、诚挚感人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这声音与他迄今为止的说话声完全不同。

十三 信口雌黄、巧舌如簧的辩护人

“诸位陪审员先生，不仅仅是众多事实加在一起毁了我的当事人，”他高声宣称，“不，真正毁了我的当事人的仅有一件事”——老父的尸体！如果这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凶杀案，由于此案的微不足道，查无实据和诸多事实的荒诞不经（如果把一件件分开来看，而不是合在一起的话），你们一定会推翻这一指控，起码也会踌躇再三，不忍心仅仅根据一种先人之见就白白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不过，唉，人家对他这么看也是他罪有应得！但是本案并非平常的凶杀案，而是弑父命案！这就会使人正襟肃然，刮目相看，那些据以指控他的事实，即使最微不足道，最查无实据，甚至在最无成见的头脑里也会逐渐显得并不那么微不足道和并不那么查无实据了。又怎能为这样的被告开脱呢？既然他杀了人，又怎能让他逍遥法外呢？这是每个人在自己心中都会几乎不由自主地和本能地感觉到的问题。是的，弑父流血，这事太可怕了——这是生我、爱我的人的血，为了我不惜自己生命的人的血，从我小时候起，他就为我的疾病操碎了心，一辈子为我的幸福含辛茹苦，一辈子关心的只是我的快乐、我的进步，希望我事业有成！噢，杀死这样的父亲简直叫人无法想象！诸位陪审员先生，什么是父亲，真正的父亲？父亲这词有多么伟大！在父亲这一称呼中又包含着多么伟大的思想啊！我们现在还只是部分地指出了真正的父亲是什么

和应该是什么。可是在本案中，我们大家现在正在审理、我们的心为之痛苦的这一案件中的父亲，已故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同刚才向我们的心显示出来的有关父亲的概念南辕而北辙。这是一场灾难。是的，没错，有些父亲就像一场灾难。那就让我们走近一点，来仔细看看这场灾难吧，——诸位陪审员先生，鉴于你们即将做出的裁决的重要性，我们应当无所畏惧。尤其是现在，我们更不应该像孩子们和胆小的妇女们那样感到害怕，正如才华横溢的公诉人方才的绝妙说法，故意回避某种想法。但是我的可尊敬的论敌（还在我刚发表演说之前他就是我的论敌了）在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中曾几次感叹道：'不，我决不让任何人替被告辩护，我决不把对他的辩护权拱手让给从彼得堡来的那个辩护人——我既是公诉人，又是辩护人！'这就是他几次忘情地说过的话，但是他忘了提到，如果说可怕的被告，在整整二十三年中，仅仅为了一磅核桃就对一个人始终感恩戴德（当时他还小，住在老家，这是曾经爱抚过他的唯一的人），反过来说，在这整整二十三年中，像他这样一个人也决不会不记得，他怎样在父亲的后院里光着两脚跑来跑去，正如仁慈的赫尔岑什图勃大夫所说，'没有鞋子穿，小裤子上只挂着一个小纽扣'。噢，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干吗要走近前去观看这场'灾难'呢？我们干吗要重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呢！我的当事人回到父亲身边来以后又遇到了什么呢？干吗，干吗要把我的当事人描写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怪物呢？他任性放纵，他野蛮和爱寻衅斗殴，为此，我们现在正在审判他，但是他落到这样的地步又是谁之过呢？他原来的脾气是好的，心地也是高尚的、重感情的，可是他却受到了这样荒唐的教育，这又是谁之过呢？有没有人开导过他，规劝过他，他有没有受过

学问的熏陶呢？他小时候，有没有人或多或少地爱过他呢？我的当事人是在上帝的呵护下长大的，也就是说如同野兽一样长大的。经过多年的别离之后，他也许渴望能够见到父亲，在此以前他也许已经成千次地如同回忆梦境一样回忆过自己的童年，驱散过他小时候梦见过的种种可憎的梦魇，他全心全意地渴望能够谅解和拥抱自己的父亲。可是怎么样呢？迎接他的只是无耻的嘲笑、猜疑和因金钱争执而引发的种种刁难；他听到的仅仅是每天'喝白兰地时'令人心烦的闲言碎语和处世之道，最后，他又看见父亲竟用他这儿子的钱来争夺他这儿子的情人——噢，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是丑恶的，也是残忍的！而且这老人还逢人便抱怨他儿子不孝和残忍，在上流社会里给他抹黑，糟蹋他，诽谤他，收买他开的借据，以便让他吃官司、蹲大狱。诸位陪审员先生，这些人，像我的当事人一样看去残酷无情、狂暴放纵的人，常常（而且屡见不鲜）心地却十分温柔，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罢了。诸位别笑，请别笑话我的这一想法！富有才华的公诉人方才无情地嘲笑了我的当事人，说他居然爱席勒，爱'美和崇高'。我换了是他，如果我是公诉人，我是决不会嘲笑这事的！是的，这些人的心——噢，这些人的心很少被人理解，而且常常遭人误解，请让我来替他们辩护——这些人的心仿佛同他们自己，同他们爱寻衅闹事，同他们的残忍相反，常常渴望温柔、美和公道——这种渴望常常是无意识的，只是一种渴望罢了，这些人从外表看似乎纵情声色犬马、生性残忍，但是他们却能撕心裂肺地爱，比如说，爱一个女人，而且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尚的爱。再一次请诸位不要笑话我：因为这些人的天性常常正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不会掩饰自己有时显得粗鲁的纵情声色犬马罢了——正是这点使人感到吃惊，正是这点让人看在眼里，而这个人的内心他们

是看不见的。反之，他们的嗜欲很快就能得到餍足，但是，倘若处在高尚的好人身旁，这个看去似乎粗暴、残忍的人也会寻求新生，寻求改过自新的机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高尚的、诚实的人——‘崇高和美’的人，尽管这话曾被某人百般耻笑！方才我曾说，我无意冒昧触及我的当事人与韦尔霍夫采娃女士的罗曼司。但是，只言片语还是可以说一说的：我们方才听到的不是证词，仅仅是一个发狂的、报复心切的女人的呼喊，她无权，噢，她无权谴责别人对她变了心，因为她自己先就变了心！假如她多少有点时间好好想想的话，她决不会做出这样的证词的！噢，不要相信她的话，不，我的委托人决不会像她说的那样是个‘恶棍’！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大慈大悲的人，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曾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愿没有一只死掉……’[①] 我们也不要毁掉一个人的灵魂！我刚才曾问：什么是父亲，接着就感叹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宝贵的名称。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使用这个字眼必须实事求是，因此我要用事物本来的字眼，本来的名称来称呼这事物：像被杀害的老卡拉马佐夫这样的父亲，不能也不配称之为父亲。爱一个不配得到这种爱的父亲，是荒谬的，不可能的。不能从一无所有中创造爱，能够从一无所有中创造万物的只有上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让你们的儿女伤心，’一位内心充满了爱的使徒写道[②]。我现在引用这句神圣的话，不是

---

①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0 章，第 11 节、第 14～15 节。引文与原文略有差异。

② 见《新约全书·歌罗西书》，第 3 章，第 21 节（引文略有出入）。原文本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辩护人在引用这句话时故意删去了前面的话：“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为了我的当事人，而是为了所有的父亲我才提到这话的。居然教训做父亲的来了，这是谁给我的权利？任何人也没给。但是我作为人和公民，我要大声疾呼——vivos voco![1] 我们活在人世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却在做许多坏事，说许多坏话。因此我们应该抓紧我们在一起聚谈这一大好时机，互相多说些好话。我现在亦然：只要我站在这地方，我就要利用这个属于我的时间。赐予我们这个讲坛的是上帝的旨意，并不是无谓地给我们的——整个俄罗斯都在倾听从这个讲坛上发出的声音。我现在并不仅仅是对这里的父亲们说话，而是向所有的父亲们呼吁：'你们做父亲的，不要让你们的儿女伤心！'是的，我们应首先履行基督的约言，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要求我们的儿女。否则我们就不配做父亲，而只能做我们儿女的仇敌，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儿女，而是我们的仇敌，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仇敌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福音书的训示：应该用人家量给你们的量器去量给人[2]。要是我们的儿子用我们的量器量给我们，怎能责怪他们呢？不久前，芬兰有一个年轻的女佣，她被怀疑她偷偷地生了个孩子。于是大家开始监视她，终于在这幢房子的阁楼上，在砖头后面的角落里找到了她的一只无人知晓的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一具被她杀死的新生儿的尸体。在同一只箱子里还找到了两具她以前生的婴儿的骨骸（这两个孩

---

① 拉丁文：我召唤生者！这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钟之歌》（1799）的诗前题词："我召唤生者，恸哭死者，摧毁闪电。""我召唤生者！"这句话也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主编的《钟声报》（1857—1867）提出的口号。

②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辩护人在解释这段话时，歪曲了原意。

子也是一生下来就被她杀害的），她对此也供认不讳。诸位陪审员先生，她能算自己儿女的母亲吗？不错，她生了他们，但是她能算他们的母亲吗？我们中间有谁敢把母亲这一神圣的名称加在她头上呢？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要勇敢，甚至要大胆，在当前这一时刻我们甚至更应该这样，不要害怕某些话和某些思想，就像那些莫斯科的商人太太那样，一听到‘金属声’和‘燃烧着的硫磺’就害怕[①]。不，恰好相反，我们将证

---

① 金属声指兵器声、铜钱声和钟声；燃烧着的硫磺源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19 章，第 24 节）：“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这话出自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艰难的日子》（1863），第 2 幕，第 2 场。作者在这里是对叶·马尔科夫反对《卡拉马佐夫兄弟》说的话所作的讽刺性模拟。

在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中，两个商人太太和法院检察官谈到常常在书里看到一些“可怕的话”：

穆德罗夫：比如说，金属！怎么样？这词含义多么深刻！其中有多少层意思啊！有人说：“铜臭熏天的金属！”这是一层意思；但是又有人说：“带响的金属”——“时间的动词，金属的响声”。太太，这就意味着，每一秒钟都在使我们越来越近地走向棺材。再说钟也是金属。而且还有所谓贵金属……

纳斯塔西娅·潘克拉季耶芙娜：哎呀，行了，先生，行了。您别吓唬我了！我的脑子不够使唤，您的话我听不懂；我会整天胡思乱想的。

穆德罗夫：也是在不久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虽然出自一个世俗作家之手，但这人还是非常可敬的。然而，他说……

纳斯塔西娅·潘克拉季耶芙娜：别说了，我求您了。我天生胆儿小，真的，胆小得不像话。也真是的，我一听到“燃烧着的硫磺”，手脚都会发抖。

叶·马尔科夫（1835—1903），俄国自由派作家和批评家。他在一篇文学述评中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看到世界的阴暗面，是一种否定和绝望的理论。他还说，如果在这种理论之外，还有些许“市民理想”的话，他将不胜欢迎之至。“我们不怕他那些阴暗的言词，虽然在我们这时代，尤其在文学界，人们常常喜欢用它们来吓唬天真的人，我们就像奥斯特洛夫（转下页）

明最近几年的进步也使我们的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生我者还不是父亲，只有生下我来而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的人才是父亲。噢，当然，父亲这词还有别的意义和别的解释，这解释称，只要这人是我的父亲，哪怕这人是个恶棍，甚至对自己的孩子无恶不作，他到底还是我父亲，就因为他生下了我。但是，这样说就有点（可以说吧）神秘主义了，这是我的头脑理解不了的，只有凭信仰才能接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能姑妄信之，就像许多其他事情，我不理解，但是宗教命令我相信，我也只好姑妄信之了。但是，这么说，毕竟是在现实生活之外，硬要这样，也就算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不仅拥有自己的权利，而且它本身也使我们觉得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在这个领域内，如果我们想做个人道主义者，并最终做个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而且应当奉行仅仅经

(接上页) 斯基喜剧中的那些住在莫斯科河南岸的商人太太一样，一听到‘燃烧着的硫磺’和‘金属的响声’，就会吓得发抖。”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在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再来回答叶·马尔科夫及其他批评家的责难（见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9 年 6 月 15 日给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信），可是还在书写完以前，他就在小说里做了答复。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给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信中直接谈到了叶·马尔科夫：“……叶·马尔科夫是一件洗过多次、早已退色的老色印花布连衣裙……再说，叶·马尔科夫今年自己发表长篇小说有着一个特殊的意图——驳斥悲观主义者并在我们的社会中找出健全的人和健全的幸福。随他去吧，单单这种意图就表明他是个笨蛋，这说明他丝毫不理解我们的社会，要是他说过这样的话……”接着他又在同年 9 月 13 日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说：“不知道您是否相信，我的憎恶有时候变成会心的笑声，譬如我读到十一岁的思想家叶·马尔科夫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就是这样。这些蠢话坦率得无以复加。”“莫斯科商人太太听到的‘金属声和燃烧着的硫磺’”这一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作家日记》（1881 年，1 月号，第 2 章，第 3 节）里使用过。

过理智和经验认可的，经过分析的洪炉检验过的信念。总之，行动要有理智，而不能像在梦中和谵妄中那样干出无理性的事来，以免祸害他人，折磨和毁掉一个人。只有，只有到那时，这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教的事业，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合乎理性的，真正大慈大悲的事业……”

说到这里，从法庭的许多角落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但是费秋科维奇却连连摆手，好像恳求大家不要打断他的话，先让他把话说完。大家顿时鸦雀无声。这位演说家又继续道：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以为我们的儿女（就算他们已经长大成人，就算他们已经学会了思考吧）就不会去考虑这类问题吗？不，他们肯定会考虑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克制！一看到这个不配做父亲的人，尤其是同别的孩子，别的同龄人的称职的父亲相比，就会使这个青年不由得产生令他痛苦的种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人会冠冕堂皇地回答：‘他生下了你，你就是他的骨肉，因此你必须爱他。’这青年会不由得沉思起来：‘难道他生我的时候爱我吗，’他问自己，越来越感到惊奇，‘难道他是为了我才生我的吗：当时，当他欲火如焚的时候（也许喝了点酒，欲火就更旺了），他并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性别，除非把他酗酒的嗜好传给了我——这便是他的全部恩赐……我干吗要爱他呢？难道就因为他生下了我，后来又一辈子不曾爱过我吗？’噢，你们也许会觉得这些问题粗鲁而且残忍，但是你们不能硬要一个年轻的头脑做出他做不到的克制：‘即使你把大自然赶出房门，它也会从窗户里飞进来。’[1] ——而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要怕‘金属声’和‘燃烧的硫磺’，而应该像理智和仁爱之心吩咐我

① 引自法国诗人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变成女人的猫》。

们的那样去解决问题，而不要像神秘的概念规定的那样办事。这问题怎么解决呢？应当这样来解决：让儿子站到父亲面前，理智地问他本人：‘父亲，请告诉我：我凭什么要爱你？父亲，请向我证明我必须爱你的理由！’如果这位父亲能够而且可以回答他和向他证明，那就会出现真正的正常的家庭，而不仅是建立在神秘主义的偏见之上，而是建立在理智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严格合乎人道的基础之上的正常的家庭。反之，如果这父亲无法证明这点，这家庭就会顷刻瓦解：他就不再是他的父亲，儿子取得了自由，他就有权在今后把自己的父亲视同陌路，甚至视他为敌。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的讲坛应该成为宣传实事求是和健全概念的学校！”

讲演者讲到这里时被一阵欲罢不能、近乎发狂的掌声所打断。当然，并不是整个法庭都在鼓掌，但是毕竟有半数人在鼓掌。鼓掌的是那些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从女士们坐的楼座上传来一阵阵尖叫和呼喊。有人在挥舞手帕。首席法官开始拼命摇铃。他显然对法庭上公众的行为感到生气，但像方才威胁的那样要请他们“退场”，他还不敢造次：因为向演讲者鼓掌和挥舞手帕的甚至还有坐在他后面专席上的达官贵人，一些身穿燕尾服、佩带星形勋章的老人，因此当喧闹声终止后，首席法官仅止于重复了一下他从前提出过的要请他们“退场”的十分严厉的警告，而得意扬扬、激动万分的费秋科维奇又开始继续自己的讲演。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总还记得那个可怕的夜晚吧，关于它，我们今天在这里已经讲了很多了：儿子翻过围墙，闯进父亲的房间，终于直面那个把他生下来的敌人和欺人太甚者。我竭尽全力认为他——这时候跑来并不是为了抢钱：指控他蓄意抢劫是荒唐的，对此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他破门而入也不

是为了蓄意杀人，噢不，如果他蓄意杀人，起码要预先操心一下他使用什么凶器，至于抄走那个铜杵，那完全是出于本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就算他用暗号欺骗了父亲吧，就算他排闼而入闯了进去吧——我已经说过，我一分钟也不相信这个神话，但是就算，就算这样吧，就暂且假定是这样吧！诸位陪审员先生，我敢向你们大家发誓，用一切神圣的东西发誓，如果这不是他父亲，而是一个欺负过他的不相干的人，等他跑遍了所有的房间，确认这女人不在这座房子里以后，他一定会撒腿就跑，毫不伤害自己的情敌，说不定会给他一拳，推他一把，但是也仅限于此而已，因为他顾不上，他没有时间，他的当务之急是知道她在哪儿。但是父亲，父亲——噢，一切都是因为看见了父亲的缘故，他从小就对这父亲深恶痛绝，是他的敌人，实在欺人太甚，而现在又成了他的可怕的情敌！一种仇恨的感情不由得攫住了他，欲罢不能，毫无思考余地：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发生的！这是一种疯狂和失去理智的感情倒错，而且这也是自然本性的感情倒错，它不可遏制地、无意识地要为自己的永恒法则进行报复，自然界的一切也概莫能外。但是这凶手即使在这时候也没有杀人——这点我敢肯定，这点我要大声疾呼——不，他只是在怒不可遏中挥了一下铜杵而已，并不想杀死他，也不知道这会致他于死命。要是他手里没有这根要命的铜杵，他充其量只会揍父亲一顿，但是决不会杀死他。跑出去以后，他也不知道被打倒的老人是不是死了。这样的杀人并不是杀人。这样的杀人也不是弑父。不，杀死这样的父亲决不能称之为弑父。这样的杀人只有根据偏见才会列入弑父案！但是事实上这件凶杀案到底有没有，有没有发生呢？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向诸位大声疾呼！诸位陪审员先生，我们就要给他定罪了，于是他就会对自己说：

‘这些人对我的命运，对我的培养，对我的教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他们并没有努力使我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些人并没有给我饭吃，并没有给我水喝，也没有到大牢来看望过我这个衣不蔽体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却要送我去服苦役。我欠的账算清了，我现在已经什么也不欠他们的了，永远也不欠任何人的账了。他们狠毒，我也狠毒，他们残忍，我也残忍。’他肯定会这样说，诸位陪审员先生！我敢起誓，你们的指控只会使他如释重负，只会减轻他的良心谴责，他将诅咒他犯的流血惨案，而不是因此而抱恨终生，非但如此，你们还会毁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因为他将一辈子怨天尤人和成为睁眼瞎。但是，你们是不是想用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最可怕的严刑峻法来惩治他呢？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永远拯救他的灵魂，使他重新做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用你们的仁慈来感化他！你们将会看到，你们将会听到他的灵魂将会不寒而栗，他将会胆战心惊：‘我怎受得起这种恩典，我怎配受到如此垂爱，我不配。’他定会这样惊呼！噢，我知道，我知道这种人的心，这是一颗既狂野又高尚的心，诸位陪审员先生。他将会在你们的功德无量面前低头认罪，他渴望去做伟大的爱的行为，他将会燃烧，他将会复活，永远复活。有些人因为心胸狭隘常常会怨天尤人，诅咒整个世界。但是你们只要用仁慈来感化这个人的心，给他爱，他就会反过来诅咒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这颗心里蕴藏着许许多多善良的萌芽。于是他的心胸开阔了，他将会看到上帝是多么仁慈，人们是多么好，多么公正。忏悔和他从今以后面临的数不尽的天职，将会使他胆战心惊，感到重任在肩。那时候他就不会说：‘我的账算清了’，而会说：‘我有罪，我对不起所有的人，我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人。’他将会忏悔，他将会炽烈而又痛心地受到感动，他将会

泪流满面地说：‘这些人比我好，因为他们不想毁了我，他们想挽救我！’噢，你们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点，完成这个仁慈的举动，因为在缺乏任何庶几乎类似真实的罪证情况下，你们要说出‘是的，他有罪’，实在太于心不忍了。宁可错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要错判一个无辜的人① ——诸位听见了吗？诸位听到上一世纪我国光荣历史上这一庄严的声音了吗？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哪用我来提醒诸位呢：俄国的法庭不仅是惩罚，而且还是对失足者的挽救！就让别的民族去死抠条文和一味惩罚吧，我国则讲求精神和内涵，讲求对失足者的挽救和使他重新做人。如果是这样，如果俄罗斯和它的法庭真是这样，那俄罗斯就将一往无前，你们大可不必用你们那疯狂的、各国人民都厌恶地向两旁闪开的三套马车来吓唬我们！不是疯狂的三套马车，而是金碧辉煌的俄罗斯彩车庄严隆重地徐徐驶向目的地。我的当事人的命运掌握在诸位手中，我们俄罗斯真理的命运也掌握在诸位手中。你们将拯救这真理，你们将捍卫这真理，你们将证明，遵循这真理的还大有人在，这真理掌握在好人的手中！”

十四　乡下人固执己见，我行我素

费秋科维奇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讲演，这一次暴发出来的听众的欢呼声，简直像暴风雨般势不可挡。要制止这种欢呼已经

---

① 这话是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说的（略有改动）。原话是：“宁可释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1716）。后来这句话又大致相同地载入《俄罗斯帝国法典》（1876）。

难以想象了：女人在哭，许多男人也在哭，甚至两位显贵也潸然泪下。首席法官只好屈服，连摇铃都迟疑了片刻："对这样的热情横加干涉等于亵渎神圣"——正如事后獬县的女士们这样嚷嚷道。讲演者本人也大受感动。就在这时候，我们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又再次站起来进行"争辩"。大家对他怒目而视："怎么？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敢反驳？"女士们嘀咕道。但是，这时候，即使全世界的女士嗡嗡嘤嘤地群起而攻之，而且为首的就是检察官夫人，即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太太，也拦不住他。他脸色苍白，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所说的最初几个字，最初几个句子，甚至都听不懂；他气喘吁吁，口齿不清，语无伦次。然而，他很快就改正了过来，恢复了常态。但是从他的第二次讲演中我只想摘引不多几句话。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向壁虚构，在编小说。那么，辩护人的情况又怎样呢，岂不是小说中的小说吗？所差的就只有有诗为证了。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等候情人时扯开了信封，把信封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引用了他在这种令人惊诧的情况下所说的话。难道这不是一部长诗吗？他掏出了钱，有何为证？他说的话，有谁听见了？那个弱智者兼白痴斯梅尔佳科夫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拜伦式的英雄，因为自己是私生子而向社会报复——难道这不是拜伦式的叙事诗吗？① 至于他那个儿子，破门而入，闯进父亲屋里，杀死了父亲，但同时又没把他杀死，这甚至已经不是小说，不是叙事诗了，简直成了斯芬克斯②

---

① 指拜伦的长诗《巴里雪那》(1815)。长诗的主人公是一名私生子，名叫乌戈。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他认为造成他犯罪的真正罪犯，应是强奸了他母亲的他的父亲。

② 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有翼的怪物，她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岩上，向过往旅客提出一个谜语，此人若猜不出，就把他害死。

向别人提出连它自己也解不开的谜。既然杀了，那就是杀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杀了又等于没杀呢？——谁能懂得个中奥妙呢？接着他又向我们宣称，本讲坛是宣传实事求是和健全概念的讲坛，可是从这个‘健全概念’的讲坛上居然有人赌咒发誓地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即把杀害父亲称作弑父，仅仅是一种偏见！但是，如果说弑父是偏见，如果每个孩子都来质问自己的父亲：‘父亲，我为什么要爱你？’——那我们岂不乱了套，我们的社会还成什么体统，家庭还成其为什么家庭？你们瞧，说什么弑父不过是莫斯科商人太太眼中的‘燃烧着的硫磺’。俄国法庭的使命和前途的最珍贵、最神圣的传统，居然被肆意歪曲，只要达到目的就成，只要能够开脱不能开脱的罪名就可以不择手段。‘噢，你们要用仁慈来感化他嘛’，辩护人大声疾呼，而这正是罪犯求之不得的，明天大家就会看到他是怎么被感化的！辩护人只要求开脱被告的罪名，这未免太谦虚了吧？为什么不要求设立以弑父者命名的奖学金呢？这样不就可以使他的丰功伟绩永垂竹帛、流芳千古了吗？连福音书和宗教教义都可以修改：说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秘主义，只有我们信奉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是经由理性和健全概念的分析加以检验过的基督教。于是他就在我们面前树起了一个伪基督！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辩护人感慨系之地说，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却是，基督让你们用别人量给你们的量器去量给别人——而且这话是在宣传实事求是和健全概念的讲坛上讲的！我们仅仅在我们讲演的前一天，才匆匆瞥了一眼福音书，以便炫耀我们对这部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毕竟还是熟悉的，说不定用得上（视需要而定，一切都视需要

而定[①])，能制造出某种效果也说不定！而基督正是告诫我们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只有恶世界才会这样做，我们应当宽恕，把自己的脸颊伸过去，不要用欺负我们的人衡量我们的尺度去衡量别人[②]。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教导我们的，而不是教我们说，禁止儿女弑父乃是一种偏见。我们决不应该在宣传实事求是和健全概念的讲坛上任意篡改我们的上帝的福音，可是辩护人却把我们的上帝仅仅称之为'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张博爱的人'[③]，这同向基督求告：'你是我们的上帝！[④] ……'的整个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恰好背道而驰。"

这时首席法官出面干预了，请这个说话太冲动的人就此打住，请他不要夸大其词，万事都要适可而止，等等，等等，就像其他首席法官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说的那样。再说旁听席上也在沸沸扬扬。听众在骚动，甚至发出了愤怒的喊叫。费秋科维奇甚至没有反驳。他只是走上讲坛，将手贴在心口，用受了委屈的语调说了几句话，充满自尊。他只是嘲笑地稍许重提了一下'写小说'和'心理分析'，又捎带着在一个地方说了句："朱庇特，你生气了，可见你不对。"这话引起了公众表示赞许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让检察官说的话，也是他早先就克罗涅贝格一案以及 B. 斯帕索维奇律师对当事人的辩护，关于律师们的巧舌如簧说过的话（参见《作家日记》1876 年，2 月号，第 2 章，第 6 节）。他认为，这些人没有原则，一切都视需要而定，他们脑筋快、心肠硬，只要有这个需要和要求，他们就可以肆意歪曲原意，为我所用。

②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8、39 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③ 将基督仅仅称之为人，而不承认他的神性，乃是对基督的亵渎。

④ 这是向基督求告的祷告词中惯用的呼语。

的不绝笑声，因为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已经完全不像朱庇特[1]了。接着针对指责他纵容年轻一代弑父云云，费秋科维奇带着一种深深的自尊感说道，这话他都不屑反驳。至于“伪基督”以及他没有尊称基督为上帝，而只是称之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张博爱的人”，乃是“违背正教教义，而且不该从宣传实事求是和健全概念的讲坛上讲这番话”云云——费秋科维奇暗示这是“谮言中伤”，并指出他到这里来的时候，起码满心指望这里的讲坛定将受到保障，不至于做出“危及我本人作为公民和忠实臣民”的指控……但说到这里，首席法官也制止了他，于是费秋科维奇便一鞠躬，结束了自己的答辩，旁听席上随即嗡嗡然发出一片赞许声。至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据敝县女士们称，则“被压趴下了，永远抬不起头来”。

接着便让被告本人发言。米佳站了起来，但是说话不多。他心力交瘁。他上午出庭时那种泰然自若和精力充沛的样子，几乎茫然无存。这天，他似乎体验到了某种使他终身难忘的东西，使他学会和懂得了他过去不懂的非常重要的道理。他的声音变得衰弱无力，他已经不像方才那样吵吵嚷嚷了。从他的说话中感觉得到某种新的、逆来顺受的、被战败的、俯首帖耳的东西。

“诸位陪审员先生，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受审判的日子到了，我已经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上帝惩罚的手。一个放荡的人的末日到了！但是我要像对上帝忏悔那样对你们说：‘对家父被杀——不，我没有罪！’我要最后一次重复说：‘不是我杀的！’我虽然生性放荡，但是我热爱善。我无时无刻不在努力

---

①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朱庇特在俄语中又有自视甚高、神气活现的意思。

改过自新，但是我的日子却过得如同野兽一样。谢谢检察官，他说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关于我的情况，但是说我杀死了家父，这不是真的，检察官弄错了！也谢谢我的辩护人，在听他说话时我都哭了，但是说我杀死了家父，这不是真的，连假设也不应该有嘛！至于大夫们说的话，请诸位不要相信，我的精神完全正常，不过我心情沉重。如果你们饶恕我，如果你们释放我——我一定替你们祷告。我要做个好人，我保证，我面向上帝保证。如果你们判我有罪——我将在自己头上折断我的佩剑，并在折断后亲吻断剑的碎片！但是请诸位饶恕我，不要让我失去我的上帝，我有自知之明：我会抱怨的！[①] 我心情沉重，诸位……请饶恕我！”

他几乎颓然倒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声音哽咽，最后一句话是勉强说出来的。接着法官们便开始提问，开始询问两造的最后意见。我就不来详细描述了。陪审员们终于站了起来，离座到一旁磋商。首席法官已经十分疲惫，因此只能有气无力地向他们说了几句叮嘱的话：“要公正，不要轻信口若悬河的辩护词，但是，又要权衡轻重，要记住，你们肩负着伟大的责任”，等等，等等。陪审员们退席后，就开始暂时休庭。可以站起来走一走，交换一下彼此心里的看法了，也可以到小卖部去吃些东西了。已经很晚了，已经快半夜一点了，但是无人退席，也无人回家。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紧张，顾不上休息。大家都悬着一颗心，焦急地等待着，但也并非所有人如此。女士们只是不

---

① 按基督教教义，人不应该抱怨上帝，若抱怨上帝就有罪了。“因为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旧约全书·约伯记》，第 1 章，第 21 节）从上帝手里得福，也应从上帝手里受祸。（参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 2 章，第 10 节）

耐烦，像要发作歇斯底里似的，但心里很平静："肯定宣告无罪"。她们都准备着迎接那欢呼雀跃的感人时刻。老实说，在旁听席上的那半拉男士也有非常之多的人坚信肯定会宣告无罪。一些人高兴，另一些人皱眉，还有些人则干脆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他们不愿意听到宣判被告无罪！费秋科维奇本人则坚信胜券在握。他被听众团团围住，接受大家的祝贺，大家纷纷巴结他。

后来据传，他曾在一堆人里说："有一些无形的线把辩护人和陪审员们连接在一起。还在我发表演讲的时候，这些线就连上了，而且可以预先感觉得出来。我感觉到了它们，它们是存在的。我们稳操胜券，你们放心。"

"现在，咱们那些乡下人究竟会说什么呢？"一名紧挨城郊的地主，胖胖的麻脸先生，走到一群正在交谈的人跟前，皱着眉头说。

"要知道，也不全是乡下人。其中尚有四名官吏。"

"是啊，还有几名官吏呢。"一位地方自治会委员走过来说。

"你们认识纳扎里耶夫，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吗，就是那位挂着奖章的商人，陪审员？"

"怎么啦？"

"此人足智多谋。"

"他总是一言不发。"

"一言不发归一言不发，要知道，那倒更好。还轮不到彼得堡来的那人教训他，他倒可以教训整个彼得堡。他有十二个子女，您想想！"

"得了吧，难道不会宣告无罪吗？"在另一堆人里，有位敝县的年轻官吏叫道。

“肯定会宣告无罪的。”听到一个人斩钉截铁地说。

“不宣告无罪是可耻的，是耻辱！”一名官吏感叹道，“就算是他杀的，但是，要知道，这父亲也够戗！再说，他当时气愤若狂……说不定真的只是挥了一下铜杵，那主儿就摔倒了。糟糕的是又把那仆人拉扯进来。这不过是个可笑的插曲。倘若我是辩护人，我就会直截了当地说：杀了，但是他无罪，你们又能拿他怎么样！”

“他就是这么干的，不过他没有说‘你们又能拿他怎么样’。”

“不，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他说的意思也差不多。”第三个人小声儿接茬道。

“得了吧，诸位，我们那儿，在大斋期有个女演员割断了自己情夫结发妻子的喉咙，要知道，连这女人也宣告无罪啦[①]。”

“她不是没割断吗？”

“反正一样，反正一样，反正动手割啦！”

“他关于子女们怎么说来着？说得多好哇！”

“太好啦。”

“哦，还有关于神秘主义，关于神秘主义，是不是？”

“您就别提什么神秘主义啦，”另一个人叫起来，“您就设身处地替伊波利特想想，想想他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吧！明天他那检察官夫人为了米坚卡非把他的两只眼珠抠出来不可。”

“她在这儿吗？”

---

① 指发生在 1876 年的凯洛娃一案。作者曾在 1876 年 3 月号的《作家日记》上对此案做过详细分析。他同意陪审员对被告的无罪判决，同时又谴责律师企图为被告完全开脱，“几乎在夸奖行凶犯罪”。

“什么在这儿？要是她在这儿，就在这儿把他的眼珠给抠出来了。她在家待着呢，牙疼。嘿嘿嘿！”

“嘿嘿嘿！”

在第三堆人里。

“要知道，说不定会宣告米坚卡无罪的。”

“怕的是他明天准会把京都饭馆闹个底朝天，痛饮十天。”

“哎呀，真是个魔鬼！”

“魔鬼归魔鬼，没有魔鬼还成什么世道，不上饭馆叫他上哪儿！”

“诸位，就算他能说会道吧。但是总不能用杆秤什么的砸烂父亲的脑袋吧。要不然，还有王法没有？”

“彩车，彩车，记得吗？”

“是的，把运货大车扎成了彩车。”

“明儿个再把彩车变成运货大车，‘视需要而定，一切都视需要而定’。”

“这帮人还真机灵。诸位，我们俄罗斯到底还有真理没有，还是压根儿就没有真理？”

但是铃声响了。陪审员们不多不少，商量了整整一小时。旁听的公众重新坐下后，顿时鸦雀无声。我记得陪审员们怎样步入大厅。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我就不逐条列举法庭上的提问了，再说我也忘了。我只记得他们对首席法官的头一个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的回答，即“被告是不是蓄意抢劫杀人？”（原话记不得了。）全场屏息静听。首席陪审员亦即那个最年轻的官吏，在法庭死一般的寂静中，大声而又清晰地宣布：

“是的，他有罪！”

接着又逐条做了同样的回答：有罪，有罪，而且毫无从宽

量刑之意！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起码，对于从轻发落，几乎所有的人原是坚信不疑的。法庭上始终是死一般的寂静，大家简直呆若木鸡——渴望给被告判刑的人和渴望宣布被告无罪的人，概莫能外。但这仅仅在最初几分钟。接着就掀起了一片可怕的混乱。男听众中有许多人感到十分得意。有些人甚至还喜不自胜地搓着双手。不满意的人则垂头丧气，耸耸肩膀，窃窃私语，好像还没有明白过来似的。但是，我的上帝，我们那帮女士们就乱了套啦！我想她们肯定要造反了。起先，她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响彻整个大厅，发出一片惊呼："这是怎么回事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她们纷纷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她们大概以为这一切马上就会改弦易辙，予以更正。就在这时候，米佳忽地站了起来，两手伸向前方，用一种撕心裂肺的号哭声叫道：

"我敢用上帝和他可怕的末日审判起誓，对于家父被杀，我没有罪！卡佳，我饶恕你！弟兄们，朋友们，请你们可怜可怜另一个女人吧！"

他没有把话说完就放声大哭，哭声响彻了整个法庭，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声音好像变了，变成一种陌生的、出人意料的声音，天知道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在楼上厢座最后面的角落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女人的号哭：这是格鲁申卡。方才，还在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她就求爷爷告奶奶地百般央求放她再次走进大厅。米佳被带走了。宣读判决书延期到明天举行。整个法庭都在一片混乱中站了起来。但是我已经无心等候，也不再去听周围的议论了。只记住了人们的几声长叹，但这已经是在台阶上，在出口处了。

“要尝尝二十年下矿井的滋味了[1]。”

“少不了。”

“是啊，您哪，咱们那帮乡下人固执己见，我行我素。”

“这一来，咱们的米坚卡完蛋了！”

---

① 按照俄罗斯帝国法典，犯弑父罪，又无减刑的任何理由，应判无期徒刑和终身苦役。据俄国学者研究，作者在小说中为米佳选择了服二十年苦役这一刑期，可能是因为米佳的原型伊林斯基准尉，因被诬犯弑父罪，曾判处二十年苦役。作者记住了这一刑期，但未及查证。

尾声

一　营救米佳的方案

米佳受审后的第五天，清晨，还只有八点多，阿廖沙就来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同她彻底谈妥某件对他俩都很重要的事情，此外，他还受人之托有事找她。她就坐在从前接待过格鲁申卡的那间屋里和他说话；紧挨着他们，在另一间屋里，躺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身患酒狂病，人事不省。在那天法庭上演出了那一幕之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便立刻让人把患病和失去知觉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送到她家里，全然无视上流社会可能产生而且必将产生的闲言碎语和挑剔指摘。她本来有两位女亲戚跟她住在一起，自从发生了法庭上的那一幕之后，其中一人就立即去了莫斯科，另一位则留了下来。不过，即使两人全走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也不会改变她的初衷，而会留下来服侍病人，日以继夜地守护他。给他看病的是瓦尔文斯基和赫尔岑什图勃；那位莫斯科大夫回莫斯科去了，关于这病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他拒绝发表意见。留下来的两位大夫虽然极力安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阿廖沙，但是看得出来，他们也没有把握一定能治好他的病。阿廖沙一天两次前来探望病中的二哥。但是这一回，他另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因此他预感到他对此事实在难以启齿，与此同时，他的时间又很紧：今天上午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件事，耽误不得，必须赶紧去办。他俩已经谈了差不多一刻钟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面色苍白，神态十分疲倦，与此同时，又处在病态的异常激动的状态中：她预感到阿廖沙现在来找她究竟为了什么。

“关于他决定要办的那事，您尽管放心好了，”她毅然决然地对阿廖沙说，“不管怎么说吧，他反正非走这条路不可：他必须逃跑！这个不幸的人，这个光明磊落而又襟怀坦荡的英雄——我不是说他，不是说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而是说他，那个躺在这扇房门后面，为大哥牺牲了自己的人，”卡佳两眼熠熠放光地补充道，“他早就把越狱的整个计划告诉我了。要知道，他已经打通了门路……有些事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要知道，这事八成要到从这里押送流放犯到西伯利亚去的第三站[1]才能进行。噢，这事为时尚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已经去找过第三羁押站的站长。只是不知道谁来当押送这批犯人的长官，再说也没法早知道。明天我也许可以把越狱的详细计划让您看看，这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开庭前一天为了以防万一给我留下的……就在那回，您记得吗，也就是您那天晚上来正巧碰到我们在吵架：他正下楼，我看见您以后就硬要他回来的那一回——您记得吗？您知道我们那天为了什么事吵架吗？”

“不，不知道。”阿廖沙说。

“当然，他当时还瞒着您：正是为了这个越狱计划。还在我们吵嘴的三天前，他就向我透露了这次越狱的全部要点——于是我们就吵起架来，而且从那天起一连吵了三天。我们之所以吵架是因为他向我宣布，一旦定罪，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就会跟那个贱货一起逃到国外去。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对您也说不清因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噢，当然，我是为这贱货，我当时是为这贱货发火的，就因为她也要跟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起逃到国外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突然叫道，气得两片嘴唇都发抖了。“伊万·费奥多罗维

---

① 指押送流放犯到西伯利亚去时沿途的临时羁押站。

奇当时一看见我为这贱人发这么大火，就立刻认为我是为德米特里吃她的醋，说明我还继续爱着德米特里。于是当时就出现了第一回吵架。我不愿向他解释，也不肯请他原谅；我心里觉得很难过，这人居然怀疑我还跟过去一样爱他……当时，还在发生这事很久以前，我就直截了当地亲口告诉过他，我不爱德米特里，只爱他一个人！我只是因为气不过这贱人才冲他发火的！三天后，也就是在您进来看我的那天晚上，他给我拿来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就让我立刻拆开。噢，他已经预见到他要发病了！他向我透露，信封里装的是越狱的详细计划，如果他一旦死了，或者病危，就让我单独营救米佳。而且还立刻给我留下了一笔钱，差不多有一万——也就是检察官在他的演说中提到的、也不知道跟谁打听来的、伊万派人去兑现的那笔钱。我当时突然感到非常吃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方面坚信我还爱着米佳因而仍在吃我的醋，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放弃营救大哥的主张，而且还把营救这事托付给我，托付给我本人！噢，这是牺牲！不，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这样的自我牺牲您是决不会完全懂得的！我真想怀着满腔的景仰之情跪倒在他脚下，但是我又忽地想到他肯定会认为我仅仅因为米佳有救了而感到高兴，（他肯定会这样想的！）我一想到他可能有这种不公正的想法，气就不打一处来，结果我非但没跪下去吻他的脚，反而又火了，又跟他大吵大闹起来！噢，我真不幸啊！我就是这性格——一种可怕的、不幸的性格！噢，您还会看到：我这样闹下去，非弄得他也像德米特里一样抛弃我而去爱上另一个容易相处的女人不可，不过到那时候……不，那时候我会受不了的，我会自杀！那天您进来，我叫了您一声，并且让他回来，于是他就同您一起走了进来，突然看了我一眼，他那目光充满憎恨和轻蔑，我顿时怒不可遏——您记

得吗？——我突然冲您嚷嚷，说这是他，他一个人硬要我相信他大哥德米特里是杀人凶手的！我这是存心气他，想再一次刺痛他，其实他从来、从来也不曾说过大哥是凶手，相反，是我自己硬要他相信大哥是凶手的！噢，这一切，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的疯狂！这是我，法庭上那个可诅咒的一幕全是我一手造成的！他想向我证明他人格高尚，尽管我爱他大哥，他也决不会出于报复和忌妒而毁了他。因此他才出庭作证……我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全是我一个人的错！”

卡佳还从来没有向阿廖沙做过这样的表白，所以他感到她现在一定非常痛苦，痛苦得难以忍受，这时，即使一颗最骄傲的心也会忍痛压下心头的骄傲，被痛苦所战胜，所压倒。噢，阿廖沙还知道她现在之所以痛苦的另一个可怕的原因，米佳被判刑后的所有这些日子里，她虽然极力隐瞒这个原因，他还是知道了；但是，如果她横下一条心，趴倒在地，就现在，就在此时此刻亲自开口向他说出这原因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倒觉得这样太痛苦啦。她是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背叛”而痛心疾首，因此阿廖沙预感到，良心正在促使她低头认罪，而且正是要向他阿廖沙认罪，而且要痛哭流涕，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磕头如捣蒜。但是他害怕这一刻真的到来，他十分体恤这个痛心疾首的女人。这样，他受人之托前来要办的那事就显得更加难以启齿了。他只好回过头来说米佳的事。

“没什么，没什么，他的事您就放心好了！”卡佳又开始固执而又生硬地说道，“他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知道他，我太知道这颗心了。您放心，他肯定会同意越狱的。主要是这事还不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他还有时间决定。到那时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病也好了，一切他自会亲自料理，因此无需我做任何事情。您放心，他会同意越狱的。其实他已经同意了：难

道他肯撇下这贱货不管吗？人家不会让她到服苦役的地方去的，所以他怎么能不越狱呢？他主要是怕您，怕您从道义上不赞成他越狱，但是，既然您的批准必不可少，您就应该宽大为怀，允许他这样做。”卡佳又挖苦地加了一句。她沉默片刻，微微冷笑了一下。

“他在那里谈论什么赞美诗，”她又开口道，“谈论他应当背负十字架，谈论什么天职，我记得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告诉过我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话，您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多么激动！”卡佳突然以一种克制不住的感情叫道，“您不知道，他在谈到他的情况时是多么爱这个不幸的人，同时说不定又多么恨他！而我，噢，我当时以一种傲慢的嘲笑听完了他的叙述，看着他的泪痕！噢，畜生！我说我是畜生，我！是我害得他得了酒狂病的！而那个，被判了刑的人——难道他愿意去受苦受难吗？”最后卡佳愤怒地说道，“再说这样的人肯去受苦受难吗？像他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去受苦受难的！”

这些话里流露出多少憎恨和厌恶的轻蔑感哪。然而正是她把他给卖了。阿廖沙心想：“怎么说呢，也许正因为她感到自己对不住他，可是有时候又不免恨他。”他希望这仅仅是“有时候”。他从卡佳的最后几句话里听出了挑战，可是他没有接受这挑战。

“我今天所以叫您来是希望您答应我亲自去劝劝他。或者，您也以为越狱不是光明正大的事，越狱缺少英雄气概，或者，怎么说呢……不符合基督教精神，是这样吗？”卡佳又以更大的挑战加了一句。

“不，没有什么。我会把一切告诉他的……”阿廖沙喃喃道，“他今天叫您到他那儿去一趟。”他忽地贸然说道，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她浑身打了个哆嗦，坐在长沙发上，微微躲开

了他一些。

“叫我……难道这可能吗？”她脸色苍白地嗫嚅道。

“非但可能，而且应该！”阿廖沙坚定地，而且整个人活跃起来了似的开口道，“他非常需要您，尤其是现在。要是没这个必要，我也不会来向您开口了，也不会来提前使您难受了。他有病，他像发了疯一样，他一直请求见您。并不是请您去跟他言归于好，他只希望您能够去一下，在门口露露面。从那天起，他发生了许多变化。他明白他做了数不清的错事，非常对不起您。并不是想请求您原谅。‘我是不可原谅的，’他自己也说，他只请您在门口露一露面……”

“您突然让我……”卡佳嗫嚅道，“这些天来，我一直预感到您会因这事来找我的……我早知道他会叫我去的！……这不可能嘛！”

“就算不可能吧，也请您勉为其难。您想，他头一回因为侮辱了您而感到震惊，有生以来头一回，过去他从来没有这么彻底地明白过这道理！他说：如果她不肯来，那我，从今以后将会终身不幸。您听：一个被判了二十年苦役的犯人还准备做个幸福的人——难道这不让人觉得可怜吗？您想想：您是去看一个无辜受难的人，”阿廖沙以一种挑战的口吻脱口道，“他的两手是干净的，手上没有血！为了他未来将要经受的无数苦难，请您现在就去看看他吧！去吧，送送他，他就要去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了……只要在门口站一站……要知道，您必须，必须这样做！”阿廖沙最后说道。他无比有力地强调了“必须”二字。

“必须，但是……我办不到，”卡佳仿佛哀叹似的说道，“他会抬头看我……我受不了。”

“你俩的眼睛必须相遇。如果您现在下不了这决心，您这

辈子将怎么过呀？”

“宁可痛苦一辈子。”

“您应该去，您必须去。”阿廖沙又心如铁石地强调道。

“但是为什么非得今天，非得现在不可呢？……我离不开病人哪……”

“离开一小会儿是可以的，这不过一小会儿的事。如果您不去，他夜里就会发热病。我不会说假话，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您就可怜可怜我吧！”卡佳痛苦地责备道。她哭了。

“那么说，您答应去了！”阿廖沙看见她的眼泪后，坚定地说，“我去告诉他您立刻就来。”

“不，无论如何别去告诉他！”卡佳害怕地叫起来，“我一定去，但是您不要预先告诉他，因为我一定去，但是不一定进去……我还不知道……”

她的声音哽住了。她呼吸困难。阿廖沙站起身来要走。

“要是我碰到什么人怎么办呢？”她忽然低声说，又变得满脸煞白。

“所以必须现在就去，以免在那里碰到什么人。老实告诉您吧，一个人也不会有。我们等您。”最后，他坚持道，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二　虚假一时成真

他急匆匆地向米佳现在住的医院走去。在法院判决后的第二天，他患了神经性寒热，被送到县医院的囚犯科。但是瓦尔文斯基医生应阿廖沙和许多别的人（霍赫拉科娃太太、丽莎小

姐等人）的请求，没让米佳和囚犯们住在一起，而是让他单住，住在过去斯梅尔佳科夫住过的那个小间里。尽管走廊尽头站着一名岗哨，窗上也安有铁栏杆，瓦尔文斯基对他不完全合法的宽容尽可以放心，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毕竟是个好心肠的、富于同情心的年轻人。他明白，像米佳这样的人忽然与一帮杀人犯和骗子手为伍，该有多么痛苦，对此总要先习惯一下才行。至于亲友们来探监，已得到大夫、典狱长，甚至县警察局长的默许。但是，这些天前来看望米佳的总共才两个人，阿廖沙和格鲁申卡。拉基京已经有两次竭力想见米佳，但是米佳坚决请求瓦尔文斯基不要让他进来。

阿廖沙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有点发烧，头上包着毛巾，毛巾上浸有用水稀释过的醋。他用茫然的目光看了看走进来的阿廖沙，但是这目光终究还是流露出一丝仿佛恐惧的表情。

总的说来，自从开庭以来，他变得异常沉闷，若有所思。有时候半小时不说一句话，仿佛在旁若无人地苦思冥想着什么似的。即使摆脱沉思，开始说话，也总是突如其来地冒出几句话，而且说的也肯定不是他心里真正想说的话。有时候他又痛苦地望着弟弟。他感到同格鲁申卡在一起比同阿廖沙在一起似乎要轻松些。尽管他跟她几乎不说话，但只要她一进门，他就满脸放光，喜气洋洋。阿廖沙在他身旁的病床上默默地坐了下来。这一回他焦急地等待着阿廖沙，但又什么也不敢问他。他认为让卡佳来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他又感到如果她真的不来，那就会出现某种匪夷所思的情况。阿廖沙懂得他的这一心态。

“那个特里丰，”米佳心慌意乱地开口道，“那个鲍里索维奇，听说，把他的车马店全给毁了：地板给撬了，木板给掀

了，据说，整个‘回廊’也给拆成了碎片——一直在寻找宝藏，寻找那笔钱，寻找检察官说我藏在那里的一千五百卢布。听说，他一回家就立刻蛮干起来。这骗子活该！这里的一名看守昨天告诉我的，他就是那个村的人。”

“你听我说，”阿廖沙说道，“她一定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可能今天，也可能就这几天，说不准，但是她一定会来，这是肯定的。”

米佳打了个哆嗦，想说什么，但是又没有说出口。这消息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看得出来，他非常想知道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但是又怕立刻开口问：如果卡佳有什么残忍和轻蔑的表示的话，犹如在这时给了他当胸一刀。

“顺便说说，她是这么说的：关于越狱的事，她叫我一定要让你觉得问心无愧。如果那时候伊万的病还没好，她将亲自操办这件事。”

“这话你已经告诉过我了。”米佳若有所思地说。

“而且你也转告了格鲁莎。”阿廖沙说。

“是的。”米佳承认，“今天上午她不来，”他胆怯地望了望弟弟，“要到晚上才来。我昨天一告诉她卡佳正在活动，她就不做声了；可是撇了撇嘴。只低声说：‘由她！’她明白这事很重要。我不敢继续试探。她现在似乎明白了，卡佳爱的不是我，而是伊万，对吧？”

“是吗？”阿廖沙脱口说道。

“也许不是这样。反正今天上午她不来，”米佳又急忙再一次说明，“我托她去办一件事……我说，二弟伊万肯定会比咱俩强。他应该活下去，而不是咱俩。他的病肯定会好的。”

“你想，卡佳虽然在为他的病提心吊胆，但是她几乎毫不怀疑他的病肯定会好起来。”阿廖沙说。

“那就是说，她坚信他会死的。她因为害怕才硬说他会好起来。”

“二哥体格强壮。而且我也非常希望他能好起来。”阿廖沙不安地说。

“是的，他的病会好起来的。但是她坚信他会死的。她的伤心事太多了……”

两人相对无语。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在折磨着米佳。

“阿廖沙，我非常爱格鲁莎。”他突然用发抖的、充满眼泪的声音说道。

“不会让她跟你上那里去的。”阿廖沙立刻接口道。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说，”米佳突然语音铿锵地继续说道，“如果在路上或者在那里有人打我，我决不屈服，我会杀了他们，然后让他们把我枪毙。要知道，这是二十年哪！这里已经有人对我你呀你的了。连看守也对我你呀你的。昨晚我躺在床上，整夜扪心自问：我没有这个准备！还不能接受！我想唱‘赞美诗’，可是对于看守们对我称呼你呀你的实在受不了！为格鲁莎我可以忍受一切，一切……不过，除了挨打……但是他们不会让她到那里去的。”

阿廖沙淡淡地一笑。

“我说大哥，你就听我一回吧，”他说，“关于这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决不会对你撒谎。听我说嘛：你没有这个准备，这样的十字架也不应该由你来背。再说，像你这样一个没有准备的人也无须去背这种苦难圣徒的十字架。如果你杀了父亲，你要是不肯背你应背的十字架，我会感到遗憾的。但是你没有罪，再要你去背这样的十字架就显得过分了。你想用承受苦难的办法使自己重新做人；我看呀，不管你跑到哪里，只要你一辈子永远记住你重新做人的决心——能做到这

样也就够了。至于你没有去承受背负十字架的大苦难，那也只会使你感到任重而道远，因为你今后将一辈子不断感觉到这一点，这将有助于你新生，也许比你当真到那里去帮助更大。因为你在那里肯定会受不了的，你会抱怨，说不定到后来你就会当真说：'我欠的账算清了。'那位律师对于这点说的还是对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背重担，有些人就是受不了[①]……如果你非常需要知道我的想法的话，那，这就是我的想法。如果你越狱逃跑会因此连累他人：军官和士兵们的话，那我是不会'允许'你越狱逃跑的。"阿廖沙笑道，"但是他们担保说（那个站长亲口对伊万说过），只要做得巧妙，是不会十分追究的，很容易就蒙混过去了。当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收买和行贿也是不好的，但这事我不敢妄加评断，因为，说实话，比方说，伊万和卡佳托我替你去办这件事，那我（我知道这个）也会去收买和行贿的；我应当对你说实话，有一说一。因此，你应该怎么做，我无权置喙。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对你说三道四的。再说，说也奇怪，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资格对你妄加评论呢？好了，现在我好像面面俱到地都说了。"

"但是我却要谴责我自己！"米佳叫道，"我将越狱逃跑，这事你不说也已经定了：难道米坚卡·卡拉马佐夫能不越狱逃跑吗？但是我却要谴责我自己，并且将永远为我的罪孽祈求上帝饶恕！要知道，耶稣会士就是这么说的，不对吗？现在你我两人也正在这么做，是不是？"

"对。"阿廖沙淡淡地一笑。

---

① 参看耶稣基督谈到文人和法利赛人时所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3章，第4节；《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1章，第46节）

“我就喜欢你永远说实话，不打折扣，有一说一，丝毫也不藏头露尾！”米佳快乐地笑着，感叹道，“这就是说，我可把我的阿廖沙逮住了，我发现他也是个耶稣会士！为了这个，我要把你浑身上下吻个遍，就是这话！好了，现在你得听听其他的事了。我要把我的心的另一半敞开给你看。我想好了，并且决定要这么做：如果我越狱逃跑，即使带着钱和护照，甚至跑到美国，那，总还有一个想法鼓舞着我：我越狱逃跑不是去寻求欢乐，不是去享福，而是货真价实地去服另一种苦役！决不亚于，阿列克谢，说真格的，决不亚于在这里服苦役！对这个美国（鬼把它抓了去），我现在就恨透了。就算格鲁莎跟我在一起吧，但是你看她那模样：她像个美国人吗？她是个俄罗斯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俄罗斯人，她会怀念她的故土，怀念她的母亲的，而我将每时每刻看到她是为了我才思乡成疾，为了我才背起了这样的十字架，而她到底有什么罪呢？我，难道看着那里的老百姓受得了吗？虽然也许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强！我现在恨透了这个美国！即使那里他们一个个全是神通广大的机械师，或者别的什么——让他们见鬼去吧，他们跟我不是一路人，心里想的也跟我不一样！我爱俄罗斯，阿列克谢，我爱俄罗斯的上帝，虽然我是个卑鄙小人！我会在那里像畜生一样死掉的！”他突然叫道，两眼发出了光。他的声音哽咽得发起抖来。

“因此我拿定了主意，阿列克谢，你听我说！”他强压下心头的激动。又继续道，“我同格鲁莎到那儿去以后——就在那儿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越远越好，立即开始种地、干活，与野熊为伍。要知道，那里也能找到某个远离人群的地方的！听说，那里还有红种人，在他们那里的什么地方，在天边，那就

到那个天边去，去找最后的莫希干人①。然后，我和格鲁莎就立刻学习语法。干活和学语法，而且一干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我们肯定能学会英语的，而且说得跟最地道的英国人一样。等我们一学会说英语——就跟美国一刀两断！我们要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跑回来，跑回俄罗斯。你放心，我们不会跑到这小县城里来的。我们会躲得远远的，上北方或者去南方。到时候我的相貌也变了，她也一样，在那里，在美国，让大夫在我脸上装上个什么假瘊子，他们不全是机械师吗，准能做到。要不然，我就把一只眼睛戳瞎了，蓄上一俄尺长的大胡子，雪白的（因为想念俄罗斯想白了）——说不定就认不出我了。要是认出来了，让他们把我流放好了，反正一样，说明我活该倒霉！在这里，我们也要找个穷乡僻壤，种地度日，而且我要一辈子假装是美国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死在故土，死在祖国了。这就是我的计划，而且这是确定不移的。你赞成吗？"

"赞成。"阿廖沙说，不想扫他的兴。

米佳沉默了一会儿，又忽然说道：

"他们在法庭上让人多么难堪哪！让人难堪极了！"

"即使不让你难堪，反正也会给你判刑的。"阿廖沙叹了口气，说道。

"对，这里的人都讨厌我！让他们去吧，不过总觉得不是滋味！"米佳痛苦地叹息道。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阿廖沙，你立刻杀了我吧！"他忽然叫道，"她现在到底会不会来呢，你说呀！她说什么来着？怎么说来着？"

---

① 源出美国小说家库珀（1789—1851）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1826)。

“她说她一定来，但是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来。要知道，她很为难！”阿廖沙胆怯地看了看大哥。

“还能不，还能不为难吗！阿廖沙，为了这件事我会发疯的。格鲁莎老看着我。她懂。上帝啊，主啊，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吧：我要求什么呢？我要卡佳来！我怎么闹得清我要求什么呢？卡拉马佐夫式的有罪的浮躁！不，我不善于受苦受难！我是卑鄙小人，有这话就全齐了！”

“她来了！”阿廖沙惊呼。

就在这一刹那，卡佳突然出现在门口。她站定片刻，用一种茫然的目光打量着米佳。米佳一骨碌翻身下了床，他脸上出现了恐惧，脸色变得煞白，但是他的嘴角立刻闪过一丝胆怯的、恳求的微笑，接着又情不自禁地忽然向卡佳伸出双手。卡佳一看到这个就急忙向他飞奔过来。她抓住他的手，几乎强迫他坐回到床上，她自己也坐在他身旁，而且一直抓住他的手不放，紧紧地，一阵接一阵地握着它。有好几次两人都竭力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重新默默地、专注地紧盯着对方，脸上带着异样的微笑，你看我，我看你；就这样过了大约两分钟。

“你原谅我了吗？”米佳终于嗫嚅道，紧接着又转向阿廖沙，面孔快乐得都变了样，向他叫道：

“你听见我问她的话了吗，听见了吗！”

“过去就因为你宅心仁厚我才爱你的！”卡佳突然脱口道，“再说你也根本不用我宽恕，我也不用你宽恕；不管你肯不肯宽恕，我反正一样，你作为一道伤痕将一辈子留在我的心坎上，我在你心上也一样——就应该这样……”她停下来喘了口气。

“我来究竟要干什么呢？”她又发狂般地、急促地继续道，“我是来拥抱你的双脚，紧握你的双手的，就这样握到疼，你

记得我在莫斯科怎样使劲握你的手了吗，我要来再次对你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快乐，再次对你说，我疯狂地爱你。”她像在痛苦中呻吟似的说道，接着便突然贪婪地使劲把嘴唇贴到他的手上。泪如泉涌，夺眶而出。

阿廖沙无言而又尴尬地站在一旁；他怎么也没料到他会看到这情景。

“爱情是过去了，米佳！”卡佳又开始道，“但是过去的事对我弥足珍贵，令人心酸。这点你要知道，要永远记住。但是现在，你就让本来可以出现的事暂时出现一小会儿吧。”她带着一脸苦笑嗫嚅道，快乐地望着他的眼睛。“再说你现在爱着另一个女人，我也爱着另一个男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永远爱你，而你也会永远爱我，过去，你知道这个吗？听见没有，你要爱我，要一辈子爱我！”她声音里带着某种几近威胁和战栗高呼道。

“我会爱你的，而且，你知道吗，卡佳，”米佳开口道，每说一个字都喘一口气，“你知道吗，五天以前，那天晚上，我就爱过你……当时你晕倒了，把你抬了出去……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一定会这样，永远会这样的……”

就这样，他俩互相说着喁喁情话，说着近乎无意义的、疯狂的、也许甚至是不真实的话，但是在眼前这一刻一切都是真的，而且他俩对自己所说的话也信以为真。

“卡佳，”米佳突然不胜感慨地说道，“你相信是我杀的吗？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但是那时候……在你作证的时候……难道，难道你相信过吗！”

“那时候我也不相信！从来没有相信过！我恨你，就心血来潮硬要自己相信，于是就在那一瞬间……当我作证的时候……我硬要自己相信，并且果然相信了……可是一等我作完

证，立刻又不相信了。你应当知道这一切。我忘了我是来惩罚自己的了！”她说道，忽然完全换了一种表情，完全没有了刚才说喁喁情话时的模样。

“你真是进退两难哪，小姐！”米佳忽然再也忍不住了，脱口说道。

“让我走吧，”她低声道，“我会再来的，现在我心里难受！……”

她刚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忽然失声大叫，往后倒退。格鲁申卡虽然走路的声音非常轻，却突然闯了进来。谁也没料到她会来。卡佳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但走到格鲁申卡身旁，忽然停住脚步，满脸煞白，轻声地，几乎像耳语般呻吟道：

“请饶恕我！”

格鲁申卡两眼紧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过了片刻，用满怀愤恨的声音恶狠狠地答道：

“你跟我心里都有气，小姐！咱俩都有气！咱俩，你和我，哪谈得上饶恕哇？只要你救他，我就一辈子为你祈祷。”

“你连饶恕都不肯吗！”米佳向格鲁申卡叫道，带着一种疯狂的责备。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把他救出来的！”卡佳急促地小声道，说完便跑出了房间。

“她亲口对你说了‘请饶恕’之后，你竟不肯饶恕她？”米佳又痛心地说道。

“米佳，不许你责备她，你没有权利！”阿廖沙热烈地对大哥嚷道。

“刚才是她骄傲的嘴说的，而不是她的心。”格鲁申卡以一种极端的厌恶说道，“只要她不让你坐牢——我就饶恕一切……”

她好像把心里的话硬压下去似的闭上了嘴。她惊魂未定，后来才弄清楚，她进来完全是无心的，根本没有怀疑任何事，也根本不曾料到她会碰见她所碰见的事。

“阿廖沙，快去追她！”米佳急忙对弟弟说，“告诉她……我不知道……别让她就这么走了！”

“傍晚前我再来看你！”阿廖沙叫了一声便跑去追卡佳了。他追上她的时候她已经出了医院的围墙。她走得很快，急匆匆地，但是当阿廖沙刚追上她，她就匆匆地对他说道：

“不行，在这女人面前我不能惩罚自己！我所以对她说‘请饶恕我’，是因为我想彻底惩罚我自己。但是她不肯饶恕……我倒喜欢她这脾气！”卡佳又加了一句，声音都变了。她的两眼发出了疯狂的愤怒的光。

“我大哥根本没料到，”阿廖沙嗫嚅道，“他原以为她不会来的……”

“我毫不怀疑。别提这事了。”她断然道，“您听我说：我不能同您一起到那里去参加葬礼了。我已经派人给他们送去了放在棺材里的鲜花。他们大概还有钱。如果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就告诉他们，将来我永远不会撇下他们不管的……好，现在失陪了，您走吧。您到那里去已经晚了，晚祷的钟声已经响了……您走吧，劳驾了！”

三　伊柳舍奇卡的葬礼。石头旁的演说

他果真迟到了。大家等了他老半天，甚至已经决定不再等他了，决定先把那口漂亮的、饰满鲜花的小棺材抬到教堂里去。这是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儿伊柳舍奇卡的棺材。他是在米佳

被判决后又过了两天去世的。阿廖沙刚走到大门口就受到伊柳沙的同学——一群小男孩儿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候他的到来，看见他终于来了，感到十分高兴。他们集合在一起，一共十二个人①，大家来的时候全背着小背袋和挎着小书包。“爸爸会哭的，你们可要来看看他呀！”伊柳沙临死的时候曾叮嘱他们，于是孩子们记住了这话。他们中间领头的是科利亚·克拉索特金。

“您来了，我很高兴，卡拉马佐夫！”他欢呼道，向阿廖沙伸出手来。“这里的情形真可怕。真的，看着都让人难受。斯涅吉廖夫没喝醉，我们很清楚，他今天滴酒未沾，可是却跟喝醉了酒一样……我一向坚强，但是这太可怕了，卡拉马佐夫，如果不耽搁您的话，您进去以前，我还有一事求教，问一个问题，行吗？”

“什么事，科利亚？”阿廖沙站住片刻。

“令兄有没有罪？是他杀死了令尊，还是那个仆人杀的？您怎么说，事实就一定是怎样。因为我思前想后，琢磨不透，四夜没睡好觉。”

“是那个仆人杀的，大哥没罪。”阿廖沙回答。

“我也这么说来着。”小男孩儿斯穆罗夫忽地叫道。

“那他成了无辜的牺牲品，为真理而献身！”科利亚惊呼，“他即使牺牲了，也是幸福的！我真羡慕他！”

“您这是怎么啦，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何苦呢？”阿廖沙很惊奇，大声问。

“噢，如果有朝一日我能为真理献身，那就太好啦！”科利亚热忱地说。

---

① 此处暗喻耶稣的十二门徒——十二使徒。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的案件，不能蒙受这样的耻辱，不能这样悲惨！"阿廖沙说。

"当然……我希望为全人类而死，至于是否蒙受耻辱，我一概置之度外：就让我们的名字湮没无闻吧[①]。我尊敬令兄！"

"我也一样！"人群里有个男孩儿，也就是曾经声称他知道谁建立了特洛亚城的那个小同学，完全出人意料地叫道。他叫罢，也同上回一样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像朵牡丹花。

阿廖沙走进房间。在一口浅蓝色、四周镶着白花边的棺材里躺着伊柳沙，他双眼紧闭，两手交叉，叠放在胸前[②]。他那消瘦的脸庞几乎丝毫没变，说也奇怪，这尸体几乎没一点异味。他的面部表情严肃，似乎在沉思。特别好看的是他那两只十字交叉的手，好像用大理石雕成似的。他两手都握着鲜花，而且整个棺材，里里外外都撒满了鲜花，这些花都是丽莎·霍赫拉科娃清早派人送来的。但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也送了花来，阿廖沙推开门后看见上尉正用自己不住哆嗦的双手捧着一束鲜花，再次撒在自己亲爱的孩子身上。他勉强抬起头来瞥了一眼走进来的阿廖沙。他根本不想看任何人，甚至不想看他那泪水涟涟的疯太太，不想看"孩子他妈"。她一直在使劲，想用她那两条病腿站起来，走过去看一眼她那死了的孩子。孩子们把尼诺奇卡连同她的坐椅一起抬起来，使她紧挨着棺材。她坐着，把自己的脑袋紧贴在他身上，想必也在低声哭泣。斯涅吉廖夫的脸色好像很兴奋，但又似乎惘然若失，与此同时，

① 源出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政治家、演说家韦尼奥（1753—1793）在法国议会（1792）的演说："就让我们的名字湮没无闻吧，只要我们的共同事业得救！"这话，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关于〈父与子〉》中也曾引用过。

② 基督徒去世后入殓时，常常两手交叉为十字状叠放在胸前。

又似乎变成了铁石心肠。在他举手投足间，在他冒出来的只言片语里好像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味道。“孩子，好孩子！”他望着伊柳沙时不时感叹道。他有一个习惯，当时伊柳沙还活着，就亲切地叫伊柳沙：“孩子，好孩子！”

“孩子他爸，我也要花，把他手里的那朵给我，就是那朵白的，给我嘛！”那个疯疯癫癫的“孩子他妈”抽抽噎噎地央求道。可能是她非常喜欢伊柳沙手里的那朵小白玫瑰，也可能是她想从他手里拿朵花来留作纪念，她一直手忙脚乱地忙活着，伸手要花。

“我谁也不给，一朵也不给！”斯涅吉廖夫残酷无情地喝道，“这是他的花，不是你的。都是他的，没一朵是你的。”

“爸爸，给妈妈一朵花吧！”尼诺奇卡突然抬起她那满是泪痕的脸。

“我一朵也不给，给她更没门！她不爱他。她当时还抢了他的小炮，他只好送——给了她。”上尉想到伊柳沙当时曾把自己的小炮让给了妈妈，就突然号啕大哭起来。那个可怜的疯妈妈用两手捂住脸，也泪流满面，低声饮泣。孩子们终于看出父亲一直拽住棺材不肯放手，然而当时已是该把棺材抬出去的时候了，于是就忽地一窝蜂紧紧围住了棺材，开始把棺材抬起来。

“我不让埋在教堂院子里！”斯涅吉廖夫突然吼道，“我要埋在那块石头，我们那块石头旁！伊柳沙这么叮嘱过。我不让抬！”

过去他也说过，说了整整三天，他要把他埋在那块石头旁，但是阿廖沙、克拉索特金、女房东和她妹妹，以及所有的孩子，都出面干涉。

“瞧，想出了个馊主意，埋在禁忌的石头旁，倒像埋吊死

鬼似的。”房东老太太严厉地说，“那边院子里是圣洁的。那里会有人替他祷告。可以听见教堂的唱诗声，而且助祭念经也一字一句地听得清清楚楚，他每次都能听到，就像在他坟头念经一样。”

上尉最后只好连连摆手：“你们抬吧，爱抬哪儿抬哪儿!”孩子们抬起了棺材，但是抬过母亲身边的时候，他们在她面前停了一小会儿，把棺材放下来，让她能够同伊柳沙告别。但是突然在近处看到了这张宝贵的脸（这三天她一直是在一定距离之外看的），她蓦地浑身发起抖来，趴在棺材上，开始歇斯底里地、忽前忽后地晃动着她那白发苍苍的头。

“妈妈，给他画个十字，祝福他，亲吻他。”尼诺奇卡向她叫道。但是伊柳沙的母亲却像上了发条似的，不断晃动着自己的脑袋，后来又默然无语，带着因剧烈悲痛而扭曲了的脸，突然开始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棺材继续往前抬去。当棺材抬过尼诺奇卡身边时，她最后一次把嘴唇紧贴在已故弟弟的嘴上。阿廖沙走出房间的时候，请求女房东顺便照看一下留在家里的人，可是女房东却不让他把话说完：

“还用说吗，我会待在她们身边的，我们也是基督徒。”说这话的时候，老太太哭了。

把棺材抬到教堂，距离并不远，不超过三百步。那天风和日丽；天气逐渐变冷了，但冷得不厉害。让人去教堂祈祷的钟声仍在响着。斯涅吉廖夫手忙脚乱和慌慌张张地跟着棺材跑，身上穿着一件又旧又短的，几乎是夏天穿的大衣，光着脑袋，手里拿着一顶宽边的旧软帽。他好像有操不完的心似的，一会儿突然伸出手去扶住棺材的头部，但却只是给抬棺材的人添乱，一会儿他又从一旁跑上前去，看看哪儿可以搭把手。一朵花掉在雪地上，他急忙把它拾起来，倒像丢了这朵花会惹出天

大的祸事来似的。

“把那块面包皮，把那块面包皮给忘了。”他突然非常惊惶地叫道。但是孩子们立刻提醒他，那块面包皮他方才就拿过来放在口袋里了。他立时从口袋里把它拽出来，一看没错才放了心。

“伊柳舍奇卡叮嘱过，伊柳舍奇卡，”他立刻向阿廖沙说明，“半夜里，他躺着，我守在他身旁，他突然叮嘱我：‘好爸爸，当大家给我的小坟填上土的时候，你在坟头上把面包皮掰碎了，让麻雀飞来，我就会听见它们飞来了，我会感到高兴：不是我一个人躺那儿。’”

“这主意很好，”阿廖沙说，“应该常常拿点去。”

“应当每天，每天！”上尉嘟囔道，仿佛整个人活跃了起来。

终于进了教堂，把棺材安放在教堂中央①。孩子们都围成一圈，站在棺材四周：就这么庄严肃穆地一直站到祈祷完毕。这座教堂很古老，但相当简陋，许多圣像完全没有边框，但是在这样的教堂祈祷，不知怎么倒觉得更好。做礼拜时，斯涅吉廖夫似乎稍稍安静了一点，虽然有时仍不免流露出过去那种无意识的、莫名其妙的操心：一会儿走到棺材跟前整理整理棺罩和缘带②，一会儿他看见一支蜡烛从烛架上掉了下来，就急忙过去把它重新插上，而且一忙活就是老半天。然后才安静下来，规规矩矩地站在棺材头部，带着一副麻木而又心事重重、

---

① 俄俗：正教徒死后必须盛放在棺木里，抬到教堂，敞开棺盖，进行安魂祈祷。

② 正教徒举行葬礼时置于死者前额的绘有宗教图画和文字的纸带或彩带。

又似乎莫名其妙的脸色。在念完“使徒行传”[1] 之后，他突然对站在一旁的阿廖沙悄声道，“使徒行传”念得不对，但是他又说不出不对在哪里。在唱天使颂的时候，他也跟着大家伴唱，但是没唱完，他就双膝下跪，把脑门贴在教堂的石头地上，就这么匍匐着跪了很长时间。终于开始进行安魂祈祷，分发蜡烛了[2]。像发了疯似的父亲又开始忙乱起来，但是感人至深、撼人心魂的葬礼曲唤醒和震撼了他的心。他不知怎么全身缩成一团，先是压低了嗓子，发出短促的频频的呜咽声，最后竟大声抽泣起来。当大家开始与遗体告别和盖上棺盖的时候，他猛地伸出双手抱住棺材，似乎不让人家把伊柳舍奇卡盖起来似的，接着便开始频频地、贪婪地、连续不断地亲吻他那死孩子的嘴。终于把他劝走了，搀下了台阶，但是他猛地伸出一只手，从棺材里抢走了几朵花。他望着这几朵花，似乎一个新主意忽地出现在他心头，因而使他暂时忘记了主要的事。渐渐地、渐渐地，他似乎陷入了沉思，当人们抬起棺材向墓穴走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反抗了。这墓穴不远，就在院子里，紧挨着教堂，价格昂贵；买这块坟地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出的钱。经过例行的仪式后，掘墓人把棺材放进了墓穴。斯涅吉廖夫双手捧着鲜花，在敞开的墓穴上使劲趴下身去，他趴得很低，把孩子们吓得使劲抓住他的大衣，把他往后拽。但是他似乎已经不太明白正在发生的事了。当大家开始往墓穴里填土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心事重重地指着落下去的泥土，甚至开始嘀嘀咕咕地说起话来，但是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再说他自己

---

① 《新约全书》中的一卷，记述初期教会使徒们的奇迹和所讲的教理。

② 正教徒举行教堂礼拜和祈祷时，每人手持一支小蜡烛，而不是像我国一样在神前上香。

也忽地停止了嘟囔。这时有人提醒他应该把面包皮掰碎了，于是他又开始手忙脚乱起来，掏出面包皮，开始捻碎它，一小块一小块地撒在坟头上："快快飞来吧，小鸟，快快飞来吧，小麻雀！"他心事重重地喃喃道。孩子中有人对他说，他两手捧着花，捻碎起来不方便，让他把花交给什么人先拿着。但是他硬不肯，甚至突然担心起自己的花来了，倒像有人要从他手里把花抢走似的，接着他又看了看坟头，仿佛验明了一切均已办妥，面包也已掰碎，之后，他忽然出乎意料地，甚至神色泰然、十分从容地转过身去，慢慢地向家里走去。然而他的脚步却越走越快、越走越急，行色匆匆，就差没奔跑了。孩子们和阿廖沙紧跟在他身后。

"得把花儿给孩子他妈，得把花儿给孩子他妈！刚才委屈她了。"他忽然叫起来。有人喊他，让他戴上帽子，要不现在冷，但是他听见这话后反而愤愤地把帽子甩到雪地上，说："我不要帽子，不要帽子！"小男孩儿斯穆罗夫拾起帽子，拿着帽子跟在他后面。所有的孩子无不失声痛哭，哭得最厉害的是科利亚和那个发现特洛亚建城秘密的小男孩儿。尽管两手拿着上尉帽子的斯穆罗夫，也哭得十分伤心，但是他还是在近乎奔跑中拾起一小块路边雪地上的红砖，朝一群很快飞过去的麻雀扔去。当然没有打中，他继续边跑边哭。在半道上，斯涅吉廖夫猛地停下来，站了大约半分钟，好像被什么事吓着了似的，突然回身向教堂跑去，跑向刚才离开的那座小坟。但是孩子们霎时就追上了他，从四面八方死死抓住他不放。这时他好像被打倒了似的，无力地瘫坐在雪地上，一边捶胸顿足，一边号啕大哭，喊道："孩子，伊柳舍奇卡，好孩子！"阿廖沙和科利亚开始扶他起来，恳求他，说服他。

"上尉，行啦，一个勇敢的人应该挺得住。"科利亚喃喃

道。

“您会把花弄坏的，”阿廖沙也说，“孩子他妈在等着花呢，她坐在那里——哭，说您刚才不肯把伊柳舍奇卡的花给她。那里还有伊柳沙的小床哩……”

“是的，是的，得到孩子他妈那儿去！”斯涅吉廖夫又蓦地想起来，“她们会把小床归置起来，会归置起来的！”他仿佛害怕真的会把小床归置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然后忽地站起，又向家里跑去。但是已经不远了，因此大家同时跑到。斯涅吉廖夫急忙推开门，向方才还那么狠心地与之争吵的妻子喊道：

“孩子他妈呀，亲爱的，伊柳舍奇卡让我给你送花来了，你这病腿呀！”他叫道，把一束他刚才在雪地上折腾因而被冻坏和弄坏了的花递给她。但是就在这时他一眼看见角落里伊柳沙的小床前并排放着伊柳沙的一双小靴子，——这双靴子是女房东刚才收拾起来的，是一双破旧、发黄、变硬，打了好多补丁的靴子。他一看见这靴子就举起双手，猛地扑过去，双膝下跪，抓起一只靴子，把嘴贴到靴子上，贪婪地亲吻起来，喊道：“孩子，伊柳舍奇卡，好孩子，你的小脚在哪儿呀？”

“你把他抬哪儿啦？你把他抬哪儿啦？”那个疯女人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哭叫道。这时尼诺奇卡也大哭起来。科利亚跑出了房间，其他孩子也开始跟着他走出去，到后来连阿廖沙也跟着他们出去了。“就让他们哭个够吧，”他对科利亚说，“当然，这时候是安慰不了的。咱们稍等片刻再回去。”

“对，没法安慰，这太可怕了。”科利亚赞同道，“您知道吗，卡拉马佐夫，”他忽地压低声音不让任何人听见，“我很伤心，只要能让他复活，我甘愿献出世上的一切！”

“唉，我也有同感。”阿廖沙说。

“您认为怎样，卡拉马佐夫，今天晚上我们到不到这里来

呢？我看，他准会一醉方休的。”

“也许会一醉方休的。倒不如就咱们俩，跟她们，跟母亲和尼诺奇卡坐上个把小时，我看，这也就够了，要是咱们一下子全来，肯定会使他们重又想起过去的一切的。”阿廖沙建议道。

“现在他们那里女房东正在摆桌子——说不定要办葬后宴，牧师也来；卡拉马佐夫，咱们要不要马上回到那儿去呢？”

“那是一定的。”阿廖沙说。

“这一切多怪呀，卡拉马佐夫，遭到这样的不幸，突然又要吃什么煎饼，这一切按照咱们的宗教也太牵强了嘛。”

“他们还准备了鲑鱼。”发现特洛亚建城秘密的那个小男孩儿大声道。

“卡尔塔绍夫，我正儿八经地请求您，以后不要随便插嘴说您的那些蠢话，尤其当人家并不在跟您说话，甚至都不想知道世上有没有您这个人的时候。”科利亚冲他火气挺大地断然道。那男孩儿的脸刷地变得通红，但是他吓得什么话也不敢回答。当时，大家静静地彳亍在一条小道上，斯穆罗夫突然惊呼：

“这不是想把伊柳沙埋在这里的那块石头吗！”

大家默默地在那块大石头旁停了下来。阿廖沙看了看，从前斯涅吉廖夫谈到伊柳舍奇卡怎么一面啼哭，一面拥抱父亲，喊道：“好爸爸，好爸爸，他让你受了多大屈辱哇！”——这整个情景一下子油然呈现在他眼前。他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猛地一激灵。他严肃而又庄重地瞥了一眼伊柳沙的同学那些可爱而又开朗的脸，忽然对他们说道：

“诸位，我想在这里，就在这地方，对诸位说几句话。”

孩子们立刻上前围住他，并且立刻急切地向他投来一束束

专注而又满含期待的目光。

“诸位，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现在我暂时还要在这里待些时候，照顾我的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将要去流放，另一个则生命垂危。但是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要离开很久也说不定。因此我们将要分手了，诸位。让我们在这里，在伊柳沙的石头旁彼此相约：第一，永远不要忘记伊柳舍奇卡，第二，永远互不相忘。以后在我们的一生中不管发生什么事，哪怕我们以后二十年不见面——我们仍旧要记住，我们是怎样埋葬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我们曾经在那边的桥头向他扔过石头，记得吗？——可是后来我们大家又都爱上了他。他是一个好孩子，善良的、勇敢的孩子，他有荣誉感，痛感父亲受到别人侮辱，因此他才起来反抗。因此，第一，我们要终生记住他，诸位，即使将来我们身居要津，日理万机，或者我们陷入什么大不幸之中——你们也永远不要忘记，从前我们在这里是多么好，大家同心协力，拥有一种非常美好、非常善良的感情，因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在我们深爱着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时候，正因为有了这种感情，才使我们变得比我们实际上更好。亲爱的小鸽子们——请允许我管你们叫小鸽子，因为你们非常像这些小鸟，像这些美丽的瓦灰色的小鸟①，现在，此时此刻，当我望着你们善良而又可爱的脸的时候，我的亲爱的孩子们，也许你们听不懂我想要告诉你们的话，因为我说的话常常不好懂，但是我还是要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将来你们会同意我的话的。你们要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某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童年的回忆，你们生身之地留下的回忆）更崇高、更强烈、更健康、更有利于你们未来生活的了。现在对于如何教育你们向你们说了许多

① 鸽子在基督教中是圣灵的象征，也是耶稣基督众使徒的象征。

话，可是从小保留到现在的某种最美好、最神圣的回忆，也许才是对你们的最好教育。如果能把许许多多这样的回忆带进人生，这个人就终身得救了。即使只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留在我们心中，那这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有助于我们得救。也可能，我们以后会成为一个坏人，甚至经不住诱惑而去做坏事，我们会去嘲笑别人的眼泪，嘲笑像科利亚方才深情地所说‘我要为所有的人去受苦’那样的人——也许我们还会狠狠地嘲弄这些人。总之，不管我们将来变得多坏（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当我们一想起我们是怎么埋葬伊柳沙的，在他弥留的最后几天我们是多么爱他，而且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在这块石头旁又是怎样亲密地谈心的，那，即使我们中间最残忍的人，最幸灾乐祸的人（如果我们将来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也不敢在自己心中暗自嘲笑他自己在此时此刻是多么善良、多么好！不仅如此，说不定正是这么一个回忆会使他放下屠刀，回心转意，他会说:‘是的，我那时候善良、勇敢、人格高尚。’就算他暗自窃笑，那也没什么，一个人常常会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这无非是因为浅薄；但是，诸位，我敢向你们保证，即使他暗自窃笑，也会在心中立刻说：‘不，我嘲笑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不能取笑的！’”

“这是一定的，卡拉马佐夫，我懂得您的意思，卡拉马佐夫！”科利亚叫道，两眼熠熠发光。孩子们也激动起来，也想说点什么，但是忍住了，他们聚精会神而又十分感动地望着这位发表演说的大哥哥。

“我说这话是因为我怕我们变坏了，”阿廖沙继续道，“但是我们干吗要变坏呢，不是吗，诸位？第一和首先的一条是，我们要善良，其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再其次是永远不要彼此相忘。这话我要再重复一遍。我敢向你们保证，诸位，我决不

会忘记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哪怕再过三十年，我都会想起现在，此时此刻，望着我的每一张脸。方才，科利亚对卡尔塔绍夫说，似乎我们并不想知道‘世上有没有他这个人?’难道我能忘记世上有卡尔塔绍夫这个人吗，他现在已不会像发现特洛亚建城秘密时那样脸红了，他睁大了他那可爱、善良、快乐的眼睛望着我。诸位，诸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大家要像伊柳舍奇卡那样宽厚和勇敢，要像科利亚那样聪明、勇敢和宽厚（不过科利亚长大后肯定会比现在聪明得多），我们要像卡尔塔绍夫那样腼腆，但是又聪明又可爱。我干吗只说他们俩呢！诸位，从今以后，你们所有的人对于我都是可爱的，我要把你们珍藏在我的心中，同时也请你们把我珍藏在你们的心中！啊，到底是谁用这个善良美好的感情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呢？对于这个人，我们现在乃至永远，将铭记终生，永志不忘，而这人不是伊柳沙又是谁呢！这是个善良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使我们永生永世感到珍爱的孩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将在我们心中永垂不朽，从现在起，乃至永远！”

“对，对，永垂不朽！”所有的孩子都用他们那清脆的嗓音齐声喊道，每张脸都显得感动极了。

“我们要记住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破靴子，他的小棺材和他那不幸的、心中有愧的父亲，以及他为了父亲怎样勇敢地站起来独自反抗全班同学！”

“我们一定，一定要记住！”孩子们又喊道，“他是勇敢的，他是善良的！”

“啊，我多么爱他呀！”科利亚动情地说。

“啊，孩子们，啊，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害怕生活！在你做了什么好的和正确的事情的时候，生活是多么美好哇！”

“对，对！”孩子们齐声欢呼。

“卡拉马佐夫，我们爱您！”有个孩子，好像是卡尔塔绍夫，忍不住叫道。

“我们爱您，我们爱您！”大家齐声应和。许多人的眼里都闪耀着泪花。

“乌拉，卡拉马佐夫！”科利亚欢呼。

“死去的孩子永垂不朽！”阿廖沙又动情地加了一句。

“永垂不朽！”孩子们又应和道。

“卡拉马佐夫！”科利亚叫道，“难道宗教教义告诉我们的话是真的吗？它说：我们死后定会站起来，并且复活，我们定将再见面，我们定将见到所有的人，也能见到伊柳舍奇卡，对吗？①”

“我们一定会站起来，一定会再见面，然后欢欢喜喜地相互告诉发生过的一切。”阿廖沙半喜笑颜开、半兴高采烈地回答道。

“啊，这多好哇！”科利亚脱口道。

“好了，现在该结束我们的谈话了，我们去参加他的葬后宴吧。你们不要因为吃煎饼而不好意思。要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也有它好的地方。”阿廖沙笑道，“好，咱们走吧！现在让我们手拉手地走吧。”

“而且永远要这样，一辈子手拉手！乌拉，卡拉马佐夫！”科利亚再一次欢呼，所有的孩子也再一次齐声应和着他的这一欢呼。

---

① 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8 年 3 月 24 日给彼得松的信：“我和索洛维约夫起码都相信现实的、真正的、具体到人的复活，相信它在人世间定能实现。”

附　录

1879年12月30日为资助圣彼得堡大学学生而举办的文学朗诵会上，在朗诵“宗教大法官”前的开场白

一位为不信神所苦的无神论者，在他深感痛苦的某一时刻，写了一部怪异的、充满幻想的长诗，在这部长诗里，他让基督同一位天主教最高司祭——宗教大法官进行了谈话。长诗作者所以痛苦，因为他在用天主教世界观（远离古代使徒们传播的正教）来描写这个最高司祭时，确实看清了什么人才是基督的真正侍者。其实，他的宗教大法官自己就是无神论者。如果歪曲基督的信仰，把它与尘世的目的结合在一起，那也就一下子失去了基督教的整个意义，人的理智也无疑会陷入不信神的状态，而代替伟大的基督理想建立起来的就只能是新的巴别塔。基督教崇高的人类观，就会降低到仿佛看待一群野兽似的禽兽观，用对人类的社会爱做幌子，出现了对人类的毫不掩饰的蔑视。这是以两兄弟谈话的形式所做的叙述。一个兄弟是无神论者，把自己长诗的内容讲给另一个人听。

题　解

《卡拉马佐夫兄弟》于1878年初开始构思，1878年夏动手写作，至1880年11月完成，最初发表于《俄国导报》，1879年，第1～2期、第4～6期、第8～11期；1880年，第1期、第4期、第7～11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单行本分两集于1880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但该书扉页上印的是1881年。

一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笔之作，是他艺术创作的顶峰，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天鹅曲”，而且也是他毕生的创作总结和思想总结。用他自己的话说：“书中有许多我和我之所思”（“много в нем легло меня и моего”）。他以抱病之身（严重的肺气肿，他也自知是“不治之症”，说“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像服苦役一样，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甚至说：“我在西伯利亚服过四年苦役，但是那儿的工作和生活也比我现在容易忍受些。”作者死于1881年2月9日，离他最后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才三个月。他死后葬于彼得堡亚

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院墙的季赫文公墓。墓前，在作家青铜塑像的基座上镌刻着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扉页上相同的铭文（但略有改动）：“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小说复杂的结构和体裁，是作家对当代文学艺术问题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结果，而其中的许多思想、人物和情节，已经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出现在作家此前的作品中，或者早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前很久就已经萌生于作家的创作想象中，或者在他构思和写作他先前的作品时，以及他虽然构思过但还没有写出来的作品中，就已经次第出现了。

1862 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创办的《时代》月刊上发表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的俄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译文前写了个前言，指出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雨果作品的始终，这就是“毁了的人的复苏”(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гибшего чеговека)，而此人之所以陷入绝境，是因为受环境所迫，世世代代的停滞和社会的偏见终于把他压垮了。（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前言”里，是指书中主人公夸西莫多遭受压制和鄙视，而最后，爱情和对公正的渴求在他心中苏醒。所以这里的“复苏”是指精神上的复活。——译者）作家认为，这不仅是雨果作品的主题，也是整个 19 世纪文学的中心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这一思想定将在不远的将来在构思更广阔、艺术规模更绚烂多彩的作品中得到体现。“综观本世纪的整个欧洲文坛，你就会看到这一思想贯穿于一切之中，也许，到本世纪末，它就会在某个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得到完全、彻底、清晰和强有力的体现，这部作品将会表现出它那个时代的追求和对它那个时代的评述，而且表现得那么充分，足以彪炳千秋，就会像《神曲》那样，充分表现了它那个中世纪时代天主教的

信仰和理想。”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上面的话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位俄国小说家的雄心：在不远的将来，他将与但丁和其他欧洲文学巨匠一比高低，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言外之意，看到他的美学纲领：他将要创作的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它将全面地表现“它那个时代的追求和对它那个时代的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未来的长篇小说，其主旨也是“毁了的人的复苏”，但是他没有把它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进行类比，乃是跨越它而与但丁的《神曲》(《神曲》按原文直译，应为《神的喜剧》)进行比较，因为《神曲》上天入地，规模更大，而且它也是以“人的复活”为主题的。

据俄国学者列·彼·格罗斯曼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想创造一种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它以当代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人的复苏”为主题，为19世纪文学树立一个新的典范。作家之所以作如是想，并且直接影响到他为《巴黎圣母院》写的“前言”的基本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其直接动因恐怕是1862年雨果《悲惨世界》的问世。(这时，作家正好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此该书一出版，他就立刻看到了。)

1865年，作家创办的《时代》杂志停刊，紧接着，作家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与《白痴》(1868)。这两部小说的中心思想，即作者于1862年说的“毁了的人的复苏”。很难说，作家是否要把这两部长篇小说同他想要创作“但丁般”宏大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联系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确把它们看成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1866—1869年，列夫·托尔斯泰创作并发表了他的《战争与和平》，很快，一部分批评家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新的、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当代史诗。正是在托尔斯泰完

成《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创作“但丁般”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的想法也逐渐酝酿成熟，取得了明确的和更具体的内容。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是“朝后看”，他的小说则与之有别，应当朝前看，写当代和写当代的俄罗斯人。他要写“毁了的人的复苏”：“主人公在自己的一生中，时而是无神论者，时而是信奉上帝的人，时而是宗教狂和教派信徒，时而重又成为无神论者。”后来，通过接近人民，他重又获得了信仰，最后终于找到了“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他准备写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取名《无神论》(1868)，后来又把《无神论》改名为《大罪人传》（1870)，包括几个中篇，“但每个中篇都有单独的标题，贯穿小说各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那个我有意无意之间为此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上帝的存在。”作家还特别构思了《大罪人传》中第2部小说的人物和主要情节：“第2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修道院。我把全部希望放在第2部小说上……（我想在第2部小说中把扎顿斯基修道院的吉洪作为主要人物，当然用另一个名字，他也是一位主教，在修道院里修行。）我整部长篇小说的未来主人公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犯了刑事罪，早熟并腐化……被父母送到修道院学习。这头小狼，小虚无主义者和吉洪亲近起来……”但是他的《大罪人传》并没有写成，作者原来的思想、构思、人物和情节却以更丰满、更深刻和略带变异的形式体现在他随后的长篇小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

如果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复杂的综合性体裁，是作家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果，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可是这部小说的个别形象、个别情节和思想动因，据俄国学者研究，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他先前的作品中了。

比如在作家写的“彼得堡史诗”《化身》（一译《双重人格》）（1846）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这部最后的长篇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情节：主人公的人格分裂。在出现人格分裂时，主人公心底本来就有一些秘密的、挥之不去、不能告诉他人的愿望，这时会忽然强化，“变浓”，并在他的意识中幻化成一个他本来深恶痛绝的卑鄙下流的第二个“我”——他的“化身”（犹如照哈哈镜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一年的 1877 年写道：“这篇小说（指《化身》）的确没有写好，但是它的思想却足以光照一切，我还从来没有把任何比此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果然，在本书第 4 部卷 11 第 9 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自己创作成熟的顶峰，回到自己初登文坛时的主题：伊万在谵妄状态中人格分裂了，出现了噩梦和幻觉，然后又把噩梦与幻觉混在一起，魔鬼成了他的第二个“我”，成了他的“化身”。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宗教大法官”，它的起源也可追溯到作家于 1846—1847 年创作和发表的小说《女房东》。小说主人公穆林对小说女主人公卡捷琳娜说：“谁爱上你，你就会做他的女奴，自愿把自由捆绑起来，交给他做抵押，而且再也收不回来”；又说：“她追求自由，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心在胡思乱想要什么……一个软弱的人是顶不住的！倘若你把一切都给了他，他自己又会把一切都还给你，倘若你把地上的半个王国给他，归他所有，你试试——你猜怎么着？他会立刻躲进你的鞋子里去，而且缩得那么小。倘若你给他、给这个软弱的人自由，——他又会自己把这自由捆绑起来还给你。”请看穆林讽刺卡捷琳娜的这些话，与宗教大法官的类似论调，又何其相似乃尔。再说，卡捷琳娜与格鲁申卡这两

人也颇相似。两人都是女罪人，都是堕落的女性：两人又都处在人性复归的十字路口，往事不堪回首，充满了痛苦；现在则面对新的、纯洁的爱情。而卡捷琳娜的情人——老商人穆林，则相当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商人萨姆索诺夫（其实他也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化身）和早年引诱过格鲁申卡的那个军官，所不同的是卡捷琳娜在经过一连串动摇之后拒绝了奥尔登诺夫的真心相爱，仍处在穆林的“妖术”控制下，而格鲁申卡则毅然与过去决裂，与米佳同甘共苦，走向新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不仅孕育着“双重人格”和“宗教大法官”这些主题的胚胎，而且还可以找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许多题材的源头。如一贫如洗的穷官吏之家（《穷人》中的戈尔什科夫之家），装腔作势、妄自菲薄、实际上内心异常痛苦的“小丑”（《波尔宗科夫》），以及一些早熟的、过早思考复杂的人生问题的城市少年(《枞树晚会和婚礼》、《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小英雄》等)。这一切均是作家登上文坛之初就准备好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艺术世界。

翻阅当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文献，我们也可看到他们的许多言论与伊万反抗上帝的“离经叛道”的皇皇宏论如出一辙，非但充满了“亵渎上帝的狂言”，充满了无神论思想，而且连他们的思路也十分相似。

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事隔二十五年之后，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情节的形成与展开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苦役营认识了德米特里·伊林斯基，他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狱和流放服苦役的，但这是一件冤案，十年后才得到昭雪。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他的《死屋手记》中两次提到这个冤案——一次是在第1部第1章，当时他

还不知道伊林斯基是无辜的；一次是在第2部第7章，当时他从西伯利亚得到可靠消息，已经查明，伊林斯基并非谋害他父亲的凶手。

作者在《死屋手记》中第一次提到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这个原型时说："有一位弑父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久久不能忘怀，他出身贵族，在官衙供职，家里有一位六十岁的老父，在他父亲看来，他似乎是个败家子。他的行为十分放荡，欠了一屁股债。父亲约束他，规劝他；但是，父亲有一幢房屋和一处田庄，可能还存有一大笔钱，于是——儿子因为急于想得到遗产，把父亲杀了。这桩罪行过了一个月才被侦破，凶手本人先到警察局报案，说他父亲不知去向，失踪了。整整这一个月期间，他过着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死不认罪；他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开除公职，并被发配服苦役二十年……不用说，我并不相信他真的犯了弑父罪。但是他那个城市（托波尔斯克。——译者）十分了解他的底细的人，也都把他犯的这个案子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事实太明显了，不容人不相信。"

后来，作者又在《死屋手记》第2部中以自己的名义提到这个"弑父犯"（而在第1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假托《死屋手记》作者戈良奇科夫的名义），说："不久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从西伯利亚得到通知说，这个犯人是无辜的，他白白地吃了十年苦，服了十年苦役：他的冤案已由法院正式查明，并予昭雪。真正的罪犯已捉拿归案，并且供认不讳，那个不幸的人已获释，离开了囚堡……关于这一事实的极为深刻的悲剧意义，关于被这一骇人听闻的指控所断送的青春年华，已无须多说和妄加评论了。此事不言自明，太明显了，也太惊人了。"

如果说伊林斯基（替人受罪，被误判苦役的"弑父犯"）的身世，在情节内容上准备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身世的素

材，那么这一形象的许多特点：爱花天酒地，爱跟茨冈人厮混，迷恋女色，喜爱席勒以及表面上“很不像话”，喝酒后就口出狂言，信口开河，行为不检，可是骨子里他却充满了崇高的浪漫主义情怀，——据研究者称，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作者仔细观察他在19世纪60年代的好友——卓越的俄国诗人和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时代》与《时世》的主要同人之一）性格和行为的结果。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50—60年代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中，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遗传基因关系的，当首推阿廖沙·瓦尔科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以及作为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原型的梅什金公爵（《白痴》，1868）；而叶热维金、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1859）和列别杰夫（《白痴》）则是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先行者；《白痴》中的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惯写的一种所谓“思想家”和“叛逆者”的典型，在思想、心理、性格上与伊万·卡拉马佐夫颇为接近；而其中的科利亚·伊沃尔金（《白痴》）则类似本书中的科利亚·克拉索特金。此外，《白痴》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均有两个女人在追逐一个男人：一个是骄傲的“小姐”，另一个则是某地主的“外室”；此外，在《白痴》的准备材料中，作者也曾设计了一群围绕着主人公并接受其影响的“孩子们”。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还有一个仆人的形象——维多普利亚索夫，他是地主老爷家的家奴，“穿着燕尾服，戴着侍者戴的白领结和白手套”，可是他却“看不起一般的老百姓”。此外，作家在1861年的《俄国文学论丛》的“引言”中，曾刻画过“仆人”心理的某些特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梅尔佳科夫就是这种心理和这些特点的典型写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说过他对“罗马天主教”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罗马天主教想建立一个“由教会控制的普世国家政权”，这是罗马帝国“王权神授”思想的直接继续，也是和基督的教义根本对立的、反对基督的宗教，它宣传的是敌基督。这一观点，作者后来曾在1873年的《公民报》和1876—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这一切都在思想内容上为“宗教大法官”做了准备和铺垫。

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将要提出的问题和所包含的个别情节在作者构思中逐渐形成的新阶段。当时，作者正酝酿创作系列小说《无神论》或《大罪人传》。这部小说分成几部分，将分别描写主人公（“大罪人”）思想逐渐形成的几个阶段。在作者当时写的创作计划（草稿）中，勾勒出了作者总的构思——这些都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保存了下来。其中也勾勒出“大罪人”的总的生平，后来成了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生平的核心：如他青年时代曾在修道院里当过见习修士，与一位才智过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修士（师父）过从甚密，并在与他的交往中这位主人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和道德观（这修士就是吉洪，即小说中的佐西玛），此后他又云游四海，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在儿时还认识一位“瘸腿姑娘”，她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群魔》中那个瘸腿女人的原型，也是未来的丽莎·霍赫拉科娃的原型。其中还有关于宗教和“无神论”的激烈争论，主人公先是失去宗教信仰，继而又恢复宗教信仰（请参看《大罪人传》和《公爵与高利贷者的故事》的创作计划，以及关于它们的有关注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俄文版，第122～139、497～524页）。《群魔》中有三个精神上互为补

充的“三位一体”式的人物——斯塔夫罗金、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苦役犯费季卡，《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有三个“三位一体”式的人物：伊万·卡拉马佐夫、“魔鬼”和斯梅尔佳科夫。在这两组“三位一体”中，头一个是“自由的”思想家，是唆使者，乐观其成，而不负任何罪责（他在《群魔》中——杀死瘸腿女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杀死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第二人则是第一人的卑劣的理性“化身”；第三人则是实际的杀人凶手，他心狠手毒，是别人意志的执行者。

1874 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写《死屋手记》已十二年，他在写作《少年》时，又回想起了德米特里·伊林斯基的苦难历程，拟作为下一部文学创作的题材，他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做了如下的记载：“74 年 9 月 13 日。悲剧。二十年前，在托波尔斯克，类似伊林斯基的故事。两兄弟，老父亲，一个已有未婚妻，可二弟却偷偷地、眼红地爱上了大哥的未婚妻。可是她爱的却是他大哥。但是他大哥（一位年轻的陆军准尉）却爱花天酒地和胡闹，与父亲争吵。父亲失踪……大哥被法庭收审，判处苦役……十二年后，二弟去看哥哥。情景：兄弟两人相对无言，但彼此心里有数……二弟的生日。宾客云集。他走出来。‘是我杀的。’大家以为他疯了。

“结局：大哥被放了回来。二弟被押送到羁押站，他被发配。二弟请大哥照顾他的孩子。

“走上了正确的路。”

这无疑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前史的出发点（这个创作计划是俄国学者列·彼·格罗斯曼首先发现的，并确定了它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直接联系），但是真正地、系统地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却是在三年半之后的 1878 年。

1874 年的创作计划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最终创作计划

的最大区别是：前者的中心是犯罪的心理过程以及两兄弟在道德伦理上的复苏，而且故事没有越出家庭这个小圈子，没有大踏步走向家庭周围的社会生活，没有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把家庭悲剧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民族这一史诗般的主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后者的主题则是体现了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代际矛盾和斗争。与此相应，在这一阶段，一部描写弑父案和两兄弟追求一个女人的小说，看来还不像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而只是一部心理"悲剧"。它的主要内容——两兄弟各自走着一条既彼此相异而又彼此相同的路，老大花天酒地，但他是无辜的，老二则是弑父凶手，然后分别走过一段屈辱和痛苦的路，获得精神上的新生，成为一个新人。此外，这故事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即发生在俄国实行"农民改革"和"司法改革"之前，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代背景则是当代，即在实现这两个"改革"之后。此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在最初计划中只有两个，即被杀死的父亲和大哥的"未婚妻"。

只有过了三年半至四年之后，这一悲剧冲突才与作者1874—1878年许多并行的构思融合在一起，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核心。

在《少年》的创作计划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想写一部"关于儿童的小说"（1874年2—4月），后又改为写父与子两代人（1874年8月）。这时又出现了关于三兄弟的创作计划："一个兄弟是无神论者。绝望。另一人整个是个宗教狂。第三人则是未来的一代，有生力量，新人。"但是这些构想只是部分地（或者根本没有）反映在《少年》的写作中，直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才得到表现；书中的三个主人公是同父异母的三兄弟，一个是"无神论者"，另一个是"有生力量"的体现

者；“最新一代”、“儿童”这一主题则体现在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和“孩子们”的有关章节里，而他们的精神领袖则是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在小说结尾，他终于用崇高的宗教伦理和“博爱”精神把孩子们团结在一起，以对抗周围唯利是图、以强凌弱的社会。

在《白痴》与《少年》的准备材料中，以及在“韦尔西洛夫的自白”的草稿异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详细制订了“魔鬼三次试探”这一象征性主题，后来这一主题又被作者加进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哲理内容，移植到“宗教大法官”中，成为它的核心内容。此外，在作家19世纪70年代的手稿中，还几次提到后来在小说中得到深刻和鲜明的心理描写的“臭丫头利扎韦塔”。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完《少年》之后，曾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写道：“我有一个理想——写一部关于现在俄国儿童的小说，当然，也要写到现在他们的父辈，以及他们现在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少年》仅仅是实现他这一想法的“初步尝试”（《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1章，第2节）。

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构思和创作前史，不能不提到作者1876—1877年的《作家日记》，它在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准备工作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对后来百科全书式地反映在小说中的诸多问题做了前期的分析和探讨。如：儿童问题，贵族家庭的瓦解问题，俄国的经济衰败和乱伐森林问题，俄国农村的贫困化和农村资产阶级的滋长问题，法院问题和律师问题，俄国教会、教派及其现状问题，俄国社会的分裂问题，天主教与罗马帝国和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天主教与19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最后则是西欧与俄国问题，俄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小说中的象征性表现则是三

代人的问题)。在1876年《作家日记》的预备材料中，作家还几次提到:“宗教大法官和保罗。宗教大法官和基督在一起。在巴塞罗那捉住了魔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6年《作家日记》10月号第1章的“判决”，其中引用了一名“思想”的自杀者（指因思想苦闷而自杀者）的论述，与伊万在“离经叛道”一章中提出的论据如出一辙，前者简直是后者的萌芽或胚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4月9日给阿尔切夫斯卡娅的回信中，曾把他的《作家日记》看做是他创作未来小说的必要准备，是他的创作实验室。他写道：“……我在准备写一部篇幅很大的长篇小说……我……打算深入地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不是研究现实本身，我对现实本来就十分熟悉，而是研究当前的许多详细情节。对我来说，当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年轻一代以及现代的俄国家庭，我预感到它远远不是二十年以前那种状况了……”

作家曾说,“宗教大法官”是他的整部小说的“最高潮”，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历史问题，而形成这一问题的前史则是作者在1876年《作家日记》5月号上提出的“石头”和“食物”的问题（“石头”和“食物”问题源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一位读者——圣彼得堡歌剧院乐队成员阿列克谢耶夫曾请作家解释一下圣经中提到的“石头”和“食物”究竟有什么含义的问题。为此，作家于1876年6月7日给他写了回信。这是一个重要文件，说明了“宗教大法官”中这个基本哲学历史观点形成的过程。

作者在这封信中说：“您出了一个难题，其所以难，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这事本身是清楚的。世界三大思想都融合在这个魔鬼的试探中了。已经过去了十八个世纪，还

没有比这三大思想更难也就是说更棘手的思想了，人们至今还无法解决它。”

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在他的《作家日记》中谈他在1876年谈过的那三大思想，尤其是罗马教皇奉行的所谓“天主教思想”，他还谈到，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不过是古老的“天主教思想”的变种，企图“不要基督，并把基督排除在外来安排人类社会。”

在1877年《作家日记》12月号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封告别读者的信，说明1878年《作家日记》将暂时停刊。他在解释《作家日记》所以停刊的原因时写道：“这一年我要休息一下，不再赶着出版《日记》，因为我确实想写一部文学作品，它是我在这两年出版《日记》时不知不觉和不由自主地形成的。”（《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第5节）

大概也是在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笔记中做了如下记载：

> 1877年12月24日。Memento（拉丁文：记住。——译者）。终生。
>
> 1. 写一部俄国的老实人（指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老实人。——译者）。
> 2. 写一部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 3. 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
> 4. 写一部长诗《四旬祭》。
>
> （这一切，除了最后一部小说和准备出版的《日记》外，起码要干十年，而我现在五十六岁了。）

这“最后一部小说”，也就是他在前面提到的“文学作

品”，即未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而计划中的其他三个构思，作为独立的作品并未出现，但却融进了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或者至少在其中得到了部分体现。

至于其中提到《四旬祭》，这个构思作家早在1875年夏就有了。根据作者的创作计划，它应当以“漫游记”的形式出现，描写“一（二、三、四、五、六等）次磨难”。我们在书中则看到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预审”时所受到的三次磨难，在这里，他的死和复活都是象征性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而写的笔记的诸多草稿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年轻人与魔鬼的谈话，这无疑是伊万·卡拉马佐夫与魔鬼谈话的雏形。

写一部“关于耶稣基督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宗教大法官”中得到了部分体现。

至于写“俄国的老实人”，除了作者几次在小说中提到伏尔泰、《老实人》以及其他以外，还直接表现在伊万在“离经叛道”一章中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描述，他像“老实人”一样认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而是太可怕了。（按：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是反对莱布尼茨的盲目乐观主义的。）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在1877年《作家日记》那封告别读者的信中首次提到他要在未来的一年动手写一部文学作品外，他还在1878年3月16日写给俄国作家兼教育家弗·瓦·米哈伊洛夫的信中正式提到：“我已经构思好并打算很快动手写一部大部头小说。小说里除了别的一些人物外，还要有许多孩子，大约七至十五岁的孩子……因此请把您了解的有关孩子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也写道，1878 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全身心地“扑进”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计划的构思中。从 1878 年 4 月中旬作者所做的笔记中不难看出，小说还处在构思阶段，尚未定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小说内容将包括作者在 1874 年就想写的“托波尔斯克的悲剧”(即伊林斯基的“弑父”冤案)。因为其中写道：“打听一下：苦役犯的妻子能不能够立刻改嫁?”作者还在小说的创作提纲中不止一次地称未来的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是“白痴”——这说明，在作者的构思中，阿廖沙与梅什金公爵（“白痴”）在性格上接近，有许多相同之处。

1878 年 5 月 16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儿子阿廖沙夭折。他因此很悲伤，长时间不能工作。作家夫人说：“为了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稍许平静些，不再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恳请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他一起到奥普塔小修道院去，因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正准备今年夏天到那里去。而拜访奥普塔小修道院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夙愿。”1878 年 6 月 1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偕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离开彼得堡先到莫斯科，然后由莫斯科坐车前往奥普塔小修道院。他们在修道院里一共住了七天。这次奥普塔小修道院之行，对作家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小说的头两卷就是在这所修道院里所见所闻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

在这次旅行中，作家与自己的旅伴谈到了他正在构思和部分已经开始的写作。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时说：“教会作为正面的社会理想，势必成为新小说或新的系列小说的中心思想，可是这部系列小说只写成了第 1 部——《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们两人所理解的“教会”不是狭义的

教会，即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而是全体信众的联合体，即人民。——译者）

当时的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谢·安·尤里耶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们从1879年起将出版杂志《俄罗斯思想》，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的新小说（即《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他将要创办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7月11日给他回信说，虽然小说已答应给《俄国导报》，但这问题还未最终敲定，他将在10月份给他正式答复。接着他又写道："小说我已经动手写了，而且正在写，但是它还远没有写完，只是刚刚动手而已。我向来是这样的：我从夏天的中期开始写我的长篇小说（注意：我的小说的篇幅一般有40～45个印张），新年前先写完一半，然后通常在某一家杂志的1月号开始发表第1部。然后在同一家杂志上连载（中间可能有某些间隔）一年，一直到12月，我一向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在哪一年连载完。迄今为止，还没有跨年度刊载的先例。"可是作者的这一设想并没有实现，小说从1879年1月在《俄国导报》上开始发表，连载至1880年11月止，达两年之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的小说先制定了一个总计划，但这计划已经佚失，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计划与作者早先所做的种种情节上的安排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作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基础的伊林斯基弑父案，以及他为《大罪人传》所拟定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却没有大的变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卡拉马佐夫兄弟》草拟了一份写作提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思路。

不过，卷1第1～3章的写作提纲已佚失。留下来的作者手记，主要与第4章、第5章有关。作者在这里拟定的小说中

的典型形象和情节，除了少数例外，都在作者的最后定稿中得到了展示和发挥。这些笔记和草稿大概写于 1878 年 9 月初，因为它们大部分都装在一个信封里，上面盖有邮戳："圣彼得堡。(1878 年) 9 月 1 日"和"旧鲁萨。(1878 年) 9 月 2 日"。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作者曾在他的写作提纲中称阿廖沙为"白痴"，后来又改称他为"新一代的主人公"。大概为了避免读者直接联想到梅什金，在正式文本中，又改称他为"怪物"。他在"作者的话"中写道，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一个"卓越不凡"的人，虽然"此人很怪，甚至是个怪物。"

作者在写作提纲中说，阿廖沙不同于《少年》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向社会提出"挑战"的年轻人，但是他也属于"新的一代"，他的最大特点是"诚实"，他为人刚毅、积极（"说到做到"），仪表优雅，但是他的行为动因不是"狂信"，而是爱。作者还指出，阿廖沙希望建立的功德不是"无理性地"早日为信仰捐躯，而是"谦卑地为人们服务"。为此，作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定稿中指出："阿廖沙则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道路，但是仍旧渴望尽早建立功勋。"佐西玛长老称阿廖沙为"我的文静的孩子"（这在提纲中是用醒目的大写字母写的），此前，作者又说他的天性的根本特点是"使人深受感动的"，而不是"狂热的"。

在说明小卡拉马佐夫想进修道院当修士时，在提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是神秘主义者吗？决不是！是狂信徒吗？绝对不是！"作者还强调指出，阿廖沙之所以选择走长老的路是出于一颗"仁爱之心"："我已经说过，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走上老人家的路，是因为他有一颗仁爱之心"。作者在这里又说，阿廖沙"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确信不疑的"。

阿廖沙既然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智力发达的"现实主

义者”，而且并不是一个“狂信徒”和“神秘主义者”，那么在他的世界观中科学观与宗教观，理智与信仰怎么互相协调呢？作者在写作提纲中写道：“他明白，知识和信仰是两种不同的和互相对立的东西”。阿廖沙宗教观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他的感觉上的。“他懂得了——他理解了，至少，或者他甚至只是感觉到”“存在着其他的大千世界”，“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接着作者又代替主人公议论道：“注意：如果存在着与彼岸世界的联系，那事情很清楚，它就可能、甚至有时候必须用事实表现出来……用不一般的事实”，即奇迹、显灵等等。“人们的不信上帝根本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和另一种生命，因此，他们也不可能相信奇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人间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至于所谓科学的证据，虽然他没有念完中学，但是他还是认为他有权不相信这些证据，因为他感觉到，这知识是此世界的知识，它推翻不了就其本质来说并非此世界发生的事……”

这些话在小说的最后定稿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关于阿廖沙，却说了下面的话：“他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之后，便立刻惊讶地确信，灵魂不灭和上帝都是存在的，因此便立刻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道：‘我要为灵魂不灭而活着，决不半途而废，决不中途妥协’”（本书卷1，第5章“长老”）。正是在这里，阿廖沙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对此，作者概括道：“现实主义者的宗教信仰不是产生于奇迹，而是奇迹产生于宗教信仰。”（同上）

作者为卷2写的创作提纲上，标明的日期是1878年9月和10月初。10月底，《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头两卷由作者夫人誊清后，于11月7日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8年11月8日给妻子的信）。

小说卷 2 的创作提纲和材料几乎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有提纲式的对话、谈话和故事情节，也有关于主人公的简略叙述，并逐渐形成了全书总的结构。

在提纲中，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被称为伊林斯基，他“急需三千卢布，因为他挪用了他的未婚妻的钱。”这些钱，德米特里想“在修道室见面之后”向父亲要，建议彼此“和解”。也正是在这里，他头一回说出了那句关于杀死他父亲的被人抓住不放的话，而在创作的预备材料中，阿廖沙的二哥一开始就被称作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又被称作“学者”、“有学问的哥哥”和“杀人犯”。“杀人犯”这一说法是颇具深意的。它表明，并不排除作者在这一阶段还在设想由伊万来杀死他父亲。后来才由斯梅尔佳科夫来充当真正的弑父犯，但这并没有减轻伊万的罪责，而是更加深了他的罪行（从精神上、道义上唆使斯梅尔佳科夫杀人）。

小说的思想楔子，是由在佐西玛修道室的一场辩论开始的。辩论的题目是（在作者的笔记中写道）：“……有没有爱人类这样一种自然法则？这是上帝的诫命。这样的自然法则是没有的，对不对？”伊万的立场，据作者的说法，是这样的：“他（杀人犯）认为，没有这样的法则，爱，仅仅是因为相信灵魂不灭才存在的。”米乌索夫则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对人类的爱，存在于人自身，是一种自然法则。”这一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则是援引卢梭的说法：“卢梭——爱，社会从自身中就会产生爱”，“如果没有上帝和灵魂不灭，也就不可能有对人类的爱。”“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为所欲为吗？”米乌索夫问。伊万（杀人犯）做了肯定的回答。而在小说的定稿中，伊万仅仅做了这样的结论：“是的，我说过这话。没有灵魂不灭就没有美德”（本书卷 2，第 6 章“这种人活着干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作者草拟的提纲中，也无论在小说的最后定稿中，佐西玛都对伊万的无神论表示怀疑。长老对伊万说："这个问题在您身上还没有解决，您的不幸也就在这里。"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如果您不信仰上帝，您或者很幸福，或者很痛苦。在您身上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

在作者头两卷的创作提纲中还没有佐西玛长老的名字，只简单地写做长老，虽然有一页上曾两次使用过马卡里（1816—1882，都主教，俄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的名字。

在写作提纲中还提到，哥哥们的到来对阿廖沙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是"他跟德米特里很合得来。对伊万却采取观望态度。"

作者草拟的小说提纲，包括小说的四大部十二卷加尾声，在短短的"题解"中不可能逐一地进行详细分析。如果读者有志研究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的话，那这个提纲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小说的许多人物、思想和情节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它）们的现实生活的渊源和艺术的源头。

三

1878 年 12 月 2 日《莫斯科新闻》上登载了一则启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将在明年（1879 年）1 月号起在《俄国导报》上连载。果然，此后不久，就在《俄国导报》1 月号上发表了小说的头两卷。从作者 1878 年 11 月 8 日给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两卷的手稿是她誊写的。而从 1879 年 1 月 30 日作者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两卷的校样，都是由作为责编的他先行校阅后再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此后，在小说陆续刊印期间，也都按照这样的工

作顺序进行。1878 年 12 月—1879 年 1 月，作者的大部分时间看来都用在看校样上了，因此拖延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续部分的写作。

作者在写完卷 3，并准备在 1879 年 1 月 31 日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前（即 1 月 30 日），给尼·阿·柳比莫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奉寄的卷 3，我远非认为写得很坏，相反，我认为很成功。（请您多多包涵，原谅我这个小小的自我夸奖……）"在同一封信中，作者还告诉柳比莫夫："全书共分三部，每部分成数卷，每卷分成若干章。"

作者在《俄国导报》1878 年 2 月号发表了小说第 1 部的结尾（即卷 3）后，认为应该间隔一个月再行发表小说的第 2 部，为此，他在同一封信中通知尼·阿·柳比莫夫："与此同时，十分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要赶紧预先通知您，《俄国导报》3 月号上我什么也不能（无法）寄给您，因此第 2 部将从《俄国导报》第 4 期，即 4 月号起刊登，而且这第 2 部我也同样希望不间断地刊载，直到它结束。"

作者写作小说第 2 部是在 1879 年 2 月份开始的。2 月下旬，作者已拟就了卷 4 的创作提纲，其中有些段落几乎未加修改就写进了卷 4 的第 2、5、6 和第 7 章中。

卷 4 是在《俄国导报》1879 年 4 月号上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稍事休息后，就开始了卷 5 "赞成和反对" 的写作。作者在 1879 年 4 月 30 日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称这一卷是全书的 "最高潮"。在同一封信中，作者还通知尼·阿·柳比莫夫，供给《俄国导报》5 月号的稿件，将 "不得不晚几天"，但是他将尽力在 5 月 10—15 日寄出："必须写好，为此不能太匆忙。" 他答应给 5 月号 "三个印张（也许要多一些）"。接着他又写道，反正以后供稿，每一卷都相对独立，"无论篇幅大

小，它都具有某种完整的独立性。”小说结构的这一总的原则一直坚持到小说终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共分十二卷，每一卷既是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同时在主题上又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卷 5“赞成和反对”中的第 3、4、5 章——“兄弟俩相互了解”、“离经叛道”、“宗教大法官”是作者在创作中长期思考的结果。从这三章的创作提纲中可以看到，伊万同阿廖沙在饭馆里见面，按照作者最早的构思，伊万仅限于反对上帝创造的世界这一“离经叛道”之说。之后，在作者的创作计划中，伊万曾两次与阿廖沙告别，要离开饭馆。在这里，宗教大法官这一主题只是三言两语，点了一下题。作者只是在思考第 3～5 章的创作提纲时，才逐渐产生宗教大法官这一形象，希望通过这一形象把伊万的思想具体化。但是即使在伊万向阿廖沙讲述他的“长诗”时，作者也没有料到，它会在卷 5 占据这么大的篇幅，起初他只是想把对伊万思想的“反驳”纳入卷 5。作者在 1879 年 5 月 10 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写道：“今天将两个半印张（至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您的名下，供即将出版的 5 月号刊用。这是卷 5，名为‘赞成和反对’，但寄的并非全文，仅仅是它的一半。这个卷 5 的另一半将在以后（及时）寄出，供 6 月号刊登，篇幅为三印张。我之所以不得不将我的长篇的这个卷 5 在《俄国导报》上分两期刊载，其原因是：第一，即使我竭尽全力，也只能在 5 月底完稿……这样我就来不及看校样，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第二，这卷 5 在我看来是小说的最高潮，因此应该写得特别仔细。这一卷的中心思想，您从所寄文稿中可以看到，是要描绘存在于脱离现实的俄国当代青年中那种极端的亵渎上帝思想和进行破坏的思想萌芽，在表现亵渎上帝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同

时，现在我准备在佐西玛长老……的临终遗言中对此予以驳斥。”

1879年5月19日，作者在写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也说到：“……我的小说的这一卷是最高潮，名为‘赞成和反对’。这一卷的主题是亵渎上帝以及对这种亵渎上帝思想的批驳。亵渎上帝的内容已写完并已寄出，而批驳的内容只能寄给6月号。据我自己的感觉和理解，我选取的亵渎上帝思想比较激烈，即正如现在我们俄罗斯整个（几乎）上层，尤其是整个青年中发生的那种情况，他们已经抛弃从科学上和哲学上来批驳上帝的存在，现在那些实干的社会主义者也已经根本不再做这样的事（犹如整个上世纪和本世纪前半叶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却竭力否定上帝的造物、上帝的世界及其意义。现代文明认为仅仅在这方面才是荒谬的。因此，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这种抽象的主题方面我也没有背离现实主义。对它的批驳（不是直接的，即不是面对面的）将出现于弥留之际的长老的临终遗训中。”

1879年6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告诉尼·阿·柳比莫夫，“前天”他已将卷5的结尾部分寄给编辑部，以便该刊在6月号上刊出。接着，他在信中又写道：“其中‘说夸大亵渎话的口’（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3章，第5节。——译者）所说的那部分已告结束。现代那些对基督持否定态度的人，那些最狂热的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赞成魔鬼的建议，并且硬说，对于人们的幸福，这比基督更可靠。”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赞成和反对”这一卷的续稿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以后，在1879年6月11日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又说，他将于7月10日前寄出卷6，供该刊7月号发表，又说：“下一卷将是佐西玛长老之死及其临终前同朋友们

的谈话。”他想在这一卷中让大家看到，“纯洁的、理想的基督徒并非是抽象的，而是非常现实的，可以做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督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一切罪恶的唯一避难所。愿上帝保佑我成功，这将是一篇打动人心的作品，但愿我有足够的灵感。而主要的是这个尚未被现代的作家和诗人们考虑过的主题，或许是完全独特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为此而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要实现他的这一构想，困难不少。果然，这一卷来不及在《俄国导报》7 月号上发表。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79 年 7 月 8 日写信给尼·阿·柳比莫夫说：“由于身体不适，健康欠佳，医生要我刻不容缓地到埃姆斯去治疗六周……这次出行对写作并无妨碍，相反，在埃姆斯我完全只身独处，可能会较空闲些，不过这以后再谈。主要的是恳请您别要求我在本月号（7 月号）连载《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续稿几乎已经完成，稍做努力即可在本月寄出。可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把未来的卷 6（“Pater Seraphieus”——拉丁文：六翼天使神父，“长老之死”），看做小说的最高潮，因此我想尽量把它修改得好一些，重看一遍，再润色一遍。因此我将把它随身带到埃姆斯去，并于下月，即 8 月 10—12 日之前从埃姆斯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绝对不会晚于这一日期）……这样就可以在 8 月 31 日出版的《俄国导报》上刊出（篇幅近三印张）。卷 7 供 9、10 月号连载（每月两个半印张）。我预先声明，这一卷十分动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2 部也将就此结束。”接着他又说：“您看，我现在已处在关键阶段！小说还有第 3 部（篇幅没有第 2 部那样长，但与第 1 部相当）。要在今年写完它，我肯定办不到。我动手写作时没有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此外，现在写作的速度要慢得多。最后我对这部作品的要求比先前几部更严格：我想把结束部分写好，

结束部分的思想要尽量写得清楚些。其中有审判、惩罚以及对小说主人公之一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处理。总而言之，我认为有责任告诉您并请您同意下述各点。第2部连载结束后（10月号），明年1月份之前，我将暂停发表。第3部在1月号上刊出，第3部（十或十一印张）将在1月号、2月号、3月号登完（决不会再拖），也许只需要1月号和2月号便可登载完，整部小说也就此结束。”

这是作者在1879年夏想好的创作计划，可是后来却不得不做了变更：小说第2部分成了两部，即第2部和第3部，整个小说因此也由三部变成了四部。因为小说的篇幅增多了，加长了，一直到1879年的11月号才全部登完。

小说卷6是在1879年8月写完并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9年8月19日写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说：“急于随信给您寄上《卡拉马佐夫兄弟》卷6全文，供《俄国导报》8月号发表。”接着他又说：“我把卷6冠以‘俄罗斯修士’这样一个大胆的、挑战性的标题……我认为我并没有背离现实：不仅作为理想是真实的，即使作为现实也是真实的。”可是俄国的一些人却认为他把俄罗斯修士理想化了，把他们“捧”得太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上面的话就是针对俄国某些人的反对意见而说的。接着他又说，佐西玛的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他完全同意佐西玛长老在开示录中所说的话。他说：“当然，我那位佐西玛长老的许多开示（或者说是这些开示的表达方式）属于他这个人物，亦即对他的艺术描写。尽管我的思想与他所说的话完全一致，但假如让我自己来说这些话，那我就会用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语言……否则就塑造不了艺术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重视“俄罗斯修士”这一卷，认为是他

心血的结晶。他在上述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说:“这一章(应为这一卷。——译者)充满热情、富有诗意,原型取自吉洪(扎顿斯基的)的某些开示录,而叙述的朴实无华则遵循帕尔芬修士的游记。”

在把卷6寄往编辑部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尼·阿·柳比莫夫,卷7共四个印张,取名“格鲁申卡”,打算分两期在《俄国导报》9月号和10月号刊出。“第2部年内将以这一卷结束。”他又说:“卷7有两个独立的情节,似乎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后来作者又把“两个独立的情节”分别独立出来,变成两卷,即卷7“阿廖沙”和卷8“米佳”。作者大概是在1879年9月8—16日之间,决定在小说结构上做这样的调整的。

小说卷7的写作开始于1879年8月中旬,在埃姆斯。作者于1879年8月28日写信告诉妻子说:“我已经坐下来写小说了,而且正在写,但是写得很慢,简直没有一点空闲……我回来时,但愿上帝保佑,能带回来一半供9月号用,而其余的一半则想在回来后的第二天,片刻也不休息地接着坐下来把它写完。然而这部分必须写得干净、漂亮、精雕细刻。这是一些最重要的章节,它必将在公众中确立这部小说的名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9年9月初回到旧鲁萨,当时他仍打算让卷7在杂志的9月号和10月号发表。因此,他从埃姆斯回来后,于9月8日写信给尼·阿·柳比莫夫说:“我已经回到旧鲁萨,但是旅途劳顿,都累坏了,直到前天才坐下来继续写作(供9月号用)……尽管我想尽早赶出来,但不能过于仓促,因为要写出整部小说的最主要的场面之一(指“一颗葱头”。——译者)。我希望尽可能写得好些。”

这个卷7,是在1879年9月16日寄给杂志编辑部的。同

日，作者在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写道："随信寄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卷 7，供 9 月号用……这一卷共四章：现奉上前三章，而第 4 章将于两天后寄出……这第 4 章一共才有四个打印页，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压轴的一章。……最后一章（即将寄出的）'加利利的迦拿'，乃是整个这一卷、也许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章。"

在作者草拟的卷 7 的创作材料中，几乎各章的内容都已标出，并冠以"格鲁申卡"这一总标题。后来卷 7 的卷名之所以改为"阿廖沙"，一方面是因为阿廖沙是全书的中心人物，另一方面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这一卷的时候，显然想给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中的每一位都单独写一卷，因此卷 7 之后是卷 8"米佳"，然后又有卷 11"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小说卷 8，作者原准备全部刊印在该杂志的 10 月号上，从而结束小说的第 2 部。这卷 8 也就是作者原来说的"两个独立的故事"中的第 2 部分。可是在写作过程中，这一卷的内容大大地扩大了。同时在这一卷中又"突然出现了许多新人物，尽管他们一闪而过，可是每一个人物都应该刻画得尽量完整，因此这一卷的篇幅超出了我原来的设想。"（1879 年 11 月 16 日给柳比莫夫的信）显然，10 月号上容纳不下，只好在 11 月号继续连载。直到这时，作者才明白这第 2 部太长了，第 2 部已由原来的三卷扩大为五卷，如果再加上"出乎意料"、"突然"产生的卷 9，这第 2 部就成了六卷，变成了大肚子。因此作者在 1879 年 11 月 16 日写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说："……我起初确实想写三部，可是我是逐卷写的，忘记了（或者是忽略了）修正从前的构想。因此我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明这第 2 部应当分为两部，即第 2、第 3 部。到明年也许会发表最后的第 4 部。这样一来，卷 4、卷 5、卷 6 组成

第2部，卷7、卷8、卷9组成第3部。每一部包括三卷，每部的印张也大致相仿。第4部也是如此，即分为三卷，共十至十一印张。”

作者之所以要增写这卷9，是因为他9月底到达彼得堡后，“跟一位检察官商量（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突然发现，如果局限于描写庭审，它就会缩小小说描写的艺术世界。”因此，他在给尼·阿·柳比莫夫的同一封信中说：“这样一来，我小说中的这个完整的、非常有意思和非常不充分的刑事诉讼部分（我国刑事诉讼的弱点）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诉讼程序题为‘预审’，既墨守成规，又带有最时髦的抽象议论，其代表就是年轻的司法工作者、法院的预审官等等。为了结束这一部，我就要增写以‘预审’为题的卷9。”但是原因还不完全在此。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即作者在上述信中所说：“此外，我要把米佳·卡拉马佐夫的性格刻画得更深刻些。在不幸和误控的暴风雨中，他的感情和良心受到洗涤。他内心接受惩罚并非因为他所做的事，而是因为他如此行为不端，以至他可能并且企图犯下法庭将要误判的那种罪行。他的性格完全是俄罗斯式的：不响雷声，不求雷神。他在道德上的涤罪早在预审前几小时就开始了。我准备在卷9中就写这个预审。这对作为作者的我十分宝贵。”

作者原准备将卷9在12月号上发表，可是因为这卷的篇幅大大扩大了，作者未能如期完成。这一卷原准备写一个半印张。1879年12月8日他通知尼·阿·柳比莫夫说，可能要三个印张，也许至少要三个半印张。结果这一卷长达五个印张。

为此，作者于1879年12月8日写信给尼·阿·柳比莫夫说：“我曾经极为肯定地答应供12月号刊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卷9，现在我无法在12月份寄出。原因是：我因写作而

累病了，这一卷的题材（‘预审’）拉长了，复杂化了，而最最主要的是这一卷对我来说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卷，必须精雕细刻（我看到了这一点）。假如我草率从事，那我不仅现在、而且会永远败坏我的作家名声，同时我小说的主题也会受到很大损害，而我又十分珍惜这个主题……为此，我想把本案的结局写好。”

小说卷 9 的写作是在 1879 年 11 月底开始的，于 1880 年 1 月 14 日结束并寄给《俄国导报》。在此之前一周（1 月 8 日），作者写信告诉尼·阿·柳比莫夫：“这卷 9 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我写了两个月，尽可能仔细地做了修改和润色。共计五个印张，也许略少。有什么办法呢！不过第 4 部的篇幅会相应减少，因为“预审”中已经写到的就无需在第 4 部中再详细叙述了。”

写小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花费了惊人的脑力和体力。他在 1880 年 1 月 21 日写给维·费·普齐科维奇的信中说明他长久不给朋友们写信的原因：“从我这方面来说，原因只有一个：可怕的、苦役般的劳动，超出了我的能力。最近三个月，我写成并交出的稿子多达十二个印张！身体垮了，探亲访友，写信等，全然弃之不顾了。”

小说第 3 部脱稿后，作者休息了一星期或者十天，就立刻开始草拟第 4 部的写作提纲，并冠以“第四部草案”这一标题。草案分三部分。每一部分与小说第 4 部卷 3 的内容相应。前两卷写得较详细，卷 3“法庭”则写得十分简略。小说“尾声”则在“草案”中没有涉及。这一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总的叙述流程中也没有凸显“孩子们”这一主题，也没有赋予伊柳沙的葬礼以特别重要的结构上的意义。而这一情节应当是第 4 部卷 11 开篇的前导。同时在小说的最后定稿中，伊柳沙

葬礼后阿廖沙与孩子们在大石头旁的宣誓，不仅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思想结构上的高潮，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此外，在这“草案”中，也缺少某些情节上的线索，如后来作专章叙述的“足疾”、“小魔鬼”、“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等。

在写完第4部的创作计划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考虑“阿廖沙和孩子们”这一题材。结果材料越来越多，题材越来越复杂，作者终于决定将这一题材独立成卷，从而也部分地实现了作者很久以前想写一部关于儿童的小说的夙愿。其实，早在1878年4月，作者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曾在创作提纲第1页上提到：“了解一下，当火车全速行驶时，能不能躺在火车下的铁轨间？”

卷10是在1880年3月底或4月初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的，并于《俄国导报》4月号上刊出。在整个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考虑小说的最后一部：但是到4月底他终于明白，他无法写出什么供杂志5月号刊登。他把这一情况于1880年4月29日写信告诉了尼·阿·柳比莫夫，并抱怨说，在彼得堡，“无法写作……都怪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每天有这么多人来找我，每天有这么多人来跟我套近乎，让我上他们那儿做客——以致我在这里简直手足无措，现在只能逃离彼得堡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在《俄国导报》6月号上开始发表卷11。这时候，作家对第4部的整个结构已经清楚了，也就是在上述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到，小说将以“尾声”结束。他写道：“……再过一星期，我将携家眷到旧鲁萨去。这样一来，小说的续篇将从6月号开始连载（如果您首肯的话）。第4部将在8月号结束，然后还有一个结尾，一个半印

张，供9月号发表。”

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做了这样的许诺，可是因为他要到莫斯科去参加普希金铜像的揭幕典礼，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他在莫斯科从5月23日一直待到6月10日。卷11的收尾只好搁到6月中旬再开始。6月16—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制定了这一卷的新计划，其中才包括了“足疾”和“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等情节线索。

卷11是分两次在《俄国导报》的7月号和8月号连载的，稿件则于1880年7月6日就寄给了编辑部。他在给尼·阿·柳比莫夫的附信中说，他写得相当轻松，因为一切早已经记在本子上，只需恢复一下记忆就行。

我们已经在上面说过，卷11的第9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在作者的最初计划中并没有确定，可是他在1880年8月10日写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却写道：“虽说我自己也认为这第9章可以不要，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却写得津津有味，我绝对不肯割爱。”

小说卷11“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在1880年8月10日前写完的。也就是这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卷11余下的第4～10章寄给了《俄国导报》编辑部。与此同时，作者又告诉责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卷12，即最后一卷，将于下月（9月）10日或12日前后肯定寄给编辑部。篇幅也为三个或三个半印张，不会更多。然后就剩下小说的‘尾声’了。总共一个半印张——不过这已经是供10月号发表的了。”

经过一周的间断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继续伏案写作小说的余下部分。1880年8月28日，他写信给伊·谢·阿克萨科夫说：“您决不会相信我忙到什么地步，日日夜夜，就像在服苦役似的！具体说——我正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部

分，因此，我正在总结这部至少是我十分珍惜的作品，因为其中倾注了我的许多心血。”

小说卷 12 “法庭”（即“法庭错判”），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该卷题目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称：“结账清算”（“Уплата по итогу”）。作者创作提纲上标明的日期是 1880 年 8 月 17 日。然而应当指出，有许多有关法庭审理的司法细节早在当年春天，即到旧鲁萨去之前，作者就已经做了不少笔记。作者在 1880 年 9 月 8 日把卷 12 第 1～5 章寄给尼·阿·柳比莫夫时就曾说:“我不认为我在叙述过程中犯了技术性的错误：因为我早在彼得堡的时候就曾向两位检察官请教过。”

在写作过程中，卷 12 比原先计划的篇幅扩大了近一倍，因此只能分两期发表。为此，作者在 1880 年 9 月 8 日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想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卷 12，即最后一卷一次写完并寄给您，以便一次登完，但是我终于看到，这对我是不可能的。……我把叙述停在‘法庭辩论’前进行休庭的时候。”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给 9 月号寄去了卷 12 第 1～5 章，答应余下的九章和“尾声”在 10 月号发表。

关于作者在 1880 年 6 月到 10 月写作这部小说的情况，他曾于 1880 年 10 月 15 日写给佩·叶·古谢娃的信中提到：“……如果说有人在服苦役，那就是我。……从 6 月 15 日到 10 月 1 日，我写了二十个印张的小说，还出版了三印张的《作家日记》。再说我不能马虎潦草，我应该写得富有艺术性。我应该对得起上帝，对得起诗艺，对得起已经写出的成功之作，对得起期待着我的作品结尾的所有俄国读者。因此我简直日以继夜地在埋头写作。”

小说的最后一卷是 10 月 6 日，即作者离开旧鲁萨到彼得

堡之前写完的，可是这时“尾声”还没写好。1880 年 10 月 18 日，作者在给玛·亚·波利瓦诺娃的信中说：“您当然不会相信，但是，我从莫斯科回到旧鲁萨，一直到 10 月 6 日（即离开旧鲁萨的那天）我始终在写，日以继夜……写好的东西又反复修改，反复润色，多达五次之多。我不能将我的小说草草收场，从而断送我的整个思想和整个构思。”他在信中还告诉收信人说，从 20 日起，他又“必须坐下来写作，以便把最后的‘尾声’写完。”

“尾声”的基本结构，作者早就想好了，早在这年的 4 月 29 日，即卷 10 刚写完，他就写信给尼·阿·柳比莫夫说，“尾声”的基本内容是：“……以三言两语谈谈人物的命运，一个完全独立的情节：伊柳沙的葬礼，阿廖沙在墓前向孩子们发表演说，里面将部分地反映出整部小说的意义。”这些内容都在“尾声”的最后定稿中得到了直接反映。只有一个情节，即米佳、格鲁申卡、卡佳的相互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略有更改。他原来准备让他们三人和解。“尾声”的早期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米佳看到大家都和好了，说：‘瞧，我们现在多幸福哇！’”可是后来作者改变了主意，请看提纲中卡佳对阿廖沙说的话，意思正好相反：“噢，不过不是向这个女人！向这个女人我不能请求饶恕！我，我向她说：‘请饶恕我！’我是想在米佳面前惩罚我自己。因此我才向她说：‘请饶恕我。’她不肯饶恕，我倒喜欢她这脾气！”

1880 年 11 月 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知柳比莫夫，“尾声”已写完，并且已经寄给了《俄国导报》编辑部。作者在同一封信中还说：“好了，小说写完了！这书我写了三年，连载了两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我想在圣诞节前出单行本。这里的需求很迫切，俄国各地的书商也一样：已

经寄来了钱。”

四

“现在到处都在读我的小说，给我写信，青年在读，上流社会的人也在读，文学界有人骂我，有人夸我，从对周围产生的印象看，我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9年12月8日的一封信中谈到广大读者和批评界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反应时这样说。

据作家夫人说，她丈夫特别重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佐西玛之死、德米特里向阿廖沙讲的故事（即讲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怎么去找他的故事）、法庭、控辩双方的演说、伊柳舍奇卡的葬礼、同女信徒的谈话、伊万同斯梅尔佳科夫的三次谈话、魔鬼等。

尽管如此，作者一直到小说连载完毕，都在担心他这部小说是否能获得成功。他在1880年8月16日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就曾谈到过他的这种心情：“每当我写完了什么，并交稿付印的时候，我就像得了寒热病似的惴惴不安。倒不是我不相信我自己所写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经常折磨着我：人们会怎么接受它，人们是否愿意理解问题的实质，会不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早在《俄国导报》连载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前，小说就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强烈反响，仅1879年一年，首都和外省报刊上就发表了大约八十篇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

应当说，这些评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毁誉参半，对他的思想和美学评价既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这多少与当时动

荡的政治局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前后）有关。

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初评论，出现于1879年初，当时还只是三言两语地介绍和速写式的简评（因为小说发表的章节还不多）。但是，大多特别强调小说中“色彩绚烂的现实主义”，如对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描写，他们在修道院的聚会，“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与格鲁申卡的会面等。有些评论则正确地预见到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比如，发表在《祖国之子》上的一篇有关俄国文学的述评中，就曾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做了这样的概述：“……作者在罪恶的卡拉马佐夫家族身上，没有放过一个人不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在作者已经准备好的基础上，情节将怎样发展和创造——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某些情势的发展趋势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正在为读者写作一个可怕的悲剧，而扮演其中一个主要人物的就是格鲁申卡。”而《现代生活报》的一位评论员则敏锐地提到书中的佐西玛长老，“看来，他将扮演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而在他的讲话中，作者放进了许多他过去在《作家日记》中说过的话。”

大概也是从这时候起，本来是对小说的心平气和、客观的讨论，突然变成了论战。评论的语气也明显改变了，有时候变得怒气冲冲。许多报纸的文章和评论（如《呼声报》、《星期周报》等）众口一词地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主义。但是，尽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主义做了态度敌对的诠释，几乎在所有文章中，还是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很好的艺术作品。比如，《星期周报》的评论员就表示深信，《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其富有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特点来看，肯定会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最佳作品之一。《呼声报》的《文学大事记》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很有特色”，因为他描写的生活是“意外的、非常的、令人惊讶的”，不像我们到处都可以遇到的伊万·伊万内奇和彼得·彼得罗维奇那样的日常生活。

《呼声报》评论员除了指出小说情节的非同一般和小说人物的异乎寻常以外，还特别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无误的艺术嗅觉，使他能够成功地解决最困难的心理和结构任务。“尽管登场人物所处的情况荒谬绝伦和不合情理，尽管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十分乖戾，他们却是些活生生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小说中没有虚假的东西……”批评家还指出，德米特里这一形象是“艺术的顶峰和灵感的顶峰”——“把不可遏制的强烈情欲和诚实的天性，把沉溺于败坏的道德和分析自己灵魂这两种需要，把暴躁的乖僻性格同温柔的、爱的天性，把虚假的自尊心同完全真诚的自我鞭挞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俄国文学中的新性格，”它既不同于“多余的人”，也不同于“新人”，“在众多人物中，无论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最突出的还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他就像一个 chef d'oeuvre（法语：杰作、代表作），是真正鹤立鸡群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论敌，在谈到小说的语言和形象的优美时也有许多赞誉之词。例如，《呼声报》的评论员甚至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不是这一章或那一章好，不是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好，不是这一类人物或那一类人物好——不，每一页都好……”尤其是对话，除了有两三处，对话“变成了论文”，而有些登场人物变成了“作者本人的化身”以外。

在 1879 年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小说卷 8 的发表，引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 1879 年《祖国纪事》

11月号和12月号上连续发表了两篇短评——《十月一日》与《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因为在这一卷的“金矿”一章中，霍赫拉科娃太太既提到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名字，又提到了《现代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认为这是对《现代人》被迫停刊的讽刺，同时也是一种暗示，似乎《祖国纪事》继承了《现代人》的办刊思想。《现代人》是1866年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案（未遂）而被迫停刊的，现在（1879）又出现了新的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案，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生怕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暗示威胁到《祖国纪事》的生存，或遭到书报检察机关的迫害。但是，除此以外，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反击还触及到范围更广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而且还不仅涉及《卡拉马佐夫兄弟》，并进而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过去办的《时代》和《时世》两杂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准备公开答复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但是他后来没有这样做。

颇有意思的是收藏家帕·米·特列季亚科夫的夫人在1879年11月15日一则日记中的记载，说她和她丈夫一起阅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头三卷，读后，他们夫妇俩进行了“长久的交谈”，因而使他俩在思想上更接近了。半年后，1880年6月，帕·米·特列季亚科夫的夫人又在日记中记载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读洞察一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跟帕沙（即她的丈夫。——译者）一起欣赏着心理分析，感到心里的一切都换了个位置，似乎把心中一切好的、小的东西都分门别类地归到各个角落。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能够使一个人变样，而且变成更好的。”

1880年对小说的反响，不如1879年强烈。这是因为小说还没有连载完，有些人想看到全文后再说。

1880年8月初，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显然是故意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份康·尼·列昂季耶夫评普希金演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章。作家为此在1880年8月16日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做了答复，他说："谢谢您寄来的《华沙日记》，说到底，列昂季耶夫有点歪门邪道——您发现这点没有？……不过他的论述中也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康·尼·列昂季耶夫写的《论世界的爱》（1879—1880）系列文章，对理解和评价《卡拉马佐夫兄弟》具有原则意义。康·尼·列昂季耶夫是东正教的热心捍卫者，他批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说背离了正统的教会信条，"给基督教染上了玫瑰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洋溢地宣扬全人类的博爱、和解、把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康·尼·列昂季耶夫看到的是一种隐秘的征兆，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旧忠实于西欧的民主人道主义，而与东正教和一般宗教提倡的禁欲主义原理相悖。他写道："所有这些对人世间的爱和对人世间的指望，都可以在贝朗瑞的诗歌中，更可以在乔治·桑和许多别人的书里找到。……人道主义……可以引导到一种既枯燥而又自以为是的功利主义，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那种疯狂症，即可以套用精神病学上的说法，称之为 mania democratica progressiva（希腊文：民主进步躁狂症）。全部问题在于我们指望，不要上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自动地成为非常好的人，或者错误更甚，成为有益的人……不幸、痛苦、破产、侮辱，——基督教有时甚至把这称之为上帝的礼遇。可是人道主义却想把时代对我们有益的这些侮辱、破产和痛苦从地面上扫除干净……"

康·尼·列昂季耶夫继续写道，按照教会的教义，世界"处于罪恶之中"，在人世间，想要拯救世界是不可能的。无上的

幸福只有在死后，在彼岸世界。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赞同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想改造这个世界，他所向往的不是天上的天堂，而是人间的天堂。

康·尼·列昂季耶夫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一个明证，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地主张民主和社会主义信念。

1880 年俄国报刊上出现的对《卡拉马佐夫兄弟》评论大半为总结性评论。可是却出现了围绕《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热烈论争，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甚至在赞成者中间，因为彼此的理解和观点不同，争论也很激烈。比如，阿·费·科尼在俄国法律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罪与罚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和宽大为怀”。他认为这与俄国实行司法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有助于在思想上与实践上完善俄国的法理学。可是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却在他写的《同时代人札记》中表示不敢苟同，阿·费·科尼只说对了一半。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珍藏于心的理想是“受苦受难”。正因如此，作家坚决反对陪审团尽可能宣判案犯无罪的倾向，而要求实行“严厉的惩罚、监禁和苦役”。而作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基础的法理思想，则是“犯罪的思想也应当与犯罪的行为一样受到惩罚。”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矛盾，因此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必然会出现二重性。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天才”，因为作家在描写背教者和无神论者的时候，是“心怀恶意”的：先让他们坏事做绝，然后再让他们受尽苦难，最后才原谅他们。如果他们“顽固不化，到头来竟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某一章的名称那样‘离经叛道’，造上帝的反，造事物常规和必须受苦受难的反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迫使他们上吊，开枪自杀，跳河……”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心理学家的逐渐进化，他说："从杜勃洛留波夫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人的内心悲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能力发展的最高阶段）就其情节的复杂和写作的细腻来说，无可比拟地高于杜勃洛留波夫手头的所有作品。可是在……《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有不少篇幅具有同样大的优点……"

继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之后，又出现了马·阿·安东诺维奇的文章《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小说》。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具有不祥的反人道的教权主义倾向，它旨在压制人的精神自由。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大法官之间画了等号，认为宗教大法官的观点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

1883 年，列夫·托尔斯泰曾对鲁萨诺夫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读不下去。"可是到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却改变了对这部小说的态度。1892 年 11 月 2—5 日，列夫·托尔斯泰又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并写信对他的妻子说："我很喜欢。"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叶起，列夫·托尔斯泰特别欣赏佐西玛长老及其开示录，因为这与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道德理想产生了共鸣。1905 年，他还大声朗读过佐西玛关于决斗的故事。据说，"军官打勤务兵耳光那一段，列夫·托尔斯泰都读出声来了，而当他读到军官对他所做的事感到悔恨的时候，他已泣不成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列夫·托尔斯泰临终前读的最后一本书。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列夫·托尔斯泰故居书房的书桌上，至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这书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1885 年，列夫·托尔斯泰曾把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和伊·叶·列宾笔下的伊万雷帝（这里指伊·叶·列宾的油画《伊万雷

帝和他的儿子伊万》（1885），是表现他们父子间悲剧性冲突的。——译者）这两个形象并列（就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而言）。他在 1886 年还愤怒地谴责当时的沙皇书报检查机关："什么都禁止……连佐西玛长老也禁止。"

对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既十分动情而又十分深刻的，当推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他在 1881 年 2 月 14 日写给帕·米·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中说："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您的精神生活中起过什么作用，虽然这位已故作家在每个人（我以为）的生活中都起过巨大的作用，只要生活对于这人不是欢乐、而是深刻的悲剧的话。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以及在读的时候），我好几次恐惧地环顾四周，感到奇怪，一切居然还是老样子，而且世界也没有在自己的轴心上翻个过儿。似乎觉得：卡拉马佐夫父子在佐西玛长老的修道室开过家庭会议之后，在"宗教大法官"之后，人们还在照样地掠夺他人，政界还在照样地公开宣传伪善，高级僧侣们还安之若素地照样认为，基督的事业在自行其道，实际的生活也在自行其道——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预言性的、烫手的和启示录性的，它使人觉得再不能待在我们昨天待过的老地方了，再不能抱着我们的老感情，再不能除了可怕的末日审判以外净是胡思乱想了。我说这话只是想对您说，大概，像您我这样的人决不是个别现象。肯定有许多灵魂和心灵感到惶遽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我们的社会良心。"俄国著名的生理学家伊·彼·巴甫洛夫也十分赞赏《卡拉马佐夫兄弟》。可是俄国著名画家伊·叶·列宾却与伊·尼·克拉姆斯科伊相反，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持批评态度——这反映在他 1881 年 2 月 16 日致后者的信中。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作家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中，应当特别指出弗·加·柯罗连科的评述，

他批评了作者的乌托邦理想，可是他对“离经叛道”这一章却十分赞赏。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出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曾引起俄国象征派文艺批评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极大兴趣——如瓦·瓦·罗扎诺夫、阿·沃伦斯基、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米·阿·布尔加科夫、格·弗·伊万诺夫、列夫·舍斯托夫、埃·列·拉德洛夫、尼·亚·别尔佳耶夫等。他们发表了许多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和专论。这些唯心主义和象征派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均曾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哲学、伦理学内容给予特别的关注，并对小说的许多形象做了哲学的分析和研究，并依据《卡拉马佐夫兄弟》来建立自己的哲学观和伦理观。

《卡拉马佐夫兄弟》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曾引起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马·高尔基的强烈批评。尤其是马·高尔基，无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均曾发表文章和讲演，批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卡拉马佐夫习气”。

五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外文译本最早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先是在德国（1884），然后在法国（1888）；19世纪90年代，先是出了挪威文译本（1890），然后又出了捷克文译本（1894）；1901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1912年出版了英译本，1915年出版了罗马尼亚文译本，1923年出版了塞尔维亚文译本。

还在德译本未问世以前，冯·赖因霍尔德就写道，在这本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得到了高度的反映”。察贝

尔则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不无微词，他写道："小说中净是些没完没了的对话，老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不让读者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对某种情况的典型描写。"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文坛正流行自然主义，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却无法纳入自然主义的框架之内，因此吸引了一些企图另辟蹊径者的兴趣。为此，德国接连出版了几种《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新译本，从而使小说的普及率不断上升。奥地利作家韦尔弗于1910年称《卡拉马佐夫兄弟》促进了他的诗学以及思想和美学爱好的形成。

《卡拉马佐夫兄弟》曾引起德国音乐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很大兴趣。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时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父亲，决不是一个笨蛋，他很聪明，几乎与伊万的智力相当。但他是坏蛋。"有人指出，卡夫卡的《在劳役营》与《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在哲学上互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顿之后，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又掀起了一股《卡拉马佐夫兄弟》热。黑塞说，他的"欧洲的没落"和"对亚洲理想的回归"的说法就滥觞于《卡拉马佐夫兄弟》。茨威格则称这部小说是"关于新人及其从俄罗斯灵魂中诞生的神话"。20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现象。弗洛伊德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奥狄浦斯综合症"（即弑父动机）的集中表现，而在小说人物中则存在着作者本人性格的裂变。20世纪30—40年代在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中，又出现了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积极人道主义的评价。其代表作是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书中的主人公——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屈恩，可以说，就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精神后裔，他也与魔鬼

进行了对话。在他身上体现了德国艺术家的悲剧，也体现了后来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悲剧。

在法国，著名文学史家德·沃盖（Vogüé）在其专著《俄国小说》(1886）中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认为它不屑一顾。他说:“在俄国，很少有人有耐心读完这部没完没了的故事。”尽管如此，法国诗人勒孔特·德·李勒，却在《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影响下写了自己的长诗《圣神父的论据》，而法国作家维利耶·德里尔·阿达姆伯爵则被“宗教大法官”这一章所震撼，在他对他早年的名著《阿克塞尔》（1885）进行最后加工时，加进了许多类似宗教大法官的独白。

法国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态度从20世纪10年代中叶起开始变化。法国作家纪德曾著文赞扬《卡拉马佐夫兄弟》，称这部小说是“最伟大的作品”。纪德说，这位俄国作家的主人公是面向现代的：“没有什么比这些震撼人心的形象更长存不衰的了，因为这些形象一次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迫切的现实意义。”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他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第5部“女囚”的对话中曾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艺术家”。他说：“所有这些反复出现的小丑们，所有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列别杰夫们、卡拉马佐夫们、伊沃尔金们、斯涅吉廖夫们，组成了比伦勃朗《夜巡》中的人物更为光怪陆离的人群。”

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起，法国作家加缪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其对其中伊万这一形象情有独钟。他在他的随笔《西叙福斯的神话》（论没有上帝的世界的荒谬）（1942）中，曾数次分析伊万的“离经叛道”一章。他认为伊万的主要优点是反抗，敢于坚持自己的精神自由。

稍后，加缪又回过头去使用伊万的论证法；请看，在他的

小说《鼠疫》（1947）中就有许多类似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论调："……甚至在临死的病榻上，"看到无辜的孩子死去，里约医生叫道，"我也决不接受会把儿童折磨至死的上帝的世界。"然后加缪又在哲学随笔《反抗的人》（1951）中谴责伊万的"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这种论调就是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伊万是一个被战胜的反抗者……他的理智的反抗以疯狂而结束。"

在英国，最早有人提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是在1880年。1910年，英国小说家和批评家安·本涅特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说他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法译本，发现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他在文学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惊人场面。"

1912年出版了康·加尼特翻译的头一个英译本。这个英译本开创了认识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阶段。法国学者舍瓦利曾经指出："在这一时期（1912—1918）的英国，还没有一本书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有这么多读者。康·加尼特的译本改变了从前许多人认为这部小说凌乱和有许多形式上缺陷等陈旧的说法。小说受到吴尔夫、曼斯菲尔德、福斯特等作家的赞扬。但是小说也受到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诸如高尔斯华绥、詹姆斯、康拉德和劳伦斯的批评。菲尔普斯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促使起源于特罗洛普的英国家庭小说的旧传统遭到破坏，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英译本对20世纪的美国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一战"以后。比如，美国小说家T. 沃尔夫曾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并列，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堂吉诃德》和《项狄传》（1759—1767）（英国小说家

斯特恩的成名作，其明显的散乱结构出自洛克的“构思联想论”，这部小说开20世纪心理小说内心独白手法的先河）一起称为“获得‘永垂不朽’，同时又汹涌澎湃、奔流直下的作品的典范”。

美国小说家安德森也十分欣赏《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于1921年写道：“在整个文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匹敌，这是圣经。”对于他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唯一“愿意对之顶礼膜拜”的作家。

不止一次有人指出美国作家福克纳的许多思想和情节受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感染”。福克纳每次提到他的文学爱好时，总要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仅对我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而且我每次读他的书都读得津津有味，我几乎每年都要重读一遍他的著作。就他的写作技巧，就他深入人心的本领，就他拥有的那颗恻隐之心，这是每个作家都愿与之媲美的，如果能做到的话……”而福克纳的这些话首先是指《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乎翻译成了世界各国文字，而且每年都在出版和重版，数量不断增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仅1968年一年就出版了德文、西班牙文、英文、芬兰文、意大利文、日文和土耳其文等十种新译本。

臧仲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１２４５
ＳＳ号＝１２６８４７５９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２８６１４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三部
卷七　阿廖沙
一　腐臭
二　乘虚而入
三　一颗葱头
四　加利利的迦拿
卷八　米佳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二　密探
三　金矿
四　黑暗中
五　突然的决定
六　我来啦！
七　过去的和无可争议的老相好
八　梦魇
卷九　预审
一　佩尔霍京官运亨通的起点
二　报警
三　灵魂磨难。第一次磨难
四　第二次磨难
五　第三次磨难
六　检察官逮住了米佳
七　米佳的大秘密。旁人的冷嘲热讽
八　证人的证言。娃娃
九　带走了米佳
第四部
卷十　孩子们
一　科利亚·克拉索特金
二　两个小朋友
三　小同学
四　茹奇卡
五　伊柳沙的病榻旁
六　早熟
七　伊柳沙
卷十一　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　在格鲁申卡家
二　足疾
三　小魔鬼
四　赞美诗与秘密
五　不是你，不是你！

六　　与斯梅尔佳科夫首次晤谈
七　　再访斯梅尔佳科夫
八　　与斯梅尔佳科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谈
九　　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十　　“这是他说的！”
卷十二　法庭错判
一　决定命运的一天
二　　危险的证人
三　　医学鉴定和一磅核桃
四　　幸运向米佳微笑
五　　风云突变
六　　检察官的演说。人物述评
七　　历史概述
八　　斯梅尔佳科夫专论
九　　心理的急遽变化。奔驰的三套马车。检察官演说的结尾
十　　辩护人的演说。棍有两头，事有两说
十一　　没有钱。也没有抢劫
十二　　而且也没有杀人
十三　　信口雌黄、巧舌如簧的辩护人
十四　　乡下人固执己见，我行我素
尾声
一　　营救米佳的方案
二　　虚假一时成真
三　　伊柳舍奇卡的葬礼。石头旁的演说
附录　　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为资助圣彼得堡大学学生而举办的文学朗诵会上，在朗诵“宗教大法官”前的开场白
题解＆臧仲伦